花魁皇后

原来如此

COAY Books

目录
Content

- Chapter_1
- Chapter_2
- Chapter_3
- Chapter_4
- Chapter_5
- Chapter_6
- Chapter_7
- Chapter_8
- Chapter_9
- Chapter_10
- Chapter_11

Chapter_1

本书下载于派派论坛，如需更多好书，请访问:www.paipaitxt.com

原来如此:花魁皇后

她，一个不被父母爱的女儿，却因为香蕉噎死，灵魂来到了千年前附在一个妓院姑娘身上开始了新的生活……

渺国，一个不如表面那么祥和平静，她的出生是上天对渺国的怜悯还是残忍?

十年前宰相的千金失踪，是天意还是人为?

太子和她的缘分既然是天注定，为什么她还要失踪？难道是上天嫉妒还是另有隐情?

为何昔日的将军现在的太守也深爱着她?

为何她会在青楼?

一切都是一个谜。

丛丛的迷雾会散开吗？太多的秘密和使命，她这个命定的皇后能明白、能改变吗?

一切皆由命。

［正文:第一章 柳悠的重生］

“悠，等会放学去我家，好吗？我爸妈今天不在家。”杜芊芊问着自己唯一的好友柳悠。

“今天不去学琴吗？”柳悠知道杜芊芊要去上钢琴课。

“恩，今天老师有事，悠，我们好久没有一起合奏了，放学去我家合一曲。”杜芊芊很喜欢柳悠弹的古筝。

“好，反正我回不回去，他们也不会管。”柳悠说完眼中闪过一抹孤寂。

“对不起，悠。”杜芊芊知道柳悠的父母并不是很在乎柳悠，因为柳悠有一个优秀的姐姐，从小就活在姐姐的光环下，就养成了对什么都无所谓了。但杜芊芊知道柳悠不如外表的平凡，每次不管什么考试

柳悠总是只考70分左右，从来不会多也不会少，不是天才是什么。柳悠轻拍杜芊芊一下表示自己明白他不是故意的。

放学后，柳悠和杜芊芊来到杜芊芊家。

“悠，你先吃点水果，我先去换一下衣服。”杜芊芊把柳悠一个人留在客厅，自己回卧室换衣服。

来杜芊芊家也很多次了，柳悠也很熟悉自己走到沙发上坐下。放下书包，从水果篮里拿了一个香蕉拨开皮咬一口，嘴里马上就充满了香蕉的香味和甜味，这是自己最喜欢的味道。

突然柳悠就发现不对了怎么自己呼吸困难，好象被什么东西噎住了，想开口叫芊芊，但是发不出声音，不会吧，自己不会被香蕉噎死吧，平时也没有做什么坏事，柳悠心里想着就看见两个人过来把自己拉了起来，一看原来是自己离开了身体。

“我死了吗？”柳悠看着自己的尸体问着那两个人。

“是，走吧，不要再对人世间留恋了。”两个人一左一右的拉着柳悠的魂飘了起来，柳悠还是忍不住回头看了看，只见杜芊芊正抱着自己的尸体在大哭，回过头叹了一口气，可能这样也好，不想在回去面对家人的冷淡，说不定十八年后自己就能重生了。

地府，阎王正在核对生死薄上的名字，‘柳悠死于十六岁，原因被香蕉噎死。’噫，这条不对啊，柳悠应该可以活到八十啊，肯定又是鬼差出了错。阎王掐指一算，只有这样办了。

“来人，把柳悠带来。”阎王对着身边的鬼差说到。

一会儿，柳悠就来到了阎王的面前。

“柳悠，对吗？”阎王要确认是否是本人。

“恩。”柳悠用疑惑的眼神看着眼前这个人，不知这个人这样问自己有什么目的。

阎王慢慢的朝着柳悠走去，到柳悠的身边时轻轻一推，柳悠只感到自己急速的下掉，耳边传来一个声音‘好好的活着，生活有时是不一样，好好把握这次机会吧。’慢慢的柳悠就失去了意识。

耳边好吵，是谁在说话，好象还有哭声，真不想睁开眼睛，但是会为自己哭的可能只有芊芊，不能让芊芊担心，一定要睁开自己的眼睛告诉芊芊自己没有事，柳悠努力的睁开自己的眼睛，这是那里，这些人是谁。

柳悠在想想，对了，自己死了，这个一定是梦，一定是梦。柳悠有闭上自己的眼睛，心里更是肯定的对自己说‘是梦’。

但是，有人却不想让柳悠闭上眼睛，摇着她的身体说：“睁开眼睛，你不要以为用死就可以不用开苞，给我起来，不要装死。”

“嬷嬷，宓儿才刚醒，一会儿，我会好好的说说她的，您就不要生气了，不然气坏了身体，谁来管花花楼。”

“哼，现在就暂时放你一马，月季就留下。”

耳边终于静了，柳悠慢慢的在睁开眼睛看见自己的床边坐着一个长的漂亮的女子，她也正看着自己，而且眼中有着浓浓的担忧，但是自己不认识她啊，那她眼中的担忧不会是为了自己吧。

“宓儿，为什么这么傻呢？生活在这儿早就应该知道有这样的结局。”月季看着柳悠缓缓的说道。

“宓儿？是谁？你是在和我说吗？”柳悠疑惑的问着眼前的女子。

“宓儿，你怎么了？你不要吓我，我是月季啊。”月季听着柳悠说的话吓到了，说话的语气也变的有点急。

柳悠的眼朝这个房间扫了一眼，处处都显示这个地方不是自己原来生活的地方。

“能问一下，这是哪儿吗？”这个陌生的地方是哪儿只有问眼前的月季了，柳悠边想就边问了。

“这儿是花花楼啊，宓儿，你怎么了？”月季还是担忧的问到。

“这儿是妓院吧。”柳悠听着月季的回答和看见月季的穿着，自己问着自己想知道的，不然和这个女人是在这儿鸡和鸭讲不知所云。

“花花楼是妓院啊，而且是察城最大最出名的一家。”

“察城？”柳悠疑惑的说到，心里却想的是察城是什么地方啊，自己学历史的时候好象没有听说过是什么朝代啊，难道是一个没有记载的地名。

“察城是渺国的一个大城。”月季更担心了，宓儿不会是变傻了吧。

“为什么我会在床上？”渺国不知道，柳悠想还是先问清楚自己现在的情况，才知道以后怎么办？

“宓儿，在花花楼迟早都要接客的，这是每个在花花楼的女人都知道的事，所以你以后不要在做傻事，何必想不开呢？这是我们的命啊。”月季苦口婆心的劝着柳悠。

柳悠听完月季的话在结合刚才那个嬷嬷说的话，自己也知道了一个大慨，肯定是这个叫宓儿不想接客就自杀了。自己就借她的身体而活过来，可不想就以后都活在醉生梦死中，这个问题一定要好好想个好办法。电视上也演过妓院的生活，一定不能硬来。

“季姐，我想一个人静静。”

“宓儿，你不会再做傻事吧。”月季还是有点不放心。

“季姐，我不会再做任何的傻事，真的，我真的不会再那样做的。”柳悠知道现在一定要她相信自己的话，不然自己是不可能一个人独处。

好好的看了柳悠后，月季才走出了房间，留宓儿一人独处。

月季一离开，柳悠就下床，打开窗子看见了楼下一些花花楼的打手，现在想离开花花楼是不可能了，自己才自杀肯定是被监视的一个，已经死过一次，这次不想才活过来马上就又去见阎王，而且自己可是一个新时代过来的人，电视里也看过不少的片子里都有妓院。柳悠坐在窗边看着楼下进进出出的人，思绪开始飘荡，飘啊飘真希望能飘到芊芊的身边告诉她自己还活着，柳悠就这样让自己沉浸在思绪中，直到一个声音响起。

“花宓，明天晚上就开苞，你不要再想着别的，现在你所以的一切都是我给的，我也能毁了你，你自己最好想清楚。”嬷嬷来到柳悠的房间里恶狠狠说道。

“嬷嬷，宓儿肯定会听话的，但是嬷嬷如果您现在让宓儿去开苞，你会少赚很多钱哦。”柳悠一听到嬷嬷的话，马上就从自己的思绪里醒来，用甜的溺死人的声音对嬷嬷说道，电视不是都演嬷嬷都是很爱钱的。

“是吗？”嬷嬷不相信的声音响起。

“嬷嬷，在怎么说我们都是嬷嬷的女儿啊，难道女儿还会害自己的嬷嬷吗？”柳悠边说边走过去亲密的抱着嬷嬷。

“哦，是吗？可是我记得宓儿你原来可不是这么想的哦。”嬷嬷的声音里还是有着一点不相信，毕竟前面才自杀现在又象没有发生什么事一样，自己能有今天的一切可不是那么容易。

“嬷嬷，应该有花魁的选举吧，您想女儿我如果能当花魁那身价不是更高吗。到时候嬷嬷不是能有更多的钱进口袋，何必赚现在这一点小钱呢，这是不能和那个比的。”柳悠这分钟也只有赌了，电视上不是经常放选花魁吗?

“宓儿你有十足的把握吗？花魁，哼，想我花花楼是察城最大最红火的，但是花魁一次都没有夺的，想想就气。”嬷嬷被柳悠的话引起了兴趣。

“嬷嬷只要相信女儿，女儿这次一定为了嬷嬷夺下花魁宝座，但是嬷嬷也要有您的全力支持，女儿才更有把握。”柳悠用最甜美的声音对着嬷嬷说。

“好，宓儿真是嬷嬷最贴心的女儿了，怎么原来没有发现呢？以后女儿需要什么就跟嬷嬷说，嬷嬷一定支持女儿。今天女儿也累了，休息一会，嬷嬷让人送晚餐过来，女儿今天就好好休息一下，别累坏了身体。”嬷嬷说完就离开了

柳悠现在反而很期待以后妓院的生活了，嘿嘿，因为机会可是很难得哦。

［正文:第二章 花花楼的生活］

睡一觉醒来感觉精神真好，柳悠伸个懒腰下床穿鞋，打开自己的房门看见花花楼早上的冷清，楼下有些丫鬟正在忙碌打扫。

“小姐，奴婢这就给小姐准备梳洗。”一个丫鬟看见了柳悠马上就跑过来说道。

“恩。”柳悠说完就又回到自己的房间等着，因为还不能让这的人发现自己已经不是原来的那个花宓，不然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自己就暂时的借用一下花宓这个名了。

一会儿，那丫鬟就端着水来到花宓的房间，服侍花宓洗漱完毕，然后就帮花宓梳头。

“你叫什么名字。”花宓问。

“奴婢叫巧儿，嬷嬷昨天交代以后就伺候小姐。”巧儿乖巧的回道。

“巧儿，嬷嬷现在醒了吗？”花宓知道花魁可不是任何人说当就行，要有一定的涵养，而且要让大家都觉得你美，还好这个身体到是很美了，就是给人感觉一种林黛玉的美，象一阵风就要能把自己吹走，等先和嬷嬷商量一下再说。

“等会我就去叫嬷嬷，嬷嬷说过只要是小姐找她，不管多忙都会过来。”巧儿帮花宓梳好头穿好衣服就出去找嬷嬷了。

“女儿，听巧儿说你找我，有什么事啊？”嬷嬷是边进来边说道，从她这么快就来，花宓知道嬷嬷是真的很看重花魁这个名字。

“嬷嬷，花魁的选举还有多久，这样女儿也会知道自己该做什么准备啊，我们花花楼可不能丢了面子。”花宓看见嬷嬷进来，马上乖巧的过去扶着嬷嬷坐到凳子上。

“女儿真是贴心啊，宓儿是嬷嬷的亲生女儿那该多好啊。”嬷嬷看见花宓这么体贴的扶着自己心中真是感动，想想花宓五岁就来到花花

楼，自己看着一天天的长的越来越水灵，让她接客自己也不忍心啊，但是在这个是非的地方又怎么能清白呢？自己走到今天这步也不容易。

“嬷嬷，我就是你的亲生女儿啊，女儿会听话的。”花宓从嬷嬷的语气和眼神里看见了她对自己的疼爱。

“嬷嬷知道了。”嬷嬷对花宓笑笑，然后再说：“还有一个月的时间。”

“嬷嬷，那您能不能找个会画画、会弹乐曲、会跳舞的人来，好吗？再帮女儿找个先生教女儿，可以吗？女儿也要有所准备，不然怎么去和别人争花魁呢？”一个月的时间，应该够了吧，大不了自己减少睡眠的时间，就把这当提前高考准备，花宓在心中暗想。

“好，嬷嬷，这就找人去办。”嬷嬷听完花宓的话略一思索就同意了，想想每次自己花花楼没有被选上花魁，现在终于知道是自己的疏忽大意了，这次一定不能再大意失花魁了，嬷嬷忙起来去找人办这些事。

“嬷嬷，女儿还有个请求，希望嬷嬷同意，您看女儿的身体不是很好，女儿怕到时候在花魁宴上会因为体力不支而输给别人，所以女儿想每天早晨能有一个时辰的爬山，好让女儿的身体健康一些。”花宓看嬷嬷要走了，忙说着最后一个要求，因为她还不想以后跑路的时候是由于体力不支而被捉回来。

“那就让杜丁和巧儿跟着吧，今天吃过早餐后，让杜丁和巧儿跟着出去走走吧，有什么需要的就买。”嬷嬷说完就走了。花宓知道嬷嬷还不放心自己，所以让人看着自己。没关系自己现在也还不想跑，在这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跑出去就是找死，外面还没有花花楼来的安全。为了自己的小命就暂时呆在花花楼。

在杜丁和巧儿的陪伴下花宓出了花花楼站在了大街上。白天的大街很是热闹，可能是因为察城是一个大城，路边有很多的小摊、商家、酒楼和客栈。

花宓这个小摊看看那个小摊转转也玩的很高兴。不一会儿，花宓就高兴不起来了，因为她现在是站着都觉得无力而且不停的冒着虚汗，真没有想到这个身体有这么差。

“小姐，我们去前面的茶楼喝喝茶休息一会吧。”巧儿发现了花宓的不对劲，连忙扶着花宓进了茶楼。“掌柜的来一壶花茶。”

喝着带一丝丝花清香的茶，花宓才慢慢的觉得自己的体力在恢复，看来自己要再加一点锻炼了，不然这个身体不知道哪天可能也会丢下自己这个孤魂而去。

稍做休息后，花宓由巧儿扶着走在大街上寻找着自己要买东西的店，眼一亮终于找到了。花宓由巧儿扶着来到了一家买布的店，花宓看中了两匹布，伸手摸着那布的手感真好，风轻轻的一吹布就随风飘起，花宓马上就买下了布，由杜丁拿着，自己还是由巧儿扶着出了布店。

这时花宓觉得自己已经没有力气再在街上走了，于是三人就回花花楼。

花花楼花宓的房间。只见花宓躺在床上，嬷嬷坐在床边的凳子上，旁边还站了几个漂亮的女人，花宓只认识其中的一个月季，别的一个都不认识，但是每个人的脸上都挂着担忧。

“宓儿，身体好些了吗？怎么出去一会就成这样了。”嬷嬷看着花宓语气里含着一丝心疼说。

“嬷嬷，各位姐姐，宓儿很好，真的很好，你们都不要担心，你们看宓儿能起来了。”花宓挣扎着想坐起来，让大家都不要担心。

“宓儿躺着不要乱动，一会儿，巧儿就会端药来了，你要乖乖的吃药，知道吗？”嬷嬷看花宓想起来，忙把她按在床上，然后起来说：“我们都出去，让宓儿好好休息。”

所有的人都出去了，花宓在床上也慢慢的闭上了眼睛，因为现在自己真的应该好好休息，才有力气面对明天。

第二天，花宓起了一个大早，在巧儿的服侍下吃好早餐，然后在杜丁和巧儿的陪同下坐上一辆马车来到了城外的一座山下，有一条石子路向山上延伸。巧儿告诉花宓说："小姐，这是福山，山顶有一个福庙，听人说如果是有缘人常到庙里可以沾一些福气，夫人担心小姐的身体，所以才让巧儿陪小姐来这儿。"

"走吧，不然等会回去的时候就会晚了，今天还有很多的事情要做。"花宓知道自己昨天可能吓到了嬷嬷和楼里的姐姐们。

一步两步花宓吃力的向山上走去，巧儿看花宓很辛苦的样子想扶花宓，但花宓还是靠自己走，既然是锻炼体力就应该想到有这种结果，而且花宓也不想和花花楼的人有太多的牵扯，不然自己以后怎么能毫无牵挂的离去。花宓象一个乌龟一样走走停停的也让她来到了山顶，看着山下的风景呼吸着清新的空气，觉得自己来到这个世界也是一种幸运。

既然都到了庙前就进去烧烧香拜拜，如果是原来自己是一定不会去庙里的，因为自己可是无神论者，但见过鬼差和阎王后，不能不相信鬼神的存在。

进了庙，巧儿把香点燃拿给花宓，花宓忙跪下向堂上的神像跪拜，然后起身巧儿忙接过拿去神像前插上。转身想走出去的时候，看见一个女子匆忙的从外面跑了进来，然后跪在了神像前，她的脸上表现出十分虔诚的样子，看她的穿着应该是一个有钱人家的小姐，但是身边却没有一个丫鬟。花宓还在打量眼前的这个女子时，巧儿却过来扶着花宓一边朝外边走一边说："小姐，时辰不早了，你不是说今天还有很多的事要忙吗？我们快回去吧，而且小姐的身子单薄，奴婢怕小姐着凉，到时候夫人会怪奴婢没有伺候好小姐。"

"巧儿，我没有你说的那么柔弱不用担心，是该快点回去了。"花宓想到自己今天还要学琴学画画学跳舞学诗词，而且自己不是学，还要不断的练习，那样才能熟能生巧，不会让人觉得自己的花魁其实没有一点内涵。

下山的时候，花宓让巧儿扶着下的，什么都要循序渐进急不得，在回花花楼的路上，花宓也在马车上小睡了一会儿。

花花楼的一间宽大的房间了，里面什么摆设都没有，这是昨天花宓跟嬷嬷要来做练舞房。只见一个穿着华丽衣服的女子在前面跳了，然后花宓在后面跟着学，开始的时候花宓还是跳错一些舞姿或是把握不住舞的韵意，但是看在舞蹈老师的眼里却觉得花宓很有天赋，因为她只要稍稍提示一下，花宓就能很快的抓住。其实她不知道花宓体内的柳悠原来可是很喜欢舞蹈，而且在舞蹈上可是佼佼者。但是现在花宓的身体可是承受不了长时间的运动。花宓就趁着休息时去学画画，这个难度对花宓就大了，用毛笔在纸上画画是第一次，所以花宓是把大部分时间花在画画上，乐器方面花宓也选了古筝，她只是跟着老师学一下这个时代的乐曲。而知识方面就是了解一下现在这个国家的基本情况和文学。于是花宓大部分的时间都用在了舞蹈和画画上。

［正文:第三章 花魁（一）］

夜降临了，花宓躺在自己的床上为自己的一个月修炼成果还是觉得满意，因为白天的时候，让嬷嬷来看过自己准备的舞、乐曲、歌、画，从嬷嬷那震惊的眼神中，知道自己准备的很完美，好想明晚早点到来，那样就可以看到别人的眼中能出现什么样的表情，希望不会吓到那些古人，越想大脑就越睡不着实在是太兴奋了，干脆闭眼数羊吧，不然明天怎么有精神去争夺花魁的头衔呢？一只、两只……

当一缕阳光照在自己的脸上时花宓醒了过来，不知道昨晚自己数了几只羊才睡着，不想这些了，自己今天可是很忙的，于是下床自己穿上衣服。

“小姐，我是巧儿。”门外响起巧儿的声音。

“进来。”正准备出去找巧儿，她还先来了。巧儿端着洗脸水走了进来伺候着我洗漱完，再帮我梳头，因为花宓自己是不可能梳的来那古人烦琐的发型，所以这一个月都是巧儿帮她梳。

“巧儿，等会帮我找月季姐过来，好吗？”

“知道了，小姐。”巧儿帮花宓梳好就出去了。

没过多久月季就来到花宓的房中。

“宓儿，这么早就找姐姐我有什么事。”月季姐故意夸张的大声说着走过来抱着我。

“姐姐，难道忘了妹妹几天前说的事吗？”在这一个月的相处中，自己知道月季是最关心自己的，也是自己唯一可以寻求帮助的人。月季忙放开我去把房门关上，再拉着花宓坐在圆桌旁的凳子上，说：“真的要走吗？外面不一定比花花楼好。”

“姐姐，妹妹知道你担心妹妹的安全，妹妹也知道这些道理，但是妹妹知道花花楼不是妹妹最终想要的生活，想看看外面。”月季是唯一知道花宓要趁花魁选举大家不注意时离开的人，因为几天前花宓去找月季帮自己准备两套男人的衣服花宓就告诉了月季自己的想法，当时还吓了月季一跳，花宓自己也知道如果月季不帮自己，自己是一定跑不掉，所以花宓只有赌，人生本来就是赌博，如果现在犹豫那就真的当一辈子的花魁，赌一把说不定还有转机，不是有句话‘危机就是转机，富贵险中求。’最坏就是在花花楼活一辈子。

“宓儿，你真的变了好多，姐姐不知是该为你感到高兴还是该担忧。”月季看着眼前这个自己看着长大的孩子，想起她才来花花楼时的情景就好象是昨天一样，转眼间小女孩就长大了，真不放心让她一人离开，在外面遇到危险怎么办？但看着花宓眼中的坚持，月季知道自己还是会帮她的，只因她是自己最挂心最疼爱的花宓。

“姐姐。”花宓诚心的叫了一声月季姐姐，因为她知道月季是这个花花楼对自己最好最关心自己的人，有时会让花宓觉得月季对自己的爱有象母亲般的爱也有象是姐姐对妹妹的爱，但花宓知道月季不可能是自己的母亲，因为自己今年十五，而月季也不过是二十五。

“宓儿，姐姐会帮你的，但是你也要答应姐姐要好好照顾自己，知道吗？还有宓儿你一直戴在颈上的那块玉应该还有一个，可能是你的

家人留给你的，虽然不知是因为什么原因把你丢在花花楼外，但是在外面你一定要小心，人心险恶。”月季语重心长的对花宓说着。

“知道了，我的姐姐。”花宓知道月季是真的担心自己，所以对月季露出一个大大的甜死人的笑容好让她放心。

“那宓儿先吃早饭，然后再休息一会儿，不然晚上你就没有体力了，姐姐出去了，晚上会记得戴你要的东西给你。”月季说完就离开了。不知道嬷嬷准备好了我要的东西了吗？花宓才这样想着就自动的出去找嬷嬷了。

“嬷嬷，宓儿好想你哦。”花宓看见嬷嬷后马上就跑过去在嬷嬷身边撒娇。

“宓儿起来了，吃过早饭吗？”嬷嬷一脸宠爱的看着花宓。

“没有，宓儿想和嬷嬷一起吃？”

“你啊，真不知道拿你怎么办？也不知道爱惜自己的身体，翠儿去把饭菜端到宓儿的房间，今天就陪小宓儿吃饭。”嬷嬷对身边的丫鬟交代完，就牵着花宓回到花宓自己的房间。

“嬷嬷。晚上的东西都准备好了吗？”

“都准备好了，就等下午太守出题了，女儿，这次太守将带着官员一起来看选花魁，你可不要慌张照着昨天你表演给嬷嬷看的发挥出来就可以了，知道吗？”原来选花魁太守是从来不参加的，这次不知道是因为什么，嬷嬷也猜不透所以只好叮嘱花宓。

“女儿知道了。”花宓在只有自己和嬷嬷两个人时才会自称女儿，有第三者是花宓是决不会用女儿。

知道花宓是不想让自己为难，现在的花宓自己真的不想失去她啊，但是这样的花宓更不应该呆在花花楼里过一生，嬷嬷一边想着一边吃着饭。其实自己知道花宓和月季之间的事，自己也有点犹豫，留下花宓真怕会永远的失去她，因为她已经自杀过一次，放她走，自己可能也会永远看不到她有点矛盾，应该怎么做呢？慢慢嬷嬷的眉头皱了起来。

“嬷嬷，饭菜难以下咽吗？”怎么嬷嬷皱起眉来，这饭菜还是和平常没有什么差别啊，有那么难以下咽吗?

“没有，只是在想一些事情。”嬷嬷听到耳边传来花宓的声音，忙从自己的思绪中清醒过来露出一个微笑给花宓，同时心中也有了决定。

于是，花宓和嬷嬷在一个融洽的气氛中结束了早饭。

下午，太守出的题来了，只见一张纸上写着：歌、舞、曲、厨艺（一道菜、一种糕点）。当所以人都看着后面的厨艺时都呆了，都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从来没有听说过花魁还要精通厨艺的又不是要去当御厨。花宓看了只是一笑说道：“嬷嬷和姐姐们怎么了，不就是做一道菜和一种糕点吗？你们怎么都哭丧着脸呢？”

“宓儿有你说的那么容易我们就不会这样了。”嬷嬷听着花宓的话，真不知道她是真不懂还是装不懂，从来没有听说哪个艺妓会做出美味的菜和好吃可口的糕点。

“嬷嬷，这个难不到我，一会儿我去做一道菜和糕点让你们大家尝尝。”花宓说完就朝后院的厨房走去。

大家可都不相信花宓的话，因为她是大家看着长大的会不会厨艺谁都知道，只希望她不要把厨房烧了。

过了两个多时辰后，就见花宓端着两个大盘来到前厅放在桌上，然后喊到：“嬷嬷，姐姐们快点来尝尝宓儿做的菜和糕点，不然菜冷了味就不是那么好了。”

众人一听到花宓说完都来到了前厅的桌旁看着盘子里的东西只见菜是用青菜叶包裹的象一个饺子用一根红线套着很是好看，不知道菜里包的有一些什么，而糕点有点给人感觉透明的很是好看让人忍不住想品尝，但任何人都不敢先试吃，毕竟是花宓做的让人不敢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

“尝尝啊，怎么了？大家都不相信我吗？”花宓看见大家都只是看，没有一个人吃，小脸上的笑容马上变成了沮丧。

突然从众人中伸出一只玉手拿了一个菜包放入口中，花宓一看是月季，知道月季是不忍看自己失望，所以才伸手拿一个来吃，所有人的眼光都看向月季，希望能从她的脸上看出一些端详。月季轻轻的嚼一口，吃到了菜里包着的肉、还有饭，在一嚼肉给人的感觉是半肥半瘦，但吃起来不会觉得油腻可能是菜叶的关系，里面还有配了好吃的调味搭配起来真是好吃，而且是自己从来没有吃过的食物，月季吃完后还觉得那种感觉好象还在自己的口中久久不能消失。

“宓儿，这是你自己做的。”月季吃完不敢相信的问着花宓。

“怎么样月季姐姐？味道如何？”

“好吃，真好吃，我都不知道怎么形容了大家都尝尝吧。”月季对着大家说。然后就看见一人拿起一个吃了起来，吃完后大家一起看向花宓。

“怎么了，不好吃吗？那我重新在做别的好了。”花宓看见大家都看着自己，以为是不是不和口味打算去厨房再做别的菜，原本做这个菜是因为自己觉得简单，看来要去厨房重新找材料再做，认命的站起来去厨房走去。

“宓儿，晚饭时你能不能再做这道菜，真的很好吃。”大家一起说道。咦！不会是听错了吧，花宓忙转过身脸带笑容的问：“你们刚才说什么？”

“晚饭时，能再做这个菜吗？”

“好，晚饭时我做。”还好大家都觉得不错，这个可是看了太多韩剧学会的烤五花肉吃法。

大家在尝了糕点后觉得真是美味可口，算来菜和糕点都通过了，可以放心的参加晚上的比赛了，呵呵，花宓的心现在更是信心满满。

好象听说太守是全城大家闺秀都想嫁的男人，有点期待看见他，自己还没有看见过真正的太守大人，可惜小女子今年十五还没有成年真是错过好儿郎，花宓在心中胡思乱想着。

［正文:第四章 花魁（二）］

白昼随着夜幕的降临而悄悄的让出了天空。然而察城的清河岸边却显得是那么热闹并不因为夜的来临而冷清，好象是全城的人都来到了清河旁，大家都知道这可是城里每年一次的花魁才艺大比拼，听说这次太守大人也来观看，所以全城的男人和女人怎么能错过这样免费的表演。

清河旁的空地上在下午的时候就由那些青楼的人来搭建了一个临时的舞台，现在却挂满了灯笼把舞台照的如白昼，为的是让大家都能很好的看见各家青楼的参赛女子。

在大家耐心的等待下，一艘艘装扮的漂亮的船从河面缓缓的划了过来，然后都停在了河岸旁，只见一个个船上只走下来了嬷嬷和一个丫鬟就没有了动静。

“太守大人到。”这时听见了一个声音喊到，岸上的众人忙让出一条路来。花宓听见岸上传来太守来了，忙到船上的窗户旁挑起纱窗的一角看向外边，身高和身材看起来还不错，但是由于太远有点看不清脸长什么样，心中不免觉得有点可惜。

“宓儿难道也对才华洋溢的太守动了春心。”船上的春姬发现了花宓的动作。

“姐姐，不要取笑妹妹，妹妹只是对太守大人有点好奇而已，没有别的居心。”花宓连忙回道，因为这个月在花花楼常能听见别人提到太守大人，只是对这个人有点好奇。

“宓儿，你不会是真的如春姬说的喜欢太守大人吧？”月季担忧的声音向花宓传来。

“月季姐，宓儿的心你还不明白吗？宓儿喜欢的是月季姐姐啊，你可不要抛弃宓儿啊，不然宓儿以后怎么活啊。”花宓说完怕月季不相信一样，还故意低下头假装哭泣。

“宓儿，姐姐相信你不要哭。”月季过去轻轻的抱着花宓。

“月季姐，东西都准备好了吗？”花宓忙抬头在月季的耳边悄悄的说。

“恩。”月季怕被别人听到刚刚花宓说的，忙又大声的说：“宓儿等会可不要紧张，知道吗？站在台上只要想着就象平时的练习就可以了。”

“月季姐快变嬷嬷了，下午时候嬷嬷也是这样说，宓儿不是小孩了知道怎么做。”花宓知道月季是帮自己掩饰，怕被其他人知道自己的打算。这时，外面已经轻歌曼舞了，因为在船上能听见岸上传来的乐曲声，花宓闭目养神这样一会才可以以最佳状态面对一切。

不知过了多久，岸上传来嬷嬷的声音，花宓知道轮到自己上场了忙站起来向岸上走去，巧儿也抱这古筝跟在后面。

随着花宓出现在大家的眼前时，身穿一袭红色的清宫旗袍，柔软的头发盘了起来只留了几缕发丝垂下，盘起的头发上插上了鲜艳的玫瑰，脸上化着淡淡的妆突出自己的清新脱俗中又带点妩媚。从人群中传来惊艳的目光中花宓知道自己今天穿着打扮没有白费，这衣服可是自己画好让嬷嬷找人做的，看来没有白花工夫，于是在对着大家千娇百媚的一笑，马上又一大片男人的心就被自己收服了，看来这次自己的花魁是囊中之物，不觉的含着微笑走上了台。

调试了几个音后，花宓的纤纤玉手就落在了琴弦上，一曲优美而缠绵的音律传了来，所有的人都静了下来听着这动人心眩的音符，当花宓弹完最后一个音时抬头看见所有的人好象都还沉浸在音乐里细细品味，花宓的心可以说是很得意了，这可是自己最喜欢的曲子《梁山伯与祝英台》。

“诸位小女子马上为大家献上自己准备的歌舞，希望大家能喜欢。”花宓忙说道，因为自己的时间本来就不多要速战速决，不然自己就真是花花楼一花魁了。花宓忙回到船上换了一身衣服，就领着九个花花楼的艺姬下了船来到台上。

这次自己可准备的是现代歌舞，而且曲子自己也找了乐师来合过，衣服是十套现代男士穿的白衬衫很黑色马甲西装裤嬷嬷找人做

的。花宓等人在台上站好准备姿势，花宓就对旁边的乐师一点头音乐就香响了起来。花宓边和大家跳着边唱着《对你爱不完》：

灯初上夜未央来往的人多匆忙

我不要太紧张和别人一模样

但是你对我望两只眼晴大又亮

我开始失去了主张

风吹得路好长一颗心晃呀晃

多想找人陪我逛累了睡在马路上

表面上很倔强其实内心一团糟

怕自己爱得像太阳

胸中藏着一把火这种日子不好过

把承诺交给你把微笑当作信

却怎麽也抓不住你

对你爱爱爱不完

我可以天天月月年年到永远

SoWeLoveLoveLoveTonight

不愿意丝丝点点些些去面对

对你爱爱爱不完

相爱原本总是这麽难

当花宓等人跳完时台下响起了热烈的掌声，甚至还有人在大叫‘花宓，花宓。’花宓听了只是给大家一个浅浅的微笑，就和其它人一起回到船上休息等着一会的厨艺比试。过了没多久的时间，嬷嬷来叫花宓可以出去了。

来到临时准备好的简易厨房，花宓先动手做了下午做过的菜包五花肉和饭这道菜，做好后就由身边的丫鬟端去给各位大人品尝，然后花宓在接着做糕点，心中想到了草饼那晶莹剔透的外表和美味可口的口感，而且做起来也容易就决定做草饼。大家只看见花宓熟练的取出一些糯米粉、花奶、砂糖、草粉将所有材料混合拌匀；放入蒸笼内，

蒸1小时，并不时的以筷子试粉看熟了没有；再将已蒸熟的粉搓成有弹性的粉团；然后再取出一些豆沙馅料搓成粒状；再取一粉团，将馅料包入搓圆，再稍压扁；最后沾上糕粉即做成了好吃的草饼。

看着花宓动作熟练的做出糕点，大家更是在心中决定了今晚的花魁人选了。那些城里的官员和有名望的人试吃过花宓做的独特的菜和糕点后，对这个女人今晚的表现是十分的满意，这个女人的才艺也是那么的独特，真是一个特别的女人，可能过了今晚，这个女人也能成为察城的一个美丽传说。花宓独特的表演和迷人的外表让察城里的很多青年才俊感到惋惜，如果她不是青楼的女子，那这样的女子娶来为妻，那对于人生来说是多么完美的事。

做完菜和糕点后，花宓向台下的人群行了一个礼，站起身时朝太守大人的方向望去，只见太守是一个长相十分英俊潇洒的美男，他一双漂亮的眼正炯炯有神的看着自己，心中不由得感到得意，从自己听说的太守可是还没有任何一个女子能吸引他的眼光，收回自己的眼光，不小心的看见太守身边坐着一个比太守长的更美的美男，美男正脸带一抹让花宓感觉不是很舒服的笑，同时毫不掩饰用着他那双迷死人的眼打量着花宓。

慌忙的下台回到船上，花宓的心还在怦怦直跳。

“花宓怎么了，身体不舒服吗？”月季发现花宓有点不对劲。

“月季姐没事，不用担心，可能是刚才我走急了点，其它姐姐都不在船上了吧。”

“恩，都上岸去看最后比赛。”这可是一年一次，而且太守参加更是难得，谁还有心思留在船上呢?

“月季姐对不起，都是宓儿害姐姐不能和别的姐姐上岸去，对不起。”花宓知道别的姐姐都上岸是希望能吸引太守的眼光，说不定一不小心自己还能做太守夫人，因为太守曾说过世间女子只求有缘人，但茫茫人海要寻求一人都难，所以太守至今还没有娶妻。

“宓儿你应该知道姐姐更担心你，姐姐希望你能得到幸福。”

“月季姐我说过我不是小孩了，你不用担心，我能够自己照顾自己，而且你也知道我的身子一直这样，那还不如看看外面，这一生也没有白白来世上走一遭。”哎，月季姐还是这样不放心自己。

“宓儿，这是你要姐姐准备了东西，快点不然等会嬷嬷发现了。”月季拿出一个包袱递给花宓。

“对，要快点了，船来了吧。”花宓忙接过包袱从里面拿出一套男装换上，把头发也重新梳起来，让自己看来真象一个翩翩俏公子。

“来了，快点，从这边上去，宓儿姐姐给你放了一些银子在路上用，在外面自己要小心点。”月季边交代花宓边把她送上自己找来的一艘小船上，真不想放手，这一放手不知道还有没有相见之日。

“姐姐不用担心宓儿，说不定以后宓儿会回来看姐姐，姐姐进去吧。”花宓说完就示意船家可以走了，月季站在船头看着花宓离了很远时才无奈的回了船舱。

小船缓缓的朝着和选花魁的地方相反的地方划去，花宓心中充满了对未来不知的生活而高兴不已。

［正文:第五章 泊城 齐王府］

上了岸，花宓也有点茫然：去哪儿呢？转念一想不如随遇而安，反正不管去渺国的任何地方对自己来说都不熟悉，就把这次当自己慰劳高考后的毕业旅行。先要解决自己今晚的住宿问题，明天一早一定要离开这个地方，不然被花花楼的人抓到就惨了。

找了一家离城门最近的客栈，花宓住了进去，漱洗完就直接上床睡觉，现在最重要的就补充体力，虽然一个月的登山和练舞使自己的身体比原来有了一些改善，但瘦弱身体又岂是那短短的时间就能完全改善呢？所以现在最重要就是好好休息。

第二天，花宓起了一个大早梳洗好就下楼，让小二帮她雇了一辆马车，自己随便在客栈吃了一点东西，就匆匆的上了马车离开了察城。

马车出了察城花宓的心才放了下来，记得教书先生曾告诉自己离察城最近的泊城风景很美，常常引得各地文人侠客留恋，而且一天就可以到达。于是忙对车夫说自己要去泊城。中午时只在路边简易茶寮里和车夫一起随便吃了点东西，就又上路了。

“大哥去过泊城吗？”实在太无聊了，花宓就和赶车的车夫聊了起来。

“公子是外地人吧，你有所不知，泊城虽然没有察城大，但是它却是渺国出了名的繁华大城，而且明年住在泊城的富人很多，就是一些皇城里的大人也在这儿建有自己的私宅，每年那些大人都会来小住一段时间，而且泊城的青楼也是很有名的，不知公子知不知道察城的花花楼。”车夫问着花宓。

“知道。昨晚察城不是还在选花魁吗？”花宓虽不知车夫为什么问自己知不知道花花楼，花宓还是谨慎的回道。

“难道昨晚公子也去看了选花魁。哎，花花楼的女子真是才女特别是昨晚那个，可惜最后的时候没有出来，听人说是身体不好先回了花花楼，哎，你看我这个人说到哪儿去了。”车夫忙向花宓说道。

“没事，只是不知这花花楼和泊城有什么关系呢？”花宓忙问出自己的疑惑。

“公子有所不知，花花楼原本是在泊城，但后来不知什么原因老鸨亲自到察城另开了一间花花楼，但现在泊城的花花楼是原来的花魁做了老鸨，而在察城的老鸨原来在泊城时听说是很多文人侠客的追求人，而且还有好多的富商和京城里的达官贵人都希望能娶的她，但她谁都不理，所以有很多人就在泊城建起了私宅，泊城慢慢的就变成了今天的泊城。”

听了车夫的解说，花宓终于明白了，泊城的风景也不过是那些达官贵人和有钱人一起人造的美景，人造美景自己可看的多了，这个时代的美景再美再精致也比不过自己原来所见所闻，算了，现在再决定

去哪儿已经晚了，自己可不想晚上没有床睡，而且也不想遇到劫匪，那就只好去泊城了。

快天黑时进了泊城，付给车夫车费，自己就一个人走在了泊城的大街上。

这个城真的很热闹繁华，已经入夜了街上的摊贩和人流却不见少。花宓一边闲逛一边注意着客栈，因为自己身上的银子是有限的要节约着花，可不希望自己最后变成了乞丐，怎么说自己也是读书人。花宓在街上走了很久还是没有找到合适的客栈，看见的客栈都是一些一看就能明白住宿费不便宜的店。难道自己今晚要去破庙住一晚吗?不行怎么说自己现在也是柔弱女子，咬咬牙花宓走进了一家客栈要了一间房，在楼下随便吃了一点东西就回房漱洗完上床睡觉，今天在马车上的颠簸和入城后的闲逛使的花宓的身体有点吃不消，所以当她的头一贴到枕头就沉沉的睡去。

第二天一早花宓醒来梳洗好后就下楼吃早饭，随便问了一下附近有没有什么庙，小二告诉她有一个清仙庙在城外的蕴山上。花宓吃好早饭拿着包袱结帐完，就徒步向城外的蕴山走去，爬到山上的清仙庙时，花宓已经是手脚无力气喘吁吁，忙走到庙前的石凳坐下休息，看着清仙庙里进进出出的人络绎不断，看来庙里的香火一定很旺盛，稍做休息花宓也进到庙里拜拜在捐了一点香油钱就出了庙。走到山边的护栏前，看着离的不远的泊城全貌心中一动，闭上眼口中轻轻的念道：孤云将野鹤，岂向人间住！莫买沃洲山，时人已知处。”

“好一句‘孤云将野鹤，岂向人间住！’公子真是好文采啊。”突然一个陌生的男音在不远处传来。

“这位兄台过奖了，在下岂敢当。”花宓忙睁开眼回头看着来人，来人身穿淡绿色的长袍，长的风流倜傥的一美男。

“公子过谦了，公子的文采在下佩服，看来你我有缘，就当在下的不情之请企望公子到在下的府上一叙。”

“在下一孤云野鹤，怎敢到兄台贵府打搅。”花宓忙谦虚的说道，因为自己可还记得车夫对自己说过这泊城大多住的是达官贵人和有钱人，看眼前男子身上那件价值不斐的衣服，此人非富既贵。

“大家都是爱好诗词之人，而今天晚上府中有个诗词会，还望公子能参加，希望公子不要再推托。”这男人继续的说服花宓。

“希望不要给贵府带来不便，那在下只有打搅了。”花宓很是无奈的答应，因为可以感觉到眼前之人是不可能让自己离去，反正自己也还没有想好去哪儿就先去他府看看。

于是，花宓和美男一起下山去美男家。在路上终于知道美男的名字齐雾，而花宓不敢告诉齐雾自己的真名，因为怕经过花魁的事情自己的大名可能已经在渺国传开，所谓小心驶的万年船，花宓只好给自己改名，反正花宓也不是自己的真名，自己的名自己还没有忘记呢就是柳悠，这次就用柳絮好了，这样也有一个字和自己原来的相同。

站在齐雾的家门前时，柳絮还是有点惊讶，虽然知道齐雾应该不是很简单，但是也没有想到是这么的不简单，只见大门的门匾上写着大大的三个字‘齐王府’。随着齐雾进到府中，就看见一个管家模样的男子迎了上来。

“王管家，这位是本王的贵客，找几个人去打扫松涛园，好让本王的贵客住。”齐雾冷淡的对着管家交代着。忙又回头对柳絮说：“柳兄跟本王一起去看看本王的诗作。”

“在下区区一平民怎敢让王爷这样称呼呢，在下不敢当。”柳絮听到齐雾称自己柳兄吓一跳忙恭敬的回道，原来不知道他是王爷还好，现在知道了，如果一个不小心自己的小命可就不保了。

“柳兄怎么与本王这么见外呢？如果柳兄不嫌弃的话你我就兄弟相称，看柳兄也没有本王大就称你一声‘絮弟’，可好。”齐雾不喜欢看见柳絮对自己的生疏见外，因为自己是一个很喜欢和有文采的人结交。

“那小弟就称呼一声‘大哥’。”柳絮忙回道，不知道和齐王称兄道弟是好事还是坏事，算了，现在也只好走一步看一步了。

“好、好，为兄真高兴能认识絮弟。”齐雾脸上露出真诚的笑。

“那里，是做弟弟的沾了大哥的光，不然小弟现在还是孤云野鹤不知去留。”自己也没有乱说，自己本来就是一个人。

“一直没有听絮弟提起家里还有何人，难道家中没有别人了。”齐雾其实对柳絮还是很好奇的，但是前面不便问起，但现在既然是兄弟，那自己问也不会显得突兀。

“家中已经没有人，小弟是个孤儿。”柳絮说着是眼中闪过一抹痛楚。

“既然是不好的回忆，絮弟就不要说了，以后大哥会关心你的，就放心的住在大哥家，大哥的家以后就是你的家。”齐雾看见了柳絮眼里的痛楚，所以忙打断这个话题。

“大哥。”柳絮感动的叫了一声齐雾大哥，其实自己就是希望齐雾不要在问下去，因为自己都还没有想好要怎么编自己的身世而不会让人起疑。齐雾搂过柳絮轻轻的拍着柳絮的肩表示自己明白她心中的痛。

“来人，把府里所有的人都叫到客厅来。”齐雾对着身边的仆人说到，就牵着柳絮的手朝客厅走去，柳絮虽然不知道齐雾为什么要把人都叫来客厅，但是还是随着齐雾的步伐而走着。

到客厅齐雾才和柳絮坐下没多久，就在客厅里和客厅外都站满了人。只见齐雾站起来对着大家大声的说到：“这位是本王的弟弟，以后大家对他就要象对本王一样，知道吗？如果让本王知道谁没有这样做，你们应该知道会有什么后果。”说完，齐雾用冷冷的眼神扫过众人。

“小的们记住了，王爷。”众人忙起声回答。

“那就都下去吧。”齐雾一说完，众人就一下消失的没有了身影。

“大哥，小弟没有关系的，小弟只是一个平民，不值得大哥这样相待。”柳絮的心里说不感动是骗人的。

“絮弟，大哥不是说大哥的家就是絮弟的家吗？难道你不相信大哥。”

“没有，大哥。”柳絮回道，心怕说晚了齐雾就会怀疑自己的真心。“大哥，晚上的诗词会是怎么回事。”

“是大哥和几个爱好诗词的朋友一起的聚会而已，絮弟要不先休息一下。”齐雾发现了柳絮的疲惫。

“恩，小弟是有些疲惫，不瞒大哥小弟的身子一直都不是很好，可能今天有点活动过量，稍稍休息一下就会好的。”柳絮也知道自己今天是走的太久了，现在快觉得没有力气站都站不起。齐雾发现了，忙抱起柳絮朝松涛园走去，进了卧房轻轻的把柳絮放在了床上，齐雾还想对柳絮说什么，但柳絮却昏了过去什么都还来不及听到。

［正文:第六章 初遇戏班］

当柳絮醒来时已经是第二天的早晨了，所以没有参加齐雾的诗词会。

“絮弟，大哥明天有些事情要回皇城一趟，原本想带絮弟一起，但是担心絮弟的身体，絮弟就在家中等大哥办完事回来，可好？”齐雾正陪着柳絮参观自己的齐王府。

“小弟让大哥担心了，大哥放心的去忙自己的事不用挂心小弟，再说小弟也不是小孩了，懂得自己照顾自己。”柳絮边说边想自己的这个身体还真会为自己引来别人的担心。

“大哥会尽量早些赶回来的，絮弟先一个人随处看看，大哥还要准备一些东西，等回来大哥一定好好陪你。”齐雾说完让丫鬟陪着柳絮，自己就匆忙的离开了。齐雾一离开柳絮也没有什么心情逛王府了，毕竟自己在王府怎么说都是一个过客，所以干脆出王府逛大街去了。

“絮公子应该带上侍卫，不然等会出了事，馨儿怎么跟王爷交代。”馨儿还在为刚刚离府时柳絮只带了自己一个丫鬟而担心她的安全。

“馨儿，如果你不放心，那现在你回府去带侍卫来，我在前面的茶楼等你。”这个丫头快烦死自己了，从出了府就一直在自己的耳边说个不停，看来不同意她的意见她是不会停下来，算了，自己没有必要和一个小丫头过不去就听她这一次。馨儿一听主子同意了立刻就朝王府跑去。

走进茶楼上到二楼随便找了一个靠窗的位子坐下，要了一壶花茶一些点心，自己就慢慢的品味起茶来，现在就休息一下等会才可以走久一点，但想到一会身后跟着几个人就觉得不自在，好象被人监视着一样。忙站起身来到柜台结了帐就离开了，柳絮又变的没有目的的随处闲逛，突然看见一个小孩一直看着卖包子的地方，柳絮忙买了几个肉包给小孩，小孩接过肉包就跑了，凭着直觉这个小孩家有事，反正自己有的是时间跟上去看看吧。

跟着小孩来到了一个破庙，破庙里还有十几个大人看上去带点风霜有点落魄，在看见他们的身边放着一些道具和大箱子，应该是一个戏班，但不知为什么会在破庙。于是柳絮走了进去，那个小孩一看见柳絮忙抱紧手中的包子，柳絮笑笑对小孩说：“放心，给出去的东西不会再要回来。”

这时，在破庙里的人都看着柳絮，但听完柳絮说的话，大家都明白了是怎么回事。于是大家也和柳絮聊了起来，才知道原来大家是在来泊城的路上被盗贼抢劫了，到了泊城后因为还没有接到一次演出，所以大家都有好几天没有吃东西了，柳絮忙拿出自己的银子让人去再买一些包子。

“你们的班主是谁？”柳絮在和他们闲聊的时候，心中不由一动自己也来当一回导演吧，反正自己也要赚一些银两以后才好在这个陌生的地方生活，而且现在也有现成的演员不用自己花钱雇人，怎么能浪费了机会，但是月季姐给的银子自己也剩下不多了，自己就只有一边让他们练着一边去想别的方法赚钱帮这个戏班生活。柳絮一点都不知道现在大街上王府的侍卫正在到处找自己。

“老朽就是班主，不知公子想和老朽说什么？”一个老人回道。

“不知可以借一步说话吗？在下想和老人家商量一点事。”

“公子现在可以说了。”老人家听柳絮说完就来到破庙的院子里，柳絮也跟着走了出来。

“在下想和班主商量一下，在下写有几部戏本，但是一直都没有找到合适的戏班，所以想让班主的人来排练一下，在排练的这段时间在下可以帮忙解决戏班的一切开销，但是等演出后的收入在下希望和戏班四六分成，在下四戏班六，不知班主觉得怎么样？”柳絮也不想拐弯抹角就直接说出自己的意思。

“好，不知公子怎么称呼，小老儿姓程，公子以后可以象班里人一样称小老儿程老爹。”班主程老爹略一考虑就同意了。

“在下柳絮老爹以后就叫在下柳絮吧。只是现在在下的银两也不多，可能要先委屈老爹你们住在这破庙里。”柳絮有点不好意思的说道。

“柳公子言重了，能解决大家的温饱就可以了，怎敢再麻烦公子那么多呢？”这一个班十几人的温饱就是一个不小的数字了，柳絮忙从怀里拿出一些银两交给程老爹。

“明天柳絮一定带着戏本过来，现在就先回去了。”柳絮说完就离开破庙回王府。

踏进王府时柳絮就看见王管家低着头不停的来回走着，忙问道：“王管家，出了什么事吗？”

“公子，你可回来了，王爷正在大厅里，请公子快过去。”王管家看见柳絮回来总算是可以松口气了，不然不知道什么时候王爷的怒火就发到自己的身上了。看王管家的样子，柳絮也不由的紧张起来，难道大哥出了什么事，不会吧，早上看起来还好好的，自己出去一下就能发生什么大事吗？忍不住问道：“王管家，王府出什么事了，难道和王爷上京有关。”

“应该没有关系，公子不知道王爷这次上京是准备迎娶王妃吗？”王管家觉得王爷娶王妃这么大的事应该告诉了柳絮，总觉得王爷很重视眼前的这位公子，为了以后的前途可不能得罪了他。

“没有听大哥说，大哥只告诉我说他要上京办事。”柳絮还想在问点什么时，就远远的听见从大厅传来齐雾的声音，听不清说的什么，但是能感觉到他的怒火，柳絮忙加快了脚步向大厅走去。

一进大厅就看见馨儿委屈的跪在地上，柳絮忙问道：“大哥，馨儿犯了什么错？”

“絮弟，大哥担心死了，还怕再也见不到你了。”齐雾看见柳絮进来忙过去抱紧柳絮，柳絮还能感觉到齐雾的身子有点在发抖，不会吧，难道齐雾有同性恋倾向，应该不会他不是要娶妻了吗？应该是自己原来耽美漫画看太多了，不由的在心中傻笑两声，才说道：“小弟恭喜大哥娶的美人归，这么大的事大哥都不告诉小弟，难道是当小弟是外人不便告之。”

“絮弟你啊，大哥是不想你担心，而且也不是什么大事所以才没有告诉你，本来你的身子就不是很好。”齐雾宠溺的伸出一指轻点柳絮的鼻。

“大哥，让馨儿起来吧。”柳絮忙挣脱齐雾的怀抱转移他的注意力。

“起来吧，今天看在絮弟的面子就饶了你，再敢有下次一定不轻饶。”柳絮离开怀抱后，齐雾觉得心里有种空空的感觉很不舒服。

“是，奴婢会紧记在心。”馨儿站了起来。

“去把人参汤端来。”齐雾吩咐着馨儿，柳絮看着馨儿离开，现在大厅就只有自己和齐雾两人忙走到旁边的椅子边坐下，还是觉得有点疑问，应该和自己没有关系吧，算了，自己还是不要问。

“絮弟，大哥不在的这段时间，你一定要好好照顾自己，这次回来最快可能也要一个月后，所以以后出门一定不可以象今天一样一个人，不然晕到了旁边没有人怎么办，以后要出门一定要带上馨儿和侍

卫，大哥已经交代下去了，以后你不带上他们就不能出门。”齐雾只要想到柳絮如果在自己不知道的情况下晕到再也醒不过来就觉得害怕，虽然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这么怕失去柳絮，不管了只要知道他好好的活在自己的身边就可以了。

“大哥。”柳絮想为自己争取一点自由，但看见齐雾那认真的过分的眼神也只好闭嘴。

这时，馨儿已经端着人参汤进来了。齐雾忙站起来端起碗走向柳絮。

“来，絮弟这是大哥让厨房做的，喝了对你的身体有帮助，温度刚刚好，来。”齐雾用勺子舀起送到柳絮的嘴边。

“大哥，小弟自己来。”柳絮心想不会吧，齐雾要喂自己喝汤，一个男人喂另一个男人怎么越来越感觉象耽美漫画里的同性恋，这次一定要争取自己喝，不然王府不知会传出什么谣言。

“絮弟，这是大哥该做的啊，难道哥哥不可以喂弟弟吗？”齐雾坚定的说着自己的观点。柳絮听完真想昏到，自己又不是你的亲弟弟，哎，算了，就这一次，反正明天你就上京了，等你回来自己也已经离开王府了，柳絮张嘴喝着齐雾喂的汤，终于喝完了，柳絮喝完眼光瞄了馨儿一眼，就知道自己完了，因为看见馨儿正用着不可思议的眼神看着自己和齐雾。

“大哥，小弟想回房休息一下，午饭就不出来吃了。”现在的柳絮就只想躲回房间。

“午饭大哥会派人送去絮弟房里，晚饭絮弟一定要出来陪大哥，大哥介绍一个人给絮弟认识。”

“好，那小弟先回房了。”柳絮一说完，快步就离开大厅回松涛园。

[正文:第七章 再遇察城太守]

“公子，公子，快醒醒，王爷在等着公子一起用餐。”怎么耳边传来扰人清梦的声音，好象是不把人叫醒是不会罢休，柳絮睁开迷茫的

眼终于看清眼前的馨儿，口齿不清的说道：“馨儿，怎么了？”

“公子，王爷和客人都在闲情阁等公子。”馨儿看见柳絮在自己的千呼万唤中醒了过来，终于放下心来，不然等会自己可没有勇气去面对王爷的怒火，忙扶柳絮起身，帮她整理好衣服和头发，用湿毛巾给她檫檫脸，就扶着还不是很清醒的柳絮去闲情阁。

当齐雾看见柳絮走进闲情阁忙起身从馨儿那扶过柳絮，好象柳絮是一件易碎的珍宝小心翼翼的扶着她在桌旁椅子上坐下。传来一声轻笑才使得柳絮稍稍清醒过来一些。

“大哥，你怎么在这儿。”清醒了的柳絮发现身边的齐雾吓一跳，怎么齐雾在自己的房间里。

“絮弟难道忘了大哥说过要介绍个人让絮弟认识吗？”齐雾温柔看着眼前的柳絮，哎，迷糊的絮弟也很可爱真不想离开，自己不在的这段时间真不放心把她一个人丢下。柳絮想起了自己从大街回来的时候齐雾好象说过于是点点头，但和现在齐雾在自己身边好象没有一点关系。

“馨儿传膳。”齐雾在柳絮的旁边坐下，指着对面的一个人说道：“絮弟，这位就是大哥要介绍给你认识的人，他是大哥的好友察城太守白哉。”

“早就听人说过察城太守，今日见到真是草民的荣幸。”察城太守这四个字传入柳絮的大脑时一抹慌张从她的眼中闪过，现在的自己他应该不会认识还是小心一点为妙。

“既然絮弟听说过白哉的事，那么以后絮弟就不用那么见外，白哉不是外人，可以把他当成自己的哥哥，而且这次大哥上京，如果絮弟有什么麻烦事可以找白哉，这样大哥能放心些。”听柳絮说听过白哉，齐雾的心里划过一丝自己都不明白的感觉，但白哉是和自己从小就相交的好友，让他帮忙照顾柳絮自己才能放心。

“那在下就只好暂时委屈自己做柳絮弟的二哥了，齐王大哥这样你就放心了吧。”这还是第一次看见齐雾对一个人这么的在乎，可惜是个

男儿身，不然自己也可以报当年齐雾那小子对自己的嘲讽，就可以看见他百年难得一见的表情。

“草民不敢高攀。”柳絮口中说心中想的却是：自己躲察城太守都还来不及，还称呼他二哥，除非自己变白痴。

“三弟怎么这么说呢？应该是二哥高攀了才对，三弟是齐王的弟弟，而二哥只不过是一个城中太守，三弟觉得二哥说得可有道理。”白哉说完还对柳絮眨眨眼。看在齐雾的眼里就觉得碍眼，于是忙说到：“大家先吃饭，不然等会菜凉了，而且絮弟身体本来就不好。”

一下闲情阁里就静了下来，齐雾、白哉和柳絮三人都各自吃着饭，齐雾不时的为柳絮搛着菜，柳絮却觉得这是自己吃过最食不知味的饭，而白哉看是很悠闲的吃着饭，其实一直在观察着眼前的两人，如果柳絮不是男子，那该是多么温馨的一幕‘男子眼中含着浓浓的深情注视着眼前的女子象要把她融化在自己编织的情网中，而且温柔的为自己眼前最爱的女子搛着菜’，明天齐雾就要上京去娶新娘了，自己却在这儿乱想，白哉为自己这样的想法而觉得好笑，转而看着柳絮，越看越觉得柳絮和自己书房挂的那幅画中的女子相似，不觉得就问出了口：“三弟家中可有姐妹。”

“没有，小弟是一个孤儿。”柳絮忙回道。

“白哉，先让絮弟吃饭，絮弟的身子一直都不好，有什么话饭后说。”齐雾有点不高兴的边说边给柳絮的婉里搛菜。

“大哥，好了，我吃饱了，不用在搛了。”柳絮看见齐雾还在朝自己碗里搛菜忙说道，自己身子弱常常没有什么胃口所以吃的也不多。

“多吃点，你看你的身子多单薄，一阵风都好象可以把你吹走，大哥可不希望上京回来看不见絮弟。”齐雾希望柳絮再吃点，因为她吃的太少了。柳絮摇摇头起身到旁边的椅子坐下喝着茶。

一会儿，齐雾和白哉吃好后带着柳絮来到大厅。

“三弟，明天去二哥府上，好吗？大哥明天上京，你一个人在这府中也会觉得无聊，不如去和二哥做伴。”白哉还是觉得柳絮太象她了，

所以极力的想说动柳絮去自己的府上居住。

“话不是这么说的，大哥不在家，小弟更应该帮大哥打理家里的事，这样大哥出去也可以安心啊，二哥觉得小弟说的对吗？”才从察城逃出来，自己可还不想回去送死，赶快转移他们两人的注意忙接着说：“小弟一个人去，二哥肯定也很忙，那小弟在哪儿还不是一个样，再说，小弟还想在家中等大哥带嫂嫂回来时，自己要第一个看见嫂嫂，到时候小弟和大哥、嫂嫂一起去二哥府上不是更好。”

“没看出来三弟想的到是很周全，三弟肯定没有听过大哥新娘的事，大哥的新娘可是渺国最美最有才气的女子，三弟想不想现在就看见嫂嫂的样貌呢？”

“白哉。”齐雾直觉的不想在柳絮面前说自己的新娘。急忙想打断这个话题。

“二哥，快说，小弟很想知道大嫂是个什么样的女子？”柳絮听白哉说完勾起了一点好奇，但看见齐雾的表情后就勾起了她所有的好奇，真不知是什么样奇女子能让风流倜傥的美男这么不愿别人在背后说她。其实是柳絮自己理解错误，齐雾是不想让柳絮知道，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不想让她知道，总觉得她知道的越多自己就离她越远。

“三弟，不是二哥不说，如果你想看大嫂的模样，大哥有她的自画像。”白哉看见齐雾不是很好的脸色，也不敢再多说什么。

“大哥，我想看，迟早都可以看见，先让小弟看看，好吗？万一哪天小弟不小心遇到嫂嫂而不认识，怎么说的过去，大哥。”柳絮马上对着齐雾说。

“哎，真拿你没办法，跟我来书房就可以看见了。”齐雾看着柳絮摇摇头，怎么自己遇到她就只有听从的份，站起身过去扶起柳絮朝书房走去，白哉一脸深思的跟在后面。

“哇，太美了，大哥好福气得此美娇娘。”柳絮看见画中人真的美，美人脸上的笑容是那样的灿烂夺目，可以看出美人一定是觉得自

己是这个世上最幸福之人，她的幸福透过画让看的人也不觉得感到幸福。

“三弟，如果你看过二哥的新娘，你一定更惊讶。”白哉看不过柳絮脸上对画中人的惊艳。

“白哉，你什么时候找到自己的新娘了。”齐雾觉得惊讶，白哉前不久还在感叹自己的伴侣在何方，怎么短短一月就寻的佳人。

“二哥，你找到佳人了。”同时，柳絮怀疑的声音响起，自己记得离开察城不过短短三天，他什么时候遇到的，难道真的是在选花魁的那个晚上碰上了，不会象自己想的这么巧吧，不然自己也有写小说的天分了。

“看你们不相信，我今天就画给你们看看，我的新娘才是渺国最美最有才气的女子，只是国中的人都不知道有她而已，但她在我心中是没有人可以比。”白哉看见齐雾和柳絮眼中的怀疑很是打击到他的自尊，觉得两人好象在怀疑他所说的女子根本就不存在，而是他故意虚构的女子，如果没有遇到她，他也会觉得女子是自己幻想的人，但察城所以的人都可以帮他证明那女子是真真正正的出现在自己的眼前过，自己是不会放弃的总有一天会找到她。

铺好纸拿起笔，只见笔在纸上游走，过了一会时间，纸上出现了一个清纯而又带点妩媚的女子脸上露出一抹虚幻的笑容，两手轻轻的拨动着身前古筝上的琴弦，美，太美了，美的那么不真实，让人觉得此女只应天上有。齐雾已经被画中人吸引了全部的注意力，而柳絮越看眉头皱的越紧，这画中的人怎么会越看越觉得熟悉，不由的开口问道：“二哥画中女子的闺名不知二哥知道吗？”

“闺名花宓，没有骗你们吧，这就是我今生的新娘。”白哉自豪的说道。

“二哥，听说这个可是青楼女子，难道不介意吗？而且二哥的双亲能同意二哥娶一个青楼女子吗？”一定要让他打消娶花宓的念头，小女子今年才十五，可不想做别人的贤妻良母，自己又不是不知道古人的

三妻四妾，而且古人的真情是最不能相信的，象花木兰、卓文君等等，时间总会冲淡一切。

“二哥可不是那样的人，今生是娶定她了。”白哉自信而坚定的说着自己的誓言。

“白哉，你画中之人怎么象三弟呢？”齐雾看了好久才出声问道。柳絮一听齐雾说的话，不觉的感到头越来越痛，看来是自己没有休息好，初见白哉时又有点紧张担心，现在齐雾也说这样的话，自己要怎么说呢？真的头痛，没多久柳絮就陷入了昏迷。幸亏旁边的齐雾发现的早，不然柳絮可能就要直接和大地接吻了。

抱着柳絮回到松涛阁，齐雾轻轻的把柳絮放在了床上，手依依不舍的在她脸上抚摩，哎，自己怎么能放心把你留下而上京呢？齐雾帮柳絮盖好被子，轻轻的关上房门离开了松涛阁。

［正文:第八章 王府、戏班］

“公子，公子，快醒醒，公子。”耳边怎么总是有扰人清梦的声音，柳絮无奈的睁开眼，哎，馨儿为什么总是这样对自己。

“公子，你终于醒了，刚才真是吓死奴婢了，如果不是请大夫来看过说没事，奴婢都不知道怎么办了，但是大夫说睡的太久也不是很好，所以奴婢才只好叫醒公子。”馨儿一边对柳絮解释一边端起放在床边的碗，拿起勺子舀起就喂柳絮再继续着自己的长篇言论：“来，公子，这是王爷走时交代的燕窝，以后公子每天都要喝人生汤或者燕窝滋补身体，公子的身体太单薄了，在府中都晕到两次了，早上王爷和太守大人走的时候都放心不下公子，本来太守大人还想不惊醒公子就这样把公子带回察城太守府呢？但是王爷没有同意。”

“停，馨儿。”柳絮在馨儿滔滔不绝的言论中彻底清醒过来，看见馨儿手中的碗和勺，晕，不会自己在不知不觉吃了什么怪东西吧，忙说道：“馨儿够了，吃不下了。”

听柳絮这么一说，馨儿忙放下碗，扶柳絮起床，服侍着柳絮梳洗好，要帮柳絮穿衣服时。

“馨儿，我自己来，你去做你自己的事吧。”柳絮拿起床边的衣服自己穿了起来，心中不觉的想：我可不是象你们家王爷要人服侍，如果不是取洗脸水麻烦，我还要自己动手梳洗呢，自己过去的十五年还不是自己动手做这些，自己可不是娇身惯养的千金小姐。

穿好衣服柳絮发现馨儿还在房中，于是不解的问道：“怎么了？馨儿。”

“公子，王爷走时交代过馨儿要随时跟在公子身边。”没有办法啊，上次上街的事自己还记忆由新，自己可没有那个胆量挑战王爷的权威。

“那麻烦馨儿陪在下逛逛王府，好吗？”柳絮暗暗的想要悄悄的离开就先要熟悉环境，自己还不想老死在这王府。馨儿忙上前要扶着柳絮出去。

“馨儿，不要担心，在下的身体还没有弱到走路都要人扶。”柳絮说完就先走出了松涛阁，因为她知道馨儿会跟上的。

一边走着一边听着馨儿的解说，柳絮不由得笑出了声，馨儿听到笑声眼中出现了不解，自己没有说什么好笑的事，怎么絮公子会笑呢？但柳絮可不敢告诉馨儿自己是因为馨儿的解说让自己想起了原来参观遗迹时导游的讲解就和现在一样，哎，现在自己就当自己在参观古迹吧。

逛了没有多久，柳絮就不逛去书房了，因为自己该知道的地方自己已经记住了，别的自己可不关心，又不是要长住没必要浪费自己的脑细胞。馨儿却觉得糊涂了，絮公子不是要逛王府吗？怎么就去看了后门和前门怎么走、府中的花园和厨房在哪儿，就去书房了，而且一呆就呆到下午了，午饭还是自己端到书房去，絮公子才知道到中午了，真是一个怪人，自己真的不懂，算了，他可是王爷最在乎的人，自己只要伺候好就行了。

“公子先喝了人参汤再写吧。”馨儿尽职的端着人参鸡汤来到柳絮身旁。

“不是早上才喝了燕窝，而且不久前才吃了午饭，怎么现在还要喝汤啊。”现在自己的肚子还饱着呢？怎么喝的下，而且自己不喜欢人参的味。

“王爷走时吩咐的，公子每天都要喝人参和燕窝。”王爷的命令自己做丫鬟的只有照做。

“馨儿，你喝了它，反正现在王爷不在，你不说我不说，谁都不会知道。”自己再也不喝这些东西，虽然知道齐雾是为了自己好，但想到以后每天都要喝就怕。

“公子，你不是为难奴婢吗？”如果被别人知道王爷回来时告诉王爷，那自己可能小命就真的不保，所以一定要说服公子。

“馨儿就这一次，明天你再敢端来，就自己先想想后果。”柳絮明白丫鬟也不好当啊，就暂且放过她一次，但是也要她明白不会有下次。接过碗一口喝完，这个味自己真的不喜欢。

“馨儿，我要出去。”柳絮还记得齐雾说过出门要带着馨儿和侍卫，不然自己是走不出王府，怎么觉得自己好象变成了一只笼中鸟，哎！有种误进贼窝的感觉，只能怪自己识人不淑。

站在王府外，柳絮的脸上有了点笑容，真想快点去程老爹哪儿，自己今天在书房写了一些剧本，想让程老爹先看看这个剧本可以吗？但是也不能让身后的三人知道自己和戏班的事。想到身后的三人就让柳絮来气，馨儿和齐王留下的贴身侍卫许强是自己知道甩不掉的跟班，但另一个呢？居然是白哉留下的他的贴身侍卫水镜，水镜告诉柳絮太守大人走时说过不放心三弟一个人在泊城，所以让自己在公子出府时随身保护。哎，有点不明白白哉这个太守心中在想什么？难道古人都如电视和书中写的那么神神秘秘。于是现在就出现了自己带着一个丫鬟和两个侍卫。

自己只是想做一个默默无闻的人，现在可好身后跟着一个美丫头和两个也算的上是酷哥的侍卫，天啊！街上的人都盯着自己看，柳絮想明天可能全泊城的大人物们可能都会知道有自己这个人的存在。

边走边想着用什么方法能甩掉馨儿她们呢？还是想不到好办法，想起上次自己丢下馨儿让她差点受罚自己还是觉得不忍心，算了，走一步是一步。柳絮想通后就快步向破庙走去。

“老爹，在下来了。”柳絮边进破庙边说道。

“还以为今天柳公子不来了呢？”老爹看见是柳絮来了笑着说道。

“上午忙着写稿，所以现在才抽点时间过来，老爹，你看看这个戏可以吗？”柳絮拿出自己在府上写的稿子。程老爹接过认真的看完，说道：“好，真是个好题材，就是可能要从新做一些道具和戏服。”

“在下知道，戏服在下会画好找人做，道具在下会想办法的，老爹明天我们就正式的排演行吗？”柳絮已经有点等不急当导演的感觉，想想都觉得高兴。

“公子，你们在说什么啊？”馨儿在旁边听着柳絮和老爹的话不明白的问道。

“馨儿，你家公子我快到导演了，演出时一定邀请你来观看。”柳絮听到馨儿的声音才想起了自己的三个跟班。

“公子，什么是导演啊，而且公子要演戏吗？演什么啊？”公子说的是什么意思有听没有懂。

“馨儿导演就是拿着戏曲剧本指挥着别人更好的表达出戏曲人物感情和思想，让看的人更容易看懂戏的人，明白了吗？”柳絮努力用馨儿能理解的意思解释给她听。

“馨儿明白了。”馨儿露出一个原来如此的表情看着柳絮，好象柳絮如果一开始就这样说多好，非要用自己不明白的词，这都是柳絮的错。

“知道了，馨儿不用那样看着在下。”柳絮好笑的看着馨儿。

“公子，这戏的名字。”老爹问柳絮。

“《三笑姻缘》。”现在脑海里还有唐伯虎点秋香那滑稽搞笑的镜头，在这里自己要在记忆中再加点自己的东西进去，可以使《三笑姻

缘》风靡渺国上下。柳絮再和老爹谈了一些细节，就带着三个跟班回府了。

“馨儿、水镜、许强你们过来尝尝我做的点心。”柳絮回到王府就直接去厨房做饼干和糕点，因为要快点赚钱，不然自己怎么有钱买东西。

看着眼前盘子里装着自己从来没有见过的点心，馨儿、水镜和许强都不敢伸出自己的手去拿，柳絮看出了他们眼中的怀疑，一定是在想这种东西能吃吗？柳絮自己拿起一块吃，味道还可以不咸也不会太甜刚刚好。馨儿、水镜和许强看柳絮吃完了一块，正在吃第二快，觉得应该没有什么问题，于是大家鼓起勇气拿一块吃了起来，外表看起来有点怪吃起来的感觉却很好。

“怎么样？好吃吗？”柳絮看见他们三人吃过忙问道。

“好吃。”三人异口同声的回答。

“那应该能赚到钱，馨儿，明早早点叫我起床，我要做点心去卖。”柳絮很满意三人的回答。

“公子，你要做点心去街上卖。”馨儿眼中带着不可思议的眼神问着，水镜和许强听了柳絮的话也变了脸色，三人的目光都盯着柳絮。

“有什么不对吗？只能想到这个赚钱的方法啊，不可能去大街上抢吧。”看见三人看着自己的眼神，柳絮觉得浑身不自在，自己好象没有做什么让他们觉得不可思议的事情啊。

“公子需要钱吗？可以跟奴婢和王总管说一声就可以了。”馨儿觉得自己是真的不了解眼前这个公子的想法。

“公子需要钱也可以和在下说，太守大人会帮公子解决的。”水镜听到柳絮原来是缺钱想去大街卖点心连忙说道，如果让太守大人知道自己让他关心的人上街卖点心，不知道会不会直接把自己杀了，外人不了解太守大人，自己可清楚明白。

“但是我想靠自己啊，而且那些是大哥和二哥的钱，我怎么能随便用？”柳絮觉得用自己赚来的钱更安心。但是另外三人就不这么想了，

如果让王爷和太守知道自己居然让他们最疼爱的弟弟去街上卖点心，可能真的会见不到以后的太阳了。

终于，在馨儿和水镜的劝说下达成协议王府和太守府一人出五百两银子，以后不够的两个府再平出，原本要出一千两，柳絮觉得太多，如果都出一千两那就是两千两，那样太多了，在自己强烈的坚持下降到各出五百，总共一千两应该够自己这次花销。

当柳絮睡在自己的床上时，脑海里还想着刚才馨儿和水镜争着出钱的样，就象两个小孩在争吵一样，柳絮想着想着就沉沉的睡去。

［正文:第九章］

半个月的时间过去了，柳絮对戏班的《三笑姻缘》也练习的可以上台了，道具和衣服在馨儿、水镜和许强的帮忙下也都准备好了，于是决定先在王府里演一次，如果大家都觉得好，就上街发传单好好的赚一笔。

“公子，太守大人希望公子去察城住，而且大人还说只要公子愿意可以在察城帮公子组建一个属于公子的戏班。”至从知道絮公子在帮戏班排戏，自己就连夜派人带着絮公子做的糕点和信给大人，因为大人回察城时交代过把絮公子每天做了什么都要及时告诉他，自己怎么看都只觉得絮公子只是身子弱了些，为什么大人会这么关心絮公子？自己还记得当年大人带着自己在内的四个贴身侍卫离开‘那个家’的情景，好象就发生在昨天一样历历在目，难道大人忘了自己往日的誓言吗？现在的自己就好象是一个说客，每天都要对絮公子说上一次去察城，谁让这是那个自己得罪不起的大人的命令呢？只能怪自己命苦。

“没兴趣。”这也是柳絮每天一成不变的回答。水镜也早就知道絮公子的回答，但有时还是会希望听到自己想要的回答。

“馨儿，我们去看看准备好了吗？”柳絮不想再让水镜继续折磨自己的耳朵，所以带着馨儿去看看戏台布置的怎么样。

“是，公子。”馨儿随着柳絮朝王府专看戏的逸情阁走去。柳絮看着眼前的布置都很满意。

“馨儿告诉王管家让府中的人都来这儿看戏，要认真的看，因为看完我会亲自提问。等会你来了就自己在台下找个位子不用找我了，水镜和许强会在我身边。”柳絮说完就去后台了，因为自己没有体力演戏中角色，自己帮忙伴奏的体力还是有的。

没有多长时间台下就坐满了人，柳絮慢慢的走出来报了节目，就又回到后台。

“那不是絮公子吗？他怎么在台上。？台下传来惊呼和不敢相信的声音，柳絮知道古人都看不起戏子，自己就不这样觉得了，原来自己可羡慕那些歌星影星站在台上散发出的耀眼光芒。

随着音乐响起人物的出场马上吸引了台下一群人的目光，柳絮要的就是这种效果，想这王府的人都能被自己的戏吸引，那别的人应该更能被吸引。

这时，馨儿、水镜和许强三个人也很震惊，原本每天都陪着絮公子去看戏班排练应该早就知道故事情节，但现在配上服装和音乐又是另外的效果不得不佩服絮公子。

结束后久久的才从台下传来掌声。柳絮笑笑就让程老爹带着戏班离开，自己也去书房。

“公子，现在做什么啊？”馨儿手里拿着柳絮分给自己的一叠纸疑惑的问着。絮公子从书房出来后，就直接带着自己、水镜和许强三人来到大街上，然后递给自己一叠纸，真不明白絮公子现在又要做什么？

“发给路上的行人，让他们晚上来看戏。”这可是宣传，不然谁知道，那自己花钱租的场地，投资进去的银子不就打水漂了吗？虽然不是自己出的，但也是自己借的，等赚了一定会还的，自己可不想欠人情，柳絮心里想到。说完柳絮就开始微笑着向自己身边的路人发传单，水镜和许强看见马上就抢过柳絮手中的传单。

“公子去茶楼坐坐，这些让在下来就可以了。”柳絮一累就容易晕到，这可是大家都知道的，如果不小心晕了，那就麻烦了。

“公子，你就去茶楼休息一会，奴婢会做好。”馨儿看见柳絮好象还想说什么忙打断她没有出口的话。柳絮看看三人只好无奈的去茶楼喝茶。

茶楼里就是人们爱说八卦的地方，柳絮原本悠闲自得的喝着茶直到听到一个名字才引起自己的注意。

“你听说了吗？齐王上京的事。”柳絮回头看见是有一张桌的三个人中一人说。

“全泊城的人都知道齐王是回京完婚这又不是秘密。”

“这你们就不知道了，现在齐王正在为了齐王妃的事而忙的焦头烂耳。”

“这个就没有听说了，记得原来不是传过齐王和未来齐王妃是才子配佳人，而且感情也很深厚。”

“对啊，我还听说齐王和王妃的相识还曾在全国传为佳话呢？你所说的是道听途说不值相信。”

“是真的，我表哥才从京城回来，听说是因为齐王妃看见了齐王收藏的一幅女子画像，齐王妃就要和齐王解除婚姻，齐王每天都忙着跟齐王妃解释呢？”这人看其他两人不相信自己的样子忙说出原委。

“那可能是真的了，但是齐王和齐王妃可是皇上下旨定的，最后可能还是只有完婚。”其他两人听那人说是他表哥说的一下就相信了。

咦！听着三人的话柳絮却糊涂了。自己还记得那天看见齐雾看着自己未来王妃画像时的表情温柔而专注好象自己的眼中只容得下画中女子，怎么短短半月时间能改变一个人？而且齐雾也不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里认识别的女子啊，还有那女子的画像，好象自己遗忘了什么重要的环节，仔细想想，对了，自己怎么忘了白哉画的画呢？等会一定要让水镜帮自己问问白哉那幅画现在在哪儿，现在柳絮也没有心情再喝茶了，结了帐就出去找馨儿他们回府了。

戏班的演出是成功的，现在是场场爆满，自己现在也有点积蓄了，等自己和程老爹说说，自己也该离开泊城了，不然就要走不了

了，自己还记得那天发了传单回来，自己就让水镜帮自己问白哉他那天在王府画的画现在在哪儿，第二天，水镜就告诉自己说画被王爷带上京了，因为王爷对白哉说可以帮忙在京城找找，有画像就更好认，所以现在画就在王爷手中。而且今天馨儿告诉自己王爷已经完婚就要带着王妃从京城回泊城了。

来到破庙，柳絮悄悄的把程老爹拉出破庙。

“老爹，在下想请你帮个忙。”柳絮悄悄的说，怕远处的三人听见。

“公子请说，老朽做的到一定帮你。”程老爹看柳絮有点严肃的脸忙回道。

“老爹，我要离开泊城了，但是我想买点蒙汗药，不知老爹能帮我去买点回来吗？”柳絮说出自己心中的想法。

“小虎，过来。”老爹忙朝庙里的人喊到，老爹对来人说了几句，小虎就朝街上走去，柳絮知道是帮自己去买药。老爹接着说道：“公子真的要离开，有什么想去的地方吗？”

“没有，只是在下有不得已的原因一定要离开泊城。”

“那公子可以和戏班一起走吗？”在这里也停留快一个月了，自己也想带着戏班离开。

“好啊。老爹等会你去找好马车和路上用的东西粮食，晚点我来找庙里找你们，然后我们马上离开泊城。”柳絮心中太高兴了，终于不是自己一个人上路了。柳絮拿到自己要的蒙汗药后就和馨儿他们回府。

看着眼前的一桌美味菜肴，馨儿、水镜和许强都不敢相信这些是眼前这个瘦弱的絮公子做出来的，菜的香味不断的向自己的鼻飘来诱惑着自己全身细胞，脸上不觉得出现了好想尝尝，不知道吃在嘴里会是什么感觉。

“最近你们也辛苦了，这是我特意为你们做的，坐下来吃吧。”柳絮好笑的看着眼前这三张极力隐忍的面孔，这可是我特意为了你们做的特别菜肴，可不希望你们只是看着而不吃。

“公子，奴婢不敢。”从来没有见过主子做菜给下人吃，馨儿三人很想吃但是不合规矩。

“馨儿居然也学会顶嘴了，等大哥回来，我就告诉他你们欺负我。”现在不管用什么办法自己都要让他们吃，不然自己是不可能离开王府，而且自己可不能破坏了别人的幸福婚姻。

“公子。”

“还当我是你们的公子就坐下。”柳絮用强硬的语气说道。

这次，三人乖乖的听话坐了下来，柳絮忙招呼着大家尽量吃，还不断的起身给馨儿、水镜和许强倒酒，开始的时候，三人还显得有点拘束，喝多了过后就显得自在多了，第一个醉倒的是馨儿，接着是许强，最后是水镜，看着最后一个倒下后，柳絮一颗乱跳的心才平静下来。

回房拿起自己准备好的包袱躲过府中的下人和侍卫，柳絮悄悄的来到后门，找到自己早就准备好的梯子搭着墙，自己爬上去翻过墙终于离开王府了，现在还没有离开泊城还不能高兴的太早，柳絮忙到破庙去和程老爹他们碰头，老爹看见柳絮一来，大家就上了马车朝着城外奔去。

［正文:第十章 齐雾］

出了泊城，呼吸着新鲜的空气，柳絮的一颗心终于落地。

“公子，有要去的地方。”程老爹问着柳絮，眼前的这个公子看着虽然柔弱，但是从他帮戏班所做的一切，而且还住王府，以自己多年的经验这个公子应该不是普通之人。

“老爹有什么打算呢？”自己对渺国一无所知还是先听听意见再说。

“公子，老朽想先去察城，因为路程近，然后在去其它四个大城，因为在大城能更好的赚到钱。”程老爹说出自己的看法。

“老爹，我们去其它的大城好了，因为一些个人原因，在下不能去察城。”柳絮听到老爹说出先去察城吓了一跳。难道自己和察城还真是

有缘，于是暗下决心以后都不去察城。

“那就去侯城，只是路程有点远，怕公子的身子吃不消。”程老爹是真心的担心柳絮。

“不用担心，老爹，我们就去侯城。”柳絮已经开始对侯城很向往了，不知会是个什么样的城。一路上，柳絮从老爹口中了解的侯城情况也很少，只知道管理侯城的是一个年轻有为大将军，而将军是当朝宰相的独子，在十年间宰相的独子凭着自己机智果断在战役中屡建战功当上了大将军，不知道什么原因三年前来到侯城管理此城。

一路上和戏班的人闲聊，半个月的路程柳絮一点都没有感觉到累，反而和这些人都混熟了，也知道了其实他们都是苦命之人，早就忘了齐雾和白哉是何人。却不知因为她的离开现在太守府和齐王府一团乱。

当馨儿、水镜和许强三人醒过来时，已经是半夜了，三人马上就发觉不对，立马和全府的人一起找遍王府早就没有了絮公子的身影，大家马上知道麻烦大了，全府的人还会弄丢一个人，许强马上就给京城王爷飞鸽传信告之絮公子失踪，水镜也在慌乱后冷静下来，离开王府连夜回察城告诉太守絮公子失踪之事。

远在京城的王爷接到信时，丢下自己的婚事，带着自己的贴身侍卫一路狂奔回泊城，但王府已经没有自己思念人儿的身影齐雾勃然大怒，就在自己想掐死眼前的奴婢时。

“王爷，奴婢有重要的事要禀告王爷。”馨儿现在也只有赌了，希望自己的这个消息能救自己一命。

“其他人都出去。”齐雾看出了馨儿的欲言又止表情，看着所有人都离开松涛阁，心中想到：最好你这丫头能说出让本王满意的答案，不然就有你好看。冷冷的语气说道：“现在你可以说了。”

“絮公子是女子。”馨儿说出自己知道的秘密。

“你说什么？你再说一遍。”听到到话让齐雾不敢相信自己所听的。

“絮公子是女子。”这个只有自己知道的秘密，又不是谎言，所以馨儿冷静的再说了一遍。

“应该知道欺骗本王会有什么后果。”齐雾这才从刚听到这个消息

Chapter_2

的震惊中冷静了下来。

“奴婢所说句句属实，奴婢也是在一次絮公子洗澡时发现的，当时奴婢不知絮公子在房中就走了进去发现公子在澡盆里睡着了，怕久了公子会生病过去打算叫醒公子时发现公子是女子，奴婢怕公子发现自己知道她的秘密，于是只好出去在外面装做敲门吵醒公子，所以公子并不知道自己发现她是女子。”馨儿平静的述说着自己怎么发现这个秘密。

“还有其他人知道吗？”希望还没有其他人知道，不然白哉来跟自己要人，怎么办？既然知道絮弟是女子，那她今生就只有做自己一个人的新娘，白哉你就不要怪我不够朋友，谁让你要让我看见她的美。

“没有。”应该只有自己一个人知道，而且自己现在也只告诉了王爷一人。

“这次的事就暂不追究，下去，不要让人进来打搅本王休息。”齐雾看着馨儿出去关好门，才走到床边躺了上去，这儿曾经是自己最爱的女子睡过的床，好象自己还能从床上闻到她残留下的味道，心中不由得暗暗发誓‘今生你只能是我的’。

好好想想，絮儿是那么的柔弱，一定不能让她受到任何的伤害，现在觉得唯一值得庆幸的就是自己没有和菀心拜堂就回泊城，任何人都不可以把絮儿从自己的身边拉走，而且齐王妃的头衔只有絮儿才适合，齐雾一有这样的想法后，就开始考虑上京求皇上撤消自己和菀心的婚事，皇上一定会答应自己的请求，谁让自己是当今皇上唯一的亲弟弟，而且还是皇上最疼爱的最小弟弟，菀心不要怪本王狠心，要怪就怪上天让我遇见了你以后还遇见她。

抱起絮儿盖过的被子齐雾感觉象抱着本人一样，脑海不由得想起初见柳絮时，山顶的风吹着前方不远处的人，他的发在风中飞舞衬在一身墨绿的长衫上就象张密密麻麻的网，网住了自己的身心，当自己

听到他念的诗和那时的情景叠在一起，感觉他好象就要随风而去，自己不觉就开了口，当前方的人儿因为自己而回过头来时，自己就迷失在了他那双清澈明亮的眼睛里，只知道自己一定要让他留在自己的身边。

第一次有这样的想法，当齐雾冷静下来时，自己已经和友人们在一起品茶对诗，而自己的心却牵挂着昏睡在松涛阁床上的人儿。这样的感觉对齐雾来说太陌生了，来的太快太猛让自己不知所措，那就逃吧，反正皇上早就催过几次自己和菀心的婚事，当时觉得菀心还太小，现在也是时候完婚了，婚后自己应该会过的幸福美满，毕竟自己和菀心是情投意合两情相悦自己才让皇上赐婚，那样应该就会忘了对絮儿不该有的感情吧。

但是白哉的画，画中的女子真的和絮儿有九分像，因为这画齐雾才想断了的念头又死灰复燃，让自己分不清是爱这画中人还是爱絮儿。怀着这样的心情自己第一次失眠了，因为自己在书房看了画中女子一晚。第二天一早准备上京，希望看见絮儿起床来送自己，又怕看见絮儿自己做出什么奇怪的举动，当听到白哉说出想带絮儿回察城太守府时，自己真怕絮儿就此走出自己的视线。总算是找到个合适的借口打消了白哉的念头，因为絮儿身子弱禁不起颠簸，让白哉一个人心不甘情不愿回了察城，自己总算松了一口气。

上京的路上，自己在马车上目不转睛的看着挂在眼前的画，看久了好象觉得女子在对自己述说着什么？不由得也会想到家中的絮弟有没有好好吃饭，今天有没有晕到呢……就这样来到了京城自己的齐王府。连在菀心身边自己想的还是画中女子和絮弟而不知菀心在说什么？

后来，菀心发现了齐雾的反常，看见齐雾和自己在一起时常常心不在焉，就故意问了齐雾身边的侍卫，大家都知道齐雾和菀心的事，所以就告诉她王爷是因为白哉大人新娘的事而烦恼，菀心一听是白哉那小子心中就有气，想当初自己也是被他的外貌和文才打动而倾心，

但那个狂妄的男人却对自己说‘对不起，你不是我的她。’，自己可是渺国公认的第一美女和才女，他却说自己不是他的她，因为白哉自己也认识了齐雾，接触后才发觉其实齐雾不比白哉差，于是在自己用了一些小手段就得到了齐雾的心。现在知道齐雾手中有白哉新娘的画像，现在不看还等何时，到时和齐雾完婚回泊城后再去嘲讽一下白哉。

心中有了想法菀心马上就向书房走去，谁知自己来带书房就看见一幕自己永远都不想看见，只见齐雾一双深情的眼看着放在桌上的画，那样的深情从来没有出现在他看自己的眼里，而且自己进来书房他好象都不知道，那分钟菀心什么都没有想，就跑到桌前拿起画撕了起来，齐雾清醒过来时，菀心已经捂着脸哭着跑了出去，齐雾看着一地的纸屑，觉得刚才菀心撕的不是画而是自己的心，自己的心现在还隐隐作疼。

菀心边哭边跑不敢相信齐雾为了一幅画而打了自己，自己真的觉得委屈啊，怎么说自己也是侍御史大人的女儿，齐雾怎么可以这么对自己，刚才自己也没有看画中人长什么样就撕了，应该看清楚记住那个狐狸精的样子，这样才知道自己的对手是谁啊，先进宫求皇上让自己早日当上齐王妃，再来慢慢对付那个小贱人。

经菀心这么一闹也使齐雾明白了自己的心，自己爱的是画中女子，只要自己先找到她，自己今生都不会放开她。齐雾正准备第二天一早就进宫禀告皇上自己要取消和菀心的婚事，其实菀心原来耍的小手段自己都知道，只是当时不觉得有什么不妥，但是现在那些也能让自己更容易取消婚事。谁知这时自己却收到泊城来的信鸽知道絮弟不见了，虽然知道了自己爱的是画中人，但絮弟在自己心中也很重要，于是带着人就赶回了泊城。

回来真好，明天先让许强带人暗中找絮儿，自己就进京找皇兄取消婚事，接着自己再找絮儿，然后在京城办一个隆重而盛大的婚礼，以后只要是絮儿想的自己都会满足她，自己就和絮儿甜甜蜜蜜的生活

在一起，再生一些象絮儿一样美的小孩……想着想着齐雾进入了梦乡。

［正文:第十一章 白哉］

经过快马加鞭的狂奔水镜终于在天亮前回到了察城太守府。

“少主，絮公子昨天下午失踪了。”水镜知道自己只有一五一十的说出来。

“什么？失踪？”白哉不敢相信在水镜的看护下柳絮还失踪，手不由得拍在桌子上，只见一张完好的桌子转眼间就成了支离破碎。

“少主，接下怎么办？”看着眼前一切，水镜知道白哉已经发怒了，这样的白哉自己只见过他离家时候出现过，平时给人的感觉是谦谦有礼文质彬彬的一个人兽无害的男人，其实那根本就是少主的伪装，现在一定要赶快转移他的注意力，不然下一秒自己就会变的象那桌子一样的下场。

“有留下什么线索吗？”冷静下来后，白哉心里想如果是‘她’做的应该有留下什么线索，如果真是‘她’，那‘她’就应该知道这么做之后的后果，越想白哉眼中的杀意越浓。

“没有，属下觉得应该是絮公子自己离开。”当发现絮公子不见后，自己有仔细的查找过王府没有什么可疑的发现，结合絮公子总总反常的表现，自己出了王府曾去到戏班所在的破庙已经空无一人，所以最有可能的是絮公子跟着戏班的人走了，但是水镜知道现在这个时候不能说出自己的猜测，不然自己可能就真的见不到明天早上的太阳了，过几天再告诉少主。

“你下去休息吧，告诉其他人没有传唤不要来打搅。”看着水镜出去关上门，白哉躺到在书房的软塌上闭上自己的眼，思绪也回到了以前。

因为白哉特殊的身份，从小就在家中受到大家的宠爱，那时的白哉真的感觉到太幸福了，也以为自己会那样幸福的活下去，现在想起来那伪装的一切就觉得太可笑了。

十岁时，白哉知道了那个包裹在幸福美满家庭下的一切肮脏龌龊，自己的母亲居然和自己姑姑的丈夫当今皇上、同时也是母亲的亲表哥有着不正当的关系，而自己那受国人尊敬对自己慈爱有加的父亲却偷偷在外面养了几个小妾，但那些小妾却没有为父亲生下一儿半女，当然是自己那外人眼中娴熟温柔的母亲大人杰作。因为白哉是父亲的长子，从小就被教育以后成为一个稳重足智多谋的人，那样才有资格从父亲手中接过国师这个称号。

随着白哉慢慢的长大，家庭的矛盾终于爆发了，父亲想把自己外面的爱妾接回府上，这样的事情母亲怎么可能同意，于是两人撕破了伪装的一切，最终父亲不顾母亲的反对而把爱妾接回家中，这样也触使母亲每天都和父亲在府中上演大吵的闹剧。母亲同时也想尽一切办法对付父亲的爱妾，最后小妾受不了折磨自己自杀了父亲也消沉了。这些也使得白哉了解了女人是多么的可怕。

十六岁时，母亲对白哉说帮他定了一门亲事，姑娘是母亲娘家远亲的女子，人长的很大方得体，以后肯定能成为好妻子，白哉当时没有把这件事放在心上。

过了没有多久，府上来了一个表妹彩华，初见她时觉得人长的是小家碧玉型，说话的声音是温温柔柔，虽不至于让人讨厌但也不会喜欢，白哉以为她只是来家中看母亲，所以也没在意。有天下午白哉无意在后花园中看见彩华正在大声的斥责下人，于是站着听了一会才知道原委，看来彩华也是一个被宠坏了小孩，对她的感觉讨厌到极点。母亲故意在无意中说到希望白哉能娶彩华，一口回绝后，母亲终于露出她强势的一面想让自己屈服，看着眼前的母亲白哉突然觉得这个女人怎么这么的陌生，对她的不齿和鄙视更是到了顶点。

原本以为母亲会就此打住，随知她却以为自己屈服，于是她开始布置府上准备白哉的婚礼，看着这一切白哉终于带着自己的贴身侍卫离开那个家而且明确的表明自己不会娶妻，看着那个自己母亲的女人脸上的表情现在白哉都觉得爽。

唯一的好友齐雾听说白哉的事，马上就找到他，邀请白哉去他的齐王府住，盛情难却只好去他府上打搅。

一天，白哉和齐雾两人在茶楼喝茶时，一个长着一张漂亮脸蛋的年轻女子过来。羞答答的对白哉说她仰慕他好久，看着眼前女子就让白哉直觉讨厌，为了让她对自己死心，直接对她说‘对不起，你不是我的她’，同时也告诉她自己离家只为了寻找唯一的她。虽然当时白哉自己也不清楚自己心中的她是什么样，但是这个借口可以让眼前的女子和对自己有不良居心的女子死心。

茶楼里的话很快的在京城传开了，不久就又传出话说只要是白哉爱的女子都会被杀，一听这样的话白哉不用猜也知道是自己那恶毒的母亲才会说出这样的话。当白哉对齐雾说想四处游山玩水时，齐雾却告诉白哉说自己已经向皇上推荐了他当察城太守，而且皇上已经答应要白哉即刻上任。

不情不愿的白哉走马上任了，其实管理一个城也不是很难的事，没有花多少时间就掌握了。不久齐雾来看白哉时，告诉白哉他和那个在茶楼的女子已经订婚了，白哉当时一听吓了一跳，忙对他说那个女孩不适合他，谁知他只是淡淡一笑说觉得那个女孩有趣，然后再告诉白哉他在泊城建了新的齐王府，跟齐雾的友情就这样延续了下来。

不知不觉中白哉在察城过了四年悠闲自在的日子。

这天三皇子从京城来到察城说是想参加一下民间的选花魁，自己在察城四年都没有参加一次，这次三皇子的到来自己也只有舍命陪君子。哎！女人可怕的动物。

陪着三皇子来到选花魁的台下坐下，白哉不由得嘴边出现了一个嘲笑，因为从自己到来就感觉到了所以女人的目光都看着自己，而且有一艘船的窗户上一道好奇的目光也在打量着自己，哼！这些无知而愚昧的女人。

好无聊啊，白哉心中想到，不是三皇子还在身边，自己早就回府看书了。

突然，一种不寻常的骚动引起了白哉的注意，看见引起骚动的是一名女子，身穿红色的衣服，是自己没有见过的款式，长发看起来有点乱的盘起，发间插了几朵开的鲜艳灿烂的玫瑰，脸上化了一个淡淡的妆，她带笑的眼扫过自己时，白哉好象感觉到她的眼在对自己述说着什么，使得自己的心砰砰直跳，而她那红艳而小巧的嘴好象发出邀请着自己品尝，就在白哉失神中她已经在台上拨弄着琴弦，那是他从来没有听过的曲子；当她在台上跳舞时，表现的那也是他不熟悉的；当她熟练的做着菜肴和糕点时，白哉脑海里却出现的是她温柔的在厨房做着菜肴，而自己一脸幸福的在旁边看着她的身影。

品尝着面前的菜肴和糕点，白哉觉得吃在嘴里的不止是这些，还有一种不知名的东西也流进了身体，让他觉得自己很幸福，白哉不自觉发出真心笑容看着眼前的女子，心中暗暗发誓‘你就是我今生寻觅的新娘’，有了这种念头白哉突然觉得女人也还是有可爱之处，但白哉眼里心里可爱的女人只有她一人，结束后就去青楼为她赎身，把她接到自己的身边，等自己处理完一些事后，自己就辞官带着她一起找一个山清水秀的地方生活，因为白哉知道自己是一个独占欲很强的人，不希望别人看见她的美、她的好、她的一切的一切。

站在花花楼的大厅时，白哉不相信自己听到的，花花楼嬷嬷告诉他花宓已经早就离开了，自己也不知道去哪儿了。白哉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走回太守府的，只知道自己现在的心情是跌到谷底，到书房拿起笔不由得画出了记忆中的女子，看着画中人总觉得比真人少了点什么？哎！只有等事情结束，自己就辞官去找她，不管在哪儿自己一定会找到她。

几天后，突然接到齐雾的邀请，到了泊城的齐王府后，才知道齐雾要上京完婚，希望他不在的时候，白哉能帮他照顾下他刚认的弟弟柳絮。白哉从齐雾的谈话中能感觉到他很在乎这个柳絮，自己记忆中的齐王可不是这个样子，让自己对柳絮产生了好奇，不知是什么样的一个人。初见柳絮时觉得眼前的男人有点迷糊，再看齐雾对他的态

度，如果不是自己了解齐雾一定会误会两人的关系。但是怎么越看越觉得柳絮和花花楼的花宓象一个人呢？白哉故做不小心说出齐雾上京完婚和齐雾的新娘想看看柳絮的表情，可是只引起了柳絮的好奇心。

后来在书房时柳絮的话让自己肯定了‘柳絮就是花宓’，听嬷嬷说过花宓还没有接过客，那知道花宓是青楼女子的人更是少之又少，这柳絮又从什么地方知道呢？唯一的可能就是他就是她。

本来第二天想把她带走，但是昨晚的晕到也还是让他顾虑，反正齐雾也不在，就让她在这儿养好身子，过段时间自己忙完一切再来带她走，这样一想，白哉就留下了自己身边最细心的水镜来保护她，自己才放心的回了察城。

宓儿身子太弱了，自己可承受不起失去她的痛苦。白哉这样一想觉得自己有必要先回京城的家一趟，该是时候清理府中的一切，这次自己不会手软，凡是对宓儿会造成伤害的自己都会不择手段的清除，解决了一切再去找回宓儿一起过着幸福的日子，自己会给她所有的一切，只要是她要的自己都会满足她。白哉想着想着觉得这样宠着自己心爱女人的感觉其实也很不错，不觉得喃喃低语：“宓儿，解决完一切，我会亲自去找回你，要等我啊，我今生唯一爱的女子、我唯一的妻！”

［正文:第十二章 钱府］

侯城终于到了，柳絮下了马车先深深的吸了一口不一样的空气。

“公子先进客栈休息，老朽已经定好了房间。”全靠这个公子现在的戏班才有了一些钱，而且在路上还和自己重新讨论了一些自己从来都不知道的戏，一路的颠簸现在公子应该很累了，等他休息好后再来讨论一下新戏。

“真麻烦老爹了，老爹你找人到街上发一下传单，我们明天找到场地就可以开演了，不然我们大家会坐吃山空，那在下就先上楼休息”。随着店小二柳絮来到了程老爹为自己定的上房，看来老爹对自己还真不错，柳絮安心的睡着了。

醒来时已经是第二天的早晨，柳絮忙去找程老爹商量戏的事，谁知程老爹告诉她一切他都做好了，晚上就可以演了，而且还让戏班里的女孩桃子陪她上街逛逛。

出了客栈来到热闹的大街，柳絮就看见桃子高兴的在前头叫着自己看这看那，可能桃子的心情也感染了自己，柳絮难得认真而又仔细的看着桃子喊自己看的东西，但是桃子的精力太充沛了，自己还在看着，她就已经跑向另一个摊位。

“对不起。”哎！自己光顾着看前面的桃子，而不小心撞进别人的怀里，柳絮忙站好自己的身子开口向人道歉。

“噫。”柳絮只听见眼前男子发出一个惊叹声，觉得奇怪忙抬头看着眼前之人，只见眼前的男子大约二十好几，身高应该有一米八五以上，长着一张很有个性的酷哥脸，如果能带着笑容肯定能迷死一大片女子，他有一双迷人的大眼睛，但眼中带着浓浓的哀愁，全身给人的印象就是一个忧郁的男人。真不明白，这么好的男人为什么会有那么浓的哀愁。就在柳絮沉思时，陌生男人的眼却紧紧看着眼前的她然后伸出手抚摩着柳絮的脸，脸上传来男人手冰凉的感觉打断了柳絮的沉思，柳絮忙跑到桃子的身边拉着她就向客栈方向跑去，她没有发现刚才的那个男人在她跑开后，就让自己的手下跟着她。

男人看着手中手下查来的资料，终于露出了这十年来的第一个笑容，手下看到主子脸上的笑容大家都呆了，因为太吃惊了，原来他们的冷血主子也有笑的时候真是太不可思议了。

在侯城呆了也快半个月了，戏班的演出几乎是场场爆满所以大家也赚了不少。

“老爹，我们什么时候离开侯城？”柳絮在侯城呆的有点不安，自从那天从街上回来后，每晚演出时自己都能在台下看见在街上遇到的男子，从他看自己的眼神能使自己感觉到一种莫名的心慌，让自己想离开。

“明天走吧，差不多也是时候去下一个城镇了，今天侯城钱府的管家早上来邀请我们晚上去府上演一场。”本来程老爹早上就想和柳絮商量离开的事情，自己原本也是打算再赚一些钱就分给大家各自去过自己想要的生活，因为戏班里的人都是可怜人，而唱戏也不是永久的办法。谁知早上钱府的管家找到自己开出高额的报酬让戏班去府上唱一场。

晚上，钱府。

当柳絮和程老爹他们来到钱府时，意外的发现门口站着几个好象等了好久的人中一个竟然是那天在街上遇到的怪男，而怪男发现她时好象松了一口气，而且直接的走到柳絮的面前说：“小姐，在下是府上管家浅葱。”

“公子可能认错人了，在下不是小姐。”柳絮吓了一跳，这个男人怎么会知道自己是女人。

“请你随在下来。”浅葱才不理别人的眼光，直接温柔扶着柳絮就进了钱府来到大厅，让柳絮坐在主位上，自己才在旁边坐下。

“戏班的人呢？”柳絮被这个莫名其妙的男人扶着进来坐下后，发现戏班的人没有跟来。

“小姐，他们只是把小姐送回，在下已经让人打发他们离开了。”浅葱的一双大眼从看见柳絮后就没有在离开过她的身，好象只要他的视线没有在柳絮身上，柳絮就会消失。

“我说过我不是小姐，而且就算我是女子，也不是你家小姐。”柳絮完全听不懂浅葱的话，就算自己是女子，也不可能是有钱人家的小姐，如果是那自己原来怎么会被遗弃在花花楼外。

“小姐就是浅葱的小姐，浅葱永远都是小姐一个人的，浅葱真的好高兴自己找到小姐。”浅葱一脸诚恳的说道。

“那我怎么会去了花花楼呢？钱府不是在侯城也是很有钱吗？那我不是应该是在钱府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吗？怎么却是生活在青楼？你

一定是认错人了，世上长的相象的人总有，所以我不是你的小姐，我要回去了。”柳絮说完站起来就要向钱府的大门走去。

“小姐，别人不能认出小姐，但浅葱能。”浅葱看见柳絮想离开，忙站起来抱紧柳絮，好象怕一放手柳絮就会消失，浅葱那带着浓浓深情的声音从上方传来：“小姐，你知道浅葱是怎么度过这没有小姐的十年吗？原本小姐失踪时，浅葱想一死相随，但是夫人说小姐还活着，浅葱才有了活下去的希望就是找到小姐，苦苦寻找了十年翻遍了渺国的每寸土地却都没有一点小姐的消息，浅葱的心都碎了、死了，如果不是还有没有完成之事，恐怕今生都再也不能跟小姐相见了。”

听着一个帅气的酷哥对自己深情的告白，说不动心是骗人的。噫！那来的水滴在了自己的脸上，不会吧，浅葱在流泪，那样的男人会哭，看来他真是很爱他的小姐，不知是什么样的女子，可惜了一个好男人，哎呀，自己在乱想什么啊。

“浅公子，我真的不是你的小姐，你看经过了十年，人都会变的你怎么就那么肯定我就是你的小姐呢？”这个男人怎么就这么肯定自己就是他的小姐值得怀疑。

“小姐，你看浅葱手上的这个链子，只要碰到小姐就会发出淡淡的蓝光，而且浅葱还能从链子上感觉到微微的热，所以上次在街上碰巧和小姐相遇，浅葱就认出了小姐，现在才接小姐回府是因为前几天在下派人去打探一些消息，浅葱也怕小姐不相信浅葱的话，所以才要找一些证据，这样小姐就该相信浅葱没有说谎话。”浅葱轻轻的放开柳絮，用左手指着自己右手上的一条链子给柳絮看，而且当浅葱的手碰到柳絮时，链子真的在发着淡淡的蓝光，柳絮不想相信眼前的事都不可能了，只好即来之则安之。

看着院中的落叶，秋天来了，柳絮的心情却是烦躁的，自从住进钱府后，浅葱告诉她原来的名字是优紫，钱府也改名为优府，而自己也从柳絮改名叫优紫，这都没有什么，最可恨的是浅葱管着自己所以的生活起居，小到半夜还会来自己的卧房给自己盖被子、每天的补品

和每顿吃什么菜，而且这也不准自己做那也不准自己做，好象自己就是一个易碎的珍宝，现在自己反而会怀恋原来父母对自己的漠不关心和放任。

现在府中一定大乱，因为优紫可是趁着浅葱不注意时躲过府中丫鬟和护院悄悄跑来后花院藏着，拔着身边的小草不由得自言自语：“哼！死浅葱、坏浅葱、大坏蛋浅葱，这也不准那也不准，你当我是你养的小狗、小猫啊，现在就让你知道本小姐不是好惹的。”

“现在在下已经知道小姐是不好惹的了，小姐应该消气了吧，或者是小姐还想在院里看花花草草，那浅葱就自己出府了。”浅葱好笑的看着背对着自己坐在草地上的优紫听着她说的话不由得想叹息，看来自己把她关在府里太久了，也不能怪自己啊，自己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小姐的安全着想，自己也想快点忙完手边的事就陪她出去玩，而且小姐没有在自己的陪同下出去，自己不会放心，有过一次那样事发生，这次自己不会再相信任何人，想到十年前小姐的失踪，自己的心现在还会隐隐作痛，那些伤害小姐的人自己都不会放过，但也不能让小姐知道这一切，小姐就该在自己的陪伴下无忧无虑的生活。

“不要，我要去，忧紫最喜欢浅葱了，而且也最爱浅葱了，所以带我一起去嘛。”忧紫一听见浅葱说要出府，忙什么好听的话都说出来了，只要自己能出去，在府上都呆了快两个月了，一次都没有出去过。

初次听到自己最爱的小姐说喜欢自己、还爱自己，浅葱的心一下就狂跳了起来，看来自己和最爱的小姐是两情相悦，那自己以后可以和小姐长厢厮守度过无数个美好的日子。出了府后，浅葱才知道那些都是自己最爱的小姐为了出府才对自己说的。哎！自己的这条情路还要走多久小姐才能回应自己的这份心情呢?

［正文:第十三章］

转眼间冬天就来到了。

“主子，那边好象有所察觉。”侍卫风跪在地上轻声对浅葱禀告最近外面的动静，看来对方快有动静。

“哼！就怕他们不动，小姐的事情还没有人知道吧。”浅葱温柔的看着在软塌上睡着午觉的优紫，这次，他们最好是不要动优紫，不然就不要怪他心狠手辣。

“小姐的事应该谁都不知道，但是主子继续这样，可能不久对方应该会有所怀疑，到时小姐可能会有危险，而且就快到收网的时候，希望主子能慎重考虑。”哎！小姐，主子眼中心里都只有小姐，自己也知道如果主子再次失去小姐会发生什么，所以一定不能发生这样的事情。

“风你应该知道我不希望优紫不在我身边。”失去过一次她，自己再也不想她离开自己的身边。

“属下已经安排好了，但是希望主子明白现在小姐还不能在主子身边，不然小姐就会有危险，所以属下安排小姐在主子能看的见的地方。”

“后天出发。”浅葱明白风对自己的忠心，知道他做的一切都会是最好的，但想到自己不能陪在优紫身边就心情烦躁。浅葱挥挥手，风明白的退出书房关上门。浅葱轻轻的走到软塌边把熟睡中的优紫抱在自己的怀中，真想就这样抱着她老去，心中不由得想到‘十年前你们的不意，就不要怪今天我的不仁。’

“浅葱，我们这是去哪儿？”优紫好高兴哦，浅葱终于带自己出来了，只是现在坐在马车上，有点不明白了，坐马车应该要去什么地方呢?

“小姐，现在是去枫城的清山书苑。”

“浅葱，谁要去书苑读书吗？”优紫更不懂了，书苑一般都是男子读书的地方，如果是浅葱去读书年龄过大吧，而且带着自己这么个女子去做什么呢?

“小姐，浅葱最近有点忙，可能没有时间照顾小姐，又不放心小姐一个人在府上，而浅葱的一个远亲是书苑夫子，所以想小姐去书苑顺便也可以学习学习。”不能让小姐知道事情的真相，不然小姐出了什么意外，自己可没有能力承受，而且听风说白哉和齐雾都在找她，小姐是自己一个的，谁都不可以来抢。

“浅葱，女子不是不能去书苑读书吗？”

“这个就不用小姐担心了，过来，小姐再睡一会，到枫城还要六天的行程。”浅葱把优紫抱在怀中，让她能更好的睡觉。可能是在优府养成了习惯，现在的优紫只要靠着浅葱很快就进入了梦中。

迷迷糊糊半梦半醒优紫和浅葱来到了枫城，浅葱在快进枫城时就帮优紫换上男装，看着全城差不多全是书苑，优紫觉得好奇怪，感觉上是渺国的学子都在枫城。

突然，在一座最大最气派的书苑前停车，浅葱小心翼翼的扶着优紫下车。

“小姐，如果别人问你，你要说自己是霞城太守的侄子叫许紫，这儿的许淼夫子就是你的表哥，一定要记住，等会许淼就会出来接你，到时浅葱就要离开了，一年后，一定来接小姐回去。如果有什么麻烦的事可以找许淼，他会帮你。”浅葱好好的交代着优紫，就怕她忘记。

“浅葱不要忘了一年后接我回家。”和浅葱相处这段时间，让优紫习惯了浅葱的相伴。

“许淼，紫就交给你了，出了什么事你应该知道后果。”浅葱看着从书苑出来后来到他和优紫身边的男子冷冷的说到。

“知道，风已经说过，除了原来的宰相千金还真不知道你还有在乎的人，让我看看是什么样的美人呢？”许淼边说边看象浅葱身边的优紫，一个男人怎么看起来柔柔弱弱，看不出有什么地方能吸引人着迷，真不知道浅葱怎么会在乎他。

“许淼，记住自己的身份，有的不是你该知道的。”浅葱看到许淼看着优紫的眼光，又有了想杀人得冲动，如果不是许淼现在还有点用

处，他相信自己肯定已经杀了他。转头温柔的对着优紫说：“紫要好好照顾自己，办完事我就来接你回家。”

“你自己也要小心，不用担心我。”

最后依依不舍的看了优紫一眼，浅葱上马车而离去。

［正文:第十四章 清水书苑］

“紫表弟回魂了。”许淼喊着一旁从浅葱离开后就发呆的优紫，自己可是霞城太守的公子，可不想跟一个不明身份的人站在这儿丢了身份。

“哦。”优紫终于没有辜负许淼的呼唤而清醒过来。

“紫表弟为了以后少些麻烦，请你记住在书苑里要称呼我表哥，现在我带你进去熟悉以后你生活的环境。”许淼说完就领着许紫进了书苑。

经过许淼的介绍优紫对这个清水书苑有了基本的了解，清水书苑建于渺国建国初期，当时因为很多的达官贵人都希望自己的子女能成材，于是一起向朝廷提议在这个偏僻的小村修建了清水书苑让达官贵人的子女读书，清水书苑分男女院，但男院和女院相隔有点远，分别在院外建有学生住宿的地方，男院住宿的叫清清院，女院住宿的叫水水院，院外都有重兵把守，因为书苑里的人都是以后渺国的栋梁，所以清水书苑可不是随便就可以进。后来皇上为了加强太子和大臣之间的关系，每代的太子都会在清水书苑学习，使得皇上都是出自清清院，而皇后都选自水水院，这样就更提高了清水书苑的名望，书苑里还有太医院，里面只招收很少的人由朝廷里的御医亲自授课，通过全国考试后也可以成为宫廷御医。随着时间的流逝，一些民间书苑和地方书苑也慢慢的搬迁到枫城，才促使枫城有了今天这样的规模。

有点糊涂了，明明有女子院，为什么浅葱要自己在男子院，优紫怎么想都想不明白。

但是清水书苑不愧是皇家建的，清清院里每个学生都有自己独立的小院，而且都配有一个小厮，每天吃饭时，小厮会去厨房端来饭

菜，洗澡时小厮会去提来热水，睡觉时小厮会铺好床才在外间的小卧房睡下，换洗衣物由小院配的一个丫鬟在大家都去书苑上课时来拿去清洗，所以几乎是不知道丫鬟长什么样，这是几天下来优紫对清清院的感觉。而清水书苑那边和同学就是大家互不理睬，大家都一副高高在上的感觉，看来也只有把时间都花在专攻学业上，哼，你们瞧不起我，我还看你们不顺眼。

经过三个月的努力奋斗，现在的优紫都快觉得自己学富五车出口成章，唯一的遗憾就是自己的棋艺和武艺没有一点进步。一切上了轨道后，反而有了很多空闲的时间，优紫不由得的想起了浅葱，不知他现在再做什么？过的好吗？有没有忘了自己呢？其实原来在优府时，自己是知道的，每晚浅葱服侍自己睡下等自己熟睡后，浅葱都会来到自己的床上轻轻的拥着自己睡去，早晨时再悄悄的离开，这都是自己有一晚半夜醒来发现得，当时看着浅葱那毫无防备的睡脸让自己无法唤醒他。现在想想这些，优紫有点疑惑自己和浅葱到底是什么关系呢？应该不是他说的管家和小姐的关系，更象是一对恋人的感觉，但是如果是恋人那他为什么要隐瞒自己呢？还有自己每次问起自己的家人，他总是转移话题不知在隐瞒什么，看他和许淼很熟的样子，反正现在的自己时间多，不如去碰碰运气看能不能从他的口中打听到什么。

心动不如行动，优紫马上就让小厮带自己去找许淼。

晚一步就差点和许淼错过，那自己可能就只有失眠一夜了，因为许淼正好要出去，现在这样刚刚好自己也可以上街看看枫城的夜景，清水书苑有规定学生不能私自外出，所以许淼夫子外出做学生的跟着就可以出去了。

“表哥，现在是要去哪儿啊？”优紫现在正和许淼悠闲的走在大街上。

“表弟，这似乎不是你应该问的吧。”这个小鬼，不是看在他的份上，自己才没有闲工夫来照看一个小鬼。

“淼夫子好象对学生很不满啊，不知学生什么地方得罪过淼夫子？请夫子赐教学生一定改进。”真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得罪过这个男人，单独和他见面这才是第二次，优紫不懂的看着许淼，许淼是一个书生味很重的斯文男人，但是优紫知道那只是他给人的假象，因为偶尔从别的学生口中知道许淼其实是很多学生心中的偶像，而在清水书苑必需是在各个方面都很优异才行，所以他的武功肯定高不可测。

瞪她一眼，许淼自顾自的向前走去，优紫被瞪的莫名其妙但也不敢再开口的跟上。

随着许淼的身后进了一家心相印茶楼，茶楼的布置很高雅看得出老板应该不是一个俗人。上二楼进一个包厢，桌边已经坐了一人。来人看见许淼时眼中闪过惊喜，但再看见后面进来的优紫时眼中的惊喜一下就消失，反而是失落。

“心岚，让人准备酒菜，我饿了。”许淼在心岚对面坐下说道。

“知道了。”心岚走了出去，一会后又回来坐下。优紫看着眼前这两个沉默不语的男人，感觉气氛太过诡异，自己想开口说点什么又怕说错，到时气氛可能更可怕，就在优紫犹豫时，小二端了酒菜，先吃饭反正自己肚子也饿了。

“表哥，为什么？”终于心岚忍不住先开了口，他是真的不明白自己做错了什么，这半年来心爱的表哥突然不在见自己。

“与你无关，是我自己的问题。”许淼压抑着自己的感情冷冷的说道，自己心中的秘密不能让心岚知道，象现在这样偶尔能看见他自己就该满足了，不能贪心不然可能会永远都见不到他。

“那为什么不见我？”不管了，今天一定要问清楚，自己不想在过那种失魂落魄的日子。

“书苑比较忙。”这个借口很正当吧，真正的原因怎么能让你知道呢？你都不知道见不到你我是怎么过的。

“心岚，淼夫子在说谎。”优紫听了半天原来是一对表兄弟的恋情，但是两人明明都有情，为什么不明说呢？而且感觉许淼在逃避，

如果照自己原来看的漫画这两个人最终还是会走到一起，但这个社会的人能接受他们的恋情吗？而且他们能战胜世俗的眼光吗？看来自己有好戏看了，想着想着优紫脸上不自觉的露出一个笑容。

“紫表弟，你怎么知道我说谎呢？是你是夫子还是我是夫子。”小鬼就是麻烦，真后悔带优紫出来，本来自己这次是来做个了断。

“表哥，你什么时候有了一个紫表弟，我怎么不知道，他是谁家的。”心岚糊涂了，这个和表哥一起来的人怎么是表弟呢？自己都没有听家族的人提起过这个紫表弟。

“这个与你无关，你不必知道。我吃饱了，回去了。”许淼说完拉着一边的优紫出了茶楼回书苑，因为他不敢在呆下去，怕自己不小心泄露了心中那不能说出来的秘密。

回到清清院中自己的小院，优紫心中可说是兴奋不已终于自己有事做了，许淼你要准备一个大红包给我，哈哈哈哈……

下午没课，好无聊哦，又不能出去外面，不然就可以去找心岚了，只有逛清清院了，所以现在优紫正在自己的小厮带领下逛清清院。

经过一个院的时候，优紫被院中的花吸引了，不知不觉就走了进去，当小厮发现优紫走进那个院子，只有在外面甘着急，因为这个院子是不准外人随便进去，而且也不准在这个院子大声喧哗，不然就要杀头，可是自己的主子却进去了，小厮在外面急的团团转，而优紫根本就什么都没有发觉的继续向着花走去。

好美，好香，让优紫陶醉的闻着眼前的花香，浑然忘我的没有发现院中的人。而来人也因为眼前的人和花迷了魂，直到耳边传来的呼唤声惊醒，自己真的舍不得破坏眼前的一切，但他知道自己的周围有隐藏的眼睛在看着自己的一举一动，现在还不是时候，只好狠下心肠说道：“哪来的刺客，雨，把他拿下。”

咦！自己什么时候成了刺客，自己可是书苑的学生，而且有我这样的光明正大的刺客吗？优紫正想着，自己就被人把双手反捆在身

后，连忙说道：“我不是刺客，我是书苑的学生，你们弄错了。”

“书苑的学生？”对方用怀疑的口气说道。

“真的，是真的，我没有骗你，你一定要相信我，而且刺客有象我这样的吗？”优紫赶快为自己辩护着，自己还要等浅葱来接自己回家，还没有撮合许淼和心岚，自己还没有见到自己的父母，而且自己还有好多问题要问浅葱，还有……

“谁都可以说自己是书苑的学生。”

“我表哥是许淼夫子，你可以找他来问问，就知道我没有说谎了。”对啊，自己怎么没有想到许淼这个名字呢？

“这次看在霞城太守的面子，但是规矩不能破，念在你是初犯，以后你每天回来都要来这儿做我的下人，不然我可不担保你能不能活着。”狠话说在前面就不怕你还敢不来。

“今天我累了，雨扶我进去休息。”再不进去屋里，怕自己忍不住会大笑出声，难得看到那样的表情，所以赶快进屋，然而雨却是一头雾水不懂主子为什么突然心情会这么好，前不久听属下说主子笑了，当时还以为是自己听错了，但现在听主子的语气就是快憋不住要笑出声了，忙扶着自己的主子进屋去。

看人都走光了，优紫忙离开这个院子，发现自己的小厮还在院门等着自己，忙问小厮知道院中住的是何许人，小厮这才告诉优紫自己知道的关于这个院子的规矩，但是都不知道这个院住的是谁，透过小厮的话优紫知道自己以后是必须当那个院中男人的下人，希望他不要是个虐待狂。

［正文:第十五章 神秘面纱男——浅葱？紫吹］

来到这个院子，优紫总觉得不安，进还是不进怎么办？

“来了，怎么还不进来，难道还要人来请吗？”雨看着在院前徘徊的优紫，满脸的不高兴，毕竟让一个陌生人在主子的身边，不知会不会给主子带来麻烦。

“不用了，我一个下人怎么敢劳烦大人请呢？”优紫忙快步走到雨的身边，随着他进屋，雨给优紫的第一印象就不象是做属下的人，从他全身散发着名门后代的气息，看来屋里的主子应该更不是什么简单人物，自己一定要小心应付，哎！这种时候自己好象更想浅葱了，浅葱你在哪儿啊？

屋里的摆设简单大方让人没有压力应该不会刁难自己，优紫心中想着边随着雨进了一个象是书房的房间，房中放着几乎全是书，摆了一个很大的书桌和一个精致的椅子，靠窗放了一个柔软的软塌。原本坐在椅子上看书的人听到动静，放下手中的书看着来人。

“怎么来的这么晚？”语气中有着一丝怒气。

“什么？”优紫有点不懂什么意思，昨天只是说会到清清院来这个院子做下人，可没有规定什么时间来，所以怎么会这样问自己呢？

“哼。以后你就整理这个院子的花。雨带他去熟悉一下。”说完就又拿起桌上的书继续看着不在理雨和优紫。

雨一边带着优紫熟悉院子，一边告诉优紫院中的规矩，随着对院子的熟悉，优紫才发现这个院子和自己住的院根本不能相提并论，这个院有自己的名字叫紫缘院，而且房间也很多，有专门的御医和厨房，花园也有两个，自己看见的那个花园是小的，屋后有个更大更美的，还有一个很大的人工湖，湖中有一个建造的很精美的亭子，湖边有小船可以划着去到湖心的小亭。

“能问一个问题吗？”看着眼前的一切，让优紫有点怀疑紫缘院里住的应该是当朝太子，有了疑惑当然就要问清楚了，不然自己晚上怎么睡的着啊，所以优紫问着最知道答案的雨，雨只是看了看优紫没有说话。

“书房的人不会是太子吧。”优紫小心的问着，因为根据古装戏来看，有些事可不是自己这种平民老百姓能知道的，而且知道的越多好象越容易被人杀了灭口。

“是，你应该明白什么是该说和不该说？”雨对眼前的柔弱男子有了不同的看法，昨天扶着主子进屋后，自己就希望主子收回要这个男人做下人的话，但是主子只是瞪给自己一个严厉的眼神后，就不再说什么，主子今天从早晨醒来心情就特别的好，但下午随着时间流逝而眼前这个男子没有出现，主子那难得变好的心情也一点一点的在消失，最后只好自己出来等才看见他在院门徘徊。不懂，自己真的不懂，难道在自己离开主子的那段时间发生了自己不知道的事情，为什么风什么都没有对自己说呢？眼前这个男子到底是谁呢？

“是，那以后在下怎么称呼你和里面的太子大人呢？”自己真不知是走好运还是霉运，只希望浅葱早点来接自己脱离苦海。

“雨，里面的是主子。”哎！雨真是一个惜字如金的男子。

“是，雨大人，小的记住了。”优紫小心的回答。介绍完紫缘院后雨就让优紫回去了，同时告诉他明天要记得早点过来。

终于风平浪静的过完了，优紫现在正在自己房中的浴桶里舒服的泡澡。

第二天，好心情的优紫高兴的来到清水书苑，这好心情马上就因为眼前人而消失的无影无踪，看着眼前的雨和带着面纱的男人，不用猜也知道是太子，为什么他们两人会出现在书苑呢？而且太子为什么要带着面纱呢？难道怕人认出他是谁，但是不对啊，看着书苑所有人对他的尊敬应该都知道他是太子啊，那他为什么要带面纱呢？清水书苑的淳夫子向大家介绍着太子的身份，同时告诉大家今后太子会来书苑为大家上课，以后就称呼他为雪夫子。优紫一点都不知道太子会来书苑当夫子是因为自己的原因。

而雨也不明白主子在想些什么，当昨天优紫走后，主子居然让自己找淳夫子过来，然后更是出乎意料的是还对淳夫子说要来书苑当夫子，难道主子已经忘了自己是一个有病在身的人吗？而且自己知道主子深爱着失踪的太子妃，但十年了也该够一个人忘记另一个人，谁知没有忘记反而爱的更深，自己虽然没有见过那个太子妃，但一个五岁

的小女孩能有多美，就这么让人难以忘记吗？听说还有一个男人对那女孩用的情可能比太子还要深。听风说过那个女孩柔弱的就象随时都会随风而去，难道会是因为这个柔弱的男子和那个女孩的柔弱相同吗？才使得太子做出这样的事，对方是男子，太子不会因为打击太大而精神方面出现了问题吧，看来要和御医商量商量想想办法，尽量的不要让太子和那个男子接触。然而太子却不知道雨因为他的事快神经错乱了，可怜的雨。

自从雪夫子来了书苑以后，每天优紫都随着雪夫子去书苑和回清清院，除了上课和晚上睡觉的时间，优紫都和雪夫子、还有雨三人在一起，优紫能感觉到雨不是很喜欢自己，真不明白自己什么时候得罪了他，但是靠近雪夫子时会让优紫觉得自己是和浅葱的感觉，因为雪夫子和浅葱身上的味道一样，开始的时候优紫会把两人混在一起，随着相处久了，又觉得两个根本就是不同的人，雪夫子每天都带着面纱所以只看的见一双迷人的眼睛就什么都看不见了，雪夫子的身体不是很好，常常都吃着御医开的不知道是什么药，而且站和走的久一点就必须要雨扶着，浅葱可是一个武功很高强的人，记得自己想偷溜出府时，刚从梯子爬上墙时，下一秒自己都不知道怎么的就在浅葱的怀中。

不知是同情还是觉得同病相怜，现在每天优紫都会在晚饭后和雪夫子一起在院中散步，一边散步一边聊天，有时一起看着眼前美丽的风景。随着相处的时间久了，优紫发现自己好象有点被雪夫子的一切所吸引，现在的优紫偶尔会去厨房做一些糕点和菜肴给雪夫子品尝，每每看着他吃着自己做的食物，心中有着满足，因为原来浅葱什么都不准自己做，虽然对自己很好，但让自己觉得自己象是一个活着等死的废人一样，现在和雪夫子在一起觉得轻松自在，慢慢地优紫的一颗心想着挂着的都是雪夫子，但往往很多事都不是这么一帆风顺。

看着眼前越来越亲密的两人，特别是太子那越来越深情而温柔的眼神，雨的心情也是越来越烦躁，可不能让人毁了太子的大好前程，

但是要怎么办呢？一定要想出一个完美的方法，这种时候越想冷静却越烦躁，去书房看看书希望能让自己的大脑平静下来，来到书房不知要看那本书，雨在书架上寻找着，突然一个画轴引起了他的注意，这不是那个小太子妃的画像吗？记得太子妃失踪后，太子在书房画下了这幅画，只有风见过，记得风当时说看着画就能体会出作画人的一片深情，现在没人自己也来看看那无缘的太子妃是什么模样，随着画轴的打开，雨呆了，画中的人儿不似凡人到象那误闯凡间的仙女，脸上的笑容给人一种如梦似幻的美，这样的人世上真的有吗？但记得风还说画只画出了八、九分，真不知本人会是什么样，画旁落款妻优雪紫——夫紫吹作。这时，雨的心中已经有了一个方法，这次可以让那个男子自己离开太子身边了，同时心中也对着画中的太子妃说道‘如果你活着也会同意属下这么做，对吧。’

这天，因为雪夫子有点事要出去，雨在出去前悄悄靠近优紫说道：“书房的画有些沾了灰尘，等会你就去整理一下。”说完就跟在雪夫子身后出去了。

来到书房，优紫一边整理着画一边在心中嘀咕‘不就整理画吗？雨有必要装的那么神秘’。

哇！这么多书，雪夫子真厉害，优紫来到书架旁看着那满柜的书，眼光不由的扫到一个画轴，咦！这里怎么也有画，不觉得拿起来打开，画中的小女孩很美，但当自己看到落款妻优雪紫——夫紫吹作时，优紫只觉得自己心在滴血，优雪紫、优紫、优雪紫、优紫，这不是真的，这个世上真的有优雪紫，记得自己第一次听到这个名字时是在浅葱的睡梦里，当时自己以为是听错了，第二次听到是雪夫子不小心说出，太可笑了，自己还以为浅葱和雪夫子是真的对自己有情，浅葱、雪夫子两个大骗子，原来你们眼中的深情和温柔都不是属于我的，我只是一个替代品，优雪紫、优紫，浅葱我恨你，永远的恨你，居然把我的名都改成你爱的人，爱情，这就是世人向往的爱情，今

日，你们伤我太深，我一定要你们付出代价，因为我柳悠不会再象从前一样的默默忍受。

［正文:第十六章 离开清水书苑］

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走回自己的小院，唯一的念头就是一定要离开清水书苑，故作不经意的问自己身边的小厮：“小马，你们平时都不能出去吗？”

“公子，小人们平时出去都要到栗总管哪儿领一个牌子就可以出去了。”小马恭敬的回答着优紫，有时小马觉得自己真的很幸福跟着这个公子，因为清水书苑的公子都是从小就在这学习生活，但是因为是名门贵族，所以对下人都不是很和善，自己这次跟的公子从来不会为难自己，只要自己做完分内事，就可随便去做什么了。

“小马，你现在能去领一个牌子吗？我想看看是什么样，对了，拿着牌子出去的时候，会不会盘问啊？”问清楚一点，不然前功尽弃就不好玩了。还好自己带着原来赚的银子，不然出去一切又要从零开始。

“门口的侍卫一般只看牌子，不会再问什么？那我现在去栗总管哪儿拿。”小马一点都不知道优紫的心思，以为他只是好奇而已。

小马一出门，优紫就利落的把银子拿出放在身上，去小马的房中找了一套小厮服穿上，再把自己的衣服穿在外面，不敢带衣服怕引起侍卫的疑心，一切从简只要有银子出去就可以买，现在就等小马的牌子了。

看见小马回来，优紫的心都快跳出来了，真怕这短短的时间里发生什么变数，直到从小马手中拿过牌子才放心的露出一个笑容安慰自己。

“小马，我饿了，你去厨房看看有没有鱼，我想吃鱼。”现在要尽量的用别的事情拖住小马，自己才能走的安全点。小马不疑的就去厨房，看着小马出去，优紫马上脱了外面的衣服一身小厮打扮的出了清清院。

站在大街上，优紫才真的放下心，想起刚才侍卫看着牌子时，自己的心碰碰的直跳，真怕被看出自己是私逃的学生，还好没有被发现，现在快入夜了，自己去哪儿住呢？对了，先去心相印茶楼运气好还可以碰见心岚，自己可是很欣赏他的爱，两情相悦有错吗？可耻吗？不觉得，可耻的是欺骗和隐瞒。哎！想想自己才刚刚失恋，都是浅葱大骗子的错，如果许淼不在清水书苑当夫子，自己也就不会来，就不会认识雪夫子，所以许淼也有错，那自己怎么能这么容易放过他呢？就让我在离开前先为你本就不平凡的爱情加点调料使得它更加精彩。

心相印茶楼的生意真是红火，入夜了茶楼里却几乎没有空位，终于看见自己熟悉的身影。

“心岚。”优紫忙喊道。

“你是紫表弟。”心岚听到声音忙回头看，当看见只有优紫一个人时眼中有了失落，但是马上就认出是上次和表哥一起来的表弟紫。

“岚表哥。”优紫一把抱住心岚甜甜的叫着。

“怎么今天只有紫表弟一人来？淼表哥呢？”优紫的拥抱让心岚吓了一跳，不自在的挣脱他的拥抱忙转移话题。

“岚表哥不高兴小弟来，那小弟这就告辞。”优紫说完故意转身就要离开。

“怎么会呢？紫表弟能来，作哥哥的怎么会不高兴呢？你等会，哥哥交代一下茶楼的事，今天就住哥哥的府上怎么样？”看见优紫是真的要离开，心岚忙说到。

“好。”反正自己现在也没有住的地方，能住到心岚家应该不容易被发现，如果住客栈可能危险性有点大。

随着心岚上了心岚的私人马车来到了岚府，才知道心岚是一个人来到枫城开茶楼，家人都不在这儿，看来他真的是很爱许淼。

吃过晚饭，优紫和心岚一起在凉亭品茶赏月。

“岚表哥怎么不在清水书苑做夫子呢？”优紫问出心中的疑惑，既然那么爱他，为什么不一起在书苑做夫子。

“紫表弟，你有所不知，清水书苑的夫子都是原本就是书苑的学生，凭我的家境是不能进书苑学习，原来我学习的书苑是这儿的红叶书苑，看表弟还小，现在应该在书苑学习。”不能和心爱的表哥读一个书苑是自己心中永远的遗憾。

“不对啊，照表哥这样说，小弟就更不可能进清水书苑了。因为小弟现在都不知道自己的家人是谁？也有可能是一个孤儿。”如果心岚说的都是真的，那浅葱到底是谁？不可能一个小小的管家可以让自己轻松的进书苑，而且他对自己隐瞒了什么？有什么是自己不能知道的呢？现在太多的疑问了，但都只有浅葱能告诉自己答案，但是自己已经不想再见那个大骗子了，而且也不会再当别人的代替品，以后要做真正的柳悠。

“紫表弟不是淼表哥的表弟吗？怎么会不知道家人呢？”心岚听的有点糊涂了。

“小弟如果告诉之实情，能帮小弟隐瞒吗？”看心岚应该是可以相信的人，自己也想找个人倾诉一下内心的秘密，不然不知道哪天自己会不会被自己的秘密逼疯。

“紫表弟如果相信心岚，心岚一定不会说出去。”看优紫那严肃的表情，心岚知道事态可能有点严重。

优紫跳过花花楼和齐王府的事，只告诉了心岚自己在钱府和为什么后来又在清水书苑读书但是没有说自己和浅葱、雪夫子之间的事，最后编了一个小小的谎，说自己因为在书苑得罪某个高官的公子，怕牵连到许淼夫子，所以才偷溜了出来。心岚听完优紫的事后，对优紫说可以继续当他是表哥，以后岚府就是他的家可以安心的住下来。听完心岚的话，优紫觉得很感动，觉得自己自从从新活过来后真的遇到好多贵人帮助自己。

开始了在枫城新的生活，优紫把自己的名字也改回柳悠，听着优紫就能让自己想起优雪紫、浅葱和雪夫子，雪夫子原来是取自他爱妻中间的雪字，而浅葱却告诉自己一个去掉雪后的优紫这个名字。哼！为什么自己要受两个烂人的摆布，现在自己要做回柳悠。当自己告诉心岚自己改名柳悠，心岚说好听。所以和心岚达成一致后都称呼对方后面的字。

“岚，我天天一个人在家很闷，明天可以和你去茶楼吗？”听听称呼多亲密，如果让许淼听见不知道能不能看见自己想看的表情，就是要气死你。

“应该可以吧，为了谨慎一些，最好还过两、三天。”悠是不知道，现在全城大部分的兵力都在搜查他的踪影，自己也是第二天在茶楼听别人说起，一问才知道搜查的对象是悠，连忙跑回来让悠男扮女装在家，如果官兵来查就可以说是自己的夫人，这样才不会引起别人的注意，但谁知悠换上女装画一点淡淡的妆真美，连自己只会为表哥而狂跳的心都改变了，第一次因为一个女子而跳动，虽然自己知道悠是男扮女装，但自己好想娶他为妻，自己也很爱表哥啊，真是两难的选择。

“好吧，岚找个人来教我学刺绣，好吗？不然都不知道时间怎么过。”柳悠一点都不知道心岚心中的想法，现在只希望能找到一个让自己怎么渡过这无聊的日子。

“好，府上有个丫鬟的刺绣特好，一会让她过来教你。悠，我现在要去茶楼，晚上回来陪你吃饭，好吗？”真不想去茶楼，想一直陪在她的身边，看着她，守着她。但好怕她知道后逃离自己，现在这样也好。

“你去忙吧，不用担心我，记住你答应过我，这几天过后我要和你一起去茶楼。”柳悠心怕心岚忘记他答应过自己什么，心岚好笑的走了出去。

来到茶楼，小二告诉心岚：许淼来了在包厢等他。

“表哥，怎么还记得来小弟的茶楼。”心岚看着自己最爱的表哥，最近他不是躲自己还来不及，现在这个时间怎么会出现在茶楼呢?

“心岚，我真的好累。”许淼的眼睛始终看着窗外，但可以看的出他最近一定没有休息好一脸疲惫。心岚看了看许淼后走出了包厢，但许淼还是看着窗外不曾移动，自己身心真的觉得累了，原本自己的恋情因为不敢说出口而让自己就觉得头痛，现在还弄丢一个大活人，到底他会去哪儿呢? 他又因为什么而离开清水书苑呢? 自己记得他不是和送他来的人约定好等他来接他吗? 小鬼，自己真的讨厌小鬼，不知道在想什么? 风如果来要人怎么办? 记得自己当初可是信誓旦旦的说没问题，都怪自己太大意了，看他进书苑没有什么，所以最近自己想着自己和心岚的事而疏忽了他，他就给他玩失踪，派出的人都没有找到他，这个死小鬼到底跑到哪儿去了，最好不要让我找到你，不然你就自求多福，看我怎么收拾你。

[正文:第十七章]

在不知是第几次的失败中柳悠终于放弃了刺绣，原本对自己绣的还觉得满意，但看过丫鬟秀儿那栩栩如生的刺绣后，决定以后再也不刺绣免得丢脸。换回男装再稍加一点的伪装，相信自己如果站在浅葱的面前他也认不出自己，柳悠不由得想着自己刚才看见心岚那惊讶的表情就觉得值得。

在岚府自己每天都只能呆在房中，见过自己女装打扮的就丫鬟秀儿和小厮石头，因为心岚说不要让太多人看见怕日后惹来麻烦，其实柳悠不知这是心岚私心不希望别人看见她的美。再加上自己刺绣失败，柳悠心情郁闷到了极点，于是运用自己的一点小聪明，终于让石头架着马车把自己送到心相印茶楼，下了车自己独自一人走进茶楼，随便找了一个位子坐下点了茶慢慢的喝着，眼睛却看着在柜台里拨着算盘的心岚，看来心岚应该没有发现自己，看着柜台里认真而专著的心岚让柳悠发现他给自己的温和感觉应该是假象，算了，不必在乎这么多，自己和他相对彼此都只是生命里的一个过客，何必计较太多，

说不定哪天分开后，大家从此再无相见之日，笑笑站起朝着心岚走去。

“岚，才分开没多久，你怎么就不认识我了。”说完还故意一脸的哀怨看着眼前因为自己的话而呆住的心岚，柳悠的心现在在狂笑，哈哈哈哈，表情不错，自己卖力的表演值得。

“你……”从这个男人进茶楼喝着茶看自己时，自己就发觉了他的存在，于是故意拨着手中的算盘用眼角的余光暗暗打量他，只见身穿一件有着大花的粉红布料做的长袍，头发高高的绑了起来，脸色有点苍白而且嘴角右下方有着一颗大黑痔，就在自己觉得应该不认识此人时，他却站起朝自己走来，随着距离的拉近发现他苍白的脸上还长满了雀斑，谁知来人却语不惊人死不休说着和自己认识，而且好象分开没有多久的时间，心岚震惊的只能从嘴里发出一个不确定的‘你’，因为眼前人自己可以肯定不认识。

“我？”柳悠故意用手指指着自己吊着疑问就是不告之谜底。

“刚刚失礼了，在下可以肯定不认识阁下。”毕竟自己也是见过大风大浪的人，不然怎么经营这个茶楼，心岚忙镇定下来。

“一点都不好玩，我是柳悠。”看见心岚脸色恢复过来，柳悠也觉得没有心情在继续瞎耗下去。

“你是悠？！”这可能是心岚一生中唯一的一次一天遭受两次惊吓，眼前这个丑而俗气的男子怎么会是家里那美的脱俗的悠，就算悠原来的装扮不算美，但至少看起来也很顺眼，怎么也和眼前这个男子一点都联系不起来，所以要让自己相信他是悠，自己怎么都不相信，看来自己应该马上回家去看看，想到这儿心岚就准备朝外走。

“岚，你不相信我是柳悠。”柳悠看着朝外走的心岚忙拉住，自己才刚出来可不想现在就又回去，连忙说道：“岚，你想想柳悠这个名字只有你和我两人知道，还有第三人知道吗？”

“但是……”心岚忙带着柳悠进到一个包厢里，还是觉得不能接受眼前男子是悠。

“岚，你真的不相信我吗？你都不知道刺绣有多难，以后我都不要再绣了。”柳悠知道自己现在可能说什么心岚都不会全部相信，但现在出来还没有玩就又要回去洗掉这个妆，有点不甘心，那自己的改变不就白白浪费。

“你真的是悠。”听眼前的男子说到刺绣让心岚有点相信他是悠，但是眼前男子的丑脸和花俏的穿着自己是怎么看都看不出有一丝和柳悠相象。柳悠对着心岚肯定点点头打消他心中最后的一丝不确定。

走在枫城的大街上，身边还有一个温柔的男子陪同，柳悠心情也很好的逛着一家一家店，最后在布店柳悠买了一些自己喜欢的布料，既然要开始新的生活就应该穿自己喜欢的衣服，结帐时柳悠本想自己付但被心岚抢过帐单，心岚让跟在身边的下人把布料先拿回府，自己继续陪柳悠逛街，可能是这几天都在房里的原因使得柳悠没有再逛多久就和心岚回到了茶楼，原因当然是因为她体力透支，原本心岚想送她回府，但可能是在房里呆怕了，柳悠怎么都缠着心岚让她去茶楼。

“悠，真的没事吗？”回到茶楼心岚带着柳悠来到自己在茶楼休息的房间。

“老问题没关系。”这个身体可能只有这样了，谁让自己没有选择的权利就什么都不知道的活了过来，该怪谁自己都不知道。

“悠，你先休息一会儿，我去看看茶楼的帐，等会让人送饭过来。”趁柳悠休息的时候自己赶快忙完茶楼的事再陪她回去，心岚说完就出去了。

看着心岚的身影消失在门口，柳悠也离开了房间来到茶楼后面的厨房，厨房的人都看着眼前这个陌生的男子，不明白他来厨房有什么事。

“公子，喝茶请到前面，这儿是厨房。”一个看来是厨房管事的人说道。

“在下不是来喝茶，在下是你们老板的表弟，现在只想借用一下厨房，你们不用管我，只要给我要的材料就可以了。”先表明自己的身

份，免得被人怀疑是可疑人物就不妙了。大家在管事的命令下就各自去做自己的事，管事走到柳悠身边说道：“小的是厨房的管事张虎，不知需要什么，小的希望能够帮到公子。”

说出自己需要的东西，一会张虎就帮柳悠准备好所需的东西，就只见柳悠取出适量的面粉放在瓷盆里，在加入适量的水，右手张开五指用力抓捏面粉，将面粉揉捏成面团，将面团取出，然后在案板上撒些干面粉，以手掌用力将面团往外推揉，双手在将面团拉回卷揉，左手按住面团一端，右手掌将面团另端向外用力推揉，卷拉回再推揉，反复揉搓直至面团光滑，将面团分切成快，将面块揉搓成条，两手掌摊压面条上，用力向两边揉搓成大小差不多的面条，左手将面条露出小段捏住，右手捏住露出段摘下，将小段的切口朝上，用手掌压扁成圆饼状，左手捏圆饼一端，右手持擀面棍放手掌下推进，右手掌将推上的擀面棍再拉回，紧接着左手指将圆饼左移，重复推进拉回一圈，慢慢擀成大小适中的水饺皮。

然后柳悠用刀将洗好的姜拍碎，再把拍碎的姜和葱放入另一个瓷盆中，加入适量的水，用手搅捏，直到葱、姜的汁液皆溶于水中，在过滤出葱姜水。

再重新取一个瓷盆放入肉馅，加适量酱油、盐、味精、糖、胡椒粉，用筷子拌均，加入三分之一的葱姜汁水在绞肉内，顺同一个方向搅拌至肉馅上劲，再加入葱姜汁水剩余的二分之一，顺同一个方向搅拌至肉馅有劲，将剩余的葱姜汁水全部倒入肉馅内，顺同一个方向搅拌至肉馅有劲；将韭菜洗净后切粒放入瓷盆中，加入适量的盐腌一下，用手仔细揉捏，将韭菜的水分挤干，加入盐、味精和油放入肉馅拌匀。

把饺皮放在左手，将馅刮入饺皮内，对折并将两侧往里折，将对折的边捏牢，两手拇食指将口封捏住，右手拇食指按捏右顶端角，将变薄的顶端向下按，连续向下按捏形成绞边纹，这样一个蛤蜊形水饺出现了。

当柳悠把水饺煮好后，让人端了一碗给在前面的心岚，剩下的就还有好多，于是给在厨房的人都一人一碗，当大家吃完后，都觉得有点不敢相信这么美味的水饺是眼前的男人做的，自己也吃饱了，去前面问问心岚味道怎么样。

“岚，我做的水饺怎么样？”柳悠一脸得意的问着心岚。

“很好吃，看不出你还会做吃的。”当店里的小二端来一碗水饺告诉自己说是自己的表弟亲手做的，尝了一个好吃，于是一碗水饺不一会就进了自己的肚子，如果不是小二说是悠做的，自己肯定不会相信他能做出这么好吃的东西。

“这是秘密。对了，岚，你不觉得如果在茶楼里适当的卖一点糕点和小吃不是更好吗？”如果心岚在茶楼卖糕点，自己原来可是学过一点点的厨艺，那自己也可以帮忙做一点，那样就有理由天天来茶楼了。

“最近我也有此打算，正在找合适的糕点师傅，悠，你现在还小，应该去书苑学习。”心岚觉得柳悠十六岁还太小，应该去书苑学习。

“书苑一点都不好玩，不去。”想起清水书苑的事自己就觉得象在坐牢一样。

“悠，这是为你好，去书苑学习将来可以考取功名，而且也可以结识朋友。”悠是孤儿，去书苑至少可以认识多一些人，说不定还能交到知己。

“不去。”一口回绝，不去就是不去。

“悠，红叶书苑很不错，你可以先去几天，而且红叶书苑是可以不用住宿，你每天没有课时还可以来茶楼，如果还是不想去那时再不去，好吗？”自己都和书苑的夫子说好了，原本是打算等风声过了，就让悠去书苑学习。

“岚，这是你说的哦，到时候不可以反悔。”几天时间自己还是能忍受，而且最后的决定权在自己身上，那还怕什么，去，怎么不去？为什么不去？不就是一个小小的书苑，谁怕谁。

[正文:第十八章 红叶书苑]

哎！柳悠不知道这是自己在心中第几次的叹息，一大早就被心岚从好梦中叫醒，在半梦半醒间秀儿就为自己整理好一切，直到被人扶着来到饭厅才彻底清醒。

“咦！我怎么在这儿。”自己不是在睡觉吗？怎么会突然来到了饭厅，而且自己好象还穿戴都很整齐，难道在不知不觉中自己的得了梦游症，那样就麻烦大了，等会一定要记得去看大夫，希望不会还得上什么怪病。

“悠，快吃饭，不要忘了一会还要去书苑。”迷糊的悠真可爱，以后干脆每天都去叫她起床。

哎！再叹息一声，柳悠迈着不情愿的脚步跟随着心岚进了红叶书苑。

哇！眼前突然一亮，一帅哥全身都洋溢着阳光的味道来到眼前，喜欢，这样的男子能让自己身心好象都充满热情，柳悠突然觉得来书苑好象也不算太糟糕，至少可以养养自己的眼睛，纯欣赏不参杂任何爱慕之情，不是有句‘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

“盛晴，这位就是我跟你说过我的表弟柳悠，悠，这位就是盛晴夫子。”心岚为两人介绍着彼此。

“盛晴夫子。”柳悠恭敬的称呼着眼前的帅哥夫子，同时鞠了一躬。

“这就是心岚说的表弟啊，以后有什么不懂的都可以来找我，不必这么拘束，既然是心岚的表弟不见外的话也可以把我当成哥哥。”盛晴热情的说道，反而让柳悠有点对心岚和盛晴的关系感到怀疑，心岚在对柳悠叮嘱了几句就离开了书苑。

回到茶楼时，柳悠心情特好的和心岚聊天。

“岚，红叶书苑真的很好，学生相互间也不象清水那样的冷淡，大家都对我很好哦，而没有课时，还可以选自己喜欢的科目和兴趣相同的人一起讨论，真的很不错，我喜欢。”柳悠心怕心岚不知道一样，叽叽喳喳的说个不停。

“悠，你喜欢就可以了。”看来自己让悠去红叶书苑是去对了，因为红叶书苑也是一家老字号的书苑，而且大家相互之间没有什么太大利害关系，所以才不会象清水那样，而且书苑还很重视培养学生之间的兴趣爱好，悠会喜欢也是有道理。

突然柳悠的眼光看到一个人，忙一下扑进心岚的怀里，自己的脸紧紧的贴着心岚的胸膛，现在什么都不管了，只要能顺利的离开那个人的视线就好。心岚的身子一僵正想用手扶正柳悠突然撞进自己怀里的身子，却听到柳悠轻轻的说道：“岚，快站起来，不要回头，扶我去后院的房间。”

轻柔的扶着柳悠来到房间后，忙问出心中的疑惑：“怎么突然来这里？”

“岚，淼表哥来了，你不希望我被他抓回书苑吧。”当自己看见门口出现许淼时吓一跳，怎么突然来了呢？现在的自己可没有任何伪装被他发现的话，肯定会带自己回书苑，急中生智才想到刚才的方法，真是好险，以后来茶楼还是改装再来保险一些。

“你呀。”心岚无奈的说，刚才那一幕被表哥看到了，不知他会怎么想呢？自己还是去看看他吧，于是对柳悠说道：“你乖乖的呆在这儿，我去看看表哥，晚点我们再一起回府。”

看着柳悠听话的点头后，心岚才走出去，让人给柳悠端去她爱喝的茶和一些小点心，自己才去包厢看淼表哥。

“表哥，今天怎么有时间过来小弟的店呢？”进去就看见表哥一脸沉思的看着窗外，自己进来他也没有回头看自己一眼，难道自己真的应该放弃了吗？苦苦追寻了十几年的感情能就这样放弃吗？原本只是追随他高大的身影，直到知道他快娶妻时自己才发现了对他的感情，原想他都要娶妻了，自己应该放弃，忘记他太难那自己就抱着这段情独身到老，谁知后来听说他悔婚离家来枫城作了夫子，虽然不知什么原因，但自己还是心中好高兴，于是自己也随着他来到了枫城开了一家茶楼，生意还可以。一天偶然在街上相遇两人又开始有了来往，不

知什么原因他突然就不来了，现在来也是人在心不在，但要自己真的放弃还是不甘心啊！

看着表哥没有理会自己的意思，心岚只好默默的离开了包厢，他没有发现许淼在他转身出去时，也转过头用着复杂的眼神看着他离去的背影。看着心岚离开，许淼的心情是复杂的，自己心中很想问刚才他扶着去后院的男子是谁，看上去他和那个男子的关系应该不简单，但是自己有什么立场去询问心岚和那个男子之间的关系呢？心思不由得回到了过去，当家人告诉自己快娶妻时，自己吓了一跳，从来都不知道自己有一个未婚妻，因为自己爱流连在花街，家人觉得男人成了家才会稳重一些，于是想起了自己哪个不知什么时候定下的婚约，开始自己只是觉得要成亲心情只是有点烦躁而已，直到那天看见心岚和另一个远房表妹一起来恭喜自己，看着心岚和别的女子在自己面前有说有笑时，自己很想冲上去遮住心岚的笑容，他怎么可以对自己以外的人笑的那么的灿烂耀眼，让自己心中充满了一种自己都不了解的情绪。

心情郁闷的和好友一起喝酒，猛喝着酒希望能甩掉心中的一切，好友看不过去问原因，自己也苦恼而迷惑，不由得对好友说是因为自己不想看一个人对着自己以外的人说说笑笑，自己只希望那个人的一切都只属于自己一个人，好友告之自己爱上那个人了，当时，自己只能一笑置之，没有当真。

有天自己无意看到心岚独自一人坐在一个偏僻的角落流泪时，突然觉得看着那样的心岚自己的心好痛，好想过去把他抱在自己的怀中温柔的吻去他眼角的泪，发现有这种想法时自己也吓了一跳，看来真如好友说的自己爱上了心岚，回想过去自己应该爱心岚很久了，只是自己没有发现，但男人爱男人能让人接受吗？哎！既然知道自己所爱的人是谁，那怎么还可以娶别人呢？于是和家人大闹一场，终于和对方解除婚约，爱了心岚那么久为了他的前途，自己离家来到枫城清水书苑当了夫子，谁知一天无意中在街上碰到心岚，才知道他也来了枫

城，那时觉得自己和心岚真是有缘，于是常常来茶楼见他，每次都好想把心岚搂在怀里亲吻他那诱惑着自己的双唇，又怕吓到他，直到自己快要不能控制自己的意识了，就没有再来茶楼了，当自己下定决心赌一把时，风拜托自己照顾的小鬼又不见了，现在好了，心岚也快被别人抢去了，怎么不顺心的事一件接一件。哎！还是离开这个伤心地回书苑吧。

在红叶书苑，柳悠如鱼得水生活的很快乐，交到一个好友东云，东云可是踢球高手，好友是踢球高手那柳悠就当了球队的经理，虽然大家不知道经理是什么，但是柳悠说是经理，那球队的队员都称呼她为柳经理。书苑里有很多的人都很喜欢踢球，柳悠就常把人分成两队偶尔进行比赛，每队球员十六名裁判三名，其他人就当拉拉队为球队加油助威，每队上场十一名五名替补，因为柳悠的拉拉队使得每次踢球比赛时场面都很热闹，书苑有的人还自己加入拉拉队为自己喜欢的一队加油助威，没有比赛时，柳悠就在旁边看着队员们认真的练球，自从当球队经理大家都经理前经理后的称呼着自己，让柳悠觉得自己好有成就感，而且听说在过不久除了清水书苑外，其他书苑之间要举办踢球大赛，到时候自己领导的球队赢了，自己这个经理也面上有光啊，所以现在的柳悠对球队的事更积极了。

“东云，我觉得球队和拉拉队应该做专门的衣服参加比赛会更好。”柳悠好想看着这些人能穿上自己设计的衣服哦，肯定让大家眼前一亮。

“好啊，那现在就去我家先挑布料，然后你告诉师傅怎么做，别的我来就可以了。”其实自己会和柳悠成为好友，是自己很欣赏她那独特的服饰，记得第一天他才来时觉得平平常常，第二天，只见他穿了一件鲜艳布料做的大衣，中间从上到下一排漂亮的扣子把衣服牢牢的系住，而且大衣胸口那儿绣着一大朵玫瑰，大衣的下摆绣了一圈小玫瑰和自己不知道的小花，这是自己从来没有见过的衣服设计，也从没有见过任何衣服的扣子是在前面中间从上到下，因为自己家做的是造布

坊，同时自己家也开有自己的布料店，也帮人做衣服，所以自己从小看见的衣服式样很多，但这样的没有见过，于是在自己有意的接触下很快的和柳悠成了好友。

“那走吧。”去过东云家很多次了，东云家的人也很亲切，所以柳悠还是很喜欢去他家。

［正文:第十九章 女人］

经过书苑间的球赛后，现在的柳悠可说是枫城所有书苑的名人，原因是因为红叶书苑出赛那天上场队员和拉拉队队员穿着那独特的服装，想不让人注意都不可能，随后柳悠带领着拉拉队的队员为场上队员那独特的加油助威使得当时在场的人想不注意她都没有办法，不知是拉拉队的助威；还是球队本身的实力很强，最后红叶书苑获得了第一名。作为球队的经理，应该帮队员放松一下因为比赛产生的身心压力，得到书苑的同意后，现在柳悠正带着所有的队员开始了建苑以来第一次的野外郊游。

大家有说有笑的漫步在绿林之间感觉真好，这样也可以加深相互间的感情，终于来到了目的地——城外的小河边。拿出准备好的布铺在地上，再把大家准备好的食物放在中间，然后围成一圈坐了下来，看着大家这么好的感情，柳悠心中感到自豪，但自己却很不能融入进男子间的话题，于是站起来打算在附近随便走走，本来东云不放心自己独自一人想陪在身旁，但是知道他是球队的主力，更应该和大家打好关系，告诉他自己不会走很远所以不必担心。

顺着小河向着下游走去，怕迷失在树林中，所以才选择沿着小河，沿途到处都开着不知名的小花衬托的草地和树林的绿和美，随风迎面吹过的空气也是那么的清新，突然看见前方不远处发生的一幕，让自己没有多余的时间考虑跳入河中，拼命的向着前方游去。当自己终于把人救到岸边发现她还有呼吸时，不由得松了一口气，不然晚一步死了自己不就浪费力气。

做了一般的急救后，女子慢慢的清醒过来，睁开眼迷茫的看着天空，口中不断的说道：“我终于死了吗？我终于死了吗？……”

“你还没死，现在还活的好好的。”实在是受不了女人只会重复那么一句，柳悠才出声打断女人继续下去。

“恩。”女人这才发现到身旁有人，目光看向柳悠用胆怯的语气问到：“是公子救了小女子？”

点点头，柳悠没有开口，等着女子说下去。

“为什么？为什么到了这，还是死不了，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啊？老天——”女人情绪激动说着，看着眼前这个陌生女人，现在是不可能告诉自己她寻死的原因，如果自己离开，以她那激动的情绪可能还会自杀，但她自杀和老天有什么关系呢？反正自己好不容易从河里救起她，怎么能还让她去寻死，柳悠也只好留在女人的身边等东云他们发现自己没有回去，一定会来找自己，现在也只有这样想了。

等、等、等，终于等到了东云他们来找自己，在大家的帮忙下，柳悠把寻死的女人带回了岚府，安置在自己卧房旁边的房间。还幸亏心岚回来告诉他自己从河里救了一个女人回来，心岚听了也没有说什么，只是要自己以后不要随便跳到河里，如果发生意外怎么办，在自己再三保证下次不会了，心岚才没有再说什么了。

三天了，女人的情绪稳定一些，柳悠陪着她在府中走着，没有目的的走着。

“为什么要救我？”女人先开口打破沉默问着。

“为什么要死呢？”柳悠没有回答女人的问题，而是反问她为什么要死，从女人的穿着应该不是一般人家的女子，而且长相也很秀气，什么原因会让一个女人一心求死呢？

“不懂，公子你是不会懂的。”女人的眼中出现了痛苦。

“不说，怎么会懂？在下不是神仙。”柳悠从女人眼中的痛苦可以感觉到她对生活的绝望，看来她的身上应该有着很深的伤口。

看着远处很久，久到柳悠觉得女人不会说了时，她却张开口说起了往事。

原来女人名谢静闲原本是商家小姐，十六岁时嫁给大户人家的长子做了少奶奶，原本夫妻间很相爱，一年后，自己的相公露出了本性，到处拈花惹草处处留情，开始自己还能忍，但后来他越来越过分，娶一房小妾还不够还再娶一房，自己在相公娶第一房小妾时，心灰意冷的自己在房中选择了自杀，被丫鬟发现的早没有死，谁知对自己温柔的相公凶狠狠的叫自己要死就去外面死免得给家里带来晦气，当知道相公娶第二房小妾时，自己不知道是怎么走出府，眼里什么都看不到只知道不停的走不停的走，突然眼前出现了一条河，觉得终于解脱的跳下去，谁知醒来发现自己被救还活着，老天为什么这么残忍，让自己想死都死不了。说到后面时谢静闲早已是泪流满面。

轻轻的搂着她，同时手轻轻的拍着她的背，给予她无声的安慰。

“想哭就哭吧，哭出来就好了，静闲，人的生命一生一次是很宝贵的，你应该好好活下去，你想想自己难道活着就是为了一个男人吗？而且还是不懂得珍惜自己的男人，值得吗？”自己虽然知道现在的女子都是以男人为天，但自己可不会赞同这样的观点，毕竟自己曾经也生活在男女平等的世界，知道要让这个世界的女人持有男女平等是不可能，改变眼前这一个女人自己应该能办到吧，终于为自己找到一件有趣的事，柳悠觉得这真是一项重大挑战。

听着柳悠的话静闲的泪掉的更多，拿出自己身上的手帕温柔的擦着她流出的眼泪，心中却想到：女人真是水做的，因为眼前就有一个活生生的例子。

“静闲够了，不要再哭了，对眼睛不好，而且现在你可以放心住在这儿，如果你觉得寂寞可以来找我聊天，需要什么就告诉秀儿，她会为你准备。”可能自己再不出声，静闲会一直哭下去，所以柳悠耐心的劝着眼前的泪人。

“为什么？为什么要救我？为什么要对我这么好？”静闲心中不懂，为什么眼前这个陌生男子会对自己好呢？自己和他没有一点关系，如果是贪图自己的姿色应该不会，看他家就知道应该是比自己相公家还有钱，应该有很多年轻貌美的女子愿意嫁他为妻，而自己残枝败柳他怎么会看在眼中呢？如果是想带自己回来随便玩玩，也不见他对自己有什么不轨的举动，所以眼前这个男子有何居心自己真的糊涂了。

“没有为什么啊，如果真的要说为什么，应该是当时只有我看见你，如果别人看见那种情况应该都会跳入河中救你，既然相遇那就表示我们有缘啊，如果不嫌在下冒昧，在下可以做你的弟弟吗？”为了以后方便和静闲在一起而不被人说闲话，而且也不会让静闲感到困扰就做姐弟吧。

“弟弟。”静闲好开心啊，听了柳悠的话，自己的心中也有一丝丝的感动，想着原来自己在夫家受折磨时，自己的亲人都没有关心过自己，真是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不管自己的死活，现在一个才认识几天的人每天都默默的陪着自己，现在又给自己安慰，自己能不感动吗？人非草木，孰能无情。

“岚，你回来了，这是我刚认的姐姐。”难得这个时间能在家看见心岚，柳悠高兴的跑过去想和心岚分享自己的快乐，终于有一个属于自己的亲人，可能是跑的太快，直接就撞进了心岚的怀里，心岚扶好撞进自己怀里的悠，有点担心的说道：“悠，以后不要这样莽撞，知道吗？如果今天不是我，你摔伤了，怎么办？”

“下次不会这样了。”知道心岚是因为关心自己，拉着心岚来到静闲面前说道：“岚，这是我刚认的姐姐谢静闲，这位是我的表哥心岚。”

这几天店里有点事，每天都忙的早出晚归，如果不是盛晴来告诉自己柳悠这几天都没有去书苑，还以为是不是生病了过来问自己，不然自己还不知道悠这小子还会逃学，这可不是好习惯，忙丢下店里的

事匆忙赶回来，就看见他和一女子搂抱在一起，现在听他说才知道认了姐姐，于是放下心来打量着眼前的女子，看起来应该不是一个有心机的女子，自己最近也没有时间陪悠，还担心他一个人在家会不会孤单寂寞，现在有这个女子应该会好一些。

“悠，最近店里忙，我可能在家的时间少，原本还担心你，现在你有姐姐陪，我也放心多了，但是你怎么没有去书苑，今天不是盛晴以为你病了来茶楼问我，才知道你有几天都没有去书苑，明天一定要去知道吗？如果让我再听到你没有去书苑，那就让你去书苑住宿。”这也是为了悠好，希望他能明白自己的苦心，心岚严厉的看着悠等着他给自己答案。

“岚，我以后都不会不去书苑了，你不要生气嘛。”可不能让心岚生气。

得到自己想要的答案，心岚再嘱咐了柳悠几句，就匆忙的离开了。

［正文:第二十章 女人当自立］

现在每天和静闲相处的时间好少，但晚饭还是在一起吃，因为还怕她没有放开心结，所以让秀儿在自己不在家时都陪在她的身边，听秀儿说静闲一般都在房里静静的呆着不动也不说话，看来要找些事让静闲做做，那样应该对她有帮助。柳悠回到府中忙去静闲房中看她，进门只见她静静的坐在椅子上，眼看着窗外不知在想什么。

“窗外有什么这么吸引着静呢？”柳悠含笑的走到静闲身边坐下，因为毕竟不是亲生的姐弟，所以两人决定称呼名字。

“今天这么早就回来了。”拉回自己游离的思绪看着身边这个才认的弟弟，知道他是真的关心自己。

“天气这么好，静能陪小弟一起去外面走走吗？”看着静闲忧愁的脸，让柳悠觉得真是可惜了这张脸蛋，谁会愿意天天对着这样的脸，她的相公会变心应该和她自己本身应该有关系，还是出去走走，说不定可以帮她调整一下心情。

坐着马车来到街上，下车让小厮石头驾马车去茶楼等，这几天都不知道心岚在忙什么,在府中都看不见人影，如果现在让马车回府，等会自己、静闲和秀儿怎么回府呢？马车在茶楼等，那样自己也可以随便看看心岚，真是一举两得。

故意进一些首饰店，希望能勾出静闲的兴趣，但是她对任何首饰都兴趣缺缺，反而是自己还看中了几件做工精致的发夹，最后静闲什么都没有买，自己还在布店挑了几匹花纹和颜色都很可以的棉布，夏天到了，该做新的衣服了，那就多买了几匹，大家都应该换了，特别是静闲，女人三分长相七分打扮，自己应该为她设计一些美美的衣服，可惜自己现在是男子打扮，不然自己也好想穿上漂亮的裙子。

来到茶楼，好失望哦，因为都没有看见心岚，他最近在忙什么啊？什么都不告诉自己？不管他

Chapter_3

了，现在是静闲的事更重要。

一起回到岚府，吃过晚饭后，静闲就回房了，柳悠来到书房，拿起笔在纸上画了起来，画好后交代了秀儿一些细节，秀儿就全明白了，现在的秀儿已经被柳悠训练成了做衣服的高手，而且还是她从来没有见过的式样，但是完成时真的让秀儿自己都能很有成就感，特别是穿在公子的身上，那个美那个帅自己都被他诱惑了，可惜知道自己丫鬟的身份是不可能站在他的身边，应该有更好的女子才能配的上公子。

吃早饭时，柳悠发现静闲的精神不是很好，而且脸的肤色不是很好，一定是原来的打击和现在晚上睡眠不是很好的缘故，看来自己要制定一个完美的计划帮静闲进行大改造。

因为想着静闲的事，柳悠在书苑显得有点心不在焉。

“柳悠，最近你都没有来球队，你不知道现在球队的人变的无精打采，今天你不准再逃了。”习惯了柳悠的球队，现在因为这几天他的不在，大家都很没有精神，作为球队的队长和柳悠的好友东云只好自己跟他说。

“东云，最近我真的没有时间，你不要也来烦我，好吗？”自己真的是没有时间啊，而且球队少自己一个也还是可以踢啊。看着柳悠有些烦躁的表情，东云也不好再说什么了。

回到府中来到静闲的房中，却看见静闲和秀儿一起在很一堆布匹奋战。

“悠，回来了，你也看见现在我很忙，你自己随便坐。”静闲看见柳悠进来忙打招呼。

随便坐下，看着两个在忙碌的身影，柳悠倒了一杯茶慢慢的喝着，对了，自己怎么没有想到呢？可以用绿茶啊，不是说人白遮三分

丑，自己一定能让静闲变的更加自信更加的美，让她的相公后悔自己丢失的是个宝。

等她们两个忙完后，柳悠忙给两人倒好茶，随便和静闲聊了一会就带着秀儿离开了。

“秀儿，府中有绿茶吗？”问着自己需要的东西。

“公子现在要吗？”不知公子要绿茶做什么。

“现在不要，秀儿，我希望你每天在静沐浴的水里加些绿茶，把喝过的绿茶用纱布包好，再把袋子放入洗澡水里就可以了，但是希望你能让静多泡一会，还有用沸水冲泡新绿茶，一会后滤去茶叶，加一匙红糖，用面粉调匀，成浆状，帮静敷在面部，保持至干燥后，再用温水洗去，每天一次。你能帮我做吗？”这样一来静闲的皮肤应该可以变的光滑细嫩兼具美白。

“是，公子。”还以为公子要绿茶做什么用，原来是为了静小姐啊。

适量的运动也能改变一下形体，饭后柳悠故意要静闲陪着自己在府中随处走走，偶尔会要求静闲学自己这样把头、背和脚紧紧贴着墙站一会，或者是把双腿盘起坐在地上，双肩自然下垂，身子要直立，双手可以轻轻的放在膝盖上，闭上双眼，自由的呼吸，脑中可以想象自己面前是一片辽阔的绿草地……

有的时候，柳悠会要求静闲换上自己设计秀儿做的宽松的休闲服，让静闲在自己的身后跟着自己学跳舞，看着前面那优美的舞姿，静闲常常会在无意中失神，太美了，自己都不知道男子的身子是那么柔软而灵活，如果不是自己知道他是男子，可能要以为自己见到的是女子。其实一旁的秀儿也被柳悠的舞姿所吸引，觉得公子如果是女儿身不知会是怎样的绝色容颜，自己的一颗心更沉沦了。

为了让静闲了解男子，于是让秀儿帮静闲换上男装，然后柳悠约上东云一起带着男装的静闲来到青楼，柳悠想起自己才跟东云说时，东云一张脸马上变的通红，虽然是富家子弟，东云还没有去过青楼，

开始东云还劝说自己不要来，最后不放心也只好跟着一起来了。当三人来到青楼里，只有柳悠是面不改色的和姑娘有说有笑，另外两个是在哪儿坐立难安，柳悠时不时的对静闲进行现场教育，让她认识一下男人的本性，顺便也开解她因为她相公所受的伤害，只是自己说的过分时，东云会很不高兴的反驳自己的言论。

在柳悠不断教育下，现在的静闲可说是大变样了，身上在也看不出绝望弃妇的影子，每天脸上都带着发自内心的自信微笑，柳悠在时静闲还会发出大笑，唯一不能接受的就是柳悠专门为她设计的套裙，记得自己和秀儿一起做好柳悠画上的衣服时，当时自己还在想这是什么衣服啊，怎么穿的出去，自己在哪儿乱想的时候，柳悠从书苑回来看见衣服都做好了，只见他从中拿出一花色布料做的一件过肘袖，大翻领开襟，裙子为无袖低胸连衣裙，要自己穿上，那样的衣服自己怎么能穿呢？手和脚都露出那么多，就是青楼的女子应该都不会穿吧，一个女子怎么能随便露出身体呢？在自己强烈的反对中，最终还是妥协接受了柳悠设计的另一种裙子，一条长到脚边、一边两根细细带子的裙子，柳悠说这叫吊带长裙，绣着一排好看的花从裙摆饶到上面细带处一圈，外面一件长袖，大翻领开襟，这样的衣服自己还勉强能够接受。后来，柳悠让秀儿做了一种叫胸罩的内衣给自己，还教自己怎么穿，但是那内衣穿起来还真的觉得比肚兜是好一些，相处的越久越不了解柳悠。

终于看见心岚了，心岚再不出现的话，柳悠都要开始怀疑他是不是丢下自己离开了。

“岚，还以为你丢下我走了呢？”柳悠可怜惜惜的看着心岚，就好象被遗弃的小孩。

“我不是回来了吗？过几天，我要去邑城一段时间，你要去吗？”自己是真的忙啊，如果不是担心悠，自己也不会专门回来一趟看他，这次去邑城也要呆好几天，刚才听悠那么说，这次不如带他一起。

“好啊，那静也一起去，好吗？”自己跟岚出去了，静一个人在家一定很寂寞吧。

“好，只要你高兴就可以了。”反正去邑城也不是什么重要的事，就一起去吧。

到邑城了，柳悠好高兴，终于可以不用去书苑了，而且还来到一个自己没有来过的城市，真好。

下了马车，随着心岚进了飘山庄。

“少爷，你到了，老爷和夫人没有来吗？”一个管家模样的人走过来对心岚说道。

“这次我一个人就可以了，吴管家，这两位一个是我的表弟，一个是静小姐，你去安排一下住处。”心岚对着吴管家说道。

“岚，这也是你的家吗？”难道心岚对自己隐瞒了什么吗？

“是我爹的，我只有那家茶楼。”看到柳悠眼里的怀疑，心岚知道他误会自己了。

“那还不是你的。”说到底还不是你了，以为我柳悠去书苑都在玩吗？

［正文:第二十一章 明月山庄］

到邑城后，静闲有些怪怪的，柳悠问她是不是身体不舒服，她只说没事，原本心岚想带柳悠出去玩，因为静闲的原因，柳悠都在府中陪着她。

“悠，今天有个宴会，你要和我去吗？”看悠每天都陪着静闲，自己心里说不出是嫉妒还是羡慕，原来没有静闲时，悠都很喜欢缠着自己。

“去，静也去，现在就去吗？”宴会？不知好不好玩，虽然自己对静闲的改造觉得满意，但不知在外人面前，静闲能不能维持现在的自信美呢？那就一起去宴会吧。

“悠，让秀儿帮你们准备几套的衣物，可能会在哪儿住几天，我在大厅等你们。”自己现在还是不喜欢和女人太过接近，如果不是因为怕

悠难过，自己真不想和静闲在一起。

“知道了。”柳悠高兴的跑去找静闲和秀儿。

下马车看着眼前熟悉的大门，静闲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眼前的一切，以为在也不会来这儿了，谁知转了一个圈，还是回到了原点，想想自己原来的努力都白费了吗？全身不由得吓出了冷汗，记得柳悠跑来找自己时，只是说心岚想带他和自己一起参加一个宴会。自己知道心岚对自己的态度很冷淡，虽然不知什么原因，来到邑城柳悠也因为自己的原故而都在府中陪自己，难得看见他高兴来邀请自己一起去，自己怎么好拒绝呢？但是老天太会折磨自己了吧，为什么就是不能放过自己呢？难道自己上辈子是十恶不赦的大坏蛋吗？还是自己今生做了什么自己都不知道的坏事呢？为什么？为什么啊？

“静怎么了？不舒服吗？要不要紧，不然我们回府吧。”发觉到身边的静下了马车后就脸色有些苍白，而且身子好象在发抖，为什么呢？是什么原因呢？难道晕马车，不对，从枫城过来时坐马车都没有事啊，现在是怎么了，柳悠有点糊涂了，但是还是体贴的扶着她。

“悠，她怎么了？我们先进去，里面有大夫。”心岚也发现了静闲的不对劲。

进到府中，府中的下人好象都认识心岚一样，一个下人跑了过来恭敬的说到：“岚公子来了，小人这就带岚公子去水竹园休息，管家一会就到，请岚公子跟着小的。”

“先去把大夫找来水竹园，我们可以自己先过去。”不想让悠太担心，还是先让人找大夫过来，而且以前自己也常来，水竹园还是知道在哪儿。

“不用找大夫来，可能是昨晚没有睡好，只要休息一下应该就没有问题了。”不能找大夫来，万一自己被认出来了怎么办。

“秀儿你陪着她先去水竹园休息，悠跟我一起去打个招呼。”既然她没有什么事，那自己就先和悠过去和这家主人打个招呼。秀儿扶过静闲跟在刚才那个下人身后去了水竹园。

随着心岚来到大厅，厅中已经坐着人了，可能是府中下人看见心岚就通知了主人。

“心岚，快过来让奶奶看看，有好几年都没有看见你，还担心你不会来呢？”大厅上座一个慈眉善目的老妇人说道。

“莲奶奶，孙儿怎么会呢？只是忙的抽不开身，而且家父不大管事，所以忙的都没有过来给您老人家请安。”自从知道许淼的未婚妻是这家的孙女，自己真的不想来这地方，自己的亲奶奶和这家的老夫人是感情很好的表姐妹，才使得老夫人当年通过自己的奶奶和许淼的奶奶定下了许淼和自己孙女的婚事，但许淼的奶奶和自己的奶奶死的早，这门婚事也就被慢慢淡忘，如果不是许淼流连花街，也就不会想起这段该死的婚约，当年知道许淼的婚约后，自己就再也没有来过这个明月山庄，如果不是前不久知道父亲生病在床而回家，才知道明月山庄老夫人的七十大寿，父亲生病所以自己只好代他来给老夫人祝寿。

“来了就好，这次一定要多住几天，而且晶晶、秋和川都回来了，你们也好久没有见面，秋他们都成家了，心岚还没有成家吧？”老夫人很疼爱自己表姐唯一的孙子，从小把心岚当自己的亲孙一样疼爱。

“侄儿见过大伯父、二伯父、大伯母、二伯母。”心岚有礼的向这厅里其他的人行礼。

“好久没见，都快认不出岚儿了。”

听着心岚和这些人的对话，柳悠是一头雾水，心岚向大家介绍自己是他的表弟柳悠后，大家就和心岚聊了起来，柳悠只好无聊的喝着茶，只希望心岚快结束话题，自己才可以去看看静，不知她有没有好一些。

大家都看出了柳悠的心不在焉，老夫人唤来自己的一个贴身丫鬟春花，让她陪柳悠在山庄四处走走。

出了大厅，柳悠让春花带自己去水竹园。

“静，好点了吗？”看见静闲躺在床上，柳悠忙过去坐到床边问着静闲。

“多亏了秀儿，现在好多了。”看见柳悠身后的春花，静闲眼中闪过一丝惊慌，怎么春花会在柳悠身边，春花一般是不会离开老夫人的身边。

“刚才我还担心死了，那你就睡一会，等会我再来找你。”柳悠边说边把静闲盖的被子弄好，就带着春花和秀儿出去了。

出了门，柳悠发现春花从见到静闲时就一副若有所思，而静闲眼中的惊慌自己也看见了，回想一下，觉得静闲反常的种种肯定跟这山庄有关。

“春花，老夫人有几个孙子啊？”柳悠装出随意问的。

“有秋少爷和川少爷，秋少爷是大老爷的儿子，川少爷是二老爷的儿子，晶晶小姐是大老爷的女儿。”虽然不知道眼前这个公子问这些要做什么，但是他是岚公子的表弟，就不能得罪。

“刚才听老夫人说过秋和川都成家了，是吗？”希望春花能告诉自己想知道的。

“秋少爷一年半前娶进少夫人，但前不久失踪而下落不明，秋少爷还有两个夫人；川少爷两个月前娶了少夫人。”反正这些都不是秘密，告诉悠公子应该也没有关系。

“春花，你去服侍老夫人吧，现在有秀儿在，而且我累了，想回水竹园休息了。”尽量的忍住自己的怒火，用平稳的声音说完，然后，回头朝水竹园走去。

“静，你怎么不告诉我。”来到静闲的床边，柳悠生气的问着床上的静闲。

“怎么了？”静闲不懂，刚才柳悠出去时还好好的，怎么没多久就怒气冲冲的又回来了。

“为什么不告诉我你的相公是这家的少爷？”难道自己这么不值得信任吗？

“你知道了，我还以为没有人发现呢，是不是山庄的人都知道我回来了。”难道被人认出自己了吗？怎么这么快，自己还没有做好面对的准备。

“山庄的人应该还不知道你，是我刚才从春花的话中知道的，静，你放心，我不会让他再伤害你，你要相信我，知道吗？”难怪静闲下马车看见山庄会有那样的反映，但是现在也不好说离开。

“我相信你，悠，我真的相信你。”从进山庄后，自己压抑的情绪终于爆发了，静闲大声哭了出来，这里的一草一木对自己来说曾经是那样的熟悉，但这里也有自己的伤心绝望。

“静，不要哭也不要怕，交给我，一切都交给我，我们还要一起回去，对吧。”搂过哭泣的静闲给她无声的安慰和支持。

“再休息一会，我在这儿陪你。”柳悠看着静闲躺好，帮她盖好被子，自己靠着床柱也闭上眼稍稍休息。

睁开眼，咦！这是哪儿，自己不是靠着床柱休息吗？怎么现在却睡在床上，那静闲呢？忙坐了起来想下床去找静闲。

“醒了，如果我去晚一点，你就快摔到地上了，想睡为什么不在床上睡。”发现柳悠醒过来，心岚才放下心来，自己回水竹园就看见柳悠靠着床柱睡着了，如果自己晚去一会儿他可能就要掉到地上了，吓的自己忙跑过去抱起他的身子，把他抱到另外一个房间放在床上。

“岚，你要帮我。”想起春花见到静闲，应该有所怀疑，肯定会告诉老夫人，现在只有心岚帮自己，才能骗过去。

“帮你什么？”有点好奇，悠会让自己帮他做什么。

“山庄的人如果问你静的身份，你就说她是我未过门的未婚妻，可以吗？”现在也想不出别的好办法了，希望心岚不要问为什么，不然自己也不知道怎么对他说。

“为什么？”静闲不是悠认的姐姐吗？悠才和自己分开一会，怎么就变成未婚妻了。

“岚，你答应，还是不答应，反正现在不能告诉你，等回去后，我会告诉你。”现在还不能告诉心岚，不然心岚反悔告诉老夫人，那自己不就害了静闲。

“好，答应你，不过回去一定要告诉我为什么。”应该有什么说不出的原因吧。

“岚，对我最好了。”柳悠开心的扑过去抱着心岚。

哎！悠能不能改改高兴就爱抱人的习惯呢？心岚无力的在心中想着。

［正文:第二十二 了断过去］

夜，凉凉的风吹在脸上真舒服，白天可能睡太久，柳悠躺在秀儿帮自己布置放在园里的柔软的软塌上抬头看着天上一闪一闪漂亮的星星，这个时候大多数的人都睡了，原本秀儿要陪在自己身边，但她应该也很累，所以没有让她陪自己，现在就剩下自己一个人享受着水竹园的宁静。眼光发现不远处一个鬼鬼祟祟的身影走出园子，这么晚了，会是谁？悄悄跟上，左拐右拐的头都快晕了，白天真应该好好逛逛，没有想到这个山庄还真大，希望等会自己不要迷路，怎么还没有到啊，前面的人到底还要走多久，终于看见前面的人走进了一个黑漆漆的小院，然后屋里点亮了烛光，透过点点光看清了屋中人，竟然是静闲。

看着房里一片破碎的家具和满屋的灰尘，让静闲心中原本存在的一丝希望都破灭了，自己为什么学不会死心呢？为什么还对他抱有一丝丝的期望呢？心真的好痛，痛的自己都不知何时早已泪流满面，哭，自己还是只会哭。

看着里面伤心的人，立刻明白这院应该是她原来住的地方，柳悠冲了进去，搂着哭泣中的静闲，温柔的说：“静，难道你还是忘不了他，他值得吗？你伤心难过，他却风流快活，为那样的人流泪，真的值得吗？”

怀中人默默的哭泣没有言语，柳悠也知道现在说什么她都听不进，但是这个小院应该给过她太多的快乐和悲伤，还是先离开好一些，檫去她的泪扶着离开小院，凭记忆想走回水竹园，但这山庄实在太大，迷路了，柳悠不好意思的看着身旁的静闲，看着柳悠脸上那可爱的表情，静闲终于笑了，最后，柳悠在静闲的带路下回到了水竹园，两人都没有再说什么，就各自回房睡觉。

一大早，饭厅就充满了诡异的气氛。

“静，多吃点，你都没有吃什么？”柳悠温柔的为静闲搛菜。

“悠，饭快冷了，你也要顾着自己的身子啊。”悠身子还是那么的柔弱，现在还顾着别人，心岚一边搛菜放入悠的碗里一边说。

“岚，你怎么这么说呢？静可是我心爱的未婚妻啊，如果因为我的疏忽发生什么事，我可是会伤心难过。”柳悠边说边亲昵的搂了一下静闲，而静闲因为开始来饭厅时的紧张变成现在的目惊口呆，自己什么时候变成悠的未婚妻了。

“你啊，真不知道说你什么好。”虽然不知道柳悠为什么这么做，但是只要他现在好好吃完饭就可以了，看他忙着照顾静闲，恐怕很难。

看着眼前这一幕，老夫人一家大小都面色各异，昨天春花告诉自己跟心岚来的还有一个女子，长的很象自己那失踪的长孙媳，原本还怀疑，刚才看见时，是很像，但相似的人还是有，所以没有贸然相认，家里的其他人应该也发现了，看在自己没有说话，才没有开口，听他们的谈话，那个静应该是心岚表弟的未婚妻，而且看上去两人感情还很好，那应该不会是自己失踪的孙媳，当时自己也没有想到那么温顺的孩子会离家出走，其实所有的孙媳妇中，自己最喜欢的就是她了，只能怪自己太宠秋了，等到孙媳妇失踪自己才发现喜欢她，老夫人心中不由得有点后悔。

看见和心岚一起来到饭厅的一男一女，大家都知道男的是心岚的表弟，而这女子大家都很好奇，心岚身边从来没有出现过一个女子，

这次一起来，会不会是他心仪的女子呢？当大家看见时，都大吃一惊，那女子怎么那么像失踪的静闲，看见老夫人没有出声，大家只好尽量保持平静，但听到心岚表弟说是他未婚妻，大家又是一惊。直到听到老夫人故意的咳嗽声，大家才觉得自己有点失态，忙恢复正常的表情，好象刚才什么都没有发生过。

来饭厅的路上，静闲的心是七上八下的跳个不停，等会自己要怎么办？进饭厅后就一直低下头，吃饭也只是吃着自己碗里的白饭，但悠却在旁边为自己搛菜，知道悠是担心自己才那样做，直到听到他那惊人之语时“我心爱的未婚妻”，吓了一跳，然后还搂自己一下，都亏老夫人的咳嗽声惊醒自己，还好，他们好象都没有认出自己，终于放下心来好好吃饭。

一顿早饭就在大家各自不同的心思下结束了，可能是因为刚才饭桌上的诡异气氛，现在柳悠正准备带静闲和秀儿上街放松心情，因为不放心，心岚带石头跟着柳悠她们一起出去。

看着身边从出来到现在都没有什么表情的静闲，柳悠也不知道怎么办，还是回去吧。

哎！过了今晚老夫人的寿宴就结束了，还幸亏没有发生什么事，明天就可以和静闲一起回去。

“悠公子，不好了，静小姐她回水竹园时被秋少爷的如夫人给拦住了。”秀儿快步走到柳悠身旁轻声告诉他。

“快，带我去。”希望静闲没事，那如夫人找静闲一定没有什么好事，刚才真不应该让秀儿独自陪着她回去，柳悠跟身边的心岚说一声就和秀儿离开找静闲去了。

远远的就听见了哭声，希望不是静闲，随着接近的距离，就听见一个女声柔柔说着：“大小姐回来了，怎么没有告诉奴婢一声呢？那样奴婢会让相公去看看姐姐。”然后那声音一下就变的有些凶的接着说：“哼！你还真当你自己还是大小姐呢？不过是一个相公都不想要的女人，还有脸回来，我是你的话，还不如死了算了……”

“住嘴，你这个贱女人，在下的娘子还轮不到你来侮辱。”柳悠听着那女人说的话真气愤，过去把静闲搂在自己的怀中，口气很不好的说道。

“哼。”那如夫人轻哼一声就转身离开。

看见如夫人一脸高傲的转身离去，柳悠的心中气的说不出话，过了一会才说道：“秀儿叫石头准备马车，我现在就要离开这个鬼地方。”

“要丢下我离开。”从秀儿跟悠说了几句话，就见他匆忙离开，不放心，跟在他的身后就看见了刚才的一幕，这个山庄的讨厌女人真多，既然悠都要离开了，自己正好有借口一起走。

“岚，对不起，一气愤就把你忘了，刚才的你也看见了，我是不会再住在这儿了。”看见是心岚，柳悠才想到自己要离开却把他都给忘了，看来自己被那个女人气的不轻。

“石头，去准备马车，秀儿去收拾东西过来，我们就离开。”心岚交代完就和柳悠、静闲三人一起马车哪儿等。

“少夫人是你吗？”突然一个怯怯的女声从后面传来。

“小花。”静闲回头看见是原来服侍过自己的丫鬟。

“少夫人，真是太好了。奴婢终于可以把这交给少夫人了。”小花递过一张纸给静闲，就离开了。

看着手中的纸，原来是自己当初没有带走的休书，静闲心中是百感交集，一张薄薄的无情纸就划清了过去的种种，真的不应该再留恋。

回到心岚在邑城的飘山庄。

“岚，明天我们就回枫城，好吗？”这个地方讨厌的人太多，早点离开好一些。

“悠，我还想去一个地方再走。”静闲却比心岚先说道。

“好，等去了，我们再走。”难得静闲能主动说想去的地方，柳悠连忙答应。

“今天太晚了，先去休息，有什么事明天再说。”今天匆忙的离开宴席回来，已经很晚了，于是大家都各自回房休息。

吹着风，看着眼前看不见尽头的湖，美，真是太美了，也不枉费自己牺牲早晨睡眠出来，好想下去游泳哦，柳悠心中想到。

陪着静闲沿着湖边走着，秀儿和石头跟在身后。前方远处一个熟悉的身影让柳悠拉着静闲转身朝来时的路走，雨怎么在这里，为什么呢？他在这儿，那雪夫子也来了吗？怎么没有看见他呢？心中有点乱了，希望雨没有看见自己。

“悠，怎么了？”发觉了柳悠异常，静闲关心的问着。

“可能没有休息好，有点头晕。”只有找个借口。

“那我们回去吧。”来做个了断，自己也没有牵挂了，可以让自己真的放开了，担心悠，静闲扶着柳悠向马车走去。

檫身而过一男子，现在的柳悠和静闲一心只想赶快离开，柳悠是怕自己遇到雪夫子，自己还没有想好怎么面对他，静闲是担心柳悠，想尽快回山庄找大夫来给柳悠看看，他是不是生病了，两人都没有发现那个男子脸上出现的惊讶，但男子摇摇头，摇掉心中那不可能的念头，虽然有一样的味道，但他肯定不会是他心中的‘她’，她到底在哪儿呢？为什么自己找不到她呢？

［正文:第二十三章 喜欢我?］

回到枫城，大家又回到原来的生活，心岚每天都去茶楼，静闲在家和秀儿一起做衣服和刺绣，柳悠还是天天去书苑，看着静闲变的开朗一些，应该觉得高兴啊，但是柳悠现在可没有这种心情，因为静闲跟秀儿每天都忙的没有时间理自己，球队的事也没有多少兴趣，不如去茶楼等心岚一起回去。

怎么茶楼这么多人，好象大部分都是学生，看见心岚了，柳悠快步走过去。

“柳悠学长，柳悠学长。”听见喊自己的声音，柳悠看了过去，不认识，应该是书苑的学弟吧，礼貌性的朝着对方露出一个笑容，谁知

却换来一片抽气声，对方看见柳悠对自己露出笑容，忙说道：“学长，过来一起喝茶，好吗？这儿有空位。”

对方热情相邀，不好意思拒绝，走过去坐下。

“学长，喜欢喝什么茶呢？龙井、碧螺春、还是……”今天可以和自己崇拜又喜欢的学长一起喝茶，真是太幸运了，也不枉费几乎天天在茶楼的等待。

“花茶。”只不过想和心岚在一起回去，也会有人打搅，这人是谁啊。

“今天原本还担心，怕学长拒绝，没有想到学长是这么的随和。”真的好高兴哦，柳悠学长什么时候看都很美，哎！可惜学长是男的。

“谢谢你的茶，突然想起家中还有事，先走一步。”喝完一杯，茶楼的气氛有点让人说不出怪在那里，还是先离开的好，说完柳悠站起离开。

“学长，学长。”学长头也不回的离开，好不甘心哦，好不容易和学长一起，没关系，自己不会放弃的，以后还要再接再厉。

看着柳悠匆忙离开的背影，心岚觉得真好笑，其实柳悠走进茶楼，自己就发现原本还人声鼎沸一下就静了起来，而且大家都装做在低头喝茶，其实是在偷偷的看着柳悠，虽然不知道为什么这样，但是也只有静观其变，然后柳悠的笑好象让所有的人都痴迷，原本还在想‘怎么最近书苑的学生每天都来茶楼’，以现在这样的情况看来大家都是醉翁之意不在茶，不知柳悠知道后会是什么表情，值得自己期待。

看一眼茶楼里，听着因为柳悠离开而起的交谈。

“看见了吗？太美了，在球赛时，就是迷失在他那甜甜的笑容里面。”

“有同感，那时的风，那时的一切，一直都缠在脑海。”

“真想他的笑容。”

“天天看见就太幸福了。”

“我也好想去红叶书苑。”

……

听着大家你一言我一语而且还一脸的陶醉痴迷，心岚终于知道个大慨，可是柳悠对感情方面好象很迟钝。

“柳悠学长。”柳悠脸上的笑容快僵在脸上了，今天是怎么了，这样的打招呼也太多了吧，这些人都不熟悉，为什么大家要跟自己打招呼呢？等会放学时，去心岚哪儿喝喝茶放松一下吧。

迈进茶楼第一步时，柳悠有点想转头跑走。

“柳悠学长，这边这边。”昨天那个请自己喝茶的人，但是真的不知道他是谁，柳悠无奈的走过去坐下。

“学长，这是你喜欢喝的花茶。”对方殷勤的为柳悠倒好一杯茶，今天也很幸福，又和柳悠学长一起喝茶。

“谢谢。”回去也无聊，慢慢喝，看你到底想做什么。

“学长，我很喜欢你。我……”太紧张，不知道说了什么，直到看见柳悠学长被茶水呛到而难过的咳着。

不会吧，好难过，这种感觉有点熟悉，好象那次香蕉噎死自己的一样，难道这次是被茶水呛死吗？怎么会这样呢？谁？谁来救救我，柳悠痛苦的闭着眼，难受的眼泪都流了出来。

发现到柳悠的不对劲，心岚忙丢下手中的事，跑过来抱起柳悠来到后面的房间。

“悠，悠，醒醒，快醒醒。”第一次看见这样的柳悠，是那么的痛苦难过，好希望自己能抹去他脸上这样的表情，柳悠应该是幸福而快乐的，笑容才应该是他该有的表情。

是谁？到底是谁？是谁那么温柔的呼唤我，没有人关心在乎自己，为什么要用那么温柔的声音呼唤我，为什么？为什么？对了，是芊芊，好象有那里不对，想想，再想想，好熟悉的声音，浅葱？雪夫子？都不对，想起来了，这个声音是岚，岚温柔而善解人意对自己也

很体贴，睁开眼露出一个笑容，费力的张口说道：“岚，我没事，不用担心。”

看着醒过来的柳悠，心岚才放下一颗心，想起刚才的事，还是觉得有点怕，还以为悠会就这样而去，想到这觉得怎么都不能接受，还是告诉淼表哥柳悠在自己这里，毕竟清水书苑里有御医，发生今天这种事时，不用象今天这样手忙脚乱，但悠好象不喜欢清水书苑，过段时间在和悠说吧，自己只希望他能健康快乐的活着。

自从发生过茶楼事件后，在书苑又恢复了原来的样子，唯一的改变就是每天放学东云都要送柳悠回去。不管柳悠说多少次，东云还是跟在旁边，所以现在也不例外，唯一的例外就是现在那意外而惊人的爱的表白。

“柳悠，我喜欢你，所以我要嫁给你。”放学，柳悠和东云一起走出书苑没有多远，一个女子冲过来大声对着东云说道。

女子那惊人的爱的表白，让柳悠和东云惊呆了，而且她大声的表白也同时让红叶书苑其他出来的学生也大吃一惊，表白对象还是大家默默喜欢的柳悠，问题可大了，为了知道柳悠的回答，都站着慢慢靠近静静地听着，怕漏掉什么重要话语。

“呵呵呵呵，柳悠，你真是厉害，让女孩对你这样表白。”柳悠先清醒过来觉得好笑，，实在是忍不住，不能怪我没有教养，实在是这种情形让人想大笑，然后故意开东云的玩笑，同时也用眼神告诉他，你如果敢说出你不是柳悠，就有你好看。

“笑什么笑，你这个娘娘腔。”看到比自己还漂亮的脸，女子心中的怒火越烧越旺，哼！一个男人长着一张比女人还妩媚而漂亮的脸，如果是自己一定羞愧而死，现在还缠着自己最爱的柳悠，这个娘娘腔讨厌死了。

看着眼前的柳悠和女子，东云心中是一团乱，如果女子知道自己口中的娘娘腔就是喜欢的柳悠，会不会把怒火转到自己身上，现在谁来救救我，让我能逃离这个混乱的地方。

“先离开这儿，去心相印茶楼坐下来慢慢聊，如果两位喜欢在众目睽睽下互诉衷肠，在下也不会反对。”看着旁边聚集的书苑学生越来越多，由于自己可是这件事里的男主角，虽然女的认错人，但被传出去说的可是自己。

于是，现在三人就在茶楼的包厢里。

喝一口喜欢的茶，看着面前沉默的两人，男的一脸深思，女的脸红成一片，好象红苹果，其实柳悠不知道，东云是在烦恼怎么能不被柳悠察觉，同时也能让女子知道自己不是她喜欢的人，但实在是高难度的问题一直都想不出。而女子脸红是因为自己一时冲动的表白，忘了会被那么多人看见，还和一个娘娘腔斗嘴，破坏了形象，如果因此而被柳悠讨厌，那要怎么办啊。

“两位不觉得该说点什么吗？现在也没有外人，还是姑娘比较喜欢在人多的地方说呢？”受不了两个人的沉默，如果不说点什么，这两个人会就这样坐下去，虽然没有关系，但等会还要和心岚一起回去，就不会知道两人接下来发生了什么，那多对不起自己还是事件中男一号。

“小女子真是太失礼了，还没有告之柳公子小女子的名字，小女子闺名申恩爱，如果柳公子不嫌弃的话，可以叫恩爱或者爱爱，那样小女子会很感激不尽。”瞪柳悠一眼，碍眼的娘娘腔还不快给我滚，在转头对着东云轻言细语说道。

“没有，在下突然想起家里还有事，我们下次再说，先走一步。”第一次有女子跟自己告白，却是因为认错人，而罪魁祸首却一脸看戏的样子坐在旁边看着，交的什么朋友啊，简直是一大损友，不知怎么解决面前的问题，先回去好好想想，时间多一点，说不定能想个两全其美的办法，东云说完就匆忙离开茶楼回家。

“娘娘腔，我警告你，以后离柳公子远一点，不然哪天他也变成你这样，会给我造成困扰，本小姐可是最讨厌娘娘腔不男不女，如果你不听劝告，出了什么事可不要怪我。”气死人了，看着娘娘腔从刚才就

一直没有变的笑容，心中真是恨啊，一个男人笑的比美女还妩媚迷人，真令人气愤。

“恩爱，小爱爱，在下还没有自我介绍，本人姓东，东西南北的东，名云，就是天上朵朵白云的云，如果小爱爱不嫌弃，以后可以称呼在下云或东，怎么样？小爱爱。”看这眼前可爱的申恩爱，柳悠就是想作弄她。

“你，你，你个死娘娘腔给本小姐记住。”申恩爱气的用手指这柳悠连说了好几个你。

“我，我怎么了，小爱爱，不会现在你发现爱上我了吧。”柳悠气死人不偿命的继续挑着申恩爱的怒火，故做惊讶的说着。

“你、你、我、我……你给我等着。”申恩爱被柳悠气的脑充血，最后丢下一句狠话，就离开了。

看着恩爱愤怒离去的背影，有意思，难道我柳悠还怕你，小爱爱，我等着你。

［正文:第二十四章 错乱的缘分］

“小爱爱，在等我吗？”柳悠面带笑容的看着书苑外面站着的申恩爱，这小妞还真的很固执嘛，天天在书苑外等她认定的柳悠——东云，不过也好，这样东云忙着躲小爱爱。就只有放自己独自回家，今天东云应该还是爬墙回去吧，觉得有点对不起他，但是朋友交来做什么的，当然是增添生活乐趣。

原本以为小爱爱是随便说说，没有想到她毅力还很强。第二天放学后，柳悠和东云一起走出书苑就看见了申恩爱的可爱身影，可能是昨天的穿着太朴素，今天穿的很华丽，想装做没有看见都不可能，东云随便找了一个借口开溜，看见心仪的人走了，小爱爱也头也不回的离去；第三天，东云很顺利的从后门离开回家；第四天就被小爱爱堵在了后门，最后谎称家中的母亲最近身体不舒服，东云才得以离开；现在的东云总是爬墙，而且还要爬不同地方的墙，只因一个地方久了就容易被发现，然后在随时注意身边的一切，在躲躲藏藏中才能躲过

恩爱的视线安全回家，这个主意还是多亏了柳悠这个损友想出来；本来东云从茶楼回家后，左想右想都没有想出什么办法，就决定再见到申恩爱时，就告诉她自己不是她喜欢的柳悠；还没有等东云见到小爱爱告诉她，柳悠就先一步威胁他，只要他告诉小爱爱谁是柳悠就绝交，好难哦，为了不做柳悠口中的重色轻友之人，现在落的爬墙回家的下场。

“哼。”这个可恶的娘娘腔每天都出现在眼前，见一次恨一次，人家想见的是传说中带点神秘的柳悠，只有那样的人才陪当我申恩爱的相公；特别是第一天被眼前的娘娘腔气的失去冷静，在柳悠面前失礼，本小姐可是大家眼中行为举止都温柔而稳重的大家闺秀，可不能因为可恨的娘娘腔而毁了多年苦心经营的表象，忍，我忍，我再忍。吸气，吐气，再吸气，再吐气，心情平静了下来，但是看见娘娘腔的笑脸就觉得心中怒火又点燃了，前几天，不小心居然被娘娘腔抱了一下，现在想起就恨不得把他碎尸万段才能平息心中的怒火。

“小爱爱，为了纪念我们的相识，来一个深情之吻吧。”柳悠边用轻佻的口气说边把脸向恩爱靠近，咦！小爱爱怎么不动，难道真的要吻下去，旁边还有无数书苑的学生在看着也，这样不好吧。

“你、你……”申恩爱被柳悠脸上那邪邪的笑容迷惑了一下，但他说出的话和越来越接近的脸，让恩爱清醒了过来，害羞的红晕布漫了小脸，连忙落荒而逃，还能听见娘娘腔的大笑声，心中哪个恨啊，娘娘腔，我不会放过你。

哈哈哈哈……小爱爱还是那么可爱，去看看东云的，这样想着柳悠就顺着墙边走。

“东云，小爱爱已经走了，下来吧。”看见东云正要从墙上跳下，柳悠忙告诉他恩爱已经离去。

“什么时候告诉她真相？”真的不想在瞒下去了，而且到底还要爬多久的墙啊，怎么说在枫城自己家也算有钱人家，被人看见传出去，很丢脸。

“你喜欢上小爱爱了吗？”东云不会真的喜欢上恩爱吧，做为他的好友，一定帮助他，但小爱爱的表情太可爱了，还不想放手。

“没有，只是怕她知道后，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东云马上否定柳悠的话，妻子不一定要长很漂亮，但怎么都应该温柔贤惠大方得体，恩爱那样的女子还是算了不适合。

笑笑，爱情不是说没有就不会发生的，也许一个眼神、一个无意，一个偶然……爱情的种子就存在彼此心中，只要懂的怎么浇水施肥，就能开出幸福而美丽的花，再懂得好好爱护就可以长成大树，这就是爱情的美妙。柳悠看着东云，越看越觉得东云和恩爱肯定会是有趣的一对。两人不在说什么，一起回家。

隔天。

“小爱爱，难道你这么忘不了我这个大帅哥吗？天天都等我，好让人感动哦。”小爱爱还真是痴情，对一个没有见过一面的人还这么执著，令人感动。

“小女子记得公子名东云，对吗？”恩爱柔柔的声音说着，其实心里觉得恶心死了，但为了给娘娘腔的报复，现在怎么都要忍。

“小爱爱，以你我的关系，何必这么生疏呢？记得告诉过你，可以称呼东或者云，随便选。”今天的小爱爱有点不对劲，看她脸上的笑容就知道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要小心应付，小心驶的万年船。

“为了表示小女子原先对云公子的无礼冒犯，想请云公子赏脸喝杯茶，不知意下如何。”等会就知道本小姐不是好欺负，现在就让你这个娘娘腔暂时得意一下。

“小爱爱请客，怎么都要去。”越来越觉得有意思，原来大多都是一个人唱独角戏，没有想到恩爱今天一改常态，看你能玩出什么花样。

“那就去上次的心相印茶楼，好吗？”熟悉的地方容易让人放松警惕，而且看店小二对娘娘腔的态度，应该是哪儿的常客。

“那走吧，小爱爱，去开始我们之间第一次两人爱的约会。”看你能忍多久。

沉默，微笑，保持微笑，吸气，吐气，保持冷静，不要被娘娘腔牵着鼻子走，不然计划就会失败。

“小爱爱，怎么不说话？不舒服吗？要不要紧，需要看大夫吗？……”不理我，小爱爱今天真的很冷静，面对挑畔的言语都没有怒火还面带笑容，让柳悠在哪儿自言自语。

来到茶楼，坐下。

“公子来了，今天还是花茶吗？”老板的表弟几乎都是喝花茶，最近不知道什么原因，客人好象都很喜欢喝花茶，店小二心中暗暗的想着。

“小爱爱，想喝什么？”柳悠体贴的询问恩爱。

“一样，花茶。”心中却恨的牙痒痒，再让你得意一下，一会儿，有你好受的。

没多久，茶来了。

“为了表示诚意，小女子亲自为云公子倒上一杯茶，请不要嫌弃。”恩爱边说边倒好茶递给柳悠。

“能喝到小爱爱亲手为我倒的茶，今晚可要失眠了。”接过，一口气就喝了下去。

“既然云公子大人大量接受小女子的歉意，那小女子要先走一步了。”看着柳悠喝下了茶，恩爱的心高兴的快飞上天了，苦苦压抑想笑的冲动，再不走就容易暴露，站起来结了帐快步离开，明天一定要来看看效果，哈哈哈哈……在柳悠的眼里就看见恩爱的一脸怪表情的匆忙离开，有古怪，但又说不出哪里怪，算了，不想了，回家。

为了怕错过，恩爱很早就来等着柳悠，想着等会看见娘娘腔的表情，兴奋的连等待的时间都觉得太漫长。

“小爱爱，来了。”一个熟悉的声音响起，失去了往日的活力，显得有气无力，恩爱当然知道是谁。

“柳公子。”难得看见柳悠，暂时先放过娘娘腔，机会难得，一定要给他好印象。

“小爱爱你偏心，都没有看见我。”昨晚自己拉肚子拉到虚脱，最后还找来大夫，当时还以为是吃了什么东西，好好的回想后，没有啊，吃的都是平常的啊，唯一可疑的就是小爱爱的那杯茶，如果不是想来确定一下，今天应该是在家休息的，上午自己还虚弱的躺在床上，小爱爱还真是下得了狠手，以后一定要小心提防。

“哼。”不能破坏形象，不理你总可以吧。

“悠，我来接你了。”自己下午空闲的时候回去看柳悠，才知道他来书苑了，昨晚吓死了，看见那样虚弱无力的悠，还是第一次看到，应该尽快找淼表哥把悠接回清水书苑，那样对悠才是最好的，自己不想再看见悠脸上出现昨晚那样的无助。

“岚，你怎么有时间来呢？”看见心岚，柳悠高兴的跑过，心岚从来都不会来书苑接自己的啊，今天怎么来了呢？

“还不是因为你不听话，早上，我不是告诉你今天不用来书苑，好好在家休息吗？”自从柳悠来到自己身边，生活不在是那么孤单寂寞，时间也不在是那么漫长难熬。

“知道了，岚就是爱担心。”柳悠高兴的忘了恩爱和东云，跟着心岚上马车丢下两人回去了。

看着柳悠丢下自己离去，东云是欲哭无泪，这是什么朋友啊，下午看他来书苑一身无力，放学时，自己还好心的想送他回家，现在他就这样离去了，让自己独自面对恩爱这个女人，怎么办？到底要怎么办？

“柳公子，小女子还有点事，先走了。”看见娘娘腔那幸福的笑容，让恩爱的心有了一点点刺痛，这感觉是什么？看着他和那个叫岚的男子一起离开，又有点失落，哎！心情烦闷，糟糕透顶，烦、烦、烦，今天还是先回去吧。

恩爱的离去，让东云觉得莫名其妙，但是女人的心思自己也不会了解，不用在想，回家。

［正文:第二十五章］

心情愉快的随着心岚回家的柳悠并不知道，有个人正在家里等着自己。

“岚，你看我现在不是好好的吗？没事，不用担心了。”今天心岚的表情有点奇怪，难道还在生气吗？看来还是应该呆在家里，不去书苑就好了。心岚没有回答，依然沉默不语，希望悠等会不要怪自己，能够体会自己的一片苦心。心岚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柳悠也不好在说什么，跟着他的身后进府来到客厅，看清大厅坐着的人，柳悠转身想跑，但是现在的自己真的没有力气做这个高难度的运动。

“紫表弟，好久不见，不会就忘了我是谁吧。”许淼看见柳悠走进大厅时，心中真是百感交集，谁知柳悠转身就想逃跑，使的现在的他是怒火冲天，这个小鬼也不想想他私自离开造成了多大的后果，真想把他抓来狠狠的揍一顿，今天上午接到心岚的信时，才知道优紫原来就都躲在自己眼皮底下，怪自己的一时疏忽没有想到他会藏到心岚的府中。

“表哥，悠身体不好。”担心表哥怒火中伤害到柳悠，心岚忙出声提醒。

“身体不好，我看是心岚太过于担心了，你也看见他刚才还有力气逃跑吧。”悠，叫的多亲热，真想立马杀了手中抓着的这个小鬼，还担心自己伤害他，难道在自己不知道的这段时间发生了什么吗？

“淼表哥，今天怎么有空来，随便坐，先让我回房换件衣服。”柳悠现在只想着怎么离开许淼，因为他那一脸想杀了自己的表情真的好怕怕。

“表哥，悠真的是生病了，现在身体很虚弱，你能不能先让他坐下再说。”昨晚那样的悠真的很吓人，而且大夫来了看过后说自己治不

了，虽然早上的时候好了点，但还是怕有什么意外，才派人带信告诉许淼，以现在的情况看来，不知告诉表哥是对还是错。

不情愿的放开，找个位坐下，看优紫应该是真的虚弱，反正也不怕他能逃走，终于可以安心的喝口茶。心岚忙扶着无力的柳悠坐下，才在旁边坐下，看着悠有点苍白的脸担心的问道："悠，还好吧，要不回房去躺一会儿。"

"岚，还是你对我最好，我最喜欢你了。"哼，这样还不气死你。

"心岚，我们先回书苑了。"看不下去了，怕等会做出什么不理智的举动，许淼气愤的拉着柳悠就要离开。

"表哥，悠是真的生病了，坐我的马车回去吧。"从来没有看过那么生气的表哥，今天他到底是怎么了。

"不要，我不要回清水书苑，我要在这儿，我那里都不去。"听见许淼说回书苑，难道今天他是专门来带自己回去，才不要，好不容易出来了，不要回去。

许淼直接抱起柳悠快步走，然后把他丢上马车，自己跟着上车去，离开了心岚家回书苑。

拉着柳悠进书苑，谁让自己昨天不小心被人下药，现在全身无力，许淼根本就不用花太多大的力气就拉着心不甘情不愿的柳悠回清清院里原来他住的小院。

"淼表哥，我要回去。"真的不想回清水书苑，而且还不能随便外出。

不语，拉着继续走，看来自己没有选择，柳悠也只好认命跟上许淼的步伐，突然，许淼停住了步伐，柳悠差点就撞了上去，抬头才发现迎面走来一人，风度翩翩一帅哥，真是大美人。

"好久不见，还是没有变啊，不知清清院里什么时候变成女子也能随便进来呢？"帅哥好听而迷人声音柔柔的说道。

"你怎么会在这？"看见来人，许淼也有点吃惊，他怎么会在这儿。帅哥笑笑没有回答，因为那是不能告诉人的秘密。

“你的眼睛，我喜欢。”看着帅哥觉得那双眼好熟悉，自己在哪儿见过呢？想不起，但是真的很喜欢，伸出手摸了上去，还脱口而出惊人之语，吓的许淼和帅哥一起用不可思议的眼神看着她，发现到自己的失态，柳悠忙收回手，不好意思的说道：“对不起，但是我真的很喜欢你的眼睛。”

“等会聊。”许淼拉着柳悠快步和帅哥檫身而过，好不容易找回的柳悠，还没有毫发无伤的交到风的手里，眼前的男子可是一个笑面虎，熟悉的人都知道，在他身边多呆就多份危险，如果现在发生什么意外，怎么跟风交代，早点知道他来书苑的话，还真该让柳悠在心岚家，看来自己又有的忙。

看着两人匆忙离开，帅哥脸上的笑容更深，眼睛，喜欢我的眼睛，真有意思，看来这次真是来对了。

“紫表弟，希望你好好的自我反省一下。”说完，许淼就快步离开优紫住的小院，因为还有一个危险人物在等着自己解决，希望能说服他，不然以后优紫就有大麻烦。（对不起，以后柳悠就改成优紫了）

“公子，你可回来了。”小马好高兴还能看见优紫。

“小马，对不起，上次是因为家里发生一点事，所以才出去，真的对不起。”希望小马没有发现上次自己利用过他。

“公子，原来是这样啊，但是公子不是许淼大人的表弟吗？出去只要和大人一起就可以出去了，公子你的脸色怎么这么苍白，我去找大夫过来。”公子不会是生病了吧，还好这儿的大夫都是皇宫过来医术高明的御医。

“我没事，小马能给我端点吃的过来吗？然后帮我准备好洗澡水和换的衣服，可以吗？”被许淼拉着一路快走，现在只想随便吃点东西、洗个澡，就上床消息，而且看许淼的表情，是不可能轻易就放过自己。

“好。”小马去办优紫交代的事。

而许淼出了优紫的小院，就快步回到自己的房间，果然他已经在房中坐着悠闲的喝茶等着自己。

“淼，这么快就回来了，那位美人呢？”笑脸帅哥看着匆忙进来的许淼。

“他是我表弟，也是书苑的学生，希望你不要随便出手，不然有什么后果，你应该清楚。”希望这样说能让他放弃，不然优紫的麻烦就大了。

“哦，是吗？”有点怀疑，记忆中的许淼好象有一个很在乎的表弟叫心岚，而且也没有刚才那个年轻，和他一起的是男子吗？怎么看都比较象女子，实在太可疑了。

“信不信，随便你，这次是要长住吗？”反正明天看见优紫去书苑上课，他就会知道我说的都是真的，还是有点怕他恼羞成怒对优紫下狠手就完了，但答应过风不能告诉任何人啊，看来以后只有靠自己多注意点优紫。

“秘密，走了。”帅哥轻描淡写的说完就离开了。

但是，留给许淼的却是心惊胆战，希望是自己想太多了。

半夜，好了的拉肚子又继续了，因为怕小马发现来照顾自己，那样反而更不方便，所以优紫尽量的不弄出声响，一直折腾到早上就莫名其妙的好了，现在是全身虚脱无力，看着桌上小马为自己准备的早饭，优紫是怎么都没有胃口吃，心中只希望以后不要在半夜拉肚子，真折磨人。

头有点晕，全身无力，怎么路会晃动而且好象有点变形，坚持，一定要坚持，还有几步就到了，最后，优紫倒下什么都不记得了。

醒来，怎么在床上，自己不是去书苑上课吗？等等，好象后来晕到了，下床走走吧。

“公子，你起来了，我去端粥过来。”小马看见优紫下床了，忙跑去端早准备好的粥。

一会儿，小马就端来了，吃了两口，真的没有胃口吃，让小马端走。在小马的搀扶下，优紫逛着清清院里的花园，不知名的花争鲜斗艳的开放着，但是太累优紫在花园里的石凳上坐下，眼前美丽的风景和暖暖的阳光照在身上，让人舒服的不想离开，于是让小马去泡一壶花茶，喝着清香的茶，看着美景，真是人生一大享受，让优紫不由得闭上眼闻着随风传来的花香。

看着远处的美人闭眼一脸陶醉的表情，哼！还想骗我，是书苑的学生。

“一个人很悠闲自在呢。”快步走过去。

“是你。”睁开眼看见来人原来是昨天遇到的帅哥。

“可以喝杯茶吗？”边说边自己坐下倒了一杯茶喝着。

这个人是谁？是学生？不象，是夫子？没有见过。眼光看看小马，希望他能告诉自己，这个人是谁，小马摇摇头表示自己也不知道。

“你是书苑的夫子吗？”不猜了，直接问。

“可以说是，也可以说不是。”帅哥脸上一直挂着笑容。

这样的回答就和没有回答一样，而且帅哥给人一种危险的感觉，为了安全还是选择远离他好一些。

“学生下午还有课，先告辞了。”优紫站起来离开。

帅哥露出一个意味深长的笑。

［正文:第二十六章］

居然敢逃学，许淼简直不敢相信，忙回清清院找优紫，如果他再私自逃跑出去，不管天涯海角都要追杀这个可恶的小鬼，当真的看见优紫时，他却一脸痛苦的躺在床上，额头冒着冷汗。

“怎么会这样？”昨天听见心岚说他生病了，当时还怀疑，现在看他的表情才知道那是真的。

“表哥，我好痛，真的好痛。”看见熟悉的人，让优紫感到有点点安心，但是真的太痛了。

“那里痛，怎么没有找大夫来。”真不象平时的他，而且痛成这样，却没有看见大夫在哪里。

“不知道哪里痛，就是痛，小马去找了。”怎么这么慢，小马想让自己痛死吗?

“你再忍忍，我去看看。”怎么忘了，这个时候，大夫都在书苑那边授课，清清院这儿应该是没有大夫，说完忙出去找大夫，就遇到优紫的小厮带着大夫来了。

“许淼大人也来了。”大夫知道生病的是许淼的表弟，看见许淼忙打招呼。

“那要麻烦罗俊御医了，小孩子总是会给人添麻烦。”这位罗俊大人的医术可是皇宫里医术最好的，如果不是因为年事已高才来书苑当夫子的话，现在应该是深受皇上信任的御医。

“那里，那里，许淼大人太客气了。”边说就边来到优紫的床边，把过脉，问了一些问题后，摇摇头，罗俊才缓缓说道：“公子应该是中了老夫曾经听过的‘痛不死’，还有个名字‘生不如死’，而且还有一种独特的泻药，公子应该每天都在相同的时间里会腹泻，然后时间过了又自然就好了，不知老夫说的对吗？”

点点头，因为优紫已经痛的说不出话了。

“那有方法治吗？”从来没有听过的病，许淼连忙问道，希望能医治。

“大人有所不知，痛不死就是让人痛，但又不知具体哪里痛，过了时间就会象没有发生过一样，但每天都会发作一次，一次比一次痛，所以后来才有了‘生不如死’这个称呼，老夫也只是听过，这还是第一次碰到，而且公子中的泻药已经让原本就虚弱的身子更加的虚弱，不知加了什么，老夫也不敢随便开药，怕反而起反作用就不妙了。”床上公子太虚弱了，如果不快点医治，恐怕会有生命危险，但又不能乱试药，要怎么办呢?

“难道没有别的方法吗？”怎么会遇到这样的事情，早知道就让他在心岚那里了，这清清院何时成了危险的地方，而且为什么选择对优紫下手呢？难道是想给自己家的警告。

“老夫知道有个人应该可以，但是就怕公子的身体等不到那个时候。”突然脑海中出现一个人，但是太远。

“是谁？”听御医的口气，优紫的病应该很严重。

“皇宫里的申严语御医，他应该能治这个病，但是公子的身体虚弱不能移动，如果找申御医来，公子的身子恐怕撑不到那个时候，现在老夫也不知道怎么办好。”真的好难，希望这次的事能胜利解决，不然后果不可想象。

“知道了，麻烦御医能不能想想看还有没有别的办法，我现在就派人尽快去请申御医过来。”怎么越听越觉得优紫好象随时都会死去，他有这么脆弱吗？原来都没有发现，但是他是风很郑重拜托自己照顾的人，身份应该不会象风说的那么简单，偏偏这个时候不知道去哪儿找风。

“老夫尽力而为，希望大人不要抱太大期望。”原本以为来书苑当夫子就可以远离争斗而安享晚年，看来还是躲不过，拿出随身携带的御赐金针，找到穴位刺下去，过了一会儿，优紫才感觉到疼痛感减轻了很多。

“表哥。”眼角还挂着泪的优紫虚弱的喊了许淼一声，因为刚才听着他的语气是真的为自己担心，想开口告诉他现在已经好多了不必担心，可能是刚才真的太痛加上原来的腹泻，优紫直接就昏过去了。

“紫、紫……你怎么了？”看见优紫晕过去，许淼吓坏了。

“大人不必担心，公子只是昏过去了，应该是睡眠不足和没有食欲造成，一会儿，醒来后，让他吃点东西，不然就是神仙恐怕也很难医治，明天老夫会过来看看。”拔出金针装好，罗俊就离开了。

看了一眼床上的优紫，许淼也离开找人去皇宫找申御医。

不知自己睡了多久，醒来时已经是晚上了，一直在旁边陪着的小马发现优紫醒了，忙跑出去端食物来。

“公子，起来吃点东西吧。”小马摆好饭菜，来床边想扶躺着的优紫起来。

“小马谢谢你，我自己可以起来。”费了好大的劲优紫才坐起来，慢慢的下床，来到桌边坐下，看着眼前的饭菜真的没有胃口，但是知道自己现在必需吃一点，勉强吃了几口，就放下筷子让小马端走，而且也让他等会不用照顾自己直接去休息。

躺到床上，可能刚才睡太久，现在完全没有睡意，找了本书看着，慢慢的睡意渐浓，放下书，倒头就进入了梦乡。

半夜，又来了，腹泻折腾到早上就又好了，原本就没有吃什么，现在的优紫更加的憔悴。

“淼表哥。”看见许淼在自己的房间，有点意外。

“今天觉得怎么样，有什么想吃的吗？”怎么才过一个晚上就更加的憔悴呢?

“淼表哥，我今天想去心岚哪儿，可以吗？”一定要出去，才能找罪魁祸首小爱爱要解药，下次在也不敢得罪那可怕的小女子。

看着床上虚弱的人，许淼说不出拒绝的话，趁现在他还能走的时候，应该让他出去走走吧，而且照罗御医的说法优紫也可能会死，虽然不喜欢他，但也相识一场，点点头说道：“就今天一次，先起来吃点东西，我送你过去。”

“没有胃口，而且饿了，还可以在心岚哪儿吃，现在送我去，好吗？”好想心岚和静闲、秀儿，如果自己真的死了的话，就看不见他们了。

“下午过去吧，等会大夫还要来给你针灸，而且你也不希望让心岚担心你吧。”差点就忘了罗御医的话，而且今天优紫的‘痛不死’好象还没有发作，如果心岚看见了不知道会多担心。昨天回去后，仔细想了想，总觉得有那里不对，优紫到底在那里被人下的毒手呢？罗御医都

只有听过，那书苑里有它的人应该没有啊，问道：“紫，你昨天是不是还有什么没有说？”

“对了，我想起来了，在花园遇到了，前天我们一起遇到的男子，还喝了一杯茶，我就离开了。”想想，终于想到了那个帅哥。

“你现在哪儿都不要去，我去去就来。”糟了，怎么没有想到他呢？但是他出手也太快了吧，想到这儿，许淼说完就出去找人了。

“解药拿来。”找到人，许淼也懒的和对方客气，直接说明来意。

“什么解药？”哼！有求于人还这么的拽，自己可不是吃素长大的。

“你心里明白，记得昨天我告诉过你，他是我的表弟，也是书苑的学生，你应该没有忘记吧。”这么多年，这人的脾气怎么还是没有变呢？

“那又怎样，跟我无关。”还想骗人，书苑学生？如果真是，那昨天那个时候还能在花园悠闲的喝茶赏花。

“不过就伸手摸了一下你的眼睛，不至于下手这么重吧？”这么多年过去了，他却一点都没有改变。看看许淼，帅哥一脸笑容更灿烂的走了。

看着离开的背影，许淼也没有办法，因为没有证据，希望他突然改变心意，不然优紫可能还有得罪受。

经过一轮的疼痛，终于撑过来了，让优紫真的有一种生不如死的感觉，虽然罗御医在疼痛中给自己扎针，但是今天比昨天更痛，所以扎针根本没有起什么作用。

来到茶楼，喝着茶，等着石头去红叶书苑找东云。

“柳悠，你怎么昨天和今天都没有来书苑呢？”看见柳悠，东云关心的问。

“东云，昨天小爱爱来书苑了吗？”先问关心的问题。

“听人说来了。”昨天自己是爬墙回家，也是今天听书苑的人说申恩爱来过书苑。

“今天放学后，你能带小爱爱过来茶楼吗？我找她有点事。”现在只希望她能给自己解药。

“你找她有事？什么事啊？”咦！什么时候两人之间有事，听书苑学生说过两人在一起的事，但是两人没有什么关系啊。难道有大家都不知道的秘密。

“秘密。”让自己怎么说的出来，那多难为情而且还丢脸。

“知道了，如果看见她，我会带她过来。”睁大眼，不敢相信柳悠会说出这样的回答，既然都说是秘密，应该不会告诉自己了，哎！等带来恩爱应该就知道是什么秘密了。

［正文:第二十七章］

累，怎么这么累呢？去茶楼后面小睡一会儿，反正现在时间还多，躺到床上就睡了。

“紫、紫,醒醒，人来了。”心岚看着床上熟睡的脸，真不想唤醒他，好象又瘦了一些，回了清水书苑还是用优紫这个名字更好吧。

努力睁开眼，终于看清来人是心岚，大脑还不清醒，不解的问：“岚，怎么了？我还想睡一会儿。”

“紫，起来了，你等的人来了。”现在才发现优紫的另一面。

“人？谁啊？啊，我怎么忘了。”前面还有点迷糊，突然想到自己出来到底是为了什么，忙起来，来到包厢里面看见东云和恩爱已经等着自己了。

“小爱爱，你来了。”小爱爱看起来还是那么有精神有活力。

“哼。”才两天没有见，娘娘腔好象憔悴了好多，而且也瘦了一些，根本就没有放多少，他怎么会变成这样了呢？

“小爱爱，你应该消气了吧，能给我解药吗？”看恩爱的表情，应该还没有原谅自己，那就直接挑明说。

“药？什么药？不知道。”又没有留下证据，为什么要自己承认。

“算了，说不定也活不了几天了，不给也没关系。”那‘生不如死’如果真的想罗御医说的一样，一天比一天痛，也不知道自己还能撑

几天，只是没有想过这次会是痛死，干脆自我了结还痛快一些，反正在哪儿都没有值得让人留恋，想想优紫反而看开一切。

“你在说什么活不了几天了？”听了优紫的话，东云不明白他为什么要这么说呢?

泻药也能让人死吗？不可能啊，听到娘娘腔的话，恩爱的心有点点担心，忙伸手把优紫的脉，咦！为什么？为什么他会中‘痛不死’？这个应该没有人有啊，怎么会这样?

“跟我走。”原来他面容这么憔悴是因为这个原因，但刚才的脉……，一定要快点解他身上的泻药和痛不死，不然就出大问题了，虽然讨厌他，但也没有想过让他死，拉起优紫就快步离开，来到茶楼门口，恩爱朝着一个地方招招手，马上四个轿夫抬着轿子和一个丫鬟打扮的小女孩就出现在了眼前，把优紫扶进轿子，恩爱说道：“回府。”

“小姐，这是你的轿子，怎么能让给一个陌生男子呢？被少爷知道，怎么办？”小姐就是这样，每次都害自己好担心。

“红儿。”恩爱知道自己的贴身丫鬟是担心自己，但现在情况不同。看见小姐那严肃的表情，红儿也只好闭嘴跟着小姐后面回府。

虽然坐在轿子里，优紫却有点摸不着头绪，这小爱爱到底是要做什么啊，不管了，只好顺其自然。

看着远去的人，心岚到不觉得担心，那女孩好象是逍遥居的小姐，应该是带优紫去看病吧，而且逍遥居的主人可是医术很厉害的，但用毒和武功也都不错，所以知道的人多，但是由于脾气有点怪，没有人敢上门求医，因为大家都还不想早死，现在他女儿带去的人，应该会医吧。可是，东云却急了，看着恩爱拉着优紫走，自己忙跟上，但等自己结完帐，出来一看，哪儿还有人影啊，只好在心中默求优紫不要出事。

回到家中，恩爱就命令红儿去提热水到悠悠阁的浴盆里，然后扶着优紫先去悠悠阁，留下他，恩爱忙回自己的书房拿了几个瓶子就匆

忙的回到悠悠阁，看见浴盆里已经装满了水，打开瓶子，倒进盆里，对优紫说道：“等我们出去后，你自己进去里面泡，一直要到水冷了就可以出来了。”

看着出去的恩爱和她的丫鬟，现在也没有别的办法，就泡吧，说不定真能出现奇迹呢，优紫脱了衣服进到浴盆里。

留下红儿在悠悠阁的门外，独自回到自己房中，恩爱拿起一本书，想让自己担心的情绪平静下来，从来没有这么关心过一个人，而且还是最讨厌的娘娘腔，为什么呢？明明应该是讨厌啊，为什么在摸脉发现时，却害怕他会永远的离开呢？理不出头绪，不由得沉侵在回忆里。

在家中，恩爱是最小的一个，上面有一个哥哥，哥哥继承了父母的美貌，而自己和哥哥一比简直是平凡，但是父母却特别的疼爱自己，哥哥却喜欢欺负自己，家族里别家的小孩也都很美，虽然比不上哥哥，但都比自己美。

记得七岁时的一次家族聚会，哥哥象一个耀眼的珍珠闪闪发亮，压过了其他在场的小孩，聚会快结束时，两个表姐故意在恩爱的身边说着一些有的没有的，特别是说什么以她那平凡的样貌也只适合嫁一个平凡的夫君，气，心中的气简直没有言语能表达，原本相貌就是自己心中的痛，也不只一次怀疑不是父母亲生的女儿，但父亲和外公对自己的宠爱，而且外婆每每看见自己就会说：“太像了，简直一模一样。”开始太小不懂，后来才知道是性格和母亲小时候一样，父亲的医术很高超，自己和哥哥都遗传到了父亲的这一点，才打消了心中的怀疑，听了那两个表姐的话后，在心中发誓一定要找一个优秀的美貌男子做夫君。

后来，进了女子书苑才知道男子选妻不一定看外貌，有的更看重温柔贤惠的女子，好，既然这样，我就变加忍，几年下来也很有效果，家族聚会大家都会夸讲恩爱是一个温柔懂事的孩子，每当这种时候，才会觉得自己压抑的一些情绪也是值得的。

前不久的书苑球赛后。

“你们知道柳悠吗？”

“是红叶书苑的哪个柳悠吗？”

“那你们知道球赛上发生的事吗？”

“恩，听说了，我表弟和他一个书苑。”

“我家也有人在红叶书苑。”

“我哥哥是红叶书苑的学生，他画了一幅柳悠的画，在书房被我看见了，真是美。”

“听说红叶书苑第一天比赛时，原本大家都为场上的人加油，这时，不知红叶书苑拉拉队的一名球员不小心把柳悠背后的发绳弄掉了，风吹了过去，吹乱了他身后的发，加上他那独特的衣服随风飞舞，全场都静了下来，因为大家都以为看见了仙女下凡，直到仙女的声音传入耳中，才惊醒了每一个在场的人，大家如梦初醒，以后只要是有红叶的比赛，可以说是人山人海。”

“好想去见见他。”

“我也是。”

……

这样的话，常常在书苑听到，让恩爱心中也有了一个决定。

想到就要去做，免得被人捷足先登怎么办，来到红叶书苑问人谁是柳悠，那人指着刚出书苑门的两个男子，看一眼忙道谢，然后再仔细看着那两人，免得弄错就不好了，一个身上穿的象女子一样的花俏，而且那张脸太美了，简直就是自己讨厌的娘娘腔，他一定不会是柳悠，那旁边的男子应该就是他了。

冲到柳悠面前说出自己的目的，谁知两人好象都被吓到了，也就开始了和娘娘腔之间的恩怨，每次见面回家后，脑中想的都是可恶的娘娘腔，反而会忘记柳悠。

哎！叹口气，恩爱怎么想都想不出原因，最近都没有试做新药，而且哥哥前几天才回家一次，不知道他在忙什么，忙的都很少回来。

差不多了，他应该也泡好了，放下书，来到悠悠阁，正好看见红儿陪着他走出来，上前，手搭上他的脉，全清除了，心也放了下来。

“小爱爱，虽然在下是很想陪你，但是天色以晚，先告辞了。”现在已经很晚了，在呆下去对恩爱的身誉不好，依刚才的情形，小爱爱应该帮自己治好了腹泻，出来的目的已经完成，还是早点回去的好，不然让许淼生气，以后可能就真的不能出来了。

“云公子，这个你带在身上，如果以后有什么不舒服的，都可以吃一颗。”知道没有理由留他，忙从身上拿出一个小瓶给他防身，这次是他运气好自己在，下次呢？还是给他药放在身上可以用来救急。

“谢谢了，小爱爱。”说完，就想走人。

“等等，坐我的轿子回去吧，不然云公子是走不出去的，红儿带云公子过去。”看着消失的背影，心中有着不舍。

终于平安的回到清清院，吃过饭，就上床睡觉，睡梦中好象感觉到有人上床搂着自己一起睡，但太困睁不开眼睛，也有可能是自己在做梦，所以一觉到天亮，床上只有自己，没有别人啊，看来真是一场梦。

关于女主被香蕉噎死的由来。

原因一，当时本人很爱吃香蕉，爱上它软软的口感和独特的香味。

原因二，当时本人有天喝水被呛的很难受，于是想到一句‘人倒霉时，喝水都会被呛死’。不由得想起几年前实习时，遇到一个高中好友，两人因为毕业后，她选择了上班，而本人继续读书，所以也有几年没有见面，就闲聊起来，才知道一个高中时的好友毕业后没有考上大学，在家人的帮助下，去到一个偏僻的哈尼族寨子当了一个临时老师，因为太偏僻，她只好住在哪儿，家人就给她买一些平时容易得的小病药，让她带着去了学校，谁都没有想到，她去了没有多久就发烧，然后应该是她当时被烧的太晕了，吃错药而死了，记得当时听完

本人都不敢相信是真的，连问了好几遍后，真人感叹世事难料，人活着变数太多，还记得在高中宿舍一起背的一首宋词：君住长江头，我住长江尾……经过了这么多年很多都忘了，却还记得这一首。

由于以上的原因，本人就想到了被香蕉噎死这种念头。

［正文:第二十八章］

起床由于太早，优紫一个人想去看看早晨的花，快接近花园时，依稀听见有人说话的声音，随着距离的靠近，听的越来越清楚，抬头仔细看着有点距离的那两人原来是雨和不知名的那位美人帅哥，悄悄的躲在树后，希望不要被误会在偷听。

“轩，你一定要听我说。”一个充满烦恼的男声说道，优紫暗想原来那个美人帅哥叫轩，雨会有什么事让他那么烦恼呢?

“好，好，你说，我现在不是在听吗？”轩的声音里有点不耐烦。

“你都不知道，主子他、他、他……”要自己怎么说的出口，虽然轩是自己的好友，但还是有点难以开口。听着雨的他他没有下文，优紫的心也有点急了，这个男人怎么这么的婆妈，不能一次说完，让听的人都有点紧张担心。

“雨，不说，我就走了。”真难得，认识多年，很少看见雨会这样，看来这件事真的让雨很困惑烦恼，但他不说出来，自己也不知道怎么帮他啊。听轩的回答，优紫也有同感不说就走人，但是又很好奇雨口中的主子发生了什么事。

“说，我怎么会不说呢？就是主子好象喜欢上了男子。”怕轩真的走人，又不可以和别人说这件事，轩是自己最好的朋友，原本以为回皇宫就可以找轩诉苦，谁知他出宫办事，昨天回到清水书苑后才知道轩来了这儿，本来想着那个男子离开书苑，太子就能恢复往常一样，那个男子的离开让原本就冷漠寡言的人变的恐怖易怒，想着随时间的流逝一切都会恢复，昨晚的一幕彻底的打击了自己，今天早晨忙去找轩倾诉苦恼，希望这次轩也能帮自己。

“什么？”听到雨的话，真让自己吃惊，那个人真是与众不同，先是爱一个女子十多年不忘，现在却喜欢上一个男子，如果让哪个他知道了，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想想两个人的画面都有点可怕，哎！那两个人都是自己惹不起的主。

听到雨的话，优紫也吓了一跳，雨的主子好象是太子紫吹，同时也是雪夫子那个骗子，不对，现在不是想他是不是骗子，但他怎么喜欢上男子了呢？离开时都不知道紫吹喜欢男子，难道在自己离开的这段时间发生的，那哪个男子是谁呢？自己认识吗？还好，爱他不深，没有深陷进去，不然现在可能就不是随便就能忘记。

“轩，有什么药吗？可以让太子不要走上歪路，而且那样对太子妃也不好。”虽然太子妃很小就失踪了，但只要活着，应该能找到，原来的自己不是很喜欢她，但也比男子好啊，如果万一以后找到太子妃，而太子已经喜欢上男子，那太子多年的深情要怎么办？

咦！紫吹的太子妃不是失踪了吗？现在听雨这样说，难道紫吹还有一个自己不知道的太子妃，而且他现在还有可能喜欢一个男子，怎么会有这么乱的男子，还是太子，以后一定要远离雪夫子，

“没有，没有那种药。”每次都是这样，自己可是一名皇家御医，不是专门帮他做那种怪药的人，只能怪交友不慎。

听到那么重要的秘密，优紫悄悄的离开，因为不知道如果被雨发现会有什么后果，可能会杀人灭口吧，怕，所以没被发现时，先离开为上策。

回房吃过早饭，神经保持高度紧张的到书苑，坐在自己位子上，优紫才放下心，终于平安到达。无意中回头对上一双不友善的眼，不明白，不认识，他为什么用那样的眼神瞪着自己。

“紫表弟，今天怎么来书苑了，我先送你回去，现在的你还不能来书苑。”过去看优紫时，才知道他来了书苑，明明上午他还会发病，怎么可以来书苑呢？真是会找麻烦的小鬼。许淼轻轻的扶起优紫就走了出去，准备送他回去清清院。

“优紫，遇见你真巧，好久不见，是回家了吗？”一听声音，雪夫子，怎么在这儿遇到他呢？早上才听了那件秘密，怎么办？到底要怎么办呢？

“微臣见过太子，微臣的表弟身体不适，现在正想送他回去院里休息，请恕微臣先行离开。”发现优紫的紧张，许淼忙出声。

“优紫，哪儿不舒服，让我看看。”昨晚回到书苑，知道优紫回来，忙躲过众人的眼光去到她的房中，看见床上睡的那么熟的一张脸，紫吹的心才放了下来，真的不能再承受一次失去她的感觉，为了让自己相信她是真的再次回到身边，脱鞋脱衣上床搂着熟睡的她，感受到她的体温才彻底相信她真的回来了，安心后也睡着了，早上离开时，没有发现什么不对劲啊，只是觉得她比离开时瘦了太多，觉得以后一定要给她好好补补，现在听到优紫不舒服，真的很担心，忙伸出手去就要摸上优紫。

看见朝自己伸来的手，优紫本能的躲开，如果没有听到早上雨的话，自己可能不会这样，但是要自己现在象原本一样对他，办不到。

“优紫。”看着落空的手，紫吹不敢相信优紫会这样对他，难道分开的这段时间发生了什么吗？好不容易又在一起，怎么会这样呢？谁能告诉他，优紫不在身边的时候到底发生了什么？

看着眼前的一幕，站在紫吹身旁的雨虽然不明白优紫为什么要躲过太子的手，但是心中稍稍的放下心来，但是昨晚的那一幕，要怎么说呢？而且太子也是到今早才回来，他们之间到底发生什么自己不知道的呢？乱，大脑真乱，晚上去找轩倾诉一下苦恼吧。

“表哥，我真的累了，想回去。”不知道怎么面对紫吹才能不被发现自己知道他的秘密，现在先离开回去慢慢想，应该能想到好的办法，许淼忙扶着优紫离开。

看着离自己越来越远的优紫，紫吹的手也越握越紧，脸上的表情吓死人，只是可惜没有人看的见，因为他脸上还是戴着一张面纱，但

身上散发出的怒气还是很吓人，让站在身边的雨觉得这时的太子太可怕了，好象恨不得杀了谁似的。

陪着优紫回到他的房中，罗御医已经等在那儿，忙帮优紫把脉。

“怪，真是怪事。”怎么会这样，才过一天而已。

“怎么了？罗御医，有什么不妥的地方吗？”听着罗御医的话，许淼忙问道，希望不要是什么不好的事情，申御医还要好几天才能到。

“公子应该痊愈了，真是奇迹。”罗御医说完就离开了。

“好了，全好了。”优紫有点不敢相信听到的，小爱爱还真是厉害，以后有机会一定要和她做好友，那样就可以要到想要的东西，呵呵。

“你昨天出去做了什么吗？”应该是优紫昨天出去做过什么，不然怎么会无缘无故就好了。

“秘密，表哥，我可以休息了吗？”回都回来了，而且雪夫子还在书苑，干脆今天就休息一天好了。

“既然你都好了，就一起去书苑。”这小鬼身体也太差，一定要好好磨练磨练他，拉着优紫又回书苑。

上完一天的课，现在优紫只想快点回去，躲在自己的小院里，这样才可以不要碰见不想碰见的人。

“紫表弟，跟我来。”发现优紫，许淼忙喊住匆忙走着的他。

不情不愿的跟在许淼的身后，居然来到了练功房，不会吧，这是自己最差的一门功课了。

“好了，先从基本的开始，做好。”许淼严厉的说着。

优紫只好做出平时学的基本招式，许淼真是的，连交自己的夫子都放弃自己了，他现在却还来管，有点点的无奈，但是也不敢违背许淼。

“手高了，背不要弯，……”看着优紫的比画，许淼也很能体会为什么那个交功夫的夫子会放弃他，连自己现在也想放弃，但是不行，为了他以后好，为了不辜负风的托付，要坚持住。

在优紫觉得自己快累死时，许淼才放过他，和他一起回去，离开时却告诉他以后每天放学后都会在练功房等他，那根本就是想折磨自己。

吃过饭，洗一个舒服的澡，觉得真好，在随便的看一会书，就可以上床睡觉，突然房中出现一个人，吓死优紫了。

“这是太子吩咐的。”雨冷冷的声音，并把手中端的瓷碗放到优紫的面前。

“这是什么啊？”看着眼前那碗不知是什么的东西，难道要自己喝下去，而且雨的表情也很怪，好象没有得罪他的地方啊，但优紫就是能感觉到他讨厌自己。

“快喝，我还有别的事情要忙。”如果不是太子吩咐要看着他喝下去，自己早走了，看着眼前的优紫，雨就觉得想杀了这个祸害一绝永患，都是他这个烦恼的根源，为什么呢？真不明白太子怎么那么在乎他呢？

“你可以走啊，我又没有要求你强留下来。”别以为你们谁都可以欺负我，不喝就是不喝，谁知道那碗东西是什么，你要我喝，我偏不喝，看你能把我怎么办。

“是吗？”雨端起桌上的碗，慢慢的靠近优紫。

晕，难道他要用强，而且他的表情好可怕，优紫忙端过碗一口气喝下，把空碗放下。看见优紫乖乖喝完，雨收过空碗就离开了。

喝完后，虽然不知道是什么，不过不怎么难喝，真的不懂紫吹在想什么，他不是有一个深爱着而失踪的妻子；还有一个太子妃；现在还喜欢一个不知道是谁的男子，为什么还要和自己牵连在一起呢？不明白，也不懂，还是上床早点休息吧。

［正文:第二十九章］

“她喝了吗？”看见雨回来，紫吹忙问道。

“是。”现在的主子到底心里在想些什么呢？哎！怎么会越来越不懂他了呢？他可是渺国未来的皇上啊。

“去把轩找来。”听到优紫喝过了，放下心中大石，还怕她不喝呢?

走了出去，找到轩，一起来到紫吹面前。

“雨，你出去看着，不要让人来打扰我和轩的谈话。”雨还是少知道一些事的好，因为他是很难在心中有秘密的人，所以紫吹才找借口让他离开。

看着雨出去后。

“事情怎么样了？”这次回宫没有发现异常，但是轩离开应该是做成功了啊。

“再等几天应该就会有结果了。”如果不出什么意外，应该是这几天就会有结果，经过那么多次，这次是最有把握的一次。

“你知道有什么补药是男女都能喝的吗？”现在还是不要让太多人知道优紫的身份，虽然轩是可以相信，但是轩无意中让雨知道的话，就会出大麻烦。

“你要喝？”他应该是从来不喝那些东西，难道真象雨说的那样。

“不要问那么多，有还是没有。”轩太聪明，不能说太多，不然他一定能发现一些什么。

“有，什么时候要。”不说，等会问雨就能知道了，而且刚才雨来找自己的时候，一副想诉苦的表情，今晚他一定会来找自己。

“最好是能每天都可以喝，到时候，会让雨过去拿，没什么了，你也回去休息吧。”希望他赶快离开，等会还要去抱着心爱的优紫一起睡，不然自己都不知道会做出什么事，白天优紫怎么会那样对自己呢？现在想起心都很受伤。

了解的一笑，轩走了出去，看见他的笑，紫吹觉得有点莫名其妙，但是现在自己的心里只有装着优紫，其他人才没有兴趣去关心。

来到优紫的床边，看着床上熟睡的人儿，轻轻的脱了衣服和鞋子，上床抱在自己的怀里，手轻轻的摸着她脸上光滑的肌肤，如果不是知道她身子真的是很虚弱，真想把她变成自己的人，那样应该能安

心一点吧，虽然这样的想法会让人觉得有点卑鄙，但只要能完全的拥有她也值得，只是怕事后她恨自己或者是离开自己，那都不是想要的结果，那要怎么办呢？今天上午在书苑她的表现真的让自己不安，不能想象她再一次的从眼前消失。

优紫、优紫、我最爱的优紫，你到底要我怎么做，你才能完完全全的属于我，好怕在失控中伤害你，你是我今生唯一的爱人，唯一不想伤害的人啊，等，我能等，但到底还要等多久呢？我们都浪费一个十年，难道还要再浪费吗？如果你能时时刻刻都在我的身边，让我随时能看见你摸着你，也许能安心一点，如果轩说的是真的，那就快了，到时不管什么都要把你留在身边。

看着紫吹又进了那个小院没有出来，雨的心情有说不出的混乱，找到轩时，看见他正喝着酒，好象知道自己会来找他。

“轩，到底要怎么办？风也不知道去哪儿了。”如果风在就好了，风说的话太子基本都会听，怎么这种时候风却不在。

“他又去找那个男子了。”哎！雨就是这么容易让人明白。

“轩，你还是那么厉害，我什么都没有说，你就知道了。”轩真的太厉害了，从原来就这样，自己明明什么都没有说，但是他就知道自己想说什么。

“快说你来的目的。”明天还有课，如果不是怕熟睡中被你吵醒，那还在这儿喝酒等你。

“你都不知道，刚才找你之前，他还让我给那个人送去补药，而且里面加一点点能帮助睡眠的药，还有啊，今天上午在书苑，你都不知道当时我多怕，如果他摸上他，被书苑的人看见多不好，……”雨一直说不停。

“停，我都明白了，那你想我帮你什么？”如果不出声让雨停下，不知他会说到什么时候，可能会因此而一晚都在听他说个没完没了，但根据雨说的，那太子应该是爱上那个男子了吧，真想看看是什么样的男子能这么容易的让冷酷的他爱上。

“还没有想好，我就是不知道怎么办，才来找你的啊，你帮我想想，好吗？”如果知道怎么办，就不来找你商量了。

“那干脆下毒杀了他，不就好了。”杀了太子喜欢的男子不就好了，还想的那么麻烦，好想睡觉。

“不行，那样可能我们也会被杀掉。”想到上午那个男子离开后太子的表情，还是有点怕。

“说了这么久，你好象还没有告诉我那个男人是谁。”雨应该知道那个男子是谁，好想看看。

“优紫。”靠近轩的耳边悄悄告诉他。

“优紫，优紫……”口中反复念着听见的名字，觉得有点熟悉，但又有点想不起来。

“那不打扰了。”今天也说完了心中的秘密，感觉全身都轻松了，雨觉得终于可以回去睡个安心觉，于是心情愉快的离开。

早晨醒来，怎么头有点昏昏的感觉，而且觉得全身酸痛，优紫摇摇头，下床穿好衣服，洗漱好后，小马早就准备好了早饭，吃过后，优紫就去书苑了。

进教室时，看着班上才十几个座位，还是红叶书苑好，一个班差不多有四十几个学生，一比就觉得清水书苑真是冷冷清清，不觉的看向一个地方，昨天瞪自己的男子已经坐在哪儿了，刚才的眼光好象抓到那个男子又瞪着自己的眼光，都不认识他，为什么要那样瞪自己呢？不明白。

放学后，优紫真想逃跑，但是没有那样的勇气，来到练功房，许淼已经等在哪儿，开始一天中痛苦的折磨，可能是优紫的身体还没有恢复过来，没有练多久，就晕倒在地，吓的许淼抱着他一路跑回优紫的小院，放在床上。

后来，罗御医来看

Chapter_4

过后，说没有什么大碍，但是最好还是不要做剧烈的运动，要多休息，而且还要注意好好调养,对小马交代后，许淼也离开了。

听说优紫晕倒，紫吹的心是七上八下不知她是为什么会晕倒呢？原来都不会发生这样的事，但是现在还不能过去看她，为什么那边还没有传出消息呢？什么时候才能光明正大的陪在她的身边？越想心情越烦躁。

怎么还没有醒过来呢？如果不是还有呼吸，一脸的苍白真会让人以为他已经死去，但是也睡的太久了吧。

“紫表弟、紫表弟，醒醒，已经是中午了。”早上有点担心过来看看，但床上的人儿却还在熟睡，想着可能太累，就让他多睡一会儿，快中午时又过来看他，才发现他还在睡，不会出什么事吧，想唤醒熟睡的他，但床上的人却好象不愿意醒来。

“你快去找御医来，快。”对着在一边的小马说道，优紫为什么还不醒？为什么？许淼的心情也越来越沉重。

“怎么是你？”看见来人是轩，许淼有点吃惊，怎么会找到他呢？

“噫！”也有点吃惊，刚才在小院喝着酒，却被人找来看病，当时还在想是谁家的公子哥，却原来是他，摸上床上人的脉，他什么时候居然把‘痛不死’治好了，那应该是外人不能解的啊，而且这个脉象有点象是女人的脉，原本还怀疑她是书苑的学生，但是她现在却住在书苑的学生小院，这是怎么一回事呢？而且这个人的脉象有点怪，好象少了点什么？但又说不出具体是什么？有古怪，太古怪了。

“优紫怎么了？”难得看见他一脸正经的表情，他平常都是笑着，让对方失去戒备，在给对方致命一击，他的医术应该是在御医之首，武功也不差，但常常隐瞒实力不轻易表露出来，当初真不明白他那样的人为什么会进皇宫，而且还呆了那么久，如果不是因为风的关系，自己也不会对他了解那么深，知道那么多。

“优紫？你说的优紫是床上这位吗？”原来她就是优紫啊，昨晚才听雨说过，现在就见到本人，真难得，原本还有些疑虑，现在也有了一些线索，看来不能让紫吹知道自己曾经对他的优紫下过药，不然他发起狂了，自己就会没命。

“也是我表弟，他到底怎么样？为什么一直都不醒来？”听见优紫这个名字，轩为什么会有点吃惊，许淼觉得奇怪。

“身子太虚，应该晚上会醒来，不用担心，只要以后注意一点，就行了。”虽然还是觉得优紫身上少了点什么，但现在也说不清，还是不要说出来让人担心，但她的身子也太虚弱了吧，不会是上次下药后遗留下的病根吧，那样可能真的会被人杀了。

“昨天，罗御医也这样说过。”看来罗御医也没有说错。

“晚上如果没有醒，再派人过来找我，那先走一步了。”应该没有什么事，轩就离开了。

看着轩离去，许淼帮床上的优紫盖好棉被，留在这儿也没有什么做的，晚上在过来看看吧，也离开了。

［正文:第三十章］

忙完所有的事，才发现很晚了，许淼还是担心优紫没有醒，来到房中一看，床上没有人，而且小厮也躺在地上，真不敢相信眼前的一幕，到底发生了什么，过去查看小厮才发现他只是被人打晕过去，摇醒他。

“这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到底是谁竟然敢在清水书苑里做这样的事情，原来都没有发生过。

“大人，小的只记得，当时天黑时，想进来看看公子醒了没有，才进到公子的房中就被人从后面打晕了，然后就什么都不知道了。”为什么公子不见了呢？到底发生了什么，自己真的不知道。

“你在院里到处找找看，不要被别人知道我表弟失踪的事情。”看来只有去问问院里的侍卫长了，许淼边去找侍卫长想问问边想，来人绑走优紫有什么目的呢？这个优紫真的只是风口中所说浅葱的重要朋

友，最近因为有危险，才托风照顾，而风最近也忙，于是想到托在书苑的自己照顾，难道对方知道了优紫在这儿，但是好象也说不过去啊，如果知道，那在心岚哪儿是最好下手的啊，为什么还选择在戒备森严的清水书苑呢？许淼想着这些有的没有的就找到了侍卫长。

“今天晚上的时候有没有看见什么可疑之人？”忙问侍卫长。

“大人，没有，和平常一样。”这许大人为什么要这么问呢？难道出什么事了。

“你等会让手下的人好好注意一下，如果发现可疑人物马上来报告我。”难道对方还没有来得及出院去。

“属下知道了。”难道真出了什么事，等会一定要让属下们好好巡逻，不然发生什么事，自己的项上人头可能就不保了。

“没有什么事了，你去忙你的。”许淼从这儿也没有得到自己想要的答案，就离开，去院里随便找找。

怎么床还会摇晃啊，难道还在梦中，优紫一边想着一边睁开了眼睛，咦！有点吃惊，外面漆黑应该是晚上，怎么会在马车上，明明应该在小院的床上，出了什么事吗？拉开马车的帘子发现外面的人都没有见过。

“优公子醒了，主子想见公子一面，有什么冒犯之处，还望公子能够体谅。”发现优紫醒来，一个看来是管事的中年男子忙上前说道。

“主子？谁？是太子？”怎么都喜欢用主子这个名词呢？哪个主子是太子吗？如果是，也不用带自己出院说，可以在清清院里面说不就可以了吗？为什么这些人要这么神神秘秘。

“等会公子就知道了，请恕奴才现在不能说。”这个就是优公子，看起来也没有什么不同之处，为什么他会那么在乎他呢？不明白。

知道对方不会在说什么，优紫也只好乖乖的坐进马车里，但是肚子好饿，怎么会这样？应该没有睡多久，但是肚子太饿了，其实是她自己不知道她已经睡了整整的一天一夜。

“公子，奴才刚才忘记告诉你，马车里面准备了一些吃的，公子可以先吃一些，马上就要到了，到时候公子就可以吃饭了。”差点就忘了，他昏睡了一天一夜，什么都没有吃。

找到说的食物，吃了几口就觉得饱了，现在也只有顺其自然了。

终于马车停了，那个管事的过来扶着优紫下了马车。

“公子要先吃饭，还是先去见主子呢？”询问着优紫的决定。

“去见你的主子。”刚才在车上吃了点，现在也不饿，而且对他口中的主子有点好奇。

“那公子请随奴才来。”那个管事就在前面带路。

走了好长的路，终于来到一个房门前。

“公子请在这儿等一会儿，奴才去禀报一声。”管事说完就进去屋里。一会儿，就出来带着优紫进去。

屋里灯火通明，看着屋里坐着的一个男人，长相有点熟悉，但可以肯定原来没有见过他，一脸的威严，穿着很高贵，全身散发着贵气，此人一定不简单，对方同时也在打量着优紫，和属下的报告到是没有什么差别。

“你就是优紫。”男子问道。

“在下就是优紫。”为什么？对方到底有什么目的，迷惑。

“是霞城太守的侄子，那你和宰相又是什么关系呢？”霞城太守的侄子，骗人，在刚知道时，就派人去查探根本就没有这个人，他的姓到是和宰相一样，但看上去和宰相长的也不象，而且宰相只有一儿一女，女儿早就失踪多年，儿子现在是太守，但多年的直觉优紫应该和宰相有关系，不然自己的儿子不会这么在乎他。

“在下和宰相没有关系，也从来没有见过他，在下只知道许淼是我表哥。”宰相？是谁？根本就没有见过的人怎么会有关系呢？

“是吗？”语气中带着一点点的疑虑。

“是。”优紫现在也没有别的回答，只好肯定的回道。

“那这次就随朕回京，朕一定会给你安排一个好的职位。”如果不是觉得他有点用处，才不会亲自来带他进京。

“朕……你是……皇上。”有点不敢相信听见的事实，皇上，为什么他要私自见自己呢?

“这次，朕是来枫城游玩几天，明天朕会下圣旨，希望你不要拒绝。”如果不是为了唯一的宝贝皇儿，自己也不用做到现在这样，上次的错误，希望这次不要再发生，不然可能就真的要失去自己最爱的皇儿，这么多年，累了，也倦了，该让给他了。

“回皇上，草民年纪还太小，而且学识也不够，恐怕不能担当大任。”从来都没有想过要入朝为官，而且自己年纪过小，那儿能应付朝廷里的耳虞我诈，一定要推掉。

“这样的年纪应该可以为朝廷出一分力，而且没有做过，怎么知道不能胜任呢？不知爱卿觉得朕说的对吗？”你不去京城，我的皇儿怎么能回京呢?

“皇上，草民还有很多的东西都没有学会，希望皇上能给草民学习的时间，学成之后草民一定会报效朝廷的。”现在是能拖就拖吧，听皇上的口气是不可能放过自己的，虽然不知道是为什么。

“半年时间，朕是不可能在给你更多的时间了。”半年应该够了，等了那么久，已经没有精力在耗下去了。

“皇上。”希望能在争取一些时间。

“不用在说了，朕已经决定了，而且从现在开始，漆将军会随时跟在你身边保护你的，易公公去找漆将军过来。”这么多年的结也是时候解了，易公公忙出去找人。

“皇上，草民真的没有能力。”说的好听派人保护，其实根本就是监视，现在的官到底要做些什么，自己都不知道，而且伴君如伴虎，呜呜呜呜……人家不要做官了。

“朕准许你在书苑里找一个人做伴，这样就可以了吧。”别人想都想不到，真不明白他为什么要这么推辞呢？难道皇儿喜欢他的就是这

点。

“谢皇上，不过草民什么时候能回去呢？”回去找许淼商量一下，看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反正现在说什么都不可能推的掉。

“爱卿怎么还称自己是草民呢？”看着优紫，皇上不由得想整整自己那一点都不可爱的皇儿，不知道到时候能看见什么样的表情。

这时，易公公带着一个男子进来。

“臣见过皇上，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男子忙向皇上行礼。

“起来吧。漆将军以后就随身保护朕的这位优爱卿。”忙对他说明找他来的原因。

“下官见过优大人。”这位优大人应该来头很不小吧，不然皇上怎么会派自己去保护他呢？看来以后一定要好好和他相处。

“那里那里，漆将军太客气了，在下还没有官位呢？将军就不要多礼。”别人都是将军，自己还没有官位，还让对方给自己行礼怎么都说不过去。

“优爱卿可是我渺国未来的良才，朕今天特地把他从清水书苑请来，就是想和他谈谈对以后的见解，刚才听了优爱卿的一席话，朕现在是受益良多，还应该多谢优爱卿。”优紫才说完，皇上马上就接过说着。

“是皇上太谦虚了。”皇上在说什么啊，刚才明明没有说什么啊，有点乱了，这皇上到底在想什么呢?看来要快点离开了。

“下官一定会誓死保护优大人的安全。”听了皇上的语气，优大人应该是皇上很器重之人，而且优大人还是清水书苑的学生，为这样的人丢掉性命也值得。

“漆将军言重了，皇上，下官想先行告退，因为明天还有课。”希望皇上不要在为难自己了。

“既然爱卿这么说，易公公送优大人回去，漆将军今天就暂时不要过去，明天在让书苑那边安排好住处，漆将军再跟在优爱卿身边。”该

说的都说完了，明天在给皇儿一个惊喜吧，有点期待，希望不要和原来一样都是让自己失望。

随着易公公走了出来，坐上马车，感觉刚才的一切都象梦，不想了，先回书苑。

［正文:第三十一章］

回到小院的优紫还有点不敢相信，明明是皇宫里的公公，为什么不把自己送到大门让自己进清清院呢？非要用轻功掠过围墙，还躲过众人的眼睛，不知为了什么原因，而且皇上又是因为什么非要自己入朝为官呢？迷团太多，也理不出头绪，能商量的人也只有许淼了，忙出去找他，在走廊遇到。

“紫表弟？跟我来。”刚才到处都没有找到他，谁知现在一下就遇到了，有点不敢相信，但正好自己也有些话要和他说，正和优紫的心意，忙跟在许淼的身后，来到许淼房中。

“刚才你去哪儿了？怎么没有在房间？”希望优紫不要对自己隐瞒什么。

“在睡梦中，易公公把我带去见了皇上，而且皇上好象希望我能入朝为官，只是现在还没有决定官职，但是派了一个漆将军随身保护，明天漆将军就会过来，不知表哥有没有什么方法帮我推掉呢？因为我现在还小，不懂为官之道，如果不小心得罪什么人引来麻烦就不好了。”现在说出来还是觉得没有什么真实感。

“皇上？你刚说见过皇上。”不敢相信，皇上为什么来枫城呢？而且优紫说的漆将军，是禁军统领的那个漆将军吗？他可是一个传奇人物，为什么皇上派他到优紫的身边呢？……太多的疑问，但不知到底该从哪儿找答案。

“是啊，一个易公公带我去的。”是真的啊，有什么不对吗？

“易公公？”皇上私自离宫，还把大内总管公公也带来了，还悄悄的把优紫带出去，难道宫中出什么问题了吗？渺国其实不如表面上的那么平静，朝中势力分为五派：太后派、皇上派、太子派、宰相派和

中立派，表面上看是太后那边的实力强一些，但知道内幕的都知道太子派大部分兵权在手是最强的，而皇上和宰相那两派表面上看不出什么，但也不能让人小看，宰相是因为失去爱女后，不知因为什么原因拉拢一些大臣建立起的势力，太后曾想拉父亲过去，但被父亲拒绝，感觉中父亲只是表面中立，其实也加在了其中一派中，只是现在还不清楚。

“恩，回来的时候也是他送我回来的。”那个易公公应该不是个简单的角色。

“今天很晚了，你就先回去休息，有事明天在说。”明天优紫还要去书苑上课，先让他回去好好休息，这样才能独自好好想想。

离开许淼的房间，回到自己房中，优紫也上床休息了。

而在太子的房子，就没有那么的平静了。

“雨，为什么？为什么优紫不在？你都不告诉我？”紫吹非常的气愤，优紫昨天晕到，晚上自己去看过他，今天知道他还没有醒，如果不是刚才看见他的小厮好象在寻找什么，上去逼问才知道优紫又莫名失踪，而派去看望优紫的雨回来却什么都没有说。

“回来时遇到轩，聊了一会，就忘了。”告诉你，还得了，不知道你会做出什么事，于是找借口敷衍。

“算了，你在去看看优紫回来了没有。”不明白雨为什么就那么讨厌优紫，算了，现在也只想知道优紫有没有平安回来，看着雨的离开，觉得等待的时间都是那么漫长，最近太常去优紫哪儿，会给她带去危险，忍耐，只要在忍耐几天，就可以了。

这是哪儿，梦中吗？那个女孩是谁，这房间的布置也太华丽了吧，慢慢的靠近，对方好象没有发现，绕到女孩的面前看，真让人大吃一惊，看见一张和自己一模一样的脸，那女孩低头看着手中的书。

“我等很久了，你终于来了。”女孩好象感应到自己的注目而脸带微笑抬起头，目光注视着自己站的方向。

咦！不是在做梦吗？怎么会这样，有点好奇。

“不用好奇，快见面了，等了你那么久，也不在乎这点时间，我很期待哦，你可以回去了。”好象女孩能清楚的看见自己的一举一动，女孩说完就伸手一挥，感觉象电梯失去控制而下掉的感觉，一下就惊醒过来，优紫一下就坐起来，看看周围，还好，吓了一跳，胸口的心还在碰碰的乱跳，还以为自己会摔死呢？原来是梦，但是梦也太清晰了，就好象不是做梦，而是真的发生过，完全没有睡意，下床穿衣，倒杯水喝喝，反正都睡不着，就到书房去看书吧，拿着书却一个字都看不进，脑中不断的出现梦中女孩的脸和声音，她到底是谁？自己的双胞胎姐姐还是妹妹？疑惑？而且好象她一直在哪儿等自己一样，难道她就知道自己一定会去，迷团？怎么想都想不出为什么？

到了书苑时，优紫都还想着那个不知名的女孩。

“优紫出来一下。”突然自己班上的夫子在门口喊自己。

忙出去，就看见外面还站着昨晚见过的漆将军。

“优大人，下官从今天起，就要麻烦大人关照了。”漆将军恭敬的对优紫说道。

“将军，说的什么话，应该是我以后都要麻烦将军的照顾。”优紫也说着客气话。

“那两位慢慢聊，我还有事就不打搅了。”夫子看见两人认识，就找个借口离开了。

“这个时候将军怎么有时间过来书苑呢？”他不保护皇上吗？怎么会过来呢？

“大人难道忘了，下官昨晚接到的命令是随身保护大人，所以以后下官都会跟在大人的身边。”漆将军是一个一板一眼的人，昨天皇上的命令，一定会做好的。

“漆将军，你怎么在这儿？”紫吹看着眼前的人有点吃惊，他不是父皇的禁军统领漆君吗？怎么会出现在书苑呢？

“臣见过太子，太子千岁千岁千千岁。”看见是太子，漆君忙行礼。

“这里是书苑，将军不用这么拘谨多礼。”看到漆君要行礼，紫吹忙制止。

“臣遵命。”

“既然将军和雪夫子有话要聊，已经开始上课了，那学生先告退了。”正好有机会离开，优紫忙抓住就想开溜。

“难得遇到，优紫和漆将军我们一起回清清院，大家聊聊，好么？雨，去帮优紫请假，走吧，两位。”看见优紫又想溜，紫吹心中就觉得气愤，为什么他要这样对自己？真不明白。

不情不原的优紫也只有跟着来到紫吹住的紫缘院，三人正坐在湖中的小亭里，喝着茶闲聊。

“漆将军怎么会来到枫城呢？”不会父皇也来了吧。

“微臣是跟随皇上来的，皇太后最近因为生病而身体不舒服，所以皇上才出来拜佛为太后祈福，顺便就来了枫城。”虽然外面传说皇上和太子不和，根本就是误传，作为皇上的亲信都知道皇上有多在乎太子。

“是吗？生病？严重吗？”看来快了，让她这样死真是便宜了她，根本就不能消除心中对她的恨。

“原本很严重，但是昨天收到宫中传来的消息，说是已经痊愈了，现在没有什么大碍。”昨天刚听见时，让人觉得是奇迹，原本宫中的所有的御医都说只有听天由命，不乐观，居然在随着皇上出来的这段时间被一个女孩给治好了，难道真的是皇上的孝心感动了上天。

“是吗？”优紫和漆君都能从紫吹的声音中感觉到愤怒，那老太婆怎么还没有死，这么多年的计划难道又失败了吗？不甘心，真的不甘心。

优紫一边悠闲的喂着湖里的鱼，一边听着两人的谈话，其实现在她更想离开，一点都不想知道太多，秘密知道的越多死的也越快。

“皇上因为听到这个消息，决定在枫城的别院多住几天，而且明天还打算邀请清水书苑的所有学生都过去参加晚宴。”这个消息也是今天

早上才听皇上亲口说的，因为皇上要自己为优大人准备晚宴的衣服，真是有点难办。

“所有学生都去吗？可以不去吗？”和那些有权人家的公子坐在一起，想想就觉得无聊，优紫忙问。

“是的，而且下官已经为大人定做了晚宴的衣服，所以大人不用担心，明天就会送来了。”漆君回答道。

“大人？优紫还是书苑学生，漆将军怎么会称她为大人呢？她什么时候成了大人，这是怎么回事？”这到底是怎么回事？难道又发生了自己不知道的事。

“微臣忘记告诉太子，今天开始微臣就随身保护优大人的安全，这是皇上昨晚下的命令。”

“优紫，是怎么回事？”父皇到底在想些什么呢？有点不能明白。

“不知道怎么说，现在都让人觉得象做梦一样。”现在都想不通为什么皇上要自己这么一个无名小卒入朝为官。

看来所有的一切都只有见过父皇本人才能明白了，紫吹在心中暗暗的想着。

［正文:第三十二章］

看着眼前华丽而奢侈的布置，优紫真的想离开，但漆将军的步步紧跟，离开就显得是不可能的。

连水水院的女生都来了，一个个都打扮的是那样的美丽迷人而风情万千，清清院的男生都一个个一丝不苟的正人君子。

中间是皇上的位子，两边一边是男生一边是女生，而且位子都好象和家里的权位有关，只有优紫例外，男生这边先是太子，过来是优紫，再是许淼，虽然不知道是因为什么原因邀请自己，但皇上的邀请是不能不来的；再接着是漆将军，过来就是常瞪着优紫的男子……所以在场的人都对优紫很好奇，他是什么人？怎么能坐在太子旁边呢？费解。

宴会在皇上的一声令下拉开了序幕。看着场中间的舞娘们的舞蹈，优紫就觉得无聊，身子虽然柔软但动作单调，伴奏的乐曲也是单调而枯燥乏味。和以前看过的现场演唱会和音乐会相比，就显得太乏味无聊，但看看在场的每个人都一副很陶醉的样子，自己也只有假装了，但是要装到结束好难啊，现在脸上的笑容就要僵了，听着那样的曲真象在听催眠曲，怕不小心睡着，优紫只好吃着面前桌上准备的食物，口渴，但桌上只有酒，连对面水水院的女生好象都喝的是酒，现在的自己可是男生，怎么能说不会喝呢？端起杯轻轻喝一口，好喝，入口有着清香甘甜的感觉，太好喝了，于是一杯接着一杯的喝了起来。

看着旁边的优紫那样的喝法，紫吹很担心，这酒虽然喝起来清香甘甜，但很容易让人醉，但是现在还不知道父皇的想法，自己还不能动，看她那一杯一杯的喝法，难道不知道酒喝多了对身体不好吗？担心啊。

看着皇儿一脸的从容，但毕竟是父子，皇上知道他心中并不想外表那样，虽然表面上皇上是看着场中的舞蹈，其实一直都在注意着紫吹的一举一动，而且刚刚好象无意中看见了他脸上的担心。

“不要喝那么多，容易醉。”看着优紫那样的喝法，许淼真怕她等会喝醉做出什么无理的举动，忙悄悄小声的提醒优紫。

“真的很好喝，表哥。”优紫已经有点醉了。

“优紫，不要喝了，你已经醉了。”真是怕什么就来什么，希望等会优紫不要做出什么异常举动。

“呵呵呵呵……真的很好喝啊，大家说，我说的对吗？”优紫已经醉的不知身在何处，以为许淼不同意自己的说法，于是大声的寻求大家来赞成自己说的是对的。

立刻所有的一切都静了下来，就连音乐和舞蹈的舞娘，大家的目光都看着优紫，不明白她为什么象这样。

呵呵呵呵……心情好高兴哦，感觉好开心哦，飘飘的感觉，看见场中站着的舞娘，咦！在跳舞吗？我也要跳，好想跳哦，优紫才想到身子已经站了起来，走了过去，拉着一个舞娘的手开心的跳了起来，边跳边开心的笑，放下，再拉起另一个舞娘的手又跳着，笑着，看见的就象一只在花丛中嬉笑玩耍翩翩起舞美丽而顽皮的蝴蝶，于是大家都被眼前的一幕惊呆了，而忘了反应。

眼光看到了许淼，表哥？表哥，自己这么开心快乐，怎么能不和表哥分享呢？头有点晕，好多个表哥啊，摇摇头，优紫向着许淼走过去，突然，脚步不稳，伸手想抓住什么不要让自己摔到地上，手好象抓住了什么，跌进一个温暖的怀抱，还好表哥抱住自己，不然就要摔到地上了，笑脸抬头说道："表哥，优紫今天很开心，表哥呢？"

"紫，今天真的觉得玩的开心吗？"对方温柔的声音说道。

"恩，真的开心哦。"眼睛终于对上了对方的脸，咦！不敢相信眼前的脸，伸手摸上对方的脸，温温的应该是真人吧，不确定的开口："浅葱，是你吗？真的是你吗？"

"是啊，我一直都在你的身边。"浅葱一脸宠爱的看着自己怀里心爱的女子。

"不对，不对，有那里不对呢？到底是那里不对呢？"优紫边说着边努力的想。

"没有不对，我就在这儿啊。"虽然不知道优紫说的不对是什么，应该是自己为什么会出现在这儿吧。

"不对，这应该是梦，我一定在做梦。"肯定是在做梦，闭上眼，在睁开，还是在浅葱的怀里，这是怎么会事啊？为什么？为什么会这样呢？头更晕了。

"紫，我们回房吧，你应该休息了。"抱起优紫就准备离开。

"嘻嘻，不管了，既然是梦，那在梦里做什么都不会被人知道。"优紫开心的自言自语说着。浅葱有点不明白优紫这么说的意思，但是没有多久优紫马上就让他明白了意思。

“浅葱，你个大骗子。”而且还伴随着优紫的一个巴掌打在他脸上，怎么梦里打人手会痛呢？这个梦也太真实了吧。

不敢相信的看着怀里的优紫，为什么她要说自己是骗子呢？为什么还给自己一个巴掌呢？不懂，不明白。

巴掌声把其他人都惊醒过来，所有人都不敢相信刚才发生的一幕，就连皇上也不敢相信有人能打自己最爱的皇儿，而那个皇儿居然乖乖的站着被打，没有还手，怪异，太怪异了，难道还有什么是探子不知道的，值得深思。

其他人心中也在想着一个问题：这个无礼的男子死定了。太子是多么可怕的人，别看他平时随时戴着面纱一副病恹恹的样子，但是心狠手辣可是出了名的。

“紫，我没有骗过你啊，我什么时候骗过你呢？”最爱的紫，疼她都来不及，怎么会骗她呢？怎么都想不明白。

“骗子，骗子，你们都是骗子。”想到优雪紫这个名字，就觉得浅葱和紫吹都是那么可恶，眼泪也忍不住的掉下来。

“太子殿下，请恕微臣表弟的无礼，回去微臣一定会严加管教的。”优紫太大胆了，许淼真怕太子一怒之下会起杀意，那怎么跟风交代，没有被敌人杀而是被太子杀的。

“紫，你在说什么啊？为什么我都没有听懂呢？你不要哭，好吗？都是我的错，你不要哭了，好吗？”看见优紫的泪，浅葱真的好心痛，为什么？为什么优紫会哭呢？现在眼里心里都是优紫，看不见也听不见其它的。

“皇儿，这是怎么回事？”好象在不开口，皇儿就要忘了还有我这个皇上在这儿呢？再怎么说现在也是我是皇上，你怎么都应该尊重一下吧。

“以后再说，你没有看见现在我很忙吗？”这个老头也很会挑时间嘛，没有看见自己很忙吗？现在那有时间和你说。

“你那是对父皇的口气吗？来人，把太子怀中的人给朕抓起来。”气、气死人了，居然敢这样对我，不要以为我不能动你，还不能动别人。

双眼瞪着准备来抓人的侍卫，紫吹眼中带着浓浓的杀意，冷冷的开口：“谁敢过来，我今天还要看看谁敢过来抓人。”

抱紧怀中的人，冷冷的眼看着靠近的侍卫，大家都被太子眼中的杀意吓的停住了脚步，不敢轻易的再靠近，无奈的看着皇上，等着下一步的指示。

“你这个不孝的儿子，这就是你对父皇的态度吗？”气，真是气死人，没有想到皇儿为了他不惜和自己作对，不知该感到高兴还是失落。

“父皇，你应该没有忘记皇儿曾经说过，谁能拉下皇儿脸上的面纱，谁就是皇儿唯一的妃，而且这是皇爷爷生前就同意的，全渺国上上下下都知道的事，难道你想杀了你唯一的儿媳吗？我还记得皇爷爷好象还留的有圣旨吧，父皇应该也没有忘记。”说我不孝，那你自己呢？哼。

“儿媳？儿媳，怎么会这样呢？不对，他是男子，怎么能做朕的儿媳？”怎么变成这样了呢？虽然是很想他早日成婚，但是对方是男子，这要自己怎么接受、怎么接受？难道是报复吗？不要啊……

“我记得皇爷爷的圣旨里可没有提非的是女子啊，父皇应该也记得吧。”还好当时没有让皇爷爷写是女子，现在优紫做男装安全些。

“咦！好象是这样。”想想是没有写非女子不可，但是这种事要自己怎么接受。

“难道父皇还眷恋着这个皇位，那皇儿不会跟你争，但是优紫是我今生的唯一，别的我不会在乎的。”说着自己今生唯一的坚持。

“没有，父皇早就希望你能继承皇位。”怎么又说道皇位上了，自己早就厌倦了这个位子。

“在说什么啊？我头好晕，我要喝水，喝水。”头太痛，这些人在说什么啊，好口渴，要喝水，好想喝水。

“优紫乖，快拿水来。”听到优紫的声音，紫吹温柔的对她说。旁边的宫女忙端来水，接过放在嘴边不烫，才放到优紫的嘴边，喂她喝，看见她喝的很快，忙说：“紫，慢点，小心呛到，还有，别急。”

这个是传闻中的哪个太子吗？不象，他应该是一个多情而痴情的好男子，但是大家都疑惑了，他不是最爱的是宰相那个失踪多年的女儿啊，一直都没有变心过，怎么现在这么轻易的就决定娶这个男的呢？疑惑。

“儿臣希望父皇能尽快帮儿臣准备婚礼，儿臣的爱妃身体不适，儿臣就先离开了。”说完，就抱着优紫回自己在这个别院里的院子。

看着皇儿那样的离开，原本要给他的惊喜，现在变成他给了自己一个大大的惊喜，故意让水水院的女子也来，是希望皇儿能看中一个，现在可好，儿媳是有了，但却是个男的，为什么？为什么？到底是为什么？怎么会出这样的意外，没了心情，结束了宴会，皇上也回自己的房间休息，希望明天起来，发现一切都是在做梦。

［正文:第三十三章］

好暖和哦，是什么？不由得再靠近一些，手摸了起来，好光滑手感真好，到底是什么？咦！手不能自由活动了，为什么？怎么会这样？不情愿的睁开眼睛，对上另一双漂亮的眼睛，脑中有几秒的空白。

“你？你……怎么会在这儿？”怎么浅葱在呢？为什么？大脑还不是很清醒。

“睡觉也不安分点，现在有没有觉得哪儿不舒服？”睡梦中都会骚扰，刚才如果不阻止住她那不安分的手，现在不知会变成什么样，虽然那是自己一直想做的，但她的身体还不能承受。

不安分？是说我吗？看见被对方抓住的手，难道刚才睡梦中的摸的是……不敢相信，不对，现在不是想这个的时候。

“你、你、你怎么会在我的床上？”一急竟然没有发现，他是怎么进清水书苑，而且还在自己的床上，看来优紫是彻彻底底忘了昨晚的一切。

“紫，你不会是睡一晚就忘了一切吧，现在的你就快成我的妻了。”优紫醒来的表情好可爱哦，还好只有自己一个人看，想想昨晚被那些外人看了她醉酒后可爱的表情，现在都让人有想把那些人都杀了再毁尸灭迹，恨啊！

“什么？”妻子？这更让优紫本就不清醒的大脑更乱了，怎么了？到底昨晚发生了什么？为什么现在都不记得，而且看浅葱那一本正经的表情，应该不是骗人，对了，优紫好象想到了什么，忙说：“不对，我不是你家小姐吗？而且你是管家，我怎么会是你妻子了呢？”

“小姐？那只是为了接近忘了我的你的一个借口，谁让你要忘了我。”经过那么多年，相遇，你却不认识我。

“慢着，你说什么啊？怎么我都听不懂呢？”忘了他，自己什么时候认识过他又忘了他呢？到底在说什么啊，在侯城不是才第一次见到他吗？神啊！这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

“听不懂没有关系，只要记住以后你都是我紫吹今生唯一的妻。”过去就都让它随风而去，重要的是以后分分秒秒的每一天。

“紫吹？怎么又扯到雪夫子身上？”太乱了，怎么会越来越乱了呢？原来都还没有理清头绪，怎么现在又出了疑问呢？

“浅葱就是紫吹，紫吹就是浅葱，那都是我的名，浅葱是我们相遇时用的另一个不常用的名，而别人都知道的名是紫吹，所以我就是紫吹雪夫子，也是太子。”看着优紫一脸的疑惑和迷茫，还是亲自一次说出来的好，反正她是自己今生唯一的妻。

“你又骗我，你、你、你到底骗了我多少，现在就都一次说出来。”听了紫吹说完，优紫气死了，这个大骗子，到底骗了自己多少？隐瞒了多少？

“骗你？什么时候我骗过你？”因优紫的话让紫吹想起了昨晚她也说自己骗她，回房后，想了好久，只觉得唯一只有隐瞒过自己就是浅葱，还有别的吗？怎么都想不出来。

“放开我。”到现在，优紫才迟钝的发现自己在紫吹的怀里，忙挣扎着想离开。

“不放，我再也不会放手了。”从她拉掉自己脸上的面纱开始，好不容易有合理的借口霸占她，为什么还要在苦苦压抑呢？

“你、你、你……”优紫被紫吹的无赖样气的只能说出一个你，紫吹不是喜欢书苑里的一个不知名的男子吗？而且还有失踪的宰相千金，为什么还要缠着自己呢？不明白，真的想不明白。

“太子，皇上正在愉园等太子你们一起过去用膳。”从门外传来一个声音说道。

“知道了，你过去说我们马上就过去。”本来还想多抱一下优紫的，现在也没有办法了，反正以后有的是时间抱她。

放开怀中的优紫，紫吹先起来下床，穿好衣服，才扶优紫起床，帮她穿衣服。

“我可以自己穿。”想到刚才两人还亲密的睡在床上，优紫有点不好意思。

“别动，我帮你穿。”没有停手，紫吹还是继续帮优紫穿好。

几个宫女俨然有序的端着洗脸水和漱口水进来，两人漱洗好后，有两个宫女过来帮两人梳理头发，在带着两人来到愉园，皇上早就在那儿坐着了。

看着迟迟走进来的两人，想把昨晚当成是梦，是不可能的，皇上心中更加的郁闷，为什么唯一的儿媳会是男子呢？那皇孙呢？要去哪儿抱皇孙啊？原本的皇孙美梦现在是被意外中的意外击的粉碎，欲哭无泪。

“儿臣给父皇请安。”优紫大脑现在都还有点混乱，也不知道该怎么称呼皇上，于是什么都没有说，只是跟着紫吹做。

“现在没有外人，皇儿不必这样，起来吧。”不露痕迹，皇上柔声说着。

“谢父皇。”站起，小心的扶着优紫在桌旁坐下。

“想吃什么？可以让御厨们做。”既然要娶妃了，就不能再住在枫城了，看来这次是逃不了回京城的命运了，但现在优紫的身体有点让人担心，而且回京后，不知会发生什么事。

看着皇儿那么体贴的为优紫边搛菜边让她多吃点，看来皇儿这次也是用了真情，要怎么办呢？一个不小心会不会发生当年的惨剧呢？到底要怎么办才能两全其美呢？皇上心中对太子成亲这事感到棘手。

怎么想都想不起昨晚后来发生了什么，只记得那酒很好喝，好象喝了很多杯，但是后面的怎么都想不起，唯有等回书苑在问许淼了，他应该知道一些，优紫边无心的吃着碗里的饭菜边想着心事。

看出优紫的心不在焉，紫吹只好在一旁照顾她吃饭，不然她可能就只吃碗里的白饭。

这顿早饭就在大家各自的思绪中从开始到结束。

“皇上，请容许草民回书苑。”这样可能反而好，就不用入朝为官，而且先离开这个皇家别院，再找机会溜出书苑，继续没有完成的到处流浪观光，如果这次能成功溜出书苑，应该不会再有人寻找了吧，谁会愿意让一个男子做太子妃，以后可能还是皇后，想想就觉得可以行的通。

“那儿臣也想和太子妃一起回书苑。”优紫去哪儿，我也去哪儿。

“不行。”不能让他们两个就这么回去，但是现在可能已经传出去了，要怎么办呢？我的皇孙啊，到底怎么办？脑中灵光一闪——有了，摆出严肃的样子，皇上说道：“既然先皇曾留下圣旨，朕也不能违背，但根据每代的惯例，太子妃都出至水水院，毕竟以后是母仪天下的一国之母，那朕希望自己的儿媳也能不例外，皇儿应该不会反对，是吗？”

“但优紫本来就是清水书苑的学生啊，而且还是男儿身，那水水院是女子学院，既然都是一个书苑何必计较是水水院还是清清院的呢？”父皇那样说是有什么目的呢？不管什么目的，我都不要和优紫分开。

“皇儿，你好好想想，以后别人怎么看你的太子妃呢？而且你一旦成亲就要继承皇位，到时候优紫就是皇后，你要她怎么面对大臣的妻妾呢？你自己想想。”终于知道皇儿的弱点，怎么能放过呢？就不知道这个弱点到底对皇儿有多大的影响。

根本就插不进话，他们父子在说些什么啊，而且几时自己就成了太子妃，这些人怎么能不问过本人意愿，就做决定呢？难道就因为他们是这个国家的权利最高者吗？

“我……”优紫刚想开口表达下自己的意愿，才说出一个我字就被紫吹打断。

“紫，乖乖的，听话，现在我正和父皇商量事情，等会，你说什么我都听。”听听紫吹说的什么话，根本就把优紫当小孩哄，气的不想在说话了，优紫沉默的坐在一旁继续听这两父子说话，看见优紫听话的没有在开口，紫吹才继续和皇上的话题，说道：“父皇既然这么说，一定也应该想好解决的办法。”

“办法不是没有，就看皇儿的决定了。”姜还是老的辣，放出饵还怕你不上钩，皇上心中暗自得意。

“儿臣请父皇明示。”老狐狸一只。

“既然每代太子妃都出至水水院，为什么不让优紫也去水水院学习学习呢？而且皇儿也可以利用这段时间，随朕回宫好好学习，以便接位，难道皇儿不觉得这是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吗？”真亏自己能想到这两全其美的办法，最好是优紫能被水水院的女子迷住，到时候皇儿应该就会放手吧，希望如此。

“父皇设想的很周到，儿臣完全同意父皇的提议，不过儿臣希望父皇能让儿臣自己挑选陪在优紫身边的人，怎么说优紫都是儿臣以后的

爱妃，不能有任何闪失，不然到时候儿臣不知道自己会做出什么来。”优紫本来就是女子，去水水院，对以后的确有益无害。

听到这儿，优紫真的深深体会到命运不由人的道理，怎么这次又要去水水院呢？为什么？为什么？难道就因为自己无权无势，就应该被人指使来去。

［正文:第三十四章］

看着身边面无表情的优紫，紫吹能感觉到她在生气，但是不明白她为什么生气，努力认真的回想，好象没有什么事是能让她生气的啊。

“紫，你不是有话和我说吗？”刚才和父皇谈话时，优紫好象要说什么，现在可以说了啊。

不语，优紫的眼看着窗外的风景，好美。现在准我说话了，偏不说，这点权利和自由应该还是有的。

“怎么了？紫，你在生气吗？”到底是怎么了，优紫和自己经历了那么多的磨难，现在应该是苦尽甘来啊，怎么她却对自己不理不睬呢？只不过想和心爱的人一起快乐幸福的过日子这样简单的想法都不能实现吗？

优紫还是不语保持沉默，难道她打算一天都不和自己说话吗？而且明天就要随父皇一起回京学习，随便让国师找一个吉祥的日子举办婚事，以对父皇那只老狐狸的了解，表面上说是为了表示郑重才让国师选吉日，应该是想以没有好的吉日当借口来拖延自己完婚的日子，才不会让他如意，所以当时自己提出了今年年底之前不管什么原因都要完婚，如果不同意，那一个月后就莫怪我自行完婚。

看一眼还在看着窗外的优紫，紫吹只能在心中叹口气，还有好多的事要吩咐，只好无奈的召来一个宫女陪着她，自己离开房间去书房交代雨去办些事情。

“雨，你一会儿出去和暗部联系，让他们派人暗中在水水院保护太子妃，不要轻易的暴露身份，然后去书苑把轩找来。”来到书房，只有

和雨两个人的时候，紫吹小声的对雨说道，暗部每代都为皇上效忠而视死如归隐藏在渺国各处，但因为其中发生了一些特殊的原因当今皇上并不知道这个秘密的组织，而是直接属于太子授命，如果不是怕意外在发生，紫吹也还不想动用到暗部的力量。

看着雨离开，也不知怎么化解优紫对自己的冷漠，紫吹只好拿本书边看边等雨的回来，随便也让心情平静下来。

匆匆的离开别院，雨在街上繁华的地方随意乱走，发现身后没有尾巴，才来到一个房子的后门蒙上面进去。

“谁，光天化日下也敢入屋行窃。”一个声音从后方传来。

“是我。”听到声音，雨并不慌张，而是从容的转身面对来人，从怀里拿出一角绣着一朵红花的白色丝帕。

“属下不知是红主大驾光临，请饶恕属下的无礼。”看见丝帕，忙恭敬的跪地求饶。

“起来吧，把管事的找来。”这也不能怪对方，是自己从后门进来。

“红主请随属下到客厅等，属下这就找人去找管事过来。”站起来后，双手拍了三声就出现一个黑衣男，两人交谈一会，那男子就消失了，雨才跟在后面来到大厅等人。

“不知红主有何事来到蓝堂，请恕老奴怠慢之罪。”一个老年男子走进大厅说道。

“蓝伯，好久不见了，主子希望这次暗部能暗中全力保护太子妃在水水院里的安全，但也不能暴露身份。”现在都还无法接受那个男子成了太子妃，昨晚太子和皇上差点因为那个男子而一触即发的场面，现在想想都觉得象在梦中，太子那眼中浓浓的杀意和声音里的冷漠，都感觉是那么的让人没有真实感。

“老奴这就去办，不知红主还有别的吩咐吗？”太子妃？看来昨晚的传言是真的了。

“没了，那我也要告辞了。”交代完了，现在就是去书苑找轩，虽然不知太子找他有什么事，但太子的交代是一定不能违背的。

手拿着书，却什么都看不进去，脑中想的都是优紫，到底该拿她怎么办呢？但没有完婚前有些事是不能告诉她啊，万一被他知道，来抢走优紫怎么办？不能拿可能失去优紫这样的结果做赌注，因为根本就输不起，完婚后，我一定什么都告诉你，优紫，优紫，在等等，我一定什么都告诉你，绝不隐瞒。思绪一直在脑中反复循环，直到雨带着轩出现在紫吹的眼前。

“雨，出去随便看看。”这别院里，现在可能什么人都有，等会的话不能让人听见，雨了解的走了出去。

“你应该也知道失败了吧。”轩应该也知道那件事失败了吧，等这次回宫，一定要用更完美的计划。

“恩，已经收到消息了，没有想到坏在一个女子手中，让我也感到意外，昨晚听到你已经找到太子妃了，不会是真的吧？”昨晚才听说时，真不敢相信，而且刚才雨来找自己时，居然什么都没有说。

“找你来也是因为这件事，从明天你男扮女装陪太子妃去水水院，一直到她离开水水院，现在一时也找不到合适的人，只好委屈你一下了。”轩的医术高，武功也不错，有他陪着优紫，自己能安心。

“什么？男扮女装？不要，而且如果让他知道你重新立了太子妃，你以为他会就这么算了吗？”才不趟这混水呢？如果到时候那个他发狂亲自来，自己可是没有能力能阻挡，还没娶妻生子不想早死。

“他应该会去京城找我，不会来枫城为难你的。”要算帐也应该是找我，不知轩在怕些什么，都不知道他原来这么胆小。

“我有一个合适的人选，可以让她陪着太子妃，而且女人陪女人不是更好吗？如果我一个大男人去女子书苑被发现，对她们的声誉可是有影响。”如果到时要我负责怎么办？才不娶那种娇滴滴的女子为妻，为了以后的幸福生活，老妹，对不起了。

“说说。”看来是自己有欠考虑，就听听轩说的合适人呢。

“我妹，现在在女子书苑读书，而且医术比我还厉害，武功就一般般，还过的去，如果由她陪着太子妃，一定对太子妃有很大的帮助。”哎！可爱的老妹，为了你唯一的哥哥我只好牺牲掉你了。

“也好，那你明天带来这里，和太子妃一起去水水院，记住，不要忘了，你去准备吧。”想想，也好，本来选轩跟着优紫就是看中他的医术，现在知道他还有个更厉害的妹妹，这样也可以放心的回京城了。

离开后，轩急忙回家准备，不能让爹娘知道这件事，也不能明白的告诉可爱的妹妹，而且水水院是什么地方，老妹你能进去学习应该要感谢有我这么聪明绝顶交游广阔的哥哥，你才好命的能进去，所以你应该不会怪我，反而应该感谢我。

晚上，优紫还是和紫吹睡一张床，不愿意，也没有办法，还好过了今晚他就要回皇宫了，至少有时间让自己逃跑；虽然一天优紫都对自己不理不睬，但是晚上还是和自己睡在一张床上，搂着心爱的人一起睡，感觉真好，这两人真是同床异梦。

听着手下人的报告和吃饭时看见的情形，皇上现在也心情大好，没有想到这么快两人间就起了摩擦，真是天助我也。

夜，很快的就过去了，真舍不得分离，但是没有办法，小心的扶优紫上了马车，深深的看一眼，把她的身影牢牢记在脑海里、心灵的最深处，一直保持到下次的见面，舍不得放开手中握着的小手，千言万语都化在了眼中传给对方，看着紫吹的眼神和表情，优紫好象有一点点懂，又好象不懂，但因为气还没有消，既然决定要离去，就不要给对方一些有的和没有的，从对方的手中抽回自己的手，转过头看向别处。

“紫，你一定要等我。”看见优紫这样的举动，紫吹忍不住的说出心中的承诺，希望她能明白，能了解，短暂的分离是为了以后的永远。

马车开始动了起来，优紫没有回头，怕看见紫吹会动摇自己的决定。

终于到了，走下马车，外面站了一群女子。

“恭迎太子妃娘娘。”看见优紫下了马车，全部女子都齐声说道并行礼。

“起来吧，以后我也是院中的一名学生，希望能和大家和睦相处。”真麻烦，以后要独自面对，三个女人一台戏，现在这么多女人，怎么办？我不要做太子妃了。

“谢太子妃娘娘。”全部女子都站了起来。一个看来是水水院管事的女夫子走出来，对优紫说道：“娘娘是先休息呢？还是先上课？”

“我想先熟悉一下水水院，毕竟要在这儿打搅大家一段时间。”现在对这里是人生地不熟想跑都跑不了。

“叶子陪娘娘到处看看，有什么需要的可以找许嬷嬷，其他的人都散去，该做什么的就做什么。”随着话落，大家都散了去。

“娘娘，请恕我先行离开，一会还有课要上。”管事女夫子恭敬的说道。

“你去忙你的吧。”看着管事女夫子走了，优紫才放下紧张的心，看着眼前名叫叶子的丫鬟。

［正文:第三十五章］

“娘娘，奴婢以后就是娘娘在院里的贴身丫鬟，您有什么吩咐都可以交代奴婢去做，娘娘现在是想去哪儿呢？”昨天知道自己做太子妃在书苑时的贴身丫鬟，真感觉到是家里祖先的保佑，才有这么美的差事，今天再在怎么近的地方看见美美的太子妃，好高兴哦。

“以后我就叫你叶子，在没有外人时，你不用称呼我娘娘，好吗？”看着叶子一双不知人间险恶的大眼睛在自己的面前闪闪发光，就知道她应该是一个心地纯洁善良的女孩，但怎么都不能习惯以后天天有人从早到晚在耳边喊娘娘，听着就觉得怪异。

“娘娘就是娘娘啊，那以后奴婢要怎么称呼娘娘呢？”娘娘不能称呼娘娘，那要怎么称呼呢？娘娘说的话让人好难理解哦，叶子觉得困惑。

“这……让我好好想想。”这还真是个问题，如果让叶子直呼我的名字，在现在这个社会被别人听到，可能会让她丢了小命，但娘娘这个称呼自己也不能接受，到底要怎么办呢？优紫认真的思索着这个问题。

“你、你、你……怎么在这儿？”不敢相信眼前所见的，她不是就是那个可恨又可恶的娘娘腔吗？怎么几天没有见到现在却出现在这里？而且还穿着女装，天啊，一定是眼花加睡眠不好的缘故。

“小爱爱，你怎么会在这儿？”被打断思索，抬头看见一脸惊讶的表情，优紫也感到吃惊，为什么恩爱会出现在水水院？

“我是来做太子妃的陪读到水水院读书，那你呢？”想想今天早上一个不注意就被唯一的哥哥下了药，瞒过爹娘，然后威胁加利诱的骗来水水院，原本打算只要解开身上所中的药，再出去追杀那个可恶的老哥，没有想到能遇到娘娘腔东云这个意外，现在心中装的满满的是惊喜，帮他解毒后的几天也故意装住是无意的样子去红叶书苑外等他，都没有见到，一问书苑的人都不知道他去了哪里，以为以后都没有见面机会，心情才会变的失魂落魄而中了老哥的道，没有想到还因祸得福再见到他。

“你是来做太子妃的陪读？”看来和恩爱真是有缘啊，就不知是孽缘还是善缘？看见恩爱毫不迟疑的点点头，知道她是真的来做自己的陪读，优紫的心中也做了一个决定：这次可不能让她知道，自己才是真正的柳悠，不然以她的个性知道那么对欺骗和隐瞒，不会因为是太子妃而对自己手下留情。

“小爱爱，那我就告诉你，为什么我会在水水院，你可要有心理准备，希望不会吓到你。”好想看小爱爱知道后的表情哦。

“哼，本小姐的胆子没有那么小，说吧。”吓到我，也不想想本小姐是谁，我可是申恩爱，一定是娘娘腔顾做声势，想吓吓自己。

“我就是你要陪读的太子妃，小爱爱让我们以后好好相处吧。”优紫边靠近恩爱边告诉她真相。

“啊！”恩爱只能张大嘴，一脸吃惊，太子妃？他、他、他一个男子……是太子妃，打击，太大的打击，不敢相信听见的，可能是幻听。

“你不相信，叶子告诉她，我是不是太子妃？”小爱爱还是那么的可爱，有她陪着的日子一定不会无聊，这是来水水院唯一一件值得高兴的事。

“小姐，娘娘没有骗你哦，这位真的就是太子妃娘娘。”一直被忽视的叶子觉得终于娘娘发现自己的存在，好高兴哦，从刚才她们的谈话，那位恩爱小姐一定是太子妃娘娘重要的朋友，以后可不能得罪。

“怎么会这样？”到底发生了什么？为什么在相见时，他却是太子妃，到底发生了什么？恩爱的脑海有点混乱。

“小爱爱，来都来了，那我们先一起随着叶子熟悉一下以后生活的环境，等会你想问什么？我在告诉你，好吗？”在陌生的地方容易让人感觉到不安，先熟悉环境好一些。

“好。”等会说也好，可以趁这段时间理一下脑中的思绪。

于是，优紫和恩爱两人跟着叶子逛遍了水水院，水水院和清清院没有什么差别，唯一就是女子学习的教室和宿舍都在水水院里，只是分成了两边，而水水院的建筑比清清院的精致而典雅，处处充满了女子的柔美，每个女子的住处都有一个雅名，因为优紫这次是以太子妃的身份进的水水院，所以住在牡丹院。

几乎以前的太子妃都住过牡丹院，所以牡丹院还有一个名太子妃院。但优紫是一个例外，原来那些都是还是大家闺秀住在牡丹院，只是后来幸运的被选为太子妃，最后也顺利的坐上皇后的宝座，而优紫却已经是众所周知的当今太子妃，从那晚太子的表现，可以看的出对她用情很深，同时也打碎水水院里的一些女子一生的幻想和美梦。

牡丹院，还真是如其名，种的都是各种各样不同色的牡丹，而且还开满园，看着满园盛开的牡丹花，好是好看，但种一些别的不是更

好看吗？例如玫瑰、菊花等等，优紫在心中想到，好喜欢带刺的玫瑰，那样的美、那样的艳、那样的迷人，而且菊花也很美……

“叶子，现在是牡丹盛开的时节吗？”牡丹好象不是现在开花吧，优紫问出心中的疑惑。

“娘娘，有所不知，现在每个院一年四季都开着花，是每个院里花匠们每一代付出努力的功劳。”说到这个，叶子可觉得骄傲自豪。

“那牡丹院里不能种除了牡丹的花了吗？”希望不要如此，好想看见玫瑰、菊花、还有好多别的花。

“娘娘，奴婢也不清楚。”娘娘怎么这样问，难道她想种别的花吗？但原来的小姐只要能住在牡丹院就很高兴了，种别的花好象没有听说过。

“那你去问问，再来告诉我，现在我和恩爱就在里面等你。”不想放弃。

看见叶子出去，优紫和恩爱才来到院里的大厅坐下。

“东云，你失踪的这几天出了什么事？你怎么会当上太子妃呢？”坐下后，恩爱就迫不及待的问出心中的疑惑，他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小爱爱，别急，我一个一个说，第一我不叫东云，我的名字是优紫；第二我也没有失踪，只是回到以前的清水书苑学习和生活；第三个就解释起来有点困难，参加皇上举办的晚宴，过了一晚醒来，就是太子妃了，所以也不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而且还找不到人问，现在我也觉得困惑。”优紫，优紫这个名字真想把她丢掉，凭什么？要让自己用这个烂名字生活，恨，恨死紫吹那个大混蛋。

“咦！你不是红叶书苑的学生吗？怎么又是清水书苑了？而且你自己都不知道怎么当上太子妃，说出来也太让人不能相信。”明明是红叶的学生，怎么又是清水的呢？而且清水可不是一般人想进就能进、想出就能出的书苑，这个娘娘腔到底是何许人，谜；太子妃，怎么做的

太子妃？当事人却不清楚发生的过程，说出来谁会相信，这可是光宗耀祖的大事，能不清楚不明白吗？肯定是想隐瞒什么不为人知。

“知道你很难相信我说的，但我真的是从清水书苑逃跑出来的学生，然后被另一个表哥送去红叶书苑，而不知道怎么当选太子妃是因为那晚我喝醉了，后来发生了什么都不知道，等第二天醒来后才知道做了太子妃，我说的都是真的，你在不相信，我也不知道要怎么办了。”真的不是骗人啊，说的句句属实，如果恩爱再不相信，也没有办法了，谁让事情要发生的那么的离奇，不要说是一个女子要做太子妃，也要门当户对陪的上这个名号，而且当时自己女扮男装一个堂堂男子当选太子妃，连皇上都没有反对，这说的过去吗？怎么想都想不通，但又都是事实。

“那你怎么会来水水院呢？”看优紫那认真的表情，再不相信也只能相信几分，反正以后可以查查就知道真伪，不过他的女装打扮还真迷人，比院里的女人都美上几分，明明都已经是太子妃了，为什么还要男扮女装来水水院学习呢？真让人费解。

“都因为皇上一句‘太子妃都出至水水院’，所以现在我就在这里了。”命苦啊，别人一句话就决定了自己的去留。

“太子妃都出至水水院这到是真的，以后我会帮助你的，你就放心吧，相信我申恩爱。”原来是这样啊，以后我一定要好好保护优紫，虽然他是男儿身，但是柔弱的比女子还象女子，可能就因为这个原因哥哥才让自己来做陪读，应该是要保护他。

“我相信你，小爱爱，我们出去随便走走吧。”以恩爱的医术值得让人相信，但叶子去了那么久，怎么还没有回来，出去看看吧。

两人一起出了牡丹院，一边看风景记路一边闲聊。

“你是不是想在院里种别的花呢？”让叶子去问，应该是有想种的花吧。

“恩，我喜欢很多花，如果有各种颜色的就更好了，刚才经过其它院的时候，好想进去看看，但是水水院应该和清清院一样吧，不能随

便进别人的院。”刚才经过那些院时，好想进去哦，但上次误闯太子院的事，还历历在目，可不希望才来第一天就给自己找敌人。

“想进去看就进去啊，你是太子妃啊。”有点不了解她了，明明是太子妃，进去了也不会有人说什么啊。

“谁说的清楚呢？说不定哪天就是一个被废的太子妃，而且水水院的女子应该都是名门闺秀中的名门，对了，恩爱以后你也要小心点，不然惹上什么麻烦就不好了。”差点就忘了，以恩爱的性格一不注意可能就惹上什么麻烦，到时候出什么意外，就不好了，怎么说都是自己拖累她的。

“我才不怕呢。”哼，还怕她们不来找麻烦呢？到时候让她们知道本小姐可不是那么好惹的，到是有点担心优紫，如果在自己没有陪在她身边时，发生什么事就不好了，想想，恩爱就觉得心情有点烦躁，但是想到她刚才担心自己的话，心里还是觉得暖暖的，虽然不清楚为什么这样，但有点幸福的感觉。

“咦！那不是叶子吗？”看见远处跪着的女子有点象叶子，发生什么事了，而且站在叶子面前的两个女子应该是这的学生吧，他们在说什么呢？有点担心，优紫跑过去，一不注意撞到一个从旁边走出了人，身子摇晃差点摔到地上，还好被后面追上的恩爱扶住，忙又想跑过去看叶子。

“娘娘，请注意你的举止，应该优雅稳重，而不是象现在这样。”一个刻板又严肃的声音说道。

“对不起，因为有急事。”停住脚步，看着对方，哇，好严肃的一个人哦。

“幻夫子见过太子妃娘娘，娘娘千岁千岁千千岁。”自称幻夫子的女人向优紫行礼。

“夫子不必这样，而且我还是书苑的学生啊。”原来是书苑的夫子，但是一脸面无表情的严肃样还是有点让人紧张。

“娘娘既然知道是书苑的学生，就请以后不要做出会让书苑蒙羞的言行举止，请娘娘紧记，那就不打搅娘娘了，请恕下官先行告退。”幻夫子说完，有礼而动作很优雅的转身离去。

长长的呼出一口气，这个幻夫子给人太大的压抑感了，给人的感觉应该不会只是一个书苑夫子这么简单，优紫心中想到。

［正文:第三十六章 暗波汹涌的水水院之一］

三人都发现了优紫，虽然对她出现在这里有点吃惊。

“见过太子妃娘娘，娘娘千岁千岁千千岁。”两人一脸的高傲样，看就不是容易对付的人。

“免了吧，不知我的丫鬟做出了什么，要跪在地上。”不是有打狗也要看主人吗？这两个人是故意找茬吗？

“这贱婢刚才犯了院规，被我二人发现，所以正在帮娘娘管教，免得传出去可是会让书苑的声誉蒙羞，那样可就不好了。”哼，不过就是一个贱婢，教训了，又怎么样，你一个空有太子妃头衔的人，敢对我们怎么样。

“贱婢？本太子妃身边还没有过贱婢，叶子起来，我们走。”贱婢，看两人那鄙视的语气，好象根本就没有把我这个太子妃看在眼里，虽然本人也不稀罕这个位子，但也不是人人都可以欺负我。

看着叶子一脸为难的表情跪在地上没有起来，而另外两人脸上那得意的表情，气，简直就让人气的失去理智，过去拉起叶子，转身离去而没有看见站着的两人眼中阴险。

好难得的表情，原来她也会生气啊，恩爱觉得看见那样的表情太难得了，不免对那两个水水院的学生，心生佩服，临走时多看了眼两人，咦！那两人眼中的表情原来看过，不怀好意，以后要多注意点，心中边想边追上优紫的脚步。

回到居住的小院，才放开叶子的手，不解的问道：“叶子，刚才为什么不听我的话站起来？”

“娘娘，请原谅奴婢，怕给娘娘您以后带来麻烦，所以奴婢才没有起来。”叶子惊慌的跪下解释刚才的原因。

“叶子，我没有怪你，你起来坐着慢慢说，你为什么会跪在哪儿？”看来叶子误会，以为自己要处罚她。

“奴婢不管在娘娘面前失礼，被人看见会杀头的，奴婢站着就可以了，原本去问许嬷嬷，然后回来的时候，听见兰小姐和菊小姐在说娘娘的不是，奴婢一急就忘了分寸出去让两位小姐不要乱说，所以被罚跪，都是奴婢不好，请娘娘责罚。”没有想到才见面叶子就这么维护自己，但从她话中可以知道水水院真是一个什么都讲规矩的地方，以后一定要多注意。

“叶子能告诉我，她们都说了些什么吗？”有点好奇，是什么样的话能让叶子忘了分寸。

“兰小姐和菊小姐说娘娘是个男子，凭什么做太子妃？明明娘娘就是女子，她们为什么要这样说娘娘呢？”真不明白，娘娘那么漂亮娇弱，就是一个女子，她们怎么说是男子呢？而且从来都没有听说过男子也能做太子妃。

“她们说的都是真的，我是男儿身。”都是混蛋紫吹，原来女扮男时，没有人怀疑自己可能是女子，现在做回女子，反而大家都相信自己是男子，现在说是女子，谁会相信，才不想见一人就解释自己是女子，那多麻烦，不如就干脆做男子，但是这是什么世道啊？

听到优紫的回答，对叶子可说是一大打击，怎么会这样，不敢相信。

“原来我是在清清院，因为太子妃这个头衔才来这里学习，所以以后你听见说我什么的都当作没有听见，就可以了，那兰小姐和菊小姐是谁家的小姐，叶子你会那么怕她们。”反而对那两个女子的身份有点好奇。

“兰小姐和菊小姐都是太后的侄孙女，是最有可能成为太子妃的人选，而且原来兰小姐和菊小姐就住牡丹院，所以水水院的人都怕得罪

她们，但今天娘娘这样对她们，以后一定会来找您的麻烦。”好担心娘娘哦，当时冷静点多好，但后悔也没有用。

“麻烦吗？这样也好啊，恩爱你不可以出手，需要你帮忙时，我会告诉你。”原来的生活太平淡，而且现在可是一肚子的火，有人自动来当灭火器，为什么要放过呢？在也不当那个什么都不做的人，我的命运握在我的手中，我要反击；但是不能把恩爱连累进来，毕竟对方的后台是太后。

“听你的。”看来好象很好玩，老哥真要谢谢你了，恩爱现在也心情愉快。

“叶子，这里还有没有住过的院子吗？”那两人住过的地方，才不住呢？

“对了，有一个没有名的院，一直都没有人住过。”记得好象有一个院一直都没有人住。

“带我去。”跟在叶子后面来到了那个偏僻的小院，满院的杂草和满屋的灰尘，看来真是太久没有人住过，难道是因为它很偏僻吗？不管了，就决定住这里，优紫就动手亲理灰尘。

“娘娘，这些奴婢做就可以了。”叶子被优紫的举动吓到了，娘娘是千金之躯，怎么能做这些呢？

“不用紧张，叶子，既然决定住这里，那就要动手啊，不然什么时候能住呢？要不你整理屋里，我和恩爱去整理外面杂草。”这里应该可以随便种什么了吧，真高兴有这么一个地方。

不管叶子的阻挡，优紫来到外面拔着杂草，忙了好久三人才忙完，经过商量后，决定给恩爱一小块种草药，其它的都由叶子找来花匠种各种各样的花，看着现在还光秃秃的泥土，想这以后会长出各色不同的花，优紫就好期待哦。

第一天就这样过去了，现在优紫终于睡在床上了，明天就要去学堂里了，不知以后还会发生什么呢？而恩爱住在优紫旁边的一间屋里，她现在同样的睡在床上，心中想的却是只要以后遇到今天的那两

人，一定要她们尝尝什么叫生不如死，居然敢欺负自己要保护的人，哼，等明天老哥把贴身丫鬟红儿送来了，就有你们好受的。

天亮了，叶子进来帮优紫整理好一切，就带着她来到饭厅，看见恩爱早到了，而且她的贴身丫鬟也站在她身旁。

“红儿，也来了。”优紫并不感到意外，只是随口问问。

“奴婢参见太子妃娘娘，娘娘千岁千岁千千岁。”哇！好美哦，这就是太子妃娘娘啊，今天一早就被少爷带出府，后来才告诉小姐做太子妃的陪读，要自己进来照顾小姐，没有想到真的可以见到太子妃娘娘。

“起来吧，以后不用这样，难道几天没见，你就不认识我了。”原来红儿可是很恨自己，怎么几天不见，就对自己这么恭敬有礼。

站起，有点疑惑，什么时候见过太子妃吗？想不起，抬头盯着她的脸瞧，有点熟悉，想，再想，终于想到了，伸手指着对方，说道：“你、你……是那个娘娘腔。”不敢相信，怎么他会是太子妃，红儿怎么都想不明白。

“恩爱，你最好以后让红儿注意一点，如果被外人看见，可能就不好了。”红儿这样太失礼了，如果被书苑其他人看见，不知道会有什么后果，优紫不免觉得担心。

“谢谢娘娘的提醒，奴婢以后不会再犯了。”红儿也觉得刚才真的有点失了分寸，但是太过吃惊了啊，下次一定要注意。

“先吃饭吧，红儿以后一定要记住。”优紫再提醒一次，毕竟太子妃对于很多女人来说都是有很大的诱惑。

当优紫和恩爱一起出现在教室里时，还是引起了一些人的注目，议论纷纷。

“不会吧，他就是宴会上的男子。”有点不敢相信，比女子还美，真是个大美人。

“难怪太子会被迷惑。”不过就是美一点有什么得意的。

“哼，恐怕他也活不了多久，难道大家都忘了过去的事吗？”别高兴的太早，会怎么死都不知道？

“别说了，小心被听见。”

“我说的都是事实，听见就听见，怕什么？大家不都知道呢？”说的事实，就怕他不知道。

……

叽叽喳喳，想不听见都听见了，优紫还是保持着原样，让人不知她心里在想什么，其实她很在意刚才有个人说的大家都知道，知道什么呢？既然大家都知道的事，就不应该是秘密，看来等会有事做了，真是好奇啊，会是什么？

夫子讲了什么都没有听进去，一心想早点回去问叶子，有了。

“娘娘，你怎么了？”夫子终于注意到优紫的举动，她可是太子妃，千万不要出什么意外才好，想想太子就觉得背在冒冷汗。

“好痛，肚子好痛，太痛了。”为了表现的逼真一点，优紫狠狠的掐了大腿一下，眼泪就流了出来，掐的太用力了，好痛。

“那娘娘先回去休息，下官马上去找御医过来。”太子妃怎么会突然肚子痛呢？

“夫子，学生可以陪娘娘回去，而且学生也会一点点医术，夫子不要担心。”恩爱觉得优紫的肚子痛的有点古怪，但做为她的陪读，当然不能放她单独行动了。

看眼是太子妃的陪读，应该能相信，忙让她扶太子妃回去休息。

走到没人的地方，放开手中的优紫，刚才扶她时，就顺便把过脉，没有异常，看着她希望她给自己一个合理解释。

“小爱爱，难道你都不好奇那些人说的吗？”知道装病逃不过她的手中，但是也不想隐瞒她。

“就为这个，你就装病。”不敢相信，想知道，回去后就知道了啊，何必急在一时。

“小声点，万一被人听见就不妙了，快扶着我回去。”恩爱那么大声被人听到了怎么办。

无奈的重新扶起优紫的手朝小院走去。

［正文:第三十七章 暗波汹涌的水水院之二］

两人在回院的一个走廊快拐弯的地方，停下了脚步，不是两人想偷听，而是听见了不得不停下脚步的话题。

“主人对太子妃的事,有什么交代吗？”

“没有，只是让你注意一点。”

“你回去禀告主人，说音知道了。”

听到这儿，优紫和恩爱两人都忍不住好奇，一起悄悄的伸头看那两人是谁，看起来象是丫鬟，如果不是偷听到两人的对话光看她们的样子一点都不会觉得两人有联系，伪装的真好；而那两人可能怎么都没有想到优紫在上课的时候会回院并听到两人的对话，放心的离开了。

优紫和恩爱心中的疑惑更多了，看来这个女子书苑不知还藏了多少秘密，边想边回院，进去就看见叶子和红儿在忙着打扫和整理。

“叶子，先不要做了，我想问你一件事。”优紫边进去找椅子坐边说着。

“娘娘，您怎么回来了？”叶子忙问道。

“是夫子同意，我就回来了，对了，叶子你有没有听到书苑里的人说我活不久的事。”好奇啊，为什么会活不久呢?

“娘娘，您不要听别人乱说，其实这件事说起来和太子有关。”叶子有点犹豫不知该不该说出来，毕竟是关于太子的事。

“太子？怎么和他有关呢？叶子快说，有什么我担着，你不要怕。”更好奇了，和紫吹有什么关系呢？好想知道。

“娘娘和恩爱小姐听奴婢说，这要从多年前说起了，原来太子有个深爱的女子，就是当今宰相的女儿，后来在她五岁时不知什么原因在家里失踪了，然后太子没日没夜到处寻找，但怎么都找不到，当时的

皇上，也是太子的爷爷，看见太子这样，就想给太子重新定个太子妃，怪事就出现了，皇上中意的女子，后来不是疯了就是被人暗杀了，弄的人心惶惶，不知出了什么事，皇上一狠心就召了当时尚书府的小姐上朝，决定当着所有大臣的面宣布她做太子的妃子，更怪的事也出现了，那女子在皇宫大殿上死了，后来有人说是死像很恐怖七窍流血而亡，御医都查不出是什么原因，只有不了了之，于是太子当时要求皇上下了一道圣旨，以后不管谁把太子脸上的面纱拿下就是太子妃了，不过也有做好被杀的可能，有些人以为是很容易的事，不知死活的去拿太子的面纱，其实那才是恶梦的开始，听说全部都死了，而且是被太子当面杀的，所以就没有人敢做了，原本皇上把皇位传给现在的太子，不知什么原因，太子当时没有即位，而是太子父亲吴王坐上了皇位，这件事渺国人应该几乎都知道，所以才有人说娘娘活不久，但奴婢相信娘娘一定鸿福齐天会长命百岁。”叶子说着这个在渺国不算秘密的秘密。

“怎么我没有听过呢？”恩爱觉得奇怪了，都知道的事，为什么她不知道？说不过去啊。其实是因为她忙着研究新药，哪儿有时间去听这些流言闲语。

“我也是现在知道啊，不必为了原来不知道而感到奇怪。”说了一个小谎应该没有关系，发生那些事的时候都不知道当时的我在做什么呢？优紫在心中想着。

“真不想去书苑了。”这里根本就不能和清清院相比，在这不知暗处有多少的眼睛在看着自己，真不舒服。

“优紫，做为渺国未来的皇后，你更应该努力。”看着这样的优紫一点都不象原来的她。

“恩爱，你应该知道女子无才便是德吧，我没有做才女的打算，而且这个社会能容得下才女吗？”说的可是事实啊。

“下午可是箭术课，随便你。”为什么每次都说不过她呢？

“箭术，好啊，我要去，现在让我小小休息一会。”要养足精神好应付下午的课。

穿着紧身衣，手拿弓箭，优紫可高兴了，真正的弓箭呢？在清清院时，大家都很精通箭术，所以上功夫课时，夫子教的都是拳术。

“好了，大家拿好手中的弓箭，眼看前方，集中精神，把箭头瞄准前方靶上的红心，再放开手，这样就可以了，来，大家做一次。”夫子边说边演示给学生看怎么做。

眼看前方，集中精神，把箭头瞄准前方靶上的红心，再放开手，优紫边想着刚才夫子说的话边做，手中的箭飞了出去，咦！发生了什么事，怎么会这样呢？明明对准的是靶中红心，箭怎么射在了那位兰小姐的头上了。

兰小姐从惊吓中反应过来后，哇就哭了起来，刚刚真是吓死她了，当箭向着她飞来时，还以为会就这样死去，呜呜呜……怎么会这样？明明一个什么都不是的太子妃，还想杀死她，决不能就这样放过她。

在现场的其他人都不明白为什么会这样呢？太子妃的箭明明对准的是箭靶，怎么会射到兰的头顶呢？

看着箭好好的插在兰的头发中，这个场面有点滑稽，虽然不明白是什么原因手中的箭飞到了她头上，但是优紫憋不住笑，笑出了声。

看眼优紫，夫子也不知该说她什么，因为大家都看见她的箭是对准了箭靶的，没有错误，只好对着大家说：“今天的课就上到这里，希望各位回去后多练习，好了，大家都回去吧。”

“谢谢夫子的教导。”所有的人都回自己的小院。

回到小院，优紫努力回想箭场上的每一个细节，怎么都想不明白问题出在哪儿，只能说有点邪门，看来和水水院犯冲，应该早日离去。

“恩爱能帮我个忙吗？”优紫来到恩爱的房间。

“什么事？”不知道优紫会因为什么过来。

“你知道人皮面具吗？就是那种可以装扮成别人的东西。”恩爱医术高，应该有人皮面具吧。

“有啊，你要？”

“恩，我出去办点事，你能把它借给我吗？”希望她不要拒绝。

“可以，但是我也要和你一起去。”

“那就快点，我们两就扮成红儿和叶子现在就出去，你只要把红儿扮成我的样就可以了，因为知道的人越少越好，快点。”真是天助我也。

没过多久，优紫和恩爱轻松的就出了书苑，两人一起来到了心相印茶楼，看见心岚，优紫太高兴了，还好他还在茶楼里，真怕会扑空，走到心岚身边小声说：“岚，我是优紫，我有话要和你说。”

“客倌，随我来。”听出是优紫的声音，但是面容怎么变了，有一秒的迟疑，马上就脸带着职业笑容的跟对方说着。

一起来到一个包厢里。

“你到底是谁？”记得许淼前几天来说过优紫做了太子妃，现在应该在水水院，眼前这个自称是优紫的人到底是谁，来这里有何居心。

“岚，我真的是优紫，是因为人皮面具，不然我怎么出水水院，时间不多，你听我说，这是我大部分的家当了，你帮我在城里找一个可以做生意的店，在找人去察城找花花楼的嬷嬷，把这封信交给她，一定要快点去找她，好吗？我找不到别人帮忙了。”希望心岚不要拒绝，不然真的没有别的办法了。

“你要做什么生意？”从来都不知道优紫还想做生意。

“开家青楼，岚，你帮不帮我？”语不惊人死不休，吓到心岚和恩爱。

“紫，我肯定帮你，但是你可以做别的啊，我可以帮你，为什么要开青楼呢？”好人家的女子怎么能跟青楼有关呢，而且紫现在还是太子妃，真不明白，她怎么想开青楼呢？

“那就行，我等着，以后会让人过来问的，那我先回去了，出来太久容易被人发现，岚一定不要忘了，越快越好。”优紫说完就和恩爱离开茶楼回书苑，这是唯一的办法了，希望能成功。

还好回来的快，没有被人发现，吃过晚饭，优紫和恩爱两人分别坐在院里的空地上的两张躺椅上，悠闲的看着满天繁星，一闪一闪的好漂亮。

“为什么想开青楼？”一直想，都不明白她为什么这样做。

“秘密，佛曰不能说，以后你就知道了。”说的时候还没有到。

“也是，没有永远的秘密。”总会知道了，不说，算了。

“想早点离开吗？”她应该不喜欢呆在这样的地方吧。

“住在哪儿都一样。”

“你能在帮我做一些药吗？”

“什么样的？你说出来，我尽量。”不知这次她要什么样的药呢？

“想了一个好名字‘浓情蜜意’或者‘郎有情妹有意’。”

“是什么药啊？”听名字怎么这么怪异。

靠近恩爱的耳说着这般这般，恩爱听的是越来越觉得的面红耳赤，她怎么会想要这样的药呢？出乎意料，最后还是答应帮优紫尽快做出来。

［正文:第三十八章 暗波汹涌的水水院之三］

在水水院里，不知不觉的也过了几天清静的日子，这只是优紫的错觉，恩爱还是发现了一些不寻常的痕迹，只是优紫没有发生什么意外，就睁只眼闭只眼假装没有看见，但对方并没有因为这样而收敛，反而动作越来越频繁而大胆，看来不能在坐以待毙了，应该反击。

夜又来临，恩爱抱着被子出现在优紫的房中。

“怎么了？睡不着吗？”原本准备睡下的优紫看见恩爱和红儿一起出现在房中，吓了一跳，男女授受不亲，恩爱现在是想做什么啊？

“晚上风吹树叶晃动的影子映在窗上，好怕，我想在你这里睡。”随便找个借口敷衍优紫，让她能同意就行。

“可是这屋里只有一张床，不会是……”难道恩爱想一起同床共枕，虽然都是女子没有关系，但别人现在都以为自己是男子，传出去多不好，有点不好说出后面同床的话语。

“我和红儿睡地上，就可以了。”既然来踩了几次点，今天对方应该会来，放优紫一人过于危险了。

“那我睡地上吧，毕竟你们都是女子，叶子，拿被子铺在地上。”毕竟是主人，怎么能让别人睡地上呢？优紫忙从床上下来，等叶子铺地铺。恩爱也没有拒绝，既然对方是冲着优紫来的，优紫睡地上更好，在她睡前喝的水里悄悄的加了一点增加睡眠的药，等会应该不会惊醒她。

因为是太子妃要睡的地方，叶子一点都不敢马虎，铺了一个软软的地铺，优紫睡上去后，恩爱和红儿也上床睡好，叶子把桌上的灯光调的很暗，才出去回房休息。

不一会儿，就听见优紫发出均匀的呼吸声，恩爱知道她应该睡熟了。

“红儿，怎么样？”红儿应该察觉到什么。

“对方来了，不止一路人，明处一路，暗处的不能确定，但是暗处的都没有动，怎么办？小姐。”刚才就注意到了外面的一切，现在就等小姐决定了。

“杀了明处的，要干净利落，不要留下痕迹，解决了就先回来，我们再静观其变。”既然敢明着来，那就不用手下留情了。

恩爱的话语一落，红儿的身影就从窗飞了出去，一会儿工夫，红儿就若无其事回到屋里的床上。

“解决了，暗处的好象都在观望，没有出来的意思。”红儿小声的向恩爱禀告一切。

“没有让人发现是你吧。”虽然相信红儿的能力，还是问一下能安心。

“红儿做事，小姐放心。”那些人想知道是谁做的，除非在苦练几十年吧，和我比没门。

“今晚应该不会再有什么动静，睡觉吧。”刚才应该起到杀一儆百的效果，今晚对方应该都不会在有什么行动，恩爱和红儿一起睡去。

一大早，优紫在叶子的惊呼中醒来。

“怎么了？叶子。”没有睡醒，好想在多睡一会，叶子一大早在哪儿鬼叫什么啊。

“娘娘，不好了。”院里难得发生那样的大事，也是因为担心娘娘的安危，自己的行为才有点失常。

“叶子不要乱说娘娘不好了的，娘娘不是好好在你面前吗？”恩爱醒来就听见叶子说的话，心里觉得有点不舒服，优紫有自己的保护，还会出问题。

“小姐，对不起，奴婢是说错了，但是真的出大事了，今一大早发现院里死了一个人，看上去不是院里的人，原来一直都没有发生这样的事啊，所以奴婢也是担心娘娘的安危，才说错话了。”那个人手里还拿着剑，原来娘娘没有来什么都没有发生，现在才来没多久，就出现这样的人，人家也是担心啊。

“好了，叶子出去准备饭菜，这儿就我和红儿来就可以了。”恩爱不想让叶子在说下去，这些优紫不必知道，看着叶子出去后，恩爱和红儿一起帮优紫整理，没要多久三人都一身清爽的出现在饭厅。

好吃，今天的粥熬的刚刚好。

“娘娘，昨晚兰小姐和菊小姐的人过来告诉奴婢说今天是书院里所以小姐们的固定聚会日，希望娘娘和小姐也能去。”叶子突然想到昨晚回房休息时听到的。

“那今天不上课了，大家都去，恩爱，我们也去吧。”不去应该不好吧。

“好啊，我还没有参加过这样的聚会呢，有点好奇。”哼！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本小姐就去看看她们到底想做什么，哎，还真要

感谢笑面虎哥哥的多年教导，不然都没有能力面对这院里的一切，看了红儿一眼，红儿点点头，表示自己知道怎么做，小姐不用担心。

回皇宫的紫吹，自从分开后每天都挂心着优紫的一切，常常会不自觉皱起眉头，不知优紫有没有好好吃饭，晚上有盖好被子吗……就在这样的担忧中回到了皇宫，看着眼前往日熟悉的一切，觉得是那么的刺眼，独自离开属于自己的寝宫，来到母后原来住过的宫殿，什么都没有变，屋里的一切都还是原样保持着干净，可以看出常有人来打扫，唯一变的就是母后早已不在人世，这里自从母后死后，就没有一个人再住过，宫女太监都没有，是那么的冷冷清清，看着一切，脑海里还能依稀记起母后生前在屋里的一举一笑，是那么模糊不清，所有的一切都是被那个该死的女人毁了的，越想越恨，手不自觉的握成拳头，心中也更加的坚定一定要杀了她，因为她太可恨了。

“微臣参见太子，千岁千岁千千岁。”在旭日宫没有见到太子紫吹，猜想他应该是来了这里。

“风，起来吧，这没有外人，不必这么多礼，有什么事？”风应该了解自己不喜欢有人来这里打搅自己的哀思，他出现在这里必定出了什么事。

“在宫里，人多嘴杂，还是注意点的好，我们进去说。”风小声的说着。

两人来到里屋。

“是他们有动静还是她？”应该是他们都有什么举动吗？

“宰相那看不出；只是侯城太守已经离开侯城朝京城而来，近日应该就能到达；她好象前不久大病初愈，也还没有什么动静，和这事相比那些都不重要，接着要告诉太子的是另外一件发生在京里的奇事怪事。”当时看见，可是吓了一大跳，现在想起都觉得不可思议。

“是吗？”能让风觉得是奇事怪事的一定不简单。

“那日如往常一样，悄悄躲过众人，来到她寝宫外，居然看见小姐在里面给她治病，如果不是亲眼所见，我说怎么都不会相信，当时觉

得疑惑时，小姐竟然向我藏身的地方看了过来，而且还了然的一笑，好象她早就发现了我，于是，派出密探监视小姐，小姐也没有说什么，只是专心的给她治病，治好后，小姐就离开，亲自带着几个手下跟在小姐后面，但是，后来小姐就在我们大家的眼前消失了，谁也不清楚发生了什么。”说出来都觉得当时太神奇太诡异，如果不是亲眼所见，怎么都不会相信。

“不对，那人绝对不会是紫，因为当时她在清水书院，不可能出现在京城。”略一思索，紫吹觉得那人不可能是紫，但对方为什么要假扮优紫，有点不明白。

“不，我可以用性命发誓，那人和小姐绝对长的一模一样，不会错的，只是没有想明白小姐什么时候学会医术和那出神入化的功夫。”怎么都没有想到平时柔弱的小姐还身藏不露。

“紫，不会武功，前不久还因为许淼强留下在书苑练功而晕到，你还会觉得她有武功吗？如果你还怀疑可以去问轩和雨，他们都看见的。”那个和优紫长的一样的人到底是谁，她有什么目的

Chapter_5

呢?

“难道真的是假扮的，小姐出生时，是你我亲眼所见，小姐没有姐姐和妹妹，而且小姐失踪到出现后，去调查她失踪后一直都因为体弱多病在青楼没有出来，而那家青楼也没有什么问题，那谁会知道我们找到小姐，而假扮的那么像呢？有什么目的呢？不明白。”怎么想都有点想不通对方为什么要这么做。

“紫在水水院，原本觉得应该很安全，现在听你这么一说，总觉得有点担心。”风说的一切都透着怪异，难道真和优紫有关。

“要不把找到小姐的事告诉宰相，那样可以多一些力量保护小姐的安危。”把小姐的事告诉宰相，也可以化解和宰相多年来的矛盾，可说是一举两得。

“还没到时候，难道你忘了紫是在家中失踪的，对方一定在宰相府里安插了自己的人，这次怎么样我都不会把紫放在危险的地方。”不能再失去她，怎么都不会失去她的，我的优紫。

太子说的也对，但从小姐失踪那么多年还能被太子亲自找到，证明上天也是站在太子这边，也只有这样想了。

［正文:第三十九章 暗波汹涌的水水院之四］

来到聚会处，看着到会的女子都打扮得美美的，优紫和恩爱就显得过于简单。

“见过太子妃娘娘，千岁千岁千千岁。”会场所有的女人见到优紫的出现忙行礼。

“免了吧，既然大家都同是书苑的学生，而且能邀请我来参加，让我觉得很荣幸，大家就如往常一样就可以了。”还是不习惯一群人对自己行礼，毕竟曾经在人人平等的社会生活过。

“谢太子妃娘娘。”众女一起站起，继续如刚才一样的交谈。

看着只是在院里的大花园处多放了一些桌子和椅子，然后准备了茶水和一些点心，大家都是三三两两的聚在一起闲聊，丫鬟都站在身后等着那些小姐的吩咐，说穿了根本就是有权人家联络感情的交流会，优紫和恩爱随便找了一个位子坐下，这些人好象都很有默契一般，都忙的没有时间理优紫她们，看着园里的花，万般无聊，想回去了。

“恩爱，我们回去吧。”希望恩爱也和自己有同感想离开。

“才来，怎么能就回去了呢？”从进来这里，恩爱就注意着兰和菊的眼神对上时，好想两人应该准备做什么，而其他人也太有默契了，应该都在等，就不知在等什么，对方都还没有出手，怎么能就这样就回去了，来了就不能白来。

“但是……”不能说出无聊，不然不知道会得罪多少人，恩爱应该能明白没有说完的意思吧。

“在等一会儿，你毕竟是太子妃啊。”知道优紫没有说完的意思，但是还不能回去。

没有办法了，优紫只好无聊的欣赏起会场的女子，真是仔细看，每个都有自己独特的那份美，她们身后的丫鬟也很不错，应该是从家里带来的吧，眼光到处闲逛，咦！远处那个身影，好熟悉，仔细想想，对了，是幻夫子，她躲藏在哪儿做什么，看见幻夫子把食指放在她的唇上，应该是要自己不要说出看见她的事，而且她被自己发现后，还是一脸镇静没有一点惊慌，为什么她就那么有把握自己不会说呢？想着想着优紫不觉得皱起眉头。

“怎么了？”看见优紫皱起眉头，恩爱关心的问着她。

“什么？”被打断思绪，但是根本就不知道恩爱刚才问了些什么。

“你皱眉是为了什么？”难道优紫也发现到什么了吗？

“有吗？我刚在想几天前的箭术课时，箭怎么会乱飞呢？”好险，还幸亏想起几天前的箭术课。

“你不说还真要让我忘了，真是怪，明明当时你是对准箭靶，怎么箭射出后却是飞到了别人的头上？而且事后检查你的弓箭也和别人的一样，真是奇怪。”优紫不说，恩爱还真的忘了，因为最近都想的是那些暗杀者的事。

“看着眼前的美景让人不由想起原来学过的一首诗‘泉眼无声惜细流，树阴照水爱晴柔。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你觉得，怎么样？”害怕恩爱继续想那天箭术课的事，无意看见不远出池里开得灿烂的荷花，心中一动想到原来学过的唐诗杨万里的《小池》，真是对应了眼前的此情此景，优紫边说边站起来走向池边，近看池中的荷花。

“好诗，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真是好诗。”恩爱也跟着优紫的身后走了过去。

啊！一个女声尖叫的声音从身后传来。

“怎么了？”优紫边回头边问。

“没事，我们继续欣赏眼前的美景。”恩爱很明白身后发生的事，不想让优紫知道，挡住她回头的视线。见恩爱这样，心中明白发生的应该不是什么好事，恩爱不让看就不看吧。

“快看，这竹子好美，风吹不弯，雨淋不浊。”优紫拉着恩爱转身走向远处的竹林，两人没走多远就听见身后传来咚的一声，然后就有人在大喊：“有人落水了。”

想都没有想，优紫就想跳下去救人，却被恩爱紧紧拉着手，对恩爱这样的做法有点恼火，有点不了解，生气的说道：“放开。”

“不要管，我们继续。”恩爱依然故我的，拉着优紫的手向竹林走去。

“为什么？可能会出人命。”看着这样的恩爱让优紫觉得陌生。

“你再继续这样，什么时候没命了都不知道。”原来认识的那个人和眼前的人是同一个人吗？恩爱感到疑惑。

“现在可能是别人会丢掉性命，怎么会和我的性命有什么关系呢？”听不懂恩爱说的是什么意思。

“好了，我们回去吧。”看到远处两张不甘愿的脸，恩爱已经没有心情和她们耗下去，用那么卑劣而明显的手段，但是同时恩爱也觉得优紫轻松化解危机，是无心呢？还是她运气好？真不知道是那种。

咦！恩爱到底是怎么了？有发生什么事情吗？不明白也不清楚，看了幻夫子藏身的地方早没了人，聚会都没有结束幻夫子怎么就走的呢？那她来做什么呢？想着一些有的没有的，等优紫回神时，已经回到小院了。

“恩爱，你不是说要再等会才能回来吗？怎么我们现在就回来了？”不明白什么原因让恩爱急着回来，越来越不明白她，还是原来那个一眼就看透的小爱爱可爱。

“你……算了，不知道说不定更好。”看来优紫还不明白这里有很多人想要她的命，算了，她不知道也好，也不必弄的草木皆兵，想起第一次知道有人想取她性命是在优紫无意把茶杯掉到地上，还一脸浪费了好茶的表情，但杯子打碎茶水流出时，自己马上就知道茶水里有毒，暗自觉得幸运，还好她没有喝；有人从暗中射出有毒的暗器，她都能在无意中躲过，让对方失手，如果不是了解她身子虚弱，而且根本就是个不会武功的人，凭她躲过对方多次的暗杀，真会相信她是个身藏不露的高手。

“恩爱，你一定对我隐瞒了什么？”一定有什么秘密。

“想知道是什么秘密吗？”相处久了，觉得娘娘腔的她也和常人一样，真不明白原来怎么老被她牵着走。

“想，很想，告诉我。”秘密也，不知是什么秘密？秘密当然是不能被别人听见，所以优紫靠近一些，以便听清楚一些。

“哈哈哈哈……你真以为有什么秘密啊。”看着优紫的表现和表情，恩爱觉得终于也戏弄了她一次，心情大好的大笑着。

“你骗我，太可恶了。”听到恩爱的笑声，优紫才明白自己被恩爱耍了，气，没有冷静一点，感觉有点象大意失荆州的心情。

“算了，这次我就大人有大量的原谅你这小女子对本大人的无礼，今天我们该去茶楼了。”小声说着只有两人知道的事。

“好，你先支开叶子，我们才好出去。”这院里的人都不能相信。

“叶子。”优紫也觉得这事越少人知道越好。

“娘娘，奴婢在，有什么事要奴婢做吗？”叶子忙跑进来。

“我要休息一会儿，你不要让人来打搅，知道吗？”随便找个借口。

“是，奴婢知道了。”

“那你下去忙你的事。”

“奴婢告退。”叶子出去了。

一会儿，红儿就走出了大门，而叶子却是看周围没有人才从窗户飞了出来，两人最终会合一起出院去茶楼，此二人正是优紫和恩爱。

“客倌，这边请，早准备好你们定的房间。”心岚看见是之前见过易容的优紫，忙迎上前带着二位进包厢。

“岚，怎么样了？”进了包厢，优紫忙问道。

“花花楼的嬷嬷已经来了，我把她们安排在你让我找的店里。”

“快带我去。”来了，终于来了，这是最后的招了，如果成功，就不用做什么太子妃了，险恶的宫廷生活不适合我，应该是这个时代的任何人的妻子的身份都不适合，早就决定要独身到老，怎么可能随便就被人改变呢?

“紫，难道你真的准备开青楼吗？”心岚还在做最后的劝说，希望优紫能改变心意，只要不是青楼，她想开什么样的店，自己都可以帮她。

“不要劝我，决定的事，不会改变的。”开青楼也好，以后才有金钱到处游玩。

“我终于明白了，你前不久要我帮你做的药了。”恩爱靠近优紫小声的说道，原本还想她要那样的药做什么用，原来是要开青楼，那药是很适合青楼。

听完恩爱的话，优紫没有回答，而是露出一个神秘高深的笑，难道说错什么了吗？恩爱觉得刚才没有说错啊，但优紫的笑容让她觉得肯定有那里不对。

“秘密，以后你会知道的。哈哈哈哈……”靠近恩爱的耳边悄声说道，在看见恩爱脸上出现困惑，优紫最后大笑了起来，然后心情大好的跟着心岚去见花花楼嬷嬷。

［正文:第四十章 花花楼出现枫城］

皇宫御书房里，皇上看着手中不久前密探送来的关于优紫在水水院的生活报告，不觉得越看眉头皱的越紧。

“皇上，有什么烦心的事吗？”总管太监易公公看着皇上皱起的眉头，就明白肯定发生什么事了，皇上既是主子也是密友、还是兄弟，从小就陪伴着皇上一起成长，知道他心里所有的苦恼和快乐，这次的事应该还是和太子有关。

“竹，这次可能会很麻烦。”不能让皇儿看见手中纸上所写，点火烧掉，如果一切都如手中纸一样，可以让自己随意的烧掉，那该多好啊。

“皇上，不必担心，奴才相信太子不会出事的。”皇上只有为了唯一最爱的儿子才会这么的烦恼忧虑，为了太子紫吹，皇上多年来没有真心的笑过，隐藏了所有一切的真心真情，游戏人间，除了自己以外，还有谁能了解明白他的苦呢？

“该来的还是会来，吹已经不是原来那个活泼可爱的小孩了，朕应该相信他，因为他是朕值得骄傲的儿子，这次应该也能化险为夷，一定会。”为了让自己坚信，心中不停的说着一定会化险为夷的，朕的儿子。

“皇上还不准备告诉太子真相吗？”秘密，渺国的秘密，皇上独自埋藏了多年的秘密，难道还不打算告诉太子吗？

“还不到时候，有一天，他一定会自己知道的，朕不想告诉他。”因为真相总是会让人感到锥心的痛，这种痛不想让紫吹也体会。

看着皇上那样失落而孤独的表情，易竹不知道还能对他说什么，该说的这么多年都已经说完了，也只能在心里向上天祈求，希望最终能出现奇迹出现希望。

这时太子旭日宫中的御医房里，申轩也正看着妹妹申恩爱派人送来的信，看完稍稍想了一会就也把信烧了。

风在自己的府中看着暗部送来写着关于小姐的信，有点犹豫，如果就这样递上去，可能不久的将来宫廷里就要血流成河，而渺国也会发生大乱，不敢想下去，这信一定不能就这样给太子，找来一个亲信重新写了一封，风才敢带着伪造的信进宫递给太子，看完风带来的信，紫吹也放心了很多，因为信中写着优紫在水水院生活的很快乐。

宰相府，宰相在书房看着属下送来的枫城情报，心中就如火在烧，居然那个太子妃的名字是优紫，优紫，优紫，和自己失踪多年的女儿相差一个字，看见这个名字，就会想到失踪的爱女，如果她没有失踪，现在会是什么样，象妻子一样的美貌，还是长的更象自己多一些，又或者象她哥哥优雪延呢？明明是自己的爱女，却只能靠想象她的长相而不知她现在长的变什么样，生活过的好吗？都是因为那个可恨的太子，如果不是他，自己也不会失去幼小的爱女，心爱的妻不会因为过于想念，最终也寡寡郁欢而死去，唯一的儿子也不会离开这个家，原本应该是幸福美满的一家，都因为他，而变成现在这样，如果不是答应爱妻临终的嘱托，虽不明白爱妻为何临死都要自己答应她决不对太子下手，不明白爱妻的用意，越想越气一掌拍在书桌上，一张完好的书桌转眼间就变成了废屑，恨，心中的恨要怎么样才能忘记呢？女儿、雪紫你能听见为父的呼唤吗？回来吧！回来吧！只要你能回来，为父可以什么都不要，不要啊！雪紫！雪紫！

枫城，优紫还不知道因为自己引发的朝中变化，正开心的跟心岚去见嬷嬷，来到一个位置很好的楼前，抬头一看，楼上大匾上写着大大的花花楼三个大字，看来嬷嬷照着信中做了，忙快步进去。

“嬷嬷。”看见大厅里坐着的嬷嬷，优紫觉得就象见到了亲人一样的高兴开心，跑过去亲昵的抱住嬷嬷。

“你是谁？”看着陌生的脸，嬷嬷有点困惑，这人是谁？

“嬷嬷，我是花宓啊，哎！看我一高兴就忘了。”优紫忙撕下脸上的人皮面具。

“宓儿？！真的是你，嬷嬷收到信时，真不敢相信，知道嬷嬷有多想你吗？”看见亲手养育的花宓出现眼前，嬷嬷是喜极而泣。

“宓儿，偏心，眼里只有嬷嬷，就没有我们了吗？如果没有记错，原来你可是说过心里喜欢的是姐姐我，还要我不要抛弃你，不然你以后都不知道怎么活了，怎么？现在就全忘了吗？”旁边的月季看见宓儿和嬷嬷那么亲密，而忘了自己，心中有点点嫉妒。

“是啊！我们都还记得哦，宓儿这样厚此薄彼，姐姐们看了都有点吃醋呢。”其他花花楼来的女子也不甘被冷落的说着。

“怎么会呢？宓儿怎么会忘了各位姐姐的好呢？宓儿常常想到各位姐姐呢？”优紫连忙说着好话，不然不知各位姐姐要数落自己多久。

“好了，宓儿就是嘴甜，一个马屁精，这次，就饶了你。”宓儿还是那么嘴甜，真可爱。

“宓儿，你怎么想我们来枫城开花花楼呢？”嬷嬷才收到宓儿信时，看完有点吃惊，不明白为什么宓儿要自己带一些楼里的姑娘来枫城开青楼。

“嬷嬷，难道你不想把花花楼开遍渺国每个地方吗？那样别人一说到花花搂就想到嬷嬷你，而且还可以赚更多的银子。”优紫开始鼓吹好处。

看着眼前的一切，恩爱和心岚都呆住了,两人大脑都有点乱.

恩爱是因为优紫原来不是是红叶书苑的学生东云吗？后来是清水书苑的优紫，在到水水院的太子妃，这些都知道，但是看着眼前她和青楼的女子那么亲密的相处在一起，看上去是那么的和谐自然，根本就是早就认识，而且关系非浅，到底是怎么回事，不明白.

心岚是因为从来都没有听优紫对自己说过她认识青楼的人，因为她对自己有所隐瞒感到有点难过伤心。

直到看见优紫和其中一个美女亲密的拥抱在一起，恩爱什么都没有想就冲过去分开两人，而优紫和月季觉得有点莫名其妙，不知恩爱为什么要分开她们。

“男女有别，而且优紫是太子妃，更应该注意。”恩爱明白到自己刚才做了什么时，大脑一转就想到，这样做是对的，都是为了哥哥的交代，要保护好太子妃的一切，所以当她做出什么不当行为时，自己是有义务纠正。

“太子妃？是指宓儿你吗？”花花楼所有的人因为恩爱是太子妃而吓到了，什么时候宓儿成了太子妃了？而且前不久听别人议论的太子妃是个男子啊，现在怎么会是宓儿呢？混乱。

“岚，你和恩爱等我一会，有些话想和嬷嬷单独谈谈。”大厅的人太多，还是和嬷嬷单独说好一些。

听优紫这么说，嬷嬷忙带着她进了一个房间，而外面的丫鬟也为心岚和恩爱送上茶和一些吃的。

“宓儿，难道你出什么事了。”进了房间，嬷嬷担忧的问着花宓。

“嬷嬷，你这次一定要帮女儿。”这次可指望嬷嬷的帮忙了。

“慢慢说来，嬷嬷要知道后才能帮你啊。”看了信时，心中就非常的担心，自从宓儿离开后，自己就后悔了，当初真不该让她一个人走，不接客就不接，花花楼又不是养不起一个闲人，表面上大家没有什么变化，但自己能了解花花楼少了花宓后，楼里的姑娘也少了一些欢乐。

仔细的说了一遍离开花花楼发生的事情，优紫也看见嬷嬷的脸上表情不断的变化，如果不是亲身经历，可能都不会以为是真的，会以为是说书人编的故事。

“那要嬷嬷怎么帮你？”听完优紫的话，嬷嬷还是觉得惊讶，活了这么久，还是第一次听到这样的事情，难以相信，但宓儿太过认真的表情，不能不让人相信。

“嬷嬷，这几天花花楼里的客人多吗？”

“还行，你问这做什么？”有点不了解。

“嬷嬷，你故意让楼里的丫鬟们无意间在客人听的见的地方闲聊，就说最近才发现太子妃和楼里原来的一个逃跑的姑娘长的很像，还让人在察城里去散播太子妃就是花花楼去年当选的花魁，最好是能传到全国都知道，那样就最好了。”希望这样能让紫吹因为压力放过自己。

“宓儿你真想这样做吗？太子妃可是很多人都想得到的。”很多人争着想当太子妃，为什么宓儿不希罕呢？

“太子心中早就有人，一个替代品有什么好在乎希罕的，谁要？谁去，反正我不要。”太子心中早有宰相千金，一个失踪多年，不知是生是死，要怎么去争去夺？

“有这种事，宓儿，不用怕，以后花花楼里的人就是你的亲人，嬷嬷以后养你，你想做什么就去做，只要你高兴快乐就好，嬷嬷不逼你。”女人的命真苦，但宓儿更苦，一直都身体虚弱，原本大夫都说不知能活多久，既然都活到现在，已经很不容易了，以后就随她高兴吧。

“宓儿最喜欢嬷嬷了，出来太久，那宓儿要先回去了，希望嬷嬷能越快越好。”

“嬷嬷做事，你就放心，你就快点回去等好消息吧。”嬷嬷边说边和优紫走了出来。

随便和月季她们说了几句，优紫就和恩爱一起跟心岚告辞后，就回水水院了。

［正文:第四十一章 流言］

回到水水院，还好，院里没有人知道优紫她们出去后。

晚上，恩爱和红儿还是来到优紫的房间睡，优紫只好放弃柔软的床而睡地铺。

今晚过了很久都没有感觉到外面有人，应该是昨晚红儿的身手还是震慑住一些人不敢轻举妄动，夜太过安静，睡不着，恩爱在床上怎么都睡不着，脑中总是出现优紫和花花楼里姑娘拥抱的画面，不明白怎么会这么在乎呢？想不出原因，恩爱轻轻地起来，就着微弱的灯光看见熟睡的优紫，她真的好美，长长的眼睫毛，熟睡中的脸带着点点粉红，嘴唇红红的诱惑着人想亲吻、品尝其中美妙滋味，皮肤是那么的光滑而白皙，比以前见过的任何人都美，好想独占这样的一张脸，但是不能，她是太子妃，太子妃，怕在看着自己可能真的会做出什么越轨的行为，恩爱来到窗边，打开窗户，让外面的冷风把自己吹醒，看着黑漆漆的外面，冷冷的风吹在脸上身上终于有点清醒，冷静下来，慢慢整理思绪，才发现和优紫相遇后，在不知不觉中遗失了自己的心，不对，不对，那是不对的，明明心中早就决定喜欢的是红叶书苑的柳悠，对，喜欢的是柳悠，她不过是柳悠的好友，而且正好是哥哥要保护的太子妃，对她没有什么，什么都没有，恩爱思想不断想着，最后终于说服自己对优紫什么都没有，才回到床上睡觉。

而在水水院的另一个院里。

“你们两个蠢货，真是这么一点小事都做不好。”兰正在打骂着聚会上失手的两个丫鬟，明明计划好，优紫坐着时，一个丫鬟故意端着很烫的甜汤经过，在无意中打翻在她身上，破她的相，到时候看太子还会不会要这个破相的太子妃，居然被她轻易躲过，看见优紫站在池边看荷花，觉得机会难得，让丫鬟故意跑的太急停不住，而把她推下水中淹死，都失败了，恨，再想起被她射一箭后，就派人暗杀她，都被她躲过，昨晚的杀手今早被人发现不明不白的死在院里，新仇旧恨

加在一起，当时如果不是身旁的菊拉着，自己肯定早冲上去亲手掐死她，看着跪在地上坏了计划的两的丫鬟，就忍不住又上去踢几脚。

“够了，兰，不要在打了，被人看出来就不好了，反正以后还有机会。”菊知道，如果在不阻止兰，那两个丫鬟会被折磨的明天都不能见人，有些事还是不要太明显的好。

“哼。”既然菊都开口了，今天就暂时放过她们。

“还不快下去。”菊冷冷的对两个丫鬟说。两个人连忙出去。

“兰，以后你该收敛一点。”看着没有闲杂人等，菊冷静的说着，虽然自己没有出手，但从兰频频失败看来，现在还不是动手的时机，而且宫中没有传什么来，暂时适合静观。

“菊不要忘了，我和你为什么要来水水院？”收敛，太子妃都被别人捷足先登了。

“随便你，以后我不管你了。”兰不听就算了，菊说完回自己的小院休息。

看着菊出去的背影，兰眼中闪过一丝隐藏的杀意，太子妃只有一个，到时候，不要怪我无情。

经过聚会后，好象一切都恢复了平静，优紫和恩爱都过着平静的生活。

时间一天一天的流逝，一天在皇宫大殿的早朝上。

“禀皇上，最近京城流传着奇怪的谣言。”内务大臣柳显说着。

“谣言？什么样的谣言值得柳爱卿在早朝提出？”听了柳显的话，皇上觉得奇怪，是什么样的谣言，怎么在宫里都没有听说呢？

“回皇上，有谣言说太子妃出身青楼，虽然不知真伪，但大家都说的象真的一样，所以微臣觉得应该禀告皇上知道。”

“什么？”一听皇上脸色大变，这是怎么回事？为什么都没有一个人告诉朕呢？在看一眼下面的太子，咦！皇儿怎么还那么镇静，宰相也是一脸平静，难道就只有朕一个人不知道？

谁说出去的，应该没有人知道优紫在过青楼，到底是谁呢？紫吹不敢表露出来，只在心中想着这件事是怎么传出去的。

忙退朝，皇上和太子两人单独的在御书房。

“说，到底是怎么回事？”冷静后，皇上问着太子。

“优紫曾经是在过青楼，但是她还是儿臣的太子妃。”不管发生什么，优紫都是自己的太子妃，这点是永远都不会变的。

“荒唐，青楼的人怎么能做太子妃，而且以后还是一国之母。”当年，为什么要犹豫呢？不然也不会有今天这么荒唐的事，皇儿的太子妃是男子，还在过青楼。

“不等了，现在儿臣就去接优紫回京完婚，希望父皇能帮儿臣准备一切，儿臣也会让人准备一切。”不等了，不然以后不知还发生什么变故，紫吹说完就回旭日宫交代一下就准备出宫。

看着紫吹消失在书房门外的身影，皇上冷冷的声音说到：“来人。”

“属下在。”一个男子马上出现房中跪下。

“去听听外面到底都说了些什么，在回来一五一十不得隐瞒都告诉朕。”就听听外面到底都说了些什么。

“是。”就如来时一样一下就消失了。

这时的国师府中。

“少主，察城花魁找到了。”找了那么久，一直都找不到，因为怎么想都不会想到对方会在枫城的书苑，而且还是难以进去的水水院，如果不是这次外面的流言，恐怕一辈子都不会找到人，但是柳絮公子却还没有消息。

“你说宓儿吗？”都快感到绝望了，现在听到找到人，白哉心中太高兴了。

“属下在枫城没有见到人，但是去花花楼打探过，说是真的。”自从絮公子离开后，少主就难得脸上有笑容，看见他现在的表情，水镜

反而不敢说出后面的话，但少主只要出去随便走走问问就能知道，要隐瞒，好难。

“枫城也有花花楼吗？”那应该是真的，终于找到人了，太高兴了。

“是察城花花楼的嬷嬷和姑娘在枫城经营着花花楼，但是，据说花宓姑娘已经被选作太子妃。”反正这些都不是秘密。

“什么？你刚刚说什么？”不敢相信听见的。

“属下说花宓姑娘可能和太子妃是同一个人，但是还听了一个奇怪的说法，说太子妃是男子。”如果太子妃是男子，那就不会是花宓姑娘，但花花楼说的太子妃极有可能就是花宓，真不知道那是真？那是假？

“那就真的是她了。”有失落，有不甘心，种种复杂的心情绞在一起，白哉真的不明白，明明就是自己先遇到她，为什么？为什么她会不属于自己呢？为什么？上天为什么要这样对自己呢？

为什么少主就这么肯定呢？水镜心中是充满疑惑。

京城，齐王府，书房。

“什么？你说絮儿成了太子妃。”齐雾一脸惊讶看着许强，怎么会这样呢？絮儿怎么会去枫城呢？枫城，是怎么想都觉得絮儿不会去的地方，而且还和清水书苑的紫吹认识呢？还做了他的太子妃，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絮儿是自己选中的齐王妃，怎么就成了太子妃呢？

“属下在枫城偷偷见过柳絮公子。”如果不是太多人都说着如传奇人物的太子妃，当时觉得好奇，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混进去看见了女装的柳絮公子，开始是觉得有点熟悉，仔细想想，才发现真的是柳絮公子。

“这下就麻烦了，该怎么办呢？”太子妃，看来紫吹这次是下定决心的，到底要怎么办呢？真是越来越麻烦了。

接到雨派人送的信，风忙看完，原来是写太子要去枫城接太子妃，不明白为什么太子突然这样决定，风急忙进宫来到旭日宫。

“太子，出了什么事吗？”还好，赶上了，真怕来到时，紫吹已经出宫去枫城。

“这次你什么都不要说，我决定了，接优紫回京完婚。”为什么？娶心爱的女子，要招受那么多的阻碍呢？

“是小姐出什么事了？”太子这么急着去枫城，一定是和小姐有关，不然他不会这么急。

“既然你都进宫了，就和雨、轩一起陪我去接紫。”知道风做什么都是为自己好，但是这次什么意见都不想听，只要能接优紫回来完婚就可以了。

看见紫吹那么坚持，风知道在说什么都没有用，看来也只有陪他去枫城了。

［正文:第四十二章 意外］

就在紫吹准备出京去枫城时，却因为风接到密报，而使得他不能如愿去接优紫，只好让风独自去接人回京。

水水院里面关于太子妃的流言也是漫天飞，听到那些优紫反而高兴，觉得不远的将来就可以重获自由离开所有和朝廷有关的人和事。

“小爱爱，我要的东西怎么样了。”离开前，希望恩爱能把药做出来。

“已经做好了，给。”那种药早就调配好了，恩爱从怀里拿出一个小瓷瓶给优紫。

“这么少？”接过瓶，太小，够用吗？而且多一些也可以卖，应该能赚不少钱。

“这里面，我还加了一些名贵的中药，而且一次几滴就够了，以后不够，可以在调，在过几天，就能做成膏状，那样更好用。”能这么快做出来，优紫还嫌太少，真是站着说话不知道腰累。

不在说什么，优紫躺在软塌看着夜晚天上的星星，闪闪发亮好美，却没有发现另张软塌上恩爱的表情瞬间起了变化；夜，总是更宁静，一点点的风吹草动都能让人听见，恩爱心中不由得觉得奇怪，最

近对方都没有什么动静，怎么今天来呢？一会儿时间，一切好象恢复了平静，应该是红儿已经解决了。

“明早还有课，我们进去睡了吧。”外面要防备的范围太大，还是回房好些。

“好。”虽然不明白恩爱为什么突然这么说，但是好象也有点困了。

两人回各自的房而睡觉。

就在风借病在家休息而悄悄离开京城一天后的皇宫御书房里，皇上还想着探子的回报，怎么想怎么都觉得奇怪？这个优紫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呢？明明亲眼见过是男子，现在外面却传可能是青楼女子，如果真是女子，那皇儿为什么不说出来呢？想不明白，真怪了也太怪了，整件事显得那么怪异；因为皇儿回宫，萧贵妃和她生的儿子也不在那么的安分，现在还不是清理宫中的一切，原本打算皇儿大婚后，把宫中的一切清理好，再把皇位还给皇儿，就去庙里孤灯长伴佛主度过余生，为了皇儿的前途没有阻碍，也是时候该采取行动了。

太子的旭日宫里。

一把剑出其不意的就刺到太子紫吹的咽喉处，所有在场的人都被突然出现的剑吓呆了，太快，快的没有人反应过来。

“除了雨，其他人都出去，如果敢乱说就小心脑袋。”紫吹冷静的吩咐着宫女和太监出去，再看着剑的主人，一点都不意外，只是原本以为他会来的更早，他还真能忍，如果不是收到消息说他已经进京了，现在自己已经在去枫城的路上了。

来人冷冷的发出一个字‘哼’不说话，只是眼中那浓浓的杀意却不是假的。

“延，把剑收起来。”每次这两人见面就这个情景，但是雨还是怕雪延那锋利的剑伤到紫吹，那后果可就难以想象了。

不动，但是心中那满满的恨让自己痛了这么多年，好象是永远都不会结束一样，冷冷的瞪着手中剑指着的紫吹，如果杀了他，能让一

切都回到从前那该多好，自己一定会毫不犹豫的刺下去，但是娘亲的话却总是牢记在心，不然多年前早就杀了他。

“听说你选了太子妃。”还记得在她生日那天，在她原来最喜欢的湖边遇到紫吹时，都没有听说他有心仪的女子，分别没有多久却听到他有了太子妃，心中气啊、恨啊，当初如果不是因为他的深情和她对他也有情，自己才忍痛割爱退出的，然而现在他却要娶新娘了，但新娘不是她，如果她回来发现自己爱的人娶了别的女子，那她的心该有多伤心难过，想想就觉得自己的心也痛。那怎么能原谅他呢?

“是。”现在还不能让延发现优紫的存在，只要优紫成了自己的妻子后，才能让延知道一切真相，不然不知道延会做出什么事情，还记得第一次和他相遇时，差点就被他杀了，如果不是她突然出现，可能自己早就没有命了。

“你……”剑刺进肉里，血流了出来。

“啊！”雨看见紫吹脖子出血了，忘了延的可怕，急的冲上去把延手中的剑推开，忙去找轩要药帮紫吹止血。

“太守大人什么时候来的啊？怎么都不看看老朋友呢？”轩进来看见延，照眼前所见，延应该是偷偷潜进宫里的，有点惊讶他为什么要这么做，但转而想想也明白他的出现应该是因为她和现在这个太子妃，哎！有点明白什么是红颜祸水的意思，因为眼前就有两个权倾朝野的人为了一个女子而大动干戈，可能还会发展为内战，小生怕怕。

不理轩，眼睛还是死死的盯着紫吹，希望他能给自己一个能接受的理由，不然这次是怎么都不可能轻易的离去。

“延，现在先离开，不然被人发现这件事就不好了，你不为自己着想，也要为你父亲着想吧。”看着延这个样子，轩不由得的在心里想到：真想看看延心中哪个唯一的女子是长什么样，能让延乖乖的听话，而且也是紫吹心爱的女子，怎么想都觉得应该是有人误传的谣言，那样的女子应该还没有出生在世。

“等成亲后，会给你一个满意的解释。”紫吹也看出了延的坚持，虽然希望延能永远消失，但是他是自己最爱女子的亲哥哥，如果以后让她知道她大哥是这样被杀的，一定会恨自己，那都不是想要的结果，所以只好开口说。

冷哼一声，身影一晃，延就从旭日宫消失了，如来时一样，来去不见人影。

“这么多年，他怎么还是一个样呢？”看着延消失的地方，轩有点感叹的说道，这么多年过去，延的武功还是没有人能比，真是一个可怕的人，自己可没有哪个胆去惹他。

“雨，以后让人小心一点，但是要随时注意他和宰相府的动静。”不能大意，风接回优紫，一定不能在婚前让延和宰相遇到。

“是。”虽然不明白为什么要这么做，但太子的吩咐是不能不照做。

同时，白哉和齐雾也接到手下的报告，知道太子派风去枫城接柳絮回京完婚，两人的内心已经失去了往日的冷静，如果柳絮真的进京，那么自己就真的没有机会了，到底要怎么办呢?

经过连日的赶路，风终于来到了枫城的水水院，原本是打算接了优紫就赶回京城，谁知却出现意外，那就是当风告诉优紫，自己是太子派来接她回京完婚，一起出了水水院后。

“大人，既然这次要去京城，也不知道以后还有没有机会来枫城，小女子想去花花楼见见楼里的人，一起生活那么久，怎么都应该去跟众人告别一声。”进京完婚？去做大头梦吧，而且结婚也应该要两人情投意合、两情相悦，明明记得原来偷听雨说过紫吹喜欢的是清清院里的一名男子，自己只不过是一个失踪十年女子的替代品和一个掩饰隐藏在清清院里的男子的人，想想就觉得可悲、可叹、可恨……，这样的生活怎么想怎么都不可能有人明知还跳进去，又不是傻子。

“小姐想去，那我们就先去那里，再回京。”在钱府时习惯了称呼优紫小姐，而且赶路不要暴露身份的好，不然出了什么意外就麻烦

了。

来到花花楼后，优紫居然不走了，这可让风为难了，要怎么办呢?

“小姐，主人还等着你回去呢？”风都不知道这句话自己已经是说第几次了。

“我不是你口中的小姐，也不认识你家主人，这里才是我的家，而且我可是花花楼有名的花魁花宓。”终于回到自己的地盘，才不怕你能把我自己样，优紫得意的想着。

“小姐，你就不要为难属下了。”天啊！早知道会发生这样的事情，真不应该答应小姐的请求，失算。

“这位客倌，你也知道这里可是青楼，既然你不想离开，那就是想找楼里的姑娘吗？”优紫边说边想到：快点离开了，又不是傻子，跟你回京，下辈子吧。

“小姐，你怎么这样说呢？”风自己都不知道什么时候变成了是来青楼找姑娘的，小姐明明知道自己为什么出现在这里，现在却说这样的话。

“月季姐帮这位大人在楼里找个漂亮的姑娘。”累了，优紫不想再和风在大厅耗下去，说完，丢下一脸无辜的风，就让楼里的丫鬟领着去嬷嬷早就帮自己准备好的房间休息。

［正文:第四十三章 不想进京］

望着优紫离去的背影，风的心中充满了无助感，谁让对方是得罪不起的太子妃呢？只好留下四个手下和暗中隐藏的手下保护优紫的安全，才离开花花楼去找许淼商量商量看能不能想出什么好办法?

来到清清院里许淼的房间，推开门迎面就是浓浓的酒味，再看见满屋凌乱，而许淼已经醉倒在桌上，手里还握着一个空酒杯，忙过去扶他到床上，看着他憔悴而有些消瘦的脸，真不敢相信眼前的人是自己认识的许淼，他一向都对什么都不是很在乎，变成现在这个样子的

他，会因为什么呢？想不出来，但是来找他，可不是为了看他醉酒后的邋遢样，找来小厮收拾干净屋子，让小厮弄醒酒醉的许淼。

摇摇不是很清醒的头，咦！自己怎么在床上，抬头看见站在房中的风，许淼有点困惑的问道：“你怎么会在这？”

“出什么事了？怎么会一个人喝醉在房里。”真不明白许淼会有什么烦恼让他喝闷酒。

“没事，你不是在京城吗？难道太子出事了。”怎么能告诉风自己喝酒的原因呢？而且也不知该怎么说出口，情真是一个可怕的东西，风是朝中大臣怎么能私自离开京城呢？难道朝中出什么事了，但是宿醉使的大脑不是很清楚。

“我来找你是因为太子妃，你应该也听到外面关于太子妃的流言了吧，这次来就是接太子妃回京和太子完婚。”太子妃，真是不能了解她到底在想些什么，为什么不愿意随自己进京呢？和太子完婚那是渺国多少女子的梦想，为什么她却选择留在青楼呢？不明白，真不明白。

“优紫？能有什么关于他的谣言，优紫在水水院，你应该去那里接人啊。”流言，没有听过，最近都没有出去，谁知道外面的人说了什么啊。

“我就直接说了，现在太子妃在花花楼，你能不能帮我想想，怎么让她愿意随我回京。”许淼是自己最好的朋友，直接说明来意更好。

“花花楼？怎么听名字觉得象是青楼呢？优紫不是你的远房亲戚吗？他怎么会不愿意和你回京呢？”枫城什么时候出了一个花花楼？那是什么地方啊，怎么自己都不知道，而且记得当初风来找自己时，说优紫是他一个远房亲戚的私生子，亲戚因为是一个怕老婆的人，同时亲戚的老婆娘家势力很大，所以亲戚不敢和优紫相认，现在优紫和一个大官家的千金情投意合，怕以后女方家里人知道后反对，才让自己帮忙，让优紫能进清水书苑学习，这样女方家知道后也应该没有理由在反对，因为相信风的为人，所以不曾考虑就答应了，优紫才能以自己表弟身份进书苑，但现在又是什么情况啊。

“明天，我再过来。”现在和许淼说什么都是白说，等明天他清醒后，在过来找他，风转身离开，在城里找了一家客栈住下。

睡一觉起来，优紫觉得精神都恢复了好多，出了房间随处走走。

“嬷嬷。”看见前方熟悉的身影，优紫甜甜的喊道。

“宓儿，怎么不多休息一会儿呢？”回头看见是花宓，嬷嬷忙过来关心的说着。

“嬷嬷，宓儿没有那么娇贵。”还是花花楼有家的感觉。

“花花楼里，宓儿就是最娇贵的。”花宓可是花花楼里大家的宝贝，怎么能不娇贵呢?

“嬷嬷，被姐姐们听见就会嫉恨女儿了。”听到嬷嬷的话，优紫不由得觉得有点心酸，以前生自己的母亲都不会这样关心自己，不想，不能想，那些都过去了，应该关心的是未来。

两人边说边来到了后院。

“宓儿以后你就不要去前厅，因为那里人多，一不小心出了事，就不好了，知道吗？”宓儿太美，以自己多年的经验来看，今天陪她来的那位大人应该是京城里的官员，而且离开还留下四个手下跟着，如果去前厅引起什么麻烦，可能就不是那么好解决。

“嬷嬷，能帮女儿去心相印茶楼找那的老板来这里吗？”现在还不能出去，不然被押着回京就麻烦大了。

“你等着，嬷嬷这就派人去。”嬷嬷说完，就离开去找人办事。

看着满院里的花花草草，优紫却没有观赏的心情，因为身后跟着四个大男子，随便坐下，干脆盯着一处发呆。

“紫，找我来有什么事吗？”原本听见优紫找自己，还以为她出了什么，谁知来就看见她坐着发呆。

“来了，去我房里说。”优紫看见心岚来了，忙站起来，带着他去自己的房间。

关上门，把那四人关在外面。

“岚，能帮我离开吗？”靠近心岚才小声的说，现在能找的人就只有心岚了，虽然没有想好去哪里，也只好先离开在想以后的事。

“为什么想离开呢？”难道优紫真的出了什么事吗？为什么非要离开呢？

“岚，你爱过人吗？应该能体会不能和心爱的人在一起的痛苦吧？”优紫满脸痛苦的对心岚说着，心里却想着：对不起，骗了你，心岚。

“什么？紫，你什么时候有了心爱的人？”原来都没有听优紫说过，他心爱的人到底是谁呢？

“第一次和她相遇时，没有发现自己的心意，随着相处的时间久了，才慢慢明白对她的爱幕。”优紫说着说着脑海里突然出现一张可爱的脸——申恩爱，不会，自己可不是同性恋，摇掉脑海中的脸。

“知道了，紫，我一定帮你。”自己的恋情也是有太多太多的痛苦，但是没有后悔过，所以能够明白优紫的心情，相爱的人就应该长相守到老，一定要帮助优紫。

“岚。”心岚对自己真好，优紫感动的抱着他。

“明天我在过来，今晚我们就都好好想下，怎么办才能安全的离开？那我先回去了。”说完心岚就离开花花楼回去了。

一个晚上很快就过去了。

站在花花楼外面，许淼不敢相信眼前所见到的一切，这里真是青楼，优紫真的住在青楼里，怎么会？带着疑惑走进去。

“客倌，对不起，楼里的姑娘都还没有起来，请下午过来吧。”嬷嬷看见进来客人，忙上去说道。

“我是优紫的表哥清水书苑的夫子，听人说他昨天住进了花花楼，所以我是来找他的。”

“客倌，请稍等。”嬷嬷找丫鬟端来茶水和点心，就进去后面找优紫。

“宓儿，外面有个清水书苑的夫子自称是你表哥，现在想见你。”嬷嬷找到优紫忙告诉她，清水书苑的夫子可不是寻常老百姓可以得罪的人。

“我这就去见他。”优紫边走边想着：许淼怎么会来呢？他来有什么事呢？

想着想着就来到了前厅。

“不知什么风把淼表哥吹来了花花楼？”优紫脸带微笑的说着。

“你真的在这里。”看见优紫的出现，许淼才真的相信昨天风说的。

“是啊，花花楼可是我的家，回家难道都不可以吗？”看着眼前消瘦而憔悴的许淼，优紫有点不明白为什么他会变成现在这样。

“你家？”不敢相信听见的，风明明说优紫是他亲戚的孩子，怎么现在却成了青楼里的人，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难道淼表哥都没有听说吗？”现在渺国不知道这件事的人，除了小孩，应该没有人不知道吧。

这时，心岚也从花花楼的大门走了进来，和许淼两人眼光相交时，心中都觉得有点吃惊，都不觉的想到：他怎么来这里？

“岚表哥，来了，好巧哦，淼表哥也是刚来没多久。”许淼在，自己都要离开了，不想在制造两人的隔阂，优紫只好称心岚表哥，看见心岚和许淼两人目光相交时产生的柔情，让优紫更加的觉得想帮他们一把，就当是报答两人原来对自己的照顾。

“心岚，你也来了。”许淼尽量保持冷静使自己看起来和平常一样，因为还不知道心岚心中真正的想法。

“真巧，在这里遇到表哥。”感觉象好久都没有见过表哥一样，如果能常常见到他，自己也会觉得满足了，这份情太过沉重，自己也想了好多好多，就让它埋在心底深处吧，陪着自己老去消失。

“难得我们三人聚在一起，一起去岚的茶楼喝喝茶，中午我亲自做几道小菜，好吗？”以后恐怕也没有机会在一起了，就当做是离别聚

餐。

“我也要去，难得有这样的口福。”风一进花花楼就听见优紫的话，哇，太子妃亲自下厨做菜，难得，自己一早过来真是来对了。

心岚和许淼也没有什么好反对的，于是四人一起去了心相印茶楼。

［正文:第四十四章 多年的爱（一）］

来到茶楼的包厢里，四人一人坐一边，店小二送来茶出去后，里面的四人还是没有说话，优紫左看看右看看，觉得这样的气氛好压抑。

“大家怎么都怎么沉默，不是说好是来边喝茶边聊聊。”受不了的优紫先开了口。

“小姐，你就和微臣回京吧。”风抓住机会忙说道。

“优紫，你怎么会不想进京呢？这件事是可大可小，弄不好会牵连很多无辜的人。”许淼也接着问道，为什么优紫不想当太子妃呢？难道是因为哪个大官的千金吗？

“不会吧。”优紫从来没有想过自己不进京会牵连到别人。

“淼说的不错，小姐，如果你不进京，太子一定会勃然大怒而来到枫城，到时候不要说花花楼里的人，可能还会牵连到枫城里一些对于小姐来说很重要的人，都会因为小姐而丢失性命。”幸亏许淼的话，风想到了办法，不管什么后果了，只要小姐能随自己回京就可以了。

听了风的话，优紫脸上出现了忧虑，从来没有想过不去京城会牵连那么多的人，自己不是一个自私自利的人，要那么多人因为自己而丢掉性命，怎么可能？心有了犹豫、动摇，干脆先进京再找机会逃跑那样应该就不会牵连到别人了吧。

“好，我进京，但是在枫城有些事要办，能等几天吗？”想想后，优紫只有妥协的说道。

“希望小姐能快些办好，不然太子来枫城就不好了。”现在的局势太子不适合出宫，只好委屈小姐了，希望以后她知道了真相能不怪自

己，不然就惨了。

“今天我要先离开了，心岚表哥明天能来一趟花花楼吗？”眼睛看向一直沉默的心岚，等着他给自己答复。

“明天，我一定去。”不知优紫想和自己说什么，但是她要自己去一定是有事。

听到心岚的回答后，优紫就离开了，身后还是跟着四个保镖，回到花花楼的优紫一直把自己关在房中画画，不让任何人进来。

看见优紫离开后，许淼才问出心中的疑惑：“风，你不是说优紫是你亲戚的私生子吗？怎么你刚才称他小姐？你到底隐瞒了些什么？”

“有吗？不记得我曾经跟你说过那些啊。”风装糊涂，希望能蒙混过去。

“今天你不说清楚，我们就绝交。”多年的友情，风居然对自己还有隐瞒，第一次，许淼觉得好象从来都不曾真正了解过风，就拿太子的事情，当初送优紫来清水书苑的人根本就是太子本人，他都没有告诉自己，虽然一直知道他是太子派，关于太子的事他总是显得神神秘秘什么都不说，但这次优紫的事又隐瞒了一些什么呢？难道他从来都没有把自己当做好友吗？

“淼，不要这么说，不是不说，而是现在还不能说，以后你就明白了。”等太子大婚后，应该就没有什么好隐瞒的了。

“风，你要就今天告诉我，不然以后我们也不用在来往了。”以后，以后，以后到底是多久的以后，今天一定要知道真相。

“何必呢？”看着许淼认真的表情，风知道这次不说出来，恐怕多年的交情真的会没了，只好缓缓的说道：“你要保证不说出去，而且心岚也一样。”

“我们保证不会说出去。”心岚和许淼对视一眼后，点点头，说道。

“其实优紫就是宰相失踪了十年的女儿，也是太子那个失踪了十年的未婚妻，不久前在侯城遇到，但当年的太子妃失踪太过蹊跷，所以

太子才觉得先不公开太子妃的身份，免得引来对方的追杀，你们应该听说过当年的事情吧，这件事连优紫都不知道，原本只有太子和我两人知道，现在多了你们俩。”想到当年才失去优紫的踪影后，太子那疯狂的表情真吓人，如果不是宰相夫人的一番话，太子恐怕已经不在世上了。

“真没有想到优紫是宰相千金。”听到风的话后，许淼和心岚都在心中想到，优紫的身份还真是让人吓一跳，想当年对方都不曾顾忌宰相和太子的身份地位而绑架了宰相千金，而且这件案子现在都是疑案，能让太子本人找到优紫，看来两人的缘分还真深。

“既然你们也知道了，就希望你们也帮着保护小姐的安危，如果这次小姐出意外，可能渺国多年的和平也会随着瓦解。“不是危言耸听，而说的都是事实。

听了风的话，心岚和许淼都明白话中的严重性。

“这次，我随你回京复职一起走吧。”明白优紫的身份后，许淼知道自己已经没有悠闲的时间呆在枫城了。

“我也去。”在跟最后一次吧，虽然不知表哥为什么回京复职，该是放手的时候了，心岚的眼中有着深深的哀愁，但许淼和风都没有注意到。

“那我就先告辞了。”风说道，既然优紫答应过几天回京，自己还是回去让人先行给太子报个信，免得他担心。

“那我也回去。”许淼忙站起来跟着风一起走了。

第二天一早，心岚来到花花楼里优紫的房间。

“岚，以后静闲可能就要麻烦你照顾了。”自己老是麻烦心岚都觉得不好意思了。

“紫……”原本想告诉优紫昨天风说的话，但突然想到那在暗处的敌人，心岚忙住口。

“你想说什么？”听出心岚语中的犹豫，优紫忙问道。

“没有什么，只是想问你今天找我来有什么事吗？”不能说，忙转移话题。

“岚，你喜欢淼表哥吧，不要骗我，我能明白你心中的烦恼。”当优紫说出第一句时，看见心岚想反驳，忙说出后面两句，想起当初第一次看同性恋的漫画时，自己心里也觉得怪怪的，随着看多了，有时觉得只要两人真心相爱，何必那么在乎是同性，还是异性，只要两人在一起幸福快乐就好，而且异性之间也不一定就能幸福美满，不然为什么那么多人都娶小妾呢？

“喜欢有什么用。”心岚有些无奈的说着，一个人喜欢着，真的好累，而且还是男人喜欢男人，那就更累，但是又忘不了，只好自己折磨自己。

“我能帮你完成心愿。”优紫自信满满的说道，幸亏自己有先见之明，让小爱爱帮忙配好药。

“你帮我？”有丝疑惑，有丝不解。

“给，你先看看，不懂的我们可以讨论。”优紫忙拿出昨天回来后关在房里的杰作。

接过优紫手中的纸张，心岚一张一张的看着，脸也越变越红，看见心岚越来越红的脸，优紫忙靠上前去看着心岚手中的纸说道：“怎么了？是我画的不好吗？还是岚你有什么不懂的地方？”

“这些都是你画的？”心岚有点不敢相信这些画都是优紫画的。

“是啊，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吗？”这些都是以前漫画中的一些情景，昨天可是边回想边画的，好象没有画错的地方啊。

“优紫……”不知怎么说，画中那纠缠在一起的两个男子，而且还变换着不同的姿势，要自己怎么说的出口，真不知道优紫脑中装了些什么。

“岚，不要责怪我，如果不是为了你，我才不会画这些呢？难道你不想和淼表哥在一起吗？告诉你一个最有效的方法：就是把生米煮成

熟饭，到时候，淼表哥就跑不掉了。”许淼应该也爱着心岚，两人只要捅破中间隔着的纸，应该就可以了。

心岚保持沉默没有说话，优紫就接着说：“岚，还是你害怕世人的眼光而不敢，如果真那样就当我没有说过。”

“如果真害怕世人的眼光还好了，那样也不会有现在的烦恼。”听了优紫的话，心岚缓缓的说道，真那样，自己现在肯定已经有妻有子了，何必还孤身一人。

“那你还怕什么呢？任何事不做过，谁能知道结果呢？你一直在一旁等着、看着他，难道就可以改变什么吗？至少试了有一半成功的机会，不试就什么都没有。”优紫努力的游说着心岚。

“但是……”听了优紫的话，说不心动是骗人的，但是害怕另一半的失败啊，那样以后可能永远都不能相见，那是多么痛苦的一件事。

“难道你都不想拥有一个和心爱之人的美好回忆吗？做过后，如果失败也有一个美好的回忆，如果不做，连一个两人在一起的回忆都没有，这样你愿意吗？而且你应该听过‘长痛不如短痛’，反正都一样，说不定会有转机呢？”发现心岚有点心动，优紫忙继续说道。

“让我想想。”心岚静静的沉思了一会儿，才说道：“好，听你的，你说要怎么办？”

靠近心岚的耳边说着如此如此这般这般，说完后，心岚就离开去准备，优紫看着心岚的背影露出一个甜甜的笑容，心中暗暗的想着：希望天下有情人都能成眷属。

［正文:第四十五章 多年的爱（二）］

夜晚总是容易发生不为人知的事情，今夜的花花楼和往常一样的热闹，但在后院优紫的房间也很热闹，只见优紫和风坐一边，许淼和月季坐一边，中间还有美女跳舞。

“淼表哥，我也快离开枫城，但还是很感谢你在书苑是对我的关心和帮助，今夜就作为答谢，来，我敬你一杯。”优紫边说边端起桌上的酒。

“小姐，喝多了，对身体不好，让属下代劳。”看见她一晚都在不停的敬许淼酒，风真怕她那样喝会不会喝出什么问题，忙劝道。

“今晚如果你能灌醉许淼，后天我们就回京。”优紫靠近风小声说道。

“属下明白了。”虽然不知优紫为什么要灌醉许淼，但是难得她决定了明确回京的日子，怎么都会做到她的要求，风忙端起酒来不停的找各种借口让许淼喝下去。不知是不是许淼也有心事而没有发觉风和优紫的意图；还是也想借酒浇愁，一杯一杯的喝下肚，而月季也和配合的不让他的酒杯空着。

“淼表哥，来来，优紫再敬你一杯。”优紫觉得应该差不多了吧，开始喝的几杯，让自己现在都感觉有点醉意，如果不是风帮忙，可能最先醉倒的就是自己。

睁着迷醉的眼，许淼觉得头昏脚重，看见好多个优紫在眼前转，摇摇头想清醒过来，但是没有成功，平常这些酒根本就不会让自己醉成这样，想不出原因，一头栽倒桌上，看见这样的情况，优紫拍拍手，从外面走进来两个花花楼的保镖，一人一边的扶着失去知觉的许淼走了出去，优紫在找来那四个跟着自己的保镖扶有些醉的风下去休息。

“不会出事吧。”看着闲杂人都走了，只剩下优紫和月季时，月季还是有点担心，记得下午优紫来找自己帮忙，没有多想一口答应，谁知等听完她要自己帮什么忙时，有点后悔答应的太快，同时也发觉宓儿不在是从小看到大的体弱宓儿，她变了，看着她的变化，不知该高兴还是失落呢?

“姐姐放心，我是谁？难道你还不相信我吗？”优紫已经开始觉得天旋地转了，这酒明明喝起来象果汁，上次好象喝的更多。

看着站着有些摇晃的优紫，月季知道她应该也醉了，忙扶她躺在床上休息，帮她盖上被子就也离开并帮她关上门。

在花花楼后院一个最偏僻的房间里，坐着一个有些高窕的女子，细细的眉，长而翘的睫毛下，一双漂亮的眼里透着淡淡的忧愁看着黑漆漆的窗外，脸上搽了薄薄的粉和淡淡的胭脂，有张小巧的嘴唇紧紧的闭着，长长的头发披在身后，身穿一件粉粉的睡衣，衬托朦胧灯光下的女子多了几分妩媚、几分性感。

突然女子房间的门打开了，女子转头看过去，只见两个高大男子扶着一个男子进来，两人把手中扶着的男子放到床上就出去并关上门，自从女子看见男子后就没有移开过眼光，看着男子的眼中有爱慕、有忧伤、有害怕、有紧张、有不敢相信……各种情感在心中汇集，但女子明白走到这一步已经没有回头的路了，慢慢的站了起来，朝床边走去，来到床边痴痴的看着睡着的男子，这是自己爱了多年的男子，能象今天这样肆无忌惮的看他还是第一次，真怕一切都是梦，女子有点犹豫有点不安的伸出手，想摸摸男子让自己相信眼前的一切都不是梦，但是又有点怕，就在这种复杂的心态下，手已经自动摸上男子的脸，手好象自己有意识一样的在男子脸上流连不想离开。

脸上传来的感觉让许淼很想睁开沉重的眼睛看看是谁这么大的胆子，居然趁自己喝醉时摸自己的脸，但是怎么都睁不开。

女子几经犹豫，但是也明白这样的机会只有一次，错过就不会在有了，手伸向男子的衣服把它一件一件的脱掉，随着男子裸露的身子，女子放下了所有该有的束缚，迷人的嘴唇吻上了向往以久的男子的唇，慢慢的向下移动，每到一处女子都吻的那么的专注而小心翼翼，心怕把男子吻碎了。边吻脑海中出现早上看的画，脸一下就红如苹果，让看见的人想一口咬下去，女子的唇来到男子胸前的乳头处，一口深深的吻下去，女子顽皮的伸出舌灵活而轻轻的在男子乳头上画着一个个圈圈，因为女子的动作男子的眉皱了起来，女子并没有因此放过男子，继续吻下去，手也没有停下，一起挑逗着男子全身，看到男子勃起的欲望，拉开下面的衣服，女子里面什么都没有穿，拿出一个小瓶倒出瓶里的液体涂在男子的欲望和自己下面的里面，放下手中

的瓶子，女子一手握着男子的欲望让它慢慢的进入自己的体内，好痛，但没有停止，直到全部都进去，女子闭上眼，脑中想着男子，慢慢的摆动起自己的腰，没有发现男子早睁开眼看着她。

好不容易睁开眼，看见是一个女子坐上面，还能真实的感觉到自己的下面生龙活虎深深的埋进女人的里面，在看见女子的那张脸，咦！好熟悉的感觉，心岚！？对，好象心中深爱的心岚，但是不可能啊，心岚什么时候变女子，难道是在梦中，但两人紧紧结合在一起的地方，一次次的撞击感是那么真实，头好乱，不管了，既然是梦就可以随便怎么做了，许淼一个翻身就把女子压在了身下，依着原始的本能疯狂的吻着女子的全身，同时撞击着女子的深处，直到把精子射在女子的身体里，一次不够，不知做了多少次，疲倦的两人相拥而眠。

早上，醒来发现身边早已经人去楼空，床上只剩自己独自一人，心中有着失落寂寞，这样的结果其实早该想到，该放手了，至少昨晚的一切已经够了，真的够了，不应该太贪心，穿上衣服，洗去脸上的装，又是一个翩翩男子，推开门走了出去。

“岚。”优紫看见心岚独自一人出来，有点不明白，许淼呢？难道两人昨晚没有做，原本自己是躲在窗外准备看一次到底同性做爱是不是和书中一样，刚看到心岚脱去许淼衣服时，就被风逮回了自己的房间，都不知道后面还发生了什么，哎！现在想起来都觉得有点可惜。

“不用担心，我没事，明天你就进京吧，到时候我会陪着你的，现在我回去交代一下，明天过来一起走。”说完心岚就离开了。

“小姐。”直到心岚消失，风才出来，有些不赞成优紫的做法。

“我不觉得自己做错了，相爱的人为什么不能在一起？难道就因为两人都是男子吗？”相爱的两人结合有错吗？

“小姐，不知该跟你说什么？希望不会出什么事就好。”天蒙蒙亮时，看见许淼脸色很差的匆忙离开的身影，不知该跟他说什么，只好默默看着他离开，昨晚如果不是想起来问优紫后天什么时候启程，过来问她，却发现她居然鬼鬼祟祟的来到一个窗下偷看里面，因为她太

过专心都没有发现有人接近，于是偷偷的看里面一眼，却看见一长的很象心岚的女子正对床上酒醉的许淼上下其手，原本想冲进去阻止，但是好象应该先阻止偷看的优紫，拉着不情愿的她离开，打算再回去救许淼逃离不知名女子的魔掌，没有想到优紫却威胁自己不准去，当时就有点怀疑这件事她应该也参与了，刚才看见心岚才明白这件事可能根本就是她一手造成，如果和许淼过一夜的真是女子，可能许太守知道还会感谢优紫的帮忙，但是过夜的对象是心岚，哎！难说？希望不要发生什么事才好。

第二天，在花花楼众人依依不舍中，优紫一群人起程上京。

听心岚说优紫要进京完婚，静闲怎么都要陪着她去，顺带把秀儿也带上了，于是优紫、静闲和秀儿三人坐马车，除了一个赶马车，其他人都骑马围着马车，预防发生什么意外时，好保护马车里的人，优紫坐在马车里没有感觉，但风骑着马感觉外面的许淼和心岚之间的气氛有点怪异，虽然心岚看起来没有什么异常，但是许淼却不时偷偷的看看心岚，在沉思一会儿，不停的重复这个动作，使得风看着都不明白许淼在想些什么。

中午，大家吃饭时。

“心岚表哥，这道菜很好吃，你尝尝。”大家都沉默的吃着饭，优紫却突然出声。

“静姐姐，你也多吃点，等会还要赶路。”优紫又对静闲说道，其实优紫发现大家都太沉默了，让人感觉有些压抑，想改变一下气氛，但是好象没有什么效果。

大家保持一致的不说话，低头吃着自己碗里的饭。

［正文:第四十五章 上京路上怪异的打劫］

自从中午大家一致的沉默，回到马车上继续赶路，静闲和秀儿坐在马车里专心在布上绣着东西，而没有时间理优紫，回马车前，风让优紫换回男装，和静闲假扮夫妻，这样可以避免一些麻烦，所以优紫现在又是翩翩一美少年，百般无聊的她掀起马车上的一边窗帘布，看

着沿途的风景，心中不免想到：古代的环境真好，不象原来一眼看过去到处是柏油马路和高楼大厦，而从出了吃饭的小村，现在两旁都是葱绿的大树和翠绿的小草，小草上还有一些小花点缀，眼里所看见的根本就是一个天然的花园和美丽的画，那么的自然、那么的美，让人不免要感叹大自然的神奇，就在优紫沉醉其中时，马车突然停了下来，由于很突然优紫随着惯性而摔倒在马车里面。虽然没有受伤，但是对于马车突然停下有着一些好奇，拉开马车后面的帘布，就想跳下去看个究竟。

“不准出来。”风一脸严肃的看着准备出来的优紫忙说道。原本就是不放心她，把前面留给许淼和心岚应付，自己来后面看看，还真看见她要下马车。

“为什么不准？”不准，好奇心更大了，优紫更是毫不犹豫的下了马车，走出马车挡住的视线，看见和马车对持着的几个黑衣蒙面人，优紫一脸兴奋的跑了过去，口中还说道：“哇，是真正的大侠吗？”

众人都因为她的话而愣住，没有想到她会有这样的举动，在大家一愣之间，优紫就快跑到黑衣人那边去了，一个身影一晃，优紫就发现自己已经在马上了，回头看见原来是风，没有想到风的武功这么的高强，眼带崇拜的对风说道：“真看不出，高手就在自己身边，以后教我，好吗？”

“小姐，现在不是说这个的时候。”风觉得自己快败给脱线的太子妃了，眼前明明就是有人打劫，她却以为是大侠，这是什么跟什么啊，有点点后悔接这个任务了。

看着风的表情和周围有些紧张的气氛，优紫有点后知后觉的发现了自己的错误，还是问道：“是打劫吗？”

风点点头表示这次她没有说错，然后说道：“小姐，你先回车里去，等会解决了，我们就继续上路。”

“不要，我要在这里看。”难得遇到打劫，而且是真正的高手过招，怎么能错过，不要，就是不要。听了优紫的回答，风的眉不由得

皱得更紧，要她回马车，是怕她看见流血的场面，怎么她不懂呢?

“我保证乖乖的在旁边看，这样总可以了吧。”看着皱眉的风，优紫以为他是怕等会开打时，自己会碍手碍脚，忙做出保证。

“放下她，就放你们走。”这时，黑衣人中一个发言，并且手指着优紫。

“我，要我留下吗? ”大家都因为黑衣人的话和动作而又一愣，风、许淼和心岚心中都有了疑问，为什么对方要优紫，难道是十年前的那伙人，还是单纯的只想留下优紫，而其他的人都只等着风的指令而行动，但优紫也觉得奇怪，怎么对方打劫不是为了钱财，而是打劫自己这个活人，所以有点不感相信的问对方是不是说错了什么。

“对。”黑衣人肯定的说道。

就在大家准备动手时，突然从旁边又跳出一伙黑衣人，使得风这边的人和开始的黑衣人大家都停下来，看着新来的黑衣人，大家都愣住了，怎么还有打劫的人呢?

“她，是我们的，放下她，你们都可以离开，不然就不要怪没有告诉你们。”新来的黑衣人也手指优紫说完。因为他的话，大家又是一愣，猜不出来者的用意，于是现在的形势是三方对持，在没有弄明白对方来意时，大家都没有动手的意思。

时间一分一秒的流逝，但大家都不动，优紫看着眼前的情况想到不会就这样一直呆下去吧，那何时能进到宫里，何时才能逃跑，何时才会有自由呢?

就在大家僵持着时，居然又陆续出来了三路蒙面黑衣人，但优紫从风因为黑衣人不断的出现而越来越严肃的表情到最后一路黑衣人出现，风的表情一下就放松下来中，隐约觉得最后一路应该是风认识的人，而且还能感觉出风和对方有用眼神交流着什么，于是就看着最后出来的那群黑衣人，怎么有几个身影有点熟悉? 就在优紫困惑时，一晃自己就在一个黑衣人的怀里，咦！黑衣人身上有自己熟悉的味道，他到底是谁? 疑惑中时一件披风包裹住自己的整个身体，然后就感觉

到马在狂奔中，耳边传来后面马蹄声，应该跟着好几匹，不知是敌还是友?

这边因为优紫突然被人抢走而去，其他的黑衣人都不能接受，于是都想追上去抢人，风一挥手，其他人忙冲上去阻止黑衣人的行动，黑衣人们被这一阻止而混到了一起，突然其中相撞的人，都有点惊讶。

“你……你怎么在这里。”黑衣人看着面前的黑衣人，有点不敢相信眼前见到的，对方眼中也有着同样的疑惑。

“先不要管这些，先追到柳絮公子，再说。”现在不是说这些的时候，主子还等着自己带人回去。

放下困惑，一起联手先抢人。

而另外的两个黑衣人也因为混乱撞在一起。

“红儿？你怎么在这里？”一个黑衣人困惑加不敢相信的问着眼前人，难道自己的妹妹也在其中一路人马中吗？为什么?

“少爷。”被认出来了，完了哪，怎么少爷会出现在这里，红儿有些害怕的喊道。

“先让你带来的人帮忙困住别的黑衣人，这次的事我就不追究，明白吗？”虽然知道其他几路人马是谁，但是先挡下他们再说。

“是，少爷。”红儿吹响口哨，一会身边就多了些人，红儿忙下命令，然后大家一下就分散开来。

看了场中情况一眼，骑着马赶快追刚才离去的人，因为场中有一个惹不起的人物，先溜为妙。

看见少爷离开，红儿朝手下做了一个手势也一个人离去，好告诉小姐计划已经失败。

直到感觉他们应该离开很远了，风朝场中混战的属下说道：“撤。”

就看见大家迅速的分开，唯独有三个手下围着一个黑衣人，还在苦战，风飞身过去接过招，并看清来人，有点不相信的说道：“延，怎

么是你？”

“为什么要阻挡我？”延心中充满了浓浓的恨，手中的剑招也变的杀气腾腾，如果不是这些人的阻挡，现在那个人应该早被自己杀了，越想越恨，手中的剑招也越来越快。

“等等，延，你怎么会出现在这里？”风有点不明白，难道是来杀小姐的，不会吧，那问题就变大了，不确定的问出心中所想：“你是来杀太子妃的吗？”

“知道，还问，简直就是废话。”知道还问，不是废话是什么。

一招化解延的剑招，风忙说道：“慢着，延，你不能杀她，你是最不能杀她的，不然你会后悔。”

“不能杀她，等会我就去杀了她，除了她，还没有谁是我不敢杀的。”收了招，延冷酷的说着。

“算了，以后你就会明白了，那我先告辞了。”回头和许淼、心岚带着其他人去跟他们汇合。

走了一段路后。

“风，你为什么不告诉他优紫真正的身份呢？”许淼有点不明白风的做法，优紫明明是延找了多年的妹妹，为什么不告诉他真相呢？哥哥追杀自己的妹妹，如果知道真相时，对双方会造成多大的伤害。

“你不知道情况才会这样说，能说出来，早说了，其实要隐瞒的人中有一个就是延。”许淼不知道情况才能那样轻松的说，自己可是当年跟在太子身边，所有的事情可能自己最清楚明白，现在的情况最好还是瞒着延好一些。

“为什么？”不明白，哥哥却不能知道妹妹的下落，是什么道理？

“总之，现在是越少人知道越好，不要再说了，我们快追上他们。”不想在继续这个话题，风加快马的速度追前面的人。

跑了好久，马的速度慢了下来，遮着自己的披风被取了下来，优紫看看周围，才转头看着从刚才一直抱着自己的人，眼睛好熟悉，身

上的味道也熟悉，伸出手拉下他蒙面的黑巾，有点吃惊的说道：“是你？！”

“看见我，有那么高兴吗？”紫吹一脸笑意的看着眼前最爱的容颜。

［正文:第四十六章 打劫的延续（-）］

在看看紫吹身后，除了雨、轩和几个不认识的人，没有看见许淼、心岚、静闲和风、还有风的手下都不在。

“淼表哥他们呢？”刚才那样的场面还是很吓人，虽然不知道那些黑衣人为什么要抓自己，但也不希望心岚他们出事。

“紫，你就只担心他们吗？”紫吹不喜欢优紫和自己在一起时，心里却还想着别的男子。

“他们是因为我才遇到那样的事，怎么能不担心呢？”难道自己就不能担心他们吗，觉得不能理解紫吹的想法。

“现在我们还没有真正的安全，先赶到地方等风他们追上来，而且对方这次既然出手，一定会势在必得，如果再出现其他黑衣人，会对我们很不利。”雨真不明白，太子怎么能忘了现在的处境和太子妃之间那么悠闲，现在大家都还没有真正的安全呢?

听了雨的话，紫吹想想也对，现在还不是放松的时候，拿披风遮好优紫，又快马加鞭的赶路。

突然马急停了下来，优紫好奇的掀开披风想看看出了什么事。

“紫，放心，没事。”紫吹怕优紫吓到，温柔的对她说，但是抬起头时眼中有浓浓的杀意，居然还有人明目张胆的拦自己的路，她们的目的最好不是优紫，不然一个都不要活着离开。

“什么人？”雨来到前面问着拦路的人。

“放下马上的那个人。”对方一女子手指优紫说道。

“轩。”紫吹的声音冷冷的唤着轩，眼中的杀意更浓，听到紫吹的声音，轩明白，驱马上前来到雨的身边。

“轩！？”雨眼中有着犹豫，难道轩真的要那样做吗？轩对着雨点点头，就只见他手举起朝着对方一扬，所有的一切都发生的太突然，对方的人全部瞬间就落下马，倒在地上，看见这一切优紫根本就不明白发生了什么，想伸头朝前看清楚。

“紫，来挡着风，免的吹在脸上痛。”紫吹就用披风挡住了优紫所有的视线，继续赶路。

“刚才到底怎么了？雪夫子，你对我隐瞒了什么？”优紫怎么想都觉得刚才的事情太怪异了，转过头看着紫吹，希望他告诉自己。

“小心，这样危险。”紫吹就象什么事都没有发生一样，温柔的扶好优紫，怕她乱动掉下马就真的不好了。

“哼。”优紫对紫吹这样有些气愤，算了，等有时间问问轩。

终于到了和风约好的落霞镇，找了镇里最好的客栈住下，优紫因为还在生气，就不理紫吹，但是紫吹寸步不离的跟着优紫，使得她根本没有机会问轩，一直到风他们追了上来。风靠近紫吹身边不知说了什么，紫吹的脸马上就变的很严肃。

过了一会儿。

“雨，你陪着紫，轩和风跟我来。”说完，三人去到一间房间里，并关上门，外面站着风和紫吹带来的手下。

“雨大人，刚才到底发生了什么事。”终于紫吹没有在身边，优紫忙问着雨。

“太子妃娘娘太折煞属下了，属下怎么能承受娘娘那样的称呼呢？”看着优紫，雨就觉得怎么都看她不顺眼，在京城时，当接到属下的报告时，真不敢相信，年轻的国师白哉大人和齐王大人都派人来抓她，延来杀她，自己能了解，但那两个大人物也要抓她，怎么都想不明白其中奥妙；而刚才为了她，太子居然让轩瞬间杀了那些人，她根本就是一个祸害，如果真被延杀了就好了。

“雨大人，我原来有得罪过你的地方吗？”优紫不明白雨对自己怎么有敌意。

“没有。”很干脆的回道。

“那……我们曾经有仇。”

“也没有。”

“那因为什么？你要讨厌我？”难道如别人说的那样就是看那人不顺眼，自己给雨的感觉也是这样吗?

“属下怎么敢讨厌你。”就是真讨厌，口里也不能说出来。

“那你就告诉我，刚才那些拦着我们的人怎么样了？”算了，你要讨厌就讨厌吧，现在先告诉我刚才到底发生了什么。

“没有怎样啊？”刚才的事，告诉你，又不是想找罪受，太子那么明显的态度，根本就是不想你知道。

不再说话，优紫站起来去找心岚和静闲，雨也只好跟在后面。

一切发生的太突然，还没有走到心岚他们房间的优紫和雨一下就昏倒在地，看见两人晕到，从屋顶跳下一黑衣蒙面人，扛起昏迷的优紫，就飞身准备离开。

“放下她。”心岚抽出剑指着对方，如果不是因为心情烦躁，而离开房间，出来随便走走，就差点让敌人掠走优紫。

“凭你？”出声居然是女子的声音，让心岚有点吃惊，同时从对方的语气，好象根本就没有把自己放在眼里，虽然自己的武功不是很高，但是对付多数的江湖人物还是绰绰有余，心岚飘身向前挥舞着手中的剑，但对方根本就无意对打，几个闪身就飞了出去，眼见就要消失，心岚不由得感到着急，这时，耳边传来声音，说道：“快去找风，告诉他这里发生的一切，我先去追。”

只见许淼说完就也飞了出去，心岚也不敢在耽搁，忙跑去找风，被人拦住，只好在外面大声说道：“风，优紫被人掠了去。”

话音还没有完，里面就出来一男子，着急的问道：“快告诉我，朝什么方向去了。”

心岚才指出方向，男子就象箭一样的飞了出去，门外站着的一些人也跟着男子后面追了上去，风出来看见眼前的情景，也忙带着手下

追上，心岚拉着轩，怕他也追出去，说道：“那边还有人昏到。”

“带我去。”轩忙跟着心岚过去，看见是雨，快步上前把脉，还好，对方无意要性命，只是用了昏迷药而已，从身上拿出一个小瓶，打开雨的嘴倒了一些东西进去，一会工夫，雨就醒了过来，看见眼前的轩。

“太子妃被人绑走了。”雨的声音里带着着急，明明自己跟在后面，还着了对方的道。

“放心，风他们已经去了，你就好好休息一会。”雨这次中的迷药很特别，自己还是第一次碰到，看来下药的人应该是高手，突然想到不久前遇到妹妹的丫鬟红儿也是黑衣人中，准备抢优紫，现在会是她吗？她从小就喜欢做各种各样的怪药，但绑架太子妃的罪可是很大，她应该不会再那样做吧，有点担心，忙对心岚说道：“麻烦照顾一下他，我也去看看。”

说完，轩快步离开，使出轻功追了出去。

经过追赶，许淼终于追上了绑架优紫的人。

“放下她，我可以放你离去。”刚才出来无意看见黑衣人和心岚的打斗，从她轻松的躲过知道她是高手，同时也要考虑优紫的安危。

“少在那说大话。”黑衣蒙面女说完就继续向前狂奔，许淼来不及多想反映迅速的掠身挡住女子的去路，两人近身交战了几招，分开，两人双目对视，心中都暗自思量：不能大意。

突然，两人都觉眼前一个黑影一晃，优紫已经在来人的怀中。黑衣蒙面女有点不敢相信有人能那么轻松从自己手中抢走人，眼里有了一丝惊慌。

看着怀中昏迷的人儿，紫吹担心的轻唤道：“紫，紫，紫，快醒醒，你别吓我。”

但是呼唤没有作用，紫吹的眼神瞬间变的恐怖，看着黑衣蒙面女，冷冷的声音说道：“她怎么会这样？”

“为什么？我要告诉你。”虽然眼前男子的眼神可怕，但自己可不是一个被吓大的人。

话音刚落，对方的剑就快如闪电的来到面前，一个闪身剑从身边划过，好险，慢一秒，可能身上就多了一个伤口，看来不能大意，怀里抱着人还有这样的功夫，厉害，而且对方还有一人，从他能跟上自己，武功应该也不差，一定要尽快解决，拖的越久对自己就越不利。有了这样的念头，身随心动，飞快的向抱着优紫的紫吹攻击过去。紫吹轻松的就化解了。

“说出来，我可以考虑让你离开。”紫吹看着对方冷冷的说道，如果不是想知道优紫为什么象现在这样，自己早就杀了她，还让她活到现在。

“是吗？我要想走，还没有谁能留下我。”冷静下来后，自信的回答，不是说大话，除了老爷，至今还没有谁能轻易留下自己。

“是吗？你可以试试。”看着对方那么的自信满满，紫吹更是下了杀心，这样的人不知是敌是友，留下必定是一大隐患，今日一定要杀之，以免以后威胁优紫的安全。

［正文:第四十七章 打劫的延续（二）］

瞬间两人就过了几招，但黑衣人越来越感觉到吃力，就在紫吹的手快劈到那人身上时，一个人从紫吹的掌下救出黑衣人，紫吹一看居然是轩，看着他冷冷的说道：“什么意思？难道你想救她？”

“这些等会说，给。”把瓶子扔给紫吹，接过忙倒入优紫的嘴里，优紫慢慢的睁开眼睛，发现自己在紫吹的怀里，而且这里也不是客栈，有丝疑惑的问道：“这是哪里？”

太好了，看见优紫清醒过来，紫吹也松了一口气，眼中的杀意一下就消失了，好象根本就没有过，温柔的看着优紫，然后才朝轩看去，只见轩已经拉下黑衣人脸上的黑巾。

“红儿，你怎么在这里。恩爱呢？”咦！优紫有点糊涂了，恩爱的丫鬟红儿怎么在这里，而且还穿着黑衣，难道这是今年渺国的流行服

饰吗?

“紫，你认识？”紫吹觉得奇怪了，优紫难道认识这个想绑架她的人吗？从优紫的话可以感觉到应该是认识好久的人，那对方为什么要绑架她呢?

“娘娘，小姐想见你一面。”自从分开后，小姐整个人都消瘦了，常常茶饭不思，红儿是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不明白从前那个天真活泼小姐到哪里去了，后来终于知道小姐是思念着太子妃，于是一起商量策划了这次的绑架，打算绑了太子妃，找一个没有人认识的地方去生活，等风声过了在回来，谁知第一次绑时，出来另外的绑匪，还被少爷发现，第二次，现在又失败，而且又被少爷发现了，呜……出门故意挑了一个黄道吉日，怎么这么倒霉啊，小姐也会有失误的时候。

“雪夫子，可不可以让恩爱随我们一起进京呢？”优紫放柔声音问着紫吹，紫吹是不可能放自己去见恩爱，怎么说恩爱都是恩人，就让她和自己一起去京城吧。

“吹，不是雪夫子。”还是喜欢这个多年前的称呼，这样好象可以感觉优紫从来都没有离开过自己的身边。

“吹，你答应吗？”只有无奈的再问一次。

“好，我们回客栈等。”紫吹抱着优紫施展轻功回客栈，其他人跟在后面回去，轩对红儿交代了几句也忙跟上去。

“吹，你是不是隐瞒了我什么？”优紫一直都觉得紫吹应该隐瞒了什么，没有告诉自己。

“没有啊，我怎么会瞒你呢？”不是隐瞒，而是有些事现在还不是时候告诉她。

“每次都这样，算了，我去看看恩爱来了没有。”说完就走出去了，紫吹也跟在优紫的身后。

“恩爱。”想起一起在水水院的日子，如果不是有恩爱陪伴，不知道有多无聊。

恩爱的眼神只是痴痴的看着优紫的容颜，这张脸自己不知在梦里见过几次，而且有时还莫名其妙突然出现在脑海中，怎么赶都赶不走，现在真的在看见，有种不敢相信。

“恩爱。”轩发现到自己妹妹的异常，忙唤醒她，发现紫吹因为她的凝视眼中已经出现怒火，希望恩爱不要惹怒那个可怕的男人，同时也让轩明白了优紫对紫吹的重要性，看来以后要明哲保身一定要离优紫远点，不然可能因为莫名其妙的原因就招来大祸。

“哥。”听到轩的声音，恩爱才清醒过来，看见轩的眼神，忙行礼同时说道：“民女见过太子、太子妃娘娘。”

“恩，起来吧。”紫吹压下心中的怒火说道，看见她看优紫的眼神就让人火大。

“谢太子、太子妃娘娘。”

“恩爱坐，大家都坐。”优紫招呼所有的人坐，发现只有自己和紫吹两个人坐着，其他人都站着，感觉有点怪。

所有人还是不动，优紫明白他们都在等紫吹的命令，转头瞪着紫吹，明白的告诉他，如果不照做，我和你没完，紫吹忙说：“坐。”

大家忙动作一致的找椅子坐下。

“恩爱，你也想去看看京城的繁华吗？”优紫问着恩爱，虽然不知道她为什么出现在这里，怎么想都觉得她应该是想去京城玩玩吧。

“不是，我是来找你的。”自己一直都是想到什么就做什么，转弯的事不会，隐瞒太痛苦，直接说出更好。

“找我？为什么？”其他人听到恩爱的话脸色都变了，只有优紫后知后觉没有发现。

“我喜欢你……”恩爱说出和优紫分开后才明白的心意。

“等等，恩爱你一定弄错了，我可不是同性恋，你不能喜欢我。”没有让恩爱说完，优紫就打断她的话说道。

“同性恋？什么是同性恋？”大家都第一次听到同性恋这个词，不好意思问，还好恩爱代替大家问出心中的疑惑。

“同性恋就比如男子爱男子，女子爱女子，这些都是同性恋。”优紫耐心的解释道，大家也终于弄懂同性恋是什么了。

“那和我们不同啊，你是男我是女。”恩爱不明白同性恋和自己刚才说的有什么联系。

“因为我也是女子，如果你喜欢我，不就是女子喜欢女子吗？”直接说出事实，其中最惊讶的就是雨了。

“你是女的？”雨不敢相信自己刚才听到的，指着优紫问道。

还没有等到回答，屋外却传来响声，大家忙出去一看。

“许强、水镜，你们怎么在这里？”优紫看见倒在地上的两人，太吃惊了，为什么他们会出现在这里？

“絮公子，哦，不对，应该是絮小姐。”两人一脸吃惊的表情，原本两人接令分别带着手下准备劫走太子妃，谁知意外的发现柳絮公子，深知絮公子对于主子也是属于重要的人，于是觉得劫太子妃，还不如劫柳絮好一些，场面混乱时，两人相撞而认出对方，虽然都有点意外对方的出现，但马上就确定了共同的目标，却再一次弄丢了人，由于双方主子的关系，两人带着手下就结伴而行，来到落霞镇准备随意找个客栈住下在好好商量下一步的计划时，却发现了一个人，忙跟上，还真是应了‘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还真找到柳絮公子，躲在暗处准备找机会出手，没有料到却听到那天大的秘密，两人因为太过惊吓而不小心摔倒在地。

“紫

Chapter_6

，他们？你认识。”紫吹看着眼前的两个人，问着优紫。

“他们是我大哥和二哥的侍卫。”优紫现在想起当初，还是有种被齐雾和白哉强行认做兄弟关系的感觉，但是他们对自己的好却是真的。

听了优紫的话，紫吹想到了才遇到优紫时，手下打探来的消息，知道了她口中的大哥和二哥是谁了，同时也知道了这两人应该就是打劫优紫中的两路人马，当初接到密探的消息时，有点不敢相信，跟在延后面，才发现皇叔和国师还真的采取行动，现在也完全知道那几路黑衣人是谁了，最开始出现的应该是轩妹妹指示的，接着是国师和皇叔的，在接着的就是延。

“那两位是？”紫吹故意装糊涂，有些时候太过明白不好，反而还是装糊涂的好。

“这是许强，是齐王爷的侍卫；这是水镜，是察城太守的侍卫。”优紫还以为紫吹是真的不知道两人的身份，忙说道。

“原来如此。既然都认识，而且也是皇叔和国师的侍卫，那就是自己人了，一起进来吧。”紫吹说的同时，心中早想好了，既然是想绑架优紫的人，那留在身边监视着更好。

因为这意外，大家坐回房中时，才想到刚才说的事。

“我不相信你是女子。”恩爱先沉不住气说了出来，是女子？把脉时怎么都没有发现。

“小妹，不得无礼。”轩看见恩爱这样，觉得父母真是太宠她了，简直无法无天，现在的情况可不是和在府上一样的能让她随心所欲。

“没关系。”优紫觉得没有什么，这样的恩爱才象刚认识一样的可爱。

“多谢太子妃娘娘不怪罪小妹的出言不逊。”轩觉得还好优紫这样说了，不然以太子的性格恐怕有点难办，原来把过优紫的脉，可以很

确定她是货真价实的女子，转过头小声的对恩爱说道：“你怎么能怀疑呢？我可以告诉你，刚才说的一切都是真的。”

看着哥哥认真而严肃的表情，恩爱心中有太多的不想相信，也不敢再说出口。

“我肚子饿了。”优紫看见大家都不说话，沉默的坐着，一群人都沉默感觉怪怪的，忙提出自己肚饿。

“雨，去叫人马上准备，紫，来，我们去吃饭。”紫吹温柔的扶着优紫移动去桌边坐。

［正文:第四十八章 优雪延（-）］

很快到了晚上，在轩的房间里，还有雨和恩爱。

“哥哥，你怎么知道？”恩爱怎么都想不明白哥哥为什么那么确定优紫是女子。

“轩，我也想知道。”雨还是怀疑优紫。

“你们都不用怀疑，因为前不久我把过脉，太子妃千真万确是个女子。”轩看着面前的妹妹和好友那一脸吃惊的表情，觉得好想笑。

“我不相信。”恩爱难以接受这样的打击而跑了出去。

“我也不相信。”雨听了恩爱的话，也说道，这要怎么接受，那以前的担心都是多余，明明是太子身边的贴身侍卫加多年朋友，为什么紫吹不告诉自己真相呢？难以接受。

“雨，你应该知道，有些事是不知道的好，太子不说，一定有他的理由，何必这样执意什么都知道呢？”轩明白雨的心情，但是雨的心里很少能藏住秘密，不是因为他多嘴，而是如果心中有秘密，任何和他相处过的人都能看出来，这件事太子不告诉他，应该也是为他着想。

“你说的我明白，但明白归明白，遇到时，还是很受打击，难道我就是一个难以值得让人相信的人吗？”多年的相处换来对方的不信任，心有多难过，轩是不会体会到。

知道现在说什么都显得是那么的没有说服力，轩拍拍他的肩，然后才说道：“一起出去走走吧。”

希望这样可以让雨的心情冷静下来。因为包下的是客栈里的豪华套间，带的有小小的花园，于是，两人来到花园，一看里面早有人在，除了恩爱和她的丫鬟红儿，居然其他人都在，人一多，本来就小的花园显得更小。

“紫，来披上，夜里还是有点冷，小心着凉。”紫吹温柔的为优紫披上一件薄薄的外套。众人中除了知道优紫真正身份的风、心岚和许淼以外，大家都不敢相信刚才那个太子是大家认识多年的太子，太子从来对任何女子都不会和颜悦色，就更加的谈不上对哪个女子温柔，虽然曾经听说过太子对失踪的小太子妃很温柔，但那都是听说，大家都没有看见，大家唯一亲眼见过的太子是一剑就杀死一个女子的场景，是那么的冷漠而残忍的让人害怕恐惧。

“不要。”优紫轻轻的挣脱紫吹为自己穿衣的怀里说着，出来花园时就多穿了一件，看看身边的人都没有自己穿的多，又不是病人，再穿都快变粽子了。

“紫，听话，过来。”优紫的身体原本就柔弱，如果生病了，怎么办？所以紫吹是不会放弃为她再穿一件衣服。

就在大家看着眼前难得的一幕：太子和太子妃为一件衣服争执时。突然，一个亮光朝着太子妃飞去，因为出现的突然而快速，大家都还没有反应过来，亮光就接近了，看见太子快速的把优紫搂入怀中，而闪过对方的剑，好险，大家才放下刚才的紧张感，看向来人，原来是延，但他眼里浓浓的杀意，让众人对他的出现都感到紧张。

“延，我不是对你说过吗？你怎么还是不放弃呢？”风忙出来说道，明明就告诉过他，他不能杀优紫，怎么他就是不听呢？

“放弃？为什么？我的脑中没有这两个字。”放弃！？曾经因为这两个字，而付出的代价是多么的沉重，至今都还记得，因为这两个字，自己失去了最爱的她，从此就发誓今生再也不会放弃。

看着这样的延，知道真相的风也为他感到哀伤，但优紫只有一个，不能分，站在自己的立场，只能帮太子，风唯一可以为延做的就

是在心中对他说对不起。

冷眼扫过众人，最后用剑指着优紫，对紫吹说道：“放下她，我可以不和你计较这次的事。”

“要我放下她，除非我死。”紫吹坚定的说着今生的誓言。

听到紫吹的话，优紫的心中充满了感动，古时的女子地位不高，有的女子根本就是权利和利益而结合的两家人中的一个中间物品，而他一个高高在上的太子，却为了保护自己一个青楼出生的女子而愿意死，值得吗？虽然当初相遇时，他说自己就是他找了十年的人，慢着，有什么地方好象遗忘了什么，优紫努力的想，十年？十年？哦，对了，宰相的女儿也失踪了十年，难道自己会是宰相失踪的女儿吗？而且为什么紫吹不告诉自己呢？那为什么会失踪后去了花花楼呢？还有眼前这个延到底是谁？为什么大家都认识他？感觉他好象对自己有着很深的恨意，第一次相见就有那么深的恨意，为什么呢？有古怪，怎么想都觉得太古怪了。

“我们认识吗？”优紫不由得的想起自己是借尸还魂活过来的，难道是以前那个死去的花宓认识的人，所以小心翼翼的问道。

“不认识。”延冷眼看着紫吹怀里的优紫回答道，心中想的是不管你耍什么花招，今天都是你的死期。

“那我们之间有仇吗？”优紫听了延的回答，不认识，那按照剧情一般都是有仇了，古人不是很在乎报仇吗？

“没有。”语气有了不耐烦，这女子话真多。

“紫，你问这些做什么？”紫吹看见优紫一直问着延，有些不明白她到底想做什么，忙问道。

“等我在问几个问题后，就告诉你。”听了紫吹的话，优紫忙说道，然后继续问着延：“那我们之间有什么，例如象杀父之仇、或者是我夺了你心爱女子的芳心之类的情况吗？”

想想女扮男装时，是不是被他心爱的女子无意看见，一不小心就爱上自己呢？想想这样的事情也有可能，恩爱不就爱上男装时的自

己。

“没有。”延觉得女子的想象力还真丰富，不知当她知道自己是来杀她的，脸上会有什么表情。

“那你因为什么找我？”优紫是彻底不明白对方的来意了。

“来杀你。”延一字一字的说出来的目的。

“啊！”优紫听到对方的话，只能发出一个啊，真不明白为什么他要杀自己，难道就因为看自己不顺眼吗？但是那是现代黑道帮派的做法啊，难道古代的帮派也是这样吗？而且他看起来怎么都不象是混黑道的啊。

“你不能杀他。”看不下去了，心岚走出来说道。

“你是谁？”延对走出来的心岚感到陌生，不认识的人也出来管自己的事，而有了一丝不爽。

“延大将军，哦，不对，应该称延太守，毕竟将军现在是太守大人，她怎么说也曾经是我的表弟，太守大人能不能卖心庄一个面子呢？”心岚搬出家里的名号，希望能说服延。

“心庄，哼，今天不管是谁来，都不能改变我的心意。”紫吹的太子妃今生只能是她，其他人休想。

“如果她是你妹妹呢？你也要杀吗？”再也忍不住了，心岚说出真相，因为怕以后优紫知道事实，可能不能接受自己的哥哥居然是为了自己而要杀自己，那是多么残忍的事。

“不，不会，不会的，那是不可能的”听到心岚的话，延眼里充满了不相信，这样的事怎么可能发生，不，不会的，一定不会的，找了那么久，其实自己和父亲都相信雪紫可能早就不在世上了，如果不是母亲的话，加上一直都没有亲眼看见，所以才没有相信，但现在对方的话，不，不会的，如果雪紫活着，为什么原来都找不到呢？不会的，那不是真的，一定是想骗自己，好让自己放过她，不能被对方的话骗了。

“如果是真的呢？你还是要杀她？而且你又怎么知道她就不是你妹妹呢？毕竟十年没有见过，如果她站在你面前，你有把握一定能认出来吗？”十年，一个人的变化还是很大，心岚步步相逼着延。

想想，也对，但是延再仔细看看紫吹怀里的优紫，一点都寻不到小时候的一点影子，而且在她身上一点都找不到象父亲和母亲的样子，不会的，她不会是自己下落不明的妹妹，不会的，一定不会的，但是又看见心岚一脸的认真，到底该相信，还是不该相信呢？心开始第一次有了不确定。

“对，她就是失踪了十年的优雪紫。”紫吹看见了延眼里的挣扎和痛苦，能了解和体会，不想在隐瞒下去，反正不管发生什么，都不会再放开优雪紫的手。

“怎么会这样？不会的，你们肯定都在骗我。”延因为紫吹的话，心中更是混乱，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正文:第四十九章 优雪延（二）］

“我手上这条链子，你还记得吧。”紫吹抬起手，露出戴在手上的链子。

“记得。”延心中想到：怎么会不记得呢？记得原来因为这链子，自己还挨过母亲的骂，怎么能忘记呢？但是现在紫吹露出它来，和现在的事情有什么联系吗?

不在说什么，紫吹只是把手放在优紫的身上，一条不起眼的链子马上发出淡淡的蓝光，在夜里显得更加的清楚明亮，众人都为这幕而感到惊奇时，紫吹却开口说道：“那你也应该知道，为什么这条链子会发光吧？”

“不知道。”延不明白，这条链子发光和眼前这个女子是不是自己的妹妹有什么关系。其他人也因为紫吹的话而出现困惑。

“你可以回去问问宰相大人，就明白了。”听到延的回答，紫吹反而困惑了，这件事宰相和他夫人两人都知道，为什么延却不知道呢?

“为什么我要相信你？”就凭一条能发光的链子，让自己相信那个女子就是失踪的妹妹吗？

看着眼前的一幕，优紫的脑海里想起了很久以前月季姐跟自己说的话，忙掏出一直戴在颈上的一块玉，玉一出现就发出柔柔的紫光，照的在场的众人都觉得心中有这一股说不出的感觉，但又觉得不想紫光消失，使得众人都沉醉在紫光中，优紫自己也被眼前的一幕而惊呆了，这块玉戴了这么久，却不知它还会在夜里发光；就在众人都沉醉在玉的光芒中时，延出其不意的抢过了紫吹怀里的优紫紧紧的搂在怀中，仿佛是怕自己松手优紫就会消失一样。

“痛、痛。”搂的太紧，但是延却没有放手的意思，优紫痛的说了出来，因为实在是太痛了，如果在不开口，可能会在延的怀中死去，原因是因为搂的过紧疼痛加窒息而亡。

听到怀中优紫的声音，才使得有些激动的延放松了一些，抬起一只手，想抚摸优紫的脸，但是心中却怕这一切都是梦，毕竟等待的十年实在是太长了，长到都不感相信一些事是真还是假，因为在乎而更怕失去，到头来却发现不过又是做了一个美梦，手停在了空中，而凝视着优紫的眼装满了浓浓的情和愁、心痛、心伤，使得众人都能感觉到延那复杂的心情而同情。

“是你吗？是你吗？真的是你吗？还是又是一场梦？雪紫，我真怕，真的怕了，不要消失，不要再次消失，好吗？也不要离开我，答应我永远都不要再离开我，雪紫、雪紫、只属于我的雪紫。”延看着优紫述说着多年来的噩梦和心痛、深情，最后再一次抱紧怀中的优紫。

“等等，可能要让你失望了，但是我还是要说，我不是你失踪的妹妹，我只是一个在青楼长大的女子，如果不相信，你可以去察城和枫城的花花楼问问，就知道我说的都是真的。”听着延的话，优紫不觉得在心中想到：又一个深爱优雪紫的男子，真不明白，有这么好的人爱着她，为什么她却失踪了十年，都找不到她呢？自己可不想再做她的

替代品，一个紫吹就已经甩不掉了，再来个优雪紫的哥哥，那追求的独自生活的自由，永远都没有希望了。

因为优紫的话，延呆了一下，优紫趁机挣脱他的怀抱，但马上就被一直注意着优紫的紫吹抱住。

“先把她暂时放在你这，我有些事要去查清楚。”延看着又回到紫吹怀里的优紫，眼里有着失落，为什么？再次相见，她还是愿意选择他，而不是自己呢？但是有些事，还是要去确认，只要知道她就是她时，这次，自己怎么都不会那么轻易的放开手，她只有在自己的怀中才能找到幸福和快乐；延说完如来时一般身影迅速的消失在黑夜里。

延的出现，使得紫吹不得不加快步伐，派雨和轩连夜赶回京城去准备婚礼的事宜，而且紫吹也带着优紫和其他人也日夜不停的赶路，既然延知道了，那宰相迟早都会知道，为了避免夜长梦多出现意外，所以要尽快赶回京城去完婚，只要优紫成了太子妃，看谁还敢来抢。

于是，大家分头行动上路了。

“轩，刚才看见和听见的，是真的吗？我没有做梦吧。”雨和轩一起骑着快马奔驰在路上，但是刚才听到的看到的都让雨有点不敢相信。

“说真的，还真是出忽意料，没有想到啊。”轩也对刚才知道的优紫的身份而感到意外，一个十年下落不明的人，那么多人的寻找依然没有消息，却突然相遇，是偶然还好，如果是有人特意安排，就太令人感到可怕了。

“你还记得我在书苑告诉你的事吗？”

“怎么了？”现在再说太子妃那惊人的身世之迷，怎么雨又说到书苑的事，其中有什么关联吗？

“就是曾经我不是告诉你太子喜欢男子吗？那个男子就是优紫，当时我都不知道她是女子。”回想往事，雨不由得想到了自己用优紫小时的画让她离开书苑的事，所有的事连起来一想，雨觉得冷汗直冒，这

件事一定不能让人知道，要把它藏到自己死，不然以紫吹和延的深情，知道后，一定会让自己死的很惨。

“原来如此。”当时听雨说，就觉得紫吹不是那样的人，原来是雨没有了解清楚而已;于是两人很有默契的不在说什么而专心赶路。

一路狂奔后，延的心情才稍稍冷静下来，好好想想紫吹十年的等待，一直都没有变，而那么突然的决定太子妃，怎么就没有想过那人就是雪紫呢？都怪自己笨，为什么每次都这样呢？骑在马上，思绪却飘回到十六年前，那年自己九岁，父亲早已经是渺国的宰相，而母亲温柔而贤惠，但是九岁的自己还是很喜欢缠着母亲，常常使得父亲很不高兴，还记得四岁那年，父亲高兴的把自己送去清水书苑，不到一年时间，因为太想母亲，就跑回家，但是父亲看见自己时，脸都被气的变色了，而母亲一句话就化解了父亲的怒火，同意让自己留在家里，但是找来夫子在家里教延，高兴又可以和最爱的母亲在一起，但是九岁时，无意中知道永远陪伴在身边的不是母亲而是妻子，妻子是什么？当时太小不懂，来到父亲的面前问出妻子是什么？父亲耐心的告诉说：“妻子就如你的母亲就是我的妻子，这样你明白了吧？”

“那母亲怎么成了父亲的妻子呢？”但是还是疑惑不明白。

“当然是我娶了你的母亲，她就成了我的妻子了。”父亲还是耐心的解释。

“那为什么父亲会娶母亲呢？”还是觉得困惑。

“当然是父亲我遇到你母亲时，就爱上了她，想让她陪着我一起到老，而且当时你母亲也不讨厌我，后来我们就结婚在一起，再然后就生下你。”父亲说着这些话时一脸的幸福甜蜜，让延看的是嫉妒又羡慕。

“那我长大也要娶母亲做妻子。”延说出惊人之语。

“不行，妻子是要陪伴一生的人，雪延以后一定也能遇到这样的人。”父亲忙说道。

以为是父亲的敷衍，不在说什么，离开。后来悄悄的问人延才知道，自己是真的不能娶母亲，当时心好难过。

突然，传出母亲怀孕了，随着时间流逝，御医说这胎一定是女孩，父亲和母亲当时都特别的高兴，而延知道后更是高兴，女孩，不就可以做妻子了吗？有了想法后，告诉父亲，想继续去清水书苑学习，为了即将出生的妹妹，也是自己认定的妻子，决定好好学习，将来好保护重要的她，父亲一听高兴的眼中都有泪花，但是延也提出一个要求就是妹妹出生时，一定要派人来书苑接自己回来，父亲一口答应，就送延去了清水书苑。

随着时间一天天的过去，父亲一直都没有派人来书苑接延，都快三年了，难道生一个小孩要那么久吗？因为这次延回书苑延是有目的的，所以每天学习的时间比别人还努力刻苦，书苑里的夫子都觉得没有什么可以在教给他了，于是同意他回家去。

回到家里时，下人都有点吃惊，想去告诉宰相和夫人，少爷回来了，但是延阻止了，穿过家里熟悉的一道道拱门，来到花园，因为这个时候，母亲都会在那里，但这次延却没有看见母亲，而看见了一个可爱有漂亮的小女孩，她小小的身子趴在石桌上睡着了，正在好奇女孩的身份，一个丫鬟匆忙的跑了过去抱起女孩，嘴里还不停的说道："小姐，不是告诉过你，不可以在那里睡觉吗？如果生病了，老爷会怪奴婢的。"

"她是我妹妹？"听了丫鬟的话，延忙走过去，看着她怀里还在熟睡的女孩。

"少爷。"丫鬟因为延的出现，吓了一跳，少爷不是在书苑吗？

"快回答我。"延现在只想知道小女孩是谁。

"这是优雪紫小姐，是少爷的妹妹。"丫鬟忙回答。

［正文:第五十章 优雪延(三)］

"雪紫，雪紫，原来叫雪紫。"多么美的名字啊，延抢过丫鬟怀里熟睡的雪紫，温柔的抱在自己的怀里，看着她，却觉得怎么都看不

够。雪紫的眼睫毛轻轻的动了动，没有睁开，而是小嘴张开说道：“是吹吗？你不是说要离开几天吗？”

吹？是谁？雪紫口中的人到底是谁？难道在自己不在家的时候发生了什么事吗？延感到前所未有的恐慌，过了一会儿，没有回答，雪紫边说边困难的睁开双眼：“怎么了？吹。啊！大哥哥，你是谁？”

睁开双眼发现在陌生人的怀里，雪紫并不害怕，而是用她漂亮的眼睛看着延问他是谁，延听到雪紫对自己那陌生的问话心中有着刺痛，还是回答：“雪紫，我是你哥哥。”

“哥哥？！大哥哥当然是哥哥了，难道大哥哥会是姐姐吗？”雪紫觉得延的话根本就没有回答。

“我是你亲哥哥，就是我的父母也就是你的父母，懂了吗？”看着雪紫那可爱又漂亮的脸，延耐心的对她解释着。

“哦，懂了，哥哥，但是父亲和母亲没有告诉雪紫有一个哥哥啊？”虽然有哥哥让雪紫很高兴，但突然想到，如果真有一个哥哥，为什么父亲和母亲从来都没有告诉过自己呢？

“什么？”听到雪紫那天真的问话，延反而不敢相信父母居然没有告诉过她有一个哥哥在外求学。

“少爷先抱小姐回屋，好吗？”丫鬟看见雪紫有些红的不正常的脸色，根据以往的经验觉得小姐极有可能是生病了，忙对延说道。

“好。”延抱着雪紫随着丫鬟的带路来到了雪紫的房间，轻轻的放她在床上，再坐在床边看着小小的她。

“少爷，奴婢去找御医过来，麻烦少爷看着小姐，不要让她乱跑。”丫鬟看着雪紫还是红通通的脸，觉得还是找御医过来看看还是放心一些。

“怎么要找御医？谁生病了吗？”延听到丫鬟的话，有些吃惊，谁生病了，父亲？不可能；难道是母亲？于是忙问道。

“是小姐，小姐一直都身体不好，所以很容易生病，刚才小姐在花园睡着，很有可能生病了，奴婢想请御医大人过来看看。”丫鬟心中想

到：小姐现在的身份可不能出什么意外，不然可能就会为自己家招来灭门之灾。说完，丫鬟就匆忙的出去，留下延和雪紫。

“哥哥，你真的是我的哥哥。”雪紫看着眼前的延，还是有点不敢相信。

“对，我今生都是雪紫的哥哥，雪紫喜欢吗？”延怎么看雪紫的脸都觉得看不够。

“喜欢，雪紫好喜欢哥哥，那以后哥哥都能陪雪紫玩吗？”因为身体的缘故，父亲、母亲和吹总是管着雪紫，这也不行，那也不准，现在终于有个哥哥了，哥哥一定会陪自己玩。

“只要雪紫想，哥哥一定陪你玩。”

“我喜欢哥哥，好喜欢哥哥。”雪紫高兴的说道。因为雪紫的话让延当时觉得以后只要雪紫高兴，一定陪她玩，但是没过多长的时间延就不在有这样的想法了。

没过多久，御医就进来，看见雪紫的脸色，御医忙把她的脉，说道：“太子妃上午不是还好好的吗？”

“刚才不小心在花园睡着了。”丫鬟忙小心的说出事实。

“你这个奴婢，怎么这么的不注意，难道你不知道太子妃的身体情况吗？”听了丫鬟的话，御医大怒。太子妃的身体如果稍不注意，极有可能回死去，难道这个奴婢不知道其中的严重性吗？

“当时……”丫鬟没有说下去，因为知道说了也是在找借口，而可能御医会更加的生气。

“琏伯伯，你看我没事，不要怪鱼儿，当时是我自己跑出去躲起来的。”看着丫鬟一脸的委屈，雪紫知道都是因为自己的顽皮造成的，于是忙说道。

“慢着，你刚才说她是太子妃？”延有着不确定的问道。

“原来是宰相大人家的少爷，难道少爷还不知道吗？你的妹妹已经是当今的太子妃了。”御医看着延，从他和宰相有几分相似的地方，和能出现在这里，马上就想到了宰相大人的公子。

“怎么会这样？”延不想相信，也不能接受这样的安排，忙冲出去找父亲问个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

“父亲，为什么雪紫会是太子妃？”看见父亲时，延忙问道。

“雪延？！你怎么回来了？”看见儿子突然出现，作为父亲宰相优翔眼中吃惊更多一些。

“快告诉我，为什么我一回来？却听到雪紫是太子妃呢？”延想不明白，急需父亲的解释。

“这一言难尽，不是三言两语就说的清楚。”想想当初发生的一切，优翔还是不愿相信。

“告诉我，我要知道。”延听了父亲的话，情绪有点失控。

“雪延，你已经见过雪紫了吧，她的从出生身体就一直都不好，而且你母亲也因为生雪紫身体变的很虚弱，当时发生太多的事，而让我忘了跟你的约定，没有去书苑接你回来，等你见过你母亲后就会都明白的。”优翔对延说完后，就带着他去妻子的房间。

第一眼看见躺在床上的母亲，延几乎不敢相信看见的一切，原本那么健康而美丽的母亲，现在却是那么憔悴虚弱的躺在床上。

“娘。”延扑入母亲熟悉的怀抱。

“延儿，什么时候回来的？”看见久别的儿子，母亲眼中更多的是高兴。

“娘，我已经见过妹妹了。”告诉母亲回来时见过妹妹。

“是吗？”母亲说着就想下床。

“身子不好，还是不要下来的好。”优翔忙阻止妻子的行为。

“翔，今天延儿回来了啊。”儿子就在眼前，做为母亲躺在床上多不好。

“雪延是我们的儿子，他不会介意的。”优翔还是不准妻子下床。

“娘身子不舒服，就不用勉强起来。”延也很担心着母亲。

“当初如果不是遇到太子，可能延儿就再也见不到我和雪紫了。”看着延，母亲想起往事，感慨的说着。

“娘为什么这么说呢？”延听着却没有明白。

“可能也是缘分吧，当时突然很想去看看邑城的湖，原本还有两个月就快生了，但是特别的想去，想到茶饭不思夜不能眠，人一下就消瘦了下去，最后翔才同意，但是当时翔抽不出身来陪同，于是带着侍卫和丫鬟、大夫一起上路，走走停停的来到邑城，想逛逛大街，谁知肚子痛了起来，还好当时遇到了太子正好经过，带回府上，经御医诊断原来是在来邑城的路上动了胎气，提前要生了，也因为这样雪紫的身子很差，稍不留意就很有可能离开我们，而因为那次，我的身子也不如以前了。”母亲告诉延，他去书苑后，家里发生的事。

“那雪紫也不用做太子妃啊。”难道就因为这个而让雪紫做太子妃吗？

“是雪紫自己选的太子，不是我们的意思。”想到当时的情景，现在都觉得有点不可思议。

“你母亲说的没有错，不然就是拼了一切，我都不会同意那门婚事。”因为妻子的话，优翔也忙说道。

“为什么？为什么？”延不懂了，那么小的雪紫能明白什么，她还会选择太子。

“等你看到太子就明白了。”母亲只说了这么一句话后，就显得很疲劳吃力。

看见这样的母亲，优翔忙带着雪延出去，好让妻子好好休息。

后来，看见紫吹后，延是明白了，但是随着时间，延更加的爱雪紫，每天都生活在幸福和痛苦的折磨中，但看见雪紫那么幸福甜蜜的笑容，延终于在雪紫五岁时的某天下定决心放弃对雪紫的爱，而离开家去别的地方哀悼自己这份感情，晚上回家时，却从父亲那里听说雪紫失踪了，而且所有的人都不知道她的下落，心中充满了浓浓的悔恨，如果没有出去的话，雪紫就可能不会失踪，都是自己的错，于是疯狂的到处寻找，却没有任何消息，自己好恨自己，于是随军平乱，在战场上疯狂杀敌，屡建奇功，当上了大将军，但渺国到处都充满和

平，不在有战乱，内心却从来没有平静过，随着母亲的死去，上书朝廷，当了侯城太守，暗地里派人继续寻找着雪紫的踪迹。

关于紫吹的链子，为什么父亲和母亲都不告诉它居然会发光呢？父亲和母亲到底对自己隐瞒了些什么呢？太多的疑问使得延抽打着身下的坐骑，希望能早点见到父亲。

［正文:第五十一章 进皇宫］

知道惊人的秘密后，水镜和许强都想找机会把这消息尽快报给自己的主子，但是一直都没有机会，大家就这样一起回到了京城才分开，心岚带着静闲、秀儿一起随着许淼住进他在京城里的府邸，水镜和许强也分别离开回去，风也回自己的府邸，而优雪紫却和紫吹在侍卫的陪同下回到皇宫里的旭日宫，原本雪紫也想和心岚他们住一起，但是紫吹不同意，而最终失败。

“太子，皇上派人来传过话，你回宫后，要你马上去御书房见他。”雨看见紫吹带着雪紫回来，忙说出不久前一个太监公公来旭日宫的传话。

直到让疲惫的雪紫躺到床上休息后，紫吹才对雨说道：“你就留在这里保护紫。”

“是。”雨忙回答道，紫吹才放心的去见皇上。

来到御书房。

“儿臣拜见父皇，不知父皇找儿臣有什么事？”紫吹看着坐在椅子上的父亲，心中已明白几分。

“难道皇儿这次回来没有什么想跟父皇说的吗？”皇上看着紫吹，眼中流露出对他不满，什么都不说，害自己担心了那么久，还以为他是因为太早失去母亲，再加上唯一的未婚妻也失踪没有消息，才造成他对婚事那么随便的态度，男子也娶，还好，只是虚惊一场，通过秘密的渠道终于知道了优紫就是宰相失踪的女儿优雪紫。

“有，儿臣希望三天后，父皇能帮儿臣主持大婚。”这件事越快越好，紫吹心里想着。

“你就说这件事，难道没有别的要告诉朕吗？”皇上没有想到紫吹告诉自己这件事，难道他还不告诉自己优紫的身份吗？

“没有。”紫吹对父皇的话感到不解，一本正经的回答，难道还有什么事是他不知道，而要自己说的呢？

“你，你，你……难道就不想告诉朕，优紫就是宰相的女儿吗？”皇上被紫吹一脸正经样气的手指他，过了一会儿自己说了出来。

“父皇不是知道了吗？那还说什么呢？”紫吹觉得父皇明明早知道了，难道自己还要白痴一样的再说一偏吗？才不要。

皇上被紫吹的话气的不知该说什么时，易公公匆忙的进来，贴在皇上的耳边悄悄的说了几句话，因为易公公的话，皇上的脸马上变了色，等他说完后，皇上忙对紫吹说：“你先下去吧，有什么晚上再说。”

直到看不见紫吹的身影后，皇上才问着易公公：“你真的确定吗？”

“皇上放心，此事绝对是真的。”易公公肯定的说道。

“那就有点难办了。”皇上感到有点棘手了，得好好想想，一会儿后，才说道：“竹，你去告诉漆将军，要他随时保护着太子妃的安全，绝对不能出任何一点问题。”

“奴才明白了。”易竹说着就出去找漆将军了。

内忧加外患，希望这次不要再出什么问题才好，独自在御书房的皇上在心里想到。

回到旭日宫，发现雪紫已经睡着，紫吹看了睡梦中的她后，才和雨走出来，到书房。

“宫女和太监都可靠吗？”紫吹问着雨，一定要万无一失。

“太子妃身边的都可靠，但这个宫里还是有眼线。”雨心里想没有办法，宫里人多，全换是不可能的，而且太明显，反而容易招来有心人士的猜测。

“这样就够了，这次你应该在怪我没有告诉你吗？”多年的相处，紫吹还是很了解雨。

“属下不敢。”从属的关系，就是有什么不满，雨也清楚自己的立场。

“不告诉你，其实是为你好，有些事你还是不知道的好。”紫吹明白雨对自己的忠心，但是有些事，以他的性格还是不知道的好。

“属下明白。”听了紫吹的话，雨好感动，觉得跟着这样的主子真是一种幸福，差点就脱口说出雪紫那次离开书苑的事，但延的脸突然出现在脑里，及时的让雨清醒过来。

“最近她有什么行动吗？”

“没有。”

两人不在交谈，于是紫吹仔细的看着桌上放着的奏折。

睁开眼，看着眼前陌生的一切，雪紫有片刻的失神。

“太子妃娘娘，奴婢兰花见过娘娘。”一个宫女轻柔的对这雪紫说道。

呆呆的看着眼前的女子，雪紫大脑还没有清醒过来。

“娘娘要再休息一会呢？还是要起来了。”兰花继续问着这个传奇的太子妃，好难得太子终于要娶太子妃，宫里的人、甚至朝廷里的大人都对这个娘娘感到好奇，不知是什么样的人？居然能打动太子的心，现在出现在眼前，兰花有种做梦的感觉，而且娘娘看起来比宫里的其他贵妃娘娘们更好相处、更好伺候。

“我在哪里？”雪紫说出一句出乎兰花的意料之外。

“娘娘这是太子殿下的寝宫，难道娘娘忘记了吗？”兰花提醒雪紫这里是那里。

“哦，我想起来了。”随着兰花的话，雪紫终于想起来了，看来这次的赶路真的使自己太疲惫了，不知静闲和秀儿还好吗？雪紫这样一想，就更想去许淼那里，忙说道：“快拿我的衣服来。”

拿起衣服，雪紫手忙脚乱的穿了起来，可是真是越忙越穿不好，心里都快因为这复杂的服饰而发火，但是知道这不是眼前丫鬟的错，看着兰花问道："能不能麻烦你把我原来穿的衣服拿来，好吗？"

"娘娘，可能不行，奴婢也不知那些衣服在那里，而这些都是太子专门为娘娘准备的，奴婢帮娘娘穿吧。"娘娘怎么会说麻烦呢？娘娘好特别哦，兰花心中边想边帮雪紫穿好衣服。

"怎么到处都这样？"雪紫看着穿在自己身上的衣服抱怨，这是人穿的衣服吗，那么的烦琐而麻烦，穿脱都要人帮忙，等见到秀儿，一定要她帮自己做几件简单的衣服。

"娘娘，这是精坊做的，很难得了，而且还是精坊老板娘亲自做的，就更难得了。"兰花以为雪紫不喜欢忙说道，精坊可是渺国做衣服最好一个名店，就是皇上和宫里的贵妃娘娘们都不一定能穿到精坊老板娘亲手缝制的衣服，而太子妃娘娘的衣服却全出自精坊老板娘之手。

洗好脸，漱好口，在梳好头发，雪紫问着兰花："兰花，你能带我出去吗？"

"娘娘想去哪儿？"出去？兰花有点疑惑雪紫口中的出去是去那里。

"你听过清水书苑的许淼夫子吗？"说出后，雪紫希望兰花不要什么都不知道。

"娘娘认识淼大人？"好羡慕哦，兰花的眼里好象突然变的闪闪发光。

"就是霞城太守的儿子许淼，你知道他在京城里的府邸吗？"因为兰花的眼神，雪紫有点怀疑自己和兰花说的是同一个许淼。

"真的是淼大人吗？淼大人离京好久了，难道娘娘见过他吗？"兰花更加的羡慕了，淼大人可是一个好男子，其实宫里的好多宫女都暗暗的喜欢他，因为大家都知道身份太悬殊，根本就不可能得到淼大人

的心，但是淼大人的举手投足间是那么的潇洒帅气，见一回爱一回，所以大家都在心里爱着他。

“该不会你喜欢上他了吧，那最好还是早点放弃，他已经有心上人了。”雪紫不由得在心中大叫，哇，不会吧，这么快，心岚的情敌就出现了，太可怕了，看来好男子大家都抢着要。

“娘娘在取笑奴婢了，奴婢有自知之明，就象宫里的其他姐姐们一样只是在心里默默喜欢而已，而且大家也很喜欢漆将军、延太守、国师，还有好多，只是喜欢而已，没有别的想法。”那些人都是高攀不起的，大家都知道，但知道归知道，但是在心里喜欢应该可以吧，不然宫里的生活都枯燥乏味，漫漫日子里的长夜怎么度过呢?

看着这样的兰花，雪紫的心中很有感慨，原来古代也有偶像存在，如果这些女子没有这些想法后，在这后宫活着应该和一具会动的机器没有分别了。

“不说这些了，那你知道他的府邸在京城里具体的位置吗？”雪紫发现和兰花扯远了，明明是问他家的位置，现在却说些什么啊。

“奴婢不知道，娘娘问太子殿下一定能知道。”兰花想到：一个不能出宫的宫女，怎么能知道那些大人的府呢？娘娘怎么会不知道呢?

“那就不用了，这里应该有御花园吧，带我去看看。”问紫吹，简直是自投落网，皇宫不是都有御花园吗？去看看是不是如电视里看过的、或者是如书中描写的那么美呢？真正的皇宫，难得来一次，能观赏的地方一定不能放过。

[正文:第五十二章 御花园]

跟随在宫女兰花的身后，雪紫随意看着经过的地方，可以体会出设计者们对皇宫每一处都倾注了一生的心血，相同中透着不同的微妙之处真是高明，而且屋顶和每根柱子也做的非常精美，心中暗想：皇宫就是皇宫，那么的与众不同。在雪紫的身后还跟着八个宫女和八个太监，于是一群人浩浩荡荡朝着御花园走去。

不愧是皇家的花园，真的很美，而且好多漂亮的花雪紫都不知道名字，慢慢地边走边看。

“怎么才一上午没有来，这里就什么人都可以进来了。”一个尖尖的女高音从雪紫后面传来。

“奴婢（奴才）参见毅妃娘娘，娘娘千岁千岁千千岁。”跟在雪紫身边的宫女和太监一起对着来人说道。

回头看着众人口中的毅妃，美是美，但是一眼就能看出是一个花瓶女，一身穿着是那么花俏而没有品位，而且头上插了好多的发簪，好看是好看，如果能取下一些可能更能点缀毅妃的美，雪紫看着就觉得自己的头也有点重的感觉。

“大胆，看见毅妃娘娘，也不跪拜。”毅妃身边的一个丫鬟看见雪紫用无礼的眼神打量着毅妃而没有行礼，娘娘可是皇上最宠爱的女子，忙训斥着雪紫。

“你是说我吗？”雪紫因为对方的话，才发现到自己好象犯了一个错误，很快的对着毅妃行礼，并且说道：“参见毅妃娘娘，希望娘娘能原谅小女子是初次到宫中，还不熟悉宫里的规矩。”

“哼，迎嬷嬷把这个无知的女人带去好好学学宫里的礼仪。”毅妃用高傲的眼神看着雪紫，并对身边的嬷嬷说道。

“老奴一定不会让娘娘失望的。”迎嬷嬷站出来说道，并用眼神指示两个宫女过来押着雪紫离开，这时，跟着雪紫的一个宫女趁着大家都注意着雪紫时，悄悄的离开了，出了大家的视线，忙跑了去。

“毅妃娘娘，不可以。”宫女兰花忙出来说道，怎么说雪紫都是太子妃，而且很快就会是皇后，毅妃娘娘不可以这样做。

“不知死活的奴婢也敢对娘娘说什么不可以，这后宫除了太后娘娘和皇上，还没有谁能让娘娘不可以的。”毅妃身边的宫女出来说着，同时一脚就把兰花踢的倒在地上。

看着这一幕，雪紫忍不住挣脱拉着自己的两个宫女，过去扶起兰花，关切的问道：“有没有觉得哪里不舒服的？”

“奴婢一条贱命，不值得娘娘这么关心。”兰花因为雪紫的话，好感动，太子妃娘娘居然会关心自己一个小小的宫女。

“是吗？我们快回去，找轩御医看看，不要留下什么病根，那样就不好了。”刚刚那一脚雪紫能感觉到对方是用了全力踢下的。

“你们眼中还有我这个娘娘吗？来人把她们给我拖下去，好好的教训。”气，毅妃心中因为兰花叫了雪紫一声娘娘，气翻了天，娘娘，皇上后宫已经有那么多的美女了，居然又瞒着自己选了新的女人，不给这个女人一点教训，恐怕自己以后在这后宫的地位就不保了，今天一定要她明白这后宫是谁说了算。

“是，奴婢们知道了。”毅妃身边的宫女和太监一起过来抓住雪紫和兰花。

“住手，你们都给我住手。”一个声音越来越靠近，而且立马就把抓住雪紫的宫女们用掌风打在地上，来人把雪紫扶起来，激动的抱在怀里，口中不停的说道：“雪紫，雪紫，爹爹终于见到你了，雪紫，我心爱的雪紫，我的宝贝。”

看着抱住自己的是一个英俊帅气的中年男子，并不因为岁月的改变而改变，反而更有男人成熟的味道，年轻时一定迷倒一大片女子的芳心，现在脸上却满脸泪水，害的雪紫都不好出声。

“爹，你搂的太紧了，雪紫都快不能呼吸了。”一个有点熟悉的声音说道，雪紫忙看过去，原来是延，忙说道：“延，这位是……？”

“雪紫，这是我和你的父亲当朝宰相。”延忙为雪紫介绍着，优翔因为延的话忙放开，改用一只手牵着雪紫的手。

“父亲？！延，你们可能都弄错了，我不是你们找了多年的人。”雪紫到现在都还是不能接受这样的事，怎么想都觉得太不可思议了。

“雪紫，随爹回家，好吗？你娘应该也想见到你，早些找到你，你娘也就不会有遗憾的离开了。”宰相优翔看着雪紫，心中真是感慨万千，为什么不早点找到女儿呢？那样说不定妻子看见雪紫也不会死

去，难道一切都是命吗？最重要的两个女子不能同时都在自己的身边。

“宰相大人，过了这么久了，难道你也是因为太子手上链子发光就认定我是你失踪的女儿吗？”雪紫相信，这样说清楚，应该就没有什么，不然自由自在的生活会越离越远。

“回去后，我会告诉你的，雪紫，我们一家人终于可以团聚了。”宰相优翔一手牵着雪紫一手牵着雪延，就准备离开。

“慢着，宰相，她真的是你的女儿吗？”被宰相和他的儿子太守一起出现，毅妃惊呆了，听他们的说话后，有点不敢相信，宰相大人的女儿不是失踪十年了吗？现在突然出现，却是在宫里，这是怎么一回事，有点不相信，所以出声问道。

“哼。”优翔抬头冷冷的看着毅妃，今天如果不是接到密报，还不会知道雪紫已经到了京城，原本是打算找皇上，光明正大的接雪紫回家，谁知刚才去御书房见皇上时，遇到一个慌忙的宫女，一问才知道是太子妃在御花园遇到了毅妃，以宫女那么慌张的神情，想着会不会是雪紫出了什么事，忙和儿子一起赶来，却看到刚才那幕，跟毅妃之间的仇是接上了，敢欺负雪紫，以后一定会加倍的还给你。

看见宰相和太守离去转身时的眼神，在白痴的毅妃也知道今天是闯大祸了，全身不由得觉得好冷，虽然太阳还是头顶，但是身子还是觉得太冷了。

“你们不能带紫离开。”接到宫女的报告，紫吹忙赶了过来，还好，如果再晚点，可能雪紫就被带出宫了。

“雪紫是老臣女儿，难道雪紫不可以回家吗？太子凭什么资格阻拦呢？”宰相冷眼看着紫吹，心中还是好恨他，如果当初没有同意妻子去邑城，妻子也不会遇到太子，那样所有的一切都应该和现在不同了，宝贝女儿不会失踪，妻子不会死去，都是因为他，他现在还想阻止自己带女儿回家，他有什么资格说这种话。

“紫即将是我妻子，也是渺国未来的皇后，而且三天后就是我们大婚的日子。”紫吹语气坚定的说道，这次，自己怎么都要陪在雪紫的身边。

“什么？你刚刚说三天后就是你和雪紫的大婚日子。”宰相有点不敢相信刚才听到的。

“我反对。”听了紫吹说的，延也说道，才找到雪紫，而且这次自己可不会在那么容易的放开雪紫的手。

“我和雪紫的婚事早就决定了，现在只是举行一个让大家都知道的仪式而已，而且雪紫早就和我是名副其实的夫妻了。”紫吹如述说事实一般，惊的全部在场的人都呆了。为了得到雪紫，不要说一个小谎，自己是会不择手段达到目的，紫吹心中想到。

“雪紫，他、他……刚说的都不是真的，是吗？”宰相因为紫吹的话，而太震惊了，忙问着好不容易找回来的女儿。

“紫，不用怕，有我，你就告诉你父亲我们是不是早就同床共枕过，而且宰相不相信的话，可以问清水书苑的所有学生，他们都知道，对了，许淼大人已经回京复职了，他当时也在场，你也可以去问问他。”紫吹说出证人。

听到那么多的证人，宰相和延当场就愣住了，怎么会这样？难道当年的事情还要发生吗？恐怕这次不是失踪那么容易，不要啊，宰相想到就觉得可怕，失去妻子，就够痛苦了，怎么能再失去雪紫。

看见宰相的一脸的痛苦，雪紫明白他一颗作为父亲的心情，但那样的痛苦不应该出现在那张脸上，雪紫看着紫吹说道：“就让我去宰相府住几天吧？”

“不行。”雪紫才说完，紫吹马上就反对，去宰相府，雪紫去哪里都不能放心，只有在身边随时看见她才放心。

“那我问你，我真的是宰相失踪的女儿优雪紫吗？”雪紫心中气愤，如果真是宰相的女儿，女儿回家，是天经地义的事，他在那里反对什么啊，真不明白。

“是。”雪紫是宰相的女儿已经没有隐瞒的必要，毕竟想瞒的两人宰相和延都知道了，另外的她应该也知道了，说不定正策划着什么阴谋诡计，但今非昔比，自己已经不是原来的那个太子了，现在暴露雪紫的身份说不定还是好事。

［正文:第五十三章］

“那我回家，你凭什么反对，而且国法里也没有规定失踪多年的女儿不能回家这一条吧，太子殿下。”雪紫说出充分的理由，看你紫吹还有什么话说。

“紫，难道你就这么想离开我吗？而且在过三天，你我就是合法夫妻了，难道你都忘了以前是你选的我，当时你根本就没有给我拒绝的时间，独自就定下这门婚事，难道你现在就因为忘记而想反悔吗？”紫吹一脸痛苦的表情指责着雪紫的良心。

看看身旁的父亲宰相和哥哥延因为紫吹的话而非常的气愤，却没有开口说他说的都是假的，雪紫就明白紫吹刚才说的都是事实，那样如果离开，自己就会变成世人眼中的无情女，忙开口说：“没有啊，吹你想到哪里去了，而且我们还没有举行婚礼，我住在宫中会惹人闲话，而且出嫁的女子应该都是从自己家里出来吧，所以我才想回家。”

“雨，你随紫一起去。”雪紫说的头头是道，紫吹觉得是自己有些卤莽而没有想那么多，在对着雪紫说道：“等我，三天后，我一定接你回来，遵守当年对你的承诺，我们再也不在分开。”

才不管紫吹后面说了什么，宰相一手牵一个高兴的回家去了。

回到宰相府，宰相先带一双儿女来到后面的一个名叫‘追思院’小院，雪紫能感觉到父亲和哥哥的表情都有些严肃，进门就看见一张美女图，图下面一个灵牌写着‘爱妻俏俏之灵位’。

“俏俏，终于找到雪紫了，如果你地下有知应该也能瞑目了，雪紫来，给你娘亲上一柱香，这样你娘亲应该也能安心了。”宰相看着爱妻的画时眼中浓浓的深情，就如那不是画而是本人一样。

接过父亲手中的香，雪紫跪在牌位前，磕了几个头，但心中暗暗的说道：“虽然我不是你那失踪的女儿，请不要怪我啊，谁让我说什么他们都不相信呢？你就暂时把我当做你的女儿。

站起来，宰相接过雪紫手中的香去插好，雪紫抬头看着画，突然好象听到一个女声说道：“女儿，我的女儿，希望你能原谅我，原谅我的错，以后我都告诉你，等我们见面时，记住，一定来找我，一定要记住……”

“爹爹你们刚才有听见什么声音吗？”雪紫全身的汗毛都竖了起来，不确定的开口问道，虽然当初也是借尸还魂，但是活了怎么久，还没有遇到什么奇奇怪怪的事情。

“没有啊，怎么了？雪紫，有那里不舒服吗？”看着雪紫苍白的脸，宰相关心的问着，因为雪紫的身体从小就不是很好，不会是又发病吧。

“恩，可能是一直赶路身体还没有恢复，我觉得有点头晕，想先休息一下。”不会这么邪门，虽然原来看过鬼片，难道只是自己身子虚，所以才听见的吗？雪紫一边这样想一边在心里说，我不是你女儿，而且现在我还不想死，所以请你不要缠着我，谢谢，以后我一定给你烧很多的纸钱，请你一定要找到你真正的女儿，就不用想我了。

“来，我带你回房休息，有什么等你休息好后，我和爹爹再告诉你。”雪延温柔而小心的扶着雪紫去她的房间。

等雪延离开后，雪紫忙从床上坐了起来，下了床，打开门真的就看见雨在外面，没有其他人在，忙拉他进来关上门。

“雨大人，你一定要老实告诉我，刚才你在灵堂也没有听见其他声音吗？”因为雨是太子派来保护雪紫的，所以他一直都跟着雪紫。

“没有啊，是什么声音啊？”雨想想在灵堂里就只有雪紫一家人说过话，就没有听到其他人说话，但看雪紫现在这么神秘的样子，雨的好奇心也被挑了起来。

“就是一个女人的声音，你真的没有听到。”雪紫觉得不可能啊，那声音听的是那么的清楚明白。

看着雪紫，雨摇摇头表示真的没有听过。

“那就奇怪了。”雪紫低头想想，后在抬头看着雨，严肃的告诉他：“可能我快死了。”

如果那是真的，依以前鬼片所演的，自己应该活不久了，才能遇到这样神奇的事，而且那个女鬼不是说，就快见面了吗？要见到鬼不就是指自己快死了吗？呜……想到后面雪紫伤心的哭了，复活没有多久，难道这就是阎王说的不一样的生活吗？有什么不一样啊，还不是就快死了，还有那么多的地方都没有去，而且好象还有好多的事都没有做呢？呜……

“太子妃，你这是怎么了？”雨被雪紫突然的哭而慌了手脚，而且好象听到她刚刚说她快死了，为什么说的这么突然呢？天啊！到底发生了什么啊？

“不要哭了，你告诉我，是不是觉得身体哪儿不舒服？轩很厉害的，没有他不会治的病。”雨安慰着一直哭的雪紫，她不说清楚，就是神仙也没有办法啊。

“那他会治鬼缠身吗？”雪紫带着哭腔问着雨。

“鬼缠身，这名字好奇怪，难道是一种新毒吗？”听雪紫说出来，雨反而不知那是什么。

“毒？！”听着雨的话，雪紫止住了哭，对啊，现在不是哭的时候，不是还有法师吗？忙说道：“雨大人，你知道京城里有没有很出名的收妖大师吗？”

“咦！收妖大师？！”雨不知雪紫怎么转变的这么快，收妖大师是什么啊？

“不是有些人的家里发生一些奇怪的事情，然后不是都要找人来家里做法吗？难道你不知道那里有这样的人吗？对了，京城附近有没有

什么出名的寺庙之类的地方。”雪紫说道后面忙想到大师不是都是隐身在寺庙里修行吗?

“渺国国泰民安没有听说过哪儿发生过那些奇怪的事，京城附近有名的寺庙到是有一个。”雨想想，出名的寺庙就是国师修行的隐寺很出名。

“在哪里？快带我去。”雪紫希望还来得及，不然两次人生都死于十六岁，不会又得上以后都活不过十六岁的怪诅咒。

“今天太晚，明天去，好吗？”雨想雪紫去寺庙应该是祈福保平安之类的，现在过去可能都晚上了，国师早就不在寺里而回府了。

“不行，可能明天就来不及了。”万一女鬼今晚来勾魂要怎么办?难道就只有束手就擒这条路吗？不行，雪紫转念想到一个好办法，于是悄悄的对雨说：“你回皇宫让吹帮我准备好一间卧房，等天黑，我回房睡觉，你在悄悄的过来，带我回宫里去谁，早上在送我回来。”

“是。”雨回答后，就出去赶进宫，心中对雪紫的举动是越来越不了解了，为什么她要出宫晚上又回宫里睡？什么是鬼缠身呢？为什么要找收妖大师呢？怎么都想不出一个头绪？就这样回到了宫，见到太子紫吹告诉他雪紫的决定后，就准备回宰相府，但既然来，反正还有时间，干脆去找轩。

“轩，你知道什么是鬼缠身吗？”雨看见轩马上就问。

“鬼缠身？！你从哪里听来的。”轩因为雨的话，脸色一下就变了。

“难道真是新的毒吗？”雨还是第一次看见这样的轩，那么严肃，一点都不象轩了，轩应该是遇到任何事都一张笑脸才对。

“快告诉我，是谁说的？”轩内心真的很着急，鬼缠身只是原来从父亲那里听过，当时还一笑置之，没有想到现在还真遇到了。

“太子妃优雪紫说的，有什么不对吗？”雨真不明白，轩不是医术高明吗？区区小毒，有什么可怕的。

“快，我陪你一起去宰相府。”轩一边说一边拉着雨就急忙走了出去。

上了马车后，轩就一脸沉思，雨也不好打扰，于是就一直保持这样来到雪紫的房间。

“娘娘，我听雨说，鬼缠身是娘娘说的，是真的吗？”轩看着雪紫忙问道。

“是，难道你会收妖吗？”雪紫看见轩时有点意外他的出现，现在因为他的话又充满了期待，难道真是老天都在帮自己。

“不知娘娘是因何而这样说呢？”轩还是有点不确定的问。

“这就要从我进到娘亲的灵堂说起，当我上完香站起来后，就听到一个女声呼唤着女儿、女儿，还说什么原谅她的错，还说什么等见面后会告诉我之类的话，其他在场的人都没有听见，就我听见了，不相信，你可以问雨，当时他也在，你说不是鬼缠身，会是什么？不要告诉我是幻听。”雪紫也希望轩能帮到自己解决这件事。

“我当时什么都没有听到，而且宰相和延也说没有听见。”雨忙说道。

“如果真这样就难办了，能带我去灵堂看看吗？”应该去看看现场，现在下结论还太早。

［正文:第五十四章］

“我不去，要去，就让雨大人带你去。”雪紫马上表明立场，才不去呢？好不容易离开，现在又去，又不是白痴。

“难道娘娘是希望女鬼一直跟在身边吗？如果是那样，微臣就先离开了。”轩笑容灿烂的看着雪紫说。

“去，我去，那走吧。”雪紫忙带路，不断的在心里骂着轩：恶魔，轩一定是恶魔。

“娘娘，你是不是对微臣有很多的不满啊，那样微臣还是先回去，好了。”轩说话时，脸还是笑着，但语气让雪紫冷的全身想发抖。

“没有，怎么会呢？而且你是帮我，怎么会对你不满呢？”雪紫忙回头讨好的说道，真怕轩走掉，难得有人知道什么是鬼缠身，他应该属于隐藏的大师，一定不能放他离开，还指望他能救自己呢？

“可是微臣感觉娘娘的内心不是这样想，难道微臣说错了吗？”

雪紫因为轩的话一惊，难道他有透视眼，忙静下心，什么都不敢在想的走着,来到追思院的入口，雪紫是再也不敢向前走一步了，回头对着轩说道：“就是里面了，我在外面等你就好了。”

“太子妃娘娘是想一个人在外面等吗？”微笑着问道，雪紫的心思，轩早就看出来了。

“怎么会呢？雨大人会陪我在外面等。”怎么一下就变一个人在外面等了呢？雪紫想着就心里发毛。

“既然是收妖，当然是要有帮手了，微臣一人进去，怎么行呢？如果那样，微臣还是回去好了。”轩说完转身就要离开，雪紫一把抓住他的衣服，可怜的说道：“我进去，怎么会不进去呢？刚才我只是想和你们开个玩笑，来都来了，而且里面的可是我亲娘呢？我怕？！有什么好怕的。”

说完，雪紫只好硬着头皮走了进去，轩和雨跟在后面，进了灵堂后，雪紫的眼睛只敢看着地上。

“地上有宝物吗？”看到那样的雪紫，轩内心就在狂笑，这太子妃有点搞笑，进来这里有那么好怕的吗？真不敢相信她会是宰相的亲生女儿，还是延很宝贝的妹妹，问任何人，别人可能都不会相信。

“宝物？！难道御医夫子有透视眼吗？能看见地里藏有宝物。”因为轩的话，雪紫抬头认真的问着轩，轩大笑了起来。

表情呆住，转为惊讶，最后雪紫大叫着跑出了灵堂，雨反应过来后忙追了出去，看着这一幕的轩虽然不明白雪紫为什么会那样，但可以肯定她一定是听到什么或者看见了什么，转头顺着雪紫刚才的眼神看过去，只看见挂着一张美女图，图的下面有张桌子上放着一个牌位，就没有其他什么了，刚才雪紫的眼神应该是看着图，但怎么看都

只是一幅画，而且也感觉不出什么异样，难道还有什么遗漏的吗？看着画，没有异常，但是又说不出什么？摇摇头，轩也离开，去找跑掉的雪紫。

出来后，就听到大门那传来吵杂的声音，出什么事了吗？这样一想，轩就朝大门走去。

“让开，我要出去，快让开。”雪紫正大声的对挡着的门卫说道。

“小姐，宰相大人吩咐过，不准小姐随便出去。”门卫也觉得无奈，怎么说也只是一个奴才，如果小姐出去发生什么事，有几个脑袋的都不够砍，家里还有老有小要养。

“让开，我求求你让开，好吗？”因为门卫的固执，雪紫说完都急哭了，后悔，后悔一切，当初不借尸还魂那多好，不离开花花楼也好啊，至少不用卷进这些莫名其妙的事情里，为什么呢？为什么呢？原来虽然父母不爱，姐姐不理，但活着还有芊芊陪伴，现在什么都没有，什么都没有，为什么呢？为什么呢？老天你要这样对我，越想越伤心，好，既然都是死，还不如自己选择死的方法，我成全你们。雪紫转身就向另一个方向跑去，大家都是一惊，不知她想做什么？忙跟在她身后跑去，而闻寻而来的宰相和雪延都不明白出了什么事，雪紫为什么跑的怎么快？听人来报说她在大门那里吵着想出去，忙过来看出了什么，却看见这幕。

“延，快追雪紫。”轩虽然不知她想做什么，但刚才她转身跑时的表情不对，忙对延说道。

一阵狂奔来到进府就发现的一个人工做的大湖旁，正准备跳下去结束这荒唐的一切时，却因为眼前的一人而一愣。

“幻夫子，你怎么在这里？而且你练的什么功啊？居然站在湖上面而不会掉下去。”雪紫提出心中的疑问。

“娘娘，前不久才跟你说过要举止优雅而端庄，成熟而稳重，怎么你总记不住呢？”幻夫子用忧心的眼神看着雪紫说道。

“对不起，夫子，学生没有做到。”因为对方的眼神，雪紫觉得理亏的道歉道，但马上就想到，不对，忙说道：“夫子，您怎么会在这呢？”

“哎……”长长的一声无奈的叹息后，幻夫子才说道：“雪，看来夫人没有说错，你真是忘了一切，但那不是你的错，不应该是你的错。”

“忘了一切？错？什么错啊？夫子，您说什么啊？学生是有听没有懂。”雪紫更是一头雾水。

“不急，以后你就会懂，夫人应该也能放心了，小姐，还是忘了这段更好。”幻夫子边说边抬手一挥，就消失了。

“雪紫，怎么了？你来这里。”追上的雪延忙担心的问着站在湖边的雪紫。

“咦，我怎么在这里？”雪紫看着湖面而觉得奇怪了，怎么来了这里呢？为什么想不起来呢？算了，想到一件事，忙对雪延说：“哥哥，我想去许淼的府上，他们都不准我出去，为什么呢？”

“我陪你去。”原来是这件事，雪延忙说道。

“好，反正我也找不到，一起去。”好想见到许淼和心岚，不知他们现在怎么样了，有点担心。

“御医夫子过来找雨的吗？”雪紫看见轩时问道。

“是的，娘娘，刚才我们还在一起呢？”雨忙回答，但就是怎么都想不起和轩在一起做什么。

“那你们忙你们的，我要和哥哥去许淼哪？”雪紫高兴的和雪延走在一起。

“记得早点回来。”宰相对着一双儿女说道，就离开忙别的去了。

出去见到心岚、许淼和静闲后，一起出来逛京城里的大街，突然，雪紫被一个建的古香古色的店铺吸引了脚步，大家也只好跟着进去。

“你？！”雪紫进去看见店里的一个女人时大吃一惊，不明白她怎么在这里，忙转身想拉着静闲离开，但是晚了一步。

“哟，这不是大小姐吗？真不知和你是什么缘？到哪里都能遇到，怎么没有看见上次跟着你的人呢？难道又被抛弃了吗？”女人已经眼尖的看到了静闲，心里真不是滋味。

“我还以为是谁呢？这位不就是明月山庄的如夫人吗？怎么会不认识呢？”静闲已经因为对方的话而全身都在发抖，雪紫忙搂紧她，并转身说道，心里却觉得此女真是可恨，抢了别人相公，现在还这样。

“我们认识吗？”如夫人看着一身名贵的雪紫，觉得没有见过，如果是这样的小姐或者夫人见过一次绝不会忘记。

看着这一幕的许淼和雪延是一头雾水，但两人还不想出手，因为还什么都没有明白，而且看雪紫的表情好象很讨厌对方，而心岚却明白一切，那次回去后，雪紫就全告诉了他，但现在不明白雪紫想做什么，就先一旁看着，有需要时在出手。

“如夫人真是贵人多忘事，我不就是静闲当初的未婚夫啊？怎么就不记得了？”雪紫笑笑的说出实情，如果让她猜永远都不会想到，毕竟现在是女装穿着。

“啊！你就是相公表弟的表弟？”如夫人吃了一惊，再看见雪紫身后的许淼、心岚和一位不认识的贵公子，忙堆起笑脸说道：“原来许大人和岚表弟都一起来了，阿牛，快进去告诉少爷，就说贵客来了。”

“大家随妾身都后院喝杯茶。”说完，如夫人就带路，一起去了后院。

明月山庄真是财大气粗，后院的客厅布置的真华丽，粗俗而没有品位。喝着茶，好茶，一会儿，秋少爷就匆忙的赶了过来。

“不知许大人和表弟今天要来，两位真是稀客啊。”秋看着许淼还是为妹妹感到惋惜，如果没出意外，许淼现在就是妹夫了，那样将会是家里在生意场上的一大靠山，真是可惜。

“只是陪她出来走走，没有想到却遇到少夫人，还真是缘分。”许淼忙客气的说。

“这位……？”陪她，秋忙对雪紫多看了几眼，她是谁？看穿着不是一般人，难道是许淼的未婚妻，还是？而且为什么前妻会坐在她身边呢？

“不方便说。”出来，还是小心点，原来在家都能失踪，许淼心中想着。

“大家随便，这位兄台呢？”看着雪紫另一边坐着贵公子问到。

“这是侯城太守。”许淼忙介绍。

“原来是鼎鼎大名的大将军啊。”听了许淼的话，秋觉得有点压力，那样的传奇人物怎么会出现在自家小店呢？而且从刚才就发现他虽然看是无意的喝着茶，其实只关心着旁边的雪紫，对雪紫的身份跟是惊奇了，她到底会是谁呢？

［正文:第五十五章］

不说话，暗暗的打量着秋，上次因为静闲而没有仔细观察过，长的还不错，虽然是商人，但身上看不到商人的影子，而是浓浓书生味，而且有着淡淡的温稳而雅的感觉，一双天生会放电的桃花眼，根本就是女人的天敌，如果被那样的眼深情的注视，恐怕大多数的女人都会深陷其中而不可自拔，好象有点点能体会静闲的心痛和难过，拥有这样的男人是一种幸福，同时也是一种痛苦，脑海里出现一张脸，那张脸的主人真的能永远属于自己吗？因为不确定，心中反而不安慌乱。

“雪紫，哪里不舒服吗？”雪延的手摸上雪紫的额头，还好温度正常，应该不会有事，放下担忧的心情看着心爱的妹妹。

“没事，只是想到一些事。”因为雪延的声音和手温，而冷静下来的雪紫忙说道，不露痕迹的离开雪延的手，看来呆的太久了，居然真把自己当成优雪紫了，而且还那么的在乎紫吹，不对，这样是不对的，如果真的优雪紫出现，要怎么办？那时还能放开一切吗？恐怕静闲当初的自杀就变成自己了，根本就不曾拥有，那何必在意失去呢？都是太多的突然打乱了原本的想法，而忘了来京的目的，是时候该想

办法离去了，既然不是雪紫，何必沾染一身尘埃，有了决定，心也静了下来，现在是静闲的事。

“事？能告诉我吗？”收回空空的手，雪延心中有着失落，但听到雪紫说想往事，不知是什么事，其中有自己的一个角落吗？还是她失踪十年发生的事呢？好想知道。

“没有什么好说的。”雪紫忙喝着茶，不想再继续这个话题。雪延也只好喝着茶，秋夫妻俩都对雪延和雪紫的关系而奇怪，难道她是他的未婚妻，好象不对，如果是，那为什么许淼会说是陪她出来走走呢？于是大家都各怀心思的不在说话。

突然，雪紫就发现宫里的总管太监易公公和漆将军带着人出现在面前。

“小姐，皇上有急事召你进宫，请跟我们走。”易公公说明来意。

“希望公公能说明什么急事？”雪延冷眼看着易公公说，明显的告诉他今天不说清楚，就不能把人带走。

“太守大人，奴才明白你的担心，但是此处不方便明说，如果不放心，就一起进宫，这样总放心了吧。”

“小姐，你怎么在这里？”漆将军激动的声音说道。大家听到，忙顺着他的的眼神看过去发现他口中的小姐居然是静闲，更加的疑惑和不明白，这是怎么一回事？

“君？！”静闲眼中有着不敢相信，真的是他吗？当初的不告而别，现在的相逢。

看着漆将军和静闲，雪紫疑惑了，这两人应该是早就相识，而且眼中都有情，那为什么呢？以前总觉得静闲内心有着一种说不出的忧伤，不是因为相公的背叛，看着静闲和漆将军，难道是因为漆将军吗？眼角看见了一个人，仔细一看，没有错，是如夫人，她一脸的恨意的看着静闲和漆将军，使得漂亮的脸都变了型，看起来有不甘、痛苦、难过、伤心……，而且双手握成拳，好象在拼命的压抑着什么，怎么会这样呢？雪紫不明白了。

“你瘦了。”漆将军看着静闲心痛的说道。

“你也变了。”看着意气风发的漆君，静闲感到两人之间的距离更加遥远了。

“你过的好吗？”她已经是别人的妻，真是多此一问，她新婚时，偷偷的打听过，知道她幸福快乐，才选择遗忘，但她的身影却早在心里发芽成长，根本就忘不掉。

这个问题要怎么回答呢？静闲无语，眼中有着伤痛，看着漆君心中觉得自己的一切应该都是上天的惩罚。

“怎么了？别哭。”看着静闲的泪，漆君有点慌了手脚，忙拿出手帕，动作温柔的搽着她脸上的泪。

“够了，你们这对奸夫淫妇。”秋打断这温馨而浪漫的一幕，众人才发现好象遗忘了此人，雪紫看见他的脸上有着不甘心，明明是他自己抛弃了静闲，怎么还会有着不甘心呢？爱情！还真是难懂的一门学科。

“秋公子的话应该不对吧，好象你和静已经没有关系了。”雪紫看不顺眼的说道，明明写了休书，现在还骂别人奸夫淫妇是何道理，接着说道：“而且休书都写了，你没有权利干涉静嫁给谁？”

“真的吗？小姐。”漆君不敢相信听到的话，静闲的泪落的更加的厉害，漆君忙安慰道：“小姐不要在哭了，我不问了，以后都不问了。”

小姐，温柔的小姐，可爱的小姐，错过一次，难道现在是上天给的机会吗？小姐啊小姐，漆君看着静闲。

“将军，你好象忘了这次出宫的任务了。”虽然易公公不是一个不明事理的人，但是皇上的交代可不能忘，只好打断漆君。

“慢着，静闲怎么说都是我妻子，而且休书，什么休书？我可不记得写过那样的东西。”秋看着你侬我侬的静闲和漆君，心情很复杂，原本对媒人牵的这门婚事多少有些抱怨，但新婚之夜掀开红盖头看见新娘时，一颗心碰碰直跳，发誓一定相伴到老，可是这样的美梦却没有

做多久，如果没有发现，那该多好，现在一定和静闲生有属于两人的儿女，怎么最后会变成这样呢?

“静，带在身上吗？”雪紫也是急昏了头，也不想想有人会随身带着休书吗?

“没有，应该还在枫城的家里。”

“这段时间，静都住在许淼的府中，等派人送来，再拿来给你看看清楚，到时候看你怎么说，我们走。”雪紫心中真是气，为什么分手后还要纠缠呢？时间不管过去多久，时代怎么变，为什么大家就不能潇洒一点？虽然有人说分手后还可以做朋友，那样真的能行吗？没有经历不清楚，但受伤的总是女人占多数呢?

雪紫的话对于知道她身份的人都只有照着办，于是大家出来，心岚和静闲回去，其他人都进宫。

才到宫门，紫吹已经等在那里，看见雪紫忙过去，不在乎其他人的眼光，牵起她的手，一起去见皇上。

“臣参见皇上，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平身。”看着这么多人站在眼前，皇上不明白，明明让易竹去接雪紫一人来，怎么却来了这么多人呢？那要怎么说呢?

“不知皇上要臣的妹妹进宫有何事呢？”在皇宫，会觉得和雪紫之间的距离好远，雪延希望早点带雪紫回去，先开口问道。

“咳咳，其实也没有什么，只是想见见。”想说的说不出口，皇上心里急，眼神看向易竹。

“大家先去御花园等一会儿，皇上身体不好，御医现在也已经快过来了。”明白了解，易竹随便找个借口让大家离开。

看着都出去后，皇上严肃的看着易竹说道：“你应该是最了解朕的，为什么？”

“这么多年了，够了，说出来，说不定大家能找到一个好的办法呢？为什么不说呢？而且也可以解开和太子之间的误会，你总是这样，埋在心里什么都不说出来。”又错失机会，易竹真不明白，这么多

年的相处，为什么皇上对有些事的做法都不会变呢？明明原来的做法前面就是死路，还是义无返顾的做。

“不是所有的事靠说就可以解决的，你不会明白，不会了解。”有些事是曾经发誓永远不说，怎么能自毁誓言呢？万一应验了怎么办？想想就不行。

而在花园的雪紫一直想着静闲和漆将军的事情，难道就如爱情剧里的有钱小姐和仆人之间多难的爱情，还是有一些别的呢？想的太专心太投入而陷入沉思中，突然，脑海里出现不连贯模糊的画面，一个小男孩总是陪着一个女孩，是谁？他们到底是谁？集中精神，感觉好累，意识开始模糊，不要，再一点点，努力保持清醒，终于在陷入昏迷前看清，原来是他们，该离开了？该放弃了？从来没有拥有过怎么会是放弃呢？还是有点留恋，为最后的想法觉得好笑，露出微笑闭上双眼任凭坠入黑暗。

“快去找御医，快。”一直注意着雪紫的紫吹，在雪紫呼吸急促时，就觉得不对，扶着她想问怎么了，却发现她昏了过去，是那么的突然，而且最后的微笑让紫吹觉得好象又要失去她一样，忙喊人去找御医，抱起雪紫狂奔回旭日宫，放到床上，轻轻的在床边呼唤着：“紫，紫，不要离我而去，求求你，紫，紫……”

看着这样的太子，大家不知道应该怎么开口安慰，只好选择沉默，没多久，御医和皇上都来了，上前把脉，好一会才说：“禀皇上、太子，太子妃只是身子虚弱加上一点疲劳，没有大碍，只要多休息休息，应该就没有什么问题了，微臣先下去开好药，熬好就送过来。”

御医的话让大家紧张的心放了下来，休息，那这么多人在能休息好吗？最后就只剩皇上和太子，其他人都只好离开。

［正文:第五十六章］

“原来听说宰相女儿身子虚弱，没想到还是真有其事。”看着床上的雪紫，皇上还是有点不敢相信，明明在枫城看到时，是那么健康，

怎么会突然就昏了过去呢？如果这样，原本想说的也不能说了，看来以后只有让易竹多注意了，哎！难道真是天要忘我紫氏王朝。

“都怪我，如果不急着赶回来，紫也不会有事。”紫吹埋怨着自己，当初怎么就忘了雪紫身子一直都很虚弱。

“皇儿，不必太过于责备自己。”皇上看着儿子这样，只好无奈的离去。

醒来，屋里已经点上了灯亮着柔和的光，雪紫看看静悄悄的周围，想起了这是紫吹的睡房，也想起了在御花园昏倒的原因，女孩和男孩在一起时，脸上总是笑着，有幸福、有开心、有快乐……；而男孩只有在女孩的身边，脸上才露出笑容、温柔、满足……；好象他们只属于彼此，容不下任何的其他，如果他以后发现自己只不过是一个代替品，会不会也那么无情的一剑杀了呢？还是慢慢的折磨？想到这，雪紫心觉得好冷，全身都在发抖，虽然人很模糊，但还是看的清楚，而且最后不是连人也看清楚了吗？

门打开的声音，惊醒沉思中的雪紫，抬头看去眼中有惊慌，当看见是宫女兰花时，才放下心来。

“娘娘真的醒了，轩御医太厉害了。”兰花看着坐在床上的雪紫，语气崇拜的说着。

看着兰花，雪紫脑中闪出一个念头，有了，忙边下床边说道：“兰花，帮我找一套新的衣服来。”

“奴婢知道了。”兰花忙找出一套。

“脱了你身上的衣服，穿上这件。”雪紫命令着兰花。

“奴婢不敢。”兰花吓的一下就跪在地上说道。

“你是娘娘，还是我是？我的话都敢不听，哼。”雪紫的语气强硬起来，心中却对兰花说着对不起，微弱的机会也要把握，不然就只有死路，还想着花花楼里的姐姐们，也想起了芊芊，芊芊总爱鼓励自己的一句话‘天生我才必有用’，对，既然活了，就不能再死的莫名其妙，怎么都要活出一片自我的天地。兰花只好害怕的换着衣服。

“太子在哪？”小心使得万年船，不然翻在小阴沟里，就真的玩完了。

“在书房。”小心翼翼的回答。

“好，你下去吧，告诉其他人不要来打搅，我想再睡一会儿。”

出去，关好门。

忙拿起地上的宫女衣服，雪紫手脚利落的穿上，在把头发随便弄了一下，就也出去了，底着头小心翼翼的走着，开始每每和人擦身而过时，雪紫的心的很紧张，随着次数多了，而且大家都没有发现，也就放下心来，突然，全身一僵。

“母后，母后，皇儿终于找到你了。”小孩的声音传来。慢慢的回头，看着两个十岁左右的小孩一人抱着一个大腿，雪紫忙开口说：“你们认错人了，我不是你们的母后，乖，放开手。”

“不，你就是母后，你一定是母后。”其中一个激动的说道，另一个因为雪紫的话而看着她在思索。

“你们几岁？”这谁家的小孩，教育成这样乱认母亲，那对父母真该抓来好好教育，小孩是未来的花朵，却让他们犯这样的弱智错误，雪紫心中数落着那对不负责的父母。

“九岁，母后难道忘了？！”小孩眼中露出失望、伤心、难过……

“都说了我不是你们的母后。”看着小孩的表情，雪紫能明白，也能体会那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毕竟曾经也感受过，忙解释道。

“不，你就是，你一定是。”其中一个小孩还是坚持的说道，另一个却打量着雪紫。

“现在我没有时间，等以后我们再说，先放开你们的小手，好吗？”小孩的出现，差点让雪紫忘记自己现在正在跑路中。

“不放，不放，放了你就消失了，我们不是笨蛋，对吧，哥哥。”

“这次，修一真聪明。”哥哥夸奖着弟弟。

这时，一个太监经过，看见雪紫站着，就说道：“你是哪宫的，怎么站在这里偷懒呢？还不快回去，没规矩。”

“公公说的对，奴婢这就回去。”冤枉啊，我也想走啊，可是两条腿都被人紧紧的抱着怎么走，雪紫有着欲哭无泪的感觉；太监离开了。

“你们母后是谁？”哪个女人不要让我见到，不然就让你尝尝本姑娘的厉害，不想教育小孩就不要生，生了又不管，真是不负责任，雪紫心中愤愤不平。

“母后就在眼前啊。”弟弟无辜又担心的眼神看着雪紫，心中好担心啊，难道母后又生病了。

“算了，我带你们去找你们的父皇。”真有‘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的感觉，既然小孩喊自己母后，那他们应该是皇上的儿子了，而且哥哥仔细看还长的很紫吹一模一样，弟弟就一点都不象，应该是长的象妈妈吧，一手牵一个小孩，心中有幸福的感觉，如果他们真是自己的小孩该多好，自己一定把全部的爱都给他们，才不会象他们那不负责任的父母，不对，不对，在乱想什么啊，却发现已经来到了皇上的御书房。

“哪来的宫女，这么没有规矩。”易竹看着眼前的宫女觉得熟悉。

“是我，雪紫啊。”雪紫知道易公公一定是没有认出自己，忙说道。

“太子妃娘娘？是你。”就觉得熟悉，原来是太子妃，怎么这身穿着，等会一定要好好管教一下宫女。

“皇上在吗？我想见他。”

“在，在，请随老奴进去。”易竹领着雪紫进去。

“皇上，太子妃来了。”易竹禀告道。皇上抬起头看见真的是雪紫，对她的出现有点惊奇和不明白，温和的问道：“怎么了？”

“参见皇上。”雪紫还是行了礼。

“现在没有外人，雪紫就不必对朕行礼。”

“皇上，这两个小孩是你的孩子吗？”雪紫把两小孩拉到身前，好让皇上看仔细。

“小孩？什么小孩？在哪里？”皇上对雪紫的话不是很明白，小孩。没有见到啊，明明就只看见易竹和雪紫，哪来的小孩呢？

“皇上没有看见吗？他们就站在我身前啊。”

“没有。”

“易公公呢？”

“老奴也没有看见。”

全身冰冷了，怎么会这样？现在是什么情况，难道说自己在皇宫遇鬼了，呜……不要啊，只不过想逃出皇宫而已，也不是什么天大的罪过，上天怎么要这样对待自己，现在不是想这些的时候，应该是问清楚。雪紫忙严肃的问道：“你们俩的名字？”

“哥哥紫浩一，我紫修一。”虽然不明白为什么母后这么严肃，但修一还是认真的回答。

“那你们的父皇和母后的名字，知道吗？”他们的父皇和母后应该知道一个吧，雪紫只有暗暗祈祷。

“雾叔叔、白叔叔和舅舅常常提到父皇的名字紫吹，难道母后你不记得了吗？”修一回想着说道。

“什么？”听到这个回答，雪紫的心沉到了谷地，怎么会这样呢？难道所有的一切都是骗局吗？心痛、心伤、心碎……，这秒钟雪紫终于明白对紫吹的爱，已经那么的深，彻底的失望和绝望，原来过去的每天每天，他一点点的侵入心中却没有发现，看着浩一和紫吹一样的脸，在看着修一那张绝美的脸，有种熟悉的感觉，对了，修一不就长的和画中小时候的宰相千金一模一样吗？怎么没有想过呢？他们那么深的缘分，怎么可能会不在相遇呢？输了，输的很彻底，从来就没有赢过，紫吹的心里除了雪紫，就在容不下任何一个女人；那自己呢？能容忍和人共用一个老公吗？不能，以后抱着这段从来就没有发生过的爱情度过吧。

“易公公去找太子过来，我已经没有力气了。”雪紫有气无力的说道，等他来了，把他们交给他，一切应该就结束了，爱情，爱情算什

么，时间总可以让人遗忘一切，电视里不是也放过吗？没有爱情照样可以活，又不会死人，对，我柳悠是谁，难道会被小小的爱情就打倒，不可能的，就在雪紫胡思乱想时，易竹已经把紫吹找来了。

“紫，你怎么在这里？”当易公公来说雪紫在御书房时，有点不敢相信，忙赶来一看，她还真在那里，她身边怎么会有两个小孩呢？他们是谁？

“你来的真好，他们就是你的儿子。”雪紫看见紫吹，忙边说边过去把小孩交给他。

“儿子？怎么会呢？我没有。”看着雪紫脸色有些不对，而且她说什么儿子，紫吹不明白。

“你自己看看浩一，难道你想抵赖吗？还有修一，你看清楚他们。”证据这么的明显，怎么可能不是呢？

［正文:第五十七章］

拉过浩一看看，在看看修一，紫吹也惊的说不出话，而这时皇上和易竹也惊呼出声，看见了，真的看见了，两个小孩，皇上和易竹两人都吓了一跳。

“爷爷，爷爷。”修一和浩一看见皇上，忙跑过去，一人坐一边大腿，亲切的喊道。

“乖，都乖。”皇上面对这突发的一切，虽然有点摸不着头绪，但浩一和儿子一模一样的脸，喊着自己爷爷，而且修一也好漂亮，太高兴了，就忘了有什么不对。

“紫，我真的没有儿子，你一定要相信我。”看着雪紫的不信任，紫吹急死了，从来没有碰过女人，哪来的儿子呢？转过头看着父皇和两小子，气愤的说道：“你们两个给我说清楚，你们的父亲到底是谁？你们是谁生的？”

“母后，我们怕，父皇好凶哦。”修一和浩一忙跑去一人一边抱着雪紫的腿说道。

“乖孙，过来，爷爷保护你们。”皇上对修一和浩一说道。

“我都说过几遍了，我不是你们的母后，而且你们今年九岁了，我也不过才十六岁，难道七岁生你们，可能吗？而且那时的我在花花楼里，而没有和你们父皇在一起，所以我不是你们的母后。”对小孩解释真是好麻烦哦，说的深奥他们又不明白，说的简单又怕他们不明白。

“花花楼，母后就在花花楼，母后为什么说不是母后呢？难道母后不想要我们吗？”修一小小的心灵不明白母后为什么要说不是母后呢？难道母后不要自己和哥哥吗？但是舅舅他们说母后很喜欢修一和浩一，为什么？好不容易见到，母后却不承认是母后呢？难道是舅舅他们再说谎？

“修一，你看我象你的母后吗？”雪紫面对修一有的是更多的无奈。

“母后就是母后，还有什么象不象呢？而且我和哥哥都好喜欢母后身上的味道。”修一说道后面时，一脸的幸福，母后的味道终于找到了。

“味道？修一，你不会因为味道就把对方当母后吧。”雪紫终于明白修一和浩一认错人的原因了，味道？自己身上到底有什么样的味道呢？有点好奇，有点不解。

“舅舅也说母后的味道是独一无二的，所以很好认。”母后的味道，只有舅舅、哥哥和我才闻的到，那可是我们三人唯一胜过父皇的地方。

“什么味道？”紫吹忙凑到雪紫身上闻，闻，再闻，只有一股清香，那应该是调配出来的香。

“哈哈哈哈……父皇，你闻不到的，舅舅说这世上只有三人能闻到，就是我、哥哥和舅舅。”这样的父皇第一次看见，修一觉得好好笑哦，浩一也笑了。紫吹瞪两人一眼，浩一一下就停止了笑，修一却继续，浩一忙拉过修一，然后在他耳边说了几句后，修一也不敢在笑了。

“父皇和爷爷都太年轻了，是有点不对。”一直没有说话的浩一严肃的开口说出自己的观察。

“浩一、修一难道你们没有见过你们的母后吗？”雪紫这才发现有什么不对，为什么他们对母后只有味道的记忆，而对其他人都可以一眼认出来呢？

“见是见过，可是母后的脸却总是记不住。”浩一回答。

“为什么会这样？”怎么会记不住呢？雪紫不明白，天天见的脸还会忘记吗？

“母后的脸常常变幻，不知什么时候就是另外一张了。”还好有味道可以找到母后，不然都不知道谁是母后了。

“那你们是怎么进皇宫的呢？”雪紫才发现因为太突然，而忽略的事情太多。

“我们本来就在宫里，因为修一太想母后，而正在哭闹，我正牵着他的手去寻找母后的踪影时，一阵大风吹过，等睁开眼时，就发现母后的味道了。”浩一回想着，觉得那风起的怪异，难道是……

“那为什么刚才你们都看不见皇上爷爷呢？”还有疑问，雪紫虽然不知两个小孩能不能回答，但是看浩一的表情，觉得他应该能给出答案。

Chapter_7

“开始有点怀疑，母后这么一问，终于明白了，其实修一和母后很像，因为和母后相处的时间很少，到底有多像，我很修一都不清楚，是从外婆那里知道的，修一有异能，原来到是一次都没有发生过，所以不相信，我想：来时的风应该也是因为修一的关系吧。”浩一解释道。

外婆？！咦！宰相夫人不是死了吗？怎么会告诉他们？天啊！现在是什么情况啊，雪紫脑海一片混乱和害怕，不明白到底遇到了什么事情，这一切应该是梦，对，一定是梦，睡醒后应该就恢复了，雪紫看见不远处的软塌，忙走过去躺上去，闭上双眼，其他人都不明白她为什么这样做，紫吹过去轻柔的抱起她，一边走一边说道：“怎么了？还想再睡会吗？在那里睡容易着凉，我抱你回房睡。”

“父皇，父皇，母后，母后怎么了？”修一和浩一跟在后面紧张的问着自己的父皇。紫吹回头瞪着修一和浩一，两人看见父皇那杀人般的眼神，两人心里好怕，不明白做错什么而让父皇用那样的眼神瞪自己。

“浩一和修一最乖了，和爷爷一起玩，好吗？”皇上看不过去了，好不容易出现的皇孙，还一次出现两个，这么的可爱、漂亮、聪明，不管生他们的人是谁，查清楚一定要重赏，盼了那么多年，还以为不会有这一天，虽然没有看着出生，陪着他们成长，但是有总比没有好，而皇儿的表现应该是不打算承认，你不要我要，皇上心里想到。

“可是母后她？”还是担心，还是在意，浩一和修一的心里。

“没事，她应该只是累了，休息一会就没有事了。”皇上安慰着两个小孩，转头对易竹说：“派人去拿些好吃的零食过来。”

“是。”易竹转身准备走出去。

“接招，易公公。”浩一飞起一脚就向易竹踢去，因为太突然，易竹忙出手接招，皇上吓的忙说：“竹，不要伤人。”

犹豫一下，浩一的脚已经踢到胸口，咦！原本看浩一的动作，觉得这一脚的力道应该很重，怎么会只有轻轻的触碰感？看来此小孩的功力有点深不可测。

“哎！易公公的功力退步好多哦。”浩一有点失望，其实刚才从和母后的对话中，让他明白可能因为修一的关系，他们两应该是来到了过去，但看着修一高兴的样，还是不要告诉他的好，毕竟很难得这样和父皇争母后，而且有些事一直都不明白，来到过去说不定能发现些什么，先静观其变。

“是，老奴肯定比不过。”易竹说完就出去了。

回到旭日宫的卧房，抱着雪紫，脱去她的一些衣服，轻轻的放在床上，盖好被子，坐在床边看着她的睡脸，真不明白，为什么她要穿宫女的衣服呢？难道是她想偷偷的溜走吗？想到这里，紫吹觉得心里好痛苦，为什么她就这么想离开呢？在一起不是她跟自己约定好的吗？沉思一会，紫吹终于想明白了一些事情，看来唯一不让她离开自己的方法应该只有一个了，事后可能她会恨自己，但和她离开身边相比，更愿意她永远留在身边，而且突然出现的小孩让两人之间的距离好象越来越远，虽然不承认，但是那个浩一却和自己长的一模一样，回想一下修一的脸很象雪紫小时候的模样，现在还没有和雪紫的小孩，只要努力一定不久的将来应该就有了，到时候雪紫会发现自己的好，应该也会慢慢的爱上自己，这样一想，紫吹下定了决心，脱去身上的衣服，上床，温柔的吻着雪紫的脸，并脱去她身上的单衣，原本打算装做不知道而忍过去，以为紫吹只是如往常一样的想吻自己，但是他的手再做什么，睁开眼看着紫吹的脸，说道：“你想做什么？”

“紫，等了这么久，我决定了，不在等下去了，现在就是我们两的洞房花烛夜。”说完，紫吹就疯狂的吻着雪紫的脖子和露在外面的肌肤，并且更加迅速的脱去她身上的衣服，吻上早已向往已久的雪白肌肤，紫吹边吻着边说道：“我爱你，紫，我真的好爱你，你是属于我的……”

“不，吹，不要这么做，你会后悔的。”这样狂乱的紫吹，第一次见到，雪紫心里很怕，不停的想保持清醒阻止他，但好象根本就不起作用，紫吹一心只想把雪紫也拉进自己创造的欲望感官世界里，陌生的感觉，奇特的感觉，怪异的感觉，让原来清醒的雪紫跟着陷入其中，紫吹吻过的地方都觉得象点燃了一把火烧着，热，全身扭动着，希望能减少热度，直到一个异物刺进身体，痛，身体只剩唯一的感觉就是痛。

“不要，出去，好痛。”清醒过来的雪紫拼命的推着紫吹，太久的欲望，终于找到了出口，紫吹早已经停不下来，只是一次一次更深的刺入雪紫的身体，好象只有这样才能觉得真的拥有怀中的女人，最后，雪紫在哭闹声中沉睡过去，而紫吹把种子深深的射入雪紫的身体深处，虽然还想做，但看着昏睡过去的雪紫，担心她虚弱的身子不能承受过多的欢爱，只好拥着她，心满意足的睡去。

［正文:第五十八章］

转身想换个舒服的睡姿，痛，痛，太痛了，睁开没有睡醒的眼，直到看见紫吹的脸，所有的记忆都回到了脑海，拉过被子裹紧全身，啊……，一声尖叫，因为发现紫吹全裸的身体进入眼中。

“怎么样？”在雪紫一动中，紫吹就醒了过来，刚才她的表情都收藏在他眼中，看着她睡醒后红红的脸蛋，好想在把她吃掉，但想到前面做时，她因为痛的而最后昏过去，还是有点担心，等会去问问轩好了，现在就只有忍了，反正她是跑不掉了，以后有的是机会慢慢做。

正想回答，听见了开门声，吓的雪紫马上分一半被子帮紫吹盖上，而自己也整个人都躲在被子里。

“太子殿下，发生什么事了吗？”进来的侍卫问道，刚才听见太子宫里传出女子的尖叫声，有点不敢相信，但是职责所在，还是冒着一切危险进来询问。

“没事，都出去。”虽然被子里和雪紫肌肤相亲，但是再这样下去，自己一定忍不住会把她按到，所以让侍卫出去后，要马上穿衣离

开这张充满诱惑的床。

“母后，母后，你怎么了？”侍卫才走，浩一和修一就匆忙的跑了进来，刚才好象听到了母后的尖叫声，凭着感觉找到这里。

看见浩一和修一，紫吹心里就直冒火，眼神锐利的更加吓人，哇……修一还是第一次看见父皇这样的表情，吓的一下就哭了出来，而浩一只是脸色微变后马上恢复，接着才安慰着修一：“修一不哭，母后看见会伤心，修一。”

“哥哥，修一不哭，修一乖乖的，母后就不会伤心了。”修一止住哭声，抽泣着对浩一说。

“这才是哥哥喜欢的修一。”浩一边说边摸着弟弟的头。

听着孩子的声音，雪紫的内心很是难过，没有母爱，自己也曾经体会过，记得小的时候，一次姐姐钢琴比赛获奖回来，看见父母脸上那高兴的表情，鼓起勇气对母亲说：“妈妈，我也想弹钢琴。”谁知，母亲只是冷淡的看自己一眼说道：“凭你？我们对你是没有什么指望，只希望你不要惹是生非就好了。”父母对任何人都是一张和蔼的脸，惟独对自己才用那么冰冷的脸，这是永远都不明白、不了解的原因，常常会想为什么要生下自己呢？不喜欢就不要生，那该多好，对于现在的自己来说，这是个永远没有答案的问题。

“浩一。”因为不忍心，或者同病相怜，雪紫伸出头喊着浩一。

“母后？难道你真的生病了。”两个孩子看见从被子里伸出头的雪紫，内心很是担忧，想冲过去看看，但是父皇的脸色让人望而止步。

“我只是感觉有点累，休息一下就好了，浩一你是哥哥，先带弟弟出去玩一会儿，等会我去找你们，好吗？”雪紫虽然心里还是不接受自己就是两小孩口中的母后，但是还是希望浩一和修一能得到母爱，不想他们幼小的心灵也埋下当年自己的感受，而且不一定要自己生的才可以当母亲，也可以做干娘啊，只要在他们身边一天就给他们一天的爱。

“皇儿明白了。”浩一拉着不情愿的修一出去，修一是边走边回头看着最爱的母后，好不容易找到母后，好想永远呆在母后身边，温暖的怀里。

直到屋里剩下雪紫和紫吹两人时。

“我想洗澡。”雪紫对紫吹说道，心中更加的向往自由，在皇宫什么都不熟悉，而且想做什么都要别人的帮忙才能完成，真让人体会到什么叫无力感。

“来人，去天香殿准备好一切。”紫吹对进来的太监和宫女说道。

“是，奴婢知道了，太子殿下。”说完众人一起出去忙去了。

下床穿好衣物，紫吹找过一床薄被把雪紫一裹，就抱着出去了。

“你要带我去哪？”雪紫惊慌的问着紫吹。

“你不是想洗澡吗？我们现在去。”明明洗澡是她说的，现在又这样问，但是紫吹还是耐心的回答。

“放我下来，穿好衣服，我自己去就可以了。”洗澡一个人就可以了，不想在和紫吹纠缠。

“不行，以后不管做什么我们都要在一起。”失而复得的感觉，在也不想体会了，别的可以商量，惟独和雪紫分开是没的商量的。

看着紫吹认真严肃的表情，雪紫了解在说什么都是无意的，只好沉默不语。

来到天香殿时，才发现原来在地下是一个天然的温泉，只是在温泉上建了一栋两层的建筑物而已，但是宫女和太监都在外面等着，殿里一个下人都没有，雪紫觉得奇怪，象紫吹这样的身份不是都应该过的是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生活，为什么他洗澡时却不要人在一旁伺候呢？

把薄被丢在一边，轻轻的抱起雪紫慢慢的放入水中，然后在脱去身上的衣物，来到雪紫的身旁，帮她清洗身上的污垢，直到洗好，紫吹才洗自己，泡在暖暖的泉水里，全身心的放松，身体的疲惫和虚弱也占据全身，阵阵睡意袭来，想保持清醒，但最终失败，雪紫进入了

睡梦中，而身子没意识后也慢慢的向水中倒去，幸亏紫吹发现的快，忙抱起熟睡的雪紫离开泉水，帮她擦干身上的水，动作轻柔的帮她穿好宫女们提前准备好的衣物，才把她放在一旁的软塌上，再动作迅速的擦干身上的水穿好衣物，到软塌抱着熟睡的雪紫回寝宫。

咦！这是哪里，有点熟悉又有点陌生，雪紫一边走着一边看着景物想着到底是哪里，看见一个丫鬟打扮的女子，雪紫忙跑过去问道："请问这是哪里？"

谁知对方好象什么都听不到也看不见，疑惑的雪紫伸出手在对方眼前晃动时，对方还是继续前进，没有任何的回应，干脆用整个身子挡住女子的去路，在快相碰时，自己的身子却轻轻的飘到了一边，让出路来，对眼前的一切感到匪夷所思，难道在梦中？还是灵魂出窍呢？不管是那一种，不是有既来之则安之，而且醒来也不知怎么面对紫吹，还有浩一和修一，虽知逃避一时是没有什么用的，但是现在只想能逃一时就逃一时，和紫吹发生关系，就当是为了那从来不曾属于自己的恋情留下的美好回忆，心中不由得想起了秦观的《鹊桥仙》：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度。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惟有这最后的两句'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曾经爱过就行何必在强求朝朝暮暮呢？知道这是自我的安慰，人总要为活下去寻找太多的理由和不同的借口，雪紫边想边随便的走着，等发现时已经来到了荷塘边，看着满塘的荷叶随风而摆动，真是美景。

一声低低的叹息传入耳中，寻着声音的方向雪紫走了过去。一片开满樱花的樱树林，好美，漫天的樱花瓣随风而飞舞，在缓缓飘下，太美了，被眼前的美景深深的吸引住，随风而起舞，嬉笑间追逐着漫天飞舞的樱花瓣，突然一个熟悉的身影进入眼里，心岚？！他怎么在这里？身影在这美丽的樱树林里显得是那么的孤独、寂寞，转到他的面前才发现他那忧伤而落寞的眼神，这样的心岚第一次看见，他的眼

里倒映着樱花的美，却散发着浓浓的忧伤和落寞，不明白，不了解，难道这里有着什么秘密吗?

“岚，岚，是我。”雪紫在心岚耳边呼喊着，这么忧伤落寞的心岚根本就不是心岚。可是，心岚还是沉侵在自己的世界里，雪紫急的想跑到别的地方去找人过来，却在另一边看见了同样的静闲，这两人是怎么了？就在雪紫向跑向静闲时，却张开眼来，发现躺在床上，看见紫吹、浩一、修一三张担忧的脸，虽然不明白怎么又回来了，但是雪紫还是开口说道：“怎么了？大家都在这里。”

“我早说过吧，太子妃没什么大碍。”轩一边说着一边让开位置。

“母后。”浩一和修一想起刚才，以为要失去母后了，还觉得好怕，两人都想扑过去摸摸母后，但有个人比他们两更快，伸手把雪紫抱入怀中，口中不停的说道：“吓死我了，紫。”

看着这样的父皇，浩一和修一也不好在跟父皇争母后。

“吹，我想去许淼的府里。”突然想起心岚和静闲两人，雪紫是真的很担心，忙跟紫吹说。

“明天在去。”虽然不明白为什么雪紫想去许淼那里，但是刚才的雪紫真是吓到自己了，原本以为她只是太累而睡着，如果不是浩一和修一两个过来吵着闹着要见雪紫，还没有发现雪紫的异常，当时她那微弱的脉搏和心跳都吓到自己，真怕她就这样永远的离去。

［正文:第五十九章］

夜已深，雪紫却怎么都没有睡意，转头看看身边熟睡的修一、浩一和紫吹，还能回想起睡前三人的争执，毕竟是父子，最后在紫吹的妥协让步下，就出现了现在四人睡在一张床上，这是多么温馨的家人画面，左边有活泼可爱的儿子，右边是疼爱自己的丈夫，但却都不是属于自己的，总觉得这个位置好象是夺别人的一样，有种做小偷的感觉，同时心中对心岚和静闲的担心怎么都不能入睡，虽然紫吹说明天一早陪自己过去，但是心中总觉得对心岚有着过多的抱歉，如果当初没有鼓动心岚，说不定会更好，明明两人都有情，为什么不能相爱终

身厮守呢？还有静闲和明月山庄的如夫人，两人原本的关系明明是妻和妾，但是看着如夫人对静闲的称呼让人奇怪，而且今天漆将军的出现，如夫人脸色的变化，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就在雪紫思绪万千而毫无头绪时，一双手轻轻的把她搂入怀中。

“在想什么？”紫吹担心的声音在耳边响起，原本还以为他早已睡着，看来应该是装的，哎！又一个痴情男，可惜自己不是他真正的想关心的人，雪紫心中想到，但是口中说出的却是：“没想什么？只是心中对修一和浩一的母亲是谁有些好奇？”

“紫，你要相信我，虽然浩一长的象我，但是我真的没有别的女人。”听了雪紫的话，紫吹马上表明立场，虽然一模一样，但自己可以对天发誓绝对没有碰过其他女人，如果不是宰相夫人的话，自己早死了，没有雪紫的世界，活着也没有什么意义。

“算了，早点睡吧，明早还要去许淼的府上呢？”刚才出口的话，有些后悔，看来还是在乎是谁生下紫吹的小孩，不该啊，不属于自己的东西，争取到最后也不会属于自己，早该明白，为何却不懂云淡风轻的感觉呢？不想在说，雪紫闭上眼。看着这样的雪紫，紫吹知道在说什么也没用，看来要找轩问一下有没有什么可以证明自己和浩一、修一的关系呢？

咦！这不是侯城吗？记得自己应该是睡在京城皇宫里太子寝宫的床上，怎么会来了这里，有些不明白，这时，前面突然发生骚乱，怎么了？过去一看，原来是一孕妇倒在地上痛苦的呻吟着，看来应该是快生了吧，身边有丫鬟不停的在安慰着，应该是有钱人家的夫人，雪紫上前想帮忙扶起孕妇，但是手却从孕妇身上穿过，看着双手，难道是在梦中吗？还是……，一个十岁左右的男孩经过，让身边的随从把孕妇扶上了自己的马车，雪紫看着男孩，浩一？！他什么时候也来了侯城，修一呢？有些在意，跟了上去，随着一起去了男孩府中，看见众人都没有发现自己的存在，雪紫的心中有着一点复杂的情绪，随便找了一个位子坐下，陪着男孩一起在外面等孕妇生产，从屋里不断的

传出妇人的喊声，听的雪紫心里有点发毛，看来电视里放的有些情节还是真有其事，就在雪紫想着一些有的和没有的时，突然，婴儿的哭声传来，产婆出来说道：“生了一个小姐，但是夫人和小姐的身体都有些不好。”

“快，叫府里的大夫来。”男孩对身边的人吩咐道。

不一会儿，大夫就来了，忙把脉，过了一会儿后，才说道：“这位夫人是因为疲劳加上休息不是很好，而使得早产，造成婴儿先天性身体虚弱，现在也不能吹风，而且以后如果不多加注意，可能会死去，而且这位夫人现在也不适宜走动，应该要好好调养，静心休息，应该还是能够好转，老夫先去开药，等会熬好，派人端过来，少爷，不必担心。”

“那有劳姚大夫了。”

“老夫这就去了。”说完，大夫就离去了。

“谢谢公子的搭救之恩。”夫人身边的丫鬟忙说谢道。如果不是眼前公子的出手帮忙，现在夫人和小姐的性命可能都出问题了，如果真那样，老爷来了后知道，自己一家的性命都可能不保，想想都觉得怕。

“刚才你也听大夫说过，你家小姐和夫人现在都不适合移动，你回去跟你家老爷说明一下情况，免得担心。”第一眼看见婴儿时，觉得好可爱，而且也是第一次看见婴儿，而且刚才大夫的话，让自己不想让她们离去，如果留下，婴儿应该能活下去，想到她以后会死去，心中有着一丝不舍。

“多谢公子，我家夫人是当朝宰相的夫人，而且老爷还在来这里的路中，奴婢想求公子让我家夫人和小姐在这里住到老爷来，不知公子能同意吗？”刚才大夫的话还在耳边，如果现在离开出了问题，就死路一条了，丫鬟只好鼓足勇气说出来。

时间一天天过去，雪紫不由得觉得梦里的时间还过的真快，而且自己不用吃饭也没有问题，就象在看排电影一样，直到看见丫鬟口中

说的当朝宰相时，雪紫呆住了，怎么会是这样？难道不是梦，而是在真正的优雪紫的往事里，那个男孩就是小时候的紫吹吗？就在被眼前的一切惊呆时，依稀感觉耳边传来呼唤声，不想离去，还想看下去，但一股拉力拉着身体，一晃，慢慢的睁开眼睛，又看见三张担忧的脸。

“怎么了？你们都这样看着我。”雪紫有点不明白他们因为什么而担忧。

“母后，你别吓我，虽然原来就听舅舅说过母后身体不好，还以为是舅舅说的借口，母后，母后。”修一带着哭泣声边说边扑到雪紫的怀里。

“乖，修一，你看我现在不是好好的吗？不用担心。”雪紫安慰着修一，明白他是真的在担心自己。

“好了，你们两给我去穿衣服。”紫吹板起面孔说道。

“是。”浩一和修一说道，修一依依不舍的离开雪紫的怀里，和哥哥一起去穿衣服。

“紫，你觉得怎么样，有哪里觉得不舒服吗？”紫吹坐到床边担心的说道。

“没有。”雪紫边说边坐起来，准备下床穿衣服。

“我帮你。”紫吹去找出一套新的衣物，为雪紫穿上，然后才穿自己的。

“吹，我真的没事，你不要老把我当病人，好吗？”虽然紫吹给自己穿衣，心中感动，但是又不是病人，穿衣服的力气还是有的。

“不是病人，而是我的爱妻。”紫吹深情的说道。

在心中叹气，不在说什么，当一起吃过早餐后，雪紫就等不及的说出想去许淼府上。

“紫，等早朝后，我陪你去，好吗？现在，许大人应该已经在宫中了。”虽然对方最近都没有什么动作，但是还是不放心雪紫一人出去，紫吹忙说道。

“我想现在就去。”太多的担心让雪紫想早点过去。

“父皇，我们陪母后先去，好吗？”看出父皇的忧郁和担心，浩一懂事的说道。

“母后，我们等会也去外公府上走走，好吗？”找到母后好开心，随便去看看疼爱自己的外公和舅舅，修一说道。

“我看，还是我去跟父皇说今天我不去早朝了。”一听修一说的话，紫吹的担忧加重了，虽然浩一长的象自己，但是他们俩的底细让人摸不到头绪，怎么能把重要的雪紫交到陌生人的手里。

“我还是等你早朝后，在一起去吧。”自己可不想当一个祸国殃民的红颜祸水，或是第二个杨贵妃和苏妲己，让世人唾骂，雪紫听了紫吹的话，忙说道。

紫吹随着皇上去早朝后，雪紫真不知要做些什么，而浩一和修一还是紧紧的跟着她。

“浩一、修一你们都不小了，应该去书苑读书学习知识。”看着浩一和修一，雪紫觉得孩子还是要从小培养学习的兴趣和爱好。

“我和哥哥都在清水书苑学成回来了，母后难道忘了？”修一觉得母后好象忘了一切自己和哥哥的有关事情，不明白，难道母后得了健忘症，还是母后失忆了？

“修一，母后太累，所以有些事不记得了，你不要老是这样问母后，母后说什么，只要好好的回答就可以了。”浩一明白不是母后忘了，而是自己和弟弟来到了俩人都还没有出生的时代，没有出生，要母后怎么知道呢？但浩一还不想离开母后，和母后在一起的时间真的很少，象这样晚上和母后一起睡，早晨一起吃饭的机会，数都可以数的出来一年有几次，所以现在的一切一定要好好把握。

“我知道错了。”修一因为浩一的话，口中说着知道错了，但脸上还是表现出了委屈。

[正文:第六十章]

“大家都是乖孩子，没有做错什么，那我教你们跳舞，好吗？”小小年纪就从书苑学成回来了，真是皇家子孙，但这样枯坐着等待也很无聊，好久都没有活动身体，而且最近也常常晕到，难道是太久没有运动，而身体更加的虚弱了吗？趁这个机会，和浩一、修一一起跳跳也好。

“好，我要和母后一起跳。”修一高兴的说道，而浩一脸有难色，毕竟以后是一国之君，怎么能学女人跳舞呢？但是这又是母后亲自教导，机会可能只有一次，真是人生中最难选择的一次。

“怎么了？浩一不想学吗？没关系，你就在一边看着也行，或者你想去做别的事也行。”看着浩一为难的脸色，雪紫虽然不明白他内心的激烈思想斗争，但是还是要告诉他，跳舞不是强求他一定要做。

“我先在一旁看吧。”离开，才不要，母后跳舞，从来就没有看过，只是从别人的口中听过，这样的机会怎么能离开呢？

“修一，等会你跟在我身后学几遍，然后我在帮你看看哪里没有跳对，你觉得好吗？”雪紫温柔的对修一说道。

“母后怎么说孩儿就怎么做，一切都听母后的。”温柔的母后，修一的脸上洋溢着幸福。

口中唱着民歌，卡准节拍，雪紫带着修一翩翩起舞。

“母后，你等会儿，我去去就来。”浩一在一旁突然开口说道。雪紫虽然不明白他想做什么，但是在浩一出去后，也只是数着节拍，教修一一些基本的动作，而修一学的也很高兴。直到浩一回来，看见他身后跟着一个怀抱琴的女子，雪紫才明白他原来是去找琴师，对他一笑，表示明白他的用心，然后对着摆好琴已经坐好的琴师唱了一遍歌曲，琴师就找到了音高和节拍，手指拨弄着琴弦，美妙的音乐就出现在旭日宫中。

上完早朝，紫吹带着许淼一起回到旭日宫时，就看见雪紫和两个小孩一起翩翩起舞，她们跳的是那么的高兴快乐，如果浩一和修一要

真是自己和雪紫的小孩，那该多好，自己的妻和儿子就在眼前其乐融融，那应该就是自己想要的幸福。

“紫，看谁来了。”虽然眼前的画面还想多看，但是看见雪紫额头的汗珠，担心她的身子，紫吹只好出声。

“淼表哥，你怎么来了？”看见许淼，由于习惯而开口喊出了表哥，但说完才发觉到错误，让雪紫有点不好意思。

“太子妃娘娘这样的称呼，让下官惶恐，下官来，是因为太子殿下说娘娘想去下官府中，希望一起同行。”现在不比以前，谨慎一点好些，免得落人话柄。

大家一起来到许淼府中，在大厅里喝茶，等下人去找来心岚和静闲。

最近都没有睡好，一早醒来，心岚已经习惯去樱树林，看着满园开满樱花的树，思绪总会回到以前，记得小时候，因为身体虚弱而常常生病，父母和奶奶都很担心，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床上度过，但家里的生意做的很大，而父亲又是独子，所以特别的忙，连带母亲和奶奶都忙，陪伴在身边的往往是丫鬟和管家，所以多数时间是默默的看着天空和眼前能看见的一切。

记得母亲的娘家是有权势的官家，所以每次春节母亲都会在父亲的陪同下一起回娘家，回来后，母亲总是会提到一个名字‘许淼’，是母亲哥哥的儿子，母亲说到他时，脸上总有一种骄傲的表情，父亲脸上也流露出欣赏，每当此时，心中就会增加对这个从未谋面过的表哥的恨意，也更加的对自己身子虚弱多病而痛恨，如果不是这样的身子，也能成为父母口中夸耀的儿子。

终于，七岁那年，父母在心岚固执的要求下，带着他一起回母亲娘家过年，外婆看到心岚时，泪流满面的直抱住他说：“心岚，我可爱的外孙，还以为今生外婆不能看到你了。”

最后，在母亲和父亲对外婆说这次会多住几天后，外婆才慢慢止住泪水，因为外婆只生了三个儿子一个女儿，从小就对唯一的小女儿

特别的宠爱，当初如果不是舅舅和外公，可能母亲不能嫁给父亲，因为隔的远，外婆不放心，当母亲生下自己时，外婆已经身体很差，不能远行，知道女儿平安生下外孙，是既高兴又担忧，因为知道了唯一的外孙身体也不好。

看见许淼第一眼时，早已被深深吸引，然而多年的嫉恨蒙住了双眼，没有看清一切，从父母口中早已知道有这个身体不好表弟的存在，所以特别的关心照顾，但心岚却毫不领情，对许淼家后面山上的樱花林特爱，以前常听母亲提起，虽然现在还没有开花，但走在树下脑海可以想象花开满树时的情景，许淼并不因为心岚的冷淡而离去，总是默默的陪在身后，虽然不明白当时他心中的想法，但是也不好说什么，不然更加的显出没风度。

直到，一天在樱树林，居然遇到了几个流窜的强盗，当时，手无缚鸡之力的心岚，身边也只跟随了几个丫鬟和下人，第一次面对这样的情景，早已被吓的不知所措，这时，跟在身后的许淼却走到他的前面，果断的对丫鬟和下人说道："你们快带着心岚离开，回府中找人过来，我先挡住。"

听许淼说完，强盗也忙攻过来，丫鬟和下人忙抱起呆住的心岚跑回府去找救兵，看着许淼比自己高不了多少的身子，灵活的和对方搏斗着，心岚内心感慨太多，后来府里的侍卫赶去支援回来时，心岚终于在看见骑在马背上受了伤的许淼时，才放心一颗紧张的心，但是还是为他身上的伤痕担忧，从此就总是和许淼在一起，害的外婆还在饭桌上打趣的说，干脆让心岚一直住在这里，不要回去了。

回到家里后，吵着闹着要学武，最后，在奶奶的疼爱和父母的妥协下，终于同意了，用心的学习和锻炼，身子也一天天的强健了起来，春节时，和父母一起回母亲的娘家，和许淼切磋武艺，以不分输赢而结束，知道是他故意让的，内心很是高兴，后来知道他要去清水书苑学习，也跟了去，才知道不能进去，只好在别的书苑学习，许淼

知道后，常常出来看望照顾自己，真希望能永远的和许淼表哥一起生活下去。

许淼是一个很喜欢浪漫的人，总爱去烟花柳巷不知寻觅什么，有一次，他带上心岚一起去，看见许淼来找自己，心岚的心是特别的高兴，当在青楼里，看见许淼和身边女人的欢笑，心岚觉得心特别的难受，假装着也跟身边女子谈天，但心却痛的怎么都静不下来，随便找了一个借口，仓皇的离开，在反复不断的思索和揣摩下，明白了对他的爱。

原本以为只要守在他的身旁就可以了，直到传来他要娶妻，强颜欢笑隐瞒真心去向他祝贺，但是心太难过，觉得活着是那么的累，一次，舅舅的相邀，只好去住几天，看着府中的一花一木，脑中总是浮现出小时候两人的情景，但已经回不去那段时光，真是触景伤情，找了一个偏僻的角落，为这段从来就没有开始过的恋情而默默哭泣，以为一切都能随泪水而去，却从未曾离开，后来不知什么原因，他去退婚并且辞官在枫城的皇家书苑做一名夫子，但知道时，心中的喜悦是不能用言语形容，不顾父母的反对，也来到枫城开了一家茶楼。

回想往事，真是感慨太多，如果没有雪紫的出现，可能和许淼永远不会有交集，该满足呢？还是在贪心点呢？但又害怕贪心的背后是永远的不能相见，那也不是能接受的，难，太难，为什么要有这么多困难呢？而且许淼在京城自己的府中为什么要栽种大片的樱树林呢？难道他对自己也有心，还是无意呢？就在心岚沉侵在往事和烦恼中时，身后传来呼唤声。

“心岚，我知道你在这？”雪紫的声音从远处传来，心岚收起所有的思绪，才着声音的地方走去，远远就看见了雪紫和紫吹，他们身后站着心中最爱的许淼，他们身前却站着两个小孩，小孩？！谁的？疑惑中已经来到了众人跟前，行礼并说道：“草民参见太子殿下和太子妃娘娘，千岁千岁，千千岁。”

“心岚，你我的交情，不用这么见外。”雪紫忙过去扶起心岚。

“娘娘始终是娘娘，草民不敢高攀。”现在也今非昔比，多年生意场上的往来，心岚明白该注意的礼仪还是不能废，当看清一个小孩长的和紫吹一模一样时，心中很是震撼，怎么回事？这两个小孩是太子的儿子吗？那雪紫要怎么办？

“母后，他是谁？”心岚是谁？怎么不认识呢？但是看母后和他的关系应该不陌生啊，修一心中疑惑，口中一下就问了出来。

“修一，这位曾经是我的表哥。”应该这样介绍心岚吧，雪紫心中想。

［正文:第六十一章］

“那就是表舅舅了，为什么原来我都没有见过呢？”修一心中觉得奇怪，记忆里有雪延舅舅、白哉舅舅和齐雾舅舅，虽然齐雾舅舅是皇爷爷，但他从来不准自己和哥哥喊他爷爷，只准称呼舅舅，虽然不明白他老人家的心思，但和哥哥两是乖宝宝，所以也只有照做了。

“修一，你又忘了哥哥的话吗？”看见母后脸上出现为难的表情，浩一忙开口。

“哥哥，对不起，我只是好奇而忘了。”修一因为哥哥的话，发现母后的脸色，忙道歉，同时心中下定决心，以后不在犯相同的错误。

摸摸修一的头，雪紫看着心岚好想问，但是人太多，真是急死人。

“民女见过太子和太子妃娘娘。”听见好象是雪紫的声音，静闲忙寻来，一看还真是她，没有看见漆君，心里是既安心又有点失落。

“静，怎么说你也是我认的姐姐，怎么还如此多理呢？而且这只是私人相聚。”雪紫扶起静闲，心中同时在想：如果没有逃脱，难道以后在皇宫里，是不是见到皇上的每位妃子都要行这样的礼节呢？

“难得聚在一起，今天我做东，请大家去飘渺楼。”来的路上听到路上的人说了这个名字，感觉很好，难得有此机会大家一起去看看，如果不发生奇迹，明天就只有乖乖的做紫吹的新娘，雪紫心中想到。

“飘渺楼？京城有这样的地方吗？”太久没有住在京城，几时建了一个这样的楼，紫吹边说边想着。

“去了就知道了，大家一起去吧。”雪紫一手拉着心岚，一手拉着静闲就朝着大门走。

“母后，我也要牵。”看着雪紫拉着别人先走，修一和浩一吃味的跑上去，分开，然后一人一边的拉着雪紫的手。

“你们两个，好了，以后不可以这样做了，多没有礼貌，知道吗？”雪紫认真的对修一和浩一进行现场教育。

“是，母后。”只要母后高兴，怎么做都可以，但是母后是属于我们和父皇的，别人不能来抢，修一和浩一心中想着。

看着走在前面的一个大人两个小孩，因为修一和浩一那谜一样的身份，紫吹是既高兴又担心；许淼、心岚和静闲因为两个小孩喊雪紫母后而诧异，不明白雪紫何时生了小孩，而且怎么看雪紫都不会是一个生有这么大两小孩的母亲，真是不明白。

来到飘渺楼前，大家都因为太过惊讶而在楼前呆住，飘渺楼，飘渺楼，怎么就没有想过这样的名字可能是青楼呢？雪紫却带着浩一和修一走了进去，紫吹忙跟了进去，心岚他们也随后走了进去。

“哟，不知什么风吹来的贵客啊，姑娘们才刚刚睡下不久，各位还是晚上早点来，一定给各位叫最漂亮的姑娘。”嬷嬷模样的妖艳中年女子边说边走了过来。

看着楼里到处轻纱随风飘动，真是美啊！雪紫都看呆了。

“娘，她说的是什么姑娘啊？”因为在来的路上，雪紫的交代，修一和浩一现在都称呼雪紫娘，而修一因为不明白，所以开口问雪紫。

“姑娘？现在你们还小，以后就懂了。”听到修一天真的声音，雪紫忙寻找好的借口，但临时怎么都想不出，只好以他还小为理由敷衍他。

这样的回答就跟没有回答一样，修一还想开口问，但看见浩一的表情时住了口。

“我看我们还是去别的地方吧。”雪紫不好意思的忙对大家说道。

“各位走好，晚上记得早来。”飘渺楼的嬷嬷忙说道，转身就想上楼去，看见迎面一人，有点惊讶的说：“飘，你怎么起来了？也不多睡一会儿。”

“嬷嬷，这几位？”昨晚商讨一晚没有结果，大家到早晨才离去，睡下没多久，楼下传来说话声，隐约中好象有她的声音，是她吗？几百年的等待，甚至可以说是近千年的等待，每次的希望都换来失望，今早大家也是在争吵中不欢而散，这样的情况还要持续多久，大家都不清楚，因为不了解也就不明白，反正也没有什么睡意，起身穿上衣服，开门出来看着楼下，在随风翻飞的轻纱后，她的声音依然是那么的动听而迷人，不由得快步下楼，就怕再一次的错过，寻寻觅觅近千年，越接近越紧张，那张脸？是她吗？真的是她吗？痴痴的眼只能装下她，可是她却没有看着他，心碎、心痛……为什么呢？为什么？做的所有都是为了她，然而找到她，她的无情刺痛了他内心的一切，好，太好了，因为你喜欢，所以才有想保护的欲望，但是你的无情，那就由我的双手来毁了它。

随着飘渺楼嬷嬷的话，雪紫回头看了一眼来人，好美，世间有如此美的人儿吗？除了紫吹、浩一和修一，其他人都被来人的美而迷惑。

“走吧，大家。”雪紫的声音及时的唤回大家丢失的魂，一起离开。

还是放不下她，冷冷的声音对飘渺楼的嬷嬷说道：“薏，派人去联系他们，同时让人去调查刚才哪个紫衣女子的身份。”

“是，楼主。”飘渺楼嬷嬷薏马上严肃的回答，虽然不明白，但是知道楼主一直在找人，忙去做他交代的事，不敢耽搁，多年的相处，虽然对楼主不是很了解，但是不小心很容易丢失性命，想起多年前，楼主突然来到村里，在众多村民中挑选出自己时，那时还很高兴，但马上就高兴不起来了，对楼主那喜怒无常的性子根本就是让人心生恐

怖，他可以前秒钟高兴而后秒钟杀人于瞬间，一点都不能大意，而且也不能过问，一直不明白楼主明明是男子，平时却喜欢做女子打扮，但楼主的朋友也是高深莫测，不想了，先做好楼主交代的事。

坐在窗口看着外面，沉侵在记忆里的往事中，看着这样的楼主，薏真不敢进去打搅他，在外面左右为难。

“进来，有事就快说。”薏的到来早就发现，思绪被打断，飘的心情变的很不好，说话的语气里多了些怒气。

“回楼主，已经查明女子的身份，是宰相失踪的女儿优雪紫，而且明天就要嫁给太子了，听说明天既是太子的大婚也是太子登基的日子，所以明天后也就是渺国的皇后，然后……”还想接着说，却被飘打断了。

“出去，你给我滚出去。”她居然要做别人的新娘了，那自己的寻找和等待呢？飘心情大怒的吼道。

“咦！怎么了？难道我错过什么了吗？”千年的相交，还是第一次看见飘发火的样子，明明早晨才分开，他又来邀请，麒有丝困惑，忙赶了过来，却看见这样的情景。

“怎么了？飘，你的脸色怎么这么差？”在麒说话时，霖已经从窗外飘了进来，明明早晨才分开，难道出什么事了吗？

“我没事，只是想告诉你们，我决定站在你们这边。”飘尽量冷静的说道，怕眼前两人起疑，毕竟大家相处了那么多年。

昨晚还坚定的反对，仅仅分开没有多久，飘就改变心意，一定发生了什么，麒和霖用打量的眼神看着飘，希望能从他的脸上看出什么，飘尽量的保持着，不流露出内心的想法，时间仿佛停止，过了好长时间后，麒慢慢说道：“什么时候动手？”

“给我几天时间。”刚才互相对视时，一个念头在飘的脑海里闪过，但是需要时间。

“许和申都快进京了，等他们来了，我们这边就有五人了，那边才四人，不足为惧，那等许和申来了，我们在商议，我还想去找

找。”找，找，找了这么多年了，已经不抱希望了，但是还是想找到她，霖说完就从屋里消失了身影。

“我也要去找找。”只不过希望是自己先找到她，她是遥不可亟的存在，要求不高，能呆在她的身旁就够了，麒想着也一晃就消失了。

看着窗外的一切，飘更加的坚定内心的想法，对，她是属于我的，谁都不能抢，如此想着口中念念有词，突然，一个女人出现在屋里。

“主人，有何吩咐。”女人忙跪在飘的面前恭敬的低头等他的命令。

“传我的口谕，明天你们要想尽一切办法给我把太子妃悄悄的偷换出来，不能被人察觉，你回去准备吧。”飘平静的说道。

“是，那把她带去哪里？”太子妃？！女人心里有疑惑，悄悄偷换出来，还要不被人察觉，几时主人这么在乎过，主人一向是直来直去，几时在乎过别人的眼光，但是不能触犯他的底线。

“带回思思院。”思思院，也是她取的，那里她应该会喜欢吧，飘心中想着尘封的往事。

“是。”女人眼里有疑惑，但是嘴里还是回答是，如来时一般的消失在空气中。

而离开飘渺楼后，紫吹总觉得心绪不宁，老觉得要发生什么事，于是强行带着雪紫、浩一和修一回皇宫，回到宫里让雨陪在雪紫身边后，就匆忙的找轩去了。

“轩，你知道有什么方法可以知道两人是不是父子的关系吗？”紫吹看见轩就问。

“这个有点难，不过，过几天，我父亲要来京，我帮你问问，他应该知道。”回到宫里时，就听说了，太子的双胞胎儿子来到了宫里，而且怪异的是，两小孩都喊雪紫母后，而且宰相府里发生的一切也不可思议，但自己却记得很清楚，回来后，就传给了父亲，父亲？！现在的轩也有点不确定了，感觉应该不久就能都明白了。

[正文:第六十二章]

当人有心事时，时间要就是飞快流逝或者让人觉得漫长，坐在花轿里，雪紫真希望时间能停下来，但是外面锣鼓喧闹声和轿子的行驶都提醒着她，那样的想法根本就是做梦，回想起，一早就被送回宰相府，被人穿上大红的新娘衫，盖上红色的头巾，宰相是流着泪扶着自己上花轿，而没有看见延，思绪飘飞，花轿停了下来，听见外面好象有骚动，掀开轿帘，却被眼前的景象吸引，只见迎亲的队伍和两旁的人都静止不动，而迎面却过来一队身穿大红也敲锣打鼓的队伍，而且中间也抬着一顶花轿，就在雪紫还恍惚中时，已经换了花轿。

一切象梦，发生太突然太快，等雪紫清醒过来时，身边居然陪着的是幻夫子。

“夫子，这是怎么回事？”到底发生了什么，身上依旧穿着红衣，但现在却不知身在何处，雪紫心中强烈的感到不安。

“小姐，先换了衣服，我带你去一个地方见一个人，你就会明白一切。”哎！怎么会这样呢？真是的，如果不是夫人略有察觉，就要发生有始以来最大的战争了，幻想到都觉得太可怕了。

换好衣物，随幻夫子走了出去，眼前真是美景，山清水秀，一片祥和，如来到人间仙境，只见幻夫子手一招，一会儿就飞来一只仙鹤落在雪紫面前，不明白的看着幻夫子，心中想不会是让我坐上去吧？

“小姐，请坐。”幻夫子扶着雪紫坐上了仙鹤，仙鹤随即飞了起来，吓的雪紫抱紧仙鹤的身子，闭上眼，不敢看下面，但幻夫子的声音却出现在耳边：“小姐不用怕，小鹤看见小姐只是有些高兴而已，你不用抱的那么紧。”

慢慢的放开手劲，睁开眼，吓了一跳：“夫子，你怎么……”

“小姐也会啊。”如果小姐不是失忆，这种小小的法术怎么会难倒她呢？幻夫子心中想到，但是没有说出来，因为现在即使说了，也不知道怎么跟小姐解释。

而飘渺楼却充满了暴风骤雨。

冷眼看着跪在眼前的女人，飘真想一掌杀了她，这么一点小事也办不好，但不能这么做，这样做被她知道，她会离的更远，女人有些害怕，这样一言不发的主人还是第一次见到，不明白他会怎么处罚自己。

“皇宫还没有发现太子妃失踪了吗？”飘的声音如鬼魅一样在空气中响起。

“影假扮了太子妃，皇宫不会发现。”女人如实回答道。

“你回去吧。”听到飘的话，女人一下就消失了，伸指掐算，原来如此，飘也瞬间从房里消失。

皇宫这边就好象什么都没有发生一样，照常举行着婚礼，就在夫妻要交拜时，紫吹一剑指着雪紫的喉咙，大家对这一突变都吓到了，紫吹冷冷的说道：“说，你到底是谁？你们把雪紫怎样了？”

“哈哈哈哈，难道你自己都不知道娶的是谁吗？”雪紫大笑，新郎居然问新娘是谁？真是天大的笑话。

“皇儿有话好说，把剑放下。”皇上被吓出一身冷汗，说要娶的是他，现在却用剑指着对方，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满朝大臣还看着，而且宰相也在，他怎么能不三思而后行做出这么冲动的事呢？

“她不是母后？”就在僵持间，修一站出来手直指雪紫说道。

大家都糊涂了，母后？这小孩是谁？修一一眼看见了宰相大人，忙跑过去抓着他的手说：“外公，她不是母后，你不是最疼修一了吗？她真的不是母后。”

看看拉着自己手的小孩，长的真像，就如女儿当年一样，但是怎么能相信呢？女儿怎么可能生有这么大的小孩啊，可小孩的眼睛里却很真诚，哎！可怎么看哪里站着的就是好不容易找回来的女儿雪紫啊。

“外公，舅舅呢？舅舅一定能知道她不是母后。”怎么忘了雪延舅舅呢？

“哈哈哈哈……”大笑后，雪紫出声说道：“对，我不是，但你们怎么知道的呢？”

想这一生扮谁，还没有人能分辨谁真谁假，今天既然坏在凡人的手里，真是没有想到。

“直觉，从你站在我身边，我就觉得你不是。”紫吹冷冷的说着。

“是吗？直觉？！”假雪紫边说着边转身对着紫吹说道：“那我也可以告诉你，你以后应该都见不到她了，你就死了这条心吧。”

说完，就在众人眼前消失了。

啊！难道遇鬼了，但大白天的哪来的鬼啊，但众人都被女人的消失而吓了一跳；惟有太后站起身，准备回宫，但是心里却想着：算你好运，不然今天可就是你明年的忌日。

“母后，你要回宫了吗？”皇上看见太后站起身，忙问道。

“难道想我留下来丢脸吗？”甩袖，转身离去。

看着太后的离开，紫吹的眼里散发出浓浓的杀气，心里却想到：难道是她做的，最好不要被我查到任何的蛛丝马迹，不然这次我怎么都不会放过你。

看着这样的情景，皇上却只有在心里叹气，为自己多年的软弱、无能为力；最后紫吹还是登基做了渺国皇上。

仙鹤缓缓的落下，走下来，随着幻夫子一起前行，这样的地方根本就是仙境，难道又是做梦吗？看着周围，雪紫反而觉得有种不知真假的感觉，来到一座华丽而庄严的宫殿前，雪紫有些犹豫该不该在继续前行。

“小姐，难道你把这里也忘了吗？”感觉到雪紫停住，幻夫子回头看着她说道。

“小妖见过幻总管，娘娘知道小姐回来了，特命我们出来迎接。”两个长相清秀的女子瞬间就来到雪紫和幻夫子面前行礼并说明来意。

“九大护法呢？”娘娘还是如此神通，原本想给她一个惊喜，看来是失算了，幻边想边问。

“小妖不知。”两女子忙回道。

“你们带小姐回房先去换一套衣服，然后在带小姐过来，我先行一步。”幻说完就进去并瞬间消失身影。

“小姐，请随小妖来。”小姐的身份可是很尊贵，两小妖真怕伺候不好，小心翼翼的陪着，然后帮雪紫换好衣服，真好看，这套可是娘娘刚才过来亲手挑选，从来到宫里就没有见过娘娘的笑容，但是娘娘挑选衣物时却笑了，两小妖帮雪紫换好衣物，再梳理一下头发，就带着她去见娘娘。

“能问问，你们说的娘娘是谁？”从开始就对她们口中的娘娘很是好奇。

“小姐，一会儿你就能见到了。”娘娘可不是随便能说的。

“站住，你终于来了。”一熟悉的女声从后面传来，雪紫忙回头看过去，吓了一跳，她是谁？为什么和自己长的一模一样？看着她就如在照镜子般，而且声音也一样，突然想起好象在梦里见过，有些迟疑的问道：“我们见过，对吗？”

“怎么了？我就是你啊，难道你忘了吗？”女子边说边向雪紫走近。

“你是我？我不懂。”雪紫摇着头说道。

“怎么？哪老妖婆没有告诉你吗？”哪可恨的老妖怪，利用完了我，就想消灭掉，怎么可能让她如意算盘成功呢？也不想想我是谁？我可是优雪紫，和雪紫长的一样的女孩说道。

“小姐，小姐，你在哪里？”从远处传来呼喊声。

“不要告诉她们见过我，知道吗？还有你们两个也给我记好。”女子说完瞬间消失。看着眼前空空的，没有一人，雪紫觉得自己一定是来到了一个妖魔鬼怪的世界，不然人怎么能凭空消失，太怪异了，不然就是在梦里，才能亲身经历一切。

转身想跟着两小妖一起去见娘娘，身后却传来呼喊声：“等等，小姐，你又想跑到哪里去。”

声落人已经来到雪紫身边，并且一手抓住雪紫。

“请小姐饶恕小仙，小仙不知小姐已经回来。”一白衣女看清雪紫后，马上就跪下请罪。

“你家有几个小姐啊？”小姐，白衣女口中要找的小姐，应该是刚才消失的那个吧，但是她看见自己也称呼小姐，她家到底有几个小姐啊，不要所有都跟自己长的一模一样，雪紫心里想。

“小姐怎么会这样问呢？只有小姐你啊。”白衣女不明白雪紫在说什么。

“可是你刚刚不是在寻找另一个和我长的一模一样的小姐吗？”

“小姐看见她了吗？那能不能告诉小仙她朝哪跑了，小仙找她有急事。”白衣女用哀求的眼神看着雪紫。

“那个方向，可是……”雪紫边用手指着女子消失的地方，正想在问别的时，白衣女却转眼消失了。

“算了，我们走吧。”回头对两小妖说道，并一起向前走去。

［正文:第六十三章］

来到一个如仙境般美丽的花园，百花盛开，仙雾缭绕，身在其中真会有种错觉，仿如仙人。

“娘娘，小姐来了。”两小妖恭敬的对着空无一人的花园说道。

突然，眼前出现两人，一人是幻，另一人全身散发高贵而慈祥，看见雪紫时情绪马上变的特别激动，抱着雪紫，口中不停的说着：“女儿，我的女儿，都是我的错，都是我的错。”

“娘娘，小姐才回来，还什么都不知道，你可以慢慢的告诉她一切。”幻看出了雪紫的手足无措，忙说道。

“对，你说的对，我只是太高兴了。”唯一的女儿，当年的离家出走，只留下一个字，做母亲的却什么都不知道，为什么她要离家呢？找，到处找，却还是没有消息，好不容易见面，试问一个深爱着女儿

的母亲在见到女儿时，怎么会不激动呢？拉着雪紫的手，双眼紧盯着她看，久久才说道：“忘了吗？但那是我的错，眼里的疑惑你等会就知道了，来，我带你去一个地方。”

瞬间身子飘到了空中，看着脚下河山，心中真怕掉下去。

“还记得第一次，我带你学飞行术吗？”贵妇说完看着雪紫，摇摇头表示不知道，接着说：“哎，看我也是老糊涂了，怎么忘了你什么都记不得了。”

快速的飞行，降落来到一座高山顶，贵妇放开雪紫的手，看着远处说：“那就是渺国，知道它的来历吗？想想过了也有千年了，当初它还是一个小国，随时都可能被别国吞并，天下一片混乱，原本有人提出灭了，再重建一个，但是我反对,去到人间，帮渺国出谋划策一统天下，但因为不知为什么？却使得渺国出现了一个怪物，一直都不知到底出在哪里，上次去寻找你时，才无意发现了它存在的地方，其实你在宰相府失踪后，没有多久我就找到了你在花花楼，因为我的私心，不想让你在呆在凡间，所以悄悄的灵魂出窍教你仙术，没有多久你就领悟了一切，选了一个日子，打算带你一起飞身回天，谁知失算，你的大部分魂魄都错了位，投胎去了别的空间，身里只留下了一点魂魄，我施法让你活着，等，终于等到了另一个好日子，为了不在失误，我选择了死亡，然后为你回来做法，谁知你身体留下的魂魄却离开了你的身体，只好带着你别的魂魄一起回了仙界，但是两次的施法，让我没有能力去带你回来，才派幻去，原本上次那个怪物虽然不死，但是也会元气大伤，谁知你离身的魂魄却去救活了它，如果当初找到你时，没有存有私心，你也不会这样，而且那魂魄里有着你所有的记忆，最近也不是很稳定，不知她到底想做什么，你去见见她吧。幻，带她去。”

“是。”拉着雪紫的手，心想着去处，身体瞬间随着动了起来，去到想去之处。

“小姐请进。”走进去，看见一条链子套着一人，听见脚步声，那人抬起头来，看见是雪紫开口说道：“她都告诉你了，但是你知道吗？所以的一切都是因为她，不是她，也不会出现今天的你和我，都是因为她，她还想抹去她犯的错误，真是荒谬，哈哈……”

女子的情绪越说越激动，最后放声大笑。雪紫伸出手握着她，却瞬间都明白了，开口说道：“我能体会你曾经的伤痛，也能明白你曾经遭受的一切，对不起，都是因为我的忽视，以为一切都随着岁月而消失遗忘，对不起。”

抱住女人留下眼泪，女人因为雪紫的话，而停住了笑声，惊讶的看着她，然后慢慢的露出笑容，最后身子变的越来越淡，最后全部都回到了雪紫的身上，这时的雪紫在和女人相握时，就明白了一切，都怪当初的任性，但重来一次也还是会这样选择，不会后悔。

收起思绪走出去，看见幻说道：“幻，真是给你添麻烦了，带我去明镜湖，你为我护法。”

“是，小姐。”说完，幻就带着雪紫进了明镜湖。

看着熟悉的一切，还是和当年的离开一样，来到湖边，心中念着口诀手一挥，湖面却没有变化，哪里出了错呢？做的都和原来一样啊，真身就藏在了湖里，所以谁都想不到也找不到。

“小姐，我们不如去找娘娘。”幻从雪紫的动作中明白了。

“也只好如此。”只有寻找母亲了，幻带着雪紫去宫殿。

看见里面站着情如兄长的九人，雪紫心中很是感动，他们一定因为当年的离去而担心到处寻找。

“紫。”众人看见紫，眼里都有激动和不敢相信，害怕一切是梦，喊出久违的名字。

“对不起，让你们担心了。”雪紫从容的说着。

“不，只要是为了你，我们愿意。”她就是心中的女神，为她做一切都值得。

对着大家一笑，说道：“我母亲呢？”

“娘娘应该在百花园修行。”不在大殿就只有那里了，幻说出猜测。

“我们去。”

百花盛开，香气迷人，走到深处，看见母亲闭眼坐在花丛中。

“母亲，你没有告诉我一切。”不知母亲到底想隐瞒什么，当年也问过，但她总是不开口，这次她能都说出来吗?

睁开眼，看着雪紫好久，才说道：“记得开始只有仙界和妖界，大家都一起生活的其乐融融，每天都生活在快乐和无忧无虑之中，不知世间还有别的感情，直到，妖界的大王不在满足于只掌控小妖们，对仙界发生大的进攻，当时血流成河，死伤无数，最后仙界胜利，用符咒束缚着妖界大王，当时两界都损伤严重，在和护法商议后，决定建一个新的地方安置死去的灵魂，于是有了人间，但因为灵魂的本质，有的人还是可以经过修炼而长寿，或者成仙，就在一切都上了轨道时，才发现妖界大王的灵魂早离开身体藏在人群中，寻找是很困难，这时又传来人间开始了大战，于是，我只好隐藏身份来到人间，帮当时的渺国出谋划策一统天下，顺便寻找妖界之王，虽然最后找到了他，但是没有想到，却是在我怀上你而生下你以后，在一次无意中发现了你的父亲就是妖界大王，原来人间的大战是他一手策划而发动，而且为了报复我，他是故意接近我，你也是他计划里的一颗棋子，他还制造了一个大怪物，就是渺国的皇后，也是现在渺国的皇太后，当初我知道真相后，抱着你回到了仙界，给你全部的爱，是希望能弥补你缺失的父爱，但后来你悄悄的离去，我后悔、伤心、难过，寻找了好久好久都找不到你的一点消息，只好再次封印身上的仙气而去人间，希望能再次和你父亲相遇而找到你，不知是好运还是厄运，我和你父亲妖界之王再次相遇而在一起，你的哥哥其实根本就不是我和你父亲的儿子，因为我和你父亲的身份决定了我们都只能有一个孩子，那就是你，直到你消失后，我的仙气恢复，找到你隐瞒起来的灵力，但是不想你受苦，所以想悄悄的带你回仙界，后面的你都知道了。”

“母亲，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呢？”雪紫抱着分别多年的母亲，接着说：“那父亲知道吗？”

“我不清楚，我想以他的法力应该早就发现了吧。”孽缘，不知和妖界之王的孽缘何时才能结束，怀抱女儿，心里想着。

“母亲，为什么你不能和父亲坐下来好好的说说呢？”不明白母亲多年来心里是怎么想的，但自己的出生不就证明了两人之间还是应该有爱，那为什么不好好的聊聊呢？说不定是有什么误会呢？

“以后在说吧。”有女儿说的这么简单，就不会发生大战了，当时两界都是被破坏的面目全非，而且无意中听到他和属下之间的谈话，能相信他吗？不，不能在一次接受欺骗，只要女儿好好的在身边就可以了。

“母亲。”看着母亲的表情，雪紫知道她根本就是敷衍自己，不依的唤到。

“我答应你，一定会好好想想，这次你是因为幻才能到仙界，但你的真身呢？”有点担心，女儿的凡身在仙界是没有安全，而且最近妖界也有些动荡，凡身的女儿，谁都可以伤害她。

“母亲，我的身体被我封在了明镜湖里，但是现在我却打不开湖面，不知母亲可有什么办法吗？”雪紫说出当初藏身的地方。

“什么？怎么会这样呢？”听完雪紫的话，脸色大变，那个地方可以说是仙界和妖界的禁地，而且要打开湖面必需要两界之王一起念咒语才能打开，而现在妖界之王身体还封在仙界，但不想在面对他，而且去求他，他会答应吗？但是女儿的身体却困在里面，如果不拿出来，就要看着女儿的灵魂不断的附在别人的身体重生，或者永远是灵魂，不对，好象忘了什么，努力思索，有了，女儿现在的身体也是和妖界之王一起创造的，女儿身上本来就有仙气和灵性，只要重新修炼应该就可以了，忙带着雪紫去到仙湖，让她泡在其中，教她口念心诀，突然，雪紫口吐鲜血，吓的忙把她扶出来，手搭在她的脉搏上，咦！怎么会这样呢？

[正文:第六十四章]

送雪紫回房后，雪紫的母亲也就是仙界的娘娘绛来到封印妖界之王灏的密室，看着了无生气的身体，绛眼里流出了泪，为太多的事而伤心难过，伸手摸着灏的脸，心里想着尘封的往事，不明白当年他为什么要掀起战争呢？明明就是相爱的两人，到底是哪里出了错呢？刚才雪紫在湖里口吐鲜血时，摸她的脉才发现她有了喜脉，这到底是为什么？暗示着什么吗？还是又酝酿了什么呢？明明是仙界和妖界的主管者，为何对女儿的命运却感到太多的无能为力呢？掌握一切，却握不住女儿的一切，好象冥冥之中有着什么？

“娘娘？”幻担忧的声音从后面传来。

“没事，看见雪紫就特想来看看他。”擦干眼泪，绛转回头看着幻，觉得应该是有什么事，她才会出现在这里。

“小姐的九护法都回来了，娘娘要见见吗？”

“不，让他们都回去。”现在谁也不想见，要独自好好想想，危机中不是也有转机吗？一定能找到得。

渺国宰相府里，宰相优翔看着和延一起玩的修一，心里却太多感慨，真想不明白，为什么会出现雪紫的儿子，原本以为终于可以离开人间和妻女相见，一家团聚，却出现意外，只好停住脚步，千年以前，妻子和女儿莫名消失，当时还一头雾水，想追回仙界，也是一件棘手的事情拖住了脚步，妻子第二次来到凡间，相遇到相爱，不是偶然，是预先知道加精心设计，巧妙安排，谁知一个不注意，女儿失踪，妻子假死回到仙界，但女儿的下落却没有消息，女儿出现后，等待着适当的机会，原本在大婚上女儿的失踪是一个好机会，谁曾想到外孙却出现，哎！何时才能不在分离一家团聚呢？真是想不明白。

“外公，来，一起玩。”看见外公皱起了眉头，修一体贴的跑到优翔的身边，拉着他的手说道。

“不，外公年纪大了，跑不动了。”被修一打断思绪，伸出另一只手摸着修一的头说道。

“外公，母后去了哪里？”修一抬起头，一双天真纯洁的大眼睛看着优翔。

“修一想母后了？”孩子的表情让优翔的心里有些难过，孩子总是需要母亲的关爱，而这一次雪紫的离开，不知道她什么时候才能来到人间，自己能等到，但修一和浩一还能见到吗？不知道，也不清楚。

“外公，我们一起去找母后吧，我看见母后了。”修一说完，象想到了什么，脸上露出了笑容。

“真的？！”听到修一的话，优翔有着惊讶和不相信。

“真的，母后在一个好美的地方，外公，我们去宫里带上父皇和浩一一起去。”修一说完，拉起优翔就要走。

“修一，真偏心，有了外公，就不要舅舅了。”延因为修一的忽视有点伤心，看着修一就如看到当年的雪紫，雪紫，雪紫，你去了哪里？

“我们一起去吧。”一手拉一个，修一高兴的走着，母后，修一就来接你回家了。

渺国皇宫中，御花园里，紫吹和浩一坐在椅子上，看着满院盛开的花朵，两人却心情低落。

“皇儿，你现在已是皇上，怎么可以坐在这里呢？”原本退位当太上皇后，一身轻松，谁知听太监的禀告，才知道紫吹和浩一都在花园，忙过来，一看，心爱的儿子和宝贝的孙子两人一脸忧愁，故意装出轻松的语气提醒儿子的职责，希望这样能让他暂时忘记雪紫。

“爷爷，母后，她到底去了哪里？”浩一看见是最疼爱自己的爷爷，忙开口，爷爷是一次都没有让自己失望过，这次，也希望爷爷能帮忙。

“浩一，现在你已经是渺国的太子，而且你母后也是大人，该回来的时候，她就会回来了。”消失的那么诡异，而且带给皇儿那么多的痛苦，真希望她能永远消失，但孙子和儿子却更加的痛苦，所以还是希望她能回来。

“父皇？”这样的回答，让浩一把希望放在了父皇紫吹的身上。

看着自己完全的翻版，紫吹无语，也不知怎么回答儿子的期望？虽然对浩一和修一有太多的疑惑，但是还是希望雪紫能因为牵挂两个孩子而回来。

“皇上，不好了。”轩快速的来到紫吹身边说道，但看见太上皇和太子都在，马上就改口说道：“微臣见过太上皇，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太子千岁千岁千千岁。”

“爱卿请起。”紫吹忙说道，轩的到来一定是有什么重要的事情，急切的看着他，可是，他起身后却什么都不说，难道是？看看浩一和父亲，忙说道：“父皇不是要教浩一一些君王之道吗？现在不就是机会吗？”

“来，浩一，和爷爷去书房。”看看儿子，只好带着浩一离开，一个皇上和御医之间到底是有什么不能为人知的秘密。

直到看不见，轩才开口说道：“我父亲消失了，因为太突然，家里谁也不知道，所以帮不了你。”

“出什么事了？朕能帮上忙吗？”雪紫才消失没多久，轩的父亲也消失了，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紫吹的心好乱。

“我父亲几天前就应该到京城了，但家信都收到，却没有见到他，我也不清楚。”这次的事件说不出，如果是父亲，江湖中还没有人是他的对手，这次来京，是收到好友的请贴，二十多年从来不知父亲京城里还有朋友，父亲很神秘，就连问母亲，母亲也不知道，记忆里，父亲从来没有出过家门，天天都呆在房间里，不知在忙些什么，总之，父亲就是谜。

睡醒一觉，雪紫觉得舒服多了，睁开眼就看见床边站了几个人，不陌生，露出笑容，才说道：“你们怎么都来了？”

“知道你回来后，我们就都赶回来了。”许看着雪紫，虽然有些变化，但还是能看出是紫，心中、记忆中的紫。

“我还以为你们生气，都不会理我了。”当年的行动是很草率，对他们的了解，只要告诉他们，他们一定会阻止。

“怎么会呢？你看，我们不是都来了吗？”萧的眼神一直看着雪紫，想把分开的也看回来，当初相见，就爱上她，虽然明知可能不会有结果，但是遗失在她身上的心却已经收不回。

“萧，我就知道你最疼我。”时间应该会让人与人之间生疏，为什么？在相见却觉得大家好象从来就不曾分开过一样。

“紫，你伤了我的心。”飘一脸痛苦的对雪紫说着，爱她最深的是我，为她改变最多的也是我，为她牺牲最多的还是我，一直以来都是在真真假假中隐藏真心，为什么？为什么她就是不能明白呢？飘的心里在流泪。

“我才不会相信呢？你这个花心大萝卜。”要相信他伤心，雪紫记得还不如相信母猪会上树，因为只要给母猪装上尖尖的爪子，在加上训练，它一定也会爬上树。

“你……”飘是彻底的伤心绝望，不知还能说什么。

“紫，你知道吗？许和申都做父亲了。”觉得气氛有点僵了，霖忙转移话题。

“真的吗？”看着许和申，雪紫不敢相信霖说的。

“不要听霖乱说，我没有。”申忙解释，怕雪紫误会，最爱的是她，不求拥有，但陪在她的身边就行，当年她只留下一张纸从此消失，纸上只有一个字‘情’，不懂，也不明白，天天看，反复想，最后好象明白了一点，独自去到人间，边体会不同的感情边寻找她，但是这么多年还是对她的离开不能明白，为什么当年她要那样离开呢？为什么？

“这是我儿子，紫快看，是不是和我很像？”许手一挥，空中就出现如镜子般一样，里面有一个男子，雪紫一看，只能张口说出一个“啊”，怎么会这样呢？要怎么告诉许呢？惊讶的眼神看着镜中的人，雪紫的心里却七上八下。

“紫，你怎么这么惊讶？难道你认识我儿子？”看着雪紫的表情，许的心里有疑惑，为了转开话题，雪紫忙问霖：“霖，你不是说申也做了父亲吗？那他的小孩呢？”

“看，就是他。”霖手一挥，然后指着里面的人说道。

“是他。”雪紫更加的惊讶了，怎么会这样？许的儿子是许淼，申的儿子是轩，那恩爱也是申的女儿了，如果许知道他儿子和心岚的事是我一手包办，会怎么样呢？而曾经逗恩爱的事被申知道会怎么样呢？

［正文:第六十五章］

思绪混乱，要怎么说呢？就在雪紫左右为难时，一女子冲了进来，说道：“小姐，你真的回来了，我好想你。”

“娆。”看见娆还是一点都没有改变，雪紫心里好高兴，记得她原本是一只受伤的小鸟，当时正好看见，就拣回来，医好她的伤，每天都陪着她，当她伤好时，把她放飞，让她去寻找自由，当时心中好失落，晚上，她又出现在屋里，再看见她时，高兴的过去抱着她，从此枯燥乏味的修炼中多了她的陪伴，也变的不在枯燥乏味，多年过去，她竟修炼成有了人身，再修炼也成了一小仙，当时母亲封她法号时，她居然主动提出要掌管人间的红线，看着那样的娆，心里真是又高兴又失落，当初还一直跟在身后，现在居然也能主动的提出要求，但是是她的决定，也不好说什么。

“小姐，太好了，真是太好了。”看着日思夜想的小姐，还是有点不敢相信，但是太高兴了，娆因此而喜极而泣。

“娆，怎么了？”不明白她怎么哭了。

“你这小妖太没有规矩了。”看不过雪紫对娆的关心，飘开口说道，哼！这小妖太会装了，紫太相信她了，如果不是看见那一幕，差点也被她的演技骗了，妖始终是妖，就是修炼在久也还是妖，怎么都不会忘了本性，真不明白当初娘娘为什么会想封她法号呢？而且还同意让她掌管凡人间的红线，飘是越想越气，真想一掌劈死娆。

“紫，我们还有点事，等会在来看你。”看着飘的表情，许知道他忍到极限了，再不离开，一定会出事，虽然心中有很多的疑问，但以后有的是时间，可以慢慢问，忙拉了飘离开，同时对其他人暗示眼神，于是，屋里就只剩下雪紫和娆，空气中还留有飘离去时的声音。

“小姐，我……”这件事有点难以开口，娆不知该怎么开口。

“怎么了？娆，现在没有其他人，有什么事是不好说的呢？”雪紫看着娆的为难有点不明白。

“跟我来，一会儿，你就知道了。”娆拉着雪紫就走，但出来后，娆就发现了一件事，有点不确定的问道：“小姐，你？”

“我没有法术，现在的我就如凡人。”这件事不是秘密，虽然现在只有幻和母亲知道，但是娆也是自己最相信的人，而且随着时间流逝，打不开明镜湖取回身体，可能不需要多久，大家都会知道。

“什么？”听到这个秘密，娆太惊讶了，带着雪紫飞在空中，心里却千转百回，这可是个难得的好机会啊，错过就没有了，但小姐对自己的好和信赖，多年来，就象妹妹一样的照顾，这些能舍弃吗？能背叛吗？但大王还被关在仙界受苦，当初的苦肉计难道都忘了吗？这么多年独自在仙界中生活，虽然大家表面上承认，但是心里一直记着自己妖的身份，在仙界悄悄寻找大王，但是怎么找都找不到？族人们还等着消息呢？要怎么办呢？到底要怎么做呢？但是受够了仙界那些自以为是的仙人们的清高和虚伪，但是身份还不能暴露，心中突然想到了一个方法，呵呵！小姐，不要怪我，我也是不得已。

落在一个小院，看着门匾‘红院’，雪紫想起当初取名的经过，原本是过来看娆，却看见她手拿红线在院里思索着，于是，随口说了句“娆，我看你这里不如就取名‘红院’，你觉得如何？”原本只是随口说说，没有想到后来娆还真的用了红院，想着想着就笑出了声，说道：“娆，你还没有改吗？”

“很好啊，不想改了。”当初如果不是想讨她的欢心，博她的信任，才不会用这样的名，这样一想，娆的心里的想法更加的肯定了，

在妖界，怎么说也是王爷的女儿，奴婢无数，但是在仙界呢？什么都不是？什么都没有？想着这些就和雪紫一起走了进去。

来到一个镜子前，口中轻轻的念到，一会镜中出现了人影，然后再变的清晰。

“咦！是他们？”看着镜中出现的心岚和许淼，雪紫脸露惊讶，但心里却有点糊涂了，娆让自己看他们。

“小姐认识的。”娆心里一个念头闪过，难道刚才紫说失去法术是假的？难道是对自己的考验吗？一定要小心，毕竟这么多年不见，而且当初她的离开也很诡异，让人猜不透，摸不着。

“认识。”看着镜中的两人，雪紫觉得两人间的距离好象越来越大了，难道当初做错了吗？但是错到底出在哪里呢？

“小姐，你在看看这两人呢？”娆越来越觉得雪紫刚才的话应该是考验。

“他们俩！”看着镜里的漆君和静闲，雪紫更加的惊讶和疑惑。

“第一对，如果是一男一女，他们就会是让世人羡慕的夫妻，可惜两人都是男子，而其中一个不久后就会死去，活着那个也会在痛苦中死去；第二对，明明应该是结为夫妻，幸福美满，白头到老，但现在却是女子另嫁他人，还被休了，最后进了尼姑庵，而男子却要独身到老。”看出雪紫眼中的疑惑，娆说道。

“为什么？为什么会这样？”不会的，娆说得不会是真的，不会的，一定不会的，雪紫心里不停的说道。

“第一对，他们的缘分有好几世，每次都因为同是女子或者同为男儿身，相爱却不能相守，总是在一个快娶妻或嫁人时，另一个知道后寡寡于欢忧郁中死去，而要娶妻和嫁人的知道后，也会追随而死，但两人却爱的很深，从来不会背叛另一个，即使娶妻和嫁人的一个，也是决定了在结婚前天死去，因为还想在多看另一个几眼，他们之间的爱情让天地动容，但是却从来不给他们一次机会结合，这一世，两人却有了一次结合，但也就因为那次的结合，注定了另一个的死去，虽

然我每次都很想给他们系上红线，但是却怎么都系不上，而把他们和别人系也不行，原本上世他们死后，我去求涛，他明明答应过，这世让两人投胎一男一女，但是还是两个都是男子，问涛是怎么回事？他也说不知道，他当时明明是让两人转生为一男一女；而第二对，也不知道是哪里出了错，现在我都不知道要怎么做了？明明娘娘把这么重要的事交给我，我却做不好，到底要怎么做呢？”娆一脸苦恼的说完。

听完后，雪紫的内心为许淼和心岚感到心痛，没有想到两人之间有着这么深的牵绊，但是为什么他们却不能在一起呢？到底是谁会先死去呢？想到这里，不由得开口问：“娆，那他们两谁会先死呢？”

“是他。”娆指着镜里的人说道。

“心岚！？为什么？”怎么会这样？心岚那么爱许淼，为什么会死去呢？雪紫不明白。

“自杀。”人类的命运早就安排好了，是那么的脆弱而渺小，甚至有的经不起任何的风吹雨打，娆虽然知道结局，但是也想不明白，他为什么要自杀呢？

“自杀？怎么会呢？”不能相信，雪紫怎么都不能相信这样的结局。

“以我的修为，只能算出结局，小姐，你的法术不是更高吗？你算算应该就能清楚了。”这样的小法术，对于雪紫应该是很轻松的啊，难道她还在试探自己吗？娆心里想到。

“我不是说过，现在的我就如凡人。”雪紫不明白，明明告诉过娆，现在的自己就如凡人，什么法术都没有，她怎么还这样说呢？

“小姐，你等我一会儿，我去去就来。”娆说完走了出去，哼，没有想到原本那么天真善良的女孩，也能变成这样心机深沉，好，现在就让你装，一会儿，就能让你露出狐狸尾巴。

看着娆出去，雪紫来到镜前，左摸摸右摸摸，记得第一次看见这面镜子时，特喜欢，对着母亲说想要这面镜子，虽然母亲当时面露难色没有马上答应，但是还是在镜子前到处摸着，看着镜中的自己，心

里想到这镜子能看见其他的人吗？念头才出，镜中就出现了一个好美好美的花园，两个长相俊秀的人在忙碌着，因为当时太小，于是对身边一脸惊讶的母亲说道：“他们是夫妻吗？母亲。”

“怎么会呢？他们是花童。”看见镜子里突然出现别的画面，心里有些惊讶，但是绛还是摸摸女儿的头，解释道。

“他们站在一起很般配，母亲，我觉得让他们以后做夫妻。”最近偷偷的从小妖那里知道了夫妻是什么，看着镜子里面的两个人是那么的协调，雪紫觉得以后他们做夫妻一定很般配。

“紫，不可以乱说。”对女儿的法力还是有些不清楚，但是心中的担心成真的话，就会出大乱子，绛心中明白，所以说话的语气有些重。

“不要，不要，我就要他们以后做夫妻，永远都是相爱的夫妻。”边说边跑了出去。

想到当时任性的自己，雪紫觉得仿佛就是昨天的事一样，笑笑，不知当年的那两个小花童现在怎么样了，等见到幻的时候一定要问问，雪紫并不知道危机来临。

［正文:第六十六章］

走出房间的娆其实并没有离去，而是在门外口中念着咒语，身影慢慢的消失，哼！这招可是妖界的高级法术，当时学时可费了不少的精力和时间，如果是原来的紫，轻松就能识破，好好想想，觉得有点不妥，难道要冒着被发现的危险吗？如果里面的人只是一个替身，只是来一探虚实的话，就不能轻易的行动，混进仙界得到这样的地位可不容易，这样一想，娆有点进退两难的感觉，就怕一步错就变的被动，那不就满盘皆输吗。

怎么去了这么久呢？而心岚和许淼、漆君和静闲都只能是那样的结局吗？为什么呢？这里住的不是都是神仙吗？不是掌控着凡人的命运吗？为什么娆会不能改变呢？为什么呢？这样的事不能问母亲，只能问幻了，她一定知道解决的办法，如此一想，雪紫忙走了出去，想

找娆送她去幻那里，出门后，看看空荡荡的红院，哪里有娆的身影呢？脸上出现焦急，真怕时间来不急，而使心岚自杀，为什么会想自杀呢？是什么原因呢？

其实娆就站在雪紫的身旁，看着一脸焦急的雪紫到处张望，好象真的没有看见自己，但是还不能大意，心里暗想着口诀，突然几把飞刀包围着雪紫，一起好象有意识的飞向雪紫，眼见她就要倒在血泊中时，飞刀全停下了攻击，只要在向前一点，就可以杀了她，但看着她面对那些法术招唤的隐行飞刀却那么的镇静从容而面不改色、眼都不眨一下，如果不是真的失去法术，就是太会伪装了，不管是那一种，已经没有退路了，口中念念有词，一阵狂风瞬间吹来，风过红院里是真的没有一个人影。

缓缓睁开眼，刚才那风吹的真是怪异，看着周围，雪紫不知所措，这是哪里？明明是在红院啊，怎么风一吹就换了地方呢？难道是妖界所为吗？但是父亲不是妖界之王吗？他们怎么会抓呢？而且妖界和仙界不是都统一了吗？那这会是哪里呢？糟了，娆呢？她不会发生意外吧？就在雪紫心绪有点乱时，一个人影鬼鬼祟祟的靠了过来。

“不要说话，我不会害你。”来人靠近后，就帮雪紫解开身上的绳索，然后说道：“跟我来。”

看着对方真诚的眼睛，雪紫跟在了他的身后，紧张中有点不安，好几次都很想开口问，但是对方想说的话，应该早就告诉自己了，最后来到一个密道，来人从怀里拿出一只雪白小狐狸递给雪紫并且说道：“从这里一直走，应该就能出去了，带着它，遇到危险时，它能帮你，你要自己小心，知道吗？”

“你是谁？这里是哪里？你为什么要救我？”就要分离，雪紫忍不住问出心里的疑问。

“以后你会知道的，现在快走，我也要回去了，不然就要被发现了。”男子说完转身往来路走去。

看着他的背影，雪紫只好抱着小狐狸走进密道，看着两边的照明的珠子，心中想到这样的一颗珠子在现代应该能很值钱吧，现代？走错的时空，错了的父母和姐姐，应该都是因为根本就没有自己的存在，所以他们才会那样对待吧？芊芊呢？她还好吗？边走边想着这些，也不知走了多久，终于走了出来，看着眼前，真不敢相信，居然来到了枫城，终于找回自由太好了，去找月季姐去，抱着狐狸朝着记忆里的花花楼走去，来到大门。迈步就要走进去时，却被护院拦住。

“去，去，这里不是女子来的地方。”护院不耐烦的说道。

“我还是这里的半个老板呢？让我进去。”雪紫边说就要边朝里走。

“慢着，这里的老板谁不认识，你说你是半个，想骗谁啊，出去，出去。”

“哼，今天我还真要进去，你能把我怎么样。”说完，雪紫迈步就走了进去，护院想阻拦，却怎么都靠不近她的身，就好象有什么阻隔着一样，但是明明什么都没有啊，真是邪呼，只能眼睁睁的看着雪紫走进去。

来到大厅，雪紫放声喊道：“月季姐，月季姐，你在哪里啊？”

“宓儿，是你吗？真的是你吗？”在房里听到熟悉的声音，宓儿？！她不是去京城了吗？而且太子已经娶妻并且登基成了皇上，宓儿应该也做了皇后啊，怎么会在这里呢？月季忙跑出来，看见雪紫时，激动的眼泪都流了出来，以为今生都不会再相见，太高兴了，但月季看着厅里越来越多的人，忙拉着雪紫到自己的房中，关上门，才问道：“你不是应该在京城，怎么会来这里？皇上知道吗？”

“月季姐，是天意让我来这里的，而且我来这里和皇上有什么关系？”雪紫不明白，来这里难道还要皇上知道吗？其实是她还不知道紫吹已经是皇上了。

“难道你不知道太子已经是皇上了吗？而且已经娶妻，你都不知道吗？哪？他娶的是谁啊？”月季忙说道。

“是吗？那样更好啊，我就彻底自由了，月季姐这次我可要靠花花楼了，谁让我把所有的积蓄都投在里面了呢？我可要在这里白吃白喝白住了。”紫吹娶妻了啊，原来也不是除了我就不娶，哎！算了，这样也好，可以自由自在的生活了，但是心岚和静闲的事却不能不管啊，但要怎么帮呢？先在这里想想在说吧。

“你在晚来几天，就找不到我了，你进京没有多久，嬷嬷就死了，而且把花花楼交给了我，原来嬷嬷有一个愿望，就是把花花楼开到京城去，我已派人找好地方，打算过几天就带着姑娘们去京城，你想去吗？”为了宓儿，真不想去京城，但是嬷嬷临死前，在她的床前许诺过。

“好啊，一起去，有些事，我也要去京城。”反正心岚和静闲的事也要去京城才行。

“宓儿，我想以后你还是用花宓这个名字好些，毕竟这里人多嘴杂，注意一点好一些，你觉得呢？”还是有点担心雪紫的安全，月季担忧的说道。

“好，月季姐都听你的。”花宓这个名字也好，继续用雪紫，父亲和哥哥知道一定马上就来把我带回宰相府了，那心岚和静闲的事要怎么办呢？如果不知道，还可以不管，现在知道了就不能不管了。（后面的雪紫都用宓儿）

来到京城都好几天了，提了一些小小的建议后，花花楼就成了京城里有名的青楼了，每晚都是人满为患坐无虚席，而在后面独立的小院里。

“芊芊，来，过来。”宓儿正逗着银白小狐狸，漂亮的眼睛看着主人，身子却一动不动。

“小姐，嬷嬷让你过去大厅。”一个丫鬟推门进来说完就走了。

这个时候，月季姐找我，应该是出了什么事，这样一想，宓儿忙想走出去，却感到衣服好象被什么拉住了，回头向下看，原来是它，蹲下，摸着它的头说道：“芊芊乖，放开，我一会儿就回来了。”

但是小狐狸还是不松嘴，看着它，一把抱起，宓儿说道：“我知道了，带你一起去，这样总行了。”

好象听懂一样，放开嘴里的衣服，一手把它抱在怀里一手摸着它身上柔软的毛，说道：“芊芊，好聪明哦。”

“姐姐找我有事吗？”进到大厅就看见月季姐忙碌的身影，宓儿走到她的身旁问道。

“恩，你跟我来。”看见是宓儿，忙一把她拉到一个地方，指着里面说道：“你看。”

顺着月季的手指，从一个窗子往里一看，宓儿吓了一跳，怎么是他？他怎么会在这里呢？

“刚才他进来时，我就觉得眼熟，后来有客人和他打招呼，才知道是他，当初我就觉得那样做是不对的，现在你看看，出现这样的事。”回想往事，当初真应该阻止宓儿那疯狂的行动。

“不该是这样的啊，到底是哪里出了错呢？”看着里面开心着左拥右抱的男人，宓儿是真的不知，怎么办？心乱如麻。

“刚才他进来时，我正好看着门口，好象那个他也跟在他身后，看着他进来后，站了一会儿就走了。”月季接着说着刚才看见的，情，真是世间最难懂的。

“什么？”他看见了，难道是因为这个吗？宓儿忙转身跑了出去，希望不会太晚，但是要去哪里找呢？这么大的地方，要去哪里找他，他一定不会出事的，一定不会，先去知道的地方找吧，忙朝前跑去，也不知道过了多久，宓儿上气不接下气的，告诉守门人：“我…要…找…心…岚…公…子。”

“他出去了，没有在府里。”

“什么？”听着这样的话，宓儿有种欲哭无泪的感觉，怎么会这样？怎么会呢？相爱的他们有错吗？为什么要这样对他们呢？为什么？难道真的不能改变吗？

［正文:第六十七章］

突然，温顺的小狐狸从宓儿的怀里跳到地上，并且朝一个方向跑了去，边跟上去边喊道：“芊芊，芊芊，你要去哪里？”

跑不动时，小狐狸会停下来，然后在跑，就在跑跑停停中，来到了郊外的一片树林，晚上的树林，黑黑的，虽然有点怕，但

Chapter_8

是银白的小狐狸却在不远处停了下来，忙过去一看，树上挂着一个人，小狐狸爬上树弄断了绳子，雪紫费力的抱住脚，因为太重，一个不稳，一下就摔在地上，还好下面是小草，忙把救的人翻过来一看，不敢相信，是心岚？！迟疑的伸手放在他的鼻孔下，没有气息，伤心的扑在他身上哭了起来，心中真觉得不值得，直到小狐狸不断的扯着她的衣摆，抬头疑惑的看着小狐狸，不明白它想做怎么，跳到宓儿怀里，忙伸出手抱住它，但是它马上有跳离，在一看，手中已经有一颗药丸，看看手中的药丸，再看看小狐狸，自言自语说道："是给他吃的吗？"

小狐狸点点头，宓儿虽然疑惑，但是现在也没有办法，就姑且一试吧，说不定还真能出现奇迹呢？喂心岚吃下后，就看见小狐狸不断的动着，虽然是晚上，现在才发觉能看见近的地方，就象有一盏路灯照着一样，但远点的地方还是黑漆漆，什么都看不见，看着动着的狐狸，一个很久很久以前听过的事出现在脑海，宓儿忙站起身，心里想着一个念头，然后身子和周围的一切花草树木随风一起舞着、跳着，直到一身大汗、筋疲力尽，才停下来，朝心岚的方向走去。

"心岚，心岚，还好你没事。"看见睁开眼睛的心岚躺在地上，宓儿忙过去在他身边坐下，一旁的小狐狸马上就跳到她的怀里，忙抱住它，边摸着它的毛，边说道。

"心岚？是谁？你是谁？我们认识吗？"心岚看着眼前的女子，虽然不认识，但心里却不觉得讨厌她，而且她口中的心岚是谁？是叫我吗？对了，我到底是谁啊？越想越觉得头好痛，不由得抱着头在地上滚了起来。

"心岚，你怎么了？有哪里不舒服吗？你可别吓我。"有哪里出了错误吗？心岚怎么会象这样呢？宓儿害怕的过去想阻止心岚到处滚，

但是被小狐狸拉住衣服，从它给的神奇药丸和刚才的一些行动，宓儿知道狐狸的身份可能只是它的假装。

过了很久，心岚停止了滚动，而且慢慢的站了起来，看见宓儿时，眼里有惊讶，但是还是说道："姑娘，这么晚了，在这种地方很危险，快回去吧。"

说完转身就要离开，看着这样的心岚，宓儿忙开口说道："心岚，你要去哪里？"

"心岚？是我的名吗？还是姑娘认错人了呢？虽然我不知道我是谁，但天地之大，四海为家，总有我容身之地，姑娘也早些回去吧，先告辞了。"转回身看着陌生的姑娘，心岚说着心中的想法，既然什么都记不得了，可能根本就是想遗忘，那又何必去知道呢？到处走走看看，说不定最后找一座寺庙出家，这样也不错，想着这些，一个笑容出现在脸上。

"你……你怎么可以丢下我呢？"看着这样的心岚，宓儿心有点慌，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了。

"姑娘，我们应该不认识吧。"有礼的问着。

"我……你……呜呜……"好慌乱，都是自己的错，不那样，心岚也不会变成现在这样，宓儿想着这些，什么都说不出，最后伤心难过的哭了。

"姑娘别哭啊，难道我们真的认识吗？"看着哭的伤心的女子，心岚怎么都不忍心离去，难道这女子是很重要的人吗？

"那我们是家人吗？"看着宓儿点头，心岚接着问道，宓儿在点点头，毕竟曾经也是表兄弟，心岚接着问："那你是我妹妹？"

摇摇头，因为是假的表兄弟，当然不是妹妹了，看着宓儿摇头，心岚的心凉了半截，有些迟疑的问道："那你是我妻子吗？"

妻子！？这让宓儿呆住了，但反过来想，反正现在心岚什么都不记得了，先想办法把他带回去，其他的以后在说，当初的祸是我的原因，造成心岚这样大部分的错都在我的身上，如果妻子这个身份能留

住他，借用一下也可以，如此一想后，宓儿开口说道：“恩，我是你未过门的妻子，原本我们相约来到这，谁知你为了保护我，摔了一交，醒来后，就什么都不记得了。”

“是这样吗？”心岚看着宓儿，想从她的脸上寻找一丝的谎言，但看着她的眼睛里没有一丝的慌张，就好象一切都是真的，虽然觉得有哪里不对，但心岚还是过去牵着她的手一起离开。

“你住这？”看着花花楼，心岚不敢相信，我的未婚妻是一个青楼女子吗？

“先进去，我等会告诉你。”一男一女站在人来人往的青楼大门前说话，这场面太怪异了，宓儿说完就拉着心岚去自己住的小院。

坐下后，心岚就看着宓儿，希望她能给自己一个合理的交代。

“先喝水。”哎！真是的，说一个谎言后，就要再说无数的谎言，刚才进来的路上就想好了，希望能骗过心岚，不然他要离开，要用什么来留住他呢？喝一口水后，才慢慢说道：“当年我们从小就定下婚约，许诺长大后，你就来娶我，谁知我家因为父亲生意场上失败，而家道中落，父亲和母亲都不能接受而相继死去，留下我一个女子独自生活，在我快饿死时，还好被楼里的嬷嬷看见而收留，有次你来这里，偶然间我们相遇，原本我一青楼女子不配做你的夫人，但在你的诚意下，打动我的芳心，今晚，我们俩相约一起去看月亮，谁知却让你发生意外，都是我的错。”

说到最后，为了增加心岚的信任，宓儿伤心的哭着，虽然有很多的疑惑，但看见她哭的那么伤心，心岚也有几分相信，忙安慰着她，这时，门被打开，并且一个女声说道：“宓儿，我听丫鬟说看见你回来了。”

看见一男子安慰着哭的伤心难过的宓儿，月季忙冲过去把他推开，板着脸冷冷的说道：“客倌，你走错地方了，姑娘都在前院。”

听了这样的话，心岚觉得有点莫名其妙，不知进来的女子在说什么，宓儿心一慌，忙站起来一边走向月季一边说道：“姐姐，你怎么忘

了？他就是我跟你提过的岚哥。”

背对着心岚时，宓儿拼命的对月季使眼色，原本不知宓儿说什么的月季，看见她这样。忙转变脸色说道：“你看看，我这人一忙起来就把这事给忘了，你先坐坐，外面出了点事，需要宓儿，我先把她带走了。”

说完，忙拉着宓儿就出去了，找了一个偏僻的地方后，才问道：“这是怎么回事？岚哥？他几时成了你岚哥。”

“好姐姐，这次你要帮帮我，他失去记忆了，我骗他说‘我是他未过门的妻子’，现在他什么都不记得，所以暂时的让他住下，好吗？月季姐。”宓儿哀求着月季，希望她能答应。

“你啊，当初真是应该阻止你，现在也不会有这些麻烦。”刚才拉着宓儿出来时，才想到屋里的男子有些熟悉，一路想来，原来是他，哎，真后悔当初帮宓儿，但当时不帮她，她肯定会想别的办法也会做。

“答应我嘛，月季姐。”哀求这招用在月季姐身上，一定是百试百灵，不用怀疑，因为她太宠自己了。

“好吧，但是你不打算告诉楼里的另一个他吗？”

“不，他让心岚这么伤心，让他也尝尝痛苦的滋味。”心岚都伤心欲绝，许淼却在楼里和姑娘花天酒地，才不告诉他，但是想着娆说过的话，许淼会在痛苦中死去，会吗？想起刚才看见许淼的左拥右抱有些疑惑，但是娆说的话应该不会假，那为什么他会来青楼呢？算了，不想了，先解决了心岚的事才是最重要的。

“那我去忙去了，你自己要小心，对方怎么说都是一个男子。”月季提醒着宓儿后，就离开去前面的大厅了。

看着月季的背影，宓儿觉得她的担心是多余的，不由得在心里说到：月季姐，如果会发生什么，那当初住在心岚家时，早就发生了，还用等到现在吗？和心岚的感觉只能是用一种缘分来形容，笑了笑，

转身回后面的小院，因为心岚还等着呢？现在他一定有好多的问题想问。

［正文:第六十八章］

转眼一个月过去，住在花花楼的心岚总觉得不对，因为什么都不记得，又说不出什么地方不对，唯一安心的就是宓儿没有催促着举办婚事，虽然和宓儿在一起很安心，也很喜欢她，但是总觉得两人间好象少了一点什么？说不出，因为有时晚上睡觉时，总会半夜惊醒，依稀能够记住一点梦里的一个背影，很熟悉，看着背影心里有喜、有忧、还有愁，到底是谁？为什么要出现在梦里呢？每次想追上去看清楚对方时，心里又有点不安，好象在怕着什么？就在犹豫间，对方越离越远，跑着追去时，每次都在快追上时醒来，不明白，梦里的背影怎么不会是未婚妻宓儿呢？那个背影到底是谁？坐在花花楼后面独立小院花园的凉亭里，心岚喝着茶想着这些心事。

“在想什么？难道你还不相信我吗？”一只雪白玉手伸在心岚的眼前晃晃，宓儿甜甜的声音在耳边响起。

“想你？你满意了。”拉下眼前晃动的玉手，早在她进来花园就知道了，但是很想知道她接下来想做什么，却看见她顽皮的小手出现眼前，心岚心里更加得觉得：和宓儿的关系真的如她说的那样吗？

“满意，太满意了。”以为是在骗三岁小孩啊，脸上写着的可不是这样，但是宓儿才说完，就觉得有点反胃，想呕吐却吐不出来，难过的眼泪都出来了，心岚忙扶她坐下，紧张的问道：“怎么了？哪里不舒服吗？你等会儿，我现在就去找大夫。”

说完，心岚就匆忙的离去了，没过多久，和月季一起带着大夫来了。

“怎么了？宓儿，最近我就觉得你吃的也少而且人也瘦了好多。”刚才听心岚说时，月季就很担忧，忙和心岚一起去找了大夫赶过来。大夫帮宓儿号脉后，说道：“恭喜，恭喜夫人有喜了，这位公子就要当爹了。”

交代该注意一些什么后，大夫就离去了，月季跟着去送大夫随便派人跟着大夫去抓药。

“宓儿！？这？”听了大夫的话，心岚还是不敢相信，这是怎么回事，宓儿肚里的孩子是谁的？会是我的吗？但是宓儿不是说我们是多年后相遇，怎么想都觉得在婚前是不可能做出那样的事的。

“心岚，你听我说，你一定要听我说。”大夫的话如晴天霹雳炸在花宓的身体、心里和脑海里，看着有些惊慌的心岚，一些真真假假的话就在心里形成，宓儿哭出几滴伤心的眼泪后接着说：“都是我的错，都怪我，是我不好，原本那晚和你相约就是为了说这件事，但是却发生那样的事情，你让我怎么说的出口呢？”

看着哭的伤心的宓儿，心岚觉得有点难过，发生这样的事，不能怪一个柔弱的女子，当初在她家发生事情的时候，怎么没有去到她的身边呢？搂过宓儿，轻轻的拍着她的后背，说道：“宓儿不要哭了，我没有怪你，发生这样的事不能怪你，好好的注意身子，把孩子生下来，我会把他当作我的小孩一样。”

“不，心岚，对不起，你应该找到比我更好的女孩。”听到心岚的话，宓儿的心里更加的觉得对不起他，从他的怀里抬起脸，看着他认真的说，这样善良而体贴的心岚适合更加好的女子陪伴，为什么他会和许淼结下那样深的缘呢？

“宓儿，你这说的是什么话啊？既然不久后我就要做爹了，也不应该在呆着什么事都不做，应该为我们和孩子的未来着想了。”孩子，真好，不能在这样无所事事了，而且住在青楼总不是长远的打算，现在有孩子，更不能在住在这里了，虽然嬷嬷月季人好，但是为了给孩子创造一个更加好的环境，做生意吧，总觉得这行是最容易上手，等会和月季说说，免的宓儿担心。

“好了，你们俩以后有的是机会亲亲密密，来，宓儿小心烫，把药喝了。”熬好药后，月季就端了过来，看着俩人亲亲密密的搂抱着就打趣道。

“月季姐，宓儿以后不理你了。”接过药，吹吹慢慢的喝完，宓儿一脸难过的说道：“好苦。”

“苦口良药，你以为是糖啊，我去前面看看，你们俩继续。”说完，月季笑着离开了。

扶着宓儿小心的回房后，让她在床上睡一会儿，心岚就去到前厅找月季。

“月季姐，我想跟你商量一件事。”来到月季的身边，心岚说道。

“说说。”商量事，是什么事？难道他突然记起什么了吗？月季表面镇静内心还是有点不安。

“虽然我对以前的事都不记得了，但是宓儿现在有了身孕，而且我是一个男人，不可能永远的带着宓儿和孩子住在花花楼里，我想月季姐你能不能借点资金给我，我想做点生意，或者就当你投资，赚了对半分，你觉得如何？”心岚说出想法，等着月季的答复。

“好，亏了就算了，赚了就对半。”看着心岚，以前他也是一个成功的商人，在枫城就对他有所了解，而且花花楼里的资金也有宓儿的份，说每月给她，她却以在楼里有吃有住没有地方需要花费为由不要，现在难得心岚主动来说，而且以后宓儿母子还要靠他，有了这样的想法后，月季爽快的答应了。

“怎么行呢？那样我不是占你的便宜了吗？亏了，我会想办法还的。”月季真是一个好人，还幸亏宓儿当初遇到她，心岚心里想道。

“你大概需要多少？”

“等我先出去看看，在决定做什么？那时才知道需要多少。”

“好，到时候跟我说一声，我会为你准备的。”

时间过的真快，不知不觉中，两个月过去了，还看不出宓儿象有三个多月的身孕，坐在花园里，晒着早晨暖暖的太阳，真舒服，快闭上眼睡着的时候，眼神看见了一个熟悉的身影，最近老是很少看见他，忙清醒过来，说道：“心岚，你去哪里？”

“你在这里啊，走我们一起去看房子。”忙了两个月，花了一个月的时间一切都上了轨道，而且现在还赚了好几笔，因为今天听人说有个宅子要卖，去看了一下觉得好不错，所以回来找宓儿去看看再决定。

“看什么房子？”宓儿有点不明白心岚在说什么。

“看我们以后住的房子啊。”

“在这里不是住的好好的吗？为什么要去看房子呢？”

“宓儿，你想几个月后，你就是一个母亲了，而且孩子出生后，你也不希望他在青楼里长大吧，虽然你觉得没有什么，但是以后他怪你呢？你说对不对。”

好好的想想心岚说的话后，宓儿只好说：“好吧，我们去看看。”

一起坐着马车去看房子，不错，只要在稍微的做些改动，住起来一定很舒服，心里有了一些想法，忙对心岚说道：“这房子我还是很满意，但是我想改一些地方，可以吗？”

“好，但是你不可以太劳累，知道吗？”不知道宓儿想改什么地方，有些好奇。

“知道了，那我们回去吧。”

买下了房子，也在宓儿的监督下，房子也终于改好，看着园里的一个四周用石板砌成的水池，心岚和月季都不知道宓儿做的这个是什么用，如果种荷花或者养鱼，都不用把底和四周都用石板砌起来，有丝疑惑的心岚问着身边的宓儿：“这水池有何用呢？”

“你们不懂了吧，这是游泳池，而且你们伸手摸摸水。”宓儿有点买关子的说道，这可是文明产物，你们肯定不懂了。

“咦！水怎么是热的，虽然热但是觉得刚刚合适。”摸着水，心岚说道。

“当然了，这可是温泉水，泡了对皮肤好，而且这个池子叫游泳池。”当初来只是想建一个游泳池，谁知发现了这里居然有温泉水，真是好运。

“游泳池？做什么啊？温泉水又是什么啊？怎么会对皮肤好呢？”月季忍不住的问道。

“游泳池就是做这样的运动。”说有点麻烦，不如行动，做给他们看就明白了，为了今天，宓儿可是特地做了一件游泳衣，忙脱着穿在外面的衣服，看着她解着衣服的扣子，心岚和月季忙阻止，虽然不知道为什么她要脱衣服，但是在光天化日之下做这样的事情，还是不好。

“我里面穿了游泳衣，是想让你们看看，而且我也为你们准备好了，等会拿给你们，穿了游泳衣就可以去这个游泳池里游泳，而且温泉水是地底下冒出来的地下水，含有很多对身体好的物质，所以常洗还可以养颜美容而且对有些皮肤病也有帮助。”宓儿看着心岚和月季那紧张的动作忙解释道。

［正文:第六十九章］

看完装修好的房子，心岚和月季都觉得宓儿真是很有天分，房间都布置的朴素而高雅，使人身心都很愉悦，回到花花楼后，心岚说出自己的想法，希望挑一个吉日搬到花府去，为什么取花府，因为宓儿说再次相遇是在花花楼，而且宓儿的名字是花宓，而且做为男人娶的心爱的女子做妻子，不就是为了宠她、疼她、爱她，所以心岚就决定了第一个家要用花府这个名字，而且以后随着生意越做越大，有了别的房屋时再取别的名。

“不可以，宓儿要在花花楼里生了后，坐完月子才可以搬过去。”月季一听说要搬，忙说道。

“为什么？”心岚不明白，房子都弄好了，只要找个吉日不就可以搬了吗？为什么还要等到宓儿生了坐完月子才能搬？

“我也是原来听别人说过，女子怀孕后是不能搬家了，不然容易发生什么意外，这样的事还是相信好一些。”因为原来楼里也有姑娘不小心怀上了，而听说的，月季还是怕宓儿出现什么，那样还不如让她永远的健健康康生活在花花楼。

“这样啊。”还是第一次听说，略一思索后，心岚接着说：“既然这样，宓儿就暂时住在这里，我也放心一些，因为有一批货我要出去几天，那么宓儿就要继续麻烦月季姐照顾了。”

“哪里，我还要谢谢你，让我赚了那么多钱，以后养老的钱都够了。”这段时间每月的分红都很不错，心岚的生意手腕可真是没人比，月季心里想到。

“要不，月季姐也把这楼关了，和我们一起住。”宓儿说道。

“有你说的那么容易就好了，楼里这么多人，怎么办？而且这行做了这么久，也有了感情，岂是能随便说关就关呢。”大半辈子都耗在青楼，关了能做什么呢？而且想嫁人也过了年龄，难道每天就在家里坐着等着吃饭，然后再等着哪天死去吗？不要，只是想想，月季就觉得压抑。

听了月季的话，宓儿能够体会她的心情，也就不在说什么。

时间一天天过去，躲在暗处冷眼看着常来花花楼的许淼，宓儿是真的不明白，他为什么这么频繁的来青楼？而且他不是许口中值得骄傲的儿子吗？难道许都不管许淼吗？还有娆当初的话难道是假的吗？还是哪里出了问题呢？看着屋里一杯接着一杯喝着杯中酒的许淼，而且身边坐着两个美女，宓儿是真的不明白了，突然怀里一直很安静的狐狸芊芊跳到地上朝着别的地方跑去，忙追了过去，抓到它后，把它抱起，转身准备离开回后院，却看见一个有些熟悉的身影出现，忙闪身躲在了暗处藏了起来，不一会儿，就听见从许淼在的房间传出了声音。

“你这个不孝子，你看看你自己现在象什么样。”许看着儿子，真不明白，怎么从仙界回来后，儿子又变的爱流连花街呢？还记得前不久在小姐面前提起儿子时的心情，仿佛就是昨天的事情，如果让小姐看见，真是颜面扫地了。

“爹，你怎么在这里？”许淼抬头看见是父亲大人，但是心里就好象有一个很大很大的洞，很痛很痛，每天喝着酒但是还是不够，真的

不够，为什么还要活着呢？自从心岚消失的那个晚上后，就没有一天想醒来，原本在枫城花花楼过的荒唐一夜后，当时因为有点慌乱，所以匆忙的离开了，但是冷静下来后，好好想想就觉得有什么地方不对，那晚雪紫和风的表现也很怪，而且原来最开始发现对心岚的感情时，也去青楼里喝过闷酒，但是不管怎么醉都不会和姑娘发生关系，更不会把别人看成是心岚，但那晚记得朦胧中睁开眼看见的好象是心岚，所以才会做出那样疯狂的事情，在上京的路上和来到京城后的日子，却怎么看都不能从心岚的身上发现什么，于是决定孤投一注赌上一把，晚上故意来到久违的青楼，如果那夜真的是心岚的话，他应该也是爱着我的，那他应该会跟来并且出现在眼前，却左等右等都没有等来他的身影，回府后，却发现人去楼空，那里还有他的身影呢？问府里的仆人后，才知道出府后他也跟着出府了，而且后来还有一个怀抱狐狸的女子来找过心岚，哪个怀抱狐狸的女子会是谁呢？一个怀抱狐狸的女子那么显眼一定很好寻找，但派人在京城找了这么久都没有消息，难道心岚出了意外吗？不，没有见到一天，就绝不相信，不相信，永远都不相信，生要见人死要见尸，如果他真的先走了，那我也绝不会独活在这没有他的世上。

“来人，把少爷带回去。”许对身后的仆人说道。

“是，老爷。”两个仆人把许淼扶着准备走出去，谁知原本浑身无力的许淼一下就挣脱两人的手，说道：“放开，我哪里都不去，不去，今天我要在这里喝个痛快。”

看着这样的许淼，许的眼里有着过多的无奈和担忧，对于儿子的事情怎么会不知道呢？但这是不能摆脱的命，原本第一次推算出时，去求娘娘，但是娘娘知道后，却只是摇摇头，就不在说什么了，连法力无边的娘娘都束手无策，那还能怎么办呢？怎么办？第一次当人父亲，第一次体会到什么是父亲，却只能在一旁看着唯一的儿子痛苦，为什么会这样呢？为什么？上前点了儿子的睡穴，把儿子交个仆人，就带头走了出去，看了一眼天上的月亮，叹了一声，现在儿子又这

样，好不容易回来的小姐又没有了踪迹，原本是打算回来看看儿子后，就和大家一起寻找小姐，因为小姐的安危一直都是我们九人的职责，这次居然让那么虚弱的小姐再次消失在眼前，这是一种失职，虽然娘娘知道时，没有说什么，但看见娘娘那稍稍皱起的眉头，知道娘娘的内心一定很担心，毕竟现在也是一个父亲，能够体会了解。

看着许的身影走出大门后，宓儿才抱着芊芊走了出来，看着大门想到："难道娆当初说的都是真的吗？而且现在不知静闲怎么样了，心岚和怀孕的事让我一下就忘了还有静闲，明天让月季姐去看看吧，现在还是不要在京城露面的好。如此决定后，宓儿就回后院休息去了。

去了回来后的月季给宓儿带回了一个不好的消息，就是静闲早就离开了许淼的府上，没有人知道她到底去了哪里。

夜晚，看着天上的星星，宓儿却好想母亲，不知她现在好吗？想着心事，在躺椅上就睡着了，回来的心岚看着睡在院里躺椅上的宓儿，过去轻轻的摇着她，并且说道："宓儿，晚上外面风大，小心着凉，起来我们进去屋里睡，宓儿，快醒醒。"

"心岚，是你啊，我好困。"睁看睡意正浓的眼睛，看见是心岚，但是太困了，宓儿随意的说完，翻身就又睡着了，看着这样的宓儿，心岚只好抱起她进屋，把她放在床上，并且帮她盖好被子后，才离开并且关上门，去前院找月季打算商量一点事，发现一个熟悉的背影正走出花花楼，跟在他的身后走了好久，一阵凉风吹过清醒过来，发现走在大街上，摇摇头，心里想：我怎么在这里，难道撞邪了，看来改日要去庙里祈求平安了。转身回花花楼去了。

庙会，难得的庙会，怎么能呆在花花楼而不去呢？原本心岚和月季都很担心宓儿，大着个肚子还去人山人海的庙会，万一发生什么事怎么办？但是最后两人还是妥协在宓儿的哀求之下。

看着眼前的人群，心岚后悔刚才的心软，忙对宓儿说道："你看，这就是庙会，既然我们都看过了，那我们回去吧。"

“不，才来，怎么能回去呢？你看那里有糖葫芦卖，我要去买。”说完，宓儿就朝着卖糖葫芦的地方挤去，吓的心岚和月季忙跟上，但人实在是太多，一会大家就都挤散了，高兴的来到卖糖葫芦的地方，掏出钱买了一串，吃了一口，回头一看，才发现身后早没有了心岚和月季的身影，算了，这么多人，想找到他们谈何容易，而且也不是小孩了，他们应该不会担心吧，干脆先随处逛逛，这样一想，宓儿迈开脚步随着人潮一起前行。

“快看，是国师，哪个小孩是谁？”人群里的人说道。

“你不知道吗？是太子，而且今天是国师为太子祈福。”一人忙接着说。

［正文:第七十章］

太子？为太子祈福？国师？心里有了好奇，也没有再注意听别人在说什么，宓儿忙垫起脚尖，抬头拼命的朝着前面的台子看去，咦！怎么白哉在台上，他不是太守吗？怎么在这里？而且和他在一起的不是浩一吗？难道浩一是太子？这是怎么回事呢？就在宓儿百思不得其解时，仪式已经开始，但是突然台上起了骚动，虽然宓儿不知发生了什么事，但是人群也开始动了起来，担心伤到肚子里的孩子，宓儿想小心翼翼的退后，想到一个人少的地方去，但是怎么都移动不了，这时身后伸出一双手帮她分开一条路来，随着那人终于走到了人少的地方，忙感谢对方。

“怎么才分开没有多久，你就不认识我了呢？”笑笑，来人对着宓儿说道。听到这样的话，忙抬头看着对方，不认识，有丝疑惑的说道：“你是？”

“芊芊，还记得吗？”

“什么？你是那只。”看看周围，宓儿小心的没有说出狐狸两个字，看着面前这个长相俊秀高大的男子，怎么都不能把他和早上还抱在怀里的小狐狸相提并论，但是生活了这么久，这种小事还是能接受

的，但对他为什么要变成狐狸在身边而感到疑惑，只好接着问道：“那你是来？”

“我是妖界的宰相之子烙，而你是妖界唯一的公主，怎么能让你受到伤害呢？父亲大人知道公主被晓郡主抓来妖界后，就命我在公主身边保护。”烙恭敬的说道。

“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我们去别的地方。”看着来来往往的人，宓儿忙说道。

两人一起离开，但是宓儿却没有发现身后离的很远的地方，浩一的呼唤，原本就要举行仪式了，突然发现人群远处好象有母后的身影，浩一忙抬头看去，是，那就是母后，虽然她做了不一样的装扮，但是母后就是母后，只要看见就一定能认出来，忙跳到人群中朝着母后的身边走去，但人实在太多了，而且面对太子突然的跳下来，大家都有点惊慌，怕伤到这个尊贵的太子，想让出一条路，但是人实在太多，反而乱作一团，浩一大声的喊着‘母后，母后’，希望母后听见而停下脚步，但在这么吵杂的人声中，他的声音就显得太小了，只能眼睁睁的看着母后离去，但是浩一的心里却是高兴的，太好了，能在这里看见母后，那母后一定还住在京城，等回去后一定要告诉父皇。

来到偏僻的地方后，宓儿才开口问道：“你怎么知道我的身份？”

“其实大王被困在仙界后，我们也想过去营救，但是没有多久就收到大王的指令，要我们不必去搭救，而且我父亲一直都和大王保持着联系，但大王吩咐他在人间的事不必让其他人知道，而这次晓郡主抓回公主时，还好是先遇到我父亲，所以才能救公主，但去救公主时，父亲就要我跟在你的身边随时保护着你的安全。”烙说出知道的一切。

“那还有其他人知道我的身份吗？”在仙界知道父亲就是妖界大王的人可能就只有母亲身边的幻夫子，其他人都不知道，因为这也是一个不能公开的秘密，特别是父亲曾经带人攻打过仙界，由于那是发生在出生前的事，而且也是仙界的禁忌，所以一直是知道的不是很清楚，也不明白父亲当年为什么要那样做？宓儿心里想着。

“公主的身份，知道的人很少。”这次如果不是需要保护公主的安全，可能父亲也不会告诉我，才听见这件事时，简直不敢相信，明明和仙界是死对头，为什么妖界的公主却一直住在仙界？因为父亲讲的也不是很多，所以烙也是略知一二。

“我们回去吧。”现在也没有什么心情再逛庙会了，还是回去好了，于是烙在无人注意时变成狐狸，陪着宓儿回花花楼。

回到楼里后面的小院，坐在靠窗的躺椅上，吹着从窗外进来的凉风看着窗外的风景，宓儿内心却并不平静，当年到底发生了什么，为什么会开战呢？真的如母亲说的那样吗？

“宓儿。”在沉思中的宓儿清醒了过来，看着进来的心岚和月季，忙说道：“当时觉得有点累，而且人太多，不知怎么找你们，所以我就先回来了。”

“宓儿，你知道我有多担心吗？没有找到你，我都快急死了。”心岚想到刚才再庙会到处寻找她的身影，当时真怕她出什么意外，而且庙会发生骚动时，更是紧张，还好她完好无缺的回来了。

“我去厨房看看，出去时就交代她们做的汤好了没有，好了，我就给你端过来。”月季忙说完，就出去了。

“心岚，不要生气嘛，下次我不会这样了。”好象这次做的不对的是我，这样一想宓儿忙出声哀求道。

“算了，但是宓儿，今天我在庙会那看见了一个人，觉得有点熟悉，但就是想不起是谁，我在京城里有亲人吗？”当时看见那人时，想上前看仔细一些，但是人太多，等挤过去时，那人早不知踪影，因为担心宓儿，也就放弃了找那人，回来后，看见宓儿后，想说不定她知道一些呢，才开口说道。

“你说说长相，可能我认识。”虽然不知道心岚在庙会上遇到谁，但对他的了解，宓儿也知道会是谁，但是心里还对告不告诉他还有些犹豫。

说出脑海里记住的大概长相后，宓儿反而思索了起来，照心岚的形容，好象遇见过这样的一个人，是谁呢？过了一会儿后，宓儿想到了一个人，忙开口说："有这样的一个人，他是明月山庄的秋少爷，我知道的就只有这些了。"

"明月山庄？秋？"想想后，心岚接着说道："还是没有印象。"

"算了，不记得就不要想了。"看来心岚是什么都忘了。

日子一天天的过去，终于到了宓儿临盆之际。

屋里一声声的痛苦的喊声，听的在外面等待的心岚和月季是心惊胆战，直到孩子的哭声，才让心岚和月季放下心来。

"恭喜，恭喜，夫人生了两个公子。"接生婆一手抱着一个婴儿说来对心岚说道。

忙接过一个小心的抱在怀里，看着那长得和宓儿有九分相似，太可爱了，忙把小孩交给身旁的丫鬟抱着，伸手从怀里拿出早准备好的银子打赏给接生婆，高兴的接过银子后，接生婆忙说出月季手中抱着的婴儿是大哥后，就随着丫鬟离开了。

一起抱着孩子进去屋里看宓儿，可能是太累了，宓儿早已经睡了过去，心岚小心的把怀里的孩子放在宓儿床边早准备好的婴儿床里，想接过月季手里的孩子一起放下去时，月季却说道："我来。"

看着怀里的孩子，月季心里有了几分明白，但又有着一些不明白，可宓儿已经睡着，而且心岚也在，等有机会的时候一定要问问宓儿，如此一想后，也小心翼翼的把孩子放好，转过身对心岚说："我去厨房看看，一会儿在过来。"

月季离开后，屋里就静悄悄的，心岚也小心移了把椅子坐在婴儿床旁看着他们熟睡的小脸，当看到哥哥的脸时，总觉得熟悉，但有想不起什么时候见过，算了，世上人那么多，长的像的也有，没有什么好奇怪的。

过了好久，月季带着丫鬟过来，进门看见宓儿还在睡，忙吩咐丫鬟放下手里的东西，就让她出去，去做别的事，小心的靠到床边想看

看，宓儿却睁开了眼睛问道：“孩子呢？孩子怎么样了？”

“别担心，就在你的身旁，两小子正在睡觉呢？”心岚忙说道，并且扶着宓儿坐起来。

“孩子不会跑，但是你的身体要先注意，来，把汤喝了，这是我让厨房熬的补汤。”月季端起桌上的碗走到宓儿身边说道。

“是什么汤啊？”听到汤，宓儿就有点怕了，因为月季常到处打听什么汤对孕妇有益的，回来后也会要厨房里的厨子做，让宓儿都喝怕了。

“喝了对你身体好，来快喝，冷了就没有效果了。”月季递给宓儿看着她喝完，才接过碗放到桌上。

“想过给孩子取什么名字了吗？”

看看两个孩子的后，两个名字出现在了脑海，宓儿说道：“浩一和修一。”

说出后，一惊，心里却想起了以前和那两个孩子的相遇，原本还在心里责怪过他们的父母，没有想到那个不负责任的母亲还真是自己，宓儿觉得太对不起他们了，同时心里也有了一个决定。

“这名字好，我现在就去为两个孩子订做长命锁。”心岚说完就匆忙出去了。

看看周围没有人，忙关上门，月季一脸严肃的来到宓儿的床边坐下后，才小声的问道：“这孩子是当今皇上的儿子，对不对？宓儿不要想骗我，我要听实话。”

“是，但是我可以养活他们。”是皇上的儿子又怎么样？而且他不是都娶了皇后吗？而且以后还可能娶更多的妃嫔，还会在乎这两个孩子吗？宓儿心里想到。

［正文:第七十一章］

“你怎么这么糊涂，当初我就觉得奇怪，你明明是太子妃，太子大婚和登基后，你就应该是皇后了，但你却独自出现在枫城，而且后来

还发现有了身孕，你怎么会把事情想的那么简单呢？”真是皇上不急急死太监。

“有什么呢？平平淡淡、简简单单的生活才是生活啊。”真不明白月季姐在紧张什么、担心什么，宓儿心里想道。

“皇上的儿子就是皇子，而且以后有可能做皇上，你想皇上能让他的儿子在民间生活吗？”宓儿真是有时聪明有时糊涂，月季担心到。

“月季姐，你不说，我不说，谁知道我的孩子是皇上的儿子呢？你觉得我说的对吗？”现在就开始担心还太早了，不是有句‘船到桥头自然直’怕什么，到时候就有办法了。

“哎！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你了。”月季无奈的说完就走了出去。

一个月的时间很快就过去了，终于可以出来自由活动的宓儿太高兴了，夜深大家都睡着后，宓儿在前面走着，小狐狸在后面跟着，来到一个偏僻的地方，狐狸摇身一变成了一个风度翩翩的美男子。

“不会出问题吧。”有点不放心的宓儿问道。

“相信我，一切包在我身上，不会有事的。”真不明白她在担心什么，不相信我，又为什么要来找我呢？烙心里委屈的想着，但是还是伸出手拉着宓儿的手，口中念着咒语，瞬间就移动到了皇宫，皇宫太大，也不知道现在具体的位子，宓儿和烙一起慢慢的寻找，来到一个院子时，觉得有点不对，这么大的一个宫殿却没有一个宫女、太监和侍卫，静的可怕，推开一扇门时，宓儿被眼前的一幕吓到了，只见一个衣着华丽的老妇人正要伸手掐住床上睡的香甜的浩一幼小脖子，“啊”惊呼声脱口而出。

“谁？”老妇人回头看向发声的地方，幸亏烙反应及时，马上把两人都隐形了。

“母后！？是母后回来了吗？”床上原本熟睡的浩一也睁开了眼睛，在他睁眼的瞬间老妇人也消失了身影，睁开眼后，马上下床到处寻找，最后还是失望的回到床上乖乖的睡觉。

看着这样的浩一，宓儿心里有着心痛，但是刚才那怪异老妇人的举动，让她想起了母亲说过的话‘渺国的皇太后是一个怪物’，难道刚才看见的那个就是皇太后吗？她为什么要杀我的浩一呢？浩一算来也是她的曾孙，为什么呢？一脸担忧的看着床上的浩一，修一呢？怎么没有看见修一呢？一旁的烙拉拉宓儿，提醒她不要呆太久，不然被心岚和月季发现就不好了，只好点头同意，两人如来时一样，但是这次却是回到了宓儿的房间里，来到婴儿床边看着两个在睡梦中还露出笑容的孩子，宓儿的心里却是有着浓浓的不明白和心痛，伸手摸着孩子的脸，是怎么原因让孩子跟我分开呢？轻轻的开口说道：“刚才我们看见的孩子，就是我的孩子。”

原本打算悄悄离开的烙，因为宓儿的突然开口而停住了脚步，回头看着她的背影，有些不明白的问道：“就是皇宫里的吗？”

“是，我是一个不称职的母亲，还记得第一次和他们相遇时，我还在心里责怪他们的父母，没有想到我就是那个母亲，虽然不明白他们当时为什么会出现在那里，但是现在想想也觉得有可能发生那样的事，但看见刚才他差点被人掐死，我现在还是有点担心，想带走他，但是又怕引起什么不好的后果，其实，很多事都是我的任性造成的，虽然不想承认，但我能明白。”缓缓的转身过来，边说着边走到椅子旁坐下。

“哪个小孩就是浩一？”有些糊涂了，浩一不是安静的睡在婴儿床上吗？难道是同名同姓，但看着宓儿的表情和刚才说的话，烙知道那个浩一就是这个浩一，虽然不明白原因。

“我想他们应该是穿梭时空过来的，但看见浩一那没有防备的样子，我真的很担心。”母亲，做为一个母亲，怎么都不希望看见孩子随时活在死亡中，宓儿心中想着。

“那我去把小少爷带出来。”在公主的身边就是要为她排忧解难，烙忙说道。

“不行，我怕，往事幕幕，改变天意，说不定会发生更加不好的事情。”宓儿为难的说道。

“公主不用担心，我想少爷不会有危险。”如果公主说的都是真的，就没有什么好担心的，大王的外孙，怎么都应该有防身的法术，虽然看公主柔柔弱弱不会一点法术，有可能是练到最高境界呢？也说不定，烙心里想着。

“你也去休息吧。”不想在说什么，宓儿知道说太多都是空谈，除非能把浩一和修一带在身边天天看着，才能放心。

不在说什么，出去，并且帮她关上门，屋里剩宓儿一个人了，看着外面的黑，宓儿心里却很乱，到底要怎么做呢？要怎么办呢？

搬到花府后，时间一天天的过去，看着一天天长大的浩一和修一，宓儿脸上才露出了一些真心的笑容，但是心里还是担心啊，不知皇宫里的浩一还好吗？

“要不晚上我们在去。”看出宓儿的心思，而身旁也没有其他人，一旁狐狸摸样的烙小声说道。

“但是我有些怕。”

“不用担心，有我呢？”说完后，烙就不在说什么了。

夜晚来临，浩一和修一睡着后，丫鬟都下去休息后，住在隔壁的烙才恢复人形，走了过来，一起如上次一样的来到皇宫，由于有上次的缘故，所以这次是直接落在了浩一居住的宫殿里，但是这次烙施了隐形，所以宓儿直接就走了进去，进到大厅时就停住了脚步，咦！申这么在这里？而且轩也站在他的身旁，还有紫吹、和浩一，他们在做什么呢？就在宓儿疑惑时，紫吹却开口对着宓儿站的地方呼喊着：“紫、紫、是你吗？你回来了吗？紫、紫。”

看着发狂的紫吹，轩忙拉住他，说道：“皇上，皇上，你清醒点，娘娘她没有回来。”

“可能是我太想念她了，最近都没有休息好，我们开始吧。”因为轩的声音冷静下来后的紫吹，觉得难道刚才的瞬间感觉难道是错觉

吗？同时也想到今晚为什么出现在这里的原因忙说道。

“那我们开始吧。”申的眼里有着一丝疑惑，但是马上就藏了起来，冷静的说道。

一旁的宓儿是吓了一跳，为紫吹明锐的感觉而吓出一身冷汗，稍稍放下的心，却因为浩一朝自己所站的方向露出的笑容而呆住，心中不由得想到：难道浩一已经发现了吗？但是还是在一旁静观其变，不能先乱了阵脚。

看完眼前的一幕后，宓儿终于明白了申和他的儿子轩都在这里的原因了，原来是来帮紫吹和浩一做是不是亲生父子，申其实早在看见两人后，就推算出了一切，但是又有些不明白，看着浩一，为什么他能穿梭时空呢？这是怎么回事呢？虽然疑惑，还是开口说道：“禀皇上，太子是皇上的亲生儿子。”

“啊！”对于这样的结果，紫吹怎么都没有想到，为什么会这样呢？没有女人却有儿子，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一身瘫软在椅子上，心里只有一个念头：怎么办？到底要怎么办？雪紫知道的话，到底要怎么办呢？

看着那样的紫吹，宓儿不明白，为什么在知道浩一是他儿子时？他会那么的颓废和无力，难道他不想要这个儿子吗？其实她根本就没有想过紫吹会这样都是因为她的缘故。

扶起无力的紫吹走出太子的宫殿，浩一乖巧的送父皇离开，在经过宓儿身边时，轻声说道：“母后，我知道是你，我马上就回来，你不要离开哦。”

听到这样的话时，宓儿和烙两人心里都是一惊，两人都对浩一的话而惊讶，看着这样的浩一，一个决定在烙的心里成型，两人默默的看着浩一的背影，宓儿对烙点点头，明白的带着她回到了花府。

去看过熟睡的小浩一和小修一后，宓儿来到自己的房间打开窗，坐在躺椅上一边摇着一边看着天上的星星，心里想到：母亲，我该怎么办？我到底该怎么办呢？

一边摇着躺椅一边吹着晚风看着星星，思绪回到了尘封好久的记忆，那也是想忘而忘不了的记忆。

记得当时每天都在明镜湖看着凡间的一切，有时一看就是一天，为什么会这样呢？是因为有个和我一般大小而很漂亮小男孩，他虽然住在华丽而大的宫殿中，却常常一个人躲起来独自哭泣，明明他身边陪着很多人啊，不明白，我就不一样，身边有陪伴的九个如兄长一般的护法哥哥和慈祥而温柔的母亲，还有一个就是有点严厉而老是板着一张脸的幻夫子，她每天都要我学好多好多的东西，虽然平时很严厉，但是我知道她内心里也是很爱我，因为我可是仙界独一无二的公主，她对我严厉，是希望以后我也能象母亲一样把仙界管理的很好，做一个完美的仙界娘娘。

［正文:第七十二章］

但那不是我想要，每天都觉得心里好象缺少了一些什么，又不明白到底是什么，当第一次看见小男孩时，就被他的身影深深吸引而不想离开，日复一日，看见其他人之间的相处后，终于明白了那是什么？于是留下一张纸后，就离开了仙界，来到陌生而又熟悉的凡间，如愿的来到他的身边，也很顺利的与他相爱，而私定终身，天真的以为那就是完美的结局，错，大错而特错，当不小心听见那些话和看见床上赤裸的两人，痛，到处都痛，但是同时也不清楚到底是哪里痛，只知道心里一个念头就是永远沉睡不愿醒来，也不想面对任何人，这应该是对我任意妄为的惩罚，回到明镜湖，用咒语分开湖面，走入湖底，把身体和灵魂都一起沉在这一切开始的地方，后悔吗？难过吗？不，没有经过怎么会懂呢？所以不是后悔，而只是想沉睡，希望能让一切随着时间被遗忘……想着想着宓儿也进入梦乡，感觉好象来到了明镜湖看见自己那深藏的身体和往事。

“宓儿，醒醒，难道昨晚你都是这样睡的吗？宓儿。”听声音知道是心岚，但是就是睁不开眼睛，感觉眼皮实在太沉重，头也好晕，发

觉到她的异常后，伸出手摸上她的额头，好烫，忙对身边的丫鬟说道：“快去找大夫。”

小心的把她抱到床上，盖好被子，看着沉睡的宓儿，心岚的内心特别自责，同时想到：等她病好后，多抽出时间来陪陪她，而且找个时间一起商量一个吉日干脆把婚事也办了，浩一和修一也一天天的长大了，不能让他们知道自己没有父亲。

大夫来看过后开了一些药，丫鬟熬好后端来，心岚小心的扶起宓儿，让她喝完药，然后交代丫鬟去花花楼找月季过来，等到月季匆忙的赶来后，才出门去，因为有个重要的生意要出去。

看着床上熟睡的宓儿，月季很是担心，伸手去摸摸她的额头，看高烧是不是退了，因为感觉到额头上的清凉，宓儿费力的睁开眼睛看见坐在床边的月季，有些吃惊的问道：“月季姐，你怎么来了？”

“别起来，在多睡一会儿。”看着宓儿有些吃力的想坐起来，月季忙制止了她。

直到看见她又睡着后，留下一个丫鬟在旁边，才出去看浩一和修一，看着两个想走路的小家伙，月季是既高兴又担心，一个上午就在陪着两个小孩中很快的过去了，中午喂好两个小孩后，就让奶妈带下去随便玩一会儿后让他们睡觉，随便吃了一些，就来到宓儿的床边，费力的扶她坐起来后，在喂她吃了一些清淡的小粥，因为早上的药和休息，宓儿感觉好多了，下床后虽然还是觉得有点头重脚轻，但是老躺在床上病会好的更慢。

帮她穿好衣服后，扶着她来到园里的凉亭，丫鬟早做好了准备，在铺好的椅子上坐下，觉得精神更加的好了，才说道：“我好象老是给姐姐带来麻烦。”

“谁说的，你给我带来的快乐更多。”回想往事，如果当初没有遇到宓儿，恐怕也就没有今天的我吧，月季心里想到。

“是吗？记忆里，我好象总是给姐姐带去麻烦。”恢复记忆后，在花花楼的一切也都记起。

“遇到宓儿你是我一生的幸运。”看着为人母的宓儿，月季感慨的说。

不在说什么，端起杯喝着水，看着园里的花草树木，同时也看见了不远处的游泳池，说不定泡泡也好，原本想泡，每次都被心岚阻止，趁着心岚不在家，而且月季姐过来，不如一起泡泡，开口对月季姐说道：“我们一起去泡温泉，好吗？”

“你不是生病了吗？”温泉，一直觉得好奇。

“没关系，说不定泡了后，好的更快呢？”

“是吗？那我们就泡泡。”

在房里换好衣服后，月季看着穿在身上的衣服，这能算衣服吗？比楼里姑娘们穿的还暴露，有点后悔刚才的答应太快了。

“怎么了？月季姐，有什么不对吗？”看见月季一直看着身上的游泳衣，宓儿觉得很合身，不明白她为什么一直看着。

“宓儿，真要穿这样的衣服出去吗？”游泳衣？这就是游泳衣吗？月季后悔为什么要答应宓儿穿，这样的东西能用衣来称呼吗？不知道是谁创造出这样的东西。

拿出准备好毯子，裹好，就走了出去，月季也只好学着宓儿的样跟在她的身后，来到游泳池边，把毯子放在旁边后，就跳入水中，真舒服，水温刚刚好，放开手脚游了起来，游了一圈后，来到还站在岸边站着的月季面前说道：“快下来啊，月季姐，我教你怎么游。”

看着在水里四处游动的宓儿，就如一条美人鱼一样，心里有着一丝心动，但身上这件太过暴露的衣服让月季又有些犹豫，最后，还是放下毯子，慢慢的进到水中，真的很舒服。

“月季姐，象我这样，闭住呼吸，慢慢的把头沉如水里，直到忍不住时，在从水里抬出头来呼吸。”宓儿耐心的说道，看着月季做了几次后。

“来月季姐拉着我的手，慢慢的抬起你的脚拍打水面。”一步一步耐心的教着，月季也玩的很是开心，后来就扶着岸边的扶手而自己练

习，累了，两人就一起在浅的地方坐下休息。

“宓儿，原来这就是游泳啊，真好玩。”活了这么久，还不知原来在水里是这么的好玩，月季想着。

“是啊，是不是觉得运动后，感觉精神都好了很多，觉得年轻很多。”

“是啊，每天都忙着应酬客人，早忘了年轻的感觉。”遇到宓儿真好，月季看着她想着。

“我们起去吧，改天在一起来玩。”说完，宓儿率先站起来上岸准备披上毯子却被一声惊呼声吓的停住了动作，转回身却看见心岚就站在不远出。

“宓儿？！”心岚简直不敢相信眼前看见的一切，因为太担心她，谈完生意后，就急忙赶了回来，在房间没有找到她时，问丫鬟才知道她在后院，于是过来，却看见她那身上穿的是什么，女子能那样穿吗？惊讶下喊出了她的名，但是看见她坦然的回头看着，心岚反而觉得不好意思的背过身去，说道：“快回房去，穿好衣服在来大厅。”

快步离开去大厅等宓儿，不明白的披上毯子后和月季一起回房换好衣服，在来大厅的路上，宓儿有些疑惑的问着一旁一直沉默的月季：“月季姐，我做错什么了吗？”

“不是你做错，是这个社会给了我们女人太多的规矩，而你只不过有那么一点点的不同而已。”看着心岚的离开后，月季就一直在心里考虑着，宓儿真的能适合做一个有钱人家的夫人吗？如果心岚等会责备的会很严厉吗？还是我出钱给宓儿买房子让她住在外面可能更好。

“是这样吗？”都忘了，古时是男人的世界，女人只是附属品而已，看来是发烧烧糊涂了。

两人各自想着就这样来到了大厅，进去就看见心岚一脸严肃的坐在椅子上，看见宓儿后，马上就让丫鬟和仆人都下去，才说道：“宓儿，你刚才的行为实在是，我都不知道怎么说了。”

“是吗？那就不要说了，我也有话告诉你。”可能这个凡间如千年前一样不能接受我吧，宓儿反而看开了一些事情，决定告诉心岚一切，所以边说边悠闲的坐下。

“有话要告诉我？”心岚不明白，明明在说她刚才的穿着，怎么变成她有话说了。

“是的，其实我没有告诉你实话，我们根本没有婚约，我也不是你的未婚妻，而你呢？有一个很爱很爱的人，你们之间发生了很多事情，而且也能感觉出他也应该深爱着你，但是不知什么原因你们却不能相爱在一起，你可以不相信，但我说的都是真的。”要怎么说呢？不可能告诉他我是从神仙娆那里知道的，任何人听了不是觉得我疯了，就会觉得我傻了，要就是被高烧烧坏了脑袋，宓儿想着。

“是这样吗？”听了她的话后，心岚终于明白梦里出现的身影，原来是这么一回事，看来我失去记忆，也还是忘不了他，露出一个苦笑后，才问道：“他是谁？”

“许淼，你的表哥，现在就住京城里。”看着这样的心岚，宓儿有些担心，但是感情的事不是外人能插手，而且迟早都要面对，危机既是转机，转机也会变成危机，说不定能出现好的结果呢？

许淼、许淼，为何听到这个名字，就觉得心好痛呢？为什么？心岚不明白，到底遗忘了什么？表哥、表哥？！怎么会深爱的是表哥呢？而且还是一个男人，为什么？为什么呢？

“心岚，不管你怎么选择，我都支持你，但是我也要告诉你，有的时候，问清楚打开心结，说不定反而更能放下，而不是一味的逃避，幸福就握在我们每个人的手中，不争取就什么都不会有，就如一件事，你只想不做，你怎么知道结果呢？你自己好好想想吧。”看着一脸痛苦的心岚，宓儿说道，这也是昨晚得出的一个结论，当初如果不逃避，而是问清楚，会不会结果就不一样了呢？现在怎么想都是枉然，因为时间一去不回头。

[正文:第七十三章]

和月季一起离开大厅，让心岚好好想清楚，来到凉亭后，月季有些不明白的问道：“你怎么就告诉他了呢？”

“我也想通了，有些事，我们觉得对他是好的方法，但是不一定，要他自己做的决定才是最好的方法，而且爱情不管过了多久，只要是真心的爱，就总会在心中站着一个角落，在我们蓦然回首时，才会发现它从来没有离去过。”看着远处，宓儿说出真实的感受。

看着这样的宓儿，月季觉得她真的是又长大了一些，其实在楼里看见过各种各样的爱情，但爱情真的能永远不变吗？没有见过，有多少女子不是为爱而伤呢？但这就是生活，伤过、痛过、哭过、醉过，过后，不是也一样还是好好的活着吗？说穿了，爱情不过是我们枯燥乏味生活中的调味品而已，没有不行，但是一段爱情就成功走到老也是不行，因为时间也是一个可怕的杀手，它总是让美好的爱情最后变了什么都不是，甚至有时会让大家怀疑当初真的存在过爱情吗？

时间一天天过去，表面上什么都看不出来，心岚还是每日如往常一样。

“宓儿，晚上我们一起在外面吃饭，好吗？”准备出去的心岚开口说道。

“好啊，今天我约了月季姐过来玩，到时候我们一起去，可以吗？”虽然对于心岚的提议有些不明白，宓儿还是答应了。

“就这么说定了，到时候我会派人过来接你们。”说完，心岚就出去了。

坐上心岚派来的马车，来到了酒楼，心岚已经在外面等着，下了马车，宓儿和月季一人抱着一个小孩下了马车，随心岚走了进去，到一雅间内坐下。

“怎么样？这是我新开的酒楼。”心岚问道。

“看摆设和建造还行，就不知酒和菜肴如何了。”宓儿说出感受。

“我是看不出什么了，但酒楼只要价格合理、酒和菜肴都合大家口味，应该就行了。”酒楼没有接触过，但是道理应该都一样吧，月季想

到。

“你们尝尝。”随着小二上菜后，心岚说道。

看着一盘盘的菜，闻着香味，觉得食欲大振，忙拿起筷子，吃一口，好吃，有的入口香脆，有的入口及化，真是美味啊，在不知不觉中，就吃饱了，吃饱喝足后，就应该寻找娱乐。

“心岚，你最近也好忙，难得今天有时间，不如我们去月季姐哪里玩玩。”在家带孩子太久，难得有机会出来玩玩，宓儿提议道。

“好啊。”一听宓儿这样说，月季高兴的马上就答应了。

看着眼前兴致勃勃的两个女人，心岚只好少数服从多数的跟着去了。

进了花花楼就把睡着的修一和浩一留在原来住过的后院，让丫鬟在旁边守着，宓儿让心岚在大厅好好的坐着，虽然不知她到底想做什么，心岚还是乖乖的在那里坐着。

不一会儿，大厅的灯光调的暗了一些，但是一个台子周围的光却更亮了，随着音乐的响起，一舞女从后面跑了出来，舞动着，随着她那如水蛇般的舞动，又有几个女子出来了，在优美动听的音乐声中，几个女子在舞台上舞动着身体的每一个部分，诱惑着观看的每一个人，好象要挑逗出男人内心的欲望，音乐突然停止，几个女子也瞬间从舞台上消失，当音乐再响起，从后面又出来几个不同的舞女舞动着时，大家总觉得和刚才的相比好象少了一点什么，但是又说不出是什么。

“刚才的舞，你觉得怎么样？”全身冒着汗的宓儿来到心岚的身边问道。

“还行，比现在的好。”心岚如实的回答道。

“如果我告诉你，刚才我也在台上，你相信吗？”好久都没有活动的这么的舒畅了，宓儿想道。

“相信，你说的什么我都相信。”

然后，两人在下面坐着，说说笑笑的看着台上女子的舞蹈。

“我去后面看一下孩子。”还是不喜欢这样的欢笑场所，但看着宓儿那么高的兴致也不好说出口，去后面看看两个小家伙醒了没有，如果醒了也好找借口离开，心岚说完就朝后面走去。

突然前面出现一个熟悉的身影，忙躲到暗处，看着他走出花花楼，忙跟了上去，一路小心的跟着，直到看见他进了一个大宅子，看着那门，好象想起了什么，却有好象什么都没有想起，忙拉住一个经过的路人问道：“请问这是谁的府上啊？”

“你不知道吗？这里面住的是刑部许淼大人。”路人说完就离开了。

许淼？！是他，就是宓儿说的那个人，但刚才进去那人是他吗？会是他吗？站在外面看着那大门，不知站了多久，也不记得是什么时候离开的。

“夫人，少爷醒了。”一个丫鬟找到宓儿后说道。

“老爷呢？”心岚不是去看孩子了吗？怎么这么久都没有过来呢？难道他还在孩子身边吗？宓儿心里想着嘴里随口问着。

“老爷，没有和夫人在一起吗？”听见夫人如此问，丫鬟觉得奇怪了，老爷不是和夫人在一起吗？

“这就奇怪了。”他不是说去看孩子，这么长的时间他去哪里了，宓儿忙和丫鬟一起寻找，同时也让楼里的姑娘帮忙，后来才知道他早就离开了，忙带着孩子也匆忙的赶回去了，谁知，府里的人都说没有看见他回来过，把孩子哄睡后，宓儿就一直在想：他到底去哪儿呢？而且还什么都不说，这不象是他会做的事情啊，等了好久，也去他房间看过，都没有人，应该不会出什么事，最后，宓儿决定先睡觉，如果早上他还没有回来，在找人去寻找。

“心岚，你昨晚去哪里了？”早上，终于在餐桌上看见了他，宓儿有些担心的问道。

“只是出去随便走走，回来晚了，你一定很担心吧。”看见她眼角的阴影，一定没有睡好，心岚有些不好意思的说道。

看着他眼神有些闪烁，也就不在说什么，只在他出门时说了一句：“早点回来。”

点点头，心岚就离开了，来到昨晚的地方，看着紧闭的大门，心中有着更多的是不安，随便走进附近的一家茶楼，点了一壶茶，找了一个能看的见从那大门进出情景的地方坐下，悠闲的喝着茶，眼神却是看着大门，出来一个年轻男子，从身型看和昨晚看见的男子一样，忙喊过店小二问道：“他是谁？小二哥知道吗？”

“他啊，他可是大名鼎鼎的许淼大人，京城谁人不知啊，而且还是京城女子最想嫁的金龟婿，这位公子，你是外地来的吧。”小二顺着看了出去，忙说道，说完就去忙别的去了。

许淼！是他，原来爱的人，为何却忘了他呢？抱着疑惑，心岚离开了茶楼。

一天都在恍惚中度过，因为想着许淼，做事老是出乱子，于是离开了店铺，回家又怕宓儿询问，只好在街上闲逛，不知不觉抬起头却发现已经站在了花花楼的门外，守门的因为常看心岚和老板娘常在一起，所以也认识，看见他忙招呼他进去，白天的楼里少了姑娘们和客人的谈笑声和音乐声而显得太过清静，走在里面会让人以为走错了地方，因为大家都认识他，所以只是打一声招呼后就去忙别的了，独自一人走在楼里，突然一丝若有若无的琴声吸引着脚步，随着越来越接近，心跳的好快，停下了脚步，因为看见了屋里的一切，一男子拨弄着身前的琴弦，而一女子在一旁痴痴的眼神看着男子的面容，这画面在脑海中盘旋，冲撞着内心的某一深处，一些熟悉又陌生的画面闪过，最后终于想起了一切，原来如此，转身离开。

看着孩子熟睡的面容，宓儿的内心有说不出的满足，觉得眼皮是越来越沉，在丫鬟的扶持下才回到自己的房中，忙上床准备好好的睡一觉。

回到府中，心岚觉得总少了点什么？想想原来是没有看见宓儿和孩子的身影，忙去孩子的房间，却看见两个丫鬟睡在地上，忙摇醒她

们，问道：“少爷呢？”

“老爷，少爷不是在床上睡觉吗？咦？！少爷呢？”两丫鬟边说边来到床边打算抱少爷给老爷看，却发现床上哪里还有少爷的身影呢？

“我在问你们少爷呢？”心岚心里原本就有些烦躁，现在又遇到这样的事心情更加的烦躁，语气也不免重了些。

“明明少爷在床上睡觉啊？”一丫鬟有些困惑的说着。

“会不会是在夫人那里。”另一丫鬟想到会不会是夫人来抱走了呢？于是说了出来。

忙朝着宓儿的房间走去，两个丫鬟也胆战心惊的跟在后面，因为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凶的老爷。

［正文:第七十四章］

“宓儿，修一和浩一在你这里吗？”打开门，边走进去边问道，却没有答复，来到床边一看，她还在睡梦中，急忙喊醒她。

“心岚，你回来了。”睁开还有些迷糊的眼睛看着眼前的心岚，宓儿随口说道。

“宓儿、宓儿，不好了，浩一和修一不见了。”看着这样的宓儿，孩子会和她在一起吗？那孩子去哪里了呢？心岚忙说道，希望宓儿清醒后能想起什么。

“什么？”因为心岚的话，立刻清醒过来的宓儿，冲出房间跑到孩子的房间，到处寻找。

“宓儿，不要这样，我到处都找过了，没有。”看着这样的宓儿，心岚忙拉住她，说道。

“不，不会的，怎么会不在呢？明明我离开的时候，他们还睡在这张床上。”真不明白，会是谁呢？冷静下来的宓儿想着，对了，怎么忘了一个人呢？忙走到烙的房间，到处寻找到没有他的身影，这时一个念头出现在心里，不会，一定不会的，忙对丫鬟说道：“去帮我准备马车，我要出去。”

“是，夫人。”丫鬟出去准备马车。

“宓儿，你要去哪里？”心岚不明白，这个时候宓儿怎么还有心情去别的地方呢?

“我一定要去。”说完，就走了出去。坐上马车，告诉车夫目的地后，就坐好闭上眼睛，这个时间一定要冷静和保持体力，才能对付接下来的一切。

“夫人，到了。”车夫说道。

“你不用等我了，回去吧。”说完就朝着大门走去。

“快，快去告诉老爷，小姐回来了。”门房看见宓儿一眼就认出是失踪了的小姐，上次小姐回来时，印象特别的深刻，因为她可是太子最爱的女人，少爷最喜欢的妹妹，老爷的宝贝女儿。

“我爹在哪里？”宓儿问道。

“回小姐，老爷这个时候应该和小少爷在后花园，小的带你去。”门房边说边在前面带路。

“爹。”看见宰相时，宓儿终于忍不住跑过去在父亲的怀里哭了出来。

“怎么了？雪紫，不要哭啊，谁欺负了我的宝贝女儿，告诉我，我一定为你做主。”看见久别的女儿，早从原来身边的大臣那里知道了她的去向，但是看见她哭的这么的伤心，内心真是着急，让我知道是谁，一定把他大卸八块。让他知道欺负我女儿的后果。

“母后。”看见外公因为仆人的话而匆忙离开，修一也忙跟了出来，却看见了久别的母后，真是高兴，忙跑过去抱着她。

“修一，修一，我的修一。”原本因为修一的喊声而让宓儿悄悄的擦去眼泪，才回身看他，谁知好不容易忍住的眼泪，看见儿子那张脸时，一把把他抱在怀里，眼泪还是流了出来。

“来人把小少爷带下去，雪紫随我来。”原本有些不想离开母后的修一，在外公那有些严肃的眼神中，只好乖乖的听话离开。

来到书房，关上门后，优翔看着女儿说道：“说吧，发生什么事了？”

“我怀疑烙私自带走了我的浩一和修一。”说出猜测。

“烙！？不会吧，以我对他父亲的了解，他应该不会做出这样的事情。”烙，姚的儿子，他应该不会做出这样的事情吧，但是姚说过他儿子保护在雪紫身旁，才放心下来，难道离开妖界太久，有什么变化而姚没有告诉我呢?

“但是，今天浩一和修一失踪，他也不在了，那要我怎么说呢？”原来随时都在府中，这个时候却不在了，而且府中那么多人都没有看见过浩一和修一被别人抱走，那怀疑的人就只有他了。

“不要急，等我想想再说。”这件事还是问清楚后再说，毕竟姚的为人是清楚的。

“爹，女儿有个请求，请你回仙界和母亲一起打开明镜湖。”要是这个时候能有法力，一定能找到浩一和修一。

“明镜湖？为什么呢？”不明白雪紫为什么有这样的要求。

“女儿的身体还在湖底。”说出原因。

“在湖底？你怎么去到湖底的。”优翔看着雪紫，有些不敢相信她刚才说的话，明镜湖存在以来，就一直都要仙妖两界的统治者合力才能打开，然而雪紫却说她的身体在湖底，这是怎么回事?

“当年，我用法力打开湖底，一直沉睡在湖底，也不知过了多久，直到母亲的呼唤，因为不是自我意识，所以灵魂离开了身体，身体现在还睡在湖底，但是我现在需要她的帮助。”回到身体应该就能恢复法力了吧。

“原来如此，但是我还有没有完成的事情，我想浩一和修一能从未来来到这里，应该也是她的所为，所以我还不能走。”最近一直和修一在一起，慢慢的想通了一些事情，看来不解决掉她，将是一个永远的麻烦。

沉默下来，不在说话，两人各自想着心事，突然门被人从外面推开，一个熟悉的身影进来，抱着雪紫，声音有些激动：“紫，你去哪里了，最近，你到底去了哪里？”

“吹，你怎么来了？”看着紫吹，雪紫眼里有着不相信，他不是皇上吗？怎么会出现在这里呢？

“紫，我的紫，在也不要离开我，我们回去。”牵着她的小手就想回宫。

“不，你不是娶了别人吗？”以为已经放开，但是看见他时，心里还是很在乎。

“你在说什么，我几时娶了别人？”听着她的话，怎么会不明白呢？今生只娶过她啊，谁知她还在婚礼上消失。

“别人都告诉我，你已经有皇后了，何必还来找我呢？”爱情！为什么？为什么两次都是伤痛呢？现在只要找到浩一和修一就可以了。

“皇后？我的皇后就是你啊。”不管皇后还是妃子都只会是一个人，那就是她啊，怎么她还不明白我的心呢？

“我不相信，不相信。”甜言蜜语，世上的任何人都会因为需要而轻易的就说出口。

“紫。”不管了，抱起她转身就走了出去。

看着这一切，没有吭声，但眼里有着算计，可能雪紫在他的身边更好，有些事要做，也没有时间随时的看着她，优翔想着，就没有任何行动阻止紫吹带走雪紫。

接到消息时，急忙就骑着马出来，所以把雪紫好好的放在马背上，翻身坐上去。

“母后，母后，我要跟母后在一起。”准备骑着离开时，修一的声音传来，一直静默的雪紫出声了：“等等，带着修儿。”

虽然有些不愿意，紫吹还是把站在马前的修一抱起，放在雪紫的身前，然后才一起离开回宫。

看着熟悉的一切和跟在身边的浩一和修一，想着下落不明的小浩一和小修一，雪紫的眼泪无声的落了下来，他们还那么小，不知道现在吃饭了吗？穿的衣服够不够呢？……

“紫，你怎么哭了？”用眼神示意浩一带着修一离开后，紫吹在雪紫身边坐下，看着她的眼泪，有些不明白。

“吹，我们的孩子不在了。”扑在他温暖的怀里哭了好久后，雪紫才说道。

“孩子？什么孩子？”对于雪紫的话，紫吹是完全没有懂。

“就是浩一和修一。”说出埋藏在心里的秘密后，却觉得有点对不起孩子，孩子出生都没有见过自己的父亲，而紫吹也没有见过他们。

“他们？他们两不是才离开吗？怎么会不在了呢？”如果是浩一和修一，不是刚刚才离开，怎么会不在呢？真不明白雪紫在说什么，紫吹心里想着。

“不是，我说的不是他们，是他们？”雪紫有些急了，怎么紫吹就不明白我在说什么呢?

困惑的眼看着雪紫，是更加的糊涂了，雪紫也发现是自己的说法有问题忙说道：“吹，我生下了属于你和我的孩子，而且是双胞胎儿子，取的名字就是浩一和修一，现在他们都不知道去了哪里，你明白吗？”

听着雪紫的话，紫吹却是一会点头一会摇头，最后说道：“你是说我们有儿子了，却又不在了，是这个意思吗？”

点点头后，才说道：“其实刚才离开的浩一和修一跟我们失踪的儿子是同一人，因为一些原因，他们从未来来到了现在，你能了解吗？”

点点头再摇摇头，听着这些话，紫吹不知道雪紫要自己怎么相信。

［正文:第七十五章］

由于想念和担心，最后雪紫在紫吹的怀里哭着哭着就睡着了，抱起她回到寝宫放在床上，坐在旁边看着她的睡容，心里却想着：婚礼时她到底去了哪里？为什么她在京城怀了孩子都不来找我呢？而且她说宫里的浩一和修一是未来过来的儿子，这是怎么一回事呢？而且这么奇怪的事情要怎么相信呢？哎！想着这些更加的迷惑和困惑了，也

不知她对我还隐瞒了什么，看她的睡容应该还要睡很久，留下宫女，交代了一些后，就去御书房里批那成小山的奏章。

睡梦中，好象回到了仙界，飘飘荡荡寻找着母亲的身影，母亲、母亲、你在哪里啊？前面不远处好象有些象，随着距离越来越近，看清楚了，真的是母亲，在靠近才发现她正和幻在说话。

“娘娘，我们应该派人去夺回小皇子。”最近才发现了小姐的踪迹，忙向娘娘提议接回小姐，但是娘娘却不同意去接回她，没有多久又接获妖界的人去抢走了小皇子，忙过来禀告，希望能得到她的许可去夺回皇子，但跟娘娘说了这么久，到现在她却还是无动于衷呢？

“幻，不要在说了，我心意已决，告诉所有人都不要插手，你下去吧。”绛的眼神看着远处说着，有些事表面看来是坏事，说不定就是转机呢？这次就先看看吧。

“是。”心有不甘，但是也没有办法，幻只好失望的离开。

“紫儿，来了，怎么一直不说话呢？”紫来到的时候，就知道了，绛看着唯一的宝贝女儿雪紫说道。

“母亲，你怎么知道我来了？”明明幻都没有发现，不知母亲是怎么知道的，雪紫不明白的问道。

“因为你是我最心疼的女儿啊。”边说边摸着她：“你还是回去吧，免得他们担心，浩一和修一的事，你也不要太担心，他们不会有事的。”

说完就推了她一把，身体迅速的下坠，雪紫本来还想和母亲说些话，没有想到母亲会这么快就要自己离开。

睁开眼睛，就看见两双漂亮的眼睛睁的大大的正看着自己，而且两个小脑袋看见她醒来，马上高兴的喊道：“母后，母后你可醒，刚才来就看见母后睡在床上，可吓坏我了。”

“修一，不要乱说话。”母后的身子一直都不好，但修一也不能这样说，浩一忙说道，同时接过宫女递过来的补品，打算亲自喂母后。

“给我，浩一，我可以自己来。”看着两个宝贝儿子，雪紫心里有着感动。

虽然有些不愿意，浩一还是递了过去，匆忙喝完后就下床，和两个孩子在宫里随便走着。

看着宫里的一切，改变不是太多，不由得让雪紫想起了好多年前的事。

当时什么都没有想的就来到这个人间，为了不引人注意，从一名宫女开始了在皇宫里的生活，每天都在他睡着后，悄悄的施法去到他的身边，看着床上熟睡的他，有时就只是静静的看着，有时会忍不住伸手去摸摸他的脸，感觉来到这里真是来对了。

随着时间的流逝，终于被派到了他的身边，每天都能近距离的看见他，内心是非常的高兴，他还是和原来一样，在人前总是一个风度翩翩的太子，而在没有人时，却容易忧伤、难过，有时还会哭泣；来到这里后，才慢慢的了解了他的忧伤是因为什么、难过是因为什么，即使是多么的想给他安慰、关心，但最后却都只能在旁边默默的看着。

一天，在他的寝宫，他的母亲当朝的皇后如往常一样的到来，然后在心满意足的离开，他只能在他母亲离开后，才遣走房里的太监和宫女，独自一人在房里哭泣，虽然知道，但是也只有在外面着急，怎么都想不明白？那个女人真的是他的母亲吗？记得自己的母亲是那么的慈祥而和蔼、温柔而善良，仙界的人们都尊敬她、爱戴她。

于是，只好悄悄进入他的梦乡里给他鼓励和安慰，他醒来后看见我说的第一句居然是：“你好象我梦里见到的仙女。”

“是吗？太子殿下取笑了，如果奴婢是仙女，那怎么还在这里做事呢？”当时的雪紫只是笑笑，总不可能对他说，你梦里的仙女就是我。

“不管，以后你就是我的仙女，随时都要在我的身旁。”他说道。

笑笑，没有想到这样也能拉近两人间的距离，真有点后悔没有早点做，浪费那么多宝贵的时间。

从此，不管在那里，只要有他的地方，雪紫也一定在他的身边，而且渐渐的他的脸上笑容更加的多了，而且整个人都变了一个样。

花前月下，相互许下了相守一生的诺言，就在雪紫以为一切都没有变的时候，一切都变了，变了。

想到这里的时候，雪紫出了一身冷汗。

“母后，你怎么了？”浩一先发现雪紫的不对劲，忙摇着她。

“没事，我们继续。”因为浩一的声音，雪紫清醒过来，看着皇儿那担心的一张脸，有着瞬间的恍惚，摇摇头，今天是怎么了，怎么老是想着那些陈年往事呢？而且他都死了那么久，时间过了这么久，怎么还是忘不了呢？强打精神，牵着两个皇儿的手继续走着。

晚膳后，紫吹因为有太多的奏章要批阅，所以去了书房，而雪紫却带着两个孩子一起坐在月下赏花。

“母后，以后都不要离开我们，好吗？”修一还是有点担心。

“怎么？怕我飞走吗？”看着修一脸上那么认真而担心的表情，直觉这种表情不应该出现他的脸上。

“母后。”听着雪紫那样的话，修一有些不依的投入雪紫的怀里。

“你们看，天上的星星，那里闪闪发亮的就是牛郎星和织女星，你们知道它们名字的由来吗？”抱着修一，抬头正好看见天空中闪闪发亮的星星，雪紫忙指着告诉儿子。

“知道，原来母后也会陪着我们看星星，但是不知何时开始，母后就戴上了面纱，而且也很少和我们在一起了。”浩一看着天上的星星，回想往事，有些感慨的说道。

“是这样吗？”看着浩一脸上的表情，雪紫知道他应该想起了一些自己不知道的往事。

“是真的，母后，你都不知道，我和哥哥当时多么的伤心和难过，但是父皇就是不让我们在母后的身边，而且母后的身子经不起任何的风吹，而且外婆和外公不知想了多少办法都没有用。”想起那时的母后，修一更加的贴着雪紫。

不在说什么，大家一起看着眼前的花和天上的星星，紫吹忙的差不多赶过来时，就看见雪紫、浩一和修一三人都在椅子上睡着了，看着生命中重要的三个人，真害怕失去他们，轻轻的抱起雪紫，儿子就让太监抱，一起回到寝宫，帮他们脱去衣物，让他们舒服的睡好，谴走太监和宫女后，也脱衣上床睡下。

看着雪紫的睡容，想起了她才失踪时，就象疯了一样的到处寻找却没有她的身影，当时真想死去，因为活在没有她的世界是那么的乏味，但是她的母亲好象看出了我当时的心情，开导着绝望中的自己，于是活着等她回来，经过长时间的调查，找到了她失踪的原因，当时真想杀了那个人为她报仇，身边的亲信却劝要三思，几经思量，想到好的办法，就是毒死她，但总是失手，只要那个人活着，雪紫就不可能有安全，想到这里，紫吹不由得抱紧怀里的雪紫，因为突然的不舒服，雪紫翻动着身子，这时，紫吹才发现太用力了，看来要尽快的把那件事做了，不然永无宁日，有了决定，一会儿就睡着了。

这里是一家幸福美满的睡着觉，然而在这皇宫的其中一个宫殿里却是到处都可以听到摔东西的声音，一个贵妇人原来好看的脸，早因她的愤恨而变的象一个张着血盆大口满脸獠牙的鬼怪一样，七分似鬼三分人，如果不仔细看，一定会以为遇到了妖怪，此时，她的身体里装的满满怒火，心里却想的是：为什么？为什么会这样？想想我那可怜而命不好的皇儿，不知死在什么地方，然而那些贱女人生的却如杂草一样坚强的活在世上，而且还坐在皇位上，代代相传，为什么？为什么？到底是为什么？想当初没有我的话，会有今天的渺国吗？不，会什么都没有，然而他却给了我什么？皇儿死后也没有活下去的支持，结束了生命，但是是结束，还是开始呢？谁说的清楚呢？但那些贱货生的儿子怎么能过如此幸福的生活，只要我在世上一天，就不可能，永远不可能，这女人心中的怒火和不平就如一团乌云一样的笼罩在整个皇宫。

[正文:第七十六章]

一大早，雪紫带着浩一和修一坐上马车，跟随在紫吹乘坐的马车后面，掀开布帘从车窗望望前后，可以看见紫吹的马车和侍卫、太监、宫女，身后跟着满朝文武百官和大批的侍卫，浩浩荡荡的不知要去哪里。

“母后，你不知道今天我们这么多人去哪里吗？”看着雪紫的动作和脸上的疑惑，浩一问道。

“恩，一早你们父皇什么都没有说，只是让人来接我过来，就上了马车。”这么多的满朝大臣和皇族都一起出动，雪紫还真不知道到底是要去做什么。

“我知道，我知道，母后。”一旁原本安静的修一马上大声说道。

“好，那修一你告诉我，现在我们是要去做什么呢？”看着活泼好动的修一，雪紫忙说道。

“是去隐寺祈福，隐寺可是属于我们皇家寺庙，里面最厉害的是谁？你不知道吧？母后。”修一得意的说出知道的一切，在最后故意的卖关子。

“是谁呢？我是真不知道，但是我知道修一一定会告诉我，对吧？”雪紫看着修一说道。

“恩，我最乖了，当然会告诉母后，隐寺最厉害的是国师，曾听外公说过，国师很厉害，能知别人的过去和未来。”修一说道。

国师？会是谁呢？而隐寺？！这个名字好象在什么地方听过，但是应该没有听过啊，这到底是怎么会事呢？装着满肚子的困惑和疑惑，马车停了下来，马车上的门也打开，一眼就看见紫吹已经站在了下面，伸手小心的扶下雪紫后，为她加了一件薄披风，紫吹就拥着她朝着山上走去，浩一和修一只好跟在他们的身后，再来就是文武百官和侍卫。

“累吗？要休息一下吗？”紫吹不时的注意着雪紫的脸色变化，怕她有什么不舒服。

“不，我还能走。”雪紫边说边继续朝上走，这身后跟了这么多人，在这里停下，多不好，后面跟着这么多人，而且走山路就当做运动。

“紫，今天是我登基以来第一次，向苍天为渺国和平安和天下百姓而祈福，所以你和浩一、修一都一定要来。”知道雪紫的身子不是很好，所以紫吹有些愧疚的说道。

“没关系，我们是一家人啊。”如此一说，雪紫心中反而有了一些失落，一家人，几十年的家人，然后只有看着他们一个个的死去，却独留自己一人记住这些快乐和不快乐的事。

看着山路两旁的风景和不时吹过的凉风，大家终于来到了隐寺。

“皇上、娘娘请随小僧来。”寺外早站着一个僧人等着，看见紫吹和雪紫忙恭敬的说道。

跟随在小僧的后面，走过很多回廊，最后终于在一间屋前停住。

“请皇上和娘娘先沐浴更衣，随后出来小僧带你们去祭坛。”小僧说完就站在外面，身旁的宫女和太监打开房门，走进去才发现是里面两间独立的房间，推开后就看见里面是一个天然的温泉水池，而且池边放好了衣服，雪紫不习惯宫女的伺候，让她们在外面候着，脱了衣服入到池中，稍稍泡了一下，就起来擦干身上的水珠，穿上寺庙准备的衣物，就打开门走了出去，却看见紫吹早已在外面等着了。

大家随着小僧来到祭坛，文武百官早在坛下等着了，而坛顶上早站好一人，看见紫吹和雪紫出现后，就在上面对天念念有词。

念完后，紫吹才牵着雪紫一起朝着坛上走去，而浩一和修一跟随在两人身后。

“等会我要做些什么？”不知接着要做什么，雪紫有些不安的边走边小声的问着身旁的紫吹。

“不用紧张，你只要在站在我的身旁，看我怎么做，你就怎么做，这样就可以了。”紫吹看出了雪紫的不安，忙说道。

来到坛顶，看见国师时，雪紫的脑海有几秒钟的空白，白哉？！他怎么在这里？而且他怎么会是渺国的国师呢？

“紫，怎么了？”看见雪紫没有接过小僧递来的香，不明白她怎么了，紫吹有些担心的问道。

“没什么。”清醒过来的雪紫忙接过，暗自责怪自己怎么在这么重要的仪式上走神呢？忙打起精神来。

看着紫吹的动作，雪紫在一旁跟着做，却因为身前突然出现的一个人吓了一跳，保持的镇静的看着她。

“小姐，不好了，你随我回仙界，好吗？”如果不是觉得事态严重，而娘娘又不听大家意见，一意孤行，幻也不会冒冒失失的选这个时候出现在雪紫面前。

“发生什么了？你说。”内心担心，却要假装镇静，雪紫觉得好困难。

“紫，你怎么了？是不是不舒服？要不我们今天就先回去吧？”虽然看着表面上没有什么？紫吹却就是觉得雪紫现在有些不对劲。

“没事，我们继续。”雪紫心里明白，如果现在紫吹因为我离开，那以后我就可能是大臣眼中、口中的红颜祸水，看着眼前的幻，雪紫想起了一个遗忘的记忆，刚听修一说着隐寺，原来是在父亲府中听过。

“小姐，你知道吗？浩一和修一两个小皇子被妖界那些人抓走了，而且妖界那些人准备用皇子的法力，在掀起千年前的仙妖两界的大战，大家都提出夺回皇子，而娘娘却不同意，希望小姐随我回去，说服娘娘。”幻说出这次来的目的。

“给我点时间，我要考虑考虑。”当初烙一起失踪，就有点怀疑是妖界所为，没有想到还真是，但母亲为什么会不同意夺回浩一和修一呢？是什么原因呢？

“那我先回去了，这是隐鸟，别人都看不见，小姐决定了，可以唤它告之，我就会知道了。”从怀里拿出一只小巧的鸟，说完后，幻就匆

忙离开了。

眼神随意的朝下面看了一眼，正好和父亲的眼神接触到，看着他的眼神，雪紫明白了。

祈福仪式完成后，紫吹带着雪紫和浩一、修一准备回宫。

“吹，你看，我也好久没有见到父亲，今天难得遇到，我想回父亲家中坐坐，晚上在回宫。”雪紫忙说出请求。

“好吧，晚上我去接你。”看看雪紫，在看看宰相，紫吹只好答应。

“我和哥哥也要去。”修一忙拉着浩一的手说道。

“好吧。”因为去，是想问父亲一些事，带着孩子，总觉得不方便，雪紫正想拒绝，但看见紫吹的脸色忙改口同意。

来到宰相府，把浩一和修一交给雪延后，雪紫就和父亲来到了书房。

“父亲，当初我怀疑是烙带走浩一和修一，你还说不会，刚才有人告诉我，他们就是妖界的人带走的。”关好门后，雪紫忍不住先说道，想当初告诉父亲，他还说不可能。

“是刚才在祭坛上的那个女人说的吗？”刚才仪式中，因为感应到仙界人的气息，才抬头看，还真看见女儿面前站了一个女子，而且从她严肃的表情，仙界应该发生了什么，但是最近都没有听到手下说什么啊，优翔暗自想着。

“是，是她告诉我的，她们向母亲提议要求夺回浩一和修一，但母亲反对。”雪紫说道。

“是啊，以对她的了解，她肯定反对。”提到一生心爱的女子，优翔就陷在往事的回忆中。

“父亲

Chapter_9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而且幻还告诉我妖界准备和仙界开战，这是为什么？而且原来你为什么要对仙界开战呢？你和母亲为什么都不告诉我呢？”雪紫不明白，千年前为什么两界要开战呢？大家不是过的很幸福快乐，那为什么开战呢？

“不是不告诉你，而是不想让你知道后担心。”当初的一切，也是慢慢的才知道明白，但是误会太深，不是说说就能化解，才会走到今天这样。

“那你告诉我，你为什么要先向仙界开战？而且渺国的皇太后是个怪物，真是你为了报复母亲而亲手制造的吗？”太多的不知道、不了解、不清楚，都希望今天能从父亲这里知道。

“那你要有心理准备，我慢慢的告诉你，因为这一切说来就话长了。”千年的纠葛，千年的误会，千年的恩怨，是一两句话就说的清楚的吗？而且其中有些至今都还不是很明白，那些又要怎么告诉雪紫呢？算了，迟早这一切她都要面对，如此一想，优翔也打算告诉她，自己知道的一切。

［正文:第七十七章］

不知什么时候大地上有了妖仙两界的子民和王，各自过着生活，相安无事。在交界地方居住的子民，也不知什么时候开始了通婚，仙界和妖界的统治者知道时，已经不知是过了多久，因为很多都生下了孩子，一家人幸福快乐的生活，而且也一起修炼，所以两界的统治者也只好什么都没有说，大家继续过着往日的生活。

直到明镜湖的出现，对两界来说不知该说是福还是祸？

那日，妖界的大王耀一早就醒了过来，觉得太久没有去外面看看，于是带着几个亲信大臣和侍卫一起便装出了宫殿，去看宫殿外的妖界子民生活，不知不觉中，来到了一个湖边，大家看着一望无边的湖面，都暗自思索：何时这里出现了这样的湖呢？

“王，要不让我去探探路，可以吗？”身边的宰相宏看出了大王耀的心思，于是开口说道。

看看爱臣，因为知道他的实力，于是耀点点头，得到允许后，宏不在犹豫，念着口诀，暗试法力，迈步走上湖面，谁都没有想到意外的事瞬间发生在大家的眼前，当时大家都被吓呆住了，只觉一阵风掠过，然后就看见大王耀已经把宏带了回来，看着宏那有些苍白的脸，大家都以为他肯定是被吓坏了，因为相识以来，不管遇到什么大事小事，都没有让宏的脸色变过。

“来人，扶宏相回宫，找宫里最后的大夫，如果宏相有什么意外，到时小心你们的脑袋。”耀对着身后几个随身侍卫说道。

“王，不可，臣没有事。”原本这次就是秘密出宫，带的就没有几个人，而且侍卫送我回宫，那王的安全呢？不行，做为妖国的宰相怎么能不顾王的安危呢？宏想着这些，忙开口阻止耀。

“你们怎么还不动？难道你们的眼中已经没有我这个王了吗？”看见侍卫站在原地没有动，耀的眼中有了怒火，眼眯了一点冷冷的说道。

“属下不敢。”看着这样的大王，侍卫吓的一起跪下，害怕的说道。

“那还不去。”不敢，不是不敢，如果真不敢，还在这里吗？耀的心里更加的火大，但是眼前这个湖有些诡异，还没有摸清，所以还不想离去。

“是。”侍卫忙站起来，扶着宏转身就走。

“王，臣要在王的身边保护你。”挣脱侍卫的扶持，宏说道，因为宏的身份，侍卫也不敢乱来，怕伤着他，那以后就不会有好日子过了。

“保护？要保护我，你就更应该回去，现在这个样子你能帮我什么？不要以为我不知道，你的内脏都受了伤。”冷眼看着宏，然后对侍

卫说道："你们还在做什么？难道真想试试我的耐性吗？还是真的不想要命了？"

听到王的话，大家内心都一惊，怎么会这样？看着宏，还以为他只是落到水里而已，没有想到这么的严重，侍卫也不敢在停，小心的扶着宏快步离开。

看着湖面，很久，久到大家都以为王可能不会在去湖面，而是回宫时，却听到他说："你们就站在这里，不管等会发生什么事都不要靠近，知道吗？"

"王，你不能去。"看着王向湖走去，身后留下的几个亲信大臣忙开口阻止，因为宏的法力在国内是没有几个是他的对手都出了事，大家都怕耀也出事，而且王这么年轻，还没有娶妻生子，如果有个意外，那妖国要怎么办？

"记住我说的就可以了。"说完，耀就走上了湖面，大家看的是心惊胆战，就怕发生意外。

但是，说也奇怪，耀走在上面就什么都没有发生，直到大家都看不见他的身影，只好继续在湖边等着他的回来。

湖水清澈透明，但因为太深而不能看见湖底，湖面不时的有着微风吹过，也不知到底走了多久多远，这时却隐约中好象看见前方有陆地，随着接近看见岸上有黑点，心中不由得觉得那黑点应该是人，因为不知到底是谁，所以耀隐身后才继续朝前走。

美，太美了，耀的心中不由得想到此佳人就如寻觅多年、等待多年的人生伴侣，可她却一脸忧心的看着湖面，身边站着一个女子，如果只有她一人就好了，就可以过去帮她分担烦恼。

"娘娘，回去吧，湖边风大。"幻劝着仙界女王绛。

"我还想再坐坐。"看着眼前的湖，绛还能记起几天前在湖边发生的意外，那天一早起来，就接到报告说出现了一个湖，急忙带着几个大臣和侍卫过来，看着平静的湖面，任何人都没有想过它隐藏的可怕，一个大臣和几个侍卫因为探察湖，而且都一个个的沉到湖里，浮

上来时个个都已经死去，所以看着这湖，绛却心情沉重，同时也对此湖的出现感到困绕。

听着她们的对话，耀来到了她们的身边，一直看着美女。

“幻，你下去，我想一个人呆一会儿。”看眼四周，没有发现什么异常，但绛直觉有什么不对，于是对幻说道。

“娘娘，臣想在这里陪你。”听绛这么说，幻还是很担心，还记得几天前，看见那些死人时，绛的表情和行为是那样的激动，要不是护法反应的快，可能现在娘娘也不会好好的活在眼前，所以怎么能放她一人留在湖边呢?

“我答应你，一定不会接近湖，这样你应该放心了吧。”知道幻在担心什么，根据多年的了解，所以绛只好这样说道。

看看绛，虽然有些不放心，但是幻最后还是离开。

“出来吧，不要躲躲藏藏。”直到幻消失，绛才说道。

“见过仙界的娘娘，本王在国内也听过娘娘的事，今日相见，真是缘分。”从她们的谈话，早知她是仙界的娘娘，但是真没有想到会和她这样相遇，耀消去隐身，在绛的面前说道。

“你！你是……妖界的大王？但是你怎么会在这里？”看着出现的男子，绛先是一惊，听他的话，明白了他就是妖界的王，但对他突然出现在仙界，有着惊讶和不明白，而且从他的隐身术来看，此人的修为在仙界应该没有人能和他相比，如果他有恶意的话，要怎么办呢?

“娘娘不用惊慌，本王出现在这里，是个意外。”看出绛的心事，耀忙说出此次来是个意外。

“意外？”一双眼看着妖界王的脸，口中说出两字，绛的心里却觉得应该不是如此。

“今日本王原本是在国内巡视，无意中发现此湖，而身边的宰相为了探湖，却身受重伤，所以本王只好亲自做，走上湖面，不知不觉就来到了这里。”因为没有什么隐瞒的，耀就一五一十的都说了出来。

看着他的脸和眼睛，想从其中找出什么，证明他说的是谎话，但看着一双清澈的眼睛，绛最后也只好相信他的话了。

“这湖让我失去了一名大臣和几个侍卫。”慢慢的绛说出了几天前这湖边发生的事。

“这湖有些邪气，但却没有发现什么异常。”刚才一路走来，这湖给耀的感觉就是如此。

“是吗？如果让此湖一直这样下去，不知道以后有多少人的性命会丢在此湖？”想着死去的大臣和侍卫都轻易的就让此湖夺取性命，那国内法力底的人要怎么办呢？而且此湖的出现也很异常，绛看着湖说出心里的担忧。

“要不，我们一起去湖底看看。”她说的也不是没有道理，虽然走来时，从湖面看没有什么异常，而且湖水也很清澈，但那邪气要怎么说呢？难得和仙界的娘娘相遇，为何不结合两人之力把这湖一探明白，如此一想，耀就对绛说出想法。

看看湖，看看耀，再想想国内子民的安危，绛最后点点头，就和耀一起手牵手的潜下湖底，而此时，离开的幻因为担心，正好赶回来，却只看见娘娘和一个男子手牵手的背影和一起沉下湖，伤心的跑到湖边，流着泪，幻怎么都想不明白，娘娘为什么要跳湖呢？难道是因为哪个男子吗？什么样的男子会让娘娘心甘情愿的陪他一起死呢？而且娘娘是仙界的娘娘，有谁敢反对她的婚姻呢？何必非要去死呢？越想越难过，最后幻坐在湖边哭着，等着娘娘和那个男子的尸体浮上来，好带回宫去。

来到湖底，看着那些奇形怪状的植物和动物真美，一点都不象是夺人性命可怕的湖，而且走在湖底还会觉得身心舒坦。

［正文:第七十八章］

在湖底走了很久，虽然有感觉到邪气，却没有看见异物。

“怎么会什么都没有呢？”绛觉得奇怪，有邪气，而且如果是普通的湖，怎么会沉到湖底的人都死了呢？

“别急，此物不属于两界中人，一定存在湖底你我容易疏忽的地方，在好好找找。”能牵着第一次见到，就心动的女子，耀的内心特别的高兴。

走了不知多久，绛却觉得头越来越晕，有丝困惑的开口说道：“怎么我觉得头越来越晕了？你呢？”

“你朝后退，到觉得头不晕的地方等我。”听到她说的话，耀转头看着身旁的她，脸上有了一丝严肃，心里不由得想到：为何她会头晕，而我却不会呢？难道此物是属于我妖界？但是为何宰相也会出事呢？

“那你呢？”绛有些担心的问着，虽然是属于什么都不同的生活环境，但是一直以来，两界都相安无事，可以看出妖界的大王也是一个让人佩服的统治者。

“我没事，你快退。”听到绛的话，耀的内心很高兴，但是怕她发生意外，忙催促她退开。

知道留在他的身边可能会拖累他，绛忙退到不头晕的地方看着前面的他，随着距离拉开，隐约中看见了一些东西，但是又说不出是什么，直到看见一个亮点朝着耀站的地方移动的非常的快，出声告诉他已经来不及，飞身过去推开他，但是还是觉得身上传来刺痛，意识开始恍惚，却对亮点看的更加的清楚，看着那个什么都不是的亮点，但能感觉到它的愤怒，看着它准备发动第二次的攻击，忙对耀说道：“快，你快转过去，对着前面用力的挥一掌，它在那里。”

听到她的话，耀忙放下怀中的她，照着她说的做了，挥掌后，感觉到碰到了什么？原本躺着的绛，瞬间站了起来，手握一把剑用尽全身的力量朝前给了怪物致命一击后，才瘫坐在地上。

“你还好吗？”看见她无力的瘫坐在地上，耀忙过去扶起她，关心的问道。

“我……我杀了它？”在耀给它一掌后，想到死在它手中的人，悲丛中来，也不知哪里来的力气，使得站了起来给它致命一击，但从来

都是对世间万物怀着慈悲心，没有想到今天一个生命毁在手中，所以绛哭了，而且也不敢相信真的杀了一个生命。

安慰着她，给她鼓励，最后两人一起在湖底超度了它后，才离开湖，但明镜湖却没有什么变化，其他的人来，还是很容易丢失生命，所以它成了两界的禁地。

而随着时间的流逝，绛和耀的感情也是越来越好。

“娘娘，朝中大臣知道，要怎么办？”直从绛平安的回来后，幻发现善良单纯的娘娘有了一些变化，最后终于知道了娘娘和妖界王的恋情，对娘娘的未来感到担心，毕竟娘娘不知人心的险恶。

“知道就知道啊，有什么关系。”绛想到等会就要见到耀，而心情特别的好，因为上次见面时，他提出了想结婚的念头，分开时，明确的表示希望下次见面能给他答复，既然也爱他，那等会就答应他的求婚好了。

“娘娘，你不知道吗？虽然两界一直都和平相处，但是谁能保证妖界不是为了把我们仙界吞掉呢？”哎！原来觉得娘娘的性格真好，但是现在的幻却不会这样想了。

“幻，你太多心了，耀，他不会的，你没有见过他，所以才不了解他。”热恋中的人看对方一切都是完美的，绛也不例外。

“娘娘，护法来了。”一个侍女进来说道。

“让护法进来。”收起脸上的表情，绛站了起来，因为不明白护法这个时候怎么会来，于是边走边想。

“娘娘，火护法进来了。”看着走动的娘娘，跟了她多年的幻明白她一定是在想护法的来意。

“臣见过娘娘。”火恭敬的说道。

“火护法不用多礼，你我虽然是君和臣，但在我的心里你就象我的哥哥一样。”想着火以前做的一切，绛是真的没有把他当做外人。

“娘娘，臣听到了一些流言。”看着眼前今生爱了不知多久的人儿，而且当她的护法开始，一颗心就全投入她的身上，全身心的保护

着她，没有想到刚才在外面听到了流言，打破了一切。

“流言？什么样的流言？值得你来找我。”不明白，绛还以为是最近的疏忽而出了什么大事，没有想到是因为流言。

“臣听有人说‘娘娘就要做妖界的皇后’，这是真的吗？”看着绛，希望她不要说谎来骗我。

“我没有想过做妖界的皇后，但是我打算做妖界大王的妻子。”反正以后火也会知道，而且这也不是什么秘密，所以绛说了出来。

“那娘娘想过仙妖两界以后要怎么办呢？”听着绛说的如此的轻松，火反问道。

“什么要怎么办？”咦！和心爱的人在一起，有什么不对吗？绛想到。

“娘娘，你如果和妖界大王结婚后，你们要住在妖界还是仙界呢？还有两界的事情是你们一起解决呢？还是要各管各的呢？”看着绛，火提出一些以后会出现的基本问题。

“这个啊？说真的我还没有想过呢？要不等我们商量后在告诉你？来不及了，我先走了。”火提出的问题，绛是真的没有想过，但是和他相约的时间就要到了，丢下火和幻，绛已经消失了身影。

“护法先回去吧，娘娘回来还要很久。”看着火，幻了解他的心，但是娘娘不了解啊，真是落花有意流水无情。

看看空荡荡的房间，火也只好无奈的离去，消失在空中。

任何人都没有发现一双隐藏着的眼睛，看着火消失的地方，没有想到爱了他两世那么久，他却都只爱着那个女人，如果不是一次无意，也不会想起前世的事，他爱谁不好，偏偏要爱杀死我的仇人，不，不能这样，不能让仇人过着快乐幸福的生活呢？也要让她尝尝别的滋味。

来到相约的地方，远远的绛就看见耀已经到了，忙过去。

“想好了吗？”看到绛，耀还是有些担心她的回答。

“你说呢？”看着耀，绛调皮的没有直接给他答案。

“告诉我，好吗？你都不知道，这几天，我都没有睡好。”想起上次分开回去后，就有些后悔，为什么当时不直接要她给一个答案呢？这几天每天都在想她会怎么回答呢？以至都没有睡过安稳觉。

“我答应你。”看着他有些憔悴的脸，绛告诉了他。

“太好了。”激动的一把抱住她，耀觉得这分钟得到了全世界。

“你有想过我们的以后吗？”想到火说的话，绛忙问道。

“想过，我希望你为我生象你一样漂亮的女儿，然后你在家里带她，而我会管理好一切，如果是仙妖两界的大事，我们可以一起商量在决定，你觉得可以吗？”说出打算了。

“好。”听着他规划的未来，觉得真幸福，找了一个这么好的男子。

但是两人都不知道，这次的甜蜜相遇后发生的一切，两人从来都没有想过。

“娘娘，不好了，出大事了。”正做着美梦的绛睁开眼看着床边站着的幻。

“娘娘，妖界对我们发动战争了。”看着才醒来有些不清醒的绛，幻忙告诉她出了什么大事。

“什么？你刚刚说了什么？”听到幻的话，绛一下就清醒了过来，有些不敢相信的拉着幻问道，前几天分手时，不是和他说好了吗？而且都商量好婚期了，为什么？为什么会这样？到底是哪里出了错？想不明白。

“妖界正对我们发动攻击，而且火护法已经先过去呢？”这样的事情迟早都会面对，幻还庆幸是现在就发生，如果是在两人婚后发生，不知娘娘要怎么去面对一切。

“走，我们也去。”穿上衣服，头发都没有梳理，绛就拉着幻准备去战场。

“等等，娘娘，你怎么说都是仙界的娘娘，怎么能够让子民看见你这样呢？”幻忙帮她梳理好后，才一起离开去战场。

看着大片死去的人，绛的内心却很伤痛，从一些人的样子，可以看出他们根本就还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就被人杀了，后悔，后悔当初的相识，后悔和他的一切，愤怒充满了心中，全身都感觉到对他的讨厌和仇恨，难道当初一切都是骗人的吗？感觉到背叛和绝望。

［正文:第七十九章］

妖界的宫殿里，早已是一片混乱，大臣都在耀的面前争吵着。

“安静，宰相你出来说，到底发生了什么？”一早被吵醒，耀的心情就很差，谁知来到大殿，下面的大臣都闹翻了锅，听了这么久，还不知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回王，今早发现仙界的人杀了我们的子民，而且手段极其残忍。”因为耀的声音，大家静了下来，宏也简短的说明发生了什么。

“不可能。”宏才说完，耀马上就否定了他说的，因为绛是那么的善良，怎么会让她的子民做出这样的事情呢？其中一定有什么误会。

“臣也知道，光说是没有什么说服力的？王应该不会相信，但臣有证据，王看了就会明白臣刚才说的一切都是真的。”虽然知道耀深爱的女子是仙界的娘娘，而且也准备举办婚礼，但是宏知道事实就是事实，而且不能因为王而改变它，在这个时候发生这样的事，真不知是该高兴还是担忧？

“怎么会这样？”看着侍卫抬进来的尸体，上面的伤口只有仙界的人才会的法术，有的可以看出在睡梦中被杀的，全部都可以看出是一点反抗都没有就被杀了，怎么会这样呢？耀虽然内心很想相信不是绛派人做的，但是面前的这些尸体又要怎么说呢？有些疲惫的说道：“这次死了多少人？”

“很多，具体的臣还没有得到。”才发现没有多久，虽然不知到底有多少人死去，但据侍卫的回报死了很多，而且也让人去清点清点，宏指示侍卫把尸体抬下去。

“王，我们不能什么都不做，应该给仙界回礼，让他们知道我们不是那么的软弱。”想到往日看见仙界那些一个个虚伪的人，满口仁义道

德，如今却做出这么的事情，使得有些大臣把心里积太久的怨气都爆发了出来，而这次的事件正好是个好机会，让仙界那些虚伪的人不要老是那么自以为是的高高在上。

“对，王，我们都赞成。”大部分的大臣都附和着，早就看仙界的人不顺眼了，想起那些人就心里来气，他们是仙就了不起，我们是妖，只是和他们长相不同而已，他们会的，我们也会，他们有什么了不起的，要那么的自以为是。

“你们先回去，让我好好想想。”耀知道不能因为儿女私情而不顾子民的死活，但要马上给出个决定又太难。

看着大臣都走了，留下宏，一起来到书房。

“宏，你对这次的事件怎么看？”问着最信任的大臣，耀知道在这个时候他能给出好的建议。

“王是要臣说真话还是假话呢？”看着往日精明干练的王，宏巧妙的问道。

“真话。”宏的话让耀明白这次的事件真的很严重。

“那臣想问，如果真是仙界做的，大王会怎么做呢？”说完，宏端起桌上的茶杯边喝茶边等耀的回答，面对好不容易寻到的爱人，就是一个普通人都很难取舍，何况是一个在高位上的王呢？总是要给他一些时间考虑考虑，不然他后悔时，可能自己就变成第一个被他拿来开刀的人，在帝王身边，总要懂的明哲保身为自己留下活路。

走来走去，思索着，耀的内心却好难做出决定，看眼宏，希望他能直接说出来，谁知他根本就不看这里，只注意着他手中的茶杯，看见这样的情况，想到自己现在这么的烦恼，他却还有时间那么悠闲，正想发火时，一个侍卫匆忙的跑了进来，说道：“大王，不好了，出大事了，离开的大臣们先赶去边界了。”

“什么？”听到侍卫的话，耀马上赶了过去，却看到两界的大臣和侍卫正虎视耽耽站在边界两边，而且随时都可能打起来，走过去，正想问清楚，绛却出现了。

“真没有想到，你是这样的人，今天我总算看清你的真面目了。”绛一双愤怒的眼看着耀，往日的情谊在这分钟全部的被否定了，刚才听侍卫来说，妖界的大王正带着军队在边界随时准备攻击，当时还不相信他这么的绝情，现在看到他一切都明白了。

看着这样的绛，耀想为自己出现在这里做些解释，但在这样的情况下又能说什么呢？就在他左右为难时，不知身后是谁说道：“仙界的人下手了。我们上啊。”

两界的人瞬间就爆发了战争，大家都杀红了双眼，而情况也变的无法控制，耀看着远处指挥的绛和妖界不断倒下的侍卫和大臣，知道现在这种情况不是犹豫不决的时候，只好加入到战斗中，因为他的加入，原本妖界一边倒的情况也马上改变了。

看着战场中不断倒下的子民，绛觉得这一切都是自己的错，但是现在不是想这些的时候，趁着身边的幻注意着战事时，她也加入到战斗中，毫不犹豫的杀着身边妖界的人，因为心中的悲愤和愤怒，早蒙住了绛的双眼，不知道什么时候，手中的剑却刺到了耀的身上，而他当时的眼神让绛在以后的岁月中从来没有忘记过，因为他的眼神里面有着不相信、背叛、绝望、伤心……，但明明是他的错，他怎么还能用那样的眼神看着自己呢？绛想不明白。

在这次的战争中，因为妖界大王受伤而被仙界人抓住，使得最后以妖界的失败而告终。

原本以为已经看清他的真面目，但远远看着囚禁在宫殿密室里的耀，绛的内心对他还是有着爱，但这次的战争给两界的伤害却是沉重的，而且给两人之间也画上了一条永远都跨不过去的鸿沟，想起刚才大殿上的决定，心情还是很沉重。

“娘娘，你不过去吗？”，这个密室，娘娘不知来了多少次，每次都是远远的观望而不靠近，看着这样的娘娘，幻也不知道应该对她说些什么。

“不了，我们回去吧。”收起所以的情绪，转身离开了密室。

回到寝宫没有多久。

“娘娘，一个侍女死在花园里了。”侍女匆忙的来告诉绛。

“什么？”才坐下没有多久，就发生这样的事，于是她忙站起来跟在侍女的身边来到花园，看见死在地上一个面目全非的侍女。

“娘娘，根据检查，我们可以初步判定是妖界的人所为。”侍卫忙到绛的面前禀告。

“告诉火护法，让他处理此事。”这样的事对于火来说不是什么难事。

“娘娘，你忘记了吗？火护法在那次战争中已经死了。”听到绛的话，侍卫们脸上都出现了为难，幻只好出声提醒绛。

“对，我怎么忘了？”太多的事情让绛心里装不下事情。

这次的花园侍女事情，没有让绛想到它会加深两界的误会，而更加没有想过它根本就是一个精心策划好的阴谋。

随着时间一天天的过去，两界表面看来好象相安无事，其实根本不是这样，原本妖界战败后，绛派了几个仙界中法力高强的人过去帮助妖界的大臣处理事务，因为大王在仙界人的手中，妖界的子民和大臣不满，但是也不敢表露出来，而这次听到的仙界花园侍女死去的事情，也怪在妖界的头上，更加的加深了妖界对仙界的不满，于是大家就暗中商量，计划怎么救出大王，在一洗前耻。

而仙界的多数人却正在进行着一个重大的任务，在大家的努力下，终于完成了，看着那个努力出来的成果，大家都很满意。

“娘娘，你看，这就是我们说的。”上次的战争中，两界的子民都死去太多，于是在大殿上，商讨出这样一个结果，建造一个地方，让死去子民的灵魂都可以在那个地方重生。

“不错。”看着生活在那片土地上的两界死的子民是那么的幸福快乐，而且不分彼此，绛为当初这样的决定而感到满足。

回到宫殿，回想着刚才看见的凡间，就不由得想到囚禁在密室的耀，来到密室，看着耀却总觉得有什么地方不对，打开门，进去一

看，原来密室里的耀早就灵魂出窍了，绛的内心感到了一种恐惧，从来没有想过他的法力居然有这么的强大，他的灵魂会去哪呢？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离开了密室。

担心终于来了。

“娘娘，不好了，凡间出大事了。”幻匆忙的找到绛，告诉她。

“大事？！”绛不明白，早上看过，好象没有什么异常啊，怎么现在幻却说出大事了？

［正文:第八十章］

来到镜前，看着镜里呈现的一片混乱，绛还是有些不明白。

“娘娘，当初提议时，老臣们就说过，但你还是一意孤行，现在你说怎么办？”看着年轻的绛，上代的长老们说道。

“怎么会这样？明明刚才都好好的啊。”看着镜中的兵荒马乱，绛想不明白是哪里出了错。

“娘娘，刚才在小徒去找你时，我们一致决定了，既然那是个错误，在还不晚时，我们就毁了它。”凡间的存在根本就是一个错误，原本有仙妖两界就有太多的麻烦，虽然现在妖界表面的服从，根本就不是解决之道，还创造一个凡间，根本就是添乱。

“不，我会解决的，你们给我一些时间。”凡间是大家的心血，那里还生活着曾经也是仙界的子民，怎么能轻易的毁灭呢？绛怎么都不希望发生那样的事情。

“好，这次就看在娘娘的面子上，如果到时候还是没有结论，娘娘就不要阻止老臣们的决议。”长老们说完，一起就离开了。

“幻，最近你帮我看着仙界，我要亲自去凡间一趟，如果出了什么事，你在来找我。”说完，绛毅然的来到凡间。

走在街上，看着身边擦身而过的人们，还能寻找到他们往日的容颜，绛的内心有着满足，突然前方发生了骚乱，就听到人们大声的欢呼道：“皇上，是皇上来了。”

看着人们的表现，绛能体会到他们爱戴着这个皇帝，而且从人们自觉的让出路和侍卫的表现，可以看出这是一个明君，心里也大概有了一个决定，摇身一变成一名男子，故意倒在了皇上的马车前。

“有人晕倒了。”人群中有人惊呼道。

“停下，朕要亲自下去看看。”从马车里传出皇上的声音，只见一个俊秀的男子掀开帘子，下了马车，来到绛的身边，蹲下扶起倒地的她，问道：“这位公子，你还好吗？觉得有哪里不舒服吗？”

闻着熟悉的味道，耳边听着熟悉的声音，眼泪不自觉的就流了出来。

“怎么了？你怎么了？来人，快帮朕把这位公子扶上马车，回宫找御医。”侍卫忙上前帮忙，然后在快速的回宫。

“皇上，怎么现在就回来了？早上你不是说要去看看工程怎么样了吗？”贵妃从宫女那里听说皇上回来了，忙过来看看。

“路上遇到一个病人，所以朕就回来了，让爱妃担心了。”看着美丽的妃子，心里却觉得空虚和疲惫。

原本贵妃还想说什么，但是看见御医出来了。

“怎么样？御医。”皇上忙过去问着御医。

“回皇上，那位公子没有什么大碍，不需担心。”御医说完就离开了。

“公子醒了。”皇上忙进去，就看见原本昏迷的公子不知什么时候已经醒了，而且还坐了起来，看着床上的他，心里有着说不出的感觉，好想把他留在身边一辈子，永远这么的看着他就可以添满内心深处的一个大洞。

转过头看着门口的他，绛觉得眼泪又要流出来了，虽然容颜改变了，但是灵魂还是他，还是那个熟悉的保护自己、照顾自己的火啊，这样的相逢，不知该高兴还是哭泣呢？如果当初没有认识耀，那现在火还会陪在我的身边啊，而不是象一个陌生人一样的称呼公子。

“怎么了？有哪里不舒服吗？”看着他湿润的眼睛，皇上以为他是哪里不舒服，心里暗自想道：刚才那个御医真是一个庸医，等会我一定要他好看。

“没事，只是眼里进了灰尘。”知道他的担心，绛故意有手揉揉眼后说道。

“公子怎么会在大街上晕到呢？”一说，就想到当时如果他没有遇到我，会不会一直躺在地上呢？这样的想法让皇上觉得心里特别的不舒服。

“因为战争，留下了我一个人，独自漂泊好不容易来到了这里。”想起镜中看到的，绛就随意找了一个借口。

“那公子以后就把这里当做你的家住下来。”是啊，怎么会没有想到呢？还问出让他伤心的问题呢？暗自责备着自己。

“难道皇上没有想过一统天下，解救天下的百姓于水深火热之中吗？”问出关心的问题，希望他的回答不要让我失望。

“想，做为一个皇上，谁不想呢？但是你也知道我国实力最弱，拿什么去和别的国家争呢？”野心，做为一个皇上谁都有，但是国力太弱，在这个乱世，能明哲保身都很难啊？

“我可以帮你，你能相信吗？”先说清楚，免得以后出麻烦。

“说说。”反正也想和他在一起，就听听他怎么说，再决定也不迟。

说出心里的想法和计划。

“不行，那样你太危险了。”皇上马上就否决了绛的提议，因为那样做，如果让绛出了意外，那还不如不要这个皇位。

哎！看来火的样貌不管怎么变，凡是对我有危险的事，他都还是没有改变，绛心里有着感动，同时也更加的下了决心。

随着时间的流逝，皇上还以为绛改变了想法，而放下心来，一早起来就匆忙的过去看他，然后一起吃早饭，因为这已经成了一个习惯，谁知推开门，哪里还有他的影子。

离开火的皇宫，走在了大街上，停留的太久，长老们一定快没有耐性了，所以绛不能再在那里停留。

遇到了一个绛怎么都没有想过的人，看着战场上他英勇的身影，让绛深深的着迷，这还是除了耀过后，第一次欣赏一个男子，而男子也被绛吸引，真不知该说是命运的捉弄，还是不管是谁都逃不了命运呢?

原本是一个国家的继承人，却选择了帮助敌人统一了天下，甘心在敌人手下做一名宰相，都是一个女子的杰作，那就是绛，谁知那个皇上却在知道绛是女子时，想娶她做他的皇后，恨，心里强烈的恨，唤醒了封印的一切。

此人就是妖界大王耀，灵魂出来后，找到一个身体融了进去，但是要骗过敌人，就要先骗过自己人，所以耀施法封印了自己的一切记忆，但随着恨意，所有的一切都全部想起，也明白了以前那个女人对自己做过的一切，后悔把她当做宝贝一样的疼爱，当初她的那把剑不是刺在身上，而是心上，永远都不可能忘记。

面对火的求婚，绛却很慌乱，怎么都没有想过？于是匆忙的跑去找到宰相，希望他能给自己帮助。

“鹰，怎么办？”看着眼前的男子，不知为什么？绛就是从内心深处觉得可以依靠他。

“要不你嫁给我？那样皇上也会打消念头。”看着绛的脸，隐藏心里的怒火，随意的说道。

“这……”虽然他说的没错，但是自从耀的事后，就没有想过结婚这件事，如果此时绛仔细一点，就能看见鹰眼里的怒火，考虑后，下定决心说道：“好，我答应你。”

在绛离开后，鹰砸光了房间里一切可以砸的东西，这个女子，这个无情的女子，居然忘记过去还答应嫁给别的男子，好，我可不是那么好欺负的。

随着婚礼后，表面上两人恩恩爱爱，每个夜晚鹰都会醒来看着身边女子的脸，好几次都想掐死她，最后还是下不了手，就在懊悔中过着每一天，直到女儿的出生后，只有抱着她时，才真正的感到快乐，而且也和宏有了联系。

看着绛嫁给了宰相，皇上风也只好娶了别人做皇后，虽然后宫有无数的女子，却都不是内心深处的她，于是把国号定为了渺，来代替心中的遗憾。

一天，绛在屋里逗着女儿，一个丫鬟进来说道："夫人，老爷让你过去一下。"

"老爷在哪里？你去告诉他我马上就去。"抱起女儿，绛说道。

"老爷在花园。"说完，丫鬟就离开了。

把女儿交给身边的贴身丫鬟，交代好一切后，绛才放心的离开，她根本就不知道前面等着的是多么残酷的事情，来到花园，却没有看见鹰的身影，于是到处寻找，无意中听到一个说话声音，好象是鹰，正想出声问他在哪里，却被另一个声音让她停住了。

"大王，你还要在这里多久，我们都准备好了。"看着王的脸，宏觉得他改变了太多，但又说不出来。

"在等等，而且一切都在我的掌握中，不要担心。"早就有了打算，只是还不到时机。

"那王已经有了决定。"看着王的脸，宏问道。

"对，以牙还牙。"当初受过的一切，都要那个女子也体会一次，才能平息心里的怒火，觉得出来的时间有点久，怕她怀疑，鹰忙说道："你先回去，到了时机我会找你的。"

"是。"说完，宏就化做青烟消失了。

［正文:第八十一章］

亲耳听到一切，绛才知道原来鹰就是耀，而且早就知道一切，他却装做还是一个普通的人，欺骗、阴谋、所有的一切好象早已在他的

手中，当初明明是他的错，回房抱着女儿，看着她熟睡的小脸，下定决心带着她一起回到了仙界。

到了晚上都没有看见妻子和女儿，耀才知道一定出了什么问题，于是暗中调查才发现一切都是自己一手造成，于是打算亲自解决一切后就回去找绛，告诉她一切，但麻烦没有想象中那么容易解决。

“你应该从你母亲那里听说过渺国的皇太后的事情吧？”说了太多后，优翔看着雪紫问道。

“是，母亲说她是一个怪物。”听了这么久，雪紫不明白父亲怎么提起皇太后呢？

“怪物！？你母亲说的对，她是一个怪物，一个存活了不知多久的怪物，而且和我一样，我们都是寻找着不同的身体活在这个世间。”怪物？亏她能这么形容，如果当她知道这个怪物的存在和她有关，不知她还会这样说吗？看着女儿心里想着。

“父亲为何如此说呢？”雪紫是有听没有懂。

“我不是说过存在仙妖两界的湖怪吗？渺国的皇太后就是她，现在你明白了吧。”调查了很久才明白一个大概，其实要杀掉她，也很容易，但优翔唯一想不明白的是，有好几次都可以解决掉她，但莫名其妙的最后却总是没有下手了结她的生命。

“父亲，女儿不明白，湖怪不是被父亲和母亲杀死在湖里了吗？怎么她至今还存在呢？”以父亲和母亲的法力，怎么会杀不死一个湖怪呢？它怎么有机会存活到现在呢？雪紫想不明白。

“这也是我不明白的地方。”当时绛给了重伤的湖怪致命一击，而且在两人的超度中，它也消失去，真不明白它为何会死而复活，但优翔没有告诉雪紫，其实渺国的第一位皇后成为魔，是自己一手策划的，因为这个凡间是她在乎的，所以毁坏它就是给她最好的报复，只是唯一失算的就是当时不知皇后就是湖怪。

“现在我终于明白了，为什么小时候我会被人抓走了。”听父亲这样一说，雪紫对为何皇太后想杀浩一的动机也明白了，看来以后在皇

宫要多留心一些，这样的恩怨可能没有几个人能轻易的放弃，但是思绪一转，雪紫想到了别的，于是忙问道："父亲，当年仙妖两界为何会开战呢？到底是谁先动手的呢？"

"我那么爱你母亲，你觉得我会先动手吗？"

"那父亲说是母亲挑起战争的吗？但是母亲告诉我，说是父亲你先动手的。"怎么父亲和母亲的说法都不同呢？让雪紫觉得其中一定有什么隐情。

"她是这样说的。"咦！这是怎么回事？难道当年是我误会了绛吗？雪紫的话让优翔的心绪有些混乱。

"是的，而且说是父亲这边的人先动手杀了仙界的人，而且父亲还亲自带人发动的战争。"当初听母亲说，就觉得有问题，没有想到和父亲今天说起，还真的是很有问题。

"不对，是仙界的人先下手杀了我的人。"回想往事，那些残死人的面容还能想起。

"父亲，你都不觉得奇怪吗？你和母亲都说是对方先下的手，如果是有人故意所为呢？你们就肯定你们手下的人不会为了阻止你和母亲在一起而做的呢？"雪紫越说越觉得有理，这样也才说的通，其实她的推断有理，但是她推断的做这件事的人是错的。

低头思索女儿的话，好象有道理，但是会是谁呢？看来真的到了回去和绛好好说说的时候了，说不定其中真有什么误会呢？有了这样的想法后，优翔也有了决定。

告别父亲和哥哥，雪紫带着孩子回皇宫去了。

在皇宫住了这么久，却一次都没有遇到过皇太后，雪紫不由得想到难道她已经发觉到什么了吗？如果她有什么举动，现在没有法力的我要怎么做呢？

处理完奏章，问宫女雪紫在哪里，知道后就连忙赶了过去，看着凉亭里的雪紫，心里有着满足感，原本打算把浩一和修一送到清水书

苑，当时随口说出，但马上就发觉都雪紫的担心，于是也就放弃，让夫子来宫里教导两个孩子。

“在想什么呢？我来了，你都没有发现。”来到她的身边，她的眼神却还是看着池里的水面，紫吹只好开口问道。

“忙完了，不知浩一和修一现在怎么样了？”总不能告诉他我在想皇太后的事，所以雪紫把话题转移到孩子的身上。

“听吴大人说，皇儿们都很聪明。”说道孩子，紫吹还是觉得自豪。

“回屋里吧，你身子一直不是很好，小心着凉。”但是着她，想到她小时候的事情，紫吹就总是觉得不放心，而且最近手下回报说那边也什么动静都没有，敌不动我不动，不然一盘输就全盘皆输，还是小心为好。

“不用担心，你看，我现在不是好好的吗？”他的关心和体贴都让雪紫很是感动，但不希望他总把我当成病人看待。

眼角突然看见前面的树丛里一个白色的东西一闪而过，那团白好熟悉，忙站起来就跑了过去，拔开树枝和杂草，终于看清是一只白狐狸，看着它的眼睛，明白了原来是失踪了的烙，正在想他怎么会出现在这里。

“紫，发生什么事了，你刚才跑的那么快。”看见雪紫的动作，见她停下后，紫吹也边走过来边说道，当看见地上的狐狸时，有些惊讶的说道：“怎么宫里会出现狐狸呢？来人啊。”

“等等，吹，它是父亲送给我的，前些日子不知道跑去哪里了。”听到紫吹的话，虽然关于他的失踪有太多的疑惑，但是不问清楚就永远都不会明白当时发生了什么，于是雪紫边说边抱起烙来。

看见狐狸乖巧的躺在雪紫的怀里，虽然心里有着一些些的不舒服，但是也知道雪紫刚才说的都是真的，于是紫吹也就不在说什么了。

等到一个身边没有人的时候，放下怀里的烙，雪紫有些严肃的说道：“我的孩子是你带妖界的人来带走的吗？”

“不是，公主，我怎么可能对你做出那样的事情呢？”恢复人身，烙委屈的说道。

“那你们怎么会一起消失？”想着父亲的话，雪紫决定先了解一切。

“那天，我回去告诉父亲一切，谁知被人偷听，而且跟在我的后面，然后把少爷都带走了，我虽然尽力阻止，但是最后还是受了重伤，只好回家养伤，最近才好，所以就忙来见公主你了。”烙说出当天的前因后果。

“那你知道现在发生什么了吗？仙界和妖界就又要发生战争了。”听了他的解释明白了当时发生了什么，但是起因还是因为他。

“什么？”在家里时怎么都没有听说呢？虽然看见父亲的脸色有些改变，整个府中充斥着一股紧张感，难道是因为这个吗？

“算了，让我好好想想。”要怎么做才能化解掉这次的事情呢？斗了这么久，两界的人难道都还没有什么体会吗？雪紫真的不明白为什么要挑起战争呢？不管谁赢谁输，最后都是付出了不知道多大的损失。

知道上次幻的出现一定是事态已经很严重了，但是思索了很久，雪紫还是下不了决心，无意中看见镜中的装扮，忙开口问道：“兰花，我不是说过，我的头发要梳的简单一些，你看看现在是什么样啊。”

“回娘娘的话，因为今天是太皇太后的寿辰，所以奴婢才这么做的。”兰花有些委屈的说道。

“是吗？怎么都没有人告诉我呢？”太皇太后的寿辰？这么大的事，为什么都没有人说起呢？

“奴婢不知，等会皇上就会过来和娘娘一起过去。”兰花说着从总管公公那里听来的消息说道。

“知道了，你去做你该做的吧。”等见到紫吹就能明白，雪紫也不想被宫女传成恶皇后。

进屋就看见心爱的人，紫吹觉得能这样和她一起活到老那该多好啊！

“皇上，时辰不早了，小心错过时辰。”易公公提醒道，看来太上皇还真是了解自己的儿子，就怕他误了时辰引出什么后果就不好了。

“紫，我们一起去参加为太皇太后举办的宴会，去吗？”如果可以，真不想去见她，因为怕忍不住一手杀了她。

“好。”是时候见见她了，总不可能永远的躲着她，而且不解决这件事，对浩一和修一也是一个隐患，所以雪紫高兴的和紫吹一起去了。

［正文:第八十二章］

看着早已坐在位子上的太皇太后，和那些对她说着祝福话语的大臣时，雪紫怎么都不能把她和母亲口中的怪物联系在一起，如果不是那次亲眼看见她想杀浩一，可能永远都不能相信，但是又不明白她的一些所做所为，怎么都想不明白她做的一些事情，和她是湖怪有什么联系。

跟随着紫吹坐下后，易公公就小声的说道：“皇上，你和娘娘还没有给太皇太后请安呢？”

“不用你提醒，这没有你的事，你回太上皇身边吧。”如果可以，真不想出现在这个宴会上，还向她请安，哼！做梦，紫吹心里想到。

“皇上。”易竹还想劝紫吹改变主意，但是被他犀利的眼神制止了，只好无奈的回到太上皇的身边。

“竹，你已经尽力了，我知道。”看到易竹的脸色，太上皇安慰着这个唯一的好友。

“吹，你不应该那样对易公公。”怎么说他也是服侍了太上皇那么久，所以雪紫小声的在紫吹身边说道。

“这件事你不要管，一会儿，雨会带浩一和修一过来。”温柔的对雪紫说完后，就看着宴会里的人，想着来之前风说的话，但是内心却总觉得不安，不知道为什么？

随意的看着会场所有的人，一个有些熟悉的人影出现在眼里，她不是那次在御花园遇见的毅妃吗？看见她在太皇太后身边有说有笑的，雪紫也明白了上次她为什么敢那样对自己，在看下去居然看见了国师白哉，有着一点意外，但马上就想明白他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回想原来在察城时关于他的话题，当时真是听了不知多少，看看他的身边，知道他现在也还是单身，内心想他到底想找一个什么样的女子，而又有什么样的奇女子才能抓住人人口中称赞的他呢？真是有些好奇，难道他想象现代人那样做一个单身贵族吗？想到这里不由得笑了笑，继续看着其他人，齐雾！？那次分别后，这还是大家的第一次相见，看见他身边也没有女子相陪，咦！他不是娶妻了吗？以他那么的喜欢他的王妃，怎么会没有看见她呢？难道是生病没有来吗？不知白哉和齐雾还记得我这个三弟吗？

“母后。”随着声音，两个人就一起来到雪紫的身边。

“怎么现在才来呢？我还以为你们都不要我这个母后了呢？”思绪被打断，低头看着怀里的两张漂亮小脸，雪紫心里有着满足。

“都是父皇，一切都是父皇的错。”听了雪紫的话，修一马上不平的说道。

“是吗？为什么呢？我怎么都不明白了？”听着修一的话，再看着他气愤的小脸，雪紫温柔的问着他为什么要把一切都推到紫吹的头上。

“母后，你都不知道父皇他有多狡猾，为了分开我们，故意让夫子每天都教好多，等学完时，母后早就休息了，父皇就让我和哥哥去别的宫殿，所以，母后你说是不是父皇的错。”说着说着，修一就觉得更加的气愤，不说不知道，一说原来父皇有这么的坏。

“是这样吗？”口中这样说着，眼睛看着旁边的紫吹，雪紫有点明白为什么最近都很少看见孩子了。

“没有，我做的一切都是为他们好，他们现在不努力，那以后怎么管理国家呢？”没有想到儿子会告状，紫吹马上解释道，就怕雪紫误会就不好了。

“我不相信。”修一抗议道。

“修一，你怎么就没有哥哥浩一懂事呢？不相信，你可以问你相信的哥哥，他说的你总会相信吧。”对于修一，常常让紫吹头痛觉得拿他真是没有办法。

“哥哥，是这样吗？”转头看着浩一，修一认真的问道，难道真是我错怪父皇了吗？

“是。”看看父皇，再看看母后，这样在一起的日子真的很少，不愿意失去，想着这些，浩一才对着修一说道。

“父皇，对不起，是我错怪你了。”听到哥哥的回答，修一一脸愧疚的为自己说错而道歉。

“你们两个都是我的宝贝儿子，我怎么会怪你们呢？只要你们能明白就好了。”有妻有子，这样的日子原本因为雪紫的失踪，以为永远都不会有了，但是他们现在都就在身边，紫吹觉得就这样一直到老就满足了。

突然，一团白白的东西跑出来，并跳到雪紫的怀里，看着怀里的烙，在抬头看看父亲，却看见父亲也看着这边并且点了点头，虽然不明白烙的出现，但是雪紫还是抱住它。

“母后，这是什么啊？”看着一身白白的东西温顺的躺在母后怀里，修一忍不住的问道。

“狐狸，是我才养的宠物。”摸着烙身上的毛，雪紫对儿子们说道。

“狐狸，这就是狐狸，哥哥，快看，是狐狸，真的狐狸。”修一高兴的说道。

“我看见了。”看着高兴的修一，浩一觉得来这里可能真的是来对了。

随着宴会的开始，请来的歌舞班，也随着音乐而翩翩起舞。

“还是母后跳的更好看。”看着场里的表演，修一认真的说道。

“是吗？那改天，我跳给你们看。”儿子的称赞让雪紫内心心花朵朵开。

“真的。”母后跳舞，就可以跟母后在一起，修一高兴的说道，不知想到了什么，马上脸就垮下，说道：“母后，我忘了最近我都没有时间。”

“怎么了？”看着修一的转变和话语，雪紫真的很好奇他到底发生什么了。

“母后，不用担心，只是现在每天夫子留的功课很多，所以没有时间。”怕母后担心，修一忙说道。

“吹，你是不是故意让夫子那样做的？”听了儿子的话，雪紫首先想到可疑的人物，于是问着他。

“没有，我怎么会呢？”原本打算装做什么都没有听见混过去，谁知雪紫却亲自问道，紫吹也只好回答她。

原本还想和紫吹关于孩子的教育问题讨论一下，眼角不由得扫到了场中的舞女，那个身影好熟悉，不会是看花了吧，在仔细一看，是她！？真的是她，她怎么做了舞女呢？于是随意的问道：“吹，你知道在场中的舞女是宫中的，还是从外面请的。”

“这个不是很清楚，你等等，我让雨去查查。”跟那个女人有关的一切，一点都不想知道，虽然不明白雪紫为什么会这么问，但是只要是她想知道的怎么都会帮她完成。

出去没有多久，雨就回来说道：“是飘渺楼。”

飘渺楼？怎么这个名字有点熟悉呢？难道是最近发生太多的事，怎么都想不起呢？直到看见一个女人的身影，她还是那么的美、那么

的妖艳、那么的迷人，一个熟悉的身影在脑海闪过，等等，难道真的是他？他怎么会穿着女装呢？雪紫怎么都想不明白。

一身红装，衣随身在风中舞动，更加的衬托出此人的美，让在场的人都沉迷陶醉在她美妙诱惑的舞姿中，但从出现，她的眼和心就没有离开过一个人，一个她爱了千百年的女人，而那个女人却一脸幸福的坐在她的相公身边，而且身边还有两个小孩，从风中传来的说话声，能知道他们是她的儿子，儿子？为什么会这样呢？等待再等待，以为她最后是属于我的，为什么？为什么要如此对我呢？此人正是雪紫身边的九大护法之一的飘，随着雪紫再次的消失，到处寻找，谁知得到的却是她已是别人的妻而且还有了儿子，虽然想放手，但是多年的情，岂是说放就放的呢？天天沉迷在酒中，希望这样就能不在想她，但是没有想到的是，醉后她更加肆无忌惮的出现在面前，而且是那么的温柔，要怎么忘了她呢？看来是不可能忘掉。

突然从薏那里听说皇宫的公公来楼里说‘希望在太皇太后的寿辰上，飘渺楼的姑娘能去宫里表演’，皇宫！她在的地方，好想她，好想见到她，干脆就放纵一次，一次就好，就让我在爱她一次，等太皇太后的寿辰结束就是为这段情画上句号的时候了，但看见她的那一秒钟，飘就明白了，真的能忘记她吗？不，不可能，永远都不可能忘记她，如果可以，早在她失踪的日日夜夜里早就忘记她了，而不是在她失踪的日子里一边寻找着她一边想着她，让她更加深的扎根在心里。

情！不是凡人才有的吗？怎么我也有呢？从和其他的八人一起陪着她成长开始，其实所有人都在不知不觉中在心里让她占有了一个重要的位子，但都还记得幻夫子说过的话‘你们是小姐的护法，我希望你们能永远记住这一点，而且永远记住你们的职责，如果做不到，到时候就不要怪我没有说过。’当时高傲的我们可能都没有想过会陷入爱上她的这种情况。

[正文:第八十三章]

看着她的笑容和听着随风而传来她的声音，飘觉得就快要控制不住自己的行为了，真想冲过去带着她逃到一个没有其他人的地方一起生活，但是也明白不可以如此做，不然她会恨自己。

看着飘的身影，虽然不明白他的出现，但是雪紫决定等会找个机会和他说说，顺便了解一下仙界的情况。

突然看见雪紫怀里白白的东西动了一下，飘的心紧张了一下，不明白她的怀里怎么会有妖怪呢？心里也暗自决定找个机会要灭了此妖，最近每天都在酒中寻醉，记忆里依稀记得好象麒来过，说小姐的儿子被妖界抢了去，但看着她身边的两个小孩不是好好的吗？难道失去法力的小姐被妖界胁持了吗？要通知他们吗？还是一人动手呢？担心着雪紫的安危，还是觉得应该回去和他们商量后再决定。

直到宴会结束，雪紫都没有找到机会，只好眼睁睁的看着飘离开。

“不知父亲找我，所为何事？”原本准备回宫，一宫女匆忙的来到雪紫的身边说宰相大人想见她，于是随着宫女见到了父亲。

“我已经决定了，最近就回去和你母亲说清楚。”看着女儿的脸，优翔说出心中的决定。

“好啊。”这样就好了，什么误会应该都能够明白了。

“但是我还是不放心留你一人。”女儿身子一直不好，真怕离开后，发生什么意外要怎么办呢？

“父亲不用担心，我身边不是还有烙吗？而且还有皇上啊，还会有谁敢下手呢？”没有想到父亲的担忧居然是我，虽然心里感动，但是想到仙界和妖界多年的纠葛，父母之间的隔阂，难得父亲第一次有了这样的想法，怎么能因为我而放弃呢？

“虽然烙在你身边，我很放心，但是刚才在宴会中，我好象感应到了仙界的人在其中。”女儿的说法也对，但是太多的变故谁又能提前知道呢？优翔怎么都放不下一颗心。

“父亲真不愧是妖界的王，刚才跳舞的女子中有一个原来是我身边的护法。”父亲虽然是凡人身，但法力却还是不能小瞧，如果他担心的是仙界中的人，那他就更应该放心才是，我可是在仙界长大，他们怎么会对我下手呢?

“这样啊，那你自己要多小心，我也会让雪延多注意你。”对于唯一的女儿，在这个表面和平的地方要完全的放心是怎么都不可能的，但是也该是和绛说清一切的时候了。

“父亲，为何母亲说雪延大哥不是我的亲大哥呢？难道是父亲和别人生的小孩吗？”听到雪延的名字，使雪紫想到了母亲说过的话。

“雪延不是我的小孩，他原本是我身边一个亲近的大臣，也是死于那次战争，然后在这个世间轮回，一次，我无意在街上遇到他，看见他小小年纪就独自在街上流浪，所以就把他带回了家，而且除掉了他那些不好的记忆。”想起第一次看见雪延时，内心是多么的震撼，至今都不能忘记。

“父亲不用担心女儿，我要回去了，不然吹和孩子都要来找我了。”这么久，紫吹和孩子们没有看见我，一定又要到处寻找了，在他们把皇宫的人都弄的人心不安前，还是先回去的好。

“好，你要小心。”说完，看着女儿匆忙离去的身影走远后，优翔也出宫回府。

旭日宫里。

“皇后呢？”因为出了一些事，于是紫吹先去了御书房解决，忙完就匆忙的赶了回来，谁知却没有看见雪紫的身影，于是问着宫里的宫女。

“奴婢不知，娘娘去参加宴会后就还没有回来。”对于皇后的行踪不知道，宫女也觉得很无辜，皇后是主子，我们是奴才，奴才怎么能知道主子的行踪呢?

“母后。”随着声音修一也出现在旭日宫里，身后还传来浩一的声音：“修一不可如此跑，被人看见会说没有教养。”

“母后呢？”看了一遍后，修一都没有发现雪紫的身影，于是看着父皇问到。

“修一，说了你多少次了，不可以那样，你是一个王子，随时都要注意自己的一言一行，知道吗？”在后面边说边走进来的浩一，马上就从父亲和弟弟的脸上感觉到一定出了什么事，于是问道：“怎么了？发生什么事了吗？怎么没有看见母后呢？”

“回来时，突然就想去看看御花园的花，于是就去看了一会儿，怎么我就不能出去吗？只能在宫里等着你们出现吗？”在门口就听见三人说的话，进去就看见紫吹和修一两张表情臭臭的脸，马上就明白他们为什么会这样，于是雪紫故意这样说道，不然家里的这几个男子要以为我只能围着他们转。

“怎么会呢？母后，但是你可以告诉我们，大家一起去啊。”修一忙跑过去，在雪紫身边说道。

“你们都是大忙人，怎么会有时间陪我这个闲人呢？”不说不知道，一说就想起最近紫吹因为国事而忙的很少见到，但是也知道他不管有多忙都会记得和我一起吃饭和睡觉，而两个儿子也因为忙学业只有吃饭时能见到，这样一想，我还真成了一个游手好闲的人了。

“紫，你知道我最近真的很忙。”不是借口，只是最近发生的事情真的是太多了，而且那些大臣好象是故意找麻烦一样，老是缠着我，紫吹想着这些就觉得头痛。

“知道，了解，你是一国之君，怎么会不忙呢？”走到桌边倒一杯茶，轻轻的喝口，心里想到好喝。

“紫，别这样。”看着这样的雪紫，紫吹觉得有点心慌，雪紫在他的心中一直都是那么不确定而飘渺，总担心着哪天她就消失不在，虽然现在她就在身边眼前，但总觉得这一切都不是那么真实，真的好怕是美梦一场，醒来却发现什么都没有。

“我是说真的，但你们也不能老是管着我啊，你们有事要做，难道我就不能没有吗？”看着紫吹严肃的脸，雪紫觉得我没有说错什么啊，

难道我说的不对吗?

“紫，不要这样，你不知道我有多担心你。”忍不住的抱住她，也不管旁人的眼光，紫吹说出内心的担忧。

“别这样，浩一和修一都在。”轻轻的挣开他的怀抱，拉过两个孩子在自己的怀里。

“紫，你要相信我，我真的不能失去你。”无法想象再次的失去她，自己要怎么活下去，虽然不明白为什么会变成这样，但是真的不能失去她。

“知道了，我相信你。”靠着紫吹温暖的胸膛，看着怀里的两个孩子，雪紫觉得人生真是太多变了，原本还以为今生永远都不会得到父母和姐姐的爱，只会有芊芊一个朋友陪着，平平凡凡的过完一生，却没有想到那都是因为错误才发生的事情，而现在却有了疼爱自己的老公和可爱的双胞胎儿子，也有着爱自己的双亲，虽然他们的关系很复杂，但他们爱自己的心却能体会，人生真是变化无常而出人意料。

离开皇宫回到飘渺楼。

“薏，不要让人进来这里。”看着翻飞的白纱，飘冷冷的说道。

“是，楼主。”看了一眼飘的背影，薏走了出去，并且关上大门，看着门，心里不由得想到：楼主变了，变的不在是原来的他了，但是现在的他却让人更加的害怕，真想从他身边逃跑，但他的容颜却容易让人沉迷而不可自拔，明知危险也还是想在他的身边。

“飘，找我们来有什么事？”在路上相遇，大家一说原来都是去同一个地方，虽然不明白飘为何要大家齐具一堂有何用意，但一定是发生了什么重要的事。

“我找到小姐了，也看见她了。”看着面前的八个毫不逊色的男子，飘说出大家都想知道的事情。

“在哪里？”小姐，找到小姐了，大家的情绪瞬间就变激动的问道。

“在渺国的皇宫。”看着众人的表情，飘也能了解其他人放在小姐身上的情不比他少，但是小姐只有一个人，一比九，最后怎么都会有人伤心难过，但怎么都没有想过居然会是大家都伤心难过，还是许受的伤害应该最少吧，毕竟他在这世间找到了真爱，而且还有儿子。

“那还等什么啊？我们去接小姐，一起回仙界。”在这个世间住了这么久，但是没有小姐的地方，总觉得好象少了些什么，既然知道她的行踪，那还等什么呢？直接带着小姐一起回仙界过着原来的生活该多好，移说出心中想到的。

“对啊，我们来这里是为了什么？不就是找到小姐，一起回去吗？”看着没有动的众人，冻也说道。

［正文:第八十四章］

“不要冲动，飘一定还没有说完。”以多年的相处，怎么都还是对大家有一些了解，霖看着飘冷静的说道。

“是，我发现小姐身边有妖界的人，而且小姐的儿子也在她的身边。”如果可以真不想说出看见的一切。

“咦！这就怪了，幻夫子说的明明是小姐的儿子被妖界的人抢去了啊，怎么会出现在小姐的身边呢？难道是妖界人变的，故意留在小姐身边的吗？”听着飘说的话，麒想了想后说出心里的看法。

“怕什么，我们是谁？还怕妖界的人吗？”移真不明白大家还在犹豫什么呢？只在这里说有什么用呢？而且大家的法力在仙界能比的也没有几个，还怕什么呢？

“移不要冲动，我们应该好好的计划一下，在行动不是更好吗？”小姐，比生命还重要的小姐，只要是关于她的事情，怎么都不能马虎大意，麒严肃的说道。

“随便你们，我要去看看小姐。”太久没有相见，上次仙界短暂的见面，怎么都不能抚平内心对她多年的相思之苦，移说完就消失了。

“你们放心，我跟着他。”移一消失，申连忙说道，而且也接着消失在大家的眼前。

“随他们，我们继续。”于是大家继续讨论着。

太皇太后住的紫雾宫里，却还继续的宴会的热闹。

“雾儿，你也不小了，到底出了什么事？你怎么会错过菀心那么好的女子不娶呢？”看着这个从某种意义上讲是属于我的儿子齐雾，太皇太后用宠爱的眼神看着他，而且看着他依稀总觉得找回了一些尘封很久的往事。

“母后，这么多人，你要皇儿怎么说呢？”想起刚才宴会中看见的絮儿一脸幸福满足的样子，就知道今生和她是无缘了，现在却还要压抑心里的痛而强颜欢笑真是一种说不出的折磨，好想躲回王府独自体会心里的痛。

“都是哀家老糊涂了，国师呢？”看着年纪轻轻就接替了老国师位子的白哉问道，从他很小的时候，就莫名的喜欢他，对他也多了一份说不出的感觉，总想把他留在身边，直到永远，这种感觉好久就没有过了，但是每每看见白哉，就能找回，怎么都想不明白。

“谢太皇太后关心，最近，事情太多，所以臣还不想考虑这方面的事情。”唯一爱上的女子已经是别人的妻而且还有了小孩，刚才看见她们一家幸福的样子，就彻底的失望了，知道这生是不可能得到她了，心痛、心碎、心伤，只想赶快离开宴会，找个没有人的地方独自呆着，谁知却被太皇太后留下，在这热闹的一切中，好象更加的突显内心的那份说不出的痛，真想不顾一切的离去，但多年的学习和人际交往，让白哉最后只有妥协的坐在这里强颜欢笑。

“母后，你身子直从那次后，就差了好多，今天你也太劳累，现在就让大家散了，让御医过来看看，好吗？”一直被太皇太后忽视的大儿子太上皇说道。

“我的事，你几时可以管了？”看着太上皇，太皇太后心里就窜起一团怒火，那贱人生的，还想管我，做梦，杀不死你，是你命大。

“儿臣只是担心母后你的身体。”好矛盾，一直内心都很矛盾，有时真希望能亲手杀了她，但想到父皇生前说的话，和对他的承诺，又

不能动手，还要担心她的安危，在父皇死后，好几次在他的灵堂责问他当初为何要我做那样的承诺呢？但死去的他看上去却是那么的安详，这个承诺压的我好苦好苦，但是为了吹儿又只有继续，何时才是个尽头呢？不明白也不知道，太上皇看着自己的母亲太皇太后想着。

“哼。”冷哼一声，觉得原本高兴的心情也没有了，真是扫兴。

“母后，皇儿陪你去花园走走。”看着母亲变冷的脸，齐雾赶快为皇兄解围的说道，皇兄和母后在一起，最后总是会变成这样，虽然不明白原因，但是每次都只有自己出面缓和一切。

“臣也听说御花园最近种了一些名贵的花，一直想看看，不知有没有这个机会。”只想到一个人少的地方，不然会做出什么事情，自己也不知道的白哉也开口说着。

“好啊，其他人就散了吧，来我们三人去赏花。”听到国师白哉的话，太皇太后也觉得很想去看看很久没有去的御花园，于是站起一手一个的拉着白哉和齐雾，就走了出去。

虽然觉得不自在，但是对方是太皇太后，白哉也只好随她，不敢挣脱她的手。

一手握着白哉，一手握着齐雾，走在去御花园的路上，太皇太后却有了一种错觉，仿佛回到了好久好久以前，也是在这样的日子，走在中间，一边是疼爱我的皇上，一边是我们都心爱的皇儿，三人也是这样的手牵手一起去御花园，当时的我以为手中握着的就是幸福，如果不是后来知道了那个人的存在，可能就不会有今天这样的我吧，陷入沉思中的太皇太后想着往事迈着步子。

还记得当时被选为他的皇后时，心情是多么的高兴，没有人知道，婚后，两人过着情深意浓的生活，因为他时常都陪伴在身边，也就忘了他是一个皇上，是有着很多嫔妃的皇上，不是我一个人的，随着皇儿的出生，以为会越来越幸福，谁知却发现皇上在身边发呆的时候越来越多，原本以为他只是政务繁忙而这样，于是对他更加的温柔体贴，直到一次无意中偷听到‘她’的存在，才明白了一切，恨啊、悔

啊，但一切都成了事实，当时太过年轻，什么都不懂，只知道每天跟他闹跟他吵，男人都怕女人的瞎闹，他也不例外，慢慢的就发现了他的疏远，只能远远的看着他的身影，皇儿也被人带离身边，看着原本热闹的宫殿如今却变成如冷宫一样，昔日漂亮而大方得体皇后，也变成了一个为爱所伤憔悴的女子，原本懦弱的想过死，但想到皇儿的小脸就打消了念头，想着只要活着，就总有相见的一天，从来都没有想过，最后居然却听到皇儿的死讯，而且听说死的很惨，心彻底的绝望了，也就没有眷恋的离开，想去寻找先走一步的皇儿。

以为已经死去，以为很快就能见到我那短命的皇儿，谁知醒来却发现床边站着一个男子，看仔细后才发现是他，那个爱的很深，就如从来就活在心里的男子正一脸紧张的看着我，以为他终于来看我了，随着他开口的话再一次把我才活过来的心击的粉碎，只听他说："贤妃，听宫女说你晕到，吓的朕马上就过来，还好，御医来看过说你只是有了身孕，下次可要小心点，不然朕的皇儿就会没有了。"

贤妃？贤妃？他几时封的妃呢？怎么都没有记忆呢？而且还有了他的孩子，不由得想起我那个连最后之面都没有见到的皇儿，恨！心中好恨，从活过来那天就把灵魂卖给了恶魔，既然我得不到的，为什么别人就能有呢？不，才不要呢？能活过来，就表示还有没有做完的事情。

"母后，你看那花开的好美。"来到御花园，看着满园五颜六色盛开的花朵，心中就会想到如果雪紫也能在身边陪着，那应该就是世间最完美的事情了吧，齐雾心里暗想着。

"麟儿。"被齐雾的声音唤醒的太皇太后，可能想的太投入，看着齐雾的瞬间好象真的看见了当年残死的皇儿，有些动情的喊道这个在梦里、心里不知呼唤了多少遍的名字。

"母后，我是雾，麟，他是谁啊？怎么都没有听母后和父皇说过呢？"看着母后那激动的情绪和口中喊着的名字，齐雾能感觉出，那个麟一定是母后很在乎的人。

“你看我，可能真的是老糊涂了，都要怪你，老是让我这个做母后的操心。”齐雾的话让太皇太后清醒过来，有些不明白到底怎么了，怎么会把齐雾看成是麟儿呢？难道是我的麟儿在怪我这个做母亲的没有为他报仇吗？

“是，是，都是我的错，下次我会注意。”一听母后的回答，齐雾就明白她不想说那个麟是谁，母后的脾气特怪，但是没有关系，回去可以派人去查，还怕不知道。

“你这孩子。”看着齐雾，太皇太后笑笑，在转头看着另一边的白哉，语气温柔的问道：“国师，对这个御花园还满意吗？”

等着他的回答，谁知他不知在想什么想的那么的专注，根本就没有发现太皇太后的问话和齐雾正看着他，继续迈步朝前走着。

“国师，国师，国师。”看着这样的白哉，太皇太后心中就有了怒火，随着一声声的呼喊却得不到回答，语气里的怒火，身边的人都听出来了。

［正文:第八十五章］

看出白哉的失常，齐雾只好故意不小心撞了他一下后，忙说道：“国师，你没事吧？”

“没。”突然被一撞，怎么都回了魂,看着一脸怒火的太皇太后和她身后一群脸带害怕的宫女和公公，用眼神询问着齐雾，发生了什么。

“国师，不是我要说你，最近虽然听说你一直在修炼而废寝忘食，但是也要注意休息啊，难怪刚才母后问你对园里的花还满意吗？你都没有听见。”齐雾一说完，白哉马上就明白是怎么一回事了，于是开口说道：“臣最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怎么都没有找到答案，看着这么美的花，不由得就走神了，希望太皇太后不要怪罪微臣。”

“是吗？国师这么的忙，哀家还留下国师，真是哀家的错，这花随时都可以看，那国师先回去，好好休息，不要伤了身子。”一听到白哉居然那么忙，心里虽然很想和他多呆一会，但是也担心他的身子，于是只好放他回去。

“谢太皇太后，臣告退了。”听到太皇太后说的话，白哉心里虽然高兴，但还是保持镇静的马上说道，然后就转身准备出皇宫回府。

“母后，儿臣找国师还有些事情要商量，也先走一步了。”齐雾说完也不管太皇太后就跟上白哉的步伐一起走了出去。

看着齐雾和白哉越走越远的背影，心里有着满足，就好象回到了当初看着皇上和麟儿一起出去时的心情，忍不住想说一句‘记得早点回来’时，一下就清醒过来，暗自庆幸没有说出口的话，但是人也陷入了沉思，今天为何会这样呢？难道真的是我老了吗？还是我也累了呢？麟儿，我的麟儿，你一定早就重新转世做了别人的孩子了，而且也早忘记有过我这么一个母亲吧？但是母后我却一天都没有忘记你，麟儿，我的麟儿，你可还记得我呢？这个世间孤独的灵魂，唯一有联系的就只有麟儿你了，麟儿，我的麟儿你在哪里呢？

来到皇宫就看见了她和孩子在一起的样子，她笑的是那么的满足，能带走这样的她吗？移迟疑了，直到身边传来申的声音：“回去吧。”

一来就看见她的笑容，但是那已经不在是只属于我的了，其实一直以来就知道那笑容从来就不是只属于我的，而是属于我们九个人的，也没有想过有一天还会属于别人，为什么？她为什么会这样做呢？当初她的离开就没有明白过，现在也还是没有明白过，申能明白已经回不到原来的日子了，但是移一定还没有明白，所以才在他的身边说道。

“我还想再看看。”她和她的笑容、她的一切，真的不想离开一步，当初大家生活在一起不是很快乐吗？为什么会变成现在的这样呢？为什么？我们不是神仙吗？是无所不能的神啊？为什么却会发生这样的事呢？移想不明白，明明大家都是神仙，为什么会变成现在这样呢？

“走吧。”申的语气里透着无奈，不愿在看着这样的情景，只好强拉着移离去。

而和孩子们玩的高兴的雪紫根本就什么都没有发现这一切，但是敏感的修一和冷静的浩一发现了，但是两人都装住什么都不知道，同时心里一起下了一个决定：除了父皇，其他人休想夺走母后。

跟上白哉的步伐一起离开皇宫后，齐雾问道："现在去哪里？"

"不知道。"没有目的走着的白哉淡淡的说道。

"是吗？那你跟我来。"看着这样的白哉，让人觉得他好象会随着什么消失一样，心里怎么都不能丢下他不管。

不想思考，什么都不想想，对一切都好象没有了渴望，觉得仿佛到了世界的尽头，失去她为何会这么的难过呢？早知会有这样的一天，当初在齐雾的府上发现她时，就应该什么都不要考虑的带走她，那也不会有今天这样的相遇了，好恨、好悔，能回到哪天重新来过该多好，那该多好。

想着这些的白哉被齐雾带回了王府，等他回神时，就只看见眼前的酒，酒，对，酒，喝个够，直到忘了她，真的能忘了她吗？也只有醉后才知道，现在什么都不想想，只想喝酒。

"别这样。"原本带着白哉回府的齐雾看着他这样喝法，想阻止他，但是怎么都抢不掉他手中的酒壶，算了，反正这酒让下人拿来就是为了喝的，原本只是想灌醉自己，但看着白哉那样的喝法，这些酒一定不够，于是让身边的丫鬟在去拿一些来，看着白哉，心里想着：好好，我们真不愧是好友，虽然不知是因为什么，但连想喝醉的时机都一样，你我还真是朋友。

陪着浩一和修一玩了好久，直到他们洗了澡上床睡着后，雪紫才和紫吹一起回到旭日宫准备休息，靠着紫吹温暖的胸膛，轻轻的问道："吹，选择我，你后悔过吗？"

"怎么会这么问呢？"手轻抚着她柔软的长发，不明白她为什么会这么问呢？

"我老是给你惹来麻烦，你不觉得烦吗？"想想从相遇到现在的相伴，就从来没有让他的生活平静过。

“不会，有你，才让我觉得活着才有意义，紫答应我，永远都不离开我。”等着她的回答，却没有结果，一看，她早睡着了，可能是今天陪孩子太久，所以才会这么容易就入睡了吧，抱紧怀里的她，也满足的进入梦乡。

宰相府里的书房里，灯光一直亮着。

“父亲，父亲，你在吗？”父亲从皇宫回来后就把自己关在书房里，一直都没有出来过，雪延有些担心的在外面问道。

“是雪延吗？快进来。”听到是儿子的声音，优翔忙开口说道。

看着雪延进来后，想了想，才开口说道：“延儿，你也长大了，有些事该是让你知道的时候了。”

“父亲。”看着父亲有些严肃的脸色，雪延不知道父亲接着想说的是什么。

“雪延，你要仔细听着我说的话，知道吗？”看着雪延点点头，优翔才接着说出一切，听着这些，雪延一点都不相信，父亲在说什么啊？我怎么会不是父亲和母亲的儿子呢？怎么会呢？

“雪延，我知道要你一下就相信，实在是很难，但是我说的都是真的，而且我马上就要离开了，我只希望你能明白我和你母亲一直都把你当做是我们的儿子，我们和雪紫会一直把你当作我们的家人。”看着一起生活了这么久的雪延，优翔知道要他一下就相信，任何人都不可能做到，但是时间不多了，既然和女儿商量好，就不打算在拖延，接着说：“雪延，我不在的日子，希望你能照顾雪紫，好吗？我担心她在那个复杂的皇宫里出事情。”

“父亲，尽管放心，我会的，不管怎么样，雪紫永远都是我最重要的妹妹。”为何命运要如此的对我，雪延觉得生活有时真是太残酷了，默默的走了出去，并且关上门。

雪延，对不起，这一切我也不知道到底是谁的错了，优翔想着这些，使灵魂离开身体，施法让那个身体燃烧了起来，既然都要离开

了，这个世间就不需要还有优翔这个人的存在，就头也不回的朝着仙界的那个身体飞去。

“不好了，不好了，大家快救火啊。”宰相府瞬间大乱，所有的仆人都忙着救火，因为太闹，原本准备睡下的雪延忙出来一看，就吓到了，那有火光的地方不是父亲在的书房吗？忙跑过去，却只看见一具烧的面目全非的尸体，父亲？！父亲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呢？看着尸体，雪延知道那就是父亲的尸体，但怎么都不明白他为什么要这么做，难道这就是他刚才说的离开吗？会吗？

让仆人搭建灵堂，把家里一切都从新布置，并且让人去宫里把父亲的事情告诉雪紫。

接到消息，紫吹忙陪着雪紫带着浩一和修一一起匆忙的就赶到了宰相府中，已经有些朝中大臣也闻讯而来吊念，来到摆放尸体的地方看着那个面目全非的尸体，虽然知道父亲还活着，但是雪紫的眼泪还是忍不住流了下来。

“浩一，修一带你们母后去别的地方。”因为担心雪紫过于忧伤而晕倒，于是紫吹让孩子扶她先离开，看着她们身影走远了后，才问雪延：“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呢？”

明明宴会上看见宰相还好好，怎么分开没有多久就发生了这样的事情呢？太怪异了。

“我也不知道，只是父亲死前跟我说了一些话，虽然他有提到他要离开了，但是我怎么都没有想到他会是这样的离开。”雪延说着知道的一切。

“会不会是仇家所为呢？”那就怪了，宰相提前就知道，难道是有仇家来寻仇吗？紫吹想着。

“不会，从来就没有听父亲提过，而且父亲的武功没有几人能比。”虽然很少看见父亲动手，但是记得有次无意中看见过，所以雪延可以肯定的说道。

“那会是什么呢？如果雪紫问起，那我要怎么告诉她呢？”刚才看见她那么伤心，才故意让孩子陪她先离开，独自问清到底发生了什么，谁知却什么都没有问道。

［正文:第八十六章］

看着紫吹，想起往事，把雪紫交给他，真的能让人放心，想到那个复杂的皇宫，明白暗箭难防，父亲才会在离开时希望我能照顾雪紫吧？但是在宫里的雪紫我要怎么才能让她不受到伤害呢？父亲啊父亲，你真是给孩儿留了一道难题啊！

直到宰相的遗体下土安葬后，雪紫才回到宫里，坐着椅子上，想着：过了这么久了，不知母亲和父亲能解开心中的结吗？真是让人担心。

回到身体，还是自己的身体最合适，没有想到一伸手就轻轻的撕破了原本封印的符咒，看来真的是在凡间住太久了，久到这些符咒都失去了效果，撕下所有的符咒后，整理一下衣服，就走了出去。

看见耀的人都惊慌失措，一边警戒着一边派人去百花园找娘娘。

“娘娘，娘娘，不好了，妖界的大王出来了。”一个侍女看见绛后马上说道，原来就听说当年妖界的大王被困在宫殿里，但一直都没有发现宫殿有什么异常，于是大家都以为那是误传呢？妖界的大王应该早就被娘娘和护法杀了，才对，怎么可能还活着呢？但今天看见他的出现，才明白那都不是误传。

一听侍女说完，绛就消失了，匆忙的赶回宫殿，不明白，他怎么从密室出来的呢？不是封印住了吗？而且他不是在凡间？怎么却出现在了这里？太多的疑惑，却在看见他时，变成了一种难以说出的心情，开口说道：“你怎么出来的？”

“想困住我，太难了，不要说千年前，还是现在，只不过一切都要看我的心情。”看着她那没有改变的脸，心里清楚的明白，还是爱着她，不管发生多少的事情，爱她的心是怎么都不会变的，但她呢？经历这么多后，多少都改变了吧？

“你真的还想开战吗？”看着爱了一生的男人，心里真想抛弃一切，只和他一起，还有女儿，三人一起生活，但是不行，那只能想想，不能成为现实。

“开战？为什么？”为何她会这样说呢？不明白。

“你不是派人抢了小浩一和小修一吗？”为何他的脸上的表情是那么的无辜和真诚呢？难道真的是错怪他了吗？但是雪紫的小孩是在妖界啊。

“我说不是我做的，你相信吗？”看着她的表情，如果她不相信的话，那也就没有和她说下去的必要了，经历了那么多后，现在说什么，她应该都会怀疑。

“我想相信，但是就因为你说不是，就要要我相信吗？”不是有空口无凭吗？而且说，谁不会说呢？

“绛能在给我一次机会吗？我带你去一个地方。”她说的对，但是这次是答应女儿来和她说清楚的，怎么能什么都没有说就离开呢？

看着他，久久的没有说话，心想和他去，但是有怕是陷阱，左右为难。

“绛，你应该明白，如果我动武的话，没有人能拦下我。”明白她的想法，但是有些事，还是要没有别人打搅才说的清楚。

“我知道了。”知道他说的都是真的，只好答应他，一起来到了明镜湖边，看着熟悉的一切，还能想起两人当初的相遇，一阵冷风吹过，也吹醒了沉浸在往事中的两人，压抑内心的心情，淡淡的开口说道：“现在到了，你可以说了吧。”

“来。”趁绛没有防备时，耀拉起她的手一起到了湖底。

“放开，放开我。”想挣脱他的手，但是却怎么都不行，算了，就让他牵一会儿。

“还记得我们第一次来这里吗？“现在湖底变化太大了，耀看着湖里游来游去的小鱼和一些花花草草感慨的说道。

“不要说废话。”他为什么要带我来这里呢？难道是想找回原来的感觉，还是想说什么呢？绛怎么想都想不出耀的真正用意。

“还记得你我一起杀的湖怪吗？”看着她的容颜，牵着她的手，一起走在湖底，仿佛真的回到了过去一样。

“湖怪，它不是死了吗？提它做什么？”不明白，死了那么就的东西，他怎么现在却提起。

“死了？是吗？你一定不知道它还好好的活着吧。”说出隐藏多年的秘密，看着绛那瞬间就变化了的脸。

“是，是吗？”听他说湖怪没有死，内心有些不能接受，明明一剑杀了的啊，怎么会这样呢？看他严肃的表情，知道他说的都是真的。

“而且更让你意外是，它现在就是渺国的太皇太后，而且可以说它一直都是渺国的皇后，然后成为太皇太后，这样你应该就明白了吧。”说出一切后，突然也觉得松了一口气。

“就算她是湖怪，和你我之间又有什么关系呢？”就算他说的都是真的，但是他到底想说什么呢？

“我在凡间想了好久好久，对当初你们两界的开战有些不明白。”因为在凡间看太多的事情后，才发觉当初的一切都有些不对。

“是吗？你发动的，还有什么不明白的。”听他说到那次战争，想起死去的子民，语气就冷淡了一些。

“不对，明明是你仙界杀了我的子民，我们才不得不和你们开战。”绛在说什么啊，当年明明是仙界先动的手，她怎么还说的那么理直气壮呢？耀有些不明白。

“什么？明明是你妖界先杀我子民，而且你还亲自带人在湖边不是准备开战吗？”想起当初他的无情，心里还是会觉得痛。

“不对，你说的不对。”怎么会这样呢？耀觉得其中一定有什么蹊跷，于是一起回忆当年的经过后，两人才知道误会了对方，但是两人心里都有了一个疑问，那就是到底是谁杀了那些人呢？最后，两人商议各自回去私下查查当年的事情。

误会解开，两人都觉得走了这么大一圈，但还能走到一起真不容易。

“放心，你不用担心浩一和修一，我这就回去让人把他们送回雪紫身边。”现在终于又能在一起了，希望她不要独自什么事都放在心里担心，所以耀要她不用担心孩子的事。

“但是我还是不放心雪紫。”女儿一人留在凡间，好担心啊！

“记得雪紫曾告诉我她的身体在湖底，既然我们都来到了，为何不找找看呢？”听她提到女儿，于是想起雪紫说过的话。

走在湖底，寻找着雪紫的身体，却怎么都没有找到，两人都觉得奇怪了，雪紫明明说过在湖底，怎么会没有呢？最后决定等所有的事情都解决后找一家人来找，于是，耀和绛分别回去了。

看着窗外不时飞过的鸟儿，雪紫好羡慕它们的自由自在，口气有些抱怨的说道：“烙，你觉不觉得女子的命运真的很无聊啊？你看看我，结婚

Chapter_10

后，每天都只有这样枯坐在房间，生下小孩后，他们一天天长大，然后每天都忙着，能见面的时间是那么少，我还是孤独一个人。”

抬起头看着雪紫，烙不知该跟她说些什么，心里觉得她现在的生活不知道是多少人梦寐以求而都不可能得到，她却在这里抱怨，以后她接管妖界后，不要每天抱怨没有休息的时间就好了。

“烙，你知道吗？我曾经在一个地方生活过，那里不管有钱还是没有钱的子女，不分男女都可以去读书，然后大家都可以出去工作，而且每天的生活大家都可以过的多姿多彩，而且我有一个最好的朋友哦，你知道吗？她的名字就是芊芊。”一说起，雪紫的思绪就回到了那个时候。

听着她的话，烙终于明白当初她会给自己取芊芊的由来了，但是对她话里的男男女女都一起读书和工作，不能想象那样的情景，但是她是公主，她说的什么，作为属下都不能质疑，所以烙也只好听着她滔滔不决的长篇大论。

“烙，带我去一个地方，好吗？”说着说着，雪紫想起了一件事，为何不趁紫吹和孩子都不在的时候去做呢？而且这个时候出去，他们都不会发现。

“什么地方？”为了她的安全，烙还是开口问着她想去的地方。

“飘渺楼。”上次宴会时，有太多的话想和飘说，但一直都找不到合适的时机。

“飘渺楼？！”口中说着，运用法力看了楼里一遍，却突然受到了阻力，推了回来，开口说道：“不行，公主不能去那个地方。”

能让我受阻的一定是法力高强的人，而在凡间的妖界中人如果感应到我的法力，应该是马上就出来参见而不会是阻止，看来在那个地方的人应该是仙界的人，虽然不知道公主为何突然想去那里，但是如果被对方知道她的身份而挟持，那样对妖界来说就不好了，而且现在

两界之间的战事随时都可能暴发，更不能让公主置身在危险中，基于以上的考虑，所以烙想阻止雪紫去飘渺楼。

［正文:第八十七章］

飘渺楼的一个房间里，坐着一个女子，她看着窗外沉思着，她就是静闲，想着哪天离开许淼大人家后，站在大街上看着身边匆忙走过的行人，心里特别的感慨：为何世间如此之大却没有我的容身之处呢？而且命运为何要如此对待我呢？那一刻心里产生了出家的念头，经过打听知道了一个尼姑庵，知道了目的地，就朝着那里走，却在无意中撞到了一个好美的女人，看见她时觉得有些熟悉，但是想不起在哪里见过，因为是我的过错，向对方说声‘对不起’准备离开，却被那女子抓住，而且她还说道：“我看姑娘的面相，对你的命运有些好奇，不知姑娘能随我去一个地方吗？”

“不能。”虽然对方的声音听起来让人心情愉悦，看起来也是那么的和善，怎么看都不是一个坏人，但是谁知道人的内心呢？而且受过的伤早已把原本的天真单纯冲刷的一点都没有剩下，不想再和人有牵连，只想去尼姑庵里平静的度过剩下的日子，这就是静闲现在唯一的想法。

“从姑娘的表情，我能猜到你的内心，姑娘现在是打算去妙苗庵出家，对吗？”原本不想管这世间任何的事情，只想找到她，当在街上看见这个女子时，想起了她曾在小姐的身旁，一起出现过，当时只注意到小姐，今天一看，才发现此女子的命运竟然如此的悲惨，让人不由得想伸出手拉她一把，其实遇见静闲的人正是飘。

听她的话，静闲的脸上已经没有了平静而是惊愕，只能看着她说不出任何的话来。

“姑娘，请随我来，而且我可以保证，不会耽搁你太多的时间，而对你也没有任何的损失啊。”看着她的表情，飘知道她已经不如开始那样的防备，于是继续说着。

因为太惊讶，听她的话后，觉得也对，反正现在的我早已一无所有，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不如跟去看看也无妨，点点头跟在她的身后，来到飘渺楼时，记忆一下复活，想起为何看见她时，觉得有些熟悉，原来就是在那次和雪紫一起来飘渺楼，快离开时看见的美女，哎！美女，就是美女，何时看都没有变，真不知她是怎么保持着这份美的呢？

进到楼里，嬷嬷薏忙上前恭敬的说道："楼主，你回来了。"

"恩，不要让人来打搅我。"说完，就朝着楼上的房间走去，静闲忙跟上她的脚步，当薏看见飘身后跟着一女子时，心头一惊，冷酷的楼主几时带过女子回楼里，他的身旁从来没有见过任何的女子，今天为何会这样呢？难道楼主也动了春心。知道楼主有着一双透视眼，不敢在乱想下去，忙收起一切的疑惑，等回房独自一人时在想想。

随她进到房中，站在门口，看见前面的她坐下，静闲还是没有移动，她却开了口："把门关上，过来坐下，我有话要跟你说。"

迟疑了一下，但看看她，静闲又觉得可能是我多心了，即使关上门，两个女人在一个房里又有什么好怕的呢？这样一想后，也就放松了心情，关上门，在她对面的凳子上坐下。

"你知道你为何会这样吗？"看着她的脸，不明白她为何会有如此的命运？想帮她修改，但是不知我的修为能行吗？飘心里想着。

"不知，也不明白你说的'为何会这样'是什么意思？"难道对面的美女还是一个算命大师吗？静闲心里想到。

"那我来告诉你，你这世的命运，你出身在一个还算富裕的家庭，而且家人都很爱你疼你，使你在无忧无虑中成长，直到你嫁人后，一切都变了，开始你还是有过一段幸福的生活，但随着你相公的改变，一切都变了，不知我说的对吗？"简短的说出一切，等着她的回答，却看见了她的泪水，哎！世间女子真是水做的，一点点的伤感就泪流满面，但飘的思绪一变，不知小姐也有象这样伤心难过而最后流泪的时候吗？小姐，小姐，当初你为何要离开仙界，放弃和我们一起无忧无

虑生活的日子呢？看着对面没有停止的静闲，飘只好继续说道："这样的日子，你将继续不断的重复而不会改变，就是你出家或者做再多的善事也不会改变。"

"啊！怎么会这样？"原本听她几句话就刻画出原来的生活，想起那些眼泪就不受控制的流了出来，现在在听到她说这样的话，静闲呆住了，为什么命运要如此对我呢？即使我前世做在多的坏事，难道用行善和出家修行都不能改变吗？为什么？到底是为什么？

"如今，你最好是先在我这里住下，等我找找看，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帮你化解？"这个女子的命运本来就很可怜了，所以飘不忍心在告诉她，造成她如今这样都是因为一个人的诅咒，不管哪个人当时是什么样的心情和想法，哪个人却成功的诅咒了她，使得她生生世世都重复着相同的命运，原本在回来的路上和刚才，飘一直都想看看当初是谁这么狠心下如此重的诅咒，却看不到，怎么都看不到，这就奇怪了，到底是谁有这样的法力呢？而且诅咒她的念头是如此的强烈。

没有想到会是这样的结果，如今也没有别的办法了，就先听她的好了，静闲点点头，就在飘渺楼住下了，看见楼里的姑娘在练舞时，不由得让她想起跳河而被雪紫救起后，有段时间她也总是要我学跳舞，如今看见别人跳，内心也有些想和她们一起跳，于是就常常去看，然后回房边回想边跳，这样的她都被嬷嬷薏看在眼里。

这天，静闲如往常一样的来看别人跳舞，随便听听老师的指导，结束时，准备回房跳跳今天学的新动作。

"姑娘，可以留下说几句吗？"看见她如往常一样又要离开了，嬷嬷薏忙开口留人。

点点头，跟在嬷嬷后面来到一个地方一起坐下，嬷嬷才开口："我是楼里的嬷嬷，你应该也知道，你以后可以跟楼里的姑娘叫我嬷嬷，或者是叫薏姐都可以，我看姑娘好象和喜欢跳舞，姑娘想不想和她们一样每天排练，晚上的时候在一起上台表演呢？"

“想，但是我只想跳舞，不想做别的。”想起原来雪紫的鼓励，住在楼里什么都不做，而且楼主还要帮我除咒，为他做一点小事有何不可呢？于是静闲说出心里的想法。

“好，我们就这样说定了。”嬷嬷薏好高兴，这样就搞定了，太容易了。

从此，静闲就成了飘渺楼的一个舞娘，她的舞姿是那么的飘逸而充满了美，在众多人中脱颖而出，常常让台下的客人都陶醉其中，随着时间流逝，台上有时也会出现静闲独舞的身资，但飘却怎么都找不到破解的方法。

随着在台上跳舞而宣泄了心里的那种无助感后，静闲内心仿佛找到一种重生的感觉，有时也会参加到舞衣的设计，因为原本在心岚府中和秀儿一起做过雪紫设计的很独特的衣服，现在想起那些偶尔也会找到一些灵感，所以做起来还得心应手，于是嬷嬷是越来越看重她。

如果不是上次在皇宫里，看见雪紫，就真的要以为这样的生活就是想要的生活，看着他们一家幸福的表情，不知为何那分钟用一种冲动，想冲过去抓掉她脸上的笑容，现在想起，静闲都不能原谅当时的自己，如果没有雪紫就没有今天的我啊，她能幸福，我应该高兴啊，为何当时会有那样的想法呢？怎么想都想不明白？越想越恨这样丑陋的自己，收回看着窗外的眼神，看着镜中的容颜，哎！累了、也倦了，离开吧，这样的生活对于我这有着丑陋思想的人不应该拥有，站起，找出一块布，这是做衣服留下的，现在正好有了用处，把它穿过悬梁，站到板凳上，把布系一个死结，脖子吊上去，脚把凳子踢倒，人就掉在悬梁上了，想到就要离开了，内心也终于在这分钟找到了一种平静，长久以来一直在寻找的东西，满足的闭上眼，没有挣扎，等待着死亡。

突然，迷糊中感觉到布好象断了，同时被一个温暖的怀抱接住，难道真的死了吗？真的解脱了吗？但这样的感觉又是什么呢？难道是

最后的幻想吗？对这世间早没有了留恋，怎么会又幻想呢？想着这些的静闲脸上露出一个满足的笑后，就陷入黑暗，什么都不知道了。

［正文:第八十八章］

看着床上的女人，飘有些同情她，也有些不明白，她为何要自杀呢？最近明明能感觉到她的转变啊，难道那些都是错觉吗？不，如果那些都是假的又怎么能骗过我的眼呢？哪到底是哪里出了错呢？真是不懂，就如现在也不明白小姐当初的离开一样，想不明白。

“楼主，她应该没有事吧？”还能记起楼主一脸气愤的走进房中，什么都没有说就拉着我快步来到这里，正想开口问时，他却一脚踢开了门，看到房里的情景，作为见多识广的嬷嬷薏也被吓倒而呆住，看见白光一闪，布就断了，静闲的身体就要跌到地上，多年的相处，薏知道楼主能出手弄断布，已是他的极限了，于是只好任命的上前接住，在怎么说静闲也是楼里的一棵摇钱树，怎么能让她的身体受到伤害呢？忙放到床上，接过楼主给的一颗药丸，给她吃下去后，这才有时间回头问。

“没事了，她睡一觉，应该就好了，你告诉楼里的姑娘，以后她的名字不是静闲，是痕，而且是你的远房亲戚，因为家里出了事，才来投奔你的，知道吗？”看着床上那个昏迷的可怜女人，飘冷冷的交代着刚才想好的一切。

“为什么要这样呢？”听到楼主说的话，薏怎么都不明白他的用意，为什么要隐瞒静闲的一切呢？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为什么？到底是为什么？好难明白。

“不要问那么多，等她醒了，你就会明白，记得我说的话，不要怀疑。”说完，飘就转身离开了，内心还气愤着，没有想到出这样的事，明明都告诉她要等待，等到找到方法就可以除去她身上的诅咒，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最近和大家一起也没有商量出好的方法带回小姐，真是什么事都不顺。

为床上的静闲盖好被子，关好窗，薏才走了出去并且关上门，回房的路上却怎么都不明白楼主说的那些话，但是也只有等明天她醒了才知道了。

而此时的雪紫也在担心着静闲，那日在太皇太后的宴会上，她看见的熟悉身影中有一个就是静闲，当时震惊不小，原本一个循规蹈矩的千金小姐，不知什么使她居然会做一名舞娘，但是她的舞姿到是值得让人肯定，想起她的离开，不知那时她是抱着什么样的心情离开的呢？同时又想起娆说过的话，难道静闲已经改写了她的命运吗？那漆将军呢？他能和静闲走到一起吗？想着这些，抬头看见不远处批阅着奏章的紫吹，雪紫开了口："吹，怎么最近都没有看见漆将军了呢？"

"他已经辞官，不知去向，你怎么会想起他呢？"对于雪紫突然的提问，紫吹有点好奇她怎么还记着这个人。

"我只是刚才想起静闲，就也想到了他，而且那次看见他和静闲两人郎有情妹有意，却不能在一起而担心，上次看见静闲的相公明明对静闲还有着眷恋，为何他又要那样对待静闲呢？而有些困惑。"一说出口，才发觉有太多的问题，虽然跟我没有什么关系，但静闲始终是我救起来的，总希望她以后的日子都能过的幸福快乐。

"是吗？我到没有注意那么多。"我的眼里、心里都只有你，对于那些无关的人才没有记忆。

不在说话，默默的看着紫吹，心里却想着：他们是那么的不同，为何我对他也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呢？难道是因为浩一和修一的关系吗？还是有一些别的什么呢？在他身边，心总能平静下来，每天虽然过的平静但却让人觉得生活原本就该这样。

"我脸上有什么吗？还是你也觉得不能离开我了呢？"原本专心在奏章上的紫吹，被雪紫那么专注的看着，放下手中的笔抬头看着她说道。

"你在说什么啊？我去看看浩一和修一。"怕被他看穿心思，雪紫忙说完就匆忙了离开了。

“雨，你跟着，小心一点。”看着雪紫的身影消失在门口，紫吹对身后的雨说道。

接到指示，雨忙跟上雪紫的身影也出去了，没有她的地方，紫吹突然觉得有种说不出的空虚，不明白为何这样呢？明明要的一切都在，却每每她只要不在视线里，就有这种感觉，仿佛她离开视线后就会消失，哎！不想这些了，先看完奏章去陪她才是最重要的。

“雨，你知道最近淼的情况吗？”看到雨跟上来，知道是因为他的担心，就这样走着，不如聊点别的。

“每天都烂醉如泥。”虽然和许淼不是很熟悉，但因为风的关系，对他的消息也还是知道的。

“是这样吗？”难道心岚还是躲着许淼，两人还没有见面吗？这样好吗？对于他们俩我是不是该做些什么呢？怎么说他们这样，好象我也有点责任。

“娘娘怎么会想起他呢？”虽然原来在清水书苑，她假装过许淼的表弟，但这么久都没有联系，今天为何她会提起呢？

“没什么，只是突然想起而已。”说着这些，眼神看见不远出一个男子，是他？故做无意的问道：“那边亭里坐着的男子是谁？你认识吗？”

转头看过去，咦！他不是太皇太后的亲戚懿王爷的儿子吗？皇后雪紫怎么会问起他呢？还是回道：“他是懿王爷的儿子沁小王爷，现在是太守。”

“太守？那这个时候为何出现在这里呢？”难道是紫吹找他进宫的吗？但是刚才离开时，他都还看着奏章，对于他的出现真是有些疑惑，而且还会想起在书苑时他那冷冷的眼神，隔的有点远，看的不是太清，不知他现在还是一样吗？

“娘娘想知道吗？我派人去打听打听。”除了太子浩一和修一的事情，原来以为她对任何的事情都是那么的冷淡，没有想到她也有对什么感兴趣的时候。

“算了，我们走吧。”收回视线，朝着前走去，以至于雪紫没有看见沁转头看了她。

虽然隔的很远，但是她却越来越美，原本在书苑初次见面时，很看不起她，想到她不过是一个太守的侄儿怎么有资格进到清水书苑呢？所以每次相遇都会用冷冷的眼神看着他，谁知她却依然自在的过着每一天，慢慢的从藐视她到会注意她，但想着她那低微的身份，所以总是远远的看着她，就这样过着每一天，直到知道她是女子，而且还是宰相失踪多年的女儿、太子的未婚妻，有种痛不欲生的感觉，才明白在不知不觉中一颗心早就遗留在她的身上，当接到太皇太后的邀请时，以为经过这么长的时间应该早已把她忘记，却在刚刚无意回头时，看见了她，虽然距离远，而且她穿上了女装，但是还是能一眼就认出她，才明白她从来都没有离开过心房，可是她却看起来早就不记得我了，是啊！任何女子遇到这样的情况，应该都会选择皇上吧，毕竟那样就拥有了一切，想着这些的沁最后只有在心里苦笑。

来到在宫里临时挑出来作为浩一和修一学习的明日宫，看着两个孩子认真的眼神听着夫子的讲解，雪紫好满足，不知是母子之间的心灵感应还是别的，雪紫才到了没有多久，两个孩子一起回头看着站在后面的她，一起喊道：“母后，你怎么来了？”

“夫子，对不起，我来的真不是时候，打搅到了你们。”浩一和修一的声音惊喜讲解中的夫子，雪紫忙开口说道。

“老夫见过娘娘，娘娘千岁千岁千千岁。”夫子忙行礼，然后接着说：“今天的课也上的差不多了，既然娘娘来了，那我们今天就上到这里，明天两位太子记得早点来。”

“是，夫子。”浩一和修一高兴的和雪紫一起离开。

来到御花园，一起坐下，让身边的宫女去端一些喝的和吃的，面带微笑的看着浩一和修一吃着点心，闻着随风吹过的花香，心里不由得想到：这样的生活应该就是幸福了吧。

“母后，你跟父皇说让他同意我们去看比赛，好吗？”想起无意中听到公公们的对话，修一对雪紫说道。

“比赛？什么比赛？”自从烙不同意带我去飘渺楼后，也好想出去看看。

“就是踢球啊，听说都是从各个地方来的，很精彩，母后，我和哥哥都想去看看，母后。”踢球，想起了在红叶书苑时的情况，不知东云怎么样了？在看着修一那一双企求的眼神，很难说出拒绝的话语，只好答应。

［正文:第八十九章］

醒来，看着房里的一切，内心却感到是那么的陌生，这里到底是哪里呢！我为什么会在这里呢？虽然心里充满着种种疑惑，静闲还是坐起穿上鞋离开床，打开房门走了出去。

“怎么这么早就起来，也不多休息一会儿呢？”嬷嬷薏早起来，指挥着楼里的丫鬟们有条无序的做这楼的杂事，看见静闲，忙关心的说道。

“我们认识吗？我认识你吗？”看见那女子对我开口说话，就如我们原本就相识一样，但是却想不起她是谁，静闲心里好慌乱，这里到底是哪里。

“痕，你忘了吗？我是你的表姐啊！你真的什么都不记得了吗？不要怕，以后表姐我会好好照顾你。你就安心的在这里住下来。”一下就想起昨晚楼主的交代，当时觉得疑惑的地方，现在薏也明白了他的意思，想想这样对静闲来说可能会更加好吧，看来楼主也不是如他做事那么的冷酷残忍还是有善良的一面。

“痕？是我的名字吗？”奇怪，对什么都陌生，还忘了我是谁，我真的叫痕吗？但是看对方认真的表情，不象是在骗我，而且说的也不象假话，算了，有个表姐也很不错，所以静闲就开始了用痕的身份生活了。

“母后，你没有告诉父皇吗？”修一一双眼睛闪亮亮的看着雪紫。

“等会我就去告诉你们父皇，不用担心。”居然忘了孩子们的事，这个时候紫吹应该在御书房看奏章，等会就过去跟他商量。

“母后，今天就开始了，等你去跟父皇说完，我们赶去可能都看散场了。”盼望好久的球赛，怎么能错过呢？不要。

“我想想。”站起来边走边想，有了，为什么没有想到呢？拉过儿子们，悄悄的说完，大家脸上都有了笑容。

不久后，从皇宫后门出来了三个人，就是换了男装的雪紫、浩一和修一，修一眼带崇拜的看着雪紫说道：“母后，你真厉害，让我们神不知鬼不觉的出来了。”

“是吗？好了，不要说了，我们快走。”真的如修一说的吗？错，看着不远处已经恢复人形的烙，就知道还是有人知道这次的出宫，但有烙跟着，也能放心的看球赛。

来到比赛的地方，看着拥挤的人群，什么都看不见，要从哪里挤进去看呢？怎么就忘了这点呢？雪紫有点犯难了。

“柳悠？！是你吗？”刚才远远的看着她，总觉得有些熟悉，没有想到走近了一看，好象还真是她，东云疑惑的开口。

“东云，你怎么来了？”没有想到能遇见老朋友，雪紫的内心很激动。

“真是你啊！刚才我还以为认错人了呢？”拍着她的肩膀说道，还以为今生都不能相见了，今日却意外的见面。

“你怎么来京城，都不来找我呢？”真不够朋友，亏我们原本还是好友，雪紫有些怪他的无情。

“今天是来比赛的，等结束后，我们在聊。”东云把雪紫她们三人带到里面后，就上场比赛了。

看着场中追着球的东云和往日一些熟悉的球友，雪紫仿佛又回到了在红叶书苑的日子一样，当时也是这样的蓝天白云，大家也是在球场上追逐着球，站在球场边满足的看着他们的身影，现在回想起来，觉得那样的日子就象梦一样。

最后还是东云他们取得了比赛胜利而结束，因为太久没有见面，雪紫随着东云一起回到他的家里，记得他们家不是在枫城吗？几时在京城也有这么大的宅子呢？有些疑惑的问道：“你们家什么时候搬来京城了。”

“我们家原本就在京城，去枫城是因为我读书的缘故，所以现在只是搬回老屋而已。”笑笑，东云说出原委。

“原来如此。”是这样啊。

“刚才就一直想问你，你怎么带着两个小孩呢？”原本看见她身旁小孩跟着就有些奇怪，现在看仔细后，才发现其中一个很她很象，不会是她的小孩吧。

“他们都是我的儿子。”雪紫说着这话时脸上有着骄傲。

“什么？你就是娶妻，也不可能有这么大的小孩啊？”虽然有个和她长的像，但是怎么想，都觉得她不可能有这么大的小孩，东云有些怀疑。

“其中有些原因，告诉你，你也不会相信，算了，不说我了，说说你吧？”即使告诉你他们是从未来过来的，你也不会相信，所以雪紫不想再在把话题围绕在儿子的身上。

“等会，你就可以看见我妻子了，你也认识。”等你看见她，一定会给你一个惊喜，东云心里想到。

来到客厅一起坐下，浩一和修一一直暗暗的打量着东云，猜测着他和母后之间的关系，而雪紫因为东云的话也在心里想着他的妻子会是何许人，东云悠闲的喝着茶，想着以为的日子，记得她离开后，也曾到处打听她的消息却一无所获，而能娶到现在的娇妻，也还多亏了她。

“相公，找我有什么事？”一个声音在客厅想起，一个贵妇人打扮的女人走了进来。

“看，我今天遇到谁。”东云听到娇妻的声音，忙开口说道。

因为东云的话，雪紫和东云的妻子两人视线相交，没有想到会在这样的情况下相见，两人内心都是一惊，同时说道：“是你！”

“怎么样？我说过是一个惊喜吧。”东云边说边过去楼着妻子的肩膀。

“惊喜，真是惊喜。”看着恩爱，从那次分别后，就再也没有听到她的任何消息，没有想到她却成了东云的妻子，真是一个大大的惊喜。

再看到她，她还是一身男子的打扮，以为已经忘记了她，却没有想到内心还是激起了层层涟漪，她在心里的位置可能今生都不会有人能取代吧，但又能怎样呢？内心只能叹息，收起涣散的心思，开口问道：“你们怎么会相遇呢？”

“先不说这些，先认识认识我的儿子浩一和修一，他们也我最好的朋友，所以你们两个也快喊叔叔阿姨。”雪紫为东云夫妻介绍着儿子。

“叔叔、阿姨好。”原来是母后的朋友啊，两人心里也明白了。

“你的小孩这么大了。”看着浩一和修一，恩爱的心里也和东云一样，不能接受雪紫有这么大的儿子。

随后，大家一起闲聊了一些后，原本东云夫妻想留雪紫她们吃了饭在走，但想着皇宫里，突然发现她们消失的紫吹一定正在派人到处搜寻，雪紫三人就不敢在多留，匆忙的告别后，就回宫了。

看着她离开的背影，恩爱心里想的却是：以她现在的身份，不知何时大家才能再相见。收回眼光，准备和东云一起进去，才发现身边的东云还看着她消失的地方，眼里有着依恋，哎！内心叹息一声，相公还不知道她是女子，就这样了，如果当初他知道她是女子，还会娶我吗？算了，计较这些还有什么用呢？我都不能把她完全的忘怀，那有何必要求相公他呢？柔声唤声‘相公’，然后两人一起进去了，把关于她的一切就如这大门一样都阻隔在门外吧。

回到皇宫，雪紫三人以为可以如出去时一样，悄悄的回宫换好衣服，那样就可以瞒过紫吹，谁知就在三人进到有些太安静的旭日宫，

准备分别回房换衣服，谁料到身后冷冷的声音把三人都定在了原地。

“回来了。”看着妻儿三人轻手轻脚的走进来，还不时的东张西望，紫吹原本一肚子的怒火都因为她们的动作而想大笑，如果此时的她们被朝里大臣看见，不知那些人又要说些什么了，而且她们现在这样做，又何必当初要背着我悄悄的出去呢?

三人慢慢的回头，看见紫吹一张冷酷的脸，心里一起想到：完了，居然被抓了个整着。

慢慢的朝紫吹靠近，温柔的说道：“吹，你什么时候来的？我怎么不知道呢？”

“是吗？”虽然她温柔的声音有些抚平了一些怒火，但想到如果她们在我不知道的地方，发生意外要怎么办？所以语气变的更冷。

“是啊，而且我正和浩一、修一玩捉迷藏呢？”听着他更加冷的口气，雪紫明白今天可能很难混过去，于是急中生智想到了捉迷藏，这样你应该相信了吧。

“是吗？那为何宫里的侍卫搜遍了皇宫每个角落都没有找到你们呢？你们还真会躲啊。”好，就如你说的捉迷藏，现在你又有什么说的呢?

［正文:第九十章］

看着紫吹认真而严肃的表情，雪紫明白今天没有那么容易蒙混过去，心思一转，一计涌上心头，伸手解开绑的头发，让它有些凌乱的披着，脱下外衣，露出里面薄薄的衣物，脸带迷人的微笑，迈着小步慢慢的朝紫吹走过去，同时用甜甜的声音娇柔的说道：“吹，难道你都不相信我吗？”

说完已经来到了紫吹的身旁，轻轻的投入他早已张开的怀抱，小手还故意有意无意的抚摩着他的胸口，偷偷的用眼光看着浩一和修一站的的地方，居然发现两人还站在原地没有移动，忙对两人使眼色，暗示他们趁现在赶快离开，看着儿子消失的地方，雪紫的内心不由得想到：我们还真不愧是母子，居然这么的有默契，想着想着就有些得

意忘形而忘了现在的情况，笑出了声音，原本迷失在被她制造出的气氛中的紫吹，也因为她的笑声而清醒过来，才发现浩一和修一早已消失无踪没了人影，低头看着怀里还笑的有些得意的雪紫，心里早没有了怒火，有的是怕失去她的心情，抱着她的双手也收紧了一些，心里感叹道：雪紫，我到底应该拿你怎么办？无奈，还是无奈。

夜，总是给人神秘的感觉。而此时飘渺楼的神秘舞娘也给来到这里的客人们有着这样的感觉，看着她迷人的身影在台上狂乱的跳着，使得看的人心里也有一种想随她跳上一曲的感觉，但她脸上的面纱阻挡了大家看清她的长相，却又给人太多的遐想，看着这样的她真让人浮想翩翩，却不能知道真相，只能望而心叹，还好能知道她的芳名‘痕’。

在这样的夜里，在这样的舞台上，痕才觉得找到了自己一样，虽然楼里的嬷嬷说她是我的表姐，但和她在一起却没有一点亲人的感觉，惟有站在台上的我才能使我觉得这样的我才是真正的我，但什么都不记得，能去哪里呢？而且生活在这里使我觉得舒服自在，所以就继续着这样的生活吧。

跳完下来后，觉得全身都是那么的舒畅，脱下华丽的舞衣换上平淡的衣服，拿下面纱擦去脸上的胭脂水粉，看着镜里的自己，痕觉得有些厌倦看到镜中这样的自己，站起来，心情有些烦躁的不停走了，不明白为何会这样，明明刚才镜中的我才是真正的我，为什么会讨厌呢？想不明白，也想不清楚。

“痕，今晚你的表现也是最好的。”推开门，嬷嬷薏带着一个丫鬟走了进来，让丫鬟把手里的东西放下后，才接着说：“来，喝了它，这是我让人炖了好久的燕窝。”

“表姐，我不想喝。”燕窝，现在听到这个名字就怕，表姐每天都让人炖来，在好的东西天天都吃，就是山珍海味也会吃着无味。

“痕，我也是为了你好啊。”你现在可是楼里最抢手的摇钱树，怎么能不注意你的身体呢？如果有个闪失，那白花花的银子就要跑了，

嬷嬷薏此时心里想着的却是这些。

“表姐，我真的不想喝。”不知为何，就是想任性一些。

“好，好，不喝，我早料到了，也还让人炖了人参鸡汤，等会我让人端来，你一定要喝，知道吗？前面还忙着，我就先走了。”交代完后，薏才离开了痕的房间，留给她一室的清静。

屋里的清静和前面楼里的热闹真是鲜明对比，不知为何，痕特想去体会体会那样的热闹，找出艳丽而有些暴露的衣物穿上，对着镜子画上浓艳的装，看着镜里那个有些妖艳成熟的面孔，心里想着：这样的我即使出现在表姐面前，她应该都认不出我是谁吧。

随手拿起薄纱披在肩上，打开门走了出去，一路上不时的有客人对她说道：“小姐，今晚陪我，好吗？”不加理会，继续朝前走着，看着不时从身边经过的搂抱在一起的男男女女，原本以为青楼只是跳舞给大家欣赏的地方，没有想到原来是这样的啊。

突然身后房间的门打开，一个男子看见站在门口的痕，忙说道：“你怎么现在才来啊，快进来。”

就在失神中，已经被对方拉进了屋里，反应过来时已经坐在一个男子的身边，正想开口说他们找错了人，其中一个男子就先开了口说道：“早闻邀是楼里最美的女子，今日一见真是百闻不如一见，真是曹某见过最美的女子。”

张嘴准备说‘我不是邀，你们认错人了’时，谁知身旁的男子开口说道：“今天，我们是来这里庆祝合作成功，你们怎么都变成是来找女子的呢？”

“秋少爷，话不是这么说，既然来了，当然是庆祝和美女都不忘，难道秋少爷真如外人说的那样怕夫人吗？”一男子接过话说道。

“你们在说什么啊，秋少爷曾经可是青楼的常客，怎么可能会怕夫人呢？”另一个接着说。

“好，那我们今天就玩个痛快，来大家为了这个难得的日子干一杯。”喝完杯中酒，男人们就跟身边的女子调笑着。

原本打算离开的痕，却因为身边这个秋少爷的声音而留下了，看着他的侧脸，记忆还是一片空白，但他的声音却让人觉得熟悉，听他们的谈话，他应该早已娶妻，那就不可能认识他，但那熟悉感又是为何呢？为了弄的明白，虽然她选择了留下。看着其他的男子边闲聊边不停的偷摸一把身边的女子，而这个秋公子却是独自喝着杯中的酒，眼里有着一种让人说不出的感觉，觉得他有些心事重重，难道他的心里装着很多不能和人说的心事吗？那他为何还要来这里呢？真是一个奇怪的男子，不觉的端起桌上的杯子喝了一口，咳咳咳咳……原本看着他一杯一杯不停的喝着，就如喝的是水一样，现在无意中喝一口，心里想着的却是这是什么啊，只觉得喉咙象要烧起来了一样。

“喝点水，会好过一些。”随着声音一只端着杯子的手出现在眼前，太难过，没有多想，接过就一口气喝完，好象真的舒服一些，身边有传来温柔的说话声：“不要喝那么快，小心呛到。”

转头看着递水和说话的人，是秋公子，他不是一直专注的喝着酒吗？就好象屋里只有他一个人一样，他怎么会那么快的反应过来呢？看着他那张有些秀气的脸，和他身上淡淡的书生气，一双迷人的眼睛正温柔的看着我，心里不由得想到：这样的一个男子一定有很多女子喜欢他吧，而他的妻子一定是他深爱的女子吧，那女子有这样的相公真是好福气。

“现在有没有觉得好一些。”女子那专注的眼神让秋心里有着奇怪的感觉，看着她那张漂亮而有些妖艳的脸，脑海里却出现了另一个清秀的面容，怎么这个时候会想起她呢？甩掉心里的那张面容，温柔的问着眼前这个第一次相遇的女子。

“刚才真是谢谢你，我还有事，祝你们今夜玩的尽兴。”说完，站起来，不理会众人，就快步的离开了，来到园里，找个隐秘的地方坐下，吹过的凉风抚平了刚才因为秋公子而有些凌乱的心情，看着天空高挂的月亮，痕不明白刚才的心跳是代表着什么，或者根本就什么也不是，只是自己的瞎操心，不知到底从哪里传来一阵男女对话。

“你真的会陪我一辈子吗？”女子的声音说道。

“今生除了你，我谁都不想要。”男子回答。

“真的，你没有骗我。”女子有些怀疑的说道。

“你是我今生寻觅的伴侣，难道你希望我把心掏出来给你看，你才相信吗？”男子还是坚定的说着深情。

“不，我相信你，我永远相信你。”女子说完，就没有了声音。

‘我相信你，永远都相信你’这句话久久的在痕的耳边回荡，内心却想的是：永远吗？那永远到底是多远呢？世上真的有永远吗？摇摇头，真不明白我在这里想些什么呢？别人的事我有什么好担心的，站起丢掉一切烦恼，时间不早了，明早还要起来练习新舞，还是回房早些休息好了。

还是跳舞最好，可以什么都不想，沉醉在自己的世界里，如果能一直这样活下去也不错，舞完后，如往常一样的下台准备回房。

“你是昨晚那位姑娘吧？”一个有些迟疑和疑惑的声音从后面传来，谁啊？停下脚步回头看去，原来是昨夜遇见的秋公子，放松心情，轻松的说道：“是秋公子啊，今天是独自来，还是又和朋友一起来玩乐呢？”

“不，我是因为别的事情来的。”不明白，经过一天后，再见到她时，没有了往日的从容而是有些紧张。

“那小女子就先告辞，不打搅你了，以后有机会我们再聊，”说完，转身就离开了。

［正文:第九十一章］

看着她走远的背影，才想起今天来根本就是因为想见她，昨夜偶然的相遇，不知为什么，她的身影就这么闯入了心里脑里，回家后想的却是她，想不明白为什么会对一个第一次相见的青楼女子这样的牵挂，今生最牵挂的她却曾经使得我全身千疮百孔而伤痕累累，而从此不知‘爱’是何物，也想过忘记她，经过时间的洗礼，以为已经忘记，但当在看见和她长的一样的女子出现在明月山庄，那颗爱她的心就好

象有自我意识活了过来，每天都活在思念她的回忆里，但在京城看见她的时候，才真正明白到，不是不想失去她，而是根本就不能失去她，不管怎样都还是希望能留她在身边，当听到她说‘休书’时，不明白几时给过她休书，到底是怎么回事？她却再次从眼前消失，她就是我今生娶的原配妻子静闲，静闲，我的妻，为何在我深爱你时，你却要那样背叛我呢？我的妻，我最爱的女子。

回到家里，直接就进了书房，关上门，拿出抽屉里的一卷画轴，在桌上打开，画里是一个清秀的女子站在池塘边，神态自然，眼神若有所思的看着池塘里游动的鱼，她的身后是一座建筑很精致的两层小楼，不远处的池塘边还种着柳树，这幅画，不知在独自一人时看过多少遍，每看一次，就会更加的爱她和增加对她的思念，还能想起当初画这幅画时，是婚后没有多久，一次回家无意中看到的，连忙到书房画下刚才看见而留在脑海里的一幕，那座小楼曾是我觉得最幸福的地方，当发现她的背叛时，那里也是心里最讨厌的地方，其实那是错误的，那里曾觉得幸福，是因为那里有她，但这个领悟却是在她消失后才明白，没有她，活着就如行尸走肉，拥有她才能找回自己，但她却消失的就好象从来没有存在过。

“相公，你在里面吗？”一个女子的声音从门外传来打断了秋的思绪，从容的收起画轴放进抽屉里，才站起来，打开门，看着门外的女子说道：“你怎么来了？”

“相公，我也是因为担心你，怕你太过操劳。”女子继续深情款款的说着对丈夫的关心。

“是吗？你也见到我了，可以放心了吧。”看着女人那张经过修饰的很漂亮的脸，秋的心里有着厌恶，不明白当初为何会迷失在这张脸的诱惑下，同时，脑海里却出现了一张浓妆艳抹的脸，就是飘渺楼的痕，不知此时为何会想起她。

“相公，最近你怎么变了？变的都不想理我了？”女人的脸上出现了一种楚楚可怜的表情看着秋。

“没有啊，我看是你想多了，我还有事情，你先去睡吧。”说完，也不管对方就关上了门，走到椅子旁坐下，不明白从何时开始，就对刚才门外的女子有了一种说不出的厌倦感，不能说门外的女子，而是对所有的女子都有了厌倦的感觉，只想着她一个人，静闲，静闲，你到底在哪里？

看着眼前关上的门，站在门外久久不想离去，为何，为何会这样？想不明白，此女是谁？正是秋的妻子如夫人，只见她一张漂亮的脸整个的变了型，在秋关上门的那一刻，使如夫人觉得秋关的不是门，而是他的心，不甘心，真的不甘心，最后，也只好独自回到曾经以为那里就是她抓住幸福的地方，为何现在却觉得疲惫和惶恐呢？回到这个装饰的有些豪华的房间，看着屋里的一切却觉得那么空虚和害怕，觉得千辛万苦争夺来的一切可能瞬间就全会消失，为什么会这样呢？为什么？难道就因为我是一个丫鬟，就不能拥有这一切吗？不，我不该这样，这可是我好不容易得到的，不，要我轻易的放弃，不会的，我死都不会放开我的双手。

醒来，还有些茫然，这是哪里？看看周围，才想起，昨晚离开飘渺楼后，回来进了书房，几时在书房睡着的，伸的懒腰，动动有些僵硬的身子，打开房门，走到了院子里，看着眼前的花，心里想着晚上再去飘渺楼看看，一定要弄明白为何会对痕那么念念不忘。

无聊，无聊，太无聊了，会觉得如此无聊的人正是雪紫，看着身边的宫女和公公都有事情做，而我却只有每天吃饭、睡觉，除了这些，就没有别的事情可做了，怎么会变成这样呢？想想原来在仙界生活时，每天都有九大护法陪在身边，而且还可以到明镜湖看看凡间的事情和修炼，时间也就在不知不觉中过去了，而现在呢？却过这这样的生活，不要，就是不要，我应该要站起来，我要维护我自己的人权和自由，对，我应该去找紫吹，向他抗议，抗议他对我的不公平，我怎么就忘了曾经在那个世界生活过的事情呢？怎么说我也是一个知识

分子，怎么可以过这样的日子呢？想到，就要做，站起身来，就准备去找紫吹。

“娘娘，你要去哪里？皇上有交代，要奴才们随时注意，小心防范，以防万一。”一个管事公公看见雪紫的动作，忙恭敬的说道。

看见宫里的公公和宫女都停下手里的工作，看着我，雪紫觉得压力好大，现在才明白过来为何那次出宫回来后，身边多了一些公公和宫女、侍卫，说的好听是保护，说的难听根本就是来监视我，好，很好，那就让你看看我的实力，一计涌上了心头。

夜，真是美，天空高挂的月亮和星星，如宝石一样点缀着夜空，呼吸着外面不同的空气，整个人都觉得轻松了很多，终于甩掉一切，根据这段时间的观察，雪紫明白太皇太后现在不可能会动手，她应该是在等待一个更好的机会，但她为何会变成那样呢？应该也是有原因的吧？要怎么知道呢？一定有化解的方法，就如原来看电视里演的一样，在这样的夜里，想着这些总觉得有点扫兴，夜总有无数消遣的方法，出来了就该好好享受，说不定一会儿就被烙找到了，迈开脚步朝着早想好的地方走去。

“对不起，在下走的匆忙，撞到了兄台，真是抱歉。”可能是有心事，在飘渺楼撞到一人，秋忙说道。

“没事，既然大家都是来楼里玩乐，而这样的相遇，何尝不是一种缘分呢？公子，觉得我说的对吗？”因为心情好，所以雪紫也不是很在意的说道。

“是，是。”因为他的话，秋抬起头来看着，自己不小心撞的公子，看面孔真有些熟悉，但想不起何时见过，但痕的舞蹈快开始了，于是笑笑，就先走了进去。

看清对方，雪紫内心有着震惊，是他？！他不是静闲的相公吗？他怎么出现在这里？难道他也知道静闲在飘渺楼吗？直到看着他匆忙离去的背影，雪紫才忙跟着走了进去。

朦胧的光线，给人一种朦胧的美，舞台上女子那精湛的舞技和有些煽情而大胆的舞姿，使得台下的众人都沉醉在她编织的气氛中，直到她下台了，众人还没有清醒，久久的回味着刚才看见的一切，美，真是美，太美了，台下的男子们心里也有了一个念头：谁能成为娶到她的幸运儿呢？她真是太美、太迷人了。

今夜也很完美，都快要觉得，人生如此也是一种幸福，痕满足的准备从后台回房卸妆。

“姑娘，姑娘，能给我一些时间吗？”在快结束时，秋忙来到后面，当痕下来准备离开时，忙出声喊道。

“是你？”回头看见，还是那位秋公子，对他的出现有些疑惑，但是那晚他给我的感觉却觉得是个好男人，于是，稍稍停顿后，说道：“好，你跟我来。”

一起来到花园，找了一个静一些的地方，静闲看着坐对面的秋公子，等着他开口，不知为什么？秋却因为她的目光而有些紧张，不知该说些什么，于是，两人都沉默下来。

刚才在台下就觉得台上的舞娘有些熟悉，但是雪紫还是不敢确定那就是静闲，因为静闲在记忆里就是一个遵循着女子无才便是德和古时女子的三从四德而生活着，她不可能会做一个穿着那么暴露的舞衣在台上跳着那样舞的舞娘？当时她出现在皇宫的宴会上时，就吓了我一跳，难道她发生了什么吗？还是她如原来在电视上看的一样，或者是有人逼迫的呢？这到底会是什么呢？想不明白，也理不出一个头绪，算了，一个人在这里乱猜，不如悄悄找到本人问清楚不是更好，这样一想，雪紫也就开始了在飘渺楼里对静闲的寻找。

［正文:第九十二章］

沉默，还是沉默，虽不知对方眼里的沉思为何物，但夜晚阵阵凉风吹在身上还是让人觉得有点冷，痕轻轻的开口说道：“那夜小女子真是要谢谢公子，但不知公子找我所为何事呢？”

她的声音听起来都让我的心沸腾，而看着她经过修饰的容颜也是越看越爱，不想移开视线，又怕说错话，几经思量，秋才开口说道：“不知姑娘为何会流落在青楼呢？”

话一出口，就有些后悔，怎么会问这样的话题呢？说出的话，再后悔也没有用了。

“难道公子也是那种瞧不起青楼的女子吗？虽然我在青楼，但我不偷不抢，不做违法大事情，而且也只是晚上的时候在台上跳跳舞而已，又有何不可呢？”原本对他的好感也因为他刚才的话而消失了，痕突然有些想离开。

“不是，我不是那个意思，只是希望有什么能帮姑娘而已，却引起你的误会，真是对不起。”不知为什么，刚才想为她赎身的念头从心里闪过。

“是吗？但是我却觉得在这里生活的很舒服，我喜欢这里的一切，所以没有想过离开。”世人对女子要求的太多太多，有的女子以为离开青楼是解脱，其实有时候却会是跳进另一个火坑也说不定，而且怎么说这里的嬷嬷也是我的表姐，虽然感觉不出亲情，但能感觉出她是真心的对我好。

“姑娘，我没有恶意，只是觉得姑娘不应该在这样的地方生活而已。”看见她第一眼时，总让人觉得她不应该是生活在青楼的女子，现在也还是一样。

“如果没有其他事情，我就先告辞了。”站起来，转身就离开了，要快点回房换衣服，不然就快着凉了。

怎么这楼如迷宫一样，静闲，你到底在哪里啊？雪紫在楼里找了好久都没有发现她的身影，越来越晚了，可不想在飘渺楼里住下，明晚再来吧，如此一想，雪紫就离开了飘渺楼，朝着花花楼走去，今晚就住那里，哼，不要以为我离开皇宫，就没有地方住。

看见她出现在花花楼，月季吓了一跳，一问才知道原来她是离家出走而已，而且在花花搂也只是暂时的住住而已，才放下心，让她到

后面原来她住过的小院休息。

而此时的皇宫，早因为她的消失而显得大乱，紫吹坐在椅子上听着手下的回报，到处都没有找到她，原本以为她只是躲在宫里的某处，现在才发现问题大了，那么多人怎么就没有看住一个人呢？难道又和原来一样是她下的手吗？这样一想心就有些慌乱，希望不要是心中所想。

一夜未眠，坐在御书房想着她到底会去哪里呢？而且她很喜欢抱在怀里的狐狸也消失了，随便洗洗就去上早朝了。

睡到自然醒，而且睁开眼也不会看见到处的宫女，自由，这就是我想拥有的自由，下床来到柜子边，打开里面还有曾经穿过的衣服，随便找了一件穿上，在稍微的梳洗一番，就去前厅找月季姐，看见她时开口问道："月季姐最近过的好吗？楼里的生意还好吧？"

"我看在过不久，可能这花花楼就要关门大吉了。"说完，不由得的看了一遍花花搂，这里可是自己亲手一点一点打理建成，真要关门怎么都有些不舍。

"姐姐为何这样说呢？"听了月季的话，雪紫有些不明白她话的意思。

"你听说过飘渺楼吗？哪里不知何时找了一个舞娘，现在京城就数飘渺楼的生意最好，最近楼里都靠着原来的一些积蓄勉强维持，但这也不是长久的办法，所以我想趁还有些积蓄，不如分给楼里的姑娘让她们好重新寻找新的生活。"这是多天想出觉得最好的办法。

"季姐，我们不离开，花花楼就是我们的家，你让我去哪里呢？"最近虽然有时无意中会看见嬷嬷月季脸上出现过忧虑，但在大家的目前，她总是一张笑脸，大家也能明白，她的忧虑是因为楼里的生意突然变差的缘故，但却想不出解救的方法，都只有在心里干着急，今天听到她说的话，大家都不想离开，来这里的姑娘谁的背后不是隐藏着一本辛酸的故事，可能开始想过离开会是解脱，但生活久了，看

的事情也多了，反而也就不是那么想离开了，而且离开真的会是幸福吗？这的未知的事情何必去追寻呢？

“大家听我说，离开后，你们可以去寻找真正的幸福，或者找个爱你们的男人嫁了吧，也总比在楼里过这样的生活，知道吗？”我的一生就耗在这楼里了，也是不希望看见你们和我一样啊，难道你们不明白我的苦心吗？

“不，今生我是跟定嬷嬷你了。”其中一个姑娘坚定的说道，然后有些也附和着这样说道。

“随便你们吧，想离去的可以跟我说，我会给她一些银子做为以后的生活费。”看着大家的表现，月季觉得真是没有白费当初的用心良苦。

等月季打发了那些要走的姑娘后，雪紫才开口问道：“姐姐刚才说的不会是飘渺楼的痕姑娘吗？而且姐姐以后有什么打算呢？”

“哎！其实我也没有想过，原本想着解散了楼里的姑娘后，去买一块地平静的过下半辈子，但谁会想到是现在这样呢？也只有走一步在说，飘渺楼的痕姑娘真是一个天生就是吃这行饭的女子。”想起无意见过她一次，那女子真是该怎么说呢？只能怪当初没有先发现那样的人才。

“姐姐不用慌，如果是因为这样，我可以帮你，把楼里的姑娘都交给我几天，我一定让姐姐楼里的生意一天天的好转。”怎么说这花花楼也算是我的家，怎么能眼睁睁的看着它倒闭呢？

“你就不必为这些烦心了，我相信总有办法的。”难得雪紫来楼里，怎么能让她为了楼里的事情费心呢？月季只希望原来的宓儿、现在的雪紫只要快快乐乐无忧无虑的活着就好了。

“姐姐是不相信我的能力吗？”真是的，月季姐难道怀疑我做不到吗？雪紫有些不高兴。

“没有，没有，我怎么会怀疑你呢？你想到哪里去了。”看着她不高兴的脸，月季忙说道。

“那姐姐就等着好消息吧。”说完，雪紫就离开去忙去了。

最近都不知道雪紫到底在忙些什么，每次去看时，总被她以无数的借口阻拦在门口，显的神神秘秘，真是急死人了，终于今天听到雪紫派人来说一会儿就能看见了，月季越想越有点坐不住了，不由得站来到门口，却被眼前看见的惊呆了。

来到月季面前，雪紫顽皮的用手在她的眼前晃晃，说道：“姐姐，回魂了。”

打掉眼前顽皮的手，月季忙说道：“她们……她们怎么会这样？”

“姐姐，还满意吗？等会，姐姐会更加满意。”这只是序曲，等会还有更好的。

“是吗？”月季有些怀疑又有些相信，看着楼里的姑娘焕然一新的脸盘，个个看上去是那么的不同，又那么的突显自身的特色，让人一看就容易心动。

不回答，雪紫拍拍手，姑娘们听见后，一起去到后面，不一会儿在出来时，身上早换上了别的衣服，拿过琴，雪紫亲自弹了起来，姑娘们随着音乐声翩翩起舞，月季是看着完全的沉醉进去，此曲此舞，只应天上有，人间几人会，让人沉迷，让人陶醉，也让人回味。

“姐姐，觉得如何？”最后一个音从琴上滑出后，雪紫抬头问着月季的感觉，却久久得不到回答，忙站起来到她身边，摇摇她，再问道：“姐姐，觉得如何？”

“好，太好了。”眼泪从眼里流出，刚才听着那乐曲，想起了遗忘好久的事情，以为已经忘记，却没有想到它却一直都藏在内心深处，为何会这样，不明白，但怎么都忍不住流出的眼泪。

“姐姐，你到底怎么了？为何哭呢？”虽然听过喜极而泣，但月季姐的眼泪让人觉得有些悲伤，所以雪紫不明白。

“姐姐，我是太高兴了。真的。”边擦着眼泪，但是怎么都停不下来，月季忙说完，就回房去准备洗掉这些早已经不该流的眼泪。

看着她的背影，雪紫虽然不明白她到底怎么了，但是还是让姑娘们回房准备晚上的表演，就去准备别的事情了，也无暇顾及月季的心情了，因为今晚可是关键的一晚。

［正文:第九十三章］

皇宫里。

“找到了吗？”看着雨，紫吹着急的问道，发现雪紫失踪时，就派人去宰相府找过，但却依然没有消息，雪紫到底会去哪里呢？还是她已经发生意外了，会是什么呢？真是烦死了，偏偏最近朝中事情也多，不然就亲自出去找她了。

“父皇，不如让儿臣和弟弟一起出去找找如何？”心中对母后的去向大概有了方向，但是为了不影响和母后的关系，还是让父皇自己慢慢想、慢慢找吧，谁让他要这么慌乱呢？我和修一就先去母后身边了。

“去吧，去吧。”真是不懂事，也不体贴的孩子，明知道我现在为了你们母后的事着急，还要来烦我，于是，紫吹根本就没有听清楚浩一说了什么，只是想打发他先离开。

“是，儿臣告退。”隐藏内心高兴的心情，浩一悄悄的走了出来，忙去寻找修一一起马上离开，不然晚了可能就出不去了。

晚上，灯火点燃时，花花楼出现了前所没有的情形，不断的有人来了这里，大家因为心有疑惑，报着好奇的心情来的，因为众人都不知道何为劲歌热舞。

进到楼里大家就看见大门里已经搭建好一个舞台，但是看不出有何不同，但大家还是静下心来静静的等待，希望最后不要失望而归就好了，而此时花花楼的入口处被楼里的保镖拦阻的浩一和修一却进不去，于是，浩一有些气愤的拿出银子说道：“大爷我有钱，为何不让我进去。”

原来想着是两个小孩，所以保镖才阻止他们入内，但看见白花花的银子，保镖一改面色说道：“这位爷里面请、里面请，你老走好。”

大摇大摆的走了进去，修一有些好奇的问道：“哥，你怎么学会这招的，我怎么都不知道。”

“谁让我比你先来到世上呢？所以知道的当然也比你多了，你不用知道了，只要记住等会好生找娘。”说完就领着修一进去了。

后面的房间里，雪紫正忙着给大家化妆，看着一张张花容月貌的面孔，才对着大家说道：“你们都记住了吧，等会一定不能紧张，知道吗？只要想想我们练的是多么的辛苦，就为了这分钟，怎么能失败呢？好了，我们要相信，我们是最棒的，就可以了，今晚就看大家的了，好了，出去吧。”

等都出去后，雪紫也离开，去台前等着看她们的表演，朦胧的灯光，随风飘荡的衣摆，动听而陌生的音乐配着悦儿的声音传到台下的众人耳中，真是一种享受，听着这样的歌，大家心里同时想到：几时国里有这样的歌曲呢？在看着大家整齐而一致的舞蹈，不由得想：女子的身体原本就有这么的柔软吗？灯光朦胧，但偶尔看清一个女子的面容时，大家都内心再次的被震撼，花花楼几时进了如此国色天香的女子呢？难道是我们太久没有来的缘故吗？

一场歌舞后，大家却如在梦里，美、太美了，从来没有想过女子原来都可以这样的美，原本觉得飘渺楼的痕，人美舞更美，今日看过花花楼的后，没有想到那都怪我们见识少啊，随着美女来到大厅，近看女子们更加的美，身上传来阵阵的清香，很是好闻，再加上她们的轻声细语的呢喃、脸带微微的笑容，似笑非笑，让人心里好象燃起一把火，这样的美人几时见过，如果能拥有，人生还有何求呢？居然有人还真的去找嬷嬷月季商量为美人赎身，但得到的却是失望，因为月季可是问过每位姑娘，但是大家却都不愿意赎身，美人真是难求啊！算了，以后多来看看也一样，只好这样想着而放弃了。

看着她们的舞蹈和大家的反应，雪紫不由得觉得：说不定我还真的是很适合做青楼嬷嬷这个职业？但她还在自我陶醉时，耳边就传来熟悉的声音，吓了一跳。

“娘，我们可找到你了。”发现母后身影后，浩一和修一悄悄的靠近她，然后才说道。

看见只有浩一和修一，雪紫才放心下来，看着儿子说道：“你们怎么会来这里？”

“因为我们比爹爹聪明啊，他派了好多人到处找，到没有找娘，我们一找就找到了啊。”修一骄傲的说道。

“是，是，你们最聪明，等会跟娘一起去见见月季姨，记住要喊姨妈，知道吗？”雪紫心里想着：不知月季姐看见这么大的浩一和修一会是什么感觉呢？有些好奇。

看着对面吃着宵夜的小孩，月季还是不敢相信，他们就是哪两个小小的浩一和修一，但是看他们除了长大一些，样子还是和小时侯一模一样，心里总觉得还是有些不能接受，当着问又觉得不好，心里想等找个时间一定要找雪紫问问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在母后身边，就是好，连吃的都觉得是那么美味，浩一和修一两人心里想着，吃完后，修一才抬头看着雪紫说道：“娘，等会，我们能跟你一起睡吗？”

难得啊！父皇不在母后的身边，好希望能永远的在母后身边。

“好，你们先自己去洗个澡，然后我们就回房休息。”雪紫对浩一和修一说道。

“娘，我们知道了。”说完就跟着楼里的丫鬟去洗澡了。

看着浩一和修一离开，月季忙问道：“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秘密，不是我不说，而是怕说了你也不相信，而且说起来要花太多时间，我现在就只希望和孩子在一起，快快乐乐，什么都不想。”把握眼前的一切才是最重要的，想那么多以前和未来都是不实际的。

“说的也对，人啊，总是在失去后，才明白一些，好了，我去看看，你也早点休息，知道吗？”说完，月季站起来，走了出去，不由得抬头看了一眼高挂在天空上的月亮，月还是那么的明亮，一点都没有变，但是我的生活却变了，总想过去也是不对的，为何人总是容易后

悔呢？甩掉心里的忧愁和感伤，毕竟人只要活着，就还会继续，这就是我的生活，从踏进来后，就没有回头路了，月季迈开步伐朝着大厅走去。

美好的日子，总是过的很快，白天有空闲时就陪着浩一和修一一起去附近走走，要不就是教大家练舞，那样就只好请夫子给浩一和修一上课，晚上，就睡在一起，早就忘记了关于皇宫的一切。

“查到了吗？”太皇太后边给笼子里的鸟儿喂食边问着跪在地上的探子。

“属下无能，什么都没有查到。”如实说出一切，希望主子不要怪罪。

“是吗？什么都没有查到，你还敢回来见我。”原本平静的一张脸，瞬间变了颜色，眼里已经有了杀意。

“请在给属下一些时间，一定能查到线索。”主子给的时间太短，怎么可能查出什么啊？

“是吗？”边说边转过身，放下手里的鸟食，朝着探子走了过去，来到他的身边，让人什么都没有看清，就把探子杀了，冷冷的说声：“没用的东西，这么一点事都办不好，留你何用？”

转身离开这个房间，反正等会就有人会来处理，这样的人杀在多，也没有关系，但她到底会在哪里呢？这次可是一个绝佳的机会，错过不知何时才再能找到啊！真是天都站在我这边，不管你藏哪里，这次都是你的死期。

怎么想都想不出，她到底会去哪里呢？紫吹简直就是心烦意乱，手里拿着奏章，却一个字都看不进去，太上皇走进来就看着这样的儿子，走到他身边说道：“去吧，去找她吧，我想此刻你也没有心情来理什么国家大事，我会帮你看着一切。”

“是。”忙站起转身就离开，紫吹打算带着儿子一起出去寻找雪紫。

“皇上，你太过纵容他了，你何必要这样呢？”易公公开口说道。

“你不明白，因为你没有遇到过心爱的女子，不明白失去时，内心是什么感觉，但我希望吹不要象我一样，我希望他活的快乐一些。”有些事情不是旁人能明白，要亲身经历才能明白其中的意义，这也是一种生活。

“但是你呢？你快乐过吗？”易公公是真的不明白，皇上都把皇位还给他儿子了，为何就不能过一个平静些的晚年呢？

“曾经我快乐过，因为有她，后来我痛苦过，因为失去她，但再来我明白了一件事，就是只要吹快乐，我这个做父亲就快乐了，因为吹是我和她在这世上唯一的存在。”说着这些，思维好象也回到了那时，今生遇见她，真是人生最大的快乐，等她陪伴的那段日子，更是一生的幸运。

［正文:第九十四章］

悠闲的睡在躺椅上，不时的吹过凉凉的清风，带着点淡淡花草树木的清香传入鼻里，进入身体，越来越想睡了，在半睡半醒之间，感觉到身边好象站了一个人，但还是不想睁开眼睛，因为从来人身上传来的味道，就知道他会是谁了，所以痕继续着午睡。

看着躺椅上的她，睡着了依然是那么的美，看着看着脑海里出现了另一张脸和痕的脸重合，那是今生都不可能忘记的脸，在看看痕的睡脸，想想记忆深处的那张清秀的脸，为刚才的念头觉得荒谬，甩掉那可笑的想法，眼不想从痕的脸上移开，秋是真的不明白，难道我天生也是一个这么朝三暮四的人吗？如果真那样，为何我就忘不了她呢？在她对我的背叛后，我依然爱她，为何？为何呢？但现在我为青楼女子痕的这种行为又是为何呢？不明白，也不了解，迷惑。

原本只是经过，无意的经过，却看到这样的一幕，飘摇摇头，转身离开，同时心里为他们的事感到无奈，只能用无奈，查阅太多的资料，暗自试过太多的方法，却依然解不开痕身上的诅咒，不明白为何会这样呢？当初到底有谁那么的恨她呢？而下了那样的诅咒在她身上，也不明白以我的法力为何会解不开呢？不明白，太多不明白了。

睁开眼，就看见一个熟悉的背影，不明白他为何没有离开，痕有些无奈的开口：“秋公子几时来的呢？为何不喊醒我呢？”

“看你睡的那么的香，我怎么会忍心叫醒你呢？”因为不知她到底要睡多久，所以站起来看看园里的花草树木，没有想到她就醒了过来。

“公子又何必呢？我是真的不想离开这里。”不明白，都明确的告诉他很多次了，我没有离开的打算，他为何还是要每天来呢？不明白，真的不明白。

“我知道，但是我控制不了我的身体，是它带着我来。”我也想不来，但就是不由自主的就来了，等清醒时，就已经在她的面前了。

“是吗？那又何必呢？”说完，痕站了起来，转身就走了，心里却想着：原本还以为秋公子不同，哎！男人，看来是我看错人了。

看着她越来越远的背影，秋心里明白这次也是无功而返，但能看见她也是收获，只好离开。

回到房里，看着亲手布置的点点滴滴，飘的心里有了一丝的疑惑，真的那样做才对吗？就没有更好的办法吗？真的没有吗？

高兴的和孩子玩在一起，雪紫觉得：孩子，真是宝贝，有了他们，生活才显得更加的完美。抬头时，无意中看见了一旁月季姐脸上的沉思，招来丫鬟，让她们带浩一和修一去别的地方玩，来到月季的身边，轻轻的的开口：“姐姐，在想什么呢？”

“没有，我还能想什么，当然是想楼里的事了。”眼里闪过一丝的慌张，月季才说道。

“是吗？姐姐难道是觉得不能对我说吗？是不相信我，还是……”她的慌张虽然短暂，但是雪紫还是看见了。

“只是一些陈年往事而已，我早就把它忘了。”刚才看着雪紫她们母子之间的快乐，使得月季想起了好久好久前的事情了，明明都忘记了，为何现在却还会想起呢？

“姐姐一定是心里压力太大，堆积太久才会这样，为何就不能都说出来呢？说了后，说不定姐姐就真的能放下了。”人啊！就是这样，就如秘密，秘密之所以是秘密，就因为没有对别人倾诉，而藏在心里太久太久，最后有的就变成了一种压力。

“可能吧？但是太久，久到我都不知该怎么说了。”以为忘记的东西，不明白怎么最近老是会想起呢？不是都忘记了吗？

“姐姐，说吧，就让我也能帮帮姐姐。”想想和月季相遇，就一直都是她关心着我、照顾着我，现在她有心事，怎么能不管呢？

抬眼看着远处，月季开始说起了往事，思绪也回到了那个年代：“记得小的时候，家境还不错，偶尔父亲生意场上的好友带着家人一起来家小聚一下，不能忘记的是晴哥哥，因为只是相差一岁，所以很喜欢跟在他的身边，一起玩耍，看见我们这样，大人们还开玩笑的说等我们长大后，就让我们做夫妻，太小不懂什么是夫妻，娘告诉我说夫妻就象她和爹那样，一听，我好高兴，能天天和晴哥哥在一起，那该多好，盼望着快快长大，好做晴哥哥的新娘，那样就不分开了。谁能料到，父亲有次出外后，就没有在回来过，有天，父亲的弟弟来到家里，不知跟娘说了什么，不久后，娘也死了，然后有天我醒来后，就发现居然就在花花楼了，随着时间的流逝，我也渐渐的明白了一些事情，把晴哥哥彻底的忘记，因为我们是不可能再在一起了，那只是儿时的梦。但最近却常常会想起晴哥哥，不知他过的好吗？娶妻了吗？应该有小孩了吧？长什么样呢？如果我没有发生那样的事情，现在我一定是和晴哥哥恩恩爱爱的过着每天，或者已经有几个属于我们的小孩，不知象我还是象晴哥哥呢？但那都是不可能，不可能。”

听完月季姐的时，雪紫疑惑的开了口：“姐姐，你应该隐藏了什么吧？”

露出一个苦笑后，月季慢慢的开口，说道：“后来，我拜托嬷嬷，才知道，我爹出去做生意遇到了强盗，被杀后，我爹的弟弟告诉我母亲，没有多久，母亲不知什么原因死了，外面说是得了疾病而死，然

后他趁我熟睡把我卖到了花花楼，听完嬷嬷的话，我觉得其中一定还有别的问题，但我一个在青楼的女子能做怎么呢？只有忘记，再忘记，后来托人去打听过晴哥哥的情况，才知道他家为他定了一门亲事，那是应该的，我一个青楼女子，怎么能做有钱人家的媳妇呢？”

不甘啊！但又能如何，就因为我是女子吗？所有的都只有默默忍受，如果我是男儿身会如何呢？月季心里想着。

“姐姐现在也可以找个好男人嫁了啊。”其实月季姐也没有多大，不过就二十七、二十八而已。

“嫁人？算了，人老了，还嫁什么嫁，现在只希望管理好楼里的生意就好了。”青楼女子能嫁到好人家吗？算了，今生是只有守着花花楼过一生了。

“姐姐，一定很想再见他一面，或是知道他的一些消息吧？”随便说道。

“不知道。”月季的心情是复杂的，想知道，又不想知道。

“姐姐有没有觉得轻松一些呢？”说出来后，因为好些了吧？

“是啊，跟你说了后，心里好象松了一口气。”说了后，好象心里也没有那么的烦躁了。

看着月季的表情，雪紫暗自决定一定要找人去找找月季姐口中的晴哥哥，原本还想开口，却看见一个熟悉的身影，雪紫忙说道：“姐姐，我有点事，先走了。”

说完，站起来，朝着那个熟悉的人影走过去，擦身时，轻轻的说道：“不要说话，跟在我后面。”

来到一个偏僻的地方后，雪紫才说道：“你怎么来了？”

“公主，你从皇宫消失后，我回了一趟妖界，大王要我跟在公主身边，同时要我告诉你，小少爷们现在还不能回到你的身边，要你不用担心。”烙恭敬的说道。

“知道了，那你晚上变身后，来我的房间，有你在，对浩一和修一的安全，我也放心一些，你就先离开，记得晚上回来。”烙在身边也

好，那样对方做什么，也可以预防。

“是。”说完，烙转身就离开了。

生活，难道这就是生活吗？就不能平凡而平静的过一生吗？对了，怎么忘了静闲呢？最近忙花花楼的事，就忘记了她，这样一想，雪紫找来人交代一下后，就回房换好男装后，就朝着花花楼走去了，经过一家酒楼时，却看见两个有些熟悉的身影，噫，那不是静闲的相公秋和他的如夫人吗？他们怎么从里面出来呢？算了，现在不是理他们的时候，先找到静闲在说。

进到飘渺楼，掏出一锭银子放桌上后，雪紫才说道：“我找你们楼里晚上跳舞的那位姑娘。”

“这位爷，我们楼里除了痕姑娘，你找谁，我都可以帮你找。”看着银子，嬷嬷薏的眼里有着亮光。

“是吗？那我就要她了。”痕？难道是静闲用的别名吗？

看着雪紫，嬷嬷脸上有着为难，但越看越觉得有些熟悉，好好想想，他不是就是楼主让我查过的渺国太子妃吗？她不是已经当了皇后了吗？怎么会女扮男装，出现在这里呢？而且还要找痕，对了，那次她们好象是一起来过啊，这下麻烦了，先安抚她，在去找楼主商量，如此一想后，才开口说道：“这位爷，你先坐一会儿，我先进去问问看痕愿不愿意见你。”在回头交代丫鬟端茶和水果，要她们小心对待客人后，嬷嬷才离开。

［正文:第九十五章］

来到楼主的门外，薏拍拍门后说道：“楼主，我是薏，有重要的事要禀告你，我可以进来吗？”

“进来。”飘冷冷的声音从里面传了出来。

推开门，走了进去，看见依然美的过火的楼主，躺在靠窗的躺椅上，眼看着窗外面的一切，薏低头恭敬说道：“上次楼主要小的调查过的渺国太子妃，现在人就在楼里的大厅。”

“是吗？”听到的瞬间，飘的脸色就变化了，然后又问道：“是一人，还是？”

“一个，就她一个人，但她是来找痕的。”虽然跟在楼主身边很久，知道他找人，刚才他脸色的变化，难道渺国现在的皇后就是楼主一直在找的人吗？薏的心里对这个神秘冷酷的楼主有了更多的疑惑。

“我知道了，你先去，我一会就过来。”终于等到这个机会了，真是难得，不能错过，不管如何，这次我都不想放手了，飘在心里暗自下定了决心。

远远的看着坐着的她，心里有了一丝丝的犹豫，真的能那样做吗？但想到可能永远都失去她，心又如刀割，不试试，怎么知道结果呢？这样一想后，飘的心情也变的轻松多了，来到她身边如原来一样温柔的说道：“小姐，怎么来了呢？”

“飘？！你怎么在这里？”看见飘，雪紫眼里有着疑惑。

“这说来就话长了。”飘的眼里有着游移。

“我是来找痕的。”说出来意，遇到飘有些意外。

“为她？是吗？但她现在这样更加的好，小姐就不要在去打搅她的平静了。”一个可怜的女子，真不知是谁那么残忍，对她施了那么重的法术，飘想起痕，就为她的遭遇叹息。

“但是我还是想见她。”总觉得对她有着一种说不出的感觉，就是不能放下她，不知道是因为什么，就是希望她能得到幸福。

“小姐，能随我去个地方吗？”她的眼里为何就没有我呢？总是记着别人，飘真的很心痛。

点点头随他一起出去，带着雪紫回到了天上的住所，看着熟悉的一切，飘才开口说道：“小姐，还记得这里吗？”

“这么会忘记呢？记得你第一次带我来时，我觉得好美，还开口让你取名飘渺楼。”怎么能忘记呢？随着时间怎么过，一些记忆怎么都不会忘记，就仿佛一切都只发生在昨天。

“那为何小姐就不明白我的心呢？”小姐一直都是很聪明的，但为何她就不能明白我对她的情呢？

听到飘说着这样的话，雪紫的脸色变的严肃了，看着远处说道：“怎么能说不知道呢？原来可能年纪小，不了解，但现在经历太多的事情，有些事情我也明白了好多，但是我们是不可能的。”

“难道是因为渺国皇上吗？”不明白为何不可能呢？难道是我的身边不能给你安全感吗？

“不，是因为我们永远都是最好的朋友，我们十个不是一起长大的吗？怎么能忍心伤了其他人的心呢？可以说我自私，但是我不想失去你们中的任何一个人，因为你们即是我最好的朋友又是我的哥哥，所以我们永远都不可能，现在这样不好吗？”和他们九人的感情，说不清，也理不清。

“原来如此。”可能是我们太执着，放不开吧。

“何必呢？人生说短也短，说长也长，执着在一件事上，值得吗？”说别人时，都明白，但自己遇到也放不下，放不下啊，不知是不甘心，还是因为别的什么原因。

“今天听了小姐的话后，好象我也明白了一些。”说明白，又好象不明白，算了，以后再慢慢琢磨体会吧，可能真的该放开手了。

“刚才你对我说为了痕好，最好不要去打搅她的平静，我不明白。”对飘在飘渺楼里说的话，雪紫还是没有想明白。

“那我就告诉小姐吧，痕从很久很久前就被人下了很重的诅咒，不知她们之间有什么样的深仇大恨，下的那么的重，我怎么试都没有找到解除的办法，如果不解开，那她永远都不会得到幸福。”说出痕身上的秘密。

“是这样吗？为什么呢？为什么要诅咒她呢？”想不明白，就如飘说的，下咒之人会是谁呢？

“不知道，我试过推算，但却怎么都算不出是谁？到那里就一片迷雾，怎么都看不清，所以我试法制止了她原来的记忆。”那片迷雾总让

人觉得可疑，但又说不出个所以然。

“我们回去吧，不然浩一和修一太久没有看见我，会担心的。”雪紫开口说道。

“好，我送小姐回去。”不想分离，但也知道今生想象原来一样陪在她身边已经不可能了，只有在远处保护她了。

回到房里后，雪紫就坐下一直在想飘说的话，诅咒？为何要诅咒呢？而且还延续了这么久，会是谁呢？会是谁这么的恨她呢？真是没有一点头绪。

派人找遍了皇宫却都没有找到浩一和修一的身影，紫吹心里更加的气愤，看着紫吹脸上的表情，一旁的雨开了口说道：“皇上，你难道忘记，你曾经答应让皇子们出宫寻找皇后。”

“是吗？”没有记忆，难道真是我不记得了吗？算了，先找到雪紫在说。

走出皇宫，却对要去哪里找雪紫，一点都没有头绪，先在京城里随便转转，说不定雪紫就突然出现在眼前了也有可能，看是很悠闲，其实紫吹的内心急死了，但也没有办法。

“吹，不如我们先去茶楼，看能不能有什么收获？”知道紫吹内心的焦急，但也不能瞎转，没有目标啊，于是雨开口说道。

来到茶楼，随意的点了一点点心和茶水，边喝边听听别人在说些什么。

“你们知道吗？花花楼里美女如云，个个都是天仙啊。”

花花楼，三个字传到紫吹耳里，对啊，原来雪紫就是在花花楼，但花花楼几时在京城开张了呢？心里有个目标后，紫吹招来伙计马上结帐，随便问清花花楼的地址后，就快步的朝着那里走去了。

而此时，太皇太后的宫殿里。

“属下找到了。”一个探子跪在太皇太后面前说道。

“是吗？”语气有着不相信，太皇太后犀利的眼神看着探子。

忙从怀里掏出一张纸递上，接过，看一眼，纸上只有‘花花楼’三个字，用眼神示意探子离开，站起点燃手里的纸，让它烧成灰，花花楼吗？好，很好，那里就是你的葬身之地，就好好的享受一下最后的时光吧，女人。

走进花花楼，没有多久就发现了浩一和修一的身影，好，好，两个小子，居然知道下落，还瞒着我，好，太好了，紫吹越想越气愤，真想冲过去把两人抓来好好的打一顿，不然他们可能早忘记还有我这个父皇。

保持冷静，这么说现在我也是一国之君，不能做出有损威严的事，不能把事情闹的太大，悄悄的对身边的雨和轩说了几句后，紫吹就避过众人的眼，既然儿子在这里，那雪紫应该也在这里，于是找了起来。

发现目标，看着坐在桌旁，一脸沉思的雪紫，紫吹觉得就是这样看着她，也是一种幸福，如果今生没有遇到她，我的人生会如何呢？不知道，但一定不会有快乐和幸福。

悄悄走到她身边，抱她在怀里，才说道：“在想什么呢？”

突然被人抱在怀里，雪紫吓了一跳，抬头看见是紫吹后，人也放松了下来，靠着他的胸膛说道：“想一件想不明白的事？”

“是吗？想不明白就不要想了，随我回去，好吗？”她只有在身边，我才能放心，紫吹心里想道。

“但我现在还不想回去。”还有些事情没有做完，怎么能就回宫呢？

“紫，你知道吗？你不在的日子，我过的是多么的糟糕，跟我回去好吗？”找到就不能放开。

“回去，你们都有事做，我呢？什么都不能做，不要，我不要回去。”想起那样的生活真是可怕，就如笼里的金丝鸟。

“以后我在那里，你就在那里，这样总可以了吗？”经过这次的事情后，不想在把她一人放在看不见的地方。

看着他眼里的不妥协，雪紫知道他不可能一人回去，不能给月季姐的花花楼带来麻烦，只好点头随着他回宫，但想起还有浩一和修一在楼里，忙说道：“浩一和修一也在这里。”

“我知道，放心吧，我让雨和轩带上他们，我们一家一起回去，回到属于我们的家。”抱着雪紫施展出轻功，去和雨、轩他们会合。

［正文:第九十六章］

回到皇宫，看着熟悉的一切，雪紫却觉得好象回到了豪华的牢笼，作为这个时代的女子，其实应该庆幸了，有深爱着我的夫君和聪明听话的孩子，过着让人羡慕的生活，为何总觉得少了些什么呢？这些都是我当初想追求的啊，不知道，也不明白。

砸掉房里一切可以砸的东西后，太皇太后还是觉得心里的气没有消，真是的就差一步了，就一步就成功了，不明白，怎么她就又回到皇宫呢？看着地上的碎片，心里是越来越气，真希望这些碎片就是她，那该多好，那样我的心情一定很高兴，活了这么久，我也累了倦了，不管了，这次我一定要她死，只有她死，我才能活的更加的开心和快乐，开心、快乐是什么样的心情呢？我早忘了，好希望能重新体会体会那是什么样的心情呢？

知道这个时候她是一个人在宫里，不想在等待了，让宫女端着炖好的补品，一起来到了旭日宫，远远的太皇太后就看见了雪紫一个人的身影，心里想到：真如我想的那样，这个时候皇上应该在批阅奏章，而浩一和修一应该在学习，真是好机会。

招过身边的宫女低声交代几句后，就只见宫女一人端着东西进去了，来到雪紫身边说道：“娘娘，这是皇上派奴婢端给娘娘的。”

“放着吧。”看看来人，但心情烦躁的雪紫现在什么都不想吃。

“娘娘冷了就不好了，而且皇上还等着奴婢回覆呢？”宫女脸上出现为难的表情看着雪紫。

“是吗？”端起准备喝了，突然碗掉在地上摔碎了，就在雪紫有些惊讶时，母亲绛的身影出现了，看着一脸惊慌的宫女，绛摇摇头说

道："你走吧。"

听到对方这么一说，宫女转身就跑了。

原本绛只是想来看看女儿却看见这一幕，如果，没有来，雪紫是不是就会死去呢？就在绛想着这些时，一股杀气冲着她站的地方扑去，忙一个闪身避过，一看原来是她，有些不明白的说道："你为何要这样对我呢？难道我们有仇吗？"

看着绛依如往昔的容颜，而我却是满头白发和一脸皱纹，太皇太后越想越气，真是没有料到今天居然能看见她，心里所有的怨恨都涌上心头，手上招招杀意的朝着绛攻了过去。

避开一招，又一招，绛不明白到底和她之间有什么深仇大恨，会让她一见我就出杀招，好象是非致我死地一样，而且她的招式应该不是一个凡人所有的，但看着她那么疯狂的攻击，最后绛只好试法定住她。

"母亲，你没有受伤吧？"雪紫忙过去问道。

看着女儿担忧的表情，忙说道："我没事，你去外面阻止任何人进来，我查查她到底为何如此恨我。"

"好，但是母亲你也要小心点。"说完，雪紫就出去了。

口中念着古老的咒语，踏着步伐，终于看见了，咦！那不是我吗？难道她和我有什么关系吗？就在绛疑惑时，看见了自己的眼角上流出了一滴泪，没有多久，它就消失了，但随着时间，那滴泪居然成了精怪，而且就是明净湖，为何会这样呢？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为什么呢？绛不明白。

进来看见母亲有些沉重的脸色，雪紫忙过去扶着她，并且关心的问道："母亲，怎么了？难道是刚才消耗太多体力吗？"

"不，不是，而是有些事我想不明白，想不透，我和你父亲一起去湖底找过了，却没有找到你封印的身体。"这也是这次来的原因。

"是吗？这样也好啊。"这样应该就不用在这里看着紫吹和孩子们一个个的永远离开我的身边了，那对我来说也是一种折磨。

“不，我们商量出一个计策，这次我就是来带你回去试试。”说完，拉起雪紫的手一起就消失了。

看着平静的湖边站的父亲和小浩一、小修一，雪紫有些不明白母亲的意思，有些疑惑的看着母亲绛。

“耀，我们开始吧，雪紫你不用担心，一会就好了。”绛召唤过耀，才安抚着女儿，和耀一起把手放在雪紫的肩膀上，两人闭上眼念起咒语，不久，湖面起了大风大浪，再过不久，一个身体冲出了雪紫的身体，站在上方睁开双眼看着一切后，才开口说道：“母亲，何必这样呢？难道你不知道女儿的心吗？”

“紫，下来，难道你就不能明白我和你父亲的心吗？有什么事是不能放下的呢？可以告诉我们啊。”看着空中飘荡的雪紫，绛心里想到：还真应了耀的猜测。

看着父亲和母亲，雪紫眼里有着犹豫，直到小浩一和小修一的呀呀学语，喊着模糊的：“娘、娘……”

落下身体，抱起孩子，雪紫眼里有着依恋，看来还是有牵挂啊，绛和耀乘机靠近雪紫，拥抱住她，久违的女儿，雪紫慢慢的开口说道：“母亲，对不起，都是女儿的任性，希望你能原谅。”

“你说什么原谅呢？你永远都是我最疼爱的女儿。”摇摇头，绛对雪紫说道。

看着地上的一具雪紫的身体，虽然它也曾经是我的女儿，但现在它没有一点用了，耀开了口，说道：“这要怎么处理呢？”

“是我的，让我自己处理，可以吗？”看着父亲和母亲，雪紫说道。

“好。”两人都没有反对的说道。

心念咒语，瞬间尸体就消失不见了，雪紫的心里却明白了一些事情，原来一切都是我的错吗？忙对父亲母亲说道：“父亲、母亲，女儿犯的错，希望能让我来结束它，可以吗？”

“我的紫真的长大了，去吧，我和你父亲都会支持你的。”绛看着雪紫，觉得女儿终于长大了，该是放手的时候了。

得到同意，雪紫抱着孩子，转眼就消失了，看着她的消失，耀有些担心的说道：“我们不跟去吗？”

“算了，我相信她。”说完，挽着耀的手也离开了明净湖。

来到太皇太后的寝宫，看着一切的一切，雪紫内心却很复杂，看到太皇太后时，放下怀里的孩子，不由得说道：“你寂寞吗？你孤独吗？”

“你敢来我这里，难道你以为我真的不敢杀了你吗？”看着突然出现的雪紫，听着她没头绪的话，太皇太后冷冷的说道。

“是吗？你以为你真的能杀我吗？”一直看着太皇太后，雪紫平静的说道

Chapter_11

。

“那就试试吧？”随着话声，太皇太后攻击出了第一招，雪紫轻轻的就躲过了，继续说道：“难道你不想见见你爱了很久的人吗？还有你最挂念的儿子呢？你都不想他们吗？”

“儿子，我的儿子，问的真是好笑，难道你知道？”用着疑惑的眼看着雪紫，虽然怀疑，但对她说的又有着期望，能在见到他们吗？真的还能吗？

“你先听我说完，我就告诉你，他们在哪里？”哎，人的执着还真是可怕啊。

“你说。”反正你也跑不掉了，听听你的废话也没有关系，太皇太后想到。

慢慢的述说着，久远的事情，雪紫开了口：“你应该是我母亲的一滴泪吧，但是从你产生开始，你就爱上了一个男子，那不知该说是你幸运还是不幸的开始，你为了他，修炼成了一个精怪，可惜你爱的人却爱着别人，最后你死在了你爱的男子爱的女子手上，但你又重生了，成了仙，你还是爱上了你开始爱的男子，一次无意你想起了前生的记忆，为了报仇，你引起了仙妖两界的战争，谁料你爱的男子死在了那场战争，你心灰意冷下随他而去，你们又再次在凡间相遇，而且你很幸运的做了他的皇后，可是后来你知道了他爱的还是不是你，你恨吧？任何人遇到这样的事应该都是和你一样的心情吧，然而在你后来不断的报复和重生中，其实你遇到过你爱的男子，也遇到过你的儿子，你不知道吧？你一定也不相信我的话，但一切都是真的，而且我还知道他们现在也还活着，就在你不远的地方，你要知道吗？”

再也控制不住了，太皇太后扑过去摇着雪紫的身子问道：“快，快告诉我，告诉我他们在哪里？”

天啊！我爱的男子，和我深爱的儿子，他们居然就在我的身边，会是谁呢？到底会是谁呢？我要知道，一定要知道。

“我想你不知道的好，不然我想你知道后一定会后悔知道一切。”一个追求爱情苦命的女子，告诉她真的好吗？雪紫心里有着犹豫。

［正文:第九十七章］

“告诉我，快告诉我。”太皇太后此时只希望知道他们到底在哪里，其它的都不重要了。

“其实你爱的男子就是现在的国师白哉，而你的儿子就是你曾经想杀的现在的皇上紫吹，而且你还不知道吧，你杀过你儿子无数次，但是你现在的痛苦我也有原因，所以我可以帮你，就当我欠你的，你自己考虑吧。”有些决定是需要时间的。

“不会，不会，怎么会这样？”我的麟儿是紫吹，而且我曾经多次想杀了他，为何？为何会这样呢？麟儿曾是我的一切啊，为何要让我知道这么残忍的事情，不对，一定是这妖女的诡计，我不能相信，一定不能相信，想着这些眼神变的有些凶残。

一直注意着她的雪紫也发现了她的变化，忙开口说道：“你不相信是吗？我可以带你回到过去看看，你应该就不会怀疑了。

看着往事幕幕在眼前闪过，太皇太后大喊出一声：“不，这一切都不是真的，怎么会这样呢？不，不可能。”

要怎么相信呢？居然那样对待的人，居然就是我那可怜的麟儿，不一切都不是真的。

“怎么样？你还是不相信吗？当初其实是你太多猜忌了，才会走到今天，你还是放不下一切吗？还想留下吗？”雪紫开了口。

“不，在我做了那么多的事情后，我怎么可能还放不下呢？”太久了，我也累了，倦了，既然知道我最爱的两个男子都活的好好的，我也该知足了。

“这也有我的错，所以我决定帮你解开身上的咒语，那样你也能生老病死，你觉得这样好吗？”想想当初我也有做错的地方，所以雪紫这样说道。

“好吧，能在多活几年，我也该偷笑了，谢谢你愿意这样帮我。”太皇太后感激的看着雪紫，麟儿今生有她陪伴，我也该放下心了。

解决了太皇太后的事后，雪紫明白，还有两件事情需要去处理，那都是我的错，把小浩一和小修一留在太皇太后那里，就消失去别的地方了。

看着坐着的静闲，雪紫心里对她是满满的愧疚，虽然知道一切，但还是开口问道：“闲，你还好吗？”

“你是谁？我们认识吗？”痕转头看着突然出现在房间的陌生女子说道。

“闲，对不起，都是因为当初我的原因，你才这么的痛苦，现在我就为你解开束缚，你可以去寻找属于你的幸福。”当初看见和他一起躺在床上的女子时，心里恨过那个女子，没有想到一念之差，从此，她过的都是深受折磨的日子，不管怎么轮回都不会改变，原来都是我的错，真没有想到静闲就是那时床上的女子，近千年的惩罚也太久了，她该找到属于她的幸福生活，解掉她身上的咒语后，雪紫又去了另一个地方。

看着有些憔悴和消沉的秋，走到他的身边，才开口说道：“你爱静闲吧？”

虽然知道，但是还是希望能亲耳听到他的承诺，因为雪紫知道，以后静闲的幸福还是在这个男子身上，如果当初静闲身上不是有我的诅咒，她应该过着幸福的生活，虽然应该不是和这个男子，但以静闲的性格，今生嫁他就跟定他的性格，也只有对不起漆将军，来生我一定用尽全力让你们在一起。

“爱？爱有用吗？而且我都不知她到底在哪里？”静闲，是我心里永远的痛，秋难过的想着。

“你还是对当初发生的一切而介意着吗？”难道他还是放不下那件事吗？雪紫想着。

“介意、不介意，又能怎么样呢？”过去的怎么想怎么后悔，但有用吗？能改变吗？

“其实我可以告诉你，静闲是爱你的，在她嫁你后，而你现在的如夫人其实是因为妒忌蒙蔽了双眼，才对你说了那样的谎话，但你根本就不爱如夫人，为何不说清楚，让大家都不要那么痛苦呢？”三角关系一直都是那么复杂。

“谎话？！”听到这样的话，秋不敢相信，谎话？难道当初的一切都是谎话吗？为什么？为什么要这样呢？

“我来告诉你一个故事吧，原来有一个商人家里，那个商人有着一个女儿和儿子，一家人过着幸福平静的日子，小姐身边有着一个陪着她一起长大情如姐妹的丫鬟，同时也有一个青梅竹马的玩伴如哥哥一般，虽然那个玩伴和小姐两情相悦，男有情而妹有意，但小姐身边的丫鬟也暗自爱着那个人，因为在丫鬟的一手安排下，两人之间产生了无数的误会，最后男子走了，而小姐也嫁给了别人，原本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但一切在丫鬟的眼里却是一种刺激，最后，她再次亲手毁了小姐的一切，听完不知你怎么想呢？”静闲，我该做的，一定会为你做，只求你今生幸福。

“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呢？”虽然雪紫短短的几句话，但是秋知道她说的这个故事里的小姐就是静闲。

“哎，世间惟有情让人不懂，能告诉你的我都告诉你了，就看你自己的心想怎么做了。”说完，雪紫就准备走了。

“等等，你既然什么都知道，应该也知道静闲现在在哪里吧？”静闲，在知道一切后，我不会放手了，我一定会找回你，给你幸福。

“飘渺楼的痕就是静闲。”说完，就头也不回的走了，并且瞬间消失了身影。

看着那个神秘的女人消失在眼前，秋不由得有些吃惊，难道今天我遇到仙人了，还是刚才的一切都是我的幻觉呢？不管了，去飘渺楼找痕就应该能知道一切的真假了。

看着那个越来越憔悴的男子，雪紫摇摇头，为当初我的荒唐念头造成他今日这样的消沉而感到有些歉意，原本他可以一生都在仙界过着逍遥自在的日子，都是我的错，来到他的面前，迟疑的开口：“你还没有找到心岚吗？”

听到心岚两个字，男子抬起醉眼想看清来人，但可能是太醉，只觉得眼前一片模糊，看不清楚，勉强开口：“心岚，心岚。”

“对不起，一起都是我的错，但这个错误就快要结束了，你再等等。”说完，雪紫就离开了。

看着依然忙碌的心岚，雪紫知道他的内心一定不是这样，出声喊道：“心岚，最近过的好吗？能陪我去个地方吗？”

错误就应该改正，不能让它一直错下去。

“雪紫，是你，好啊，走吧。”看见是久违的雪紫，心岚露出一个真心的笑容，放下手里做的活，和雪紫一起离开。

“闭上眼，好吗？我们一会儿就到了。”该是时候了，让一切回到原来的轨道。

“这么神秘吗？”边说边闭上了眼。

“可以了，睁开眼吧，心岚。”雪紫的声音传进心岚的耳中，睁开眼，居然就看见许淼，和陌生的地方，心岚不免觉得有些吃惊，怎么闭一下眼就来到了这里？迟疑的开口问道：“我们怎么就来这里了？”

走到许淼身边施法让他清醒了过来，看见不远处站着的心岚，许淼一下就扑过去抱着他，口中说道：“岚，不要离开我，再也不要离开我了，好吗？好吗？”

看着那样的两个人，虽然想让他们多相处一下，但拖了太久的事情，还是早日解决对他们多好，所以雪紫开了口："你们都忘记以前的事了吗？"

"以前？！以前有什么事吗？"许淼和心岚都疑惑的看着雪紫，不明白她说的是什么意思。

"那我就直说了吧，原本你们是天上的花童，都因为我无意的念头，你们才有了今生这样的缘分，应该说是只要你们活着就一直都不能解开这种缘分，不管怎么轮回都不会改变，你们明白吗？"雪紫说出原委，希望他们不要恨我，当时我也是年少无知不是故意的啊。

"是吗？但是我觉得今生能遇到岚，是我最大的幸福，如果永远都能有他陪伴，生活应该过的更加的快乐吧。"不管怎么变，爱上岚是我一生的幸福，如果没有遇到他，真不知我的生活会是什么样，许淼神情的看着心岚。

听到许淼的告白，心岚的眼泪忍不住流了出来，说道："表哥，我也是一样，如果没有遇到表哥，不知我是不是一生都病恹恹的躺在床上过一生呢？"

温柔的擦着他的眼泪，许淼有些心疼的说道："别哭，岚，你哭我会心痛。"

"恩，我想，但它不听使唤，表哥。"心岚内心太高兴了，表哥，终于等到了心爱的表哥，今生也没有什么遗憾的了。

"那你们的意思是想就这样过下去了，是吗？"雪紫需要他们亲口说出。

"对，我们希望永远永远的在一起。"两人坚定的看着雪紫说道。

"好，我明白了。"雪紫暗自松了一口气，还好他们也愿意，因为他们身上是我无意的念头，我都不知道怎么解开，还好两人愿意在一起，总觉得他们这样的神情总该有个延续，于是，雪紫看着两人说："下辈子，我一定让你们不会在是男男身，或女女身，所以你们就享受最后一世的男男身吧，我这个红娘也该功成告退了。"

留下两个神情的男人，雪紫也放心的离开了，这样应该就好了吧。

数年后，皇宫的后院响起了欢笑声。

“母后，母后。”浩一和修一一起扑到雪紫的怀里。

看着静闲怀抱里的小女孩，雪紫开玩笑的对她说道：“闲，不如你女儿做我的儿媳妇吧，你看是要浩一、还是修一做你的女婿呢？”

“不敢，秋说希望女儿以后自己寻找如意郎君。”想起夫君秋，静闲就一脸幸福的说道。

“是这样吗？那他人呢？”自从那次后，秋解决了如夫人和另一个妾的事，把静闲接了回去，现在两夫妻可是恩爱的让人羡慕。

“和皇上在一起吧？你还会想起那两个儿子吗？”静闲说道。

“不想了，因为他们就在我身边啊。”想起那次离开许淼和心岚后，浩一和修一就消失了，只有两个小浩一和修一留在身边，人不能贪心。

一宫女走来说道：“娘娘，太皇太后请娘娘带着皇子们过去。”

“知道了，你去回太皇太后，就说我们马上过去看她老人家。”雪紫说道。

“奴婢知道了。”说完，宫女就先走了。

抬头看着一片蓝天，雪紫觉得渺国的子民一定也能永远的幸福快乐。

［更新通知:公告：本书已完］

此书终于完了，因为是新手，写的不好，希望大家多多包涵，谢谢大家长期的关照，结尾收的不是很好，请大家原谅！

本书下载于派派论坛，如需更多好书，请访问:www.paipaitxt.com